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九十一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91)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四十一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病榻夢痕錄 錄餘　清・汪輝祖　口授　汪繼培　汪繼壕　記錄　汪繼坊　整理……一
韓理堂先生年譜　丁錫田　編撰……一九三
姚惜抱先生年譜　清・鄭福照　編撰……二二九
翁氏家事略記　清・翁方綱編撰　英和　校訂……三一一
段玉裁先生年譜　劉盼遂　編撰……三八五
章實齋先生年譜　趙譽船　編撰……四九九
章實齋先生年譜　胡適　編撰　姚名達　訂補……五二三
崔述年譜　胡適　編撰　趙貞信　續編……六五九
邵二雲先生年譜　黄雲眉　編撰……七八三

夢痕錄餘

丙辰、病榻命兒輩詮次夢痕錄、訖夏月輒授梓人。餘息三年、幸能握管、縈迴近事、手自劄記。始於七月、繼前錄也。前專敘事、此多記言。親知答問有關世務足與藥言、臆說庸訓相參者、具存之。冬爲歲餘、余齒冬矣、歲杪付兒晉鈔、開春上版。嗣是以往、餘年知幾、大夢之覺、遲疾聽天。隨錄隨刊、其痕斯在、故不繫病榻、而謂之夢痕錄餘云。戊午長至前三日、歸廬主人識。

七月、吉公陞兩廣總督、專使聘延、辭以疾。又屬縣尊方

公到家詣致實不能應、聞公甚爲悵惜。余自罷官後、累奉楚晉憲府相招、浙中故人亦申舊誼、皆婉辭固謝。或疑厚殖自豪、或讓孤介絶物、迨見貧用竭蹶、則羣笑爲迂。嗟乎、知我者其惟惺園師乎。見前錄癸丑手書。蓋幕客與主人禮相抗、故言可行。既忝爲牧令大吏、縱恭敬下士、終宜自循素分、小謙抑卽難堅行吾志、此理之不可者一也。幕曰硯田、寒士資以治生業、爲之數十年、長分官俸。幸登仕版、不能保有常祿、而復與寒畯爭升斗之積、此義之不安者二也。且鄙性硜硜、曩佐州縣、受擠排、忍笑侮、

賴主人敬信、得行我法。今幕於憲府者、居養漸移
氣體烜赫、既北轍南轅之各異、必圓錐方鑿之相
違、此勢之不協者三也。至故人幕中、尚多舊友、更
恐今昔殊致、轉被揶揄、杼柚余懷、不敢告人、而今
而後、人其忘我矣乎。八月、得良醫張上舍樹堂應
梂、專主補氣、每劑黃耆四兩、上黨薓二兩、附子八
錢、他稱是。重逾一斤五六兩、見者訝其膽、然服之
兩月餘、食飲日加、右手漸能執筆。初、醫者狃於治
風先治血之說、重用地黃、痰溼日增、微樹堂、病幾
積重。樹堂於醫家言無不究心、切脈定方、各有依

據、而以意參貫之、所治多效。其言中風、中字當作平聲讀、中虛則氣虧血熱、風自內生、與外感不同。惟猝中之中讀作去聲、其風由外入、法不可治、論最精確。先是謨美堂成、樓上祏室奉　先世神版、而木主尚祔大義小宗祠、春秋二祭、余詣祠襄禮。既病、不能赴鄉、日夕耿耿。念宗嫡在城、禮須守祏、諏吉十一月、命坊、培、壕恭迎　曾祖考、　曾祖妣、　祖考、　祖妣、　先考、　先妣、　繼妣、　生妣洎前室主奉安祏室、堂門補懸雙節扁額。　先祖考年五十時繪存小像、神容逼肖、敬謹裝潢、奉懸堂

中、與兄輩縷述遺訓、承誌感慕。戚山陰諸氏嫡庶各有子、嫡長庶幼、父治命妾當祔葬。越廿年、父歿、嫡子治葬事、以庶出婢升、有難色。庶子告於房族、嫡子勉遵父命、然築壙以父母分昭穆、而祔庶壙於穆右、退後五尺、勢將搆訟。庶子知余葬生母與嫡母並、邀其兄來質。余應之曰、余生母之葬、禮由義起、蓋先嫡母無腹出兄弟、寒家四世單傳。余承宗祀、以子葬母、無應殺之義。若嫡子主葬祭、則庶宜少屈。喪服小記、易牲而祔於女君、義疏云、女君指嫡妻、言妾牲當下女君一等。今祔於女君、故易

女君牲。言牲則壙可例推。功令、妾無子女、謂之父妾、有子女者、嫡子稱庶母、制服朞年、何可以婢升薄之權。以管見壙制應父居中、嫡居昭、庶營於穆、比嫡退讓一尺、似合易牲之義、情理俱順。憶往歲壬午館平湖、有嫡子陸騰與庶子陸煌造墳互訐、略與此同。騰營壙時、欺煌幼、壙退四尺、又故隘比敢視煌已成立、遂訟、余議斷改造。騰累控、府司錄案詳銷、復控、撫軍熊公學鵬提卷覈批、飭遵縣斷。謂余不信、可至平湖錄案也。案起於壬午九月、定於甲申五月。方互訐時、騰受產本多、兼有私蓄、訟

師簣鼓、志在必勝。迨丙申、余再館平湖、煌可自給、饘粥已久。天道響應、如之何勿懼。兄若弟唯唯去。越二年、友人謂若兄弟聞言悔悟、如余言、安攩式好無尤。十二月、徐古梅寄到惺園師小春望日書、書云、孟冬中澣、徐年兄至、接手書、極荷遠注。比惟年兄起居勝常、爲慰。來書謂、當今吏治莫要於培養元氣、表率得人、則治道日上、眞見到之言。愚濫厠樞庭、毫無建白、淸夜捫心、汗流浹背。今舉以相勗、益覺慚惶之至。徐年兄云、吉撫軍欲保題年兄孝廉方正、信名實相副、而年兄謙讓未遑、再三辭謝、亦足爲奔競者作中流砥

桂矣。令嗣少年英發、暫時鎩羽、不足介意。愚謂就幕非不可爲之事、況年兄老成練達、實心經理、歷有年所。令嗣稟承有素、自必高出時輩。來札云、近日幕道日非、恐不能造就人才、而反易荒故業。轉瞬計偕、就近課徒、可以斅學相長、計慮更長。愚嘗謂兒輩安分讀書、此是腳踏實地工夫、自棄與希冀者、蓋兩失之。古人格言具在、不可不深長思也。愚老病日增、時形衰朽。左腿舊有溼疾、夏閒　屢從濼陽、酸痛更甚、乞假四月、猶未漸瘥、而閒居私寓、實抱不安、因於前月將

內廷及軍機處差使懇
恩寬假、暫免行走、請專于內閣、禮部兩處黽勉供職。蒙
聖恩並免管理禮部、祇在內閣專閱章疏、以資調養。
高厚鴻慈、實非夢想所及。敝寓均叨庇平善、可紓錦
念。草此覆候、不一。是年、番銀一圓直制錢一千二
百數十文、後至三百餘文。北海塘外充公沙地木
棉花歉收、佃戶欠租、不足滿滿洲營贍養孤寡之
額。將軍劾奏、奉
命侍郎到縣確查、藩司汪公志伊、縣尊方公于泗被
議。鐫級。充公沙地者、錢清場所轄濱海沙塗。先經

陞科、坍而復漲者曰原業、本無業戶、漲而報陞者曰新陞。經界不清、強侵弱控、自乾隆四十四年後爭訟紛仍。五十六七兩年、木棉極盛、覬爲利藪、搆訟日劇、屢斷屢翻。每至七八月、械鬬傷人。吉公患之、五十九年分委道府釐清塵牘、通計新漲地十餘萬畝、 奏請輸官、許民承佃、畝徵租錢三百文、以贍滿營孤寡。佃戶赴場納課、赴縣輸租。然沙地既坍漲靡常、木棉復衰旺不一。 奏案甫定、會收成歉薄、佃戶逃徙、次年即徵租棘手、畢及當事。安得歲歲普豐、官民並泰耶。聞邵學士二雲晉涵卒

於官。余自友二一雲、始得知天下士、羅臺山、曾絜非
其最也。二一雲每握手、必以道義相勖、常戒余伉直
太過、恐處事易迕。書來亦然。余敬佩不忘。少余十
二歲。丙午送余彰義門外、余曰、此行幸邀
封典、卽作歸計、未必再入此門。脫不幸、銘幽之文、責在
吾子。泫然分手。方余告病獲譴、同官吳敬齋繩祖
在都、二三故人爲余惋惜。二一雲曰、諸君勿爾、龍莊
當泰然也。因誦余留別詩、最好官箴雙節錄、無多
宦味五年心句、歎爲素志不欺。敬齋還楚、遂知余
乾笑頷之。然繼坊言、惺園師亦嘉余有定志。紀曉

嵐先生知余被劾、逢人歎惜。同里來明府虹橋珩成進士、歸言先生於衆中屢屢齒及。迂拙之素信於師友若此、滋之媿矣。虹橋以知縣部用、問治術、出臆說贈之。聞善飲、勸先止酒、讀律例、究洗冤錄、以植治本。去臘、嬰風疾、相愛者憂。期月復發。秋中婦病殆而復安。今得團聚迎年、實出意外。除夕作書事四律。蹉跎悵悟到歲除、緒風吹鬢怯攻虛。昨年今日懸絲喘、此際餘生慶燕居。老去光陰蛇赴壑、病來精力豐霑蘇。媿難消受康甯福、待兔安心燕雪蛆。相憐同病笑山妻、蛩駏因緣共絜提。談虎比來常色變、對鴻猶幸得眉齊。舊方藥價從醫試、凡鳥書懸任客題。便許開春身更健、嶽遊應是展難攜。身世花花百感摧、更無吟興賦庭悔。號寒憂過三冬日、占瑞驚聞十月雷。小則

事。爭看桃符循例換、獨支筇杖祭詩來。微尚米價江東賤、好語尊前笑口開。衰齡聊爾祝長延、食蠹虛聞可得仙。絲賸一絇禁幾絡、甲餘七札可能穿。難償舊債兼新債、敢信來年勝去年。解悟淵明歸化指、早疎機巧樂吾天。

二年丁巳、六十八歲。元旦口占。衰倦從容晏起時、褰帷幾度見兒嬉。占秋先喜風來吉、賀歲何嫌日上遲。六十七年慙素食、百千萬國望彤墀。陽和共飲承平福、誰賦王褒樂職詩。二月、漸可校書、取廿四史同姓名錄稾本重加釐訂、再錄再校、脫漏終不能免。補遺之功、不得不俟諸兒輩。五月、粗能作字、取穀賸代繕書目序及孫塄繼英代繕城鄉祭規各序、皆一一手書、以信子孫。前一年、繼培歲試前列、至是食餼、繪三代合

像二軸、一送老屋收藏、一貯誤美堂。余與曹宜人同繪生像、並摹王宜人遺像於左。誤神堂柱聯一、高閣直臨城闕迴、先靈長伴聖賢居。誤美堂四箴、乞湯敦山書之素屏。敬先箴曰、奕奕斯堂、世德流馨。傳紀頌賦、歌贊箴銘。乞言卅載、稽拜涕零。前芬是誦、後嗣之型。猗歟我　祖、陟降在庭。繩繩勿替、敬妥　先靈。　藏書箴曰、詒孫有穀、書爲良田。稽古有獲、是謂豐年。可以用世、可以樂天。儲藏非易、賣文之錢。來無不義、書難求全。勿散勿褻、庶永吾傳。　守身箴曰、吉士守身、嚴於處女。遠嫌愼微、動

循規矩。青蠅玷圭、辱不在鉅。甯介毋隨、勿狂與腐。小人所譏、君子所取。徇物者愚、人貴自樹。　治家箴曰、克振家聲、務本爲大。姻莫攀援、交毋向背。勿吝而鄙、勿夸而泰。重學尊師、守常遠怪。御下宜寬、睦鄰須耐。要言不煩、此其大槩。堂聯一、聰聽祖考彝訓、思貽父母令名。楹聯二、一曰、天下文章莫大是、先人名蹟因繫之。一曰、述先芬、垂後範、殫一生心力、壽棗鏤珉、他日魂歸應戀此。循天理、順人情、揭四則箴規、承家保世、汝曹口誦好爲之。自四月中至六月望前、陰雨連緜、低田種後復淹、東鄉尤

甚。過大暑、猶紛紛補種。西興沙地全坍、瀕露塘根。望京門外海潮由閘口溢入內河、水味常鹹。鎮水菴迤南達四都、偪江、勢尤危險。閏六月、瘧作、幸不久卽止。纔以脾泄、大困。七月朔、親友集議、以鎮水菴一帶向係長河里承辦、縣尊光山李公蘇鄰庭蘭履塘勘估、令邑之有力者公捐錢四百餘千文、交長河里人修築土備塘、不足則聽里人捐益。八月、甯遠縣民陳瑞元齎紳耆柬札過訪、必欲面陳、感其意、延見於寢。渠云、民又苦訟師爲厲、俱望病痊復出。蓋邑距省一千三百里、傳聞未確、以余未

至善化告病時繫甯遠縣衙、謂病痊當坐補原缺、而不知余已鐫職也。一一告之款留兩日、口授兒輩作報書、并寄詩一章。我歸別甯遠、荏苒餘六春。桑下三宿戀、剝百五十旬。客從甯遠來、訪我湘湖濱。覼縷述舊事、相樂雜再驅。鬱鬱重鬱鬱、悵觸懷前因。汲深綆苦短、素餐慙伐輪。拔薤志未遂、膏雨安能均。負郭歐與劉、樊樂多耆紳。西北推揚李、柏鄰皆媲隣。盧王李皿蔣、東南稱俊民。早晚課得失、惠然假至親。尺素久疎闊、離緒誰爲申。故人今念我、我彌媿故人。此心沾況絮、不揚東海塵。側聞新令尹、慈惠專撫循。顧言頌樂土、泰毋雜囂塵。化成俗愈美、熙熙慶 皇仁。嗟我困二豎、望遠虛殷殷。揞杭哦此詩、臨風嘅以呻。瑞元怏怏別去、余亦憮然竟日。虹橋謁選入京、附上惺園師書。九月、歸第四女同邑國子生於泗堂學傳次子文熊。東鄉何

氏妾有勞于家、生女殤、年四十餘病歿。家長欲爲立主、難其稱謂、介婣項氏問余可否。余曰、雜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禮得有主。今律、有女之父妾、嫡子稱庶母。主題先庶母、而書嫡子某敬立於旁、繹禮與律、似無不可。十月初、番銀一圓易制錢一千二百文、逐日遞減、不浹旬、每圓止直錢八百文。紋銀一兩直錢一千二三十文、米價平減。十二月、爲族節婦李氏立繼。李氏者、縣學生紫躔天樞妻也。年二十四、無子、孀居久、欲以夫兄獨子勳嗣夫後。堂從覬以其子入繼、非李所喜悅、數年不決。今李年

五十二日、病、走懇於余、余爲定議、猶有不肯畫押
　者。案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奉
上諭、獨子不准出繼、本非定例。前因太僕寺少卿曾國
華條奏、經部議准行。但立繼一事、專爲承祧奉養、
固當案昭穆之序、亦宜順孀婦之心。所以例載、不
得於所後之親、准其另立、實准乎情理之宜也。至
獨子雖宗支所係、但或其人已死、而其兄弟各有
子、豈能視其無後。況存者尚可生育、而死者應與
續延。即或兄弟俱已無存、而以一人承兩房宗祀、
亦未始非從權以合經。又或死者有應襲之職、不

幸無嗣、與其拘泥獨子之例、求諸遠族、何如先儘親兄弟之子、不問是否獨子、令其繼襲之爲愈乎。嗣後遇有孀婦立繼、擇其屬意之人、併問之本房是否應繼、取具合族甘結、即獨子亦准出繼。庶窮嫠得以母子相安、而立嗣亦不致以成例阻格。著爲令、欽此。欽遵已久、因備錄議後、敬告族衆、乃盡押除夕得詩志喜。迎貓祀竈日營營、喚看儺翁倚杖行、新舊年華分半刻、笑談兄女守三更。屠蘇選酌嘗偏後、爆竹連街夢屢驚。又是一年微倖過、病來何事不關情。

三年戊午、六十九歲。元日、試筆書五十六字。料峭東風拂面頻、疎雲漏日歲華新。衡門自杜俄三載、時憲初開第一辰。休訝寄生同木偶、媿難緘口法金人。未容結習

都拋盡、天與身平作幸民。三日、奉惺園師前一年長至後一日書、書曰、良月接到惠函、肫摯之情溢於楮墨。藉稔年兄近遘瘧疾、尋已痊止、爲慰。愚謂此後惟當以靜養爲主、濟時利物固是隱願、不宜太自勞苦。來書所云士習吏治皆實有關世道人心。然不得其權、不能爲力、祗可於相信之人言之。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此亦有時運、不可强也。至云近日風氣、經求古義、文講金石。此各視其學識所至、大槩近名之念爲多耳。多一分近名之念、即少一分務實之念。後生小子能于此處劃開界限、心地便另有

一番瀟灑光景、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喻。年兄教兒子讀有用書、常常提醒、自不至爲習俗所移矣。吉公和平靜正、天資粹美、南園志行、一時罕有其匹。年兄爲二公所深契、大可自驗所學。惜乎錢公不可作矣、其教人讀經史、不必寫古字、據古義、亦是靠實近裏功夫。予之所望、更欲如斯人者、何可易得哉。愚向屬年兄得暇、補郡國利病書、細思之、風氣所趨、今古異宜。年兄謂必取明人志集補綴議論、轉不切當、不能補、亦不必補、見解極是。二十四史同姓名及三史同名錄、俾讀史者得資攷訂、

是有益書。承屬序言、俟病少閒、或可爲之。然愚素不欲以文章自鳴、舊時所作、存者什無二三、偶一覆檢、毫無關於身心性命之學、轉有近於巧言令色之爲、是以輒自焚棄、而不自惜。近日小暇、專溫習經書、從前偶有識記、尚不爲無見。亦不欲以此傳名、藉以澆灌此心、所見漸覺不同、竟不但以之養心、并可以之養身。春閒再入樞庭、益形竭蹶。長夏　屢從興桓、又以連次陰雨、足疾復發。仰荷

聖慈、免在軍機行走、已於七月初旬回京供職。自顧虛縻廩祿、毫無裨補、而急切又不能乞身、職此耿耿、

末由自釋。近日亦屏絕醫藥、老病諒難復元也。風便專此佈復、並候近好。不宣。初八日、繼坊生第三子、於日爲轂、名曰轂兒。十一日、第五壻歸安孫編修遲舟辰東第三子憲儀來贅。初、遲舟在京師、聞余舉第五女、書來請婚。不一二年、遲舟謝世、余亦年逾五十。今得及見其有家、幸也。寄荅愼園師書。一月、虹橋選江西萬載縣、請假歸、屢問政要。余曰：素所知者、略具臆說、最喫緊者、莫若官須自做一條。自做則勤、勤則百弊自絕。而欲勤、必先寡欲、非酒色玩好之足撓其志也。讀書甚美事、不知所節、亦

足廢事。昔有鄉先生沈某以名進士令山東、潔己自愛。僻好八股文、日夕不去手、而以官中諸事託親友、任長隨、甚至論文忤上官。不三年、被劾那移公帑、褫職、籍先世遺產塡補。暮年不免飢寒、子姪不嗜學者、某督之、對曰、吾家若爺不讀書做官、至今猶可喫安穩飯。某嘗舉以語人、聞者傳爲談柄。夫以學廢事、害猶如此、況其他乎。至麴櫱是耽、不惟誤事、尤易失言、往往得罪上官、啟釁僚屬。人已次骨、已不自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官諸事宜勤、而命案尤不可刻緩。鄉余佐幕、主人相驗歸、有

疑竇者、雖深夜必令覆鞫、親於堂後聽之。禁押保釋、鞫訖即定其應保者、必俟取有保狀方寢、以免羈累。三十年藉刑名餬口、惟此一念可質鬼神。嘗勸主人驗畢、當在屍場質取確供、非應訊應押者當場保釋、毋令入城。主人以爲難、比忝身親、覺心力所至、無不可爲。庫項自有司者、家用之出入時須自檢、以防虧挪。斷不宜任筦鑰於內助、蓋閨人多不知大體、見有餘則增衣飾之華美、見不足則刻親朋之周卹。習華美、則不足而亦增之、靳周卹、則有餘而亦刻之、其弊也。仕則難爲交卸、歸則難

對孀鄰進退維谷、可不愼歟。四月、孫氏女從壻歸歸安菱湖鎭。七月、永州人黃谷如復齋甯遠紳士書紳道來訪。先是三月閒、得李生憲三承綱書、無從寄答。至是又承來札。憲三、縣學生。丁未余病噤口痢、醫者多用涼劑、益殆。或言生善醫、延其切脈、投以肉桂附子、再服卽瘉。後體中不佳、卽浼診視、逾三年、無一語及於私。稔其事母篤孝、甚敬禮之。今知余風疾未瘳、言脈纍虛寒、當重服薓耆桂附、與樹堂論合、可謂眞相愛、不以遠而疏者。留見學治臆說、多及甯遠縣、書來索贈、因并庸訓、夢痕錄

貽之。八月、繼培赴省試。是科廣額三十名、榜發被放。昨秋諆美堂右杜產五色芝一本、層累而上、高尺許、今夏又產一本。私冀兒子倖售、仍不見收、豈秪爲假年之祥歟。重陽後病傷風、浹兩旬甫能起坐、樹堂勸服紫團蔘、力弗逮也。讀查初白慎行敬業堂集、有謝揆副憲惠人蔘一斤詩、云十金易一兩、又苦雜贋貨、投之湯劑中、日飲僅數分。味其言、若甚慳然。今則蔘每株重一錢餘者、十金不能易二三分矣、其重二三分者、亦非二十七八金不能得一錢、況一兩耶。且有高麗、日本、東洋諸產、以僞亂

之。往歲己卯九月、徐頤亭爲余治病、前婦摒擋衣飾、質錢十千、易蔘一株、重一錢一分。不過四十年、價昂若此、使初白翁在、不知當作何語。是月二十四五六日、早晚大潮、西興望京門外沙地約漲十餘里、視曩年較遠、舟渡甚近、行人忭悅。十月、製衾。吾鄉大斂不具衾、城中多用之、禮也、飾終之典、所以重吾親遺體、何敢自儉。作生輓詩二章。名韁競馳逐、吾獨愛吾身。七尺全所受、明發懷二人。迴憶弱冠後、閱世五十春。風波起平地、若絮過擲梭。舉足防罥罣、懼與荆棘隣。衾影蹈還躓、重荷天公仁。懸厓勿隕墜、絕路得通津。恢網疎不漏、曲恕無懷民。行年近七十、兢兢葆厥眞。向平婚嫁畢、素願亦已伸。髮膚幸無恙、變滅從衣薪。去去更何戀、敬謝平生親。

摶沙聚還散、蕭然淨塵根。一了便百了、未了聽子孫。此境雖未歷、其事可意論。筋弛氣不續、肌冷難再溫。安知所由路、莽莽山與原。號復向在屋、撫郎先到門。廣柳隨素旐、徑去辭故園。臨穴送者反、歸廬自朝昏。上界足官府、地下多游魂。翦紙招何處、靈光趁風翻。及茲杖能起、視息猶幸存。分甘兼童稺、絕勝奠東墦。又制輓聯二、一曰、延喘四年餘、不能執箸、猶可拈毫、且任優游自在。周身百事備、莫訶打包、終須行腳、早拚去住隨緣。一曰、一了百了、笑半生西抹東塗、此漢於今自了。小成大成、問何事躬行心得、爲人至竟無成。書室聯一、展卷慎毋忘手澤、傳家最好種心田。寢聯一、身如未正家難教、書有所爲夜更思。樹滋堂柱聯二、一曰、用百倍功、行

成名立退一步想，心平氣和。一曰讀雙節贈言，念先人淸白流芬，事事紹聞不易。留幾條庸訓，願來者詩書承學，時時聽聽無忘。錢南園先生舊贈一聯云：修身欲到顏曾地，奉國唯從官禮書。其人、其書、其言，皆可矜式，勒懸中堂。十一月，屬畫師王林一寫靜觀圖小影，圖中諸孫環侍。自題七絕三首。

省識形勞悔故吾，頹顏愁見雪盈顛。擷支隔歲春和景，寫入消寒九九圖。

繞膝來回日幾巡，分甘恰稱自由身。橫經撰杖從渠戲，都是他年拜像人。

管城到手墨先乾，波磔欹斜鉤畫難。題字不教兒輩代，遺留腕力與時看。

余年三十客江蘇，始作行看子曰陟屺望雲圖，懷二母也。四十一，作題衫圖，悼王宜

人也。越二年、作環碧山房圖記、葺故廬銘、　祖德
也。又二年、作硯湖保宅圖誌　二毋撫字恩也。又
五年、作滋蘭圖、客中課子也。又六年、作秋鐙校字
圖、時方讀兩唐書也。明年、將謁選人、作藝蘭圖、以
蘭爲女子花、寄教子之任於婦也。銓得甯遠、作望
衡圖記、行也。藝苑題詞皆琳琅滿幅。將之官、作灌
園圖、冀歸田而偕老也。庚行篋自箴、既還里、方出
示同人、均非苟作者。今老矣、詠萬物靜觀皆自得
句、有慨于中、寫此自遣。十二月朔、繼坊以明春將
赴公車、與培、壕謀、頌稱七十觴、乞葭汀稟命、作七

律十章止之。花甲周來又九年、冬贏旬六歲將遷。風鐙暮景吟豪澀、木石餘生藥裏延。往事久孤弧矢志、來朝長廢蓼莪篇。先嚴忌辰在次日。慈幃無復稱觴慶、前二日爲先生母生朝。忽見兒曹拜後前。最傷心是脫胞纔八、說充閭瑞氣來。誰分孤生慳祿命、翻教母疾兆胚胎。先生母免身即病辟泄、爲終身大患。秋風獨活搖曾耐、蜀道當歸寄未回。聽徹慈烏啼子夜、枕函泪落漬泉臺。憶從畫荻話初生、夜柝沈沈雞再鳴。香發一枝春信早、瑞占三白月華明。先生母言、余初生前二日雪、是夕月。神寒那解因人熱、夜息從知到曉清。輪與

五陵裘馬客、灞橋驢背氣崢嶸。　逢轉行勝吳楚晒、春風歸棹鼠兒年。摩挲長鋏馮驩老、收拾雙鳧葉令旋。乙部鈔成虛點兒、幽堂營得待求田。枉他月旦輕題品、錯認頑夫作散仙。　幾載繩牀印兩趺、黑甜鄉外一笻扶。壁魚食息依緗袠、岡鳳飛鳴戀碧梧。瀹茗焚香閒事業、占晴課雨病工夫。直應感謝偏風力、不作兒孫牛馬呼。　孤兒苦恃兩慈貞、壓軼勞勞凜捧盈。私計歲行憂在戌、何圖吾降喜惟庚。田園縱欠陶元亮、婚嫁初完向子平。傳食千金曾未辦、分甘贏得讀書聲。　腸肥腦滿記

吾負歲月空教馬齒增。撼樹蚍蜉良獨苦、升場傀儡總無能。非關隸籍希賢聖、豈但翻車畏友朋。誰似白楊何祭酒、風旛不動續傳燈。筱汀近精內典、勸余學佛。

尊前愁見綵衣新、可是桑鳩養未均。扶杖影隨憐少子、問安書杳念游人。不得墉、埗消息。歌闌欲作收場勢、慕劫偏饒未了因。苦憶　慈顏親握算、爲兒添得幾回春。詳前錄丙午歸舟紀夢。

蝸廬近市靜觀宜、門外風埃了不知。舉案人能同淡泊、作翁事早慣聾癡。客覓禮數科頭見、詩嬾推敲脫口爲。東海笑吾干甚事、揚塵莫記下籌時。

淸白遺安是素衷、卅年齒

令送韓窮。鳶飛弋盼虛弦下、瓶罄炊難巧婦工。湯餅撲支貢作劇、搏沙參透愛談空。何如預節賓筵費、留待他年好節終。然已聞之婣友屆期多蒙惠顧。少時同學惟鄭覲曦白頭相向、餘皆中年後新相知者、轉增太息。仿少陵同谷七歌作古詩七章。

父兮母兮空悵望、兒夭獨斷兒薄祜。老來得健慈鞠恩、負伏迴僵記相傍。硯畝稅人飽妻孥、黍馨知否達幽壙。嗚呼、一歌兮、歌已哀、寒雲漭漭。霧欲來。

有妹、鶩老有妹貧、子賈不肖安能均。異縣消息兩天絕同氣相命、惟三人、觥籌交錯萍梗合、雲際嗷。雁悲離羣。嗚呼、二歌兮、歌始放、縮地無方重悵怏。

長女長女冰霜姿、青春齧檗甘如飴。鬼車號旦訓狐覗、諸孤羸弱臣叔癡。年未五十衰且病、手龜目。既門戶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鏡中白盡殘鬢髮。

天涯投分無黃金、雲泥難計升與沉。獨前

襪袘衚齒敍、萬里憂患關一心。乍彈指頃傷宿草、夢魂是處勞追尋。嗚呼、四歌兮歌四奏、孤影淒清坐寒漏。白衣轉睫蒼狗幻、燕蝙啾啾競昏旦。須臾蝴蝶還夢周、淹久丁零可并案。羊腸振轡何崎嶇、行百里程九十半。嗚呼、五歌兮、歌正長、舉頭欲問天茫茫。腰頑頭重行欲跛、斜日沈沈影西墮。老信頻催知幾時、蛇傷鼠齧無不可。人力便許榮唐花、天心可能愍頑果。嗚呼、六歌兮、歌思遲、虛聞逸少金堂芝。庭前舞袁何煌煌、中廚新婦調羹湯。祝嘏客來多不速、斗酒幸有山妻藏。友居海上鐘鼓震、小樓兀坐聞暗香。嗚呼、七歌兮、悄終曲、熱砂蒸飯甚時熟。 是日曉起、宿雨初收、天氣和煥。諺言生朝陰晴可占來歲休咎、然癸卯余客杭州、十三日晝晴夜月、衣縕袍汗下。十四日、雞初鳴、烈風自北來、屋瓦南飛、侵晨昏曀、辰巳間、迅雷震遠近、繼以驟雪。亭午積地盈尺、奇冷、

重裘肌粟纍纍。已而斜日照東楹、月朗如秋。一日而寒暑備歷、次年游蹤無恙也。十五日、大雪。友人丁菊山治歸自京師、奉惺園師冬至月十日書、書云、春間接到年兄正月廿五日所寄書、以春夏之交爲幼子次孫連舉兩姻、意緒繁擾、六七月間又以雨多、腿疾復發、嬾于攝養、是以未卽具覆。茲丁年兄來京、又接夏間一書、殷殷關念、感切感切。愚年來不服藥餌、頗得調息之益、脾胃中秪令受穀麥餚蔬、氣味精神轉覺清健。惟夜間僅可安睡十餘刻、過子刻再不能熟寢。此亦氣血之故、然亦無

大害事。一燈熒熒、問己並無希冀分外、以致輾轉不能成寐、此則可自信者。耳目不致聾瞶、牙齒一無動搖、以七十四歲之人尚能如此、初念亦不料及。夫婦齊眉、四子七孫、又何不足耶。至於家口衆多、終年累責、此則命運使然、人乎何尤。惟慮不能固窮、爲同人滅色耳。川楚賊氛尚未勦滅、

至尊宵旰焦勞、非臣子可以息肩之候。惟累責度日、不免貪位苟祿之誚、亦不必見諒於人也。年兄前書言、每日讀論語數篇、甚好。經歷世事久、讀論語更是一番見解。愚年來溫習論語、省悟得自己多少

過矣。至來書謂、三代以下人才、惟郭汾陽庶幾近之、宋儒講學、猶未能親到、云云。愚謂此等議論且勿輕易、恐是自家學識尚未到。至謂天分過人、以學力充之、固是、然天分過人者有幾、畢竟還是學力切實無弊。孔子生知之聖、猶曰好古敏求、其下者又何如致力可知矣。元史字音參差、表傳歧異處、年兄能校録一過、有裨於學者匪淺、此即靜養之功也。先儒曰、動亦定、靜亦定、要在收拾此心、不至入於他途、得靜中趣味矣。道里遥遠、無緣一晤、接讀來書、不啻覿面、何遠之有、天下惟覿面殊心

者乃眞遠耳。手顫不能多及此覆、並候近佳、不旣。書後嵇葆涫圖章、面鐫題葆涫手緘、知吾師又號葆涫也。是年夏秋、雨暘時若、歲卜大有。八月朔至七日熱過中伏、初八日微雨、次日復炎曦如暑、直至二十三日後始漸涼。木棉花及田禾皆生蟊賊、東鄉尤甚、秋成多歉、然亦間有大稔者。數畝中豐儉懸殊、說者謂昨年之被淹補種則壅能肥者息阜、利在上農。今年之因熱生蟲、則糞不足者坐享、利在下農。又非常理可槩矣。縣俗持服之家年終奉像几圍布素、亦有用綺錦者。穀胜方宅毋憂、言

禮及之。余曰、逝者無服、似宜從吉。歲祀竈、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殽品葷素各處不同、大槩自沿其先世主饋之風。後二三日祀神、曰年福、報歲既也、亦曰春福、祈來歲也、即古蜡祭。城中以道士讀祝疏、吾鄉率子弟行禮而已、雖城居、仍遵祖例。余十二三歲、二母先一夕命沐浴齋誡、雞再鳴、起、牲殽果品、二母手自潔治。年二十授室、猶不令新婦代勞。祀畢、賫抱兒糉、兆宜男之慶、以承神惠。家雖貧、熙熙然樂也。二母相繼棄養、每念及、輒不自怡。病四年、不得承祀、聞爆竹聲、益憮以爲懷。

除日丑初一刻立春、天氣暄和。分歲口占三絕句示兒輩。商陸頻添細細熏、辛盤生菜口餘芬。深宵陡覺冬寒減、占得春光已一分。肉味經年了不知、齒牙脫盡賴庖宜。懸教諸婦多諧性、自奉豐於奉　母時。　愛說增年是老人、兒曹莫謬歲華新。流光瞥眼誰能駐、珍重分陰策致身。

督學歲試、舉例二月出巡、首甯波、次及吾郡。吳稷堂先生省蘭由典、試爲學政、十一月初旬即試甯波、繼台州、十二月二十二日案臨吾郡、應試生童在郡度歲。相傳雍正初年茶陵彭公維新督學時、臘杪臨郡、至次年開篆方試。今封篆期內試不輟、創舉也。

四年己未、七十歲。正月初一日、晨起天晴、試筆作小眞

書、竟能成字。得七律四首示兒輩。萬里驚濤傍岸舟、居然七十見平頭。行年未必古稀得、習嬾眞應今病休。一畝宮安城市隱、五車書豫子孫謀。吏無餘事縈心曲、鎮日消渠茗半甌。丹鳳街書出帝京、晴雲瑞靄滿山城。科名已付兒曹事、聞望何如鄉曲英。人遇新年先賀喜、天留老眼待觀成。茄豪笑作塗鴉狀、合譜昇平雅頌聲。獨病悔兒艾三年、粗解神閑氣自全。去日苦多來日少、飢時喫飯困時眠。呼童展席長枯坐、變客談空漸悟禪。憑仗東風春借色、藥鑪不費杖頭錢。笑看稱觴一再行、吾衰可稱頌長庚。壓肩裘敝猶嫌重、移步筇指過處傾。漸悟色空空五蘊、應無煩惱惱三彭。隨緣使是延齡訣、新換頭銜壽者呢。作書答葆滄師、略曰、同里丁治歸齋示手書、讀至天下惟觀面殊心者乃眞遠耳二語、不覺泫然、已而破涕爲歡、性情感浹、言不能宣。某氣質粗浮、自辛丑、壬寅常侍

左右、稍知變化之理、恨無涵養靜功、未有進境。前論宋儒、深慙鹵莽。往讀諸史、總從事蹟上攷證得失、比溫四子書、方知事蹟自有本原。宋儒全從誠敬著力、所以顯晦窮通、無入不得。某竊於論語懷刑以約兩言、孟子守身一言、時時留心體貼、然止就形迹用功、苟可罹刑失身者、斷斷不爲、而反己修道之實、曾未講求。自得吾師道義廉恥之論、始識守身門徑。因思不能習靜、只是見理不眞、認不定一位字、思常出位、學無把握。數十年來時過增悔、事過增尤、老大無成、職是之故。前在楚中、浦撫

軍有汪某欲爲自了漢之目、某深自幸。蓋天下惟處瘠者易了、處膏即不得了。亘古以來、悲天憫人者不忍了、求田問舍者不肯了、忘己徇物者不知了。無不忍之本領、而省識不肯之滯、不屑不知之愚、則斤斤自了、尚近下學實地工夫。持此一念已歷十餘年、冀能不踰素位、或可得吾師所云靜中之趣味、與制心不動、清靜無爲者有別矣。某病四年、日以讀史自課。親故來候、均無諧談謔語、閒及人事、則言惠迪從逆之常、餘慶餘殃之變、聞者頗不以爲非。昏定著枕即睡、子後有時轉側、冬夜醒

二三次、皆默背四子書及性理數葉、或十數葉、徧處尋繹義藴、便穩睡達曙。蓋從前有想有因、夢魂顛倒、寐不甯貼。自習經書、神清氣定、夢雖不免、而境界少安。特風不可犯、此是氣虧所致、無可如何。舊苦出位之思不能收拾、因專校全史姓氏一家、其功雖無關性命、而攷覈異同、一字不敢放過、實藉爲治心之學。廿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草稾粗定、遼金元三史名易混淆、某又錄三史同名二十二卷。上年以元史繁複、擬爲本證一書、尙未輟功、謹錄自序兩篇呈請誨定。至某歸里後即授

家事於五男。次、三兩男分居鄉閒老屋。長、四、五三男隨某城居。備田將近百畝，皆暮脩所積，留奉先人歲事外，各分授不及十畝。城中住屋，幸籍官贏某夫婦受三房輪膳，一應門僕一、藝圃傭一、供役婢俱從食焉。某素不食肉飲酒，家人亦久習淡泊，蔬腐卵鰕，力猶可給。壯者各雜謀生，少者不能不爲經理。現今孫男七人，五已就傅，孫女八人，長次及笄。書韻機聲，怡然足樂，命數修短，久無罣礙。丁生言，吾師詢某度日情形，至於再三，謹陳梗槩。倘蒙師庇，懸幟一日，則受　朝廷一日之豢養，勵學

人一日之修爲、桑榆短景、其志如此。四年不能正書。元旦試一爲之、猶可辨識、不揣冒昧、親書此稟。區區依慕之誠、委非篇幅可竟、惟吾師憫而察之、恕其不恭、幸甚幸甚。繼坊將赴禮部試、以余病未愈、不忍即別、勉以及時自効。十一日傚褒書七律示之。臨分絮語燭花紅、四世箕裘先汝躬。日月光搖依北闕、文章聲價重南宮。懸弧壯志從移孝、束髮初基記教忠。檢點行囊雙節傳、清芬莫負舊家風。二十四日晚、縣尊傳知、初三日

太上皇帝龍馭上賓。次早、祇園寺公所哭臨、輝祖以痺廢、不能匍匐盡哀、五中摧裂。二十五日、率家人縞素。

午後、痰喘大作、夜不成寐、遂病卧。至二月初八日、始扶杖强起、方校補三史同名、元史本證二書、恐難卒業、繼培力請代勞、檢各藁畀之。三月初十日、赴故里拜埽先塋。自中偏風、久未上塚、恐衰邁日甚、春氣暄和、勉至 曾祖、祖兩代墓前瞻仰。兩兒左右掖、不能登岸、舟中俯伏訖、難成禮、 先考墓竟不能到。四月、孫氏女歸甯。姑喪未期、簪環傅粉、衣裙元綺、履月白布。疑以余老病避忌、問之、家居常然、甚非之。余舊游吴興、見士人持服者衣元布、何於婦女獨異。命女去飾易服、以存禮意。吾邑

男婦、居喪三年皆純素、擯親則蒙元、鈕用骨、履素如常。婦女簪不金銀、耳不環、面不粉。持服必周三年、律應起復者二十七月、遵例呈官、居家常服仍皆用元布。女既嫁、服父母喪、踰期不衣雜綵、曰除紅斷綠。雖告以禮律、習不可移、是過也。然較之湖俗、未可厚非。吾家　二母終身不傅粉、是以前婦來歸、逾兩月即不簪花去脂粉。今婦亦然、兒婦五人遂無不然、非賓祭不盛飾。蓋習貫自然、果傳爲家風、亦幸事矣。繼坊下第、五月寄囘蓀湄師四月望日荅書。曰令郎至都、接到新正手書、纏緜周

摯、可勝感泐。年兄親寫長札數千言、雖云右手右足微厯、可知精神復舊。愚則竟不能矣。年兄以佐幕束脩及爲令廉俸所積、置有薄產、僅供饘粥。今聞去官後、士民尚不能忘、可以無媿此生。至讀論語、解懷刑以約二語、讀孟子、解守身一語、反身切己工夫、即是素位門徑、即是主靜根基、夜間得穩睡便是效驗。遼金元三史同名攷訂非易、年兄得成是書、又爲元史本證、甚有益於學者、不可云讀書末節。自序一篇講得極有關係、從前不爲作序者、實未用功於此、不敢強作解事也。愚近倖甚健、

現充恭理

喪儀，每日卯出申歸，頗不覺勞。近復充

實錄館總裁，一切尚可支持。惟年逾懸車，戀棧之譏不能

不過慮耳。令郎春闈未捷，當亦有時命焉。此覆，並

候近佳。諸惟珍重，不宣。湯敦甫（敦山更號）。選庶吉士。吾

邑入國朝館選四人，西河以博學鴻詞入，嘉慶

丙辰陸君平泉（以莊）、陸君鄰仙（泌），今敦甫繼之。兩

科連得三人，士氣蔚興，可喜。接（繼坊）四月二十六

日信，手書荅之。書曰：四月二十外知汝下第，旋聞

開科之信。月二日郎寄書，令汝覓館留京。來信甚

慊吾意、新榜多知名士、汝之不預宜也、急宜媿奮力學。吾嘗言學人可以自爲者、惟讀書、寫字二事。功候既到、得失有命、況苦心不負、終必得之、其不得者、畢竟功不到也。見汝與培書、謂人生須有生計、方可兼圖進取。目下生計艱難、不可專靠兔園册子。此是近日識解進境。儒以治生爲本、古有明訓、至云進退維谷、功名念灰、此則大謬。古來端人傑士、無不從困頓中磨鍊出來。無暇遠引、即吾契好如邵二雲學士、孫遲舟太史、沈青齋觀察、皆備歷艱難、而後得成學問、得有遇合。立身樹品、處處

站得穩處。向使吾席豐履厚、恐亦悠悠忽忽、不能耐苦提心。汝不幸少值順境、又徼倖早貢於鄉、吾望汝專心儒業、不督汝以世務、汝遂易視成名、學鮮精進、是吾之過也。汝年三十有八、婚嫁漸起、吾既力不能顧、無怪汝之長慮。然吾三十八歲時、向未鄉薦、兩闈半老、屋外一無長物、專憑筆耒所入資給事畜。而且　先人諸事未完、視汝現在光景何如。而吾未嘗愁苦者、信先德所鍾、必不至飢寒終困、惟豎起脊骨、務本做人、竟邀天庇。吾於　先世事一一做好、即吾夫婦身後一切亦具有條理、

不致重爲汝累。夫聰聽祖考彝訓、思貽父母令名、爲先人子孫事也。遺安遺清白、爲一身子孫計也。未遇而憂貧、得時而躁進、無論所求未必能遂、即幸遂必玷先德、貽後患。故士人行己、寧爲小人譏笑、毋爲君子輕薄。吾一生用力、立志如此。幕脩、刑名最重。吾幕食三十餘年、何敢爲過橋拆橋之語、然諺言刑名喫兒孫飯、吾　母嘗不許。吾立誓入幕、盡心力爲之、如非義財、祀吾　父不享、及不長子孫者、必不敢入橐。故游幕以來、必誠必慎、念念以百姓爲事、怨勞不辭。汝隨吾讀書十年、眼見耳

聞、同事諸君才多勝吾、誠愼似少不及。甚有數年
閒家即饒裕、不數年而或老病死亡、或嗣絕家破。
吾目見而心懼焉、所以庸訓中不願吾子孫更習
此事。汝念及此、亦非得已。此事近來多無眞實根
柢。文義明析、學之不難、先須心術端正、操守愼潔。
講律例以植其本、閱京報以達其宜、習批詞以治
下、辦讞斷以中上、不過潛心一年、便優爲之。所慮
者、知法而不通乎法之神明、則諺所云依律法打
殺者、造孽已多、更不在心之不正、守之不潔、故可
危也。萬一爲之、則佐治藥言、不可不條條玩繹、刻

儒藏

刻念先世積累不可及身而斬、可以餬口、可以立身可以成家。公餘仍須不廢故業、爲進取張本。此數語是吾數十年實功、汝當切記勿忘。汝丙辰南還、既因吾病、不忍遠離、授徒兩年、毫無裨益。今吾已成貞疾、歷年交夏飯食遞減、今年從三月起、却每日藥兩盃、飯六盌。只是杖履不便、而右手轉能作字、勝於往時、當是延年之兆。即或不然、齒臻七十、尚何奢望。有子有孫、光景甚不寂寞、正不必汝之日在剎前。人生非麋鹿、安得長相聚、萬勿以吾爲念。汝母近亦平善、舉家大小皆安、毋庸掛懷、惟

憂用老。況在遠客、努力安命修德、不必懸憂且憂亦何補於貧耶。切囑切囑。舍館若定、即從古梅兄處寄吾得知、亦省牽繫也。六月初四日、得敦甫書、問立身之本、爲學之要。余雖重敦甫植品、語多諷勉、敦甫不以爲驟、書指獨見懇摯。因荅以行己須認定路頭、腳踏實地、事事存誠務本、不從顯晦著想、則充之可爲醕儒、約之亦成端士。至玉堂儲才、爲異日 國家倚畀、學必求其可用。凡 朝廷大經大法、及古今事勢異宜之故、皆須一一體究、勿以詞章角勝。無益之書、不妨少讀。吾鄉魏文靖之

勳德、自遠在毛西河文章上也。手書數百言貽之。
七月初二日、吾里暴風陡作、屋瓦齊飛、雙節坊烏
頭摧動、四柱欹側。當坊初建時、余客烏程、倩人董
理。觀者皆謂地偪河岸、基址難固。甫三十二年、天
降此戾、原址既萬萬不能經久、里中又無地可遷、
商之葭汀、於西興道上購址移建。繼培校聚三史
同名、證誤存疑、小變原例、增益幾倍、裁并敘錄、爲
卷四十、從之。二十一日、繼坊佐友倅廣東肇慶、便
道歸省。閱邸抄、有儒臣勦匪不力獲咎者、
至尊俯鑒書生未嫻軍旅、加

是書悉照盱眙吳氏刊本而此處文氣不貫必有脫誤俟覓得原本再行補刊又案自方輿紀要起至戒之勉之一段似屬前頁家書中語七月起至歸省又與上重沓姑仍之附記以待補正

方輿紀要、以周知古今治理之大勢、才識苟裕、窮達咸宜。八比文、試體詩、臺閣字、雖未能資以壽世、然出身之所藉手、斷不可荒。若夫纂輯、考證古義、搜採金石、講求音律、上而上智軼材早躋清華、用式後學、下而宿儒居士自安韋布、借著聲聞、有暇日者固優爲之、要非舉業家先務。中人之質、精力有限、學其所不必學、勢不能學其所必當學、而總歸不學無術。吾身歷而知有不勝追悔者、願汝曹戒之勉之。七月初二日、暴風從東南來、高樹皆折、屋瓦紛紛飛墜、雨雹大如雞卵、或見龍從空

中過。大義里雙節坊烏頭攡動、四柱欹側。當坊初建時、余客烏程、倩人董理比歸坊已成。嘗慮地偪河岸、基址難固。甫三十二年、天降此戾、原址萬萬不能經久、里中又無地可遷、商之葭汀、於西興道上購址移建。繼培校嚴三史同名、增益幾倍、并敘錄爲卷四十、從之。二十一日、繼坊佐友倅廣東肇慶、使道歸省。戚友來、多言近苦盜賊肆橫、瀨江郭家埠尤爲盜窟、皆赦回舊犯、莫敢誰何。余校元史、讀張養浩傳、至罷舊盗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

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眾皆感泣、飛曰、毋負張公。竊嘆盜之可格。今盜亦猶是民也、貪黷忿爭、自干法紀、或遠戍累歲、或配驅充徒。得遇赦放免、不止罷朔望參也、而無頁至是、豈怙惡不悛其天性然歟、抑有司之不能宣

上德化、無以感之、而赦非善人之福歟。八月、聞督學將於來春科試吾郡、令繼培專溫經書、仍取元史本證自訂。得山東孫酉林方伯公子若伊書、公子與弟若夔子樹穀並爲諸生、兄弟有子五人、已得四。孫公與余交甚摯、嘗和獨吟草四十首、獎愛不啻

口出。己丑北上、主公寓廬、歡然不知身之在客也。藩浙時、屢招入幕、固辭。詳前錄。及卒、余屬二雲爲狀、二雲徵公家世及居官政蹟。時長公子北還、餘皆幼、未有以應也。余見公治官書、夜輒達旦、不自覺勞勣。所至奉爲神明、久而彌見愛戴。每欲訪求行事、爲之排纂、然卒莫能道其詳者、竊傷公之大德不傳於後。今孫曾林立、能世先業、公固不死矣。書芻言九則、上葆淯師、略曰、五月望日讀手諭、敬稔起居安健、深慰戀慕私忱。六月二十一日、兒子繼功回里、備述吾師氣體充腴、精神强固、益信天之

祚

國祐民所以福大賢而庇時事者未有艾也。春日至

今慶讀邸抄、欽惟

聖天子刑賞舉措動愜輿情、如天之仁、涵濡怙冒、海隅

蒼生額手感頌。遙想

殿陛之間、明良賡贊、不但吾師道可竟行、凡名公鉅

卿之純正不偏者、皆能密陳持久之箴、時進貞恆

之頌。下至草澤狂愚、干

嚴瀆冒、

出予優容、不加罪譴、此自設鞀懸鐸以來、實所僅見。

某病廢累年，竟得躬逢盛事，自問餘生，尤深萬幸。

伏念吾師荷

聖主之知遇，至優極渥，埏垓仰望，積久彌殷，際可言之

時，居得爲之位，誠信既孚，於

當宁，矜式復浹於羣僚，當無虞掣之肘者。而某受吾師

教誨，迴越尋常，懸揣政府謨猷，固非草茅所能窺

測。區區之見，竊以爲

聖政維新，源清本正，直省大吏知皆廉正自持，第柄臣

秉國以來，元氣日漓，求治於今，必得學識能通經

達權，才略能整綱肅紀者，經營調劑，威德兼施，方

可力挽頹風漸臻上理。如僅以含宏養度介節鳴廉恐大廉而未必小法積重之勢斷難遽反。吾師澄觀已久當世賢豪謙歸藻鑑。某嘗讀前史每見功名之士多喜事而不盡解事能解事矣又往往身家計重轉至避事。故得解事而肯任事者任之事始有濟。相臣之道莫要於薦賢望吾師以能愛能惡之仁密爲推擧庶天下蒙徧德之休而
國家收得人之效。稔思政紀大端約有九事非敢爲出位之思妄獻芻蕘而痌瘝耿耿無能自釋。且日者謂某歲行在申當有大限。桑榆迫促又恐將來

未必能申稟啟，及今尚有一隙微明，用敢不揣冒昧，擬効捧土益岱之勞。謬竭愚誠，以報知己，臆見淺率，不知可備採擇于萬一否。近日握管更難，力疾書此。另摺繁冗，不能手録，令幼男代繕，不敢令外人見也。筆畫陋劣，統惟鑒察。得銅仁劉仙圃三月六日書，知前以平苗功蒙

賜花翎，俸滿已奉部行調，因軍需報銷未竣，尚留黔中。九月，繼坊赴廣東，得湖南友人書，知湘陰曾洞莊師次子輝越中式戊午鄉試舉人。余戊申分校薦士也。其弟遐唐戊申中副貢生。十月十五日子

夜、繼培次子生、枕上口占四詩。乍聽喤喤第一聲、閭人傳說相豐盈。與門期遠吾難待、會見呼翁捧杖行。巷柝丁丁雞未鳴、霜天夜氣似秋清。良辰記取初冬暖、姮御幾西晚正啟。呱、泣聲連比舍嬰、一嬰猶乳一嬰生。老懷占喜無多事、來歲丁忝嬰汝兒。三世伶仃一線身、貞心裕後兩慈親。兒皆名他日通詞苑、雙節曾孫第七人。先生母病亟、慮誤輝祖秋試、輝祖流而對曰、吾汪氏遷祖至今六百年、未有中第、兒不肖、累未計及科名。謹遵母命、從此專治舉業、逢場必到、死而後已。子孫有志讀書者、必道之學、令其應試。侍吾母節孝、後人理當受祜。母微點頷、已不能再出辭矣。服除、自刻私印、文曰雙節母兒。繼坊充博士弟子、以

雙節長孫一石授之。繼培入學，授以雙節第四孫一石。並命兒輩有業儒者，自曾元逮雲仍，皆以雙節第幾世第幾孫爲圖章，故結句云爾。彌月，文葆相見，眉目疏朗，咳名芝生。右拇枝指，亦可曰枝生。巽時就塾，嘗以世錫名之。寶齋作七徵一篇，先期寄壽錢塘潘侍御德園庭筠，過訪，款敘兩日，述宜中書侍武進劉文定公言及隸篆書，公曰：君當作眞書爲進　奏之用，分草隸篆徒資人驅使，韓昌黎所謂可憐無益費精神也。曩聞晉謁莊滋圃先生有恭任江浙巡撫日，以作眞書爲曉課。葆湆師

在浙每晨起書眞體百字方理他事嘗語某吾前督閩學疾作屬人書　奏摺奉至尊訓誥故不敢一日曠功文定公篤論聞者皆當書紳自勖也十二月初三日重建雙節坊成敬告先靈因樹碑於大義里聚奎橋北岸題曰

欽旌汪氏雙節坊故址嘉慶四年十二月移建縣治西門外官道用誌厥初云浙西知交有惠生日詩并訂枉顧者作七律六首答謝萬方遺憾未忘憂忍記頭生七十周春酒何須蛇畫足嘉賓應笑雉藏頭問從病乞容存稿老更衰催旋旋休添得新愁南海路白雲飛處日凝眸　慚愧貽箋章表民卌年後似再生身授書莫副丸熊志嗚呼終辜織素人相伴梅花寒徹骨

圖依黍谷暖回春。可堪此景長追憶、一讀高文一愴神。蟫芸雜緗舊因緣、充棟書消日幾篇。詩苦不仁難使指、魚終未得忍忘簽。別淮細辨呼見證、甲乙粗分倩客編。倘問今年六時課、差同博奕號猶賢。少作家游老逝成、漫計餘齡作麼生。羅鼠飲河將滿腹、白鷗戲海待尋盟。許詞弓台傳經志、綽有斑烏繞剎行。谷易龍鍾親見得敢微天幸忘持盌。大千世界一邊盧、恨偶塵緣莫問渠。醫說精神渾未滅、我知勝埋已全功。春聲互答欣秋稔、藥債頻徵快歲除。喚罷梳僻捺病鶴、負暗躡更檢方書。棡豐瑤亭念轉過、仲仲古卅欲、生波。山中、風吼松濤震、海上樓驚蜃市過。六月虎頭方授鐵、雨川蝗背盼斬戈。春來八表初開一、聽賦還歸約和歌。

是歲早晚二穀皆豐登、米價銀直俱與前年相仿、惟市錢更雜。縣城及南鄉并近城之東鄉交易用市錢、一百文抵制錢九十五文。極東各鄉至紹興郡城則抵九十文名

制錢曰九折錢、頗省選换之煩。然東鄉人賣制錢
入縣城行使、不免虧折。縣城番銀一圓直制錢八
百四十或四十五文、市錢則八百七十八十文不
等、亦與東鄉懸殊。食用百物俱比往歲更昂。余少
聞故老言、中人之家有田百畝便可度日。爾時上
田不過畝直銀十三四兩、每兩作制錢七百文或
七百四五十文、計田一畝止錢十千餘文。今上田
畝直制錢三十五六千文、有增至四十千者。東鄉
較賤、然亦自二十七八千至三十千文。里人多瘠、
其田半鬻於杭人、佃戶利種杭田、可減租額。故近

年租入較紬田、百畝計歲得租米一百餘石、頗雜秕和水、斗止直錢一百七八十文、條銀、南米約費二十石之直。十餘口之戶支給不易、況不能百畝者乎。余嘗語親友、誨子弟、雖有恆產當有恆業、苟無恆業、必無恆心。設無恆心、終無恆產。有恆心而無恆產者尚可以生、有恆產而無恆心者必至於死。人生在勤、今尤爲不習勤者危也。溫州、甯波二府沿海各縣、四五年來常爲艇匪所擾。艇匪多屬安南人、爲粵東閩海盜。每夏月、乘南風由閩粵來浙、僞張旗號、遇商船劫而繫之、量其貨之貴賤贏

紳、縱本人到家取番銀、或一千圓、或二三千圓、依期赴贖。官軍勦逐、亦有被獲伏誅者、然未足褫其魄也。北風作、則南去。往年八月至次年四月、海中安戢、今年商船不敢出洋、無貨可劫、匪多留而不去。故六七月制府中堂書公麟與撫軍玉公德在溫州督捕、十一月復擾甯波、玉公已署制府、又往督巡。前者止擾溫境、今及甯波。吾紹與甯界毗連、說者謂山陰之白洋等處偪海而居、前明倭寇可到者、勢恐洊及。余則謂清水灣距白洋不過五六十里、亦爲吾邑之患。清水灣者、管隸海甯、而地在海

南雷山、青龍山之內、實與山陰、蕭山沙地緊接、距北海塘數十里。乃海潮衝刷之溝、深不可涉、惟一處最淺、土人可通往來、葢草爲屋、恃爲匪藪。凡梟販賊盜及餘姚、上虞無籍之徒、鄉佃沙地而近失業者附焉。數月閒、蔓引朋延、叢集數百人、各以渾名相呼、如闖王阿三、後改名呂阿三。羅成阿二後改名成阿二。之類。出必挾刀自衛、夜則行劫、人莫敢攖、號其處爲小梁山。知者深以爲憂。會前督學阮公元以戶部侍郎巡撫浙江、下車數月、即訪確匪蹤、密飭杭紹二府名捕、究鞫黨羽、多皆冬月劫案正犯。從此剪

枝拔本當無後患。又密遣幹員捕獲楊家浜積匪韓求、各盜畏避、居人行舟均慶甯謐矣。雷山與赭山相近、舊在海北、故隸海甯管轄、今漲在南沙。赭山巡檢司屬於海甯、而所轄沙地皆在山陰、蕭山。海甯既苦鞭長、山蕭復同隔膜。歲癸巳、余佐幕海甯、以提犯徵糧、率多周折、遇有人命及鬬毆傷重者、風色不利、印官必紆道杭、蕭查驗、動輒稽延、謬議改隸山、蕭。且沙民獷悍、械鬬相仍、巡檢權輕、不能彈壓。海甯勒捕、則散竄山、蕭境內、輾轉關提、狡避詭脫、似非治道。因思紹郡海防同知素駐梁通、

今久在郡城、任輕事簡、請改爲南海防同知、移駐
豬山。屬主人劉仙圃面稟撫軍熊公、奉諭補稟商
辦。迨稟上、未聞可否。今小梁山之名倘聞諸當事、
或當有以慮其後乎。吾郡倉穀舊赴外江採買、丁
亥、丙子閒始買自本境。今秋欽奉
上諭、買補倉穀在豐稔鄰縣案照時價公平採辦、不許
向本地派買。近完條銀、每錢折制錢一百八九十
文。冬月又奉
上諭、條銀一項例應民閒自封投櫃、其鄉民向有折交
錢文者、若竟行禁止、恐小民不諳銀色、反受胥吏

愚弄。各督撫務於開徵之先、案照時價核定折銀
上庫之數、每兩征大錢若干文、出示曉諭、聽民自
便、毋許絲毫浮收。仰見
聖天子體䘏民隱、洞鑒幽微。吾邑額徵條銀、曏至次年
五月地丁奏銷絕戶、間有尾欠、其有著之產從無
便延。近年追呼星急、上中各戶率于三四月間全
完、五月通邑額徵即完至八九分。乃二月開徵旬
日、圖差地保即將鄉居孤寡及樸愿中戶代爲足
額全完、向本戶每銀一錢索大錢二百三四五十
文不等、定數出示、

仁政先周無告矣。南米例至八月開徵，今則三四月閒差保亦爲墊納、每升索價六七十文至八九十文。往歲丙辰、上米斗直錢三百三四十文、故倉書折收南米升五六十文。今可上倉之米斗直一百九十至二百文、而折轉加增、升至五十餘文、尚云賠累。至銀米印串、舊時每張給錢三文、癸丑縣尊陸公德燦請鈐府印、加費七文。今府不蓋印、而十文轉難再減、似亦不能無望于愛民者之建白也。山陰孫氏仲姊卒。姊長余六歲、先生母嘗言、某嬰孩時、姊護視周謹、恩誼尤摯。秋初病瘧、余往省視、

姊甚歡未半年遽成永訣。繼塚同坊婦送斂歸述繼英遵母命不用僧尼樂人帷堂肅然治斂唯謹。往見親友斂時梵誦鼓吹閙雜孝子眷屬耳目紛撓余素嫉之。今塚等眼見吾姊之事繼英事母非儉於財者此事愈徵其孝。他日兒輩當如繼英之不爲俗尙所惑吾庶安焉。二十二日奉椋涫師十一月初八日書云九月十九日接年兄手書及言事一　摺皆切當今急務本欲呈諸

至尊立見施行既而思之其中五六事皆曾略陳其概而愚之意總以平賊爲急是以自正月以來或進

芻言、或蒙

召見、多言兵事。無如謀迂計拙、未能裨補萬一。此時方以戀棧爲羞、竟有無暇他及之勢。然年兄一番忠愛之誠、

天日可鑒、愚終不敢隱匿也。年兄所書稟函尚有氣力、

天佑善人、氣數未可盡信、惟冀善自保養。倘更有可以助愚者、不妨令郎代書、字之工拙、有何關係。賤體粗安、足疾亦竟全愈、惟精神漸衰、家運多乖、正月間長媳病故、八月次子又以解血而亡、心緒甚爲不佳。然旦晚惟盼賊氛淨掃、愚之一身何足重輕、

草木同腐、由于材質自顧亦無足惜也。此覆並候近佳。不宣。狂瞽之言、竟蒙鑒納、用自慰幸。冬暖無雪。除日微霰、見雪花數片。午後嚴寒氣逼重裘、硯冰不能作字。余少稟 二母訓、家非賓祭、無特殺雞鳧之事。佐幕服官、不渝此素。丙辰病少瘉、思啖雞臛鳧羹、諸婦常以充庖、未及一月、惻然誡止。是夕家讌約數家常。自城居以來、賓至市孰於肆、不煩宰殺、然終年祀先而外、合坊、培、壕三房祀神度節、及姻友贈荅、歲用雞鳧五十餘隻、奉膳之數約亦如之。鄉居墉、垪兩房雖不祀先輪饔計度節、祀

神、餽戚、亦非四十餘隻不可。視兒曹未析居時、費過四倍、大虧好生之德。敕諸婦開年治臘、急當止殺。往年十歲時、是日　奉直公為　叔父債累、督定娘挈輝祖詣店薙髮、比歸、鄰皆閉戶。二十二歲為童子師、分歲後東廂方至、急償米欠、復賒斗米度歲。慨然知授徒之不足為養、次年辭館習幕。今吾　父見背六十年、二毋亦棄養三四十年、米薪粗給、幸免假貸。拜瞻先像、不覺淚下、作五古一首示　培、壕　兩兒及諸孫之漸解事者。歲事今告備、我心忽煩憂。過荷高厚德、食肉衣重裘。栗棗先幼穉、魚菽從婦謀。吾衰纔日甚、居養安且周。借問何以致、先人餘

慶優。藝黍秋不及、厥後盈車籌。卻事一無遂、忝生空白頭。此意誰能識、展像涕泗流。

五年庚申、七十一歲。元日曉起、同雲四散、須臾復合。占七絕四首。八袠初開第一朝、匆尼首好不孅嚚。便欲跳得循園過、纔脫溫鑪躚飈。禪、故容鄰居應號窩寮。起聽兒童言曉晴、晨光欲上雨雲生。瀟寥待寫像花須、呵來難詠寧未成。兒扶孫扶拜起遲、年年勉肅先儀。朝來陡覺腰難折、喘息頻調坐頻移。類得梅花伴草廬、幽香怡悅野人居。暢因久斷山中夢、師友纏綿繫紙書。手書答葆甯師。初三日夕、大雪。十一日、立春。先雨日、晝夜雨、是日甲子幸晴霽。十五日黃昏大雪、次日晨起、平地深二尺。至十八日晡時、園中積幾四尺、耄耋之人詫為創見。比晚、月出甚皎、命兒輩扶掖、登樓遠眺、不見城闕

舍宇、雪月連天、眞爲奇觀。三月、穀兒殤。學使劉信
芳先生鐶之科試、繼培倖充辛酉科拔貢生。舊例、
選拔科試時每學止取一人、如本科鄉試中式、不
復選補。己酉科學使朱石君先生珪於正貢外取
備貢二人、首名獲雋、即以次升充、劉公遂沿此例。
吾邑繼培居首、次盛君蘆汀唐、次來君劒城煥。大
君子憐才之意、先後如一也。上年
恩諭、完納錢糧照依時價。大憲二月發示、鄉民未見。是
時庫銀一錢直制錢一百八文、而櫃書銀匠收倘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費傾鎔火工等項，每銀二錢收制錢一百三十六文，串票每張五文，差保代墊，當堂諭禁，輿情歡忭，不兩旬而完額九分。（有延至八月後者，又增收至一百五六十文不等，串票仍每張十文。）四月，（繼坊）自粵東歸，問葆淯師患痢，寄書問安。二十八日，（繼坊）四子生，足娛吾老也，名曰娛兒。（今名世錫。）旋聞右手駢拇，又令呼駢兒。娛生後之生五月，駢拇枝指，截於一門，作七絕一首誌之。（不信蒙莊妙寓言，駢枝眞箇剪承昆。憑渠嗤笑也娛老，知更餘年見幾孫。）五月，在心客平湖歸，云，前言乍浦奉叔生像者，今復過其家，主人高丈已歿，家人禮像如故。詢之，曰，乾隆二十八年吾父

爲怨家陷人命案、官驗時、適他出、官諭補提。旬日後、竟不被傳、偵問承行吏、知令叔在幕中慶抹稾不行、官曲從之。吾父感不去心、嘗言微汪公吾身受刑、家必破。後於稼背舖見令叔小像、倩人摹塐供奉。十年前、吾父聞令叔出仕、予亦發科、喜告家人謂天道報善不爽、語誠某等勿忘。我以叔近狀語之、其家歎喜贊歎。前緜疑是歸教人誤也。因思初至楚時長沙知府陳公士、嘉謨、錢塘人、辛巳進後計韜遶延遶道。稱余諳吏治、剛介有識、遂明上官知遇、數年不違余志。己酉秋、語余當調攸縣、余乞代辭、至屈都閫請。公曰、大奇

儒藏

大奇、此缺人皆求之不得、君荷大憲特賞、勝甯遠十餘倍、且地非衝要、君屢辭調、舍此何俟。余謹對曰、非敢擇地也、缺美則事繁、不能親辦、恐負憲恩耳。因叩受知之故、公笑曰、吾固確有所見也。余敬謝不敏、公曰、君記丁亥佐仁和李大令治王氏婦魏殺婢芝香獄乎。余唯唯。公曰、我猶記讞詞云、律載奴婢違犯教令、而依法決罰、邂逅致死勿論。王魏氏病需蔆治、芝香碎盃於地、蔆汁全傾。魏氏方起坐待飲、順取牀前几上界尺信手一擊、不期誤中左太陽、立時仰跌斃命。已訊伊夫王某、歷歷供

明。驗其臥室、碎盃猶在、所指毆處、形勢宛然。毆因違令、死係邂逅、魏氏律得勿論。恐扶病匍匐、或釀不測、夫既供明、應免提質。吾嘗語親友、佐幕入官、必具此等才識、方是仁恕。余媿謝而已。乙卯繼培省試、遇歸安嚴茂才九能元照、問爲余子、親如舊識。因言其家舊置錢肆、甲辰秋因主簿差役婪贓逼命、贓錢由肆兑給、牽連入案。後縣中僅令地保傳諭、弔驗錢簿、即日發還。問爲尊公力持、幸不到官。吾父常感矜全厚誼云云。前事遠踰二十年、近亦十年有餘、余皆茫無記憶、而受者志之、聞者尙

能言之，乃知百姓懼累人命尤甚。諺云，公門中，好修行，反是可知。三十餘年，累人不少，詛者必多，天不遐余以康甯，殆非無自。徐端揆銓改名兼銓。以侯選知縣揀發福建，六月四日過別，言閩令不易為，漳泉兩郡尤甚，相驗命案，更恐滋事。余曰，微獨閩也，曩令甯遠，山鄉民悍，前官嘗被屍親譟鬨，習為故常。余每驗屍，案上先置洗冤錄，遇屍親恃狡爭傷，即檢錄指示曰，此

聖天子所以教有司驗傷之法。若者眞確可信，若者近似增疑，顏色部位，歷歷具在，有司遵錄填格，不敢

略有私意。令屍親依錄親辨、細與講解。四年中、本境及鄰境所驗鬪毆自盡等案不下百十餘起、觀者不禁、無不肅然心折、皆案頭置錄之效也。顧亦有不可拘泥者、如自縊一條、惟八字不交舌出齒不出齒之故一定不易、兩腿如火炙斑痕則間亦無之。有坐而縊、蹲而縊、臥而縊者、錄所未備、余俱經見。全在驗時察訊形勢、實無他故、不妨遵格填報、以免推敲。至驗骨最慘、皆因初驗不慎釀成。此則官幕鶻突、造孽匪細。下部虛怯、無骨可驗、驗子上身。如小腹有傷、血廕在齒牙及頂心骨者、蓋受

痛齒牙氣上衝也、其理甚明。然能游盧標一案、踢傷小腹已逾二十七日、中間患傷寒、醫藥有案。齒牙頂骨、屢檢無故、其信爲傷痊而死於病矣。臬司李公獨執成見、以方骨黑色爲小腹踢傷、此則部位相通、色傷相證、錄俱不載。臬司必欲以此定案、余爲主人累稟剖辯、臬置不問。衢守王、處守楊迎合臬意、刑求醫生、力翻醫案。詳見前錄。余知獄不枉不止、遂辭王君歸。後聞臬司陞楚藩、急急招解、竟以方骨爲小腹瘀傷、余某擬絞　奏請。竊意論傷不本洗冤錄、事屬創解、余既不經手、亦未聞部詰。其

時官文書諸可通融、未知撫軍核題、曾否改方骨爲頂骨、抑小腹有傷、原可舍頂骨齒牙、取證方骨、或竟删去醫家專辨傷死。距今二十七年、積疑莫釋。楊守是年猝死、次年撫軍緣事伏法、王守以撫軍牽連、擬辟長禁刑部。臬司由楚藩陞撫、旋罷、不久物故。惟主人王君告養回義州、去年書來、娛親教子、安常無恙。案犯余某例得減軍、亦未知曾否赦回。往事東流、與余無涉、因慮錄之不能盡該、又見天之報施可畏、故追述之、以備攷鑑。贈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各一冊、翼日復手書説贅十四則貽

之並刊附臆說之後。越旬、端揆復來曰、賜書已一一卒讀、抑事上理民之道書有未暢者、乞再面命之。余曰、事機百變、非名言可罄、惟積誠二字上下相宜。君素給事吏部、有能名、藐外官久矣。一爲令、慢丞倅、輒獲譽、況道府上乎。上官静躁不同、寬嚴亦異、要之理無不明、莫難於事。非筆墨可申、不得不爲面請者、宜預先積誠、將案情委曲籌定、然後據實面陳。理直則氣壯、氣壯則辭達、必能動聽。上官變色厲聲、更當從容辨説、力期自伸其理、斷不可游移唯諾、轉爲上官所輕、事致掣肘。遇委審事、

尤不宜先請憲示、以致委蛇紕法。至百姓可誠感、不可僞欺。誠則信、信則從。聽訟宜緩不宜急、宜和平不宜剛健、宜速宜結、不宜改期宕延。平時柔之以漸、臨事厲之以威。詰囂者數人、而諸囂者不敢試、懲梗者數人、而將梗者不敢橫。百姓雖獷悍、斷不敢遽抗官也。余聞令漳泉者、公出鬨械鬬、輒紓道避之。官愈葸、則民愈驕、驕至民不畏官、則令之不能爲治、匪一朝一夕之故矣。果能官不畏民、未必民不畏法。先自去其厲民之政、而與民相見以誠、久之民必信從、何慮焉。先是艇匪未靖、阮公親

駐甯波、添造戰船、封禁海關出入、察治偷漏硝磺。匪船不得內匪確信、游奕海中偵探動靜。二十三四日暴風大作、多被覆溺。其不覆者、又自相撞擊碎裂、閒或吹入海口、被弁兵擒獲數百名。有僞稱侯帥、衣繡蟒者、亦束手就捕、分別正法、得脫逃者僅兩船。仁者必勇、宜天之相公也。九月、繼培省試又斥。曩壬午客秀水、過僧舍、遇丹徒測字者、爲謝石再見余書一佛字叩之、其人曰、君必爲地方官、立得穩處、以進士起家、能知退、壽至七十。余詢其說、曰、君書亻字、方依几立、亻配以立、必有職位。亻

乃人也、非地方官、安有人。亻字丨監得直、是能自立者。弗爲弓、兩矢貫之、一中再中、非進士而何。佛無貪戀、必能勇退。佛以七紀數、故壽可滿七。丙戌、新城詹絜非進士佐縣推余星命、謂運利于水。自維慕游不離江浙一省、始於常熟、古曰琴川。訖於歸安。縣隸湖州。其閒長洲、秀水、平湖、甯波、龍游地皆屬水。仁和、錢塘、烏程雖字不傍水、然仁和、錢塘並在江干、烏程古名苕溪、在湖州境。及選官得湖南甯遠、舊稱泠道、且瀟水之所發源、仕亦無累。移道州輒蹶、利水之說信而有徵。又云、丙午八月得官、丁未春

夏之交得印、至庚戌八月所向如意。九月初五日換度仕途不利。壬子歸田、乙卯有災、庚申九月必當長行。余意乙巳可還、後以事滯留、得官得印、並如所言。庚戌八月望後擬即告病、會以委審事、輾轉濡遲。九月初五日、受道州篆、馴致跌傷、獲告歸田、中風、年無一爽。春來飯止一盂、自信七月有凶、不意八月後健飯如常。合之測字所許、亦已過期、豈死生大故未許前知耶。詩以誌幸。廿年前已警庚申、珞璟家言不食新。今日加餐丹穀後、天分藥裹緬家人。蓋入春以來、舉家遞病、幸未久淹、日藥鑪三四、不輟、當皆為余分譴也。十月

十四日、以文渡江相訪、款晤三日。日晨起、暢談至二更餘、不覺少疲、眞病後快事。二十四日、薙髮冒風、舌本陡强、不能步、賴眠食如常。越十日得瘉、然食飲頓減、視前更困。余中年病齒、三年前齒全脱。今上齶左存一牙、下齶右存三牙、不能咀嚼、唯以腐羹爲常、饔飯非顆粒不分、卽難入口。昂若勸以黄耆、黑棗、雜糯米煑粥、爲晨起點心、稍試之亦止。頃讀史記倉公傳、趙章病法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近日雞鳴後輒醒、胷摇摇若舂、當由中虚、似宜食粥、而無如

素性不嗜何也。十一月十五日、昏定微雪、次早霏霏不絕、過午止、平地盈尺。二十一日、古梅寄到倧滈師書、書云夏間接四月廿三日所寄書、備悉年兄近日服餌見效、並四令郎得與選拔、欣慰之至。其所以未卽具覆者、緣愚初夏感患赤痢、起卽誤投補劑、以致淹纏日久。幸荷

聖慈賜醫賜藥、得以從容調治、元氣尚不至大虧。中秋前數日、方始斷痢銷假。彼時屢欲搦管、而未能也。近又聞家二兄病逝之信、中情摧愴、更無暇及。來書惓惓于彌補虧缺爲外省吏治之大患、使當局

者皆能如此存心、何有于賊氛之肆擾耶。年兄伏處田間、不忘國計民生、宜乎後人之隆隆日起也。前次所言九事、往來胸臆、未嘗刻忘。邇來賊氛似有敗亡之勢、至尊宵旰焦勞、嚴旨頻頒、而掃蕩尚稽時日。愚以衰病、計拙謀迂、纖毫罔效、每慚素食、夙夜靡甯。縷縷情懷、又有不能盡述者、年兄可以心照也。草草佈覆、順候近佳、不具。

十二月、邑孝廉以來春大挑、截至甲寅、恐人多事冀、邀穟坊克日先行。作書答葆湆師、見示訂定詹

儒藏

文集刻所撰先人傳銘作書命繼坊過蘇親謝。娶乞贈言。今見入稾者，文則盧學士文弨抱經堂文集、朱太史士琇梅厓文集、吳祭酒錫麒有正味齋集、曾明府任驥山木居士外集、鄒孝廉方鍔大雅堂集、羅孝廉有高尊聞居士集、邵學士晉涵南江文鈔。詩則杭太史世駿道古堂集、吳侍講壽昌虛白齋存稾、張徵君雲錦蘭玉堂集、朱明府坤餘暨叢書、徐明府志鼎古雲草堂集、吳孝廉蘭庭南雲草堂詩集、鍾明經鴻鼇海六詩鈔。賦則關州司馬延珍午莊賦鈔。閨秀則屈鳳輝步月樓詩鈔、趙彩

春雨樓集番素心不櫛吟。總集則越風兩浙輶軒錄。詩話則戴太常璐吳興詩話。先人均得附以傳矣。生日晴暖、意緒閒適、即事抒懷、成七律十首。漸懶拋吟課、欲眠宵長無計得安便。居雖近市人稀到、暖只依爐坐屢遷。屑玉那迴駒隙影、銷金不耐藥鑪烟。多情惟有當簷月、冷浸梅花又一年。　登場傀儡待人支、笑語頻頻雜謔詼。熟客相逢名屢問、生書乍展字多疑。模糊舊事迴腸久、輾轉新聞到耳遲。寓屋何當喬作主、綢繆欲待未陰時。　親知握手慰還憐、盡道顏丹勝昨年。近事方疑風有

倚藏

約、餘生翻喜命無權。闍羅萬一眞忘我、默照尋常自樂天。怕向鏡中問消息、松皴面與鶴俱顛。幾載辛勤百卷完、重開轉訝未曾看。車前螳臂當非易、鐙下蠅頭辨已難。膚欲丹鉛慳手筆、生憎點畫誤雕刊。從今只合尸居似、一簣功虧更勘歎。七十年來鮎上竿、阿誰眞見未央九。閱人曾訝全才少、讀史方知備禍難。春夢綺羅桃葉渡、秋江潮汐子陵灘。可容重理三千牘、更討遺文卷若干。計偕幾輩話鵬摶、示疾維摩强自寬。跂腳飽看山一角、蒙頭濃睡日三竿。人辭白社吟初罷、祭辦黃羊

歲欲闌。最喜衲裘新贖得、圍鑪更不怯宵寒。　寸燭何由照四筵、自濡惶恐賦蝸涎。纓冠枉急鄉鄰鬭、垂橐癡談子母錢。舊雨客憐今雨容、逆風船羨順風船。陳人入夢多師友、絕少葭莩到枕邊。　天涯陳迹感勞薪、誰見金剛不壞身。寒就重衾眠愛早、饑嫌復進味求新。虛期病覓三年艾、差解心空一斛塵。太息妖氛秦蜀界、書來東閣說憂民。　慈航何處問通津、纏結偏餘未了因。吟叜（謂陶丈鳧亭。）剛催酬別句、公車又送遠游人。山猶待雪雲長凍、水欲凝冰風作鱗。喚取兒曹頻炙硯、裁書擬望六街

塵。　畢竟精神病就痊，都前兒女祝康強。童孫續健更端戲，老子鷗閑百慮忘。省費心皆行樂地，休饒舌是攝生方。閏餘七日春風近，紙閣温存賴孟光。十六日五更起，繼坊俶裝北上，繼培送之過江。

坊自粵東歸，兩足患風，有時不能起立，臥亦不能轉側。雖未久即瘉，猶慮再發，既起不復寐，走筆書二律寄之。嗟喔三號燭作然，拔衣已聽促開船。老人送子難爲別，佳節思親恰近年。驛道慣經愁雨雪，羸軀新健念揚鞭。征途需眼南還客，口語書函報慎旃。觀光絡繹　聖恩覃，鈴語郎當我夙諳。旣躋闈雲路遙瞻天尺五，風光倏指月重三。行將及第應前導，好與傳家作美談。捧符榮百里，蓬萊聲望重圖南。是歲雨暘時若，惟六月二十三四

五日淫雨。二十五日夜、金處二府各山蛟起、水驟發、金華山衝決、平地水深數丈。金華淹溺最多、由蘭谿而下、近江無不受害、波及諸暨。數日閒、錢塘江漂浮樹木房屋無算。幸吾郡他邑秋成皆稔、沙地木棉花收成中等。市肆小錢漸淨、庫紋一兩止直制錢一千文。番銀一圓秋閒猶直制錢八百七八十文、十月漸減至十二月止七百六七十文。二十一日、立春前一日、微雪、是日見晛。二十九日歲除、庚申畢矣。分歲後喜成一律。歲庚今夕盡中年、運厄龍蛇度已遷。閱世春秋增幾許、頭顱身著迹想當然。天倫長聚神仙福、人事偷來飲啄緣。齒豁隨園眞作劇、吾生不

賦告存篇。褭予才信相土言、頁素同人競詩、歲終不歹汴作緣外告存、詩遍遺親友索賦和章。

六年辛酉、七十二歲。元日晴、成二絕句。又聯牙牙學語新、畫圖遺像認來眞。後人漸遠前人近、我禮前人教後人。藩耆微效有無中、修短從今付太空。合謝帔黃勞劬勵、精神至竟壽聯壽。入春以來胃衰脾弱、餐祗一盂。甘淡食、稍鹹輒不受、腥膩不能入口。氣急痰多、語澀步重、向晦欲眠、達曙目猶倦開。窗外禽鳥聲疾徐呼應、枕上聽之、差足沁脾。唐人春眠不覺曉絕句、或譏爲贅者詩。昔嵇文恭師謂、白米飯淡喫最佳、聞者知公廉貧、疑爲戲言。由今思之、殆皆衰年實事、未歷其境者不知耳。西山日薄、不能再事校讎、四月

朔、屬梓人開雕三吏同名錄。曩刻雙節贈言初集、每百字版片、寫刻共制錢五十六文。迨刻續集、增工價七文。丙辰、兒輩刻夢痕錄、又增十七文。今欲仍八十文之數、承攬者尚有難色、彊而後可。昨年以文言、杭蘇已至一百十文。而刻手不如初集之工、鏤版日增、勢實使然。先是歸廬既成、談地理者僉疑有水、余曰水成於地、地安得無水、即有水亦葬。屢言之、家人似不謂然。去冬繼坊將赴京師、集諸男申前說、繼坊言、大人壽自無量、久聞地須他求、水壙當無用理。余慮治命之不可行、深以爲憂。

吾婦密與繼壕謀、命周壻別邀相墓師俞君孝匠啟視。歸以告余、言俞君登阜周視、謂龍自東來、轉折而西、爲陽脈陰受。阜巋山平、樹東西分列、爲肌理刷開、佳城也、必無水、請勿啟。壕慮無以徵信、乃啟穆壙、果乾潔。復啟中壙、亦然。所貯木斤兩如初識、油香冽、穀不枯不芽。昭壙已葬、不更啟。余驗之信、與往來啟秀山壙同。鄉言有水者多、來徵視相顧詫異、蓋至是、而余得定歸骨之地矣。文以記之。

記曰、余悲夫求葬地者、不人事之修、惟地利之擇、爲相墓師所蠱。若子孫枯菀、無不由先塋所致、究

之地不能自言其吉凶、而術家言亦無定。愈求而愈不得、或殁身不葬其親。爲之子孫者沿而效之、甚至兄弟析居、彼此歧見。家且日落、木朽于堂、不得已貰地浮厝、無暇更籌入土。瓦裂甃傷、有目不忍見、口不忍言者。余自成童至今六十餘年、歷歷在心、故平生持論、力主葬義、爲藏之說。往爲 先考妣卜兆秀山、未嘗延師覆相、後啟壙甚吉。歸廬之地、余初未之聞也。乙卯三月二十三日、方與相墓師董君竹巖商所之。會執友顧君在西過訪、言山陰九里罍似有可取。翼日、偕董君放舟出南郭

門、十五里爲漁臨關橋、入山陰縣境、西小江。又三四里、曲折入小河。舍舟陸行、約三百步、爲崬郎沈氏居里。又北爲九里、與約一里許、山腰平坦。由東而西、其最高者曰黃盛塢、松檜叢生。陟其顛少夷。艮趾而下、見松林中突起小阜。童君曰、阜下可葬也、宜作巳山亥向。升阜而望、則向之最高者環其下、爲青龍、爲案、其白虎之山稍遠、重疊映偷。山下多殯舍、而山中無墓塋、蓋求地者之所不到也。余甚樂之、遂屬童君代購。主者樸愿、直尚廉、劵書五畝。比立界、爲黠者旁撓、所受不及劵之半。時四月二

月也。越九日、壙成。又四日、遷前婦匶葬焉。遂自題墓前之石曰歸廬、用識全歸之志。未幾、親友往視、多言水侵壙、不合葬法。余不爲動。今之啟視、非余意也、而適如余意、殆眞有天幸焉。葬書之說、余素不解、亦不求其解、恐僅解大略、轉足墮地師之肘、而葬地卒不可得。夫人之居室、最久不過百年、其閱多爲游蹤所歷、不啻雪泥鴻爪、猶且尺土寸椽、不可强求。馬鬣之封、埋骨千古、詎能以人力謀者。涉世無大惡孽、天必不忍暴其枯骸、宅心無甚險戀、天必不忍靳其拜埽。墓之吉凶、當於人事求之

豈宜責效於冥壤哉。余性迂拙，惟栗栗焉不敢逆理喪心，上累先德之一念，夷險不移。先人窀穸，人以勞覓，余以遜獲，而所以藏魄者，復賴良友一言，不費心力而得之。雖發祥之說未敢懸信，而水患浮談可以頓釋，則或暗風水之蔽，而耗力費財竭智巧以求之者，其亦可憬然悟矣。書寄繼、坊、系之以詩。昔吾葬吾親，信天不問地，甯獨營自藏，轉於地擇利。天地豈有私，吉凶何人事。五男各盡心，此精彼求備。山神默無言，聽測憑誰試。過慮兒輩才，萬一增妄冀。古壤不可卯，曠日淹枯髓。以此謀一丘，不欲勞後嗣。喜茲墦祭便，更乏鄰家比。結廬兩句間，高爽符夙企。灑然賦歸與，幸畢守身志。局外饒舌何，龍脈辨眞僞。可憐愛我心，翻使聞者悸。啟埏衆愕眙，寬閒寶神兆。昭然人道旁，未許凡

張說。俯感地效靈、仰荷天曲庇。心力不曾煩、獲免溝壑棄。作詩貽子孫、蓄後先自治。寄聲遠遊人、無憂異時累。先世祖墓在杭塢山、土名畫山。舊許後裔祔葬。迄今五百年、祔者蟻附、棺上架棺、冢平結冢。見之惻然。聞支下遷居東村畈裏汪者有木字號公山、與畫山相對、以銅錢十四千文易山十二畝、立石曰汪氏公山、爲祔葬之地。告知族衆、呈縣示禁、不得復於畫山震動先靈。聞邸抄戶部尚書傅公森卒於位。公輶軒偶過、留意人才、詳見前錄。與能爲國家愛人者。年不副德、當不獨受知者隕涕矣。六月初七日、繼坊寄回葆滄師四月初十日書。書云、春

中長君至、接手書、諸承關念爲感。年兄年逾七十、著書不輟、抑且蒿目憂心、不能少釋。此等胷襟超出尋常萬萬、天之報施善人、自必不爽。來書云、四令郎惟耽書卷、別無嗜好、即此可以爲年兄慶。此後惟當頤養精神、委心任運而已。來書又云、一交酉月、每飯二盂。星命家言并盡不驗、其中必別有微奧、非人所能盡釋也。三史同名、元史本證二書將已脫稾、足見精力未衰、甚爲欣慰。長君春闈後蹟、無介意。家門過於此旺盛、亦不可爲厚福、有績學力善而并不逮者、造物之意要自有在。學治臆

說以同人任民社者得此、可以啟發識見、勉爲良吏。行之一方、一方之人被澤無窮、此即年兄之陰德也。續增十數、則益覺周密、讀之者當惟恐其盡、豈有厭費之嫌。愚年已七十有七、久應懸車、秖以

受

恩深重、當此軍務倥傯、豈可自圖安逸。所幸近日捷報聯翩、蕆功在即、彼時可乞骸骨。歸里後、令兒孫輩租種數十畝薄田以供饘粥、自信尚能安之。兒孫輩資質俱屬中平。來書謂官可不做、書則不可不讀、與愚見正同。天命人事各居其半、解得此意足

矣。近體如常、惟血氣日衰、步履倚艱、竊位之譏、更不能不畏人言也。此覆並候近佳。不具。七月十五日、大雨如注、不逾時水溢階除。是日、東陽、義烏暴漲、沿至諸暨、蕭山、山陰、近江田畝被淹。西興江水溢入內河、北海陡漲、倒灌入三江閘。曹娥江亦被海水漫入、山陰、蕭山沙地俱淹。海沙牧地、七月初阮公入　告、分别減租、并減場課之則、歸縣征收、民困稍蘇。不意秋棉垂穫、盡付波臣、又煩當事分別勘免。聞新昌、嵊縣地方俱遭水患。八月望後三日、同名錄成。九月初二日、繼坊書至、知繼墉充

實錄館供事、議敘。京師自六月初一至初五晝夜大雨、積
水數尺、寓舍坍壞、日用大難。永定河決口四處、直
隸所屬九十餘州縣被災、文安最重、順天鄉試改
期九月。
至尊宵旰焦勞、發帑賑恤、民情甯謐。浙闈榜發、繼培 僥
得而失。繼坊 公車七上、培 亦五試於省、屢逢
曠典、空入寶山。病廢久延、未得見其寸進、更待來年、命
竟何如。回念昔年久困場屋、重吾 母懸望者、眞
乃百身莫贖。聞闈中塡副榜時、監臨阮公商之主
考、遇有拔貢易以備卷、果易二名、皆本科選拔。冀

余湖南同考請勿令副貢再中副榜見錄前得皆援
爲故事則於試典無礙舉子有益未始非權宜作
人之道寄寶齋次子緒遷華紱論幕學書書云客
歲閣足下歸覲未幾復出非得已也至今常懸懷
抱昨尊公書來以足下決計習幕期爲軍府參謀
節鎮奏記較雞鶩爭食稍存身分屬僕致書商榷
尊公所見乃經世大計立業遠謀僕特知其小者
近者耳雖然切己之實功而持身之要道也幸足
下恕其戇焉夫寒士身分在乎品學不關幕地之
崇卑僕嘗見講身分者托足幕府侈然自放若主

人當在子弟之列者。然有識者觀之。不直齒冷。幕之爲道。佐人而非自爲。境同羈寄。無論所處何地。等是雞鶩爲伍。言行道行。總以得伸吾志爲上。欲不降其志。惟佐州縣爲治。庶幾近之。蓋書生與牧令分相當。體相敵。合則留。不合則去。品無瑕玷。學不拘迂。到處逢迎。不憂一日無館。節鎮軍府。雖養尊處優。亦不與所主抗禮。畢竟分位相懸。爲之者非主人甚賢。計畫少有齟齬。訑訑之聲音顏色。常有難以爲情之處。異鄉遠客。去之則猝無所就。降心抑氣。閒或不免。僕嘗聞而矜之。是以佐幕數十年。

專就州縣禮聘、州縣而上至于司撫、無不堅辭。太守去州縣不遠、然亦未嘗就者、此則別有苦衷。以爲幕之佐吏、專爲治民、民之利弊、惟牧令當周知之、亦惟幕州縣者有以熟察而詳審之。事無鉅細難易、無一不權與州縣、牧令宜知確見其所可否、大吏不得而奪之。獄有關繫、牧令鞫於庭、幕屬耳焉、情實情虛、不難立時剖辨、盡得其眞。居太守幕、祇據詳供核辦、設有絲毫點綴、便成枉縱。以人之失、成我之辜、可已乎、不可已乎。由前所云、兩利相形、則取其重、由後所云、兩害相權、則取其輕。願定

下愼思之、無幕節鎮也。且吾輩業儒、自有利世濟物之途、爲人謀終不若身親爲之、幕所托足皆借徑耳。官無大小、以能治民爲本。節鎮經濟皆當於州縣幕中裕之。地雖衝劇、日必有暇、暇則温故業、以爲他日身親作用。博奕歌彈、庸幕之所事一切屏除、雞羣自可鶴立、鴻鵠志不妨任燕雀笑毁譽俱可聽之。此中人材不易得、擇友不可不嚴。至非道非義凡失心拂性之舉、固知足下有所不爲也。僕荷尊公厚愛、謬爲中山之馬、不知忌諱、惟足下鑒察。舊著庸訓諄戒子孫不得習幕、近見人幕者

不必衡品、不必課學、律義可不解、例文可不讀。如文之待批者曰申、備案者曰驗、罪之在徒上者曰通詳、覆擬、不及徒者曰隨詳擬結、皆習幕三五日即當耳熟。今則儼然大幕、得厚脩、據首座、應驗而申、應擬結而通詳、案牘徒煩、轉滋駁詰、累官累民、動輒流毒。論者或疑其有慾、余獨愍其無知。因思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求可以造福於人、莫若佐州縣爲治、猶得澤及一方。故遇親友之心術純正、才識通敏者、力勸幕游、亦見地之隨時造境、非淆初志也。乃疾手書、覼縷不盡。先是元史本證分證

誤、證遺、證名三門、草稾甫定，未及覆勘。繼培試竣、令重校，每門皆有增補，成五十卷，十月望日開雕。

丙子六袠生日，家讌，即席成七律四首。廿年前悵別離多、盼到團圞鬢早皤。心力都隨兒女耗、容輝那乞賭脩和。何圖周甲稱偕老、攘見添丁喚阿姿。記得慈闈親說與、新人如故壽應過。婦諳素髯瞞、驂鬖渠不澀鮮、嗣續、嬬論轉之神。幾曾叢鬉繡修瓊華、憔悴姬姜手蔚麻、愛說官貧身易退、相期名隱樂稱賢。款賓自豫東坡酒、提甕閒澆五色瓜。不是徇憂親北郭、誰從宦海急歸槎。舉案天留病伴鸞、持螯酌酒為君覓。韶華荼朮香中度、暮景桑榆照裏看。樗樹十年都結果、栽花九畹自培蘭。底須更羨劉樊擬、庸福而今亦可歡。停橈忽觴杞人憂、俟入初冬稼未收。生耳曾聞禾覆野、驚心尚見水盈溝。忍忘西北逢多難、私計東南慶有秋。願得年年同一飽、勞君擊缶我長謳。秀水沈吏部帶湖叔斑過訪、言沈青齋月

初卒於署河庫道任時已補山東運河道未及聞命。余與青齋結契始於爲　二毋乞言、交深痛切、更不弟惜其用之未竟已也。又言嘉興太守伊公方修府志、見夢痕錄記蔣虞氏事行、秀水查案年久遺失據錄載入列女門。乃知虞之冥訴、實由正氣不湮、而因記夢以傳、藉可少救余過。飯量漸增、至十一月初、復二盂之舊、小知肉味。是歲、穀胜主講杭州紫陽、葭汀客游江蘇、覲臆老病、昂若遷居、門無來客、寂寥益甚。幸武進臧茂才序東（鏞堂、號拜經。經術淵邃、性情肫摯。）寓居西湖、代徵雙節文字、手書稱擧、情溢楮

表。敦甫亦以都門徵得詩文、聯額寄惠、時時展誦、藉爲忻慰。番銀逐月減直、冬初每圓止易制錢六百五十文、東鄉更減二十文、與三十年前等矣。庫紋直制錢九百文、亦與二十年前略同。惟市肆制錢稀少、每九十四文作足錢百文、名曰大錢、仍攙私錢三四十文。用者輾轉受虧、錢肆因以得利、恐皆次骨、而蹠徒不卹也。十二月十四日成七律二章。二萬五千二百日、揆初獻溯降吾時、如流歲月忙中度、無影瘧涼靜裏知。安樂有窩聊復爾、神仙不死妄言之。還誰爲揆先春信、放到梅花第幾枝。病來幾度見星移、久擯蹣跚杖屨遲。夢喜蕭陽頻索睡、藥從加減更延醫。紀年待換宜春字、饒歲先分介壽卮。詎意良朋能愛我、郵緘遠懇乞言

私。十八日以文來，越五日別去。往歲丙午，以文贈前明雙節堂卷跋墨蹟跋稱詩文若干，高大王父侍御公乞名卿碩儒之筆，以闡揚二母貞懿云云。末題七代孫曾省識。詩文既佚，侍御及二母名氏里居俱不可攷。余以事類吾　母，附刻贈言續集，欲按跋蒐採，以還舊觀。十餘年來，惟仁和朱朗齋文藻錄寄二詩，而事蹟又復歧異。今秋，書賈以明人集覓售，中有雙節堂銘寫本，亟取讀之，始知雙節爲永樂初常熟朱昌妻錢、昌弟亮妻陳，侍御則亮子鉉也。十月，開貽書昭文張比部理堂燮，屬訪

朱氏顛末、二十二日得覆書、寄邑志各傳及詩文五首、事蹟於是大備。余得銘後、乞山舟先生題識、先生大書雙節一撥四字於卷端、并爲作跋。烏程陳廣文無軒焯取全卷錄於寓賞三編、二母洵不朽矣。聞章實齋十一月卒。余交實齋三十二年、蹤跡闊疏。甲寅歸自湖北、就館近省、往來吾邑、必過余敍談。見余譔述、輒作序言、書後以贈。去春病瞽、猶事論著、倩寫官錄草。今夏屬誌歸廬、實齋易名豫室中有數字未安、郵筒往反、商榷再三、稾甫定而疾作、遂成絕筆。昔二雲言、實齋古文根深實茂、

垂自愛惜，從無徇人牽率之作。文稾盈篋，數月前屬轂勝編次，異日當有傳人也。俗以七十二歲爲八九厄年，今年食雖屢減，無他病患，除日雜賦八九令宵盡六首。

八九今宵盡，平安又一年。紀時歌白雪，愛煖就黃緜。北戶猶餘墐，南枝漸放妍。滿腔生意足，吾自樂吾天。

八九今宵盡，端居四序周。避人新論議，過我舊朋儔。弱息獻藍責，頹齡願易酬。愴懷長夜客，私幸得天優。

八九今宵盡，吾衰分所當。冰霜貞古柏，雨露潤枯桑。豬賴家貧積，名依司飭彰。少年回首處，竿木幾逢場。

八九今宵盡，安知異日名。黃婆甘小食，少女妬徐行。敝帚千金享，爲山一簣成。荷新欣有託，何事問雲英。

八九今宵盡，冬寒已解嚴。晴光融蠟燭，暖氣入璚簾。疏嬾從人笑，頹唐顧影嫌。看雲依檻坐，天許老夫潛。

八九今宵盡，來朝頌履端。春風遙送喜，玉路慶彈冠。綠野籌車祝，紅旗旦暮看。祥光騰宙合，聽賦碩人寬。

七年壬戌七十三歲。元日、風景晴和、拜像後、諸孫瑱瑊誦書掩袠輒相娛戲。命扶杖徐行廊下、欣然舉筆、得五律六首。人生行樂耳、況是病餘身。又值新春節、欣逢首祚辰。一番寒徹骨、七度歲更新。假面觀兒戲、爭袍逐喜神。七年頭鬢起、今見日初紅。春近神先王、時和氣自融。雲行青開紫、風過北兼東。第一昇平瑞、天家紀歲豐。古來稀七十、今日幸加三。榮衛猶差健、披吟尚自堪。報章從口授、記事及街談。欲識逃禪趣、遊人試說參。兒輩分曹去、東西興刺行。事循新歲例、人記老夫名。好與題門籍、安能謝世情。最憐筋力廢、相鳥媿嚶鳴。恕作窺園想、支藜度曲廊。腳懸三寸短、陰惜一分長。待補籬邊菊、看栽牆下桑。養生嬴妙訣、新倍棗駝方。問說今年好、余懷亦庶幾。春風吹面輭、生客款門稀。家兆添丁喜、人期入日歸。更無塵夢擾、久息漢陰機。二月二十日、本證成、自此不復讀史矣。三月初八日、繼培首塗

之京師。五月、得繼坊書、會試薦而不售。吾邑館選二人、何君春躔丙戌、一瞿君艮士昂大興。繼七月十五日丙夜、繼壕舉長子。亥子二時未能即定詩以志之。瑜伽課畢漏遲遲、弧矢懸門慰所期。喚婢推窗親看月、團圞金鏡正中時。咳名望兒、蓀繼壕婚已九年、甚望其得男也、入塾當名世鈴。九月朔、繼培歸、齋到葆鍹師手書二函、一四月十三日書、書云、三月初五接年兄手書、雖字畫不能端整、而眞誠之悃溢於楮墨、感切感切。繼輔去歲春秋積雨爲數十年所未有、至尊宵旰焦勞、力謀拯濟、己飢己溺之懷昭然共見。以

此地方大概甯靜、惟刻下賊氛尚未全淨、不能不抱隱憂。歸休之說、本不忍言、而戀棧貽譏、亦所當慮。至於家居之後、藜藿不充、此自有命、非人意計所能及也。來書云、道義饋贐、無庸堅卻、此以告者過也。長孫年二十四、文義粗通、入泮或尚可望、刻下已就府試。七子年二十、去歲方學爲文、亦同應試、觀場而已。次孫年亦二十、文理尚早。其餘諸孫七人皆幼、曾孫兩人。年兄五男各有職業、可謂善於位置。來書云、得福未嘗不厚、勵兒子輩績學力行、以盡人事、可謂知命者矣。元史本證及三史同

名業已付梓、梓成得先覩為快。藥言、臆說等書嘉惠匪淺、阮中丞所贈雜錄序、言理切實、可傳也。愚去臘復患血痢兩月、仍服苦寒之劑而愈、然精力亦大減矣、近亦懶於作書。以後彼此祇可令人代書、不必強勉也。另單所言、具見濟世苦衷、得言之時、敢不竭此鄙忱。惟學淺謀迂、深懼効忠之無術耳。令郎又未得售、未可致怨衡文者、惟當返求諸已、轉瞬三年、不患不扶搖直上也。去歲令內人帶同子婦孫曾輩同家、意謂居鄉、日用可以少省、不意家鄉食物亦貴。所餘房價約有一二千金、希冀可

備藏

買薄田數十畝、以爲衣食之計。奈半年之內已用去少半、此非命而何。近日京城望雨頗殷、不雨而風、更損麥田。

天心仁愛、大水之後未必復繼以旱、然距麥收尚遠、米糧價昂、諸物皆貴、而錢價又貴、甚爲可慮也。風便草此佈復、順候近佳、不具。一七月望日書。書云端午前接手書、並三史同名錄、元史本證。年兒文學政事兼擅其長、可謂之讀書人。病榻夢痕錄勘辨寅事、尤足以證生平之判斷、可告無愧。令郎 朝考未取、固覺可惜、然以愚兄安知非福。從此向學、

年紀尚輕、鄉會試安知不聯翩而上耶。愚告休摺已於月之初三日具奏、仰蒙
聖恩過於優崇、益加慚悚。將來
恩允之後、愚亦不忍急作歸計也。前函已封、茲又略佈數行、病後不能縷及。五月間染患時疫、因急於求痊、服石膏十餘兩、致傷胃氣、近日漸覺復元矣。某又書。繼培謹述師告歸、欽奉
恩俞、晉階太子太傅、在家食俸、當俟來春啟行。又言、師子孫先歸者、應試二人均已游庠、爲之欣慰。初十日省歸廬、得五六七言絕句三首。蕭蕭萬木空、山腹堰烟翠。松柏

自蚴蟉生機秋不悶。峰繞嵐迴如畫、藏風止水、天眞。此來且作游客、他日方知主人。結廬細細自安耕、一鐙貽兒死便埋。謝笑。種桃癡道士、欲分生氣待歸影。十月、纔坊歸。十一月十二日、長孫世鐘娶同邑縣學生沈世泰女。是年春杪、食飲大減、秋分後始復舊、然不耐葷腥氣。抑抑不振、惟夜坐可至人定、視夏秋未瞑輒睡覺精神又可支持。吾郡諸暨閲有水災、餘皆豐稔。番銀每圓直錢六百五六十文。艇匪不到、雖閩盜蔡牽稍未靖、而洋路通行、閩粵貨賤。哆囉呢羽毛紗緞之類價減往年十之三四、絲帛亦然、而販者寥寥。僉云民力不充、余以爲未始非治不尙華之驗

也。春夏米價日昂、石直錢三千一二百文、至冬初稍減、新米尚須二千六七百文不等。作書寄呈葆涵師。十二月、繼壻子小同殤。十二日、以文挈其家孫來、好學可愛。以文性畏江行、北不渡揚子、東不渡錢塘。庚申以來念余、三顧皆於冬月。長余二歲、精力甚健、聚談竟日、意興甚適。然回念前二年光景大覺疲憊。夕不成寐、得七律四首、晨起口授繼壕繕稾請正。桑弧懸處甲辰離、蹭蹬年華竟到茲。畱我精神摧故紙、從人評騭欠新知。平生親友垂垂盡、過眼雲烟細細思。清寂閉門塵慮息、行當養氣似嬰兒。冬來憂樂總闌珊、桃李穠華至月看。景過更誰談冷暖、身親好自記支干。事從耳食書偏誤、境憶魂消賦亦難。願乞宋陳村干。

裏住、只知眷屬不知官。扶持賴得細君賢、白髮青藤老比肩。附影何能星替月、諧聲不啻管隨絃。與叔佐我長留客、買藥從渠更覓錢。絮絮燈前兒女約、爲祈春健雨輕便。不肖兼愚歲月增、又勞飽叔訪西陵。丹經莫問蓬萊客、苦海還同粥飯僧。於我何加皆長物、相看不厭是殘燈。明年應許重來顧、臘味春醪舊貫仍。十五日、晨興礎潤、以文慮風雨汲汲西渡。次日陰、又二日小雨、繼以微雪。聞盛林藁山諸處有郡丞、鹽運分司并武弁彈壓、將沿海一帶私竈改爲官收、新政也。除夕與家人守歲、口占五律六首。歲去何能守、宵中換故新。飛騰分一刻、倏惚入三春。餞臘杯盤共、團圞笑語親。餘年知更幾、獨采逝奔輪。遠聽譙樓鼓、鼕鼕報二更。分錢兒喚母、索果弟隨兄。於我偏多幸、加年或老更成。祇宜相煖熱、深閉夜寒生。敢說康甯欠、身閒樂未央。客來兒婉謝、羹進婦親嘗。老惬宜家願、貧

諳養病方。年年欣代嬉、拭跟慶春陽。鄰下人辭

茂、參差禮數多。吾衰言啞啞、孫催舞佬佬。鄉味羅

糕糉、神篋薦鵞鵞。吟成方、自笑、嬰婢已能歌。春

閏寒廳久、冬晴候轉溫。人皆祈雨雪、我自愛朝嗷。

爆竹封門早、趨庭繳課喧。先二母訓穰祖時蕣歲後命背誦舊書數業

謂之徹謙元褘光詩後乾門賀歲之閒謙。鄉謙誦生書誦像爲家樽然書旧誰藝

種笑看拜長恩。鰭神名髮恩除夕呼其名視乞不齒書蟲不壽見致虛韓饌

學道吾何有、全家意趣同。百千萬事過、三十六旬。

終。紀麗澀銜何書名傲長翁。

來朝期早沐、妍與坐春風。

八年癸亥七十四歲元日晨起得五古一首。昨與兒曹約夙興應

堅何。破曙呼披衣、大小已環侍。堂中雙炬輝、遺像

懸三世。一跪三叩頭、俯仰猶自遂。不敢禮衆神、懼

以弛而肆。比似去年衰、履闕愁跛躓。鹿鹿六袠餘、

歸來歲十二。一病俄八年、分爲天所棄。塊然轉無

他、得此非夢寐。筋力今既銷、豈復計趨避。言念韓

城師、傳命箴素位。靜養乏祕方、君子惟居易。嗟我

湖有生、久切希賢志。苦爲名利驅、躬恥行不逮。侯

命夫何如、聞道知及歲。斯哉幸息存、七十初開四。

小子聽且書、斯語請永事。凡十八韻、粘之座右。亭午晴和、命兒輩扶至誤美堂、遂登樓觀書、口占七律一首。不上居樓七載餘、重重推挽陟杭徐。病前一日猶依此、夢裏千竿儘憶渠。到眼雲山都昨夢、疑塵卷袠負閑居。彷徉合記元辰吉、可許年年得慰予。客來、言浙撫臘杪准咨、四川、陜西、湖北教匪剿平、欣然額慶。二十四日、杭友寄到南海馮方山城。前令壽化、引疾回籍。書、備述湖南舊友趙郡縣、林永明庚中作古。趙名秉文、籍山西。林名崑瑱、籍福建。二君余素相得、壬子分手、年甫强仕、丁巳見邸抄、並以辦苗匪事加同知銜。何圖數年之間、俱登鬼録、惜哉。同日、郡友又轉致甯遠李憲三書、敘邑中紳士存殁

甚詳。二書均辛酉春初緘託、遠郵之不易如此。晦日奇冷。二月朔大雪。十四日晝夜雪、平地積七八寸、惜不在春前也。鄉讀元史、嘗取明南北監本以校新刻本、頗有異同、撰元史正字、草稾未定。閏月、精神稍强、因排比先後、釐爲八卷。復令兒輩編寫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讀史掌錄十二卷、過眼雜錄四卷、皆平時隨手劄記者。舊輯歷科會元墨、至辛丑而止、命繼培採甲辰以後墨卷補之。後人苟能揣摩、庶不負余苦心也。二十日、葆渟師寄到手書二函、一新正十日書、書云、十月望閒接手書、以

愚蒙

恩子告、同深欣慶。并悉年兄近日動履稍健、且能啖飯
二盌、息心靜養、日與稚孫識字嬉笑。如此頤養、自
能日臻強健、甚慰甚慰。愚歸里之後、亦願如此、但
不知有此清福否。然一生頗知安命、或不致煩擾
方寸也。愚以老病難支、不得不仰乞
聖慈俯予退休、至
兪允之後、
恩賚駢蕃、寔非夢想所及、兒孫輩未知能仰酬萬一否。
歸期約在春中。四兒因京中首尾未清、不能告假

送歸、現已令七兒來京、一路服侍、不致寂寞。去夏因時疫傳染、頗以爲懼、過服石膏、致傷胃氣、數月以來、調理飲食、漸覺復元、似可無慮。年兒有孫八人、兒子輩俱能自謀生、得天不爲不優。來書云、不願看書、不願談天、且不願參聞外事、見地甚高、但所守此不變爲禱。愚歸家後、雖同輩無幾、而親舊紛至沓來、支持亦自不易。惟宜蕭然、能見諒於知交、而親族無一相信者、爲可慨耳。臨行草草書懷、順候邇祺、不具。一新正望日書。書云、前札正在封函、新正十三日復接來書、情意殷殷、可勝感激。

所云孫曾環列，分甘問字，自有眞樂，不必午橋平泉、遺輿園林數語，可以明愚素志。然古人功成名立，受此自不爲過，若愚者受　國厚恩，纖毫罔效，得賦遂初，已爲過分。今雖餬口不給，自省亦似有足樂者。籌補虧空之説，各省辦理情形不同，大吏果能潔清，再加調劑，自有起色，不然究成虛誑，無益於事。年兄自九月來，飯藥復如往年，可喜之至。百凡應酬，俱付兒輩，精神自必健旺，惟善自調攝是囑。某又筆。計此時吾師當税駕韓城矣。往繼坊述師言，退食餘暇，刀札酬應多倩記室，唯尊甫書

字字性眞非他人所能代爲、手自裁覆、尚覺言不盡意。余每愧是言、念不去懷。自此秦越遙睽、余更病不能書、蘊結何能自已。謹彙集弢池、朝夕展誦、且使子孫知余之所以不見棄於吾師者、以實不以文。書多格言、永爲家範、子孫能世世守之、受教當無涯涘也。三月、（繼坊）客閩。八月初四日、何孝廉葭汀卒。先是秀水沈吉士鼎甫（維鐈）至、知吾友帶湖正月作古。越數日、聞桐鄉李大令立三（廷輝）六月卒於官。大令二月書來、以百韻雙節詩見贈、並述平湖徐同年春田（志鼎）辛酉物故。書未及盒、忽

來囚耗、孝廉又遭此變、不勝傷悼。讀帶湖雙節賦注、知二林居集載書雙節贈言後。二林居者、彭進士紹升集名也。近年見贈言刻入本集者、又有朱學士筠笥河文鈔、朱相國珪知足齋詩集、吳槎客騫拜經樓詩鈔、未見者當更多矣。十四夜、雞鳴後、夢入廟、見衆神聚而檢書、一神授余一冊、曰、此君家書也。中多奇字。一神曰、君還家自識。欲請其故、聞樓梯有聲、遂覺、則婦方下樓入室、語余曰、培兒喜又得男。時月初墜、天未曙也、欣然成二十八字、呼培書之、以記其事。夢同猶憶夢中身、一冊親承似有因。時記庚寅辰丙子、他

年可稱讀書人。昣名文孫、入塾當名世錫。是日、培、墫同周壻赴歸廬丈界立石、益增置墓旁山三畝、通前爲八畝也。山主舊種桃樹、立時剗去。自相山、結壙及一切布置、皆墫稟命料理、周壻佐之。今方竣事。九月、纓坊長女歸同邑縣學生栞暉第四子洪域。歸安孫壻書來、院試附入郡庠。檢斂衣、補所未備。篋貯布汗衫、前婦病時製遺、曾作題衫詩、意在殉葬、詳見錄。今家人皆謂衫布色黯、不可附身、舊願不能酬矣。壬子、余治壽木。吾友轂勝言、既斂之次日、應剗平前和刻字、磨去面漆、再用盌灰以通幅夏布

將棺周圍紮裹、復用盌灰做平、然後加退光黑漆、則永久堅固。記及錄誌他年兒輩可面請吾友訓也。鄉誤寢聯、屬湯剌史稻邨元芑書、書室聯乞梁侍講山舟先生同書書、皆鐫板懸之。十一月十七日子丑分、暴風烈雨雷作、時過長至七日、未知何祥。二十三月夜雨、至二十七日甫晴、河水長數尺、東鄉低田俱淹。是年九月、封邱衡家樓黃河暴決、修理功鉅、開衡工事例、較川楚、永定二例、捐銀俱減。吾郡秋成、尙稔、木棉花豐歉不等、塘北沙田二三年來收穫最豐、當亦地氣使然。署縣尊堅欲採

買倉穀、富戶遵四年

諭旨、紛紛上控、以在籍紳士不肯列名、嘖有煩言。或轉告余、余曰、官事非紳士可阻、越俎多事、實干例禁。聞者不以爲然。既而郡尊臨縣勸諭、頗費周章。讀書萬卷不讀律、東坡所慮遠矣。十二月生日、舊常作詩記事、今年吟思枯澀、不能成章、口占七絕二首。經旬春到尚遲遲、淑氣先浮座上巵。我與梅花如有約、年年此日見南枝。 喧傳疑鬼復疑神、老我閒閒局外身。誰分乾啼兼溼哭、耳邊消息總驚人。 燈下家人聚談許久、不能起立、左手足亦難運動、復爲風困。自入夏痰湧、氣急且促、語不連屬、今忽如是、當無輕減之望。

次日飯食大減、先大夫忌日不能與祭。病風後可以握筆、幸得成書數種。去夏以來、作貽穀燕談、記見聞近事、約四五卷。續越女表微一卷、共五十三人、皆奇窮極苦、或已久死、俱錄存之。繼擴選顧建漳州府長泰縣典史、十七日便道歸省。二十日、得鮑以文書、書曰、屢欲東渡、常被病牽、悵悵無已。五月閒於禾嘉遇秀水朱君閑雲廢貞、偶談及蔣虞氏事、渠乃親辦此案、稱烈婦張姓、夫爲陳經叔、非蔣虞氏也。旋至其家、招冊尚在、案情與錄相同、惟許天若作許五。詢朱君、則許五本名天若。前修

府志已載蔣虞氏事、後得張烈婦事、因姓氏殊異、遂致兩案重載。聞許五死後、令君曾給婦扁。頃朱君至烈婦舊閭、屋屢易主、扁字無存。老鄰龔姿引至烈婦姪女陳家、陳年老夫亡、言烈婦從審後、天若晝夜惡詈、且汗以不潔之名、致速婦死。迨天若問徒逃回、伊兄力拒不納、奔至杉青閘投河淹斃、縣因給扁。時婦遺子十歲、婦亡後夭死、子亦殤。今三棺暴露、朱君相商、欲為設法埋葬、并置些小祀產、以為久計。大兄似可量力酌助、并勒碑立石、藉暝烈婦之目、亦仁者之用心也。先此奉布、餘俟明

春面斃、不盡。當允捐銀四兩、作札先畬。獄名許五、而冥控直稱天若、益信前夢非幻。蔣虞氏三字不知何以舛錯、得毋時勘冥事誤記他案姓氏耶。越今九年、幸得朱君訂正、故詳記之。病體戰慄、數人扶掖始得著衣舉步。樹棠謂俟近立春、非重用蔘桂不可、乃購蔘四錢、連服四日、未能速效、惟胃氣復原而已。二十四日立春、微雨甚寒、口占四句。冬暖春寒氣自然、手風難寫彩雲箋。歸休早辦長閒地、又見辛盤待送年。月小、歲除日入兩、席上口授 壕兒 代繕七律四首。晚風吹雨夜瀟瀟、重循深圍與自饒。三十九旬斷六日、閒餘成歲守今宵。身難自主幾知老、氣不能舒可那更調。卻憶康齋平步候、澗

天福地境非遙。紅蜀境殘欲換年，團圞子姓擁長筵。吟來帖祀些兒役，詁到春初識婦賢。同輩幾人能健在、四時佳節自歡然。從今擬守中醫訣、漸幾遠刀圭合近仙。十載前偕百不須、今勞兒掖更孫扶。久請解藥何嫌病、纔到憂貧已負餉。悔巖招遙占騶使、春光輝映兒曉待。誦詩欲廢芭系句、傳集偏憐反哺烏。兒歸日下省吾勞、家計王程費擒量。入口米薪遲桂玉、重關山水待車航。升眞聞說須官獄、聯纘時題翻作善應知得降群。慎莫毀勸來歲約、誰營升斗寄高堂。

九年甲子、七十五歲。元日子時、大風、至辰時方止。晏起不能行禮、得七絕八首、命孫　世鐘　書之。麗景今年今日初、須人持護起徐徐。自憐凭几猶能坐、好看從前未見書。如此良辰如此風、占年欲拚去來蹤。紛紛童稚窗前報、四面看雲面面峰。欄前便仗筍輿乘、新製雙輪推挽勝。合倩丹青畫畫棄、徐行庭戶小窗憑。醫緣漸淺病緣深、病奈醫何屢不斟。膚理全疎風易入、最難調護是而今。形骸如贅自嫌

身、賴得閩中氣味親。攬鏡相看同一笑、白頭人慰白頭人。　數莖青禁半日看、朦朧掩卷更傷攤。風淫十載應成廢、構熟心經背誦難。打鼓吹簫奈若何、庭前語笑雜謳歌。幾回欲向家人問、先慮聲喑字易訛。　三徑苔封度歲朝、微吟新句理詩瓢。卌年愛客心猶在、隔院人如閬苑遙。　十二日夕、雨至十七日早方霽、薄暮復雨。十八日後、連日雷電、時有大風雨、驚蟄在二十五日、候尚早也。二十四日雨止、東鄉低田春花已不免受傷矣。錢塘江行四五年來皆安穩。二月十二日、上午微雨、忽長暗潮、俗稱鬼潮。風陡作、覆一舟、又有被波浪掀簸墜水者、相傳淹斃八十餘人云。三月初八日、繼墉赴長泰任、民稱典史、亦曰父母。當愛民、或乃虐民、

餘慶餘殃在端之自爲矣。先大夫居是官、廉平仁厚、能造福以遺後嗣。余閱事五十餘年、所見牧令及幕客善不善、報應無纖毫爽者、每錄於燕談、以示來許。嘗曰、人得服官、即命可自造。諺曰自作孽。詩曰自求多福。愛百姓乃眞愛子孫、念子孫當兼念百姓。長記此語、當不敢動輒造孽。舊誤生輓三聯、乞陶大令南園延琰書素箋、誌以歲月、語意切實、他日兒輩可以長懸堂寢。命外孫陳掄元陳述母節、呈學牒詳請旌。余病後數年、荷二三知好轉乞聲雅寄賜雙節詩文、分類彙編、通得十卷、

又書札四卷、爲贈言三集、倩友繕正、交兒輩收貯。續得者隨時補錄、俟余沒齒付梓。六月、復細細校正、并校贈言初續二集。應改字樣、神渙心搖、竟不能執筆、從此眞廢矣。年來胃大薄弱、食不知味、然見物輒思入口。憶年十一時、父奉吾大母、每得物少許、必先進。吾母微嫌不敬、吾父曰、必多而始進、其不進者多矣。常默識之。今培、壕頗知此意、余甚樂之。九月十三日揭曉、三更得報、繼培中式第五名舉人。杭上哦得七絶二首。杭畔喧喧聞報聲、欣傳榜上有兒名。也知鄉薦尋常事、喜我尸居尚幸生。五雲多處望三台、九萬鵬程風正

催。記得未生慈母夢，白衣媼語好滋培。龔婦病，常服六味散。乙未正
月八日子夜，吾　母夢白衣老婦坐牀沿，曰汝婦
孕男，亟當止藥，好好培養。蓋時孕已三月矣。余今
春病甚，日惟培、壎左右侍奉，無暇肄業，竟得忝此，
眞天幸也。十五日，赴鹿鳴宴，座師房師問培家世，
知　二母節孝，津津歎美。予家賴　二母之德之
教，以傳　吾父之仁心遺澤，俾余肇始科名。今坊、
培聯翩繼起，後之人知紹聞有自，心必正，行必謹，
學必勤，不敢以非道非義之事遏佚前光，則　二
母之流澤長遠矣。繼坊丙午得售，余同年許春巖

祖京　子　宗彥　沆念謳　丙子　培元　中順天榜。今繼培
幸中、同年謝龍山　嘉玉　子　照　同榜、劉頴思以垂子
九華　中順天榜俱可喜也。十一月十八日、繼坊自
閩歸、言漳泉至今不知法紀、守令之治多在常刑
之外、能者以此見長、殊駭聽聞。竊意民何至此、恐
教之不先、咎當在吏。是歲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
十七日、陰雨連綿、十八日後亦晴雨相間。三江閘
大開、僅所宣洩、東鄉田皆更種、石米直錢四千二
三百文。幸六七八三月晴和、禾皆茂盛、收成尚七
八分、木棉亦大熟、民氣稍紓。十二月初十日、得繼

端信、知九月十一日得男、命繼坊寄字、咳名泰兒、塾名世銑。十四日生日、口占七絕二首。裒到今年色色真、隨時坐起總因人。藥能治病難扶老、事偶經心便耗神。精力何從更補填、斂匙月減夕稀眠。座中客語都嫌絮、夢裡兒啼總可憐。自培倖售、朋友多爲余慶、音書絡繹。湯敦甫書後、繫以示培詩、情甚懇摯。巍巍雙節重天宮、又庇孫枝擷桂叢。叔重儒宗經訓闡、孟堅家學史裁通。丹霄鳳翽鳴同日、碧海鯤乘破浪風。並駕公車兄及弟、半人應健八旬翁。余次韻一首、口授壕兒書舍。春光待人玉蟾宮、得路兒今忝桂叢。豈有文章稽古力、漫叨科第藥名通。先芬倘許承餘慶、後進端應拜下風。知否妄言猶及見、十年風漢禿頭翁。敦甫常代

徵雙節詩文、再次元韻奉謝。閶闔迢遥入帝宫、瑤花琪樹萬千叢。多君慧眼撥羅偏、俾我烏私婉轉通。母氏勤勞同苦行、仁人闡表扇清風。此身易朽心難朽、報德今惠欲朽翁。閱邸抄、見韓城師謝

恩奏。師八旬壽日、

皇上命巡撫親齎

恩賜一分至家、頒給一賜吾師、一賜師母、此從來未有之榮幸也。除夕詩二首、命鐘書之。爲問今年事、餘生造化仁。難忘暘雨換、不惜鬖與頻。意思兒能喻、勤勞婦自均。隨緣聊復爾、吾尚愛吾身。秋爲兒負忝、憐余病向安。知交紛慶賀、近遠惠詞翰。爲感殷勤意、從教反覆看。假年猶有望、未礙歲今闌。

十年乙丑、七十六歲。元日晴霽、得五律二首。今日爲元日、新年勝

去年。窺天橋戶外、謝客板扉前。脫口平安語、哦詩
吉利篇。雲容成五色、占歲且欣然。逢新歲屬咏、
鹿鹿抑何愚。句到老來滑、心從病後粗。豈能饒
興趣、無奈感乘除。聊以書時序、光陰半日徂。又
得五絕二首。昨歲諸孫病、年終復勘嶽。知今更令
節、闔宅慶平安。上計兄兼弟、當風
眠、共餐。熙熙天錫
福、老景笑相看。十八日、坂埣啟行、示以五律二
首。兄弟八公車、共心懸十載前。蹉跎吾久病、喜懼汝
同緣。人說椿萱茂、天教鷲鶩聯。泥金遙計日、會
許見雙全。去去無多慮、鐙明月尚圓。加餐身自
健、念遠意難專。隨路書頻寄、成名人便還。天心留
老眼、舊句七年前。
紀、彊耗纊鐄纊。成、二月十一日讀邸抄、知韓城師
於去臘至 闕謝
恩留京未歸、正月初十日以疾卒。師為 揮祖 生平第一
知己、永訣終天、哀痛不能自已、遂設師位於寢、招

同門士湯元芭、陶廷爽、王宗炎同哭祭焉。三月初二日、孫芝生殤、詩以哭之。諸孫叢裡汝翹然生小迎歡在意先。刻刻眼前今不見、無多來日待黃泉。問卜求神非總非、游天空闊任渠歸。七年一瞬曇花現、小影虛傳挂杖依。殤死長齋骨月恩、一堆寒土記吾孫。前姑今日應相倚、麥飯他年侍九原。粗識之無問獨歎、千餘難字遺能分。家人猶說從前事、兩字芝官不忍聞。泣不成聲淚欲乾、老妻勸慰亦汍瀾。愛孫不是都成癡、安得聰明似汝難。病風入帳負乾坤、望汝才賢報 國恩。如此收場醫我福、餘生如更幾時存。天生靈物合非常、草草如何赴北邙。不信無根年便短、前身應未是芝蘭。鏤甡。一冊輔雖名。玩好收羅總畀炎、千戈俎豆盡成嫌。為儕都是兒經手、過眼先教淚欲霑。百藥千方兩歲曾、誰能油涸再然燈。泣看元氣絲絲盡、聽我呼名尚一膺。容易提攜到七齡、算無欠汝一星星。如何丱角成童子、不許書聲與我聽。十首哀吟字字眞、兒應聽得點頭頻。不知寒曉今何似、波逝雲飛

迹已陳。蜑烏無復預元功、去住因緣問
化工。再世會逢羊叔子、重來合作顧非熊。初入日、
上王宜人家命、世鈺醉芝生詩曰、醉汝一卮酒、記
我七年心。酒盡
心無盡、銜哀始自今。埋汝三尺土、酬
我百年墳。歲歲清明節、紙錢幾陌分。十六日、得
徐古梅書畧云、去冬十二月、韓城師到京、某謁見
之頃、言及九令郎鄉薦、當與大令郎同來、師甚爲
欣喜。不意正月中遽爾溘逝、追維師誼、良用痛悼。
皇上賜卹優隆、
贈太子太師、謚文端、入祀賢良祠、
賚銀二千兩爲歸櫬之費、并勅沿途地方官妥洽料理、
哀榮極至云云。坊、培兩兒至京、已不及叩奠矣。書

中又言紀曉嵐師協辦兩旬、二月閉作古、賜謚文達。是日、適傳同年許春巖方伯亦於二月辭世。師友之痛、愴入肺腑。陽湖洪編修稚存亮吉過訪、出贈更生齋集、有跋輝祖所撰二母行狀一篇、情詞眞摯、至文也。編修初名禮吉、廿年前介二雲乞言、得七古長篇、前年臧序東又爲余乞得此文、重感良友之意。二雲嘗述編修行誼、心甚慕之、垂暮乃得一見、深自慰也。四月十二日丙夜得報、世鐘附入縣學、喜得七律一首。洗函聞喜四更前、記陟初洗六十年。徐鞠貢敢說命孫留有穀、何圖繩武遂稱賢。聯芳訝盼泥金帖、小試先揚上馬鞭。應是天憐貧老病、傳家許看

藝書田。十九日人定報知　繼培會試中式第四十七名、枕上成七律一首。先人庇蔭到孫枝、僥倖將歸及見茲。事本尋常成異數、想懸萬一竟無差。他年報國文章力、此日承家忽丐治基。最喜天資安樸厚、望渠長似讀書時。

有感於芝之生、悽然成二絶。去歲秋風翼俊鷹、盼見他日共飛騰。而今杏苑蔕萼色、泉路長睽見不覺。合眼長知近我身、每逢喜事更傳詩。何嘗溼底懸雙淚、祇覺心頭少一人。

五月十二日、繼培自京歸、言　繼培四月十四日覆試、二十五日知　培殿試第三甲第三十六名、

朝考取第十名、分部學習。得五律二首寄之。汝材差可篤、帝簡與天同。俾爾從容日、勉旃練達功。忠誠勤職業、孝節繼家風。責實談何易、榮名保始終。久病需余仕、徐徐待汝成。學惟優可仕、心以養能平。稽古應資治、通經莫近名。師門遺敎遠、趨

步霖、韓城。是科吾邑中式三人、一盛君鳴和、唐館選、培得主事、一葉君維城、樹勳、本姓錢、籍宛平。以知縣分發四川。欽賜學正一人、王君景園宗彬也。自三月初長雨、至五月霉後方晴。去冬市米石值三千文、入春漸貴、至夏至每石四千五六百文。官爲平糶於祗園寺設廠給票。二十九日、鄉民赴寺領票、擁斃婦女六十餘人。人情凶慘、官爲給費埋葬。其有受傷歸斃者尚數十人。嗣後每日領票、多有傷折皮骨、飢餓餘生、不能復辦藥物、常致殞命。同人公捐給貧爲醫藥埋葬之費。豈寔人劫數使然、抑辦理者

之未善也。六月十五日、得繼培書、分得吏部文選司、以余病、即乞假歸、七月初一日旋里。說部載關帝之籤莫靈於正陽門側之祠、然有祠之處、籤無不靈。坊培隨計日、余遣也鏞詣衙後關帝廟祈籤、籤曰、百千人面虎狼心、賴汝干戈用力深。得勝回時秋漸老、虎頭城裡喜相尋。培初字汝滋、汝用二字已示必售。培以立秋後半月同家、又與第三句相合、靈應如此。聞關帝籤語天下相同、惟吾郡至大寺獨異。往歲庚午、同一友祈籤、友籤神斥其隱事、甚爲駭愕。蓋是處有神、所謂相在爾室也。二十

曰、孫娛兒殤。娛與芝之生俱歧指、同生同死、老人造此、惋痛何言。得桐城胡徵君虔識學錄、內有書佐治藥言後一篇、議秀水陶惠先事。詳前錄。謂禮庶子成人無子者、無以兄弟子爲後之義。惠先不當後其叔、其長子非大宗不當立後、其所後之叔嘗祔於祖。援据禮文反覆申辨、其言甚正、然於當日情形殊未脗合。若惠先之後叔父、歷有年所、陶氏無議之者。今因其子爭繼、而輒奪其所繼、於理不順。況陶氏家貲巨萬、向未分析、叔不議繼、姻族必不允服。一經議繼、必須分家、分家則覬覦分肥之輩

從旁搆扇、勢不至破家不止。是以余佐孫師定議、斷主祔食之說、使爭繼者無所藉口、案遂完結。一時權宜調劑、不得不爾、而陶氏遂得保全無恙。且禮順人情、情之所不可禁、不能執禮以奪之也。世俗無子之人、苟稍可支持、未有不立嗣者。如胡君言、惠先之叔與其長子皆不合立後、揆之人情、亦屬不安。從來令之折獄、幕之議事、當以愛民省事爲主。遇富家事、尤苦棘手、讀書者拘文牽義、解事者避謗引嫌、觀望蕩延、滋爲民病。余前錄所記、凡引經決獄諸案、往往經旨、不必如是。每藉以厭服

人心慘淡經營、頗費神用、故通經之上宦無不委曲允從。同年章實齋書夢痕録後、據經疏證、謂余讀書通變、而不失其正、可爲經旨通其外義、貫通達治理之言。恐因刖君之論事有難行、聊復申明微意、非護前也。晝寢不寐、成書懷七律十首。今年更比去年慵、左右手如官印封、身似摧枯頻緩帶、誰能起從更扶筇。青鞋布襪徐都尉、掃地焚香執巽從。卻到祗園鐘鼓後、晚風遥聽隔鄰舂。　五男三婦一家歡、況有諸孫擁膝端。閑話有時談故事、同人無奈望長安。忽傳急雨娥江溢、又報洪流鼓

社漫。徐州發水、高寶湖隄坍、漫與河合流。夏令秋行秋復夏、眼前合作夢痕看。　西溝何由日再中、如斯逝者歎匆匆。年將八秩歸非遠、矢欲三遺氣不充。短髮搔來驚早禿、雙聰聽久愧全聾。即今厄比黃楊閏、知識俱銷悵病風。　世事回環總悵然、破巢完卵記丁年。生成最幸依荼櫱、少小何曾輟誦絃。代闕烏私良友力、得照彤管令聞傳。春暉寸草終難報、便到歸廬劇自憐。　曾笑何曾食萬錢、齒牙全脫斷腥羶。累人口腹平生孽、遠我庖廚近日緣。菜可朵頤堪惜福、藥能扶老望長年。卜居最愛湘湖好、贏得尊

香勝鱠鮮。　追痕記夢奈春何、痕短痕長夢裡過。愛客人偏愁客至、好談事轉怕談多。因依木石耽居僻、脫略衣冠任俗訶。敢説禮非爲我設、守身得了更無他。　半生縞紵夢中緣、覆雨翻雲頃刻遷。意不盡宣難口授、書當欲寄轉心懸。九原可作悲身後、四海論交負眼前。正是西風蕭瑟候、南柯一枕獨悽然。　檢點身心七十年、平陂倚伏總由天。鄰醯與或何周折、官紙鈔書亦鼻愆。幸少忮求名利淡、猶多期望子孫賢。茫茫舊事難追憶、習坎誰將撮土塡。　一番秋雨一番涼、十日淫霖鬱寸腸。

氣候難調多自誤，陰陽不定可誰商。海沙吉貝風全摧、隴畝嘉禾水漸傷。癡坐頹然無箇事、也隨鄰里祝民康。

三年閣筆語支離、坐府長歌寢似尸。賸欲殺青存舊業、更難塞白賦新詞。懸崖況味知心少、小住光陰轉眼移。過去未來都莫問、好憑現在辨醯雞。

命世鈺録存、以誌近狀。十月、繼坊次女歸山陰候選知府徐秉銛次子候選同知青照。是歲雨暘時若、秋收豐稔、惟石米值錢三千文未減。木棉中下、市價甚昂。十二月十二日、鮑君以文東渡喜陰雨連日、藉可信宿盤桓。予交以文四十年、

雙節詩文、刻碑鏤板、具費心力。爾來歲一訪予、今七十有八、精神愈健、談說舊事、亹亹可聽、於書籍尤殫見洽聞。嘗勸其錄記異同存佚、以資攷訂、以文每笑頷之、至今尚未屬筆。生日得七律一首、又是生朝歲欲移、今年筋力更難支。啟予手足知何日、凜我冰淵及此時。病類庾旍痕記夢、筵開湯餅例添詩。渡江鮑叔多情甚、春酒從兒頌介眉。命世鈺錄存。十七日、以文病頭暈急、西渡、余用自危也。自憶平生秉性戇直、不能謹言、雖幸親知曲諒、未干大戾、而事後之悔、紛不可追、惟敬鬼神三字服膺勿失。憶幕遊時、每到館次、日齋誡、詣城隍廟訴不得不幕之故、默誓神

前、念稍苟且、神奪其魄。是以兢兢自凜、凡不可入廟之事、俱不敢為。後吏甯遠亦然、水旱祈禱、無不立應、疑獄二事、詳前錄。 靈祐昭然。此余治心之實學也。自讀姚端恪公嘗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之句、偶生怨尤、立時悔悟。佐幕時、自誤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一聯、書以自警、尤舉念可質鬼神。病廢十一年、猶得微天之幸、及見子孫輩讀書成立、未必不由於此、吾子孫善承之而已。二三月來、瘀多氣喘、精神愈憊、不願開口、不願見人、並不願聞家事。命繼坊重繕 曾祖以來

祭規、俟吾夫婦百年後、城居二三房輪値。庸、斉二房鄉居不便、酌付祭產數畝、令其自祭。因念余身後百事預備、口定終制、撒手即可治斂。附身附棺、誠敬如禮、斷斷不可用僧道鼓樂樹燈等項。余四世單傳、房族無應服之人、距鄉路遠、不須分帛、自至親密友以外、不必徧訃。七日原可發引、或有月日避忌、亦當選擇、但不可久遠停住中堂、致使魂魄不安。吾墓遠在山陰、會葬以勞親友、宜敬辭之、萬不可已者、及門而止。俗例至親有祖道之祭、此最無謂、當以遺命辭受。吾生無益於世、然守先人之

訓以節儉自持、兒輩治喪宜體此意。惟饋奠依禮用牲、此外素膳最宜、不必行酒。無得豐侈肴饌、烹宰暴殄、陷吾於不節不儉。可以此語揭於靈前、親友食於有喪之側、諒不以口腹責人也。喪事稱家、切不可負債飾觀、貽吾後累。吾平生不敢累人、又何忍死累子孫。余一生謹慎、不敢造孽、未必仗二氏解脫、即有罪惡、亦非二氏之徒所能懺悔、七七毋令僧道治懺醮。余治命如此、萬勿茲違。當邀敦睦至家商酌、渠比原稾畧有刪定。吾素志已畢、更無一字可商、違即不孝、辱莫大焉。即欲從此輟錄、

兒輩請余神明未衰、可以從緩。余自維語言謇澀、萬一將來不能出聲、所關非細。且此時長嫡三房同居侍側、日後宦客分手、俱未可知、不及今明白定制、余心何安。嘗讀朱子跋呂伯恭日記云、觀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是錄亦頗具此意、顧手不能記、而託之於口、至於口難盡言、則其勢不得不止。爰成俟命詩四首。得過申秋六見霜、未來歲月可誰量。起居是處須扶掖、眠食猶來自主張。去早去遲心總慊、名

存名沒事何常。惟餘一念增悽惋、師友彫零孫兩殤。

縈迴疇昔悶難堪、閱歷因緣仔細探。可奈物情爭絢爛、幾曾家食恣肥甘。生涯到此身餘幾、世務關心事尚諳。邸報傳鈔頻額手、綸言崇樸聖心覃。

結習深深老蠹魚、精勤聊借補荒疎。銷磨歲月經兼史、檢點篇章卷更舒。潤飾尚期師一字、工夫何忍負三餘。十年前與家人約、首欲回時先廢書。

蘭室親營十一年、口裁終制意欣然。不豐不儉行吾素、全受全歸去自便。嫁娶早完兒女累、詩書儘畀子孫傳。巡檐索其梅花語、便許

句留秖信天。情事如此，更復何言。倘天假餘年，此身幸免大戾，兒輩隨時補錄，不補亦可。二十七日，命世鍾錄記。越一日小盡，除夕夜，雪至天明，霽寒，爲丙寅元旦。時嘉慶十一年，余年七十有七矣。歸廬主人自識。

先府君自錄行事止此，時爲嘉慶丙寅正月朔旦。至丁卯三月，府君棄養，中閒十有三月，不復命筆。不孝焦坊等當　府君精神稍勝時閒請續記，　府君笑而不答，坊等不敢瀆也。惟念　府君生平以守身爲事親第一義，嘗自言，一

日不敢手足則守身之事一日未了是以此十有三月中、雖體氣衰減至於綿惙、未嘗片刻縱逸。不孝等若不補綴紀錄、無以徵　府君修身俟命、全歸所受之終事、謹按錄中體例續書、仍退一格、以示區別云。

十一年丙寅七十七歲。正月、刻誤美堂神堂柱聯、一　府君丁巳自製語也。歸安孫氏妹病、命繼培往視、以其女配繼培子世錫。四月、繼坊客蘇州。五月、妹壻於虎文文熊入縣學。時距一已六十年、戚友欲請重修謁廟禮、一　府君以錮

疾不能備禮謝之作詩以誌。咫尺宮牆萬里如、支離病耐十年餘。忘援已判同逼臭、遠與犧牧作臺魚。文字感深知己往、友冠禮笑半人蹤。不堪重賦攀芹句、欲踵錢盧願復虛。錢籜石宮詹、盧抱經學士賜詩紀事。六月、重纂越女表微錄。往歲癸亥作續錄、復有以事狀聞者、故再編次入錄者共六十有二人。 府君自前丙寅後、每歲皆有詩稾、或數歲一編。詩前錄。 歸田十餘年、草稾叢雜、夏日、刪定詩六卷、文二卷。因曰、吾自是不復以文字應酬。然七月間、又爲表兄徐蘭臺誤尊甫頤亭先生墓誌、題仁和孫侍御頤谷志祖深柳勘書圖遺照、因未嘗廢筆墨也。九月二十

三日、鮑綠飲先生來、知學治臆說、善俗書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四集。是夕疾作、日轉劇。府君自慮不起、寄書召繼坊歸、越十餘日、神氣復安。爲繼培子世鈺聘同邑國學生蔡一峰孫次女。十二月、孫氏妹卒。除夕、繼坊婦來氏卒。

十二年丁卯、七十八歲。正月初四日、陝西韓城王武部新齋堉時過訪、文端公第四子也。時夜漏下十餘刻、府君聞之、忽披衣起、延入、握手甚歡。武部出文端公行述、墓誌、府君讀終篇、因述平昔知遇之感、哀不自勝、武部亦爲之泣下。語

良久方寢。次日、武部入辭　府君、款談移時、猶戀戀不忍別也。二十日、稽坊客蘇州。二月、倩畫師王景昭寫眞、復作小照、繪世錫於旁、命曰授經圖。口授記數行、屬繼培識之卷尾。爲繼壕聘山陰國學生婁東書先生大甯第三女爲繼室。謂繼壕曰、吾久病、早晚不可知、設有不測、孫輩幼、不可使無母。既聘、當即娶、吾亦庶無心事。因手取時憲書選吉日、曰三月二十四日最佳、勿更緩也。嗚呼、孰知壕婦于歸之日、即　府君棄養之辰、豈　府君自知去期、而不忍離孫弱息

侍傍數年、以㐬繼堪護視之勞耶。嗚呼哀哉。
府君去冬病愈、胃氣頗強、飲啖勝於常。輔以藥
餌、面貌豐悅、背上肉益隆起、僉謂期頤之徵。正
月下旬、食量驟減、見藥物輒揮去、意忽忽常若
不樂、家人以爲憂、然未嘗淹臥牀第。晨興二人
輿至堂中、檢新購書、一一繙閱、時復讎校、贈言
三集、命世鏤、世鉏檢字典、點定訛字。倦則輿入
內寢、睡片時起、復手書、薄暮猶不忍釋、日以爲
常。府君生平畧無嗜好、惟癖耽經籍、嚮暮遊
時、繼坊嘗侍左右、見府君治官書、每日二三

時便了、暇即瀏覽書史。同幕諸君或以飲酒博奕相娛樂、府君終不一過、諸君亦無敢以俗事慁府君。及宦湖南、讀史日以卷計、有事不滿數必益燭補之。歸里後鍵戶養痾、課繼坊等讀書、亦自讀往往至夜分不止。吾母苦諫、府君笑應之曰、吾依書爲命、子但見吾廢書、嘗爲料理後事。易簀前三日、猶坐堂中看書數數摺角、若將覆閱者。日下舂、神氣微倦、忽命整理入廚。隨取賸言二集稾本授繼培曰、此吾未了事也、好藏之。命家人燂湯洗足畢、就寢、自是遂

不起。嗚呼、　府君至是眞廢書矣。次日、疾有加、繼坊自蘇州歸、　府君坐牀、絮絮問客中事、問已復卧。又次日、家人晨起問安、　府君語坊等曰、吾昨夢吾　父、吾　母、汝前母環坐榻前、執手相慰勞、吾殆將不起矣。吾少孤、恃　兩母苦節、長教成人。常恐此身失檢、玷及　先人、佐幕當官、兢兢以保身爲念。幸遇
覃恩封贈二世。奉身求退、以後節鎮、幣聘、稱疾固辭。中風十餘年、得老死牖下、完身體髮膚以見　先人、吾幸多矣。今即死、吾復何憾。又曰、堂尊於寢、

吾死後、歲朝當奉　先像於堂、饌品如吾在時、不可簡慢。祀吾内寢、肴饌毋視　先人吾不可與　先人並也。既復泛言家事、又屬坊等曰：吾無遺訓、庸訓一編、吾遺訓也。汝輩時時展玩、能自愛如吾愛身、吾　先人當可護之。醫來診視、云脈如常、幸勿他慮。坊等竊喜、益進湯桂、庶幾有起色。二十四日清晨、繼埭婦妻氏至、謁見府君。府君側身面外、色和婉、語答如平日。辰巳間、脈忽透出手背、坊等倉皇無策、急進湯。府君勉啜、復棄去。親友來問疾者、撫枕以好言

慰謝。日亭午、遽命易衣。坊等以氣息微弱、不可動、固請少緩、府君意甚不悅、語益急。乃令家人環侍、次第易內外衣、整冠履。府君以手自理其鬚、粲然微笑、秀色溢於目、若生平極得意時。逾數刻、日交未、目瞑、遂逝。嗚呼慟哉。府君志在守身、躬翊抑畏、數十年如一日。啟手啟足、得遂初願、固宜含笑而逝也。然詎知不孝等不肖、不克自樹立、以承先訓、以遺府君憂者、知復何窮、而府君遽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哀哉慟哉。不孝繼坊、繼墉、繼塽、繼塏、繼壕泣血謹

識。

夢痕録餘終

韓理堂先生年譜

丁錫田 編撰
劉琳 校點
郭齊 一審
周斌 二審

民國十七年石印本

《韓理堂先生年譜》一卷，丁錫田編撰。民國十七年濰縣丁氏石印本《十笏園叢刊》。

韓夢周（一七二九—一七九八），字公復，號理堂，山東濰縣（今山東濰坊）人。乾隆二十二年成進士，讀書授徒於程符山。三十一年，授安徽來安知縣，清廉有政績。爲宰五年，以蝗入邑境罷官。家貧，仍以授徒講學爲業。嘉慶三年卒，年七十。夢周講求濂洛關閩之學，著有《日記》、《文集》、《詩集》、《制義》、《養蠶成法》、《陰符經解》、《近思錄注解》等書。《清史稿·儒林傳·劉源淥傳》有附傳。

此譜編者丁錫田，清末民國間山東濰縣人，治史學，著有《稼民雜著三種》。據編者後記稱：光緒之末，錫田與劉廷楝草創韓理堂年譜。後劉卒，丁八九易稿，民國十一年始成，十七年又重訂付印。此譜所敘，自雍正七年譜主生，直至身後之民國十七年。譜主生平事蹟散見群書，編者鉤索詳考，比次爲譜，用力甚勤，有益於學術。卷末附錄行述、《來安縣志》本傳、公呈、祭文等有關資料，亦可補年譜之闕。

韓理堂先生年譜序

人之能傳人者、德之最大者也。一邑之文獻、非有人傳之、則雖足以傳者久之亦泯乎息矣。莫為之前、述者弗承、莫為之後、作者弗繼。有繼有承、千古昭明、所以繼往開來、而學者之脉得以不絕也。一邑之內、有富貴者百、未必傳人有一。富者饒其資、傳者精其學、資不能傳而學能傳也。學者心無富貴、惟知有學、嗜之甚於珍羞、失之若茫無依據。故真者貧者忘飢、富者忘有、自成其學、樂於傳人之學。然有此樂者、千百學人不獲一焉。余與丁生錫田遊數年於茲矣、信其好學不倦、有非近學所能企者。錫田為富室子弟、韜晦事親、不涉外事。每數百里郵寄余①文以取質。其文傳記之體為多、所傳大抵補史書之漏缺、與志乘之所不詳、散見於他集、摘其矛盾而折中焉、其紀述亦多為前人所略誤者。其紀遊與考古蹟、皆以足迹實歷、訪之鄉老、稽之記載、為詳悉辨别而成文者。其真能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作空談之學、吾未見今之學

者有能若是者也。今春又寄所撰韓理堂先生年譜一冊、以就正於余。余閱此冊、臚先生之事、自始至終、無不詳備。先生名德、理學、事迹、文章、無不爲後學法式、然而能讀其文、想其人、學其學者、今已微矣。錫田於漸危之際、詳考先生之生平、以惺學者之耳目、則雖代遠年湮、莫知先生者可以因略而求詳、其不知先生者亦因此而見先正之矩矱。不惟韓氏之幸、亦濰邑志之幸、與吾山左人文之幸、世家學者之幸也、則此功豈淺鮮哉。吾所謂功之最大者、豈虛語哉。錫田洵可謂好學也已、余是以喜而序之。高密傅丙鑑識。

韓理堂先生年譜

邑後學丁錫田編

清世宗雍正七年己酉、七月初五日辰時、先生生於濰縣東關里第。先生姓韓氏、諱夢周、字公穎、號理堂。先世有韓成德者、明洪武間自雲南烏撒衛遷濰來居。代有學者、爲縣望族、里人稱爲東關韓家。父承栻、字元美、號稼主、主簿、著詩書、康文選。曾祖諱有經、諸生。祖諱崇、諸生、著有肇桂餘吉。母張孺人、爲明兪部御史陝西巡撫孫公翁忠曾孫女。生子四、長懋、次學主、次夢熊、夢齊、夢錫、先生其季即先生。女一、適同邑郭汪久。

八年庚戌、二歲。

九年辛亥、三歲。父主簿公卒、叔父吏目承烈公卒。先大父病、乳母抱先生出江次側、見長兄撫久

按庚、兩父中宜不純、然諸以爲允然無、號茂儀下讀之、文至今抱去。

十年壬子、四歲。病痘。母張孺人有疾。孺人疾、先生親於穴不離、母久沖、必然安否。

十一年癸丑、五歲。

十二年甲寅、六歲。遊玉清宮、聞鳥語、若有所述。

十三年乙卯、七歲。始就塾、受業於劉先生漸磐。先生受業師有七、曰劉先生漸磐、字興三、先生初就傳從之。曰李先生含柳、字先生欽五、號九臯、先生詩已人。爲大生、始重、後先生之三、皆爲安人。先生季年尺、引、問、之、

略可考、詳未詳。

高宗乾隆元年丙辰、八歲。

二年丁巳、九歲。

三年戊午、十歲、始學時文。

四年己未、十一歲。

五年庚申、十二歲、出應童子試。

六年辛酉、十三歲。

七年壬戌、十四歲。始學詩。先生學詩、始發歷下、太倉舊習、參粃漢魏、又好讀莊子、太史公書。補諸生。宗師爲江南吳江李將亭先生治運、題爲子與人歌。旋食餼。按先生食餼在十八歲以前、宗師爲雲南晉寧李鶴峯先生因培。特科歲試未詳、故附識於此。

八年癸亥、十五歲。延昌樂閻怡堂先生於家、與閻懷庭從之學。怡堂先生字銀庭[2]、諱偕中。懷庭先生諱循觀、爲怡堂先生弟、時年二十歲。

九年甲子、十六歲。

十年乙丑、十七歲。娶室。先生娶同邑丁公天根女、少先生一歲、雍正八年七月七日生。丁公字漢紀、號過十一世叔祖也。

伯兄長孺卒。長孺先生諱懋、卒年三十八歲。父歿時、諸弟皆幼、上事慈母、下撫弱弟。嘗以家貧、母子共日相對泣。至夕煮藜粥奉母、終不下咽而罷。傳諸弟以繼以學、皆不諳所處之艱難焉。

從邊先生掄元受業。

十一年丙寅、十八歲。鄭燮知濰縣事、夜行聞先生讀書聲、心許之、時給青薪。鄭字克柔、號板橋、江南揚州興化人。

十二年丁卯、十九歲。濰大饑。

十三年戊辰、二十歲。與叔兄夢錦從學滕建三先生於昌樂梨莊。是歲、方儀、先生母張孺人每典衣買官米以餉先生、且識其教。歸。滕先生諱綱、性至孝、隱居窮經、尤精四子義訓、學者宗之。時蒙泉先生亦從滕先生學。

子六兒生。弟子高守訓生。

十四年己巳、二十一歲。

十五年庚午、二十二歲。丁孺人病歿。孺人於三月九日生一子天藻、歿、年二十一。葬月經營於林子濟姓氏祖塋東偏。

遺六兒方三歲。

十六年辛未、二十三歲。按先生繼配王孺人、同邑王二莊太學生諱燦公女。先生答太學王公文云、在昔既定盟、予

始為塲、則是時娶在丁卯人未改之前矣、其誤固不待辯。先生後裔與富在庚午年、因未考核、致系之是年。六兒殤。

十七年壬申、二十四歲。以鄉試十五名舉於鄉、與同邑鮑來朋、文登陶易同榜。按是科正考官為江南涇縣胡浚九先生蛟齡、副考官為河南祥符徐宗周先生堂、同考官為順天大興朱維王先生垣。題為民之於仁也二句、文理密察一句、山徑之蹊間四句。知濰縣事鄭吳旌其門曰山斗重瞻。與法鏡野訂交。鏡野先生諱坤宏、膠州人、為黃山先生曾孫。鎮安郡劉川南、掖縣毛其人、昌樂閻懷庭與先生為山左四妙。

十八年癸酉、二十五歲。授徒南鄉。

十九年甲戌、二十六歲。法鏡野來訪。

二十年乙亥、二十七歲。授徒昌樂尧溝。從學者為郭士銓等。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八歲。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九歲。會試以二甲五十四名賜進士出身、與江西鉛山蔣士銓、諸城李林、王棠緒、高密單芸同榜。按是科大總裁諸城劉文正公、副總裁滿洲鑲黃旗滋先生介福、江南仁和金孽齋先生德瑛、房考浙江海寧陳恭群先生衡杖。題為臧文仲其竊位者與、後乎上有道三句、一簞食一節。是科閻懷庭為乙未告、房考盧基為之指。是歲濰饑。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歲。正月二十三日、滕建三先生卒於家。先生與懷庭先生同視含飯、並以書付同人之歎。庭者、私謚曰安節先生。三月十八日、母張孺人七十二歲壽辰、徵詩文致祝。夏、與閔懷庭讀書程符山修貞觀中。同讀者共六八人、鄉人見泰上於閔南爲菜學舍以居之。先生書毋不敬、思無邪二語於壁右。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一歲。程符山學舍落成、號曰兩澗草堂。十月二十七日、子起穀生。按先生二子、長起杖、次起牧、均王孺人出。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二歲。五月一日、母張孺人卒。閔懷庭、李南澗爲作墓誌、法鏡野爲作墓表。李思問作、擇爲近今無兩、先生乃以閔作入石、書者爲諸城李西園。秋九月、葬棘子溝祖塋。冬、修葺。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三歲。春、王伯愚來學。伯愚爲懷庭弟子、承師命來質所業。訊許夫、寄序詩察焉。授徒東軒。按弟子共十二人、同邑則有曹璋、莊寶、譚有榮、劉靜觀、劉照、姜桐孔、田棨、劉有高健、孫爲山、趙立夫、生奇光、許炳煥、照溫從津、芝先生兄子起芳。法鏡野來訪。劉漸磐先生病殁。夏、讀書程符山中、高守訓來學。按高守訓先生字競甫、明高斎貢先生曾孫。時年十三、能通五經。世居程符山下、薛書舍行。冬、讀書外檻東夾室、會葬滕建三先生。

二十七年壬午、三十四歲。仲春、授徒程符山。（從學者徐淬、薛搢世、滕為山、趙正本、趙岁。新入學者有昌樂田魁中、安邱吳蔚、辛元桂、本邑姜正依。）

二十八年癸未、三十五歲。與王木舟納交、木舟旋病卒。（木舟，王先生中孚、諸城人。是歲春以王父棄世、自鄒歸、先生遂之閬懷庭家。秋八月、木舟病歿。）閬懷庭北仕京師。春、授徒昌樂黎莊閬懷庭之頻齋。（從學者薛搢世、田魁中、辛元桂、趙正本、唐鐸、吳蔚、趙岁。新入學者、壽光木招鶴、李廊珍、安邱辛廷璧。）秋七月十七日、三叔父卒。

二十九年甲申、三十六歲。授徒安邱西鄉陳管村。（從學者吳本、辛元桂、劉家昇、劉忠奇、吳蔚、趙岁。）秋九月二十六日、仲兄錫九先生卒。冬十二月、其次子、次女以疹天、妾李氏殉。（閬懷庭西湖草堂集有辨烈婦傳云、辨烈婦、夢齡側室。夢齡以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歿、既而烈婦所生一子一女亦相繼殤、烈婦遂殉、十二月十日也、年二十有五。飛臺山先生有書辨烈婦傳後一首。）

三十年乙酉、三十七歲。北上謁選。（趙懷庭先生約也。）與彭尺木納交於京師。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八歲。仲春、授安徽滁州來安縣知縣。歸里致祭父母墓曰、周今司牧來安、母平日誨周無欺君害民之言、不敢忘。痛哭

而去。季春之任、按同先生往者爲先生三兄某縣、弟子曾琛等七人。道出淮安、與任東潤納交。東潤先生諱埏、江南山陰人。孟夏、至來安受任視事。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九歲。春、過江謁上官於江寧、又赴安慶謁上官。道出梅心驛、驛山上有廟祀石嫗像、是日千人拜禱廟中。令舁像至崖前投諸淵、謂衆曰、此石耳、何神爲。衆皆散走。

三十三年戊子、四十歲。春、朱子祠落成、延吳縣汪大紳縉主建陽書院講席。每月朔望、復自會課諸生、手加批閱、定甲乙。課後爲講四子暨性理諸書、以示學先本原、而後節目、與居家教授無以異。所成就者甚多、徐侃尤著。侃字又陶。夏、來安旱、冒暑忍飢、躬親勘災、請賑文件絡繹於道。得請後、多方賑濟、闔境之民無菜色。和州荒民至境、老羸者悉令入恤孤院、優給糧衣。又買僕女十餘口撫養之、俟年豊各送歸其家。先是境內多山、山多橡樹、民不諳蠶事、爲刊養蠶成說、按戶散給、從募兗沂人教導之、由是蠶利興焉。六月、閔悅庭卒於家。九月中聞

訃、爲位於吉祥寺、祭而哭之。祭文云、嗚呼、世豈復有斯人乎、吾與從得與先生相見乎。先生之道術、先生之文章、命於天、成於學、無愧乎古人、余以病結於中、不能詳也。與先生相交之情、益不能詳也。余以貧任矣、尚何爲哉、向何爲哉。秋、謁

上官於江寧。是歲、次子起牧生、配閔豫庭先生次女。乳母劉媼病故。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一歲。署理滁州事。秋、尋回來安。謁上官、至安慶。未

幾復謁上官於江寧。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二歲。秋、同考南闈。布政使者以蝗入邑境、劾署令

波及先生、九月回署始知之。或勸自列、先生曰、背親言以行私、是不

孝也。貪官位以行賂、是不忠也。不孝不忠、吾何敢爲之。遂於十月罷

官。貧不能歸、居來安、邑人饋薪米者相屬於道。其任來安也、邑豪占

霸民田、反誣民以不法事、繫諸獄。先生廉知其冤、爲平反焉。朔望詣

城隍禮謁、見旁室塑有子女像、並衾幕等事、愀然曰、此有司過也。命

撤毀之。邑村有傍河居者、每被水災、躬爲詳勘、雇夫挑塘、歎無出、以

嫁衣二襲質金二百償直。又議開浦口黑水河直達大江、使圩田變

為沃壤。制軍高晉許為奏請，尋以事罷去，遂寢不行。甫泣東書院中即建朱子祠，以時率諸生習禮其間。又為立湯文正公祖墓碑，皆刊石記其事。其去來安也，士民祖餞者擁擠道左，百里不絕，並為建生祠焉。己丑江南王頌蔚曾題先生壽聖云，能言壽當事，公廉第一粒。自說明府到，始信有清官。至是來安人又撰錄公德政詩十二首勒諸石。未幾客遊淮安。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三歲。客淮安，旋依閻蔚庭於阜寧。是歲，與邵蔚成、楊緒軒訂交。娉郭氏卒。先是，張孺人歸先生，曰，汝好宗貴，異日善視之。蓋孺人段，先生與諸兄析業時，割田十餘畝為娉媵妝奩，至是卒。著陰符經解。王東從學。按，東字寅青，江南平宇人。先生集中稱王生小湾，王生即寅青，徐則來安徐人閑也。冬，北歸，行李蕭然，並所畜雞鶩籠統滿二鹿車。既歸，拜告於父母墓曰，周為宰五年，凡欺君害民事不敢為也，今潔身以歸矣。盡焚僕隸投狀，令散去。

三十七年壬辰，四十四歲。仍授徒程符山，登孫山，訪汪鏡野於海上，歷與商訂懷庭遺書。再客淮安，歲終歸里。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五歲。就淮安守陶易館。與戴震會於淮城。震，字東原，長歲，休寧人。刻理堂制義前後集。先生論文，吾刪類涇陽、濟注諸書。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六歲。歸，送閻懷庭喪。閻先生卒閱七年，工足乃葬。秋，復客淮安。

八月己亥，河決老壩口，灌淮安。先生時寓淮安城北老子宮，地勢卑下，受害最先，於是書籍盡沒於水。司前後手錄舟物役數十冊，多殘缺不全，而日記則自庚寅至癸巳皆不可得矣。十月，復客阜寧。任東淵亭。十二月，北歸。

四十年乙未，四十七歲。設教程符山，作學規。高守訓及其弟復來學，鄭先揚、繼然來學。閏十月，往黎莊會閻怡堂師葬。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八歲。二月，高宗東巡，有勸先生迎駕，藉圖聞復者，先生曰，讀書講學，自有至樂，何以官為。仍設教程符山。

四十二年丁酉，四十九歲。設教程符山。十月三日，冢婦閻氏病歿。閻氏為蔚庭先生次女，先生長子起猷妻。妻于歸之時朞月而病歿。生一子名方仲，子生而母亡，得年十八歲。四女環姐夭。得年四歲。

王東來學於程符山上。先生王生倚云，時予有季幼之喪，不當在山，生日度讀禮記不輟。

四十三年戊戌、五十歲。設教程符山。濰大饑。候聞蔚庭疾於阜寧。聚首三月北歸。五日而蔚庭訃至。

四十四年己亥、五十一歲。設教程符山。病足。曹宅安知濰縣事。爲築程符精舍、並使其子鳴琳從學。曹字深甫、河間人、初任莒樂知縣、即與先生訂交。羅臺山卒。臺山、江西瑞金人、名有高、年四十有六。

四十五年庚子、五十二歲。精舍落成。曹宅安改任益都。遊勞山。未至而還。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三歲。設教程符山。從兄絅章卒。絅章先生諱夢錄、先生季父史目公長子。客益都。與楊峒納交。峒字書巖、益都回族人。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四歲。授徒莒州于家莊。從學者于學訓、于學謐。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五歲。移居草廟莊新宅。草廟莊在濰縣東關南二里、先生宅西有園、村人號曰西園。授徒臨淄陳家營于氏鄰園。有太湖石銘一首、見臨淄志。從學者于文發、于文泛。

四十九年甲辰、五十六歲。知安邱縣事萬吳延修安邱志。任稼民卒。任先

生諱炔，字塈謨，椽氏其號也。江南山㵎人，其父即東翠先生。理堂制義續集刻成。吾都李廨，字容生，先生弟子也。時從學者衆，刻制義行世。先生弟子以予所知者，尚有江南何戒龍、泰和蕭獎、安定安來安、趙瀛、選周、景星、歷城于壁、毛曾江、孟郁、郭以和、齊津李文發、陽曾音、陶曾彥、陶泰與、陶泰高、陶紹闓、學夏、劉學遵、高潢、安學、劉潛、李迄、郭宋、徐景東、郭井、劉玉璘、徐堂、劉沫開、劉潢、元、嘉周。李詳里居者徐九林、劉斌、樓詩。

五十年乙巳，五十七歲。法鏡野卒。鏡野先生有海上廬學古編、春秋取義測。為文嚴於義法，劉次白先生稱其古文為山家第一。主講益都書院。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八歲。濰大饑。

五十二年丁未，五十九歲。表友人法鏡野墓。

五十三年戊申，六十歲。授徒諸城相州鎮。

五十四年己酉，六十一歲。

五十五年庚戌，六十二歲。

五十六年辛亥，六十三歲。

五十七年壬子，六十四歲。武進莊述祖知濰縣事。莊字葆琛。

五十八年癸丑、六十五歲。授徒平度古莊于氏。

五十九年甲寅、六十六歲。莊述祖延先生主濰陽書院講席、朝夕聚談、未嘗一字及訟事。

六十年乙卯、六十七歲。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六十八歲。授徒邑東黄茉樓莊譚氏。譚世綸字紫封。

二年丁巳、六十九歲。三月、如安邱、縣尊謝孫蘭復延修安邱志。屬稿將成、歸。自是課于家居、不復設帳。是秋遘疾、幾半載、始就痊可。

三年戊午、七十歲。夏、舊疾復作。六月初十日巳時、卒於箄廟莊里第。先生卒時、子起穀、起牧俱存。女三人同邑太學生李雲鵠、樂技貢附學夏、戶部員外郎閔學海其婿也。孫五人、方坤、方度、方穆、方晉、方貢。曾孫一人、士端。所著有日記八卷、詩集四卷、文集十卷、制義四卷、養蠶成法一卷、陰符經解一卷、行於世。學庸當講錄二卷、周易春秋隨筆注解各一卷、近思錄注解若干卷、論文雜著一卷、制義餘集一卷、課幼文一卷、藏於家。先生邃於理學、

其實用見諸一方。所著書皆發明經傳、有益學術治道之言。附國史儒林劉源淥傳、傳稱先生刻意濂洛關閩之學、洵實録也。

四年己未、三月、葬草廟莊東北祖塋之右西偏。膠州王幼藻克揆爲誌墓、弟子徐侃爲之傳。

十四年己巳、族子通儒編先生文集成、其師邑人時喁爲之序。

十八年癸酉、通儒以先生文集乞選序於樂陵賈聲槐。通儒字毅經、賈字艮山。

十九年甲戌、十二月、江西新城陳用光爲先生墓表。陳時官編修、爲先生友人魯仕驥門人、嘗寄賈文字於先生者。需時墓表未刻石。

宣宗道光四年甲申、邑後學編修陳官俊刻其詩文日記成。陳字偉堂、時之外曾伯祖、時先生喁之弟子也。

九年己丑、崇祀鄉賢祠。

十年庚寅、崇祀來安名宦祠。

德宗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邑人集貲刻先生墓表、立石墓道。同邑編修郭恩孚書。

三十三年丁未、錫田同劉君廷棟草創年譜未成。越七年劉歿。劉邑人字所之。

民國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田編年譜成。

十七年三月二十日重訂。

右韓理堂先生年譜一卷、光緒末錫田同新之劉君所草創者。十餘年來、八九易稿、歷就正於柯鳳蓀世丈、傅紹虞、陳鶴僑兩夫子、始得成帙。先生學宗程朱、傳列儒林、道德文章已早有定評。惟生平事蹟散見羣書、儻不亟事編纂、竊恐年代綿遠、有欲求先生入道之方、服官講學之勤者、杳不可得矣。昔張石州叙潛邱年譜有云、先生志傳、不可當吾世而失之。田於先生詎不同哉。顧宋元以來、爲儒先訂年譜者、莫不言行並舉、典範將來。先生之詩文日記、道光初已刊行矣、故第次其政教之大者著於篇、庶讀先生書者有所考證。至其餉我而成是譜者、先生之裔孫子明力尤足多云。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五日、丁錫田識。

附錄

先府君理堂公行述

府君姓韓氏、諱夢周、字公復、號理堂。其先居雲南之烏撒衛、明成化間遷于濰。太高祖諱臻。高祖諱有極。曾祖諱瑚、諸生、熟於史事、所著有聲贅餘言。祖諱承休、字元美、候選主簿。府君兄弟四人、大伯父諱慜、太學生。二伯父諱夢齡、諸生。三伯父諱夢帶、諸生。府君其季也。府君天資忠孝、學問淵粹、自受書以至為宰、儒術政績皆卓然、於世。甫三歲、祖父病劇、宛轉榻上、呻吟不已、伯父慜為按摩。乳母抱府君侍側、擲身號哭、欲下護之、祖父亟命姆抱去。孝思之發于孩提如此。祖父捐館舍、府君尚幼、太孺人張氏憐恤無不至、獨于讀書則督之極嚴。及長、聞滕建三先生為青州鉅儒、遣府君往師焉。朝夕淬厲、以承親志。其為學潛心宋儒之說、詳辨力行、間為文辭、期以明道而已。昌樂閻懷庭先生素治濂洛關閩學、府君與之友、遂訂兄弟交。或有勸以務為科舉、求微祿以養母

者府君曰、吾母命周從先生、以此不以彼、周不敢不體吾母意。且制義雖一藝、然吾之所以待舉于上者在是、故知命不惑之士必取衷于古人之學也。府君早失怙、諸伯父迪導之、而府君于諸伯父愛敬尤篤、一步趨奉命唯謹。姑母一人、太孺人嘗語府君以善視。府君兄弟析爨時、以田十餘畝奉給。鄉居歷艱辛、府君見之輒潛然欲涕、強笑以爲慰藉。府君十四歲入泮、二十四歲登賢書、見知鄭板橋先生、題其扁曰山斗重瞻。又五年丁丑成進士。滕州法迂齋先生稱安邱劉公川南、掖縣毛公其人、昌樂閻公懷庭、並府君爲山左四妙。歲授徒程符山、以祖母張太孺人疾歸、左右奉湯藥、晝夜不懈。庚辰歲丁母憂、呼號涕泣、盡哀盡禮、訖喪葬無缺毫髮。是後奉祀事、品物必精潔。服闋出任滁州來安縣知縣。將赴任、致祭于先大父母之墓曰、周今司牧來安、母平日誨周無欺君害民之言、不敢忘。及至、恭修文廟、立恤孤院。建陽書院、延汪大紳先生主講席、于每月朔望會課諸生、手加批閱、定甲乙。課後面講四子

書一篇、或說性理數章、以示學先本源而後節目、與居家教授無以異。來邑故多好豪、有巨室某依勢凌人、尤為民害、屢占某姓田產、反將地主捏詞具控、逮累繫③幾成冤獄。府君涖官時已拘數月、形色非人。府君知其冤、傳集衆證、立予訊釋、重治巨室以法。又有巨匪勇力過人、並有奇技、糾黨竊劫、莫能捕治。府君購線懸賞、厚養壯士、示以方畧、擣穴擒之。自是四境肅然、百姓安堵。府君每值公出、士民咸相慶于道曰、自今不罹暴累矣。素尤惡淫祀、時謁城隍廟、見旁室塑子女像、並衾幕溺器等物、府君慨然曰、此有司之過也。命毁之。赴皖省至梅心驛、山有數十人拜禱、俗謂興山。府君登其上、見廟有石老嫗像、令舁至崖前投諸澗、謂衆曰、此石耳、何神為。邑土瘠民貧、府君為區畫者甚周。有小村傍河、數被水災、曾鬻蟒衣二身、捐銀二百兩、為之挑塘、旱則使水可灌田、澇則使水可分洩。又議開浦口黑水河、邑南之水不由公埒口可直達江、將不受災而民利。其地里尺丈工程、俱載所著圖計④。會制臺高公為制

軍、舊爲上江監司、曾興司河議之、許爲奏請、罷官遂寢。境内多山、山中多蕨、雜樹、可養蠶。民素不諳蠶事、府君爲延至山東蠶師、敎以栽樹養蠶繅絲之法、纖細無不備、由是民皆知蠶利可得耕田之半矣。戊子大旱、較災九分、自五月至七月、前後凡十五稟。或嫌爲太數、府君曰、聖天子軫念民依、四方旱潦、命大吏即馳奏。今爲有司者不以上聞、何以仰副求寧奠之至意乎。是後果下嚴旨、鄰近十餘縣緣來安槪得報准。時土人多掘山石粉爲食、稟請撫卹、弗許、請借糧儲種、許之。因爲啟署曰、山石粉質本泥土、性帶金石。土人掘取、和麪充飢、暫雖可耐、久必成疾。嗟此鵠面鳩形之民、竟成餐沙煮石之輩。職身爲民牧、覩此情形、焉敢掩飾、不爲稟聞。自九月查飢口、至十月終始竣。十一月施賑、分爲極次貧、極貧賑米、次貧賑銀。舊例城内無賑、因勸捐得米千石、足城内三月之賑。于分賑之司、赴四鄉躬自綜核、徒隸之姦、毫無所私、一夫一婦皆沾實惠。以歲凶不逼糧銀、自捐養廉四百兩爲百姓填補。且和州大飢、

民多逃來邑、老弱者令進恤孤院、桉月支粮、冬月施棉衣。又買僕女十餘人養活之、時和年豐、令各歸其鄉。己丑、署理滁州知州事、秋同求書院中修朱子祠堂、立碑記曰、祠之立非以報朱子之功與德、為諸生說也。報功與德、有從祀之國典在、不敢以私舉。諸生誦朱子之書、皆學乎朱子者也。又立湯文正公祖墓碑、記曰、余少讀公書、慕其為人。今為邑宰于來、實公桑梓也。因訪其祖墓、伐石表于其阡、俾來之人士知賢而有德者莫不加敬、誠于孫以為法。庚寅七月、有飛蝗入來北境、府君率吏役捕之。月内蝗已盡、遂奉檄赴入省闈内簾。八月二十日、來又有蝗。時大憲過境巡查、有隙、旋以玩視民瘼題參。府君尚在闈、九月回署始知革職、並悉大憲有隙之由。府君曰、背親言以行私、是不孝也。貪官位以行賂、是不忠也。不孝不忠、吾何敢為之。遂北行。士民乃製萬名衣傘、德政歌十二章、又立石以紀政績。行時、餞送者遮擁道左、士子送別詩數百首。遂建生祠祀焉。昔閻潛庭先生在吏部、有詩云、不求為官到部

郎何須金帛滿筐箱。只期不失本來面、好見故人韓理堂。江南王順曾先生題齋壁云、能免尋常見、公廉第一難。自從明府到、始信有清官。府君之不枉其道、宜乎垂于時也。同籍先往墓所拜告于祖父祖母前、曰、周為宰五年、凡欺君害民事不敢為也、今潔身以歸矣。僕隸盡焚投狀、令散去。仍授徒程符山、自顏其齋曰程符精舍。值皇上東巡、友人勸供駕、可以復舊職。府君曰、讀書講學、自有至樂、何以官為。遂杜門不出。甲寅、縣尹莊公延主書院講席、朝夕聚談、未嘗一字及訟事。為人胸無城府、見善事每稱道不倦。遇人有過、輒面責示之自新、彼過後猶自忸怩、府君已冰釋矣。丁巳、以年高不欲設帳、時督不孝等讀書。然質皆椎魯、不能副府君之望、常抑鬱不快、惟挽賓客噱然談笑以博一時之歡。竊謂府君飲食甚健、步履康强、期頤當可望。孰意于是秋遘疾、延醫和藥幾半載、略見痊可。而戊午夏遂復犯、卧牀不起、竟棄不孝等而逝也耶。嗚呼痛哉。府君生于雍正年月日時、卒于嘉慶三年六月初十日巳時、

享年七十歲。元配丁孺人、繼配王孺人。子二、長起穀、太學生、次起牧。女三、長適李公雲鵬、太學生、次適閻公學夏、己酉科拔貢、三適閻公學海戊午科舉人。孫方坤、方淼、方穉、方晉、方貴。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二人。府君卒之明年、不孝等謹扶府君之柩葬于縣城南祖塋之右。嗚呼、府君平生行事無不可以告人、倘湮沒而不彰、則不孝等之罪愈大、用是和血濡毫、略陳梗概、就所記憶、亦十無二三。倘得大人君子俯賜觀覽、予之銘誄、以光泉壤、則不孝等世世感且不朽。棘人起穀、起牧謹述。

來安縣志韓理堂先生傳

韓夢周、字公復、號理堂、山東濰縣人。乾隆丁丑進士、三十一年任。未下車、訪衙蠹及無賴子、籍記姓名、遇事盡法懲治、獄訟爲之一清。在任五年、實惠及民、民愛樂之。乾隆三十三年旱饑、具狀報災、月餘間累十啟。得請後、悉心經理、竊黎咯無菜色。嘗周歷四鄉、謂邑境北繞羣山、南多圩田、勸民依山種蕺籬樹、並募沂兖工人教之蠶織。又議開浦口黑水河、俾邑南諸水直達大江、圩田不受雨潦災。其地里丈尺工程著有圖記。其敎士也、勉以嚮道、而切戒以妄婦求利達之行。政稍暇、引小民講鄉約、如家人父子語。凡及家庭孝友倫紀之故、感惻流涕、聽者亦多流涕。三十五年庚寅恩科、夢周入闈分校、允卸事付攝任者。忽淮南北諸郡蝗大起、分巡道某按勘至縣北境、問來安縣爲誰、或仍以夢周對、遂坐夢周罪、偕諸捕蝗不力者揭參。去官之日、士民送者雨泣、煢獨者號於野、香煙百里不絕也。夢周學宗濂洛、罷官後授徒淮揚間、晚居濰之

桂符山舊讀書處。遠近之士往從之，稱理堂先生。嘉慶三年終於家。著有易、春秋、大學、中庸注解、詩、古文、制義各若干卷行世。

請詳韓公崇祀名宦公呈

戴宗矩

稟爲懇鑒下忱、請祀名宦事。竊以竹帛書勳、盛代重旂常之績、桐鄉報祀、編氓興俎豆之思。維我原任來安已故知縣韓公夢周、本山左之名儒、作譙南之循吏。早登蕊榜、射策萬言、旋領花封、牽絲百里。卜小試於牛刀、瞻雙飛於鳧舄。當夫下車伊始、捧檄方來、懲吏胥之狡猾、察風俗之淳澆。雀鼠行偷、折罷片言之獄、鷄鶩祀逆、編成三篋之書。因長吏而折腰、陶淵明米羞五斗、爲災黎而請命、汲長孺粟發千鐘。橋建青陽、成畧彴者不違夏令、河開黑水、披圖記者猶號殷渠。春雨勸耕、藝遂則身除犢佩、宵燈課績、汜勝則手著蠶書。創釜湖之講舍、延鹿洞之經師。品題月旦、空北冀之千羣、文采風流、祝南豐之一瓣。朱晦翁羣儒圭臬、祀以專祠、井大春五經紛綸、裒爲一集。等身著述、壽棗梨而兼載口碑、有腳陽春、坐槐軼而胥平肺石。單父之治不下堂、陽城之政宜上考。乃三秋鬧鶴鹿之筵、方操玉尺、四野急捕蝗之役、時握銅符。灌邑神遊、敢驚

風雨、平原今去、不化魚蝦。尚分校乎賢書、竟同千夫吏議。於是解組歸田、清風滿袖、斷韓遮道、淚雨沾襟。當迮鮮挽駕之章、出郭底攀轅之餞。迄今六十年以後、猶人人知何武之名、即此五十里而還、欲歲歲獻韓陵之酒。乞俯順乎輿情、俾上光夫祀典。為此臚舉事實公籲、據呈牒錄、中文詳詩。庶幾褒德侯封名卓絕、特垂日月之光、浚儀令畫像長留、丕煥丹青之彩。上稟。

來安縣志韓令事

乾隆三十三年、來邑旱饑、邑侯韓公勘災至北鄉、因暑熱暫憇一村舍。適值其家煮破麥雜糠秕野菜、將以飼猪、滿貯瓦盆內、倉猝未及撤去。公見而問之、詭以人所食對。公泣曰、我百姓乃食此耶。百姓所食、我何可不食。因飽啜二椀、嘆息而去。其實心愛民如此。事見徐孫華記。

嘉慶四年三月初二日閔學公祭文

先生東國偉人。忠孝其性、詩書是親。胸無城府、爛熳天真。荊州之望、吏部之文。光風霽月、浩蕩無垠。病未期歲、遽棄凡塵。山頹木壞、驚悼群倫。絜酒缺奠、悲懷曷伸。歸窆有日、維茲季春。吳集吾黨、俚言是陳。先生之少、于職克敦。溫凊冬夏、定省晨昏。匪儀之隆、維情之殷。及乎終天、瞻依如存。歲時享祀、恪慎以勤。每值初度、愴切高旻。拳拳孺慕、允矣終身。魏科既擢、責與治民。銓授來安、百里侯尊。執法維義、敷恩維仁。不阿權貴、訟無留屯。加意黌庠、學宮鼎新。士習以振、民風以醇。龔黃卓魯、再見經綸。及乎解組、怡情山川。卑比江淮、學重屏藩。淋漓杯酒、談傾四筵。十載倦遊、放舟來旋。水西橋畔、廣固城邊。渠亭介國、行旌翩翩。文壇至止、教澤丕宣。歸來桑梓、程符之顛。重登儒業、西湖名軒。汲引後進、左右逢源。近維莊侯、獻禮高賢。延坐書院、恢廣新傳。煌煌楷模、規矩方圓。一節數衆、況領其全。嗚呼、先生之學、遠紹朱程。先生之文、體大思精。詩著六百、

宗法杜陵。望中先達、多資彰明。若劉司馬、若張中丞。八哀比美、卓乎典型。○等夙仰山斗、以詩訃聞。仙洞寥遠、更誰問津。略具梗概、騷擬招魂。用斛虛樽、神其來歆。尚饗。

校記

①余：疑爲「其」字之誤。
②爲爲：衍一「爲」字。
③逮累繫：疑作「追逮累繫」。
④計：當作「記」，見下《來安縣志·韓理堂先生傳》。

姚惜抱先生年譜

清·鄭福照 編撰
劉琳 校點
郭齊 一審
周斌 二審

清同治七年刻本

《姚惜抱先生年譜》一卷，清鄭福照編撰。清同治七年刻本。

姚鼐（一七三二—一八一五），字姬傳，一字夢穀，號惜抱，安徽桐城（今屬安徽）人。自少從其伯父翰林院編修姚範學經學，從同里古文名家劉大櫆學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進士，授庶吉士，歷兵部、禮部主事、員外郎，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入四庫全書館充纂修官，甫一年即辭去。此後歷主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江寧鍾山書院，先後達四十年。嘉慶二十年卒，年八十四。姚鼐嘗謂：「天下文章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爲不可廢。」（《與秦小峴觀察書》）其爲學取漢儒之長而折衷於宋，推崇程朱，不滿於乾嘉樸學家之專宗漢學、菲薄宋元理學，其辭去四庫館職，此爲一重要原因。但其學術貢獻主要在於古文，他繼承歸有光、方苞、劉大櫆等人之古文傳統，而又有所發展。「其論文有古人所未嘗言，獨抉其微而發其蘊。」論者以爲其文章勝於方氏，而理論深於劉氏，公認爲清代古文辭學的大師。以他爲宗主的桐城派古文對清代乃至民國曾有極大影響。其著作有《惜抱軒全集》、《古文辭類纂》等行世。

本譜編者鄭福照，字容甫。少好姚鼐之學，於同治間根據姚鼐的著作，遍覽諸家文集及姚氏家藏手稿，搜摭考訂，編爲此譜。譜中敘次譜主生平事蹟雖較簡略，但極嚴謹，每述一事，均詳註資料來源。對譜主的「出處之概，取捨之宜，論學論文之旨要，尤博考而詳載之」（見本譜卷首方宗誠序）。譜末附録《文目編年》，將譜主集中之文一一考其寫作年代，録出題目，按年代順序編次，寫作時間不可考者則統録於後，對研究姚鼐生平和學術亦大有裨益。

乾嘉閒、姚惜抱先生以碩學醕文爲海內倡、數十年來、言古文家法者、大都推桐城姚氏。顧先生非徒文人也、其仕止進退、一審於義而不苟、恬靜之操、高亮之節、實足以風範百世。而又皆率其性之所安、初無矯激近名者之所爲。其論學宗主程朱之義理、而兼取考證家之長。嘗慨當時學者以專宗漢學爲至、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故力持正論以救之。然心平氣沖、粹然德人之言。從其學者濡染漸多、而風氣遂爲一變。至其論文之旨、則以內充而後發、理得而情當爲貴。嘗曰、氣充而靜者、其

聲閎而不蕩。志章而檢者、其色耀而不浮。故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會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則必有以蓋乎今而達乎古。由斯觀之、先生豈直文人已耶。讀其文、固可想見其人、而因其文名之盛、遂以掩其德之醕與學之粹、嗚呼、其亦失之未考也已。先生學行大略散見 國史文苑傳、及門人所爲傳狀誌表序跋之中。鄭君容甫少好先生學、懼宗先生者不悉其文行本末、因徧覽諸家文集及先生家藏手槀、取其有徵而足信者、次爲年譜一書。而於先生出處之槩、取舍之宜、論學論文之旨要、尤博考而詳

載之俾讀先生書者知其本原之所在。先生之學上承望溪方氏之緒、而門人中傳其學者、則以吾從兄植之先生爲最博且精。往者吾友蘇徵君厚子既輯有望溪年譜、己刊行、今容甫撰先生年譜成、又撰次植之先生年譜一卷坿其集後、噫、何其勤也。世嘗言、天下文章在桐城、觀是數譜、則諸先生之爲法天下而可傳後世者、文章猶其末焉也已。同治六年夏五月、同里後學方宗誠序。

姚惜抱先生年譜

同邑後學鄭福照輯

雍正九年辛亥、十二月二十日、先生生。生時家譜不載、據先生曾孫瞻云。時。子先生姓姚氏、諱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別號惜抱。安徽安慶府桐城縣人。見姚氏家譜及毛嶽生所撰墓誌銘。始祖字勝三、家譜佚其名。宋末自餘姚遷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谿、人謂麻谿姚氏。始仕顯者曰明雲南布政使右參政旭。伉直敢言、嘗上書訟于忠肅冤。參政四世孫自虞爲諸生。子之蘭爲汀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所歷海澄縣、杭州、汀州二府、民皆爲祠以祀。參政、副使仕績

明史皆載入循吏傳。副使之子孫棨仕爲職方主事。
職方子文然、康熙間歷官刑部尚書、數論事利害、盡
蠲煩苛、表定律令、卒諡端恪。　世宗時追論先
朝名臣、思其賢、　詔特祠、春秋祀焉。是爲先生高
祖。見本集長嶺阡表及家譜、墓誌、從孫瑩所撰姚氏先德傳、桐城縣志。曾祖諱士基、康
熙壬子舉人、爲湖北羅田縣知縣、有惠政、卒官、民立
祠祀。祖諱孔鋠、府學增生、早卒、贈編修、累贈朝議大
夫。祖母任氏、大理寺少卿諱奕璽女、賢孝秉節、上奉
姑、下教二子。長子翰林院編修諱範、以詩、古文、經學
著、學者稱薑塢先生。次子贈朝議大夫、禮部員外郎

備藏

諱淑、先生考也。見長嶺阡表及家譜、桐城志。母陳氏、雍正甲辰進士臨海縣知縣諱膺鑑女。見節孝陳夫人傳及家譜。弟訏、字君俞、監生、候選州吏目。見弟君俞權厝銘。鼎、字武平、乾隆甲午附榜貢生、候選州判。見家譜。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年六歲。

三年戊午、先生年八歲。姚氏自餘姚來桐城、始居麻谿南、十世遷居城中。先生曾祖居南門、宅曰樹德堂。居四十年、先生生於樹德堂。八歲時、宅售於張氏、編修與贈大夫乃徙北門口之宅、曰初復堂。見先宅記。先生少時、家貧、體弱多病、而嗜學、澹榮利、有超然之志。世

父編修博聞强識、誦法先儒、與同里方待廬澤、葉華南酉、劉海峯大櫆諸先生友善。諸子中獨愛先生、每談必令侍。方先生論學宗朱子、先生少受業焉。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爲戲。編修嘗問其志、曰、義理、考證、文章、殆闕一不可。編修大悅、卒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法於海峯。見從孫瑩所撰行狀、及本集劉海峯傳。

十四年己巳、先生年十九歲。按先生補弟子員年月不可考、家譜但云縣學附生、不著何歲。據先生曾孫賛云在己巳歲。今按文後集望溪集外文序云、惜乾隆庚午鄉試一至江寧、是入泮當在戊辰以後也。

十五年庚午、先生年二十歲。秋、舉江南鄉試。見家譜及行狀。按

鄉試名次、傳狀及家譜俱不載。主考爲番禺莊公有蒸。桐鄉鈕公汝騏。見貢舉考畧。冬、偕同年張檀亭曾敞如京師、見祭張少詹文。同寓佛寺中。見祭侍讀川文。

十六年辛未、先生年二十一歲。春、試禮部不第、歸。時劉海峯先生以經學應舉在京師、爲序送之、其畧曰、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又曰、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子之所望於姬傳。其盛許之如此。見行狀及海峯文集。

按先生六上春官、始成進士。見祭侍御川文。

十七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二歲。春、至黟縣。（見西園記。有貴池道中、黟縣道中、出池州諸詩。按本集弟君俞權肩銘、余二十二歲授徒四方以爲養。此往黟縣或者權授經於彼與。又本集左筆泉時文序云、某不遊京師、不第而返、先生招使課其諸子。今按其年月不可考、附記於此。）秋、試禮部不第。（按是年八月會試。）

十九年甲戌、先生年二十四歲。春、試禮部不第、留京師。

二十年乙亥、先生年二十五歲。居京師。（按本集答朱竹君詩云、連年摘髭取科第、射策彤庭語驚眾。又云、首春上將西出師、蟣穴初開天宇空。又云、落落獨爲燕市飲、騷騷況對發秋恐。按朱竹君於乾隆十九年登第、兩路出師征準夷在乙亥春。此詩當爲乙亥九月在京師作。又再答竹君詩云、去年重九天氣佳、城角黃花倚風動。精廬偶與故人來、俯瞰晴雲出煙澗。今年重九故人死、

渴酒盈尊强誰共。是上年會試後留京師也。又筆記云江甯張君敉字立人甲戌乙亥余晤之於京師。

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年二十七歲。春、試禮部不第。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年二十八歲。在京師。靈石何季甄思鈞從受業。見何季甄家傳。秋、遊揚州。見贈程魚門序及酬胡業宏詩。旋歸里、由潛山宿松黄梅九江至南昌。十月歸。見詩集。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年三十歲。春、試禮部不第、歸。八月二十三日、丁贈朝議公艱。見行狀及家譜。

二十六年辛巳、先生年三十一歲。授經同里馬氏。見馬母左孺人八十壽序。

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二歲。授經同里馬氏。八

三月二十五日、配張宜人卒。見家譜。按張宜人、湖北黃州府通判諱曾翰女、見家譜。其來歸年月不可考。

二十八年癸未、先生年三十三歲。春、應禮部試中式。見行狀及家譜。總裁官爲金匱秦公、蕙田滿洲德公、德保錢唐王公。際華。見貢舉考畧。殿試二甲、授庶吉士。見家譜及行狀。按會試、殿試名次、傳狀及家譜俱不載。

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年三十四歲。春、隨世父編修自天津歸里。見左筆泉時文序。有遊媚筆泉記、三月上旬作。三月、遊揚州、館侍潞川庶常朝家。五月杪旋里。見祭侍潞川文。按王夢樓以是歲出守臨安、本集有平山堂送王之臨安詩、知遊揚州確在是年也。繼配張宜人來歸、

四川屏山縣知縣諱曾敏女，原配張宜人之從妹。見繼室張宜人權厝志及家譜、行狀。冬，如京師。有過江浦縣、徐州、邳州、過汝上弔王彥章詩。

三十一年丙戌，先生年三十六歲。夏，散館，改主事，分兵部。見國史本傳。

三十二年丁亥，先生年三十七歲。試職兵部。見沈母王太恭人壽序。補禮部儀制司主事。見本傳及墓誌。

三十三年戊子，先生年三十八歲。秋七月，充山東鄉試副考官。見行狀，有遊洪恩寺詩。九月，還京。見詩集。轉祠祭司員外郎。見行狀及家譜。

三十五年庚寅，先生年四十歲。充湖南鄉試副考官。六

月、出都。見詩集及行狀、墓誌。冬、還京。有定州遇雪詩。十月初八日、長子持衡生。見家譜。

三十六年辛卯、先生年四十一歲。春正月八日、世父薑塢先生卒。見家譜。充恩科會試同考官。見本集及行狀、墓誌。先生兩主鄉試、一爲會試同考官、多得氣節通經士、涪州周興岱、昆明錢澧、曲阜孔廣森其最也。見行狀及墓誌。擢刑部廣東司郎中。見行狀。先生官刑部時、廣東巡撫某擬一重辟案不實、堂官與同列無異議、先生核其情、獨爭執平反之。見吳德旋所撰墓表。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年四十三歲。詔開四庫全書館、

選一時翰林宿學爲纂修官。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大興朱竹君學士筠咸薦先生以所守官入局、充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時非翰林爲纂修者八人、先生與程魚門、晉芳任幼植大椿尤稱善。見行狀及四庫全書提要。道光十二年、先生從孫瑩以先生所修四庫書序論八十八首編爲四卷付梓、名惜抱軒書錄、毛嶽生爲之序。其中或與提要小異、蓋當時總纂官有所損益也。

三十九年甲午、先生年四十四歲。秋、乞病解官。先是劉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按文正以大學士管刑部事。而金壇于文襄敏中當國、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會文正薨、先生乃決意去。見行狀及墓誌。按薑塢先生歿後、先生與伯兄昭宇書曰、本

衙門已保送御史、擬將來一得御史、無論能自給與否、決然回家矣。緘口則難此厚顏、妄論則貽憂老母、云云。此札墨蹟今藏於其家。据此札及詩集述懷作、則先生之懷歸志已非一日、會文正薨、故不俟補御史、遽引退耳。

四庫書局之啟由大興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永樂大典中多古書、為世所未見、奏請開局重修、欲嘉惠學者。既而奉　旨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為空疏、掊擊訕笑、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方綱為序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臨行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嘗見書耳。見行狀。　嘉定

錢獻之坫以考證名、尤精小學、先生贈之序、其畧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若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恠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閒、空虛之說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

得聖人之旨、羣經畧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以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與。見本集及行狀。按詩集有篆秋草

堂歌贈錢獻之作。先生詩集實依年編次，此詩在二卷末，贈朱竹君詩後。贈朱詩有歸校中文語，乃癸巳秋作。贈錢詩有長安二月春風來句，當是甲午春作。又有扶策那能歸下邑句，似贈別語，此文亦云錢君將歸江南，蓋與詩同時作。又列於贈程魚門、陳伯思二序之前，二文皆甲午作，此序確爲甲午作無疑。

冬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至山東泰安守遼東朱子潁孝純署中。除夕與子潁登泰山日觀觀日出，作詩文以紀。見本集。

四十年乙未，先生年四十五歲。春正月，自泰安還京，見遊靈巖記。旋即南歸。有乙未春出都留別同館諸君、及汶上舟中詩。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年四十六歲。朱子潁爲兩淮鹽運使，興建梅花書院，延先生主之。見食舊堂集序、及行狀、墓誌。秋，至

揚州。有泊余石泥汊阻風、宿攝山寺、出金陵詩。冬十月十七日、次子師古生。見家譜。

四十二年丁酉、先生年四十七歲。在揚州書院。時四庫全書館凡纂修者皆議敘、爵之非翰林爲纂修者八人、其六盡改爲翰林矣、惟先生乞病歸、任幼植亦遭艱居里。大臣列二人名於章奏而稱其勞、請俟其補官更奏。幼植過淮上、邀先生入都、先生以母老謝。幼植獨往、然大臣竟不復議改官事。見任幼植墓誌。

四十三年戊戌、先生年四十八歲。閏六月一日、繼室張宜人卒於揚州書院。秋八月、還里。見張宜人權厝銘。梁階

平相國治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特薦。先生婉謝之、集中所爲復張君書也。見行狀。按復張君書云、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知爲是年作。

四十四年己亥、先生年四十九歲。撰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以盡古今文體之則。秋七月、序之曰、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

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

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

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矣。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

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

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傳之。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

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
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
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
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
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
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
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
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
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

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

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畧、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畧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録耳。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

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見古文辭類纂序目及姚氏先德傳。

是書後與縣康中丞紹鏞刻諸粵東。道光四年、門人吳啟昌以先生於是書應時更定、沒而後已、康刻所據乃十餘年前本、其後增刪改竄甚多、乃以定本重刊於金陵。姚椿書古文辭類纂後云、嘗請於先生、謂其中秉取

有未盡人能解者、先生謂是固有意、其棄者大抵爲有俗氣、其取者則以廣文之體格、使有所取法。

四十五年庚子、先生年五十歲。主講安慶敬敷書院。自庚子至丁未、主講敬敷書院凡八年。　二月、爲門下士孔檢討廣森作儀鄭堂記曰：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裒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耑

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王肅駮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

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顔、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説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撝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撝約也。見本集。

冬，選隆、萬、天、崇及 國朝人四書文二百五十一首，授敬敷書院諸生課讀。以 欽定四書文爲主，而增益後

來名家及小題文。其序畧曰、讀四書文者欲知行文體格、及因題立義、因義遣辭之法、故無取乎多。若夫行氣說理、造句設色、一皆求之於古人、徒讀四書文、則終身不能過人也。伏讀　聖諭有云、先正名家之法置而不講、經史子集之書束而不觀。今學者之病、豈不在此。夫日課鄙陋濫惡、世之所謂墨卷者積至千篇、必須千日、千日之功費於無用、科名得失初不在此、徒自蔵塞心胷、闇蔽知慧而已。陳紫瀾官詹生平止讀震川稿、及伯思戶部、仲思檢討亦皆未嘗知所謂墨卷者、其父子亦何嘗不掇取科名。假令前

輩如方百川、王耘渠諸君舍其所學而讀墨卷、亦終於諸生而已。何也、命爲之也。獨其文之佳惡、則非命之所主、是在有志者爲之爾。見敬數書院課讀四書文序目。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年五十三歲。夏六月、作老子章義序。見本集。

五十年乙巳、先生年五十五歲。秋九月二十四日、側室梁氏生子執雉。見家譜。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年五十七歲。秋八月五日、丁陳太恭人艱。見家譜。

是年、先生與伯兄亭人昭宇奉編修及伯母張太宜人合葬長嶺祖墓側、又葬繼室張宜人

於編修張太宜人塚右。見長嶺阡表。

五十三年戊申、先生年五十八歲。主講歙縣紫陽書院。見歙胡孝廉墓誌。秋初歸里。見與汪稼門尺牘。與馬魯成尺牘云去歲已堅辭安慶書院、而撫藩爲商、不欲其閒居、薦主紫陽書院。將來擬就之、少助買山貲耳。長子持衡補郡庠生。見家譜及與馬魯成尺牘。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年六十歲。主講江甯鍾山書院。見程綿莊文集序。自庚戌至嘉慶庚申、主鍾山書院十一年。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年六十一歲。春、合葬贈朝議公及陳太恭人於桐城北鄉孔城八角亭北。家譜未載何歲、今據與馬魯成尺牘及與孔信夫于廣廉尺牘。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二歲。夏四月、作左傳補注序。見本集。 秋、長子持衡舉江南鄉試。見家譜。 門人新城陳用光校刻先生文集十卷、先生以内有須删訂者、不欲傳播、屬勿更印。見與秦小峴書及與陳石士尺牘。

六十年乙卯、先生年六十五歲。修族譜、依古世表之法、卒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見族譜序及與馬魯成尺牘。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年六十六歲。秋八月、門人朱則泊、則澗以先生所著九經說十二卷鋟板於旌德。見九經說陶定申跋。 秦小峴觀察致書稱先生學問文章、先生復

書、其畧曰、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爲不可廢。一途之中、歧分而爲衆家、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逕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爲、而毗其所不爲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爲善。某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陳之於閣下而已。見本集。按此文叙及胡雒君舉孝廉方正事、據丁巳歲與雒君尺牘云、聞給頂帶、部議已至。此文則云孝廉之舉不得亦無恨、知雒爲丙辰作也。

二年丁巳、先生年六十七歲。九經說刻成。見與陳石士尺牘。

江甯諸生爲刻三傳、國語補注。見與胡雒君尺牘。與翁覃

溪書曰、某昔在館中見宋元人所註經、卷袠甚大、而其閒足存之解或僅一二條而已、以爲何須爲是繁耶。故愚見有所論、但專記之。如是歷年、所記每經多者數十條、少則數條而已、謂之私說、不敢謂之註。至於三傳較諸經稍輕、乃名之補注、分成兩書。今年諸門徒遂取以刊板、某固知其不免謬妄。今各以一部上呈、不知亦堪以一二條之當見取者乎。見尺牘。自定詩集十卷付梓、次年夏刻成。見與陳石士尺牘。按詩集初名得五樓稿、見海峯丁亥歲與先生手札。

三年戊午、先生年六十八歲。春二月、以所選五七言今

體詩鈔付梓於金陵。其序曰、天下之是非有不可得而淆也、而人以己意決之、則不能不淆。其不淆者、必其當於人心之公意者也。人心之公意雖具於人人、而當其始、無一人發之、則人人之公意不見。苟發之、而同者會矣。論詩如漁洋之古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吾惜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譌謬、風雅之道日衰。從吾遊者或請爲補漁洋之闕編、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宋錄論之、分爲二集十八卷、以盡漁洋之遺志。雖然、漁洋有漁洋之意、吾有吾之意。吾觀漁洋所取舍、亦時

有不盡當吾心者、要其大體雅正、足以維持詩學、導啟後進、則亦足矣。其小小異同、嗜好之情、雖公者不能無偏也。今吾亦自奮室中之說、前未必盡合於漁洋、後未必盡當於學者。然而存古人之正軌、以正雅祛邪、則吾說有必不可易者。世之君子、其亦以攬其大者求之。聲病之學、肇於齊梁、以是相沿、遂成律體。南北朝迄隋、諸詩人警句、率以儷偶調諧、正可謂之律耳。阮亭五言古詩中既已錄之、今不更載、所載斷自唐人。陳拾遺、杜修文、沈、宋、曲江、此爲開元以前之傑鈔初唐五言今體詩一卷。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

而尤以五言律爲最、此體中又當以王、孟爲最、以禪家妙悟論詩者正在此耳。鈔王孟詩一卷、常建以下十五人又一卷。盛唐人禪也、太白則仙也、於律體中以飛動票姚之勢、運曠遠奇逸之思、此獨成一境者。鈔太白詩一卷。杜公今體、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不可謂少。數十韻、百韻中運掉變化、如龍蛇穿貫、往復如一綫、不覺其多。讀五言至此、始無餘憾。余往昔見蒙叟箋於其長律轉折意緒都不能了、頗多謬說、故詳爲詮釋之。鈔杜詩二卷。中唐、大歷諸賢尤刻意於五律、其體實宗王、孟、氣則弱矣、而韻猶存。貞元以下又

失其韻，其有警拔，蓋亦希矣。今鈔韋蘇州以下二十一人爲一卷，劉夢得以下十二人爲一卷。晚唐之才固愈衰，然五律有望見前人妙境者，轉賢於長慶諸公，此不可以時代限也。元微之首推子美長律，然與香山皆以多爲貴，精警缺焉，余盡不取，惟玉谿生乃略有杜公遺響耳。今鈔晚唐，以玉谿爲冠，合十八人，共一卷。夫文以氣爲主，七言今體句引字賒，尤貴氣健。如齊梁人古色古韻，夫豈不貴，然氣則躓矣。楊升庵專取爲極則，此其所以病也。初唐諸君正以能變六朝爲佳，至盧家少婦一章，高振唐音，遠包古韻，此

是神到之作、當取冠一朝矣。鈔初唐七言今體詩一卷。右丞七律能備三十二相、而意興超遠、有雖對榮觀、燕處超然之意、宜獨冠盛唐諸公。于鱗以東川配之、此一人私好、非公論也。鈔盛唐詩一卷。杜公七律含天地之元氣、包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律縛、亦不可以盛唐限者。鈔杜詩一卷。大歷十子以隨州爲最、其餘諸賢亦各有風調。至於長慶、香山以流易之體、極富贍之思、非獨俗士奪魄、亦使勝流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濫惡、後皆以太傅爲藉口矣、非慎取之、何以維雅正哉。鈔中唐詩一卷。玉谿生雖晚出、而才力實

爲卓絶、七律佳者幾欲遠追拾遺、其次者猶足近掩劉、白。第以矯激滑易、用思太過、而僻晦之態又生、要不可不謂之詩中豪傑士矣。鈔玉谿詩一卷。附温詩數首。然於玉谿爲陪臺、非可與並立也。唐末詩人才力既異於前、而習俗所移、又難振拔、故傑出益少、然亦未嘗無佳句也。鈔晚唐五代詩一卷。西崑諸公之擬玉谿、但學其隸事耳、殊滯於句下、都成死語。其餘宋初諸賢、亦皆域於許渾、韋莊輩境内。歐公詩學昌黎、故於七律不甚留意。荆公則頗留意矣、然亦未造殊妙。今自宋初至荆公兄弟共爲一卷。東坡天才有

不可思議處、其七律只用夢得香山格調、其妙處豈劉白所能望哉。山谷刻意少陵、雖不能到、然其兀傲磊落之氣、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澡濯胸胃、導啟性靈。鈔蘇黃詩一卷。蘇門諸賢附焉。放翁激發忠憤、橫極才力、上法子美、下攬子瞻、裁制既富、變境亦多、其七律固爲南渡後一人。其餘如簡齋、茶山、誠齋諸賢、雖有盛名、實無超詣、今爲略采一二、逮於宋末、併附放翁之後。鈔南宋詩一卷。見今體詩鈔序目、及與陳石士尺牘。　秋八月半後、攜長子持衡遊吳中、遂至西湖、作古今體詩四十餘首。九月杪還江甯。見與陳石士尺牘。

四年己未、先生年六十九歲。補刻詩集五卷、十卷之半。見與陳石士尺牘。

五年庚申、先生年七十歲。冬、江甯諸生合爲鐫刻文集十六卷。見與陳石士尺牘。

六年辛酉、先生年七十一歲。先生以年衰畏涉江濤、改主敬敷書院。二月至皖。見與陳石士尺牘。自辛酉至甲子、主敬敷書院四年。

七年壬戌、先生年七十二歲。冬十一月、赴六安州、爲修志書。見與陳石士尺牘。

十年乙丑、先生年七十五歲。移主鍾山書院。先生已至皖矣。四月、鐵冶亭制軍鐵保遣人固邀至金陵、先生因

有買宅居金陵之意。見跋天發神讖刻文、及與陳石士尺牘。自乙丑至乙亥、主講鍾山書院十一年。

十一年丙寅、先生年七十六歲。刻法帖題跋一卷。先生自謂、所論書理有勝前賢處。見與陳石士尺牘。

十三年戊辰、先生年七十八歲。長子持衡大挑得知縣、改近發江蘇。見家譜及與陳石士尺牘。今體詩鈔刊行後、先生復加刪訂、十月、績溪程邦瑞校付剞劂。見今體詩鈔程跋。

十四年己巳、先生年七十九歲。九經說刻成後、先生復有所論、增益舊文、合得十七卷。冬、門人陶定申爲補鋟於江甯。見九經說陶跋。

十五年庚午、先生年八十歲。秋、鄉試、與陽湖趙甌北兵備（翼）重赴鹿鳴宴、　詔加四品銜。先生神明如五六十時、行不撰杖、兵備年亦八十二、觀者以爲盛。（見行狀。）長子景衡（持衡改名）署儀徵縣知縣。（見與周希甫尺牘。）冬十二月十八日、作程綿莊文集序、其畧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眞、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風、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

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説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説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緜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强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甯戴東原、其才本

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見後集。

十六年辛未、先生年八十一歲。江甯太守呂某延先生爲修府志。見與陳石士尺牘。門人陳用光校刻莊子章義於湖北。見程瀚莊子章義跋。

十八年癸酉、先生年八十三歲。長子景衡署江都縣知縣。見與陳石士尺牘。

十九年甲戌、先生年八十四歲。在書院、猶與諸生講論不倦、耳目聰明、齒牙未豁。著讀之暇、惟靜坐爲主。行

步輕健如飛、見者以爲神仙中人。見從孫瑩識小錄。按先生主講江甯、安慶書院、歲常以二三月往、冬閒旋里、閒留書院度歲、茲不詳具。

是年、里中大旱、邑令陽湖呂某忽出示徵收錢糧、民情惶駭。先生致書皖撫胡果泉侍郎、克家極言災重、畝不可徵、並致書呂令言之事乃得寢。其書略曰、今年敝邑遭此大荒、側聞閣下敕令邑中巨戶出穀平糶、以蘇窮民、此善政所被、雖出嚴令、而人心悅服、夫何有異說也。至於饑歲官賑、在事理爲常、而司庫非充、災處甚廣、籌餉甚難、亦不得不姑減災歉分數、以爲權宜之說、然遂謂可以征賦上供、則必不可。計邑中沿江沿湖圩田

固爲有收者、然此等據地不多、恐不能及一縣地十分之一、且有無錯雜、極難於履勘。閣下或於報災之中、指名所在鄉保、剔出此十分之一、或並此統歸一例爲災田、固在仁明酌行其可。蓋邑中豐收之年、此田往往被潦、以其少也、難於剔出求免、亦只歸統報也。至於此外、闔境災黎、雖有田畝、而糜粥不充、餬緩所不待言、苟復事徵求、恐其患不知所底。計今閣下必已盡舉民瘼申告上憲、而某桑梓之情、復瀆台覽、區區鄙懷、實爲淺陋、所望諒恕而已。按此札原稿、先生曾孫聲藏於家、陳刻尺牘未之載。其致胡中丞札稿、則亂後已佚矣。

二十年乙亥、先生年八十五歲。長子景衡選補泰興縣知縣。見與陳石士尺牘。先是先生居江甯久、喜登攝山、嘗有卜居意、未決、遷延不果歸。七月微疾、九月十三日卒於江甯書院、門人共治其喪。見行狀墓誌。二十四年、同前配張宜人合葬桐城南鄉大楊樹灣鐵門。見家譜及墓誌。先生貌清而癯、而神采秀越、風儀閒遠、與人言終日不忤、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易其所守。見本傳及行狀。性仁愛、雖貧乏、樂贍姻族、邑兩大祲、旣書列荒政綏急、又出貲以倡。見墓誌。先生爲學、博集漢儒之長、而折衷於宋。見本傳。自少及耄、未嘗廢學、雖宴處、常靜坐終、

日無惰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儁、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悅服、雖學術異趣者亦忘爭焉。南康謝藴山方伯語人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見之、塵俗都盡。青浦王蘭泉侍郎集海內人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醇篤、有儒者氣象。禮恭親王薨、遺教必得姚某爲家傳。德化陳東浦方伯未卒前一歲、屬先生曰、某死、必得先生文以誌吾墓。新城魯絜非以文章名江右、始學於閩中朱梅崖先生、於當世文少所推許、獨心折先生、以爲不及、乃渡江就訪、使諸甥受業。其爲世推重如此。見行狀及姚氏先德

傳。先生之受經學於編修也、編修之學以博爲量、而取義必精。於書無所不窺、論辨條記甚多、而不肯撰述。編修旣沒、先生欲修輯遺說、編纂成書、而不就、仿日知錄例、成經史各一卷、曰援鶉堂筆記、以授姪孫瑩、使卒其業、且戒之曰、纂輯筆記、此卽著書、不可苟作。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兼。近人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有也。見行狀。自康熙朝方侍郎苞力講求古文義法、天下始知宗尙歸氏、熙甫、以上追司馬子長、韓退之。劉海峯學博繼之、天下以爲古文之傳在桐城。先生親問法於海峯、然自以

備要

所得爲文、又不盡用海峯法。見行狀及李兆洛所撰傳。其論文根極於性命、而探源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獨抉其微而發其蘊。見本傳。紆徐卓犖、撙節櫽括、託於筆墨者淨潔而精微、如道人德士接對之人、使人自深。蓋學博論文主品藻、侍郎論文主義法、先生後出、尤以識勝、知有以取其長、濟其偏、止其敝。見門人方東樹書墓誌後。論者以爲辭邁於方氏、而理深於劉氏焉。見本傳。詩從明七子入、而以融會唐宋之體爲宗旨、所選今體詩、見者皆以爲精當。見本傳。先生於當代公卿不爲過譽、作江上攀轅圖記、但美孫文靖厚於故交、

作王文端神道碑、數十年宰相一事不書。見門人管同因寄軒文集。及爲袁簡齋作墓誌、有疑之者、先生曰、隨園雖不免有遺行、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第不得迹其惡、轉以爲美耳。見與陳石士尺牘及書逼董陳用光所撰行狀。元宰、蒼逸時欲過之、見吳撰墓表。即率爾筆札皆有儒者游藝氣象。見毛嶽生休復居文集。主講席者四十年、諄諄以誨迪後進爲事。見本傳。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爲幸、或越千里從學。見行狀。平生誨人、輒以爭名爲戒、見毛嶽生書錄序。以謙慎韜晦爲要。見與劉明東書。嘗言爲文必本諸躬行、屢以己身缺然爲憾。見姚椿晚學齋文集。門弟子知名甚衆、其尤著

者上元管同、梅曾亮、同邑方東樹、劉開、而歙縣鮑桂星、新城陳用光、江甯鄧廷楨最爲顯達。至私淑稱弟子者、則宜興吳德旋、寶山毛嶽生、華亭姚椿、同邑張聰咸、皆以文學著述稱名。見姚氏先德傳。生平所修廬州府志、據與陳石士尺牘、廬州志惟沿革一門出先生手。六安州志、江甯府志、官書別刻外、文後集十卷、詩後集一卷、筆記八卷未及刊而卒、姚椿以刻資屬梅曾亮、於道光元年刊行。見行狀及筆記、梅曾亮跋。道光十年、皖撫題請入祀鄉賢祠。見家譜及姚氏先德傳。前配張宜人生一女、適張元輯。繼配張宜人生二子、景衡、師古、二女、長適張通理、次適潘玉。側

室梁氏生一子、執雉、以執雉後從兄義輪。景衡字庚甫、生一子誦。師古字籀君、生一子寶同。執雉字彦耿、生一子酉。見家譜。曾孫以下未備考焉。

姚惜抱先生年譜附錄

文目編年

乾隆庚辰十年三 副都統朱公墓誌銘。

壬午 聖駕南巡賦。

甲申 遊媚筆泉記。見本集左筆泉時文序。

丁亥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戊子 山東鄉試策問五首。

己丑 贈武義大夫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何君墓誌銘。

庚寅 湖南鄉試策問五首。

年二十至四十　左仲郛浮渡詩序、吳荀叔杉亭集序、高常德詩集序。

壬辰年四十二　張仲絜時文序。

癸巳　贈孔撝約假歸序、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

甲午　贈錢獻之序、贈程魚門序、贈陳伯思序、鄭大純墓表、羅太孺人墓表、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晴雪樓記。

乙未　登泰山記、遊靈巖記、泰山道里記序、見與陳石士尺牘。遊雙谿記、觀披雪瀑記。

丙申　亡弟君俞權厝銘、祭林編修澍蕃文。据孔撝約林編

修諱林君卒於丙申九月。

丁酉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按海峯祭張閑中文云、昔在康熙之辛丑、初託子以交契、愧學業之未成、年甫臻於廿四。據此、則丁酉年八十也。　宋雙忠祠碑文、荊條河宋氏先墓表、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祭張少詹會敞文、　祭侍潞川文。

戊戌　繼室張宜人權厝銘、　復張君書。

己亥　寶扇樓後記、　祭劉海峯先生文。按縣志云、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二。本集海峯傳作八十三、誤。

庚子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表、　儀鄭堂記。

年四十至五十　食舊堂集序、鄭太孺人六十壽序、據孔撝約林編修誄、此爲林編修澍蕃母作。蕭孝子祠堂碑文、左衆郛權厝銘。

年三十至五十　張冠瓊遺文序、何孺人節孝詩跋後、答翁學士書、復孔撝約論禘祭文、送龔友南歸序。

辛丑年五十一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據張氏譜。祭朱竹君學士文。據疑年錄。

癸卯　老子章義序、明贈太常卿山東左布政使張公祠碑文。

丁未　丹徒王氏秀山阡表。

戊申　章母黄太恭人墓誌銘。

庚戌　香巖詩稿序、陳約堂六十壽序、見與陳石士尺牘。陶慕庭八十壽序、隨園雅集圖後記。

年五十至六十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書夫子廟堂碑後、復曹雲路書、在安慶書院作。復曾絜非書、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鄭君墓誌銘。

辛亥年六十一　兵部侍郎巡撫貴州陳公墓誌銘、張貞女傳、江上攀轅圖記。据小倉山房詩集。

壬子　左傳補注序、晚香堂集序、方坳堂會試殊

卷跋尾、見與謝蘊山尺牘。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詩卷跋、河南孟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表、疏生墓碣、汪玉飛墓誌銘。

癸丑 敦拙堂詩集序、刊本題云五十八年四月序。金焦同遊圖記。

甲寅 海愚詩鈔序、謝蘊山詩集序、據文内子穎遺集某方爲之序而先生集亦適來云云、此文蓋與海愚詩序同時作。鄉黨文擇雅序、刊本題五十九年六月序。梅二如古文題辭、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建昌新城陳母揚太夫人墓誌銘。據與陳石士尺牘、此文實王子歲作、而敘葬期爲甲寅歲、且敘及癸丑年事、當是刻集時有所增益也。

乙卯　族譜序、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家鐵松中丞七十壽序、棄香七叔父八十壽序、陳東浦方伯七十壽序、据本集陳方伯墓誌。陝西道監察御史興化任君墓誌銘、按與馬魯成尺牘云、頃爲任子田作墓誌、頗自喜、惜乏人爲寫寄之。吾於十月內當歸家。其時陳石士來訪吾也。又喜陳石士至舍詩云、初冬言趨家、霜風隕門棲。又云、懷此三改歲、述別自癸丑。今夏寄書説定當訪寰叟。据此、知爲乙卯作也。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見喜陳石士至舍詩。鮑君墓誌銘。按與鮑雙五尺牘云、爲令祖大人撰墓誌已成、今以稿寄觀。衡兒去秋自太原至汾、今當自汾州入京矣。又甲寅夏與陳石士尺牘云、今令衡兒往山西投雨邨家、覓一館、亦爲來春會試資也。据此、則爲鮑作墓誌及與雙五札皆當在乙卯歲也。

嘉慶丙辰　復秦小峴書。

丁巳 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方正學祠重修建記、陳氏藏書樓記。見與陳石士尺牘。

戊午 禮箋序、小學考序、復東浦方伯書、按詩集於是年鐫板、此文云詩集已刻成、而陳方伯卒於己未正月、故知爲是年作。蔣生墓碣、袁隨園君墓誌銘、郭君墓誌銘、陳孺人權厝志、常熟歸氏宗祠碑記、峴亭記。

己未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王禹卿七十壽序。據本集王君墓誌。

庚申 左筆泉先生時文序、陳約堂七十壽序。見與陳石士尺牘。

年六十至七十　西魏書序、荷塘詩集序、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停雲堂遺文序、徐六階時文序、恬庵遺稿序、述庵文鈔序、選擇正宗序、與許孝廉慶宗書、答袁簡齋書、再復簡齋書、再復簡齋書、答魯賓之書、方晞原傳、印松亭家傳、節孝陳夫人傳、方染露傳、嚴冬友墓誌銘、孔信夫墓誌銘、廣州府澳門同知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講張君墓誌銘、江蘇布政使德化陳公墓誌銘、方侍廬先生墓誌銘、奉政大夫江南候補府同知仁和嚴君墓誌銘、歙胡孝廉墓誌銘、

高淳邢君墓誌銘、江蘇布政使方公墓誌銘、記江甯李氏五節婦事、西園記、袁香亭畫册記、少邑尹張君畫羅漢記、据桐城志、張炬浙江鄞縣人、乾隆五十五六年間爲桐城縣丞。吳塘别墅記、孫忠愍公祠記。

年五十至七十

書攷工記圖後、復蔣松如書、復談孝廉書、書制軍六十壽序、朱竹君先生傳、程養齋暨子心之家傳、張逸園家傳。此文欽逸園次子鴻恩爲延平知府、据張氏譜、鴻恩於乙巳歲至延平、此文蓋乙巳後作。

辛酉 年七十一

陳仰韓時文序、按文前集於庚申付梓、辛酉刻成、此文在前集序跋卷末文。內有生見余於江甯從余遊十二年之語。按先生庚戌至江甯距辛酉恰十二年、文當爲是歲作。

吳伯知八十壽序。

壬戌 節母張孺人傳、（此文壬戌作、今乃在前集、當是刻成後補入也。） 廬州府志序、（刊本題云七年十月序。） 安徽巡撫荆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萬松橋記。（按此文既云七年九月橋成、又云六年八月記、當有誤字。）

癸亥 南園詩存序、（據南園集刊本。） 姚休那先生墓表。

甲子 朝議大夫戶部四川司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新城陳君墓誌銘、（見與陳石士尺牘。） 中憲大夫杭嘉湖道長沙周君墓誌銘。（見與周希甫尺牘。）

乙丑 復姚春木書、 吳石湖家傳、 修職郎碭山縣

教諭瞿君墓表、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章君墓誌銘、順天府南路同知張君墓誌銘、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

丙寅　馬儀顓夫婦雙壽序、禮恭親王家傳、見與吳敬如尺牘及與陳石士尺牘。石屏羅君墓表、婺源洪氏節母江孺人墓表、蘇獻之墓誌銘、浮梁知縣黃君墓誌銘、節孝堂記、甯國府重修北樓記。

丁卯　吳禮部詩集序、夏南芷編年詩序、潘孝子贊、贈光祿寺少卿甯化伊君墓誌銘、封文林郎巫山縣知縣金壇段君墓誌銘、中議大夫太僕寺

卿戴公墓誌銘、資政大夫光祿寺卿甯化伊公墓誌銘、姚氏長嶺阡表。

戊辰 禮終集要序、梅湖詩集序、吴孝婦傳題後、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見與陳石士尺牘。張母鞠太恭人墓誌銘、重修境主廟記、遊故崇正書院記、先宅記。

己巳 方恪敏公詩後集序、贈中憲大夫湖廣道兼管河南道監察御史孟公墓表、見與孟蘭舟尺牘。禮部員外郎懷甯汪君墓誌銘、安慶府重修儒學記。代

庚午 晉乘蒐略序、望溪先生集外文序、程綿莊

文集序、馬母左孺人八十壽序、見桐城馬氏譜。印庚賓傳、朝議大夫臨安府知府江君墓誌銘、贈朝議大夫戶部郎中福建臺灣縣知縣陶君墓誌銘、中憲大夫陳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見與陳石士尺牘。

辛未年八十一 跋方望溪先生與鄂張兩相國書稿後、方母吳太夫人壽序、伍母馬孺人六十壽序、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姚公墓誌銘、晉鎮南大將軍于湖甘敬侯墓重修記。

壬申 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鄧君墓誌銘、周青原墓誌銘、朱海愚運使家人圖記。

癸酉　疑年錄序、新修宿遷縣志序、博山知縣武君墓表、贈中憲大夫武陵趙君墓表、方母吳太夫人墓表。

甲戌　種松堂記、餘霞閣記、祭方葆巖文。

乙亥　稼門集序、跋史閣部書後、見與吳敢如尺牘。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南康縣儒學教諭鄱陽胡君墓誌銘、實心藏銘。

年七十一至八十五　何季甄家傳、此文在前集，然當爲辛酉後作。尙書辨僞序、滇繫序、河渠紀聞序、方氏文忠房支譜序、重雕程貞白先生遺稿序。見與陳石士尺牘。

朱二亭詩集序、石鼓硯齋文鈔序、蔣澄川詩集序、陶山四書義序、跋吳天發神讖刻文、張花農詩題辭、左蘭城詩題辭、與王鐵夫書、復劉明東書、答蘇園公書、復汪孟慈書、許春池學博五十壽序、沈母王太恭人七十壽序、吳殿麟傳、方恪敏公家傳、鄒母包太夫人家傳、程樸亭家傳、周梅圃君家傳、據與周希甫尺牘，此文作於墓誌後。甯化三賢像贊、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中憲大夫保正清河道朱公墓表、臧和貴墓表、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通奉大夫廣東布

政使許公墓誌銘、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黄君墓誌銘、光祿少卿沈君墓誌銘、誥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瀘溪縣教諭楊府君墓誌銘、舉人議敘知縣長洲彭君墓誌銘、中憲大夫順德府知府王君墓誌銘、吉州知州喻君墓誌銘、知縣銜管石碑場鹽課大使事師君墓誌銘、中憲大夫開歸陳許兵備道加按察使銜彭公墓誌銘、王母潘恭人墓誌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兼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銘、中議大夫兩廣鹽運使司鹽運使蕭山陳公墓誌銘、奉政大

夫順天府南路同知歸安沈君墓誌銘、甘氏享堂記。

年歲未詳文目 范蠡論、伍子胥論、翰林論、李斯論、賈生明申商論、晏子不受邶殿論、議兵、郡縣考、項羽王九郡考、莊子章義序、包氏譜序、醫方捷訣序、孝經刊誤書後、辨逸周書、讀司馬法六韜、辨賈誼新書、讀孫子、書貨殖傳後、辨鄭語、跋夏承碑、復汪進士輝祖書、復休甯程南書、孫母張宜人八十壽序、鍾孝女傳、陳謹齋家傳、淮南鹽運通判張君墓誌銘、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快雨堂記。以上前集。五嶽說、胡玉齋雙湖兩先生易解序、句容裴氏族譜序、高湄港口李氏族譜序、跋鹽鐵論、跋列子、跋許氏說文、跋顔魯公與郭僕射論坐位帖、跋王子敬辭令帖、跋聖教序、跋褚書聖教序、跋顔魯公送劉太沖序、跋褚書陰符經、跋李北海麓山寺碑、書朱子語略後、復欽君善書、復吴仲倫書、黄徵君傳、劉海峯先生傳、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中議大夫通政司副使婺源王君墓誌銘、抱犢山人李君墓誌銘。以上後集

金陵張鴻茂敍

惜抱先生於濬昌曾祖爲從兄弟、先生親受業於吾高祖薑塢府君、而先大夫又受業門牆。濬昌生晚、距先生没不相及者幾二十年。過庭之際、麤聞懿德文章、嘗欲爲先生循年編事、顧慙謭陋、不敢撰述。聞鄭君容甫有是編、頃以公幹過安慶、乃得受而讀之、於先生生平頗具搜摭之力。因亟速其付梓、俾世之誦法先生者於品詣之所在與功力之次第、皆如燭之明、數之計、而濬昌亦藉以抒十餘年未酬之隱。謹書其後、以志慶幸。同治戊辰孟春濬昌謹跋。

翁氏家事略記

清・翁方綱 自撰
清・英 和 校訂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五年石印本

《翁氏家事略記》，翁方綱自撰，英和校訂。民國五年同文圖書館石印本《復初齋文集》卷首。

翁方綱（一七三三—一八一八），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今屬北京市）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入翰林院爲庶吉士，授編修，歷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詔、侍讀學士，出爲廣東學政，後官至禮部侍郎、内閣學士，嘗奉旨撰修《續通志》，編纂《四庫全書》。方綱精研金石考據之學，擅長詩文評論，著有《復初齋集》、《兩漢金石記》、《經義考補正》、《元遺山年譜》等。

是譜載録翁方綱家族五代事蹟，即其自序所謂「翁氏由莆田入籍順天以來」之人物，「按年粗記大略，用年譜之式，分年提行」，故是譜非個人年譜，乃爲翁氏家族世系譜。是譜紀事自明正德二年方綱高祖翁洪中式順天鄉試始，歷叙曾祖翁澒、祖父翁麐標、父翁希舜事蹟，至清嘉慶二十二年翁方綱卒止，延續近三百年，其間翁氏家族之興衰事變均約略載録焉。

是譜紀事雖名爲五代，然所記於高、曾祖事蹟較爲簡略，而於翁方綱及其祖、父三代行實較詳。尤以紀翁方綱事蹟爲最詳，凡事涉譜主授學次第，官職遷擢，皇上恩遇，大小均載，詳悉無遺，故譜後英和跋語稱其「及身自訂，較爲得實」，實非虚美之辭。是譜紀事頗具條理，每年下按時日分別臚列重要事蹟，又有考辨，凡正文所涉人物、事件需加説明者，均以小注列於後，正文與注文相互參證，自不紊亂。翁方綱爲清代文學大家，而其譜中於詩文著作較少涉及，因而有英和爲之作校訂。英和爲方綱故人之子，其所訂補多注重翁氏著述，往往於「按語」中著録譜主某年所撰詩文集，實可補足原譜紀事之闕。

翁方綱所編《略記》生前尚未付梓，僅將稿本付其友人蔣氏收藏。翁方綱歿後，英和自蔣家得稿本，略加修訂補足，附於翁氏文集刊行。

翁氏家事略記

大興翁方綱原稿　　吉林英和校訂

翁氏由莆田入籍順天以來家事、按年粗記大略、用年譜之式、分年提行、但不名年譜耳。

明武宗正德二年丁卯

是年謙謙公諱洪、壯京武學生、中式順天鄉試舉人。

謙謙公爲尚書襄敏公第五子、襄敏公諱世資、明史有傳、翰林檢討諱瑛公次子也。以前世次皆詳見家譜。諱洪、字守洪、歷官工部都水司主事。

吾家自襄敏公官北京、遂居順天、入錦衣衛官籍。襄敏公娶於大興苗氏、子孫因家焉。其入錦衣衛不知始於何年、而是年謙謙公舉京兆試、謹於是年記吾家入籍大興之始。

六年辛未

謙謙公成進士。國子監題名碑、是科楊慎榜下賜進士出身第二甲第一百六名翁洪、錦衣衛官籍。

吾家在明朝數世皆世襲錦衣百戶。謙謙公生五子、長楠、字朝巽、次槭、字朝謹。皆世襲錦衣百戶。朝謹公子熏、熏公子延祿、延祿公子使妹、此二字蓋是小字、

而諱與字皆不可考矣。是爲我高祖生九子，吾曾祖是其第九子也。此數世年次事蹟，皆不可考。

吾家自檢討公以二十字爲子孫世次，云「世守朝廷祿，惟存孝與忠，誠心長繼述，福慶永豐隆」。家譜此末五字作萬代慶昌隆。一皆取以系字。尚書公諱二字，元是字也，其後以字行。其取名皆以五行相生爲次，以五行之次考之，似延祿公亦是其字，或當以土部字爲名。此下一世應以金部字爲名，則此下正接吾曾祖名水旁，恰符合矣。謹記於此。

曾祖諱瀕，字禹門，由吏員官陝西某縣閘官。聞先公云曾祖卒於陝西，是爲陝西閘官無疑。而或又相傳爲福建沙縣典史，未知所據。

崇禎十七年，是爲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甲申。

是年，曾祖妣王氏與曾祖姑陳室同入井死。

時先曾祖大約年在二十幾歲間，而先曾祖與曾祖妣之生年，暨繼配曾祖母趙氏歸來之年，皆不可考。

聞諸先人云、趙太君幼失父母、育於外祖党氏家。党太君者、趙太君之外祖母也、稱為党老老。明末京城陷、時趙太君甫數歲、党老老匿諸一尼庵。尼又老病委頓、狀不可近、因居趙太君於樓上、党老老日為下樓取飲食給之。據此則趙太君歸我曾祖、當在順治十年内外也。

十三年丙申

先祖是年二月二十九日卯時生。

先曾祖卒於陝西、曾祖妣趙太君卒於江南崑山。先祖諱慶標、字孝定、由國子監生初任江南蘇州府崑山縣丞、及再任山東濟南府齊東縣丞、則母憂服闋後也。不聞崑山任内丁父憂、是曾祖之卒在先祖未任崑山前也。記先人說、大伯生於丞廨、故小名曰崑大伯、以康熙三十二年二月生、先曾祖卒之年、以畫像度之、當是六十許歲。曾祖妣趙太君亦約將六十許。四叔祖生於康熙六年、諱鳳標、字孝章、候推衛守備。六叔祖生於康熙十六年、諱鸞標、字孝和、國子監生。二叔祖諱麒標。而先大夫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是年先祖四十一歲、先祖母高太君二十七歲。高太君陝西人。先曾祖官陝、為先祖聘太君。則是先祖繼娶高太君、成禮於陝、丁先曾祖

憂亦於陝。先曾祖之卒、當在康熙二十餘年間。先祖三年服除、之官崑山、崑山丁母憂、又三年服除、之官齊東。先大夫生於丙子二月、大伯生於癸酉二月。蓋曾祖妣趙太君之卒在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之八月四日、而癸酉春家眷尚在崑山、所以大伯生於崑山也。先祖補齊東縣丞、當在三十四年乙亥、其月則不可考。而癸酉至乙亥中間三年、家眷還都與否、亦不可考也。

聖祖仁皇帝三十二年癸酉

先祖三十八歲、官江南蘇州府崑山縣縣丞。

二月十一日丑時、大伯生、（諱大生號玉峯）。四叔祖孝章公出也。叔祖是年二十七歲、叔祖母王氏、浙江紹興人。

聞諸先人云、先祖每以差務進京、則館於鐵庵尚書所。鐵庵一桂公二十一世孫、於先祖為叔父輩。按鐵庵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入都、補刑部尚書、則先祖之因差務入京、當在崑山丞任內、或壬申冬、或癸酉春夏也。

三十五年丙子

先祖四十一歲、官山東濟南府齊東縣縣丞。二月五日辰時、先大夫生。時先祖

母高太君二十七歲。祖母生於康熙九年庚戌五月二十五日。先大夫諱　字希舜號純庵。小名

蓋取先祖官縣丞之縣名上一字也。

先祖到齊東任、蓋在上年乙亥、鐵庵先生撰家譜、於一桂房六十二世書先祖

名下注云現任齊東縣縣丞。此譜作於丙子三月、則到任在此前一年無疑。

三十六年丁丑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先祖奉委隨

駕運糧至十三臺、軍功加二級。謹案、是年閏三月十三日、噶爾丹仰藥死、漠北蕩平、六師旋蹕。出師在是年春、則隨行運糧之員當是上年即奉委也。祖母說、是時署中僕役皆不願隨行、惟一陳三者隨去。

聞諸先人云、是年回任大吏以隨行官員著有微勞奏

聞、以軍營所剩帳房器物等分行賞賚。先祖以所得物變價買都城左安門外北十

八里店張又伯名下民地六畝四分一區、價銀九十六兩、奉先曾祖曾祖母柩

辛山乙向安葬。墓前設祭演戲三日、榮

上賜也。村中有孟氏者、與党氏有連、先祖擇孟氏謹愿者為娶婦、俾居墓旁、即今看

墳人孟八之祖也。聞諸先人確是如此。然檢張又伯自書賣地券、是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立券、則豈買地之事在前乎。謹按、平定漢

北恩詔在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則隨駕官員蒙恩賞賚、亦必在三十六年、而三十五年正月先祖實在齊東任所、何以有都城買地事。今詳度之、蓋必是四叔祖先於都中辦理買地之事、而葬事則三十六年受賞後以事入都時所親辦也。其所以云買地用　賜物變價者、或買地之貲特假他處而至是乃償足之耳。

三十九年庚辰

六月吉旦、與邑中同官公立本邑顯應城隍尊神之廟、扁額上有先祖書名。至

乾隆壬子方綱視學濟南、得拜觀焉。

聞先人云、先祖卒時、相傳為本邑城隍之神。今方綱訪諸齊東邑人、皆云至今尚傳說本邑城隍之神是先祖也。

海甯查氏石刻褚臨蘭亭跋云、此帖為東藩劉孟倬所得、在康熙四十年辛巳。孟倬名暟、先祖初不見知於劉公。其後劉以事鐫職、先祖往慰之、相得甚洽、則劉公辛巳官東藩、正先祖官齊東時也。

先祖官齊東自丙子至戊子、凡十三年。中間署知縣事、則於同郡之淄川、凡再署。泰安府之萊蕪、又嘗護理武定州事。惟兩署淄川、其一次有接高五雲之年可查。其又一次署淄川及署他處之年、皆不可考。

四十二年癸未

是年大饑、先祖竭所有捐粟煮粥賑民、并衣物釵釧皆變賣以為煮粥之費、所活無算。

四十四年乙酉

是年先祖署淄川縣知縣、按上任高五雲交代、籌措備至。

按縣志高五雲正藍旗人、歲貢生、康熙四十二年知淄川縣、四十四年丁憂、韓遇春清水人、庚辰進士、康熙四十五年知淄川縣、先祖接高之後、則是於四十四年署理至四十五年也、月日則無可考。

四十六年丁亥七月初一日、四叔祖卒。四叔祖為人有才幹、署中事皆能代理、自叔祖之卒、先祖常忽忽不樂矣。

先祖生女二、長為二姑母、大姑母段氏二叔祖所出。適武城張諱懿佑、次為三姑母、適順天龔授拜他拉布勒哈番昭武將軍雲南昭通鎮副將張士英之第三子諱戎烈。士英之父全家殉節、予世職、國史有傳。先祖於三姑母之嫁、籌措奩物、百計焦心。先祖工於草札、嘗一夕數函謀諸知好、以是積瘁成疾、事在四十六年也。

二姑母嫁於武城張氏。武城去齊東不遠。先大夫幼時與諸兄姊坐小轎往來德州恩縣間。又嘗遊恩縣之四女祠。二姑母生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長先大夫八歲。此往來遊憩事，蓋在丙戌、丁亥間。

四十七年戊子二月初十日戌時，先祖卒於齊東丞署，享年五十三。時已陞單縣知縣，未及赴任。先祖母高太夫人時年三十九，先大夫時年十三。

先祖雖為丞，而齊東之民最所愛戴。卒後，紳士公請入祀名宦祠。初，大吏以丞官卑不允，士民請益力，因援前明有某公以丞入祠，遂得如士民所請。乾隆五十八年，方綱按試濟南，訪諸邑宰，知此邑名宦祠神位至今尚在，大書曰「清廉明翁公之神位」。方綱謹書其事於石，勒諸祠壁。是時闔邑紳士公捐銀八百兩，為先祖母、先大夫薪水之費，并請留居應試於茲邑。先大夫體先祖清節，辭不受。

先祖平生交契有手記之牘，并所藏書，皆在樓上，不知何時被人遺失，以故先祖卒後，不知交契何人。如新臺令吳公稷、直隸制府何公世璂，皆後來始知之。

先大夫既辭齊東人之留贈矣，此戊子後十餘年中，於鄭家口、於高郵州往返奔走，并與六叔祖、大伯暨外曾祖高公分合去住聚散之跡，不能疏其歲月矣。

中閒依故城蘇氏者數年。吳幼日先生撰蘇公墓誌云：齊東令翁君卒於官，官橐蕭然，孀婺弱孤，無所歸。新臺令吳君移致書於君，道其孤苦無依狀。乾隆己卯秋，方綱典試江西，道出河間。河間郡守杜甲，吳新臺之姻也，言吳公之子某正在其署中，欲相晤也。時已昏夜，因約歸途必過此再當晤之。及是年十月，方綱由江西歸，以復命期近，趲行未及晤杜。又言所識秦某曾令齊東，識先祖云。君慨然收卹之，撫其孤若己子，延名師與諸子同讀十餘年，卒成名士。先祖丞齊東，而此云令，又云浙人，皆誤也。蘇公諱亮禮，字謙齋，本姓薛，丙子舉人。卒於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二月。其病癱在乙未春。憶先人曾言依蘇公家，正其病癱時也。乙未是康熙五十四年，時先君年十九歲，其始依蘇氏，尚在此前數年，未知起於何年也。憶先君言十八歲夏閒訪舊於江甯，是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在蘇公未病癱之前一年。訪舊者，因先祖昔所與捐監之張某其父全望。名官江甯典史，不得已而獨往訪之。先是大伯已訪之一次，至是始知之，則是大伯與先祖母、先君不同居者又在此年之前，未知何年離齊東而分處也。先君之往高郵與往江甯，自是兩次事。然吳幼日先生諱世燾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選庶吉士，墓志撰於官中允時，其曰壬辰春出國門，則先君之晤先生於高郵，當在壬辰以後。先君適江甯，有弔梁武帝七律，是先父十八歲已能詩，而幼日先生初授先

君以八股法則先君之為時文又當在前。先君所受業之孫先生亦高郵人與幼日先生善。是因幼日先生極稱先君文因為孫先生器賞。先君八股之工得力於孫先生。孫先生自蘇氏家辭歸高郵時惟與先君留別有手書論時文一紙先君每記憶述之謂時文不在多讀惟在精熟云云也。孫先生自蘇氏辭歸高郵蓋當蘇公疾篤時而先君之於孫先生則由在高郵已先拜之又於故城蘇氏家受業焉。先君又言蘇公每晨候孫先生未起時向其齋四拜而去則蘇公未病時事也。然則先君之往高郵乃又在甲午往江甯之前當在壬辰癸巳間也。蘇公第三子方念第四子方甯皆故城縣學生。方甯復姓薛。

先君於癸卯之前一年應順天童子試時初還都未久都中人無相識者因所識同族洞庭派應庚左白先生庚子舉人正在都中曰何不改名作洞庭派之入籍順天者。先君因改名應辛應順天童試至明年乃仍以原名應童試也。左白先生在洞庭派未詳其第幾世。當在康熙六十年辛丑或六十一年壬寅之春應學使歲試也。辛丑已在京師奉母授徒蓋蘇公卒後先君即奉祖母還都。還都之年與六伯還都之年孰先孰後則皆不能考矣。

和按先生之父始定居京師先生家舊有介壽堂未知始於何時載此俟考。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癸卯

是年、先大夫二十歲、補順天府學附學生。督學為吳文簡公七雲先生襄試題式負版者有盛饌、學者亦必志於穀。先君名在第六。本置第一、以題至字誤寫移此。

先是、前一次歲試、因洞庭派左白先生亦一桂房之裔、遂暫以宛平縣籍應試順天府試、居第一。大宛二縣人皆不知為都門舊家也、以為冒籍、攻訐之、不得與院試而罷。是時大興知縣高純嘏、求其收入試、不許。何端簡公（諱世璂、字澹庵、山東新城人、康熙己丑庶吉士、漁洋先生門人也。）官檢討、居京師、聞先君不能入試、曰、此吾故人子也。亟以新刻漁洋詩集及所藏舊人煙巒疊嶂圖卷付先君、俾贄於高、又託高之戚友武進劉文肅公（諱於義、時官翰林。）往說、因使先君受業於文肅。又曰、必得君之鄉黨有望者為之師。乃引而受業於吾邑黃崑圃先生。既而終不獲入試。先君意遂不願出應試矣。至是縣府試皆已過、暇日偶往見崑圃先生、先生力勸應試。是時京師人皆知是舊家土著矣、於是補應縣府試、俗呼曰飛過海者也。乃以大興本籍入順天府學。是年保結之廩生則同邑張方九先生、（諱嗣琮、號靜芳。）即吾外祖也。

和按先生重預　恩榮宴詩自注云先大夫受業於崑圃先生崑圃受業於漁洋先生。

先君入學後益肆力於文受業於邵虞廷先生。諱琮丙子舉人。先生以春秋決科一時承指授者共相劘切。先生三子大生、大業、大文皆以能文稱。大生辛丑進士、大業壬子解元、癸丑會魁。大業子即今總憲自昌也。虞廷先生孫自本、曾孫延曾皆方綱癸卯鄉試所得士。同時受業者如何子山先生兄弟三人其尤著者也。何子山先生見後條。其仲榜名周瑛、不記某科中式矣、官湖南知府。其季琇字君琢號勵菴、雍正癸丑進士、宗人府主事。

四年丙午

是年先君三十一歲補廩膳生科試題敏則有功公則說先君名在一等前列仍受知吳文簡公。

七年己酉

先君三十四歲應順天鄉試春秋二房江公皋閱薦已入中額數日因額溢抽出江公深為惋惜題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天地位焉二句、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至無思不服房評理解精實詞旨豐腴。江皋字鳴九號鶴亭、江西貴溪人、雍正丁未進士、吏部驗封司主事、後官

至御史。是年爲卷偶以呈保師張方九先生，先生異賞之，因以吾母歸焉。

八年庚戌

先母來歸。先母生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正月初三日丑時，至是年十八歲。先君是年三十五歲。

九年辛亥

先君三十六歲。與同學攻訐冒籍童生。是時順天童子試江浙人冒考者日以滋甚，光祿寺卿兼理順天府丞事王游袒護之，先君念桑梓人士應試之艱，與同學十人何珏、楊楷、曹澤遠、許廷英、劉育升、楊瀚、杜張先、張灝、貫國琛。具呈。是年江浙冒考人高崇李敏等數十名呈府丞衙門。王府丞怒其異己，列十人名於奏牘，指爲嚇詐，言已咨學臣褫革。是時督學爲武陵楊公超曾，知其枉，駁還府丞，移文具言十人所言皆公，并以上聞，而王公由是罷府丞之任。順天人士皆感武陵楊公之公正，且感十人之功在桑梓也。何珏字子山，乾隆丙辰進士，官江西知縣，陞同知。劉育升，乾隆甲子舉人。子琳，庠生，爲方綱二子師。孫琪，廣西知縣，爲方綱第四子師。楊瀚字汪度，乾隆丙辰恩科舉人，於先君爲友，壻子廷桂，癸未進士，官知州。廷樸，丁丑進士，官布政使。王府丞游之孫啟緒，官知府，繼緒官贊善，皆方綱丁卯同年舉人。

十年壬子

先君三十七歲。應鄉試。先君凡八應鄉試，始雍正甲辰，歷丙午、己酉、壬子、乙卯、乾隆丙辰、戊午、辛酉。中間應歲試時，有學使暫移昌平州考試者，先君與同學數人步出德勝門，日已將暮，聞道旁草棘間有二小兒呱泣聲，先君止步尋之，同行者勸以恐悞試期，先君毅然不顧，取橐中錢雇人夫抱送至育嬰堂收養焉。

十一年癸丑

先君三十八歲。八月十六日戌時，長男方綱生於正陽門外所居羅家井向北井閣衕屋。是日薄晚大雷雨，雨霽始生。時有李濟庵先生者，忘其名，某科進士，來看八字，有手書賀詩綾幅。方綱幼時尚及見懸於屋壁也。先君命拜李公，俗呼為乾爹。李公以其子名朝綱，命名曰方綱。先君自命小名魁，後以二弟生，祖母呼方綱曰大魁，呼弟曰二魁。李公又命小名曰柱麟，麟字即先祖諱上一字之今體，而大字亦與先君諱上一字相同，是以嫌不便呼此二字也。其後又拜父執貫公為乾爹，蓋因四歲出痘，貫公醫之也。貫公命小名曰天保，貫即前十人中同攻羅籍者。又拜宏善寺僧為師，僧命小名曰增壽。然幼時父母惟以魁呼之。

和按：先生壻王尚書壽先生詩自注云：太岳父有手書小名湯餅册。

十三年乙卯

先君四十歲。應鄉試。是年應試人多。號舍不足。以席棚為號舍。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丙辰

先君四十一歲。應

恩科鄉試。卷備薦。房評筆力頗健。

八月。先祖母高太君奉

旨旌表貞節。至三年戊午。始克製匾懸於門。貞節二字何子山先生書。

三年戊午

先君四十三歲。二月二十七日丑時。次男元綱生。

五年庚申

是年夏。羅家井屋不可居。始還於正陽門西大馬神廟。是冬。又遷小馬神廟內之小巷。居室甚窄矣。時外祖張公管理城東育嬰堂事。公是年六十八。為順天府鄉飲介賓。公攜眷居育嬰堂。有書室一間。書二廚。法帖一架。方綱每隨先母歸甯。輒入此室。翻閱書帖。記有永樂四書大全一部。紅筆小行書。評註殆遍。外祖業師孫義山名勷。山東人。手蹟也。此書後來外祖以賜方綱。後為何人易去矣。外

祖家入籍順天纔三世、其先紹興山陰人所稱白魚潭張氏也。外祖平生力踐儒先之學、非聖之書不觀、而愛蓄法書名帖。方綱每入書室、外祖指架上法帖曰、汝愛之乎。對曰、甚喜之。外祖曰、俟汝母歸時、吾檢以與汝。是年冬、一日、先母自外家歸、開篋見外祖所畀顏柳帖一冊、即買油紙就窗下影摹之。時方綱年八歲。外祖張公主管城東育嬰堂、自雍正八年六月至乾隆十四年夏、凡二十年。

六年辛酉

先君四十六歲。先君應鄉試止此。時祖母病勢日甚、遷居般若寺胡同。

七年壬戌

先祖母病益甚、先君又失館地、遷居給孤寺西夾道。是冬、方綱十歲、出應童子試。先祖母病中猶喜動頰也、扶病為治考具。是年冬極寒。

和按、先生奎堂閱卷圖記自注云、乾隆甲子以前順天學政於貢院聚奎堂編坐號試生童、蓋所謂矮几搆思者、即指是年也。

八年癸亥

先君四十八歲。遷玉皇廟西夾道、與大伯同居、蓋就其屋稍寬、為祖母養病也。

三月二十一日丑時，先祖母卒。祖母葬事畢，仍與大伯異居。是夏遷於香爐營下二條胡同。是年夏極熱，牆壁皆蒸，炙不可近。時方綱十一歲，甫得科理舉業文，并誦習諸經。

九年甲子

先君四十九歲。六月十一日卯時，大伯卒。子振綱、女端，後皆卒。六月，方綱補順天府附學生，督學為副都御史仁和趙學齋先生。諱大鯨，杭掌教於杭城崇陽書院。如吳鴻、趙佑、朱棻元皆其弟子。先生子升，庚辰庶吉士。是年學政任滿，先生即告養歸，試題穆穆文王，得天下英才，方綱每題皆作其二。至午，四藝皆完。先生於卷面大書四篇二字，覆試題而教育之。先生叩以涵育薰陶四字之旨，大加器賞，批其卷有前途未可量之語。七月九日，新進諸生簪花於京兆府堂，先君始與外舅韓公得相識於此。後數日，韓公介其家塾師焦先生來拜先君，說韓公以次女欲許嫁事。焦諱煒，欒城縣庠生。是年冬，行聘定禮，婦韓氏是年十五，雍正八年庚戌十一月初六日寅時生。

十年乙丑

冬十二月，先君率方綱應歲試，督學為臨桂呂公。諱熾，後以會試知貢舉，稱老師也。方綱試列

三等。

十一年丙寅

先君五十一歲。始得敬製先祖母木主、送入順天府學節婦祠、春秋奉祀。請武進劉文定公（綸，時為大理卿）為文碣於墓前。

十二年丁卯

夏、先君率方綱赴通州應科試。方綱試列一等、先君甚喜。秋闈、方綱中式第四十七名。是科主考兩大司寇滿洲阿文勤公（克敦）、諸城劉文正公（統勳）、本房春秋二房房師侍御元和沈榕溪先生、（諱景瀾、雍正癸丑進士、庶吉士）對房房師侍御武進錢希裴先生。（諱度）試題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三句、如此者不見而章一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

先君年五十二歲、補歲貢生。

十三年戊辰

三月初、先君猶料理方綱會試事、是日忽發疝氣舊證、變為傷寒。醫者曰、春瘟也。至初七月遂不起。是日清明節、午間猶自起拜先祖、至酉時見背。臨終惟呼

方綱曰：「好好讀書。」是年五十三，方綱時年十六，弟元綱年十一。

先君葬事畢，方綱奉母無所藉，即隨母寄食於外家育嬰堂所居官房。時外祖張公年七十六。

外祖管理育嬰堂事始於雍正六年戊申，至是二十年矣。以衰老欲辭去，時順天府尹蔣曉滄先生諱炳，陽湖人，後官倉場侍郎。子麟昌官翰林，龍昌與方綱友。外祖舊交也，篤切挽留之。外祖亦以此席料理諸事，不易得其人，是以遲久未去。是歲有外祖表姪胡公名世鐸，丙午舉人。偶來晤外祖云，此可付也。因以告蔣公，胡與蔣同年，因留胡公居此，而外祖是年尚未定居也。是夏方綱病起，與胡公相見，稱表母舅，胡善詩，勸以學詩。是秋始得讀杜詩、李義山詩，與胡公相講論，而未敢學作也。同邑庠生陸兄廷樞訪予於城東，又涿州林表兄鳳起館於此，又其族弟林兄奉交皆時相劘切。陸字象星，號鎮堂，乾隆甲辰進士，山西絳縣知縣。林字天衢，庠生。奉交字晉元，號迮齋，一名際春，山陰人，廣東增城縣主簿。

十四年己巳

隨外祖張公遷居於崇文門外關王廟街之東口內。

十五年庚午

夏，先外祖卒，年七十八。外祖卒後，方綱奉母自皦巷西小屋二間以居，蓋因之矣。

關王廟街東口居時，外祖家尚有書室二間，書二架，法帖一架，大母舅諱爾謙，順天庠生。同讀書其中，陸豪兄、天兄、贊兄及二楊表弟廷柱、廷樑。俱時時過從。

是年夏，有族人雲南騰越州知州名甲者來京相晤，留此夜話，則是先君昔年所識，曾聯為族兄弟者，蓋越中諫議公諱承贊，唐詩人。之裔，因同姓來晤，初不知是先君之子也。方綱忽省記曰：公非鶴皋居士乎？記先君說某年蓋在都中。與族人名甲者結交相唱酬，有鶴皋居士忍辱頭陀之句，忍辱頭陀者，先君自謂也。是夜話及此，遂稱為大伯。夜半大雨，霽後始行，留銀二兩為贈。

方綱自丙寅至壬申春凡七年，在首善書院肄業。地在崇文門外金魚池上，即今之金臺書院也。其初曰首善義學，屋舍前後止三層，本非首善書院也。首善書院，前明鄒南皋、馮少墟二先生講學之處，在大時雍坊，今宣武門內天主堂其故址也。城南首善義學始而順天府廷師肄課於此，未稱書院，乾隆初年何子山先生掌教，始以書院名。何公去後，包輯五先生繼之。方綱初為諸生時，先君使從包公肄課，是以隨輯五先生入院。包公壬戌進士，出新安汪文端之門，其後乃改名金臺書院，汪公為書扁。至包公去後，劉鐵齋先生繼之，方綱亦從遊焉。方綱成進士後，則劉公又去，常熟顧備九鎮掌教。顧君篤志稽古，乃以語京兆尹，於後堂設南皋、少墟二木主於此，志首善書院所由始也。今之學者入院，見二木主，皆憬然不省其由

於院中所習與交益者陸鎮堂、夏星南（亦壬申會試同年。）余景岩思賢、高湛如深，其最著也。

十六年辛未

春闈方綱報罷，卷未取出，不知在某房。是夏遷居正陽門外李紗帽胡同，饔飧不給。七月遷於落帚胡同，僦屋二間，始以其外一間招蒙童授讀。冬十月，有二童子來受業。

十七年壬申

是年春夏來學之童漸多，至有十人，粗給朝夕之費。

是年以

皇太后六旬萬壽，加鄉會試

恩科。三月鄉試，八月會試。方綱中式第一百十七名。座師海甯陳文勤公（世倌）、少宗伯滿洲嵩公（壽）、內閣學士無錫鄒公（一桂）。本房春秋二房侍御高密李公（師中，字中甫，號蝶園，丙辰庶吉士，卒於貴州學使任。子繼曾，舉人，官知縣。）對房春秋一房中允桐城張公（若需，字樹彤，號中畯，丁巳庶吉士。子曾敞、曾放、曾敷、曾敞，辛未庶吉士，官至少詹事。）榜首太倉邵嗣宗。九月二十六日，應

殿試。十月一日、
上御太和殿、傳臚第一甲一名江甯泰大士、方綱列第二甲二十三名。
保和殿朝考、未入選、王大臣驗看列二等。十月十二日引
見於
乾清宮、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是科合一甲三人、入翰林者四十一人、方綱分肄
國書。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滿洲介公福、大司冦諸城劉公統勳、小教習大司成滿洲
武公極理、分肄繙譯者八人。
和按、先生是年始編詩集。
十八年癸酉
十月二十日、婦韓氏來歸、時遷居宣武門外包頭張皃胡同。
和按、先生重預　恩榮宴詩自注云、癸酉甲戌間、每借書於黃氏萬卷樓。
十九年甲戌
閏四月初八日散館、繙譯陶潛桃花源詩。是日方綱坐在西苑

正大光明殿之東楹、午刻
駕出、
上步自西階向東行、至方綱跪所、
問已作完否、取卷閱之、
問姓名至再、
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次日
御定第一等一名、十一日引
見於
勤政殿、授職編修、
和按先生重預　恩榮宴詩注云、繙譯陶淵明桃花源詩、以俎豆一聯蒙
聖恩拔置第一、
是年春會試、有福建莆田縣族人霈霖來拜、庚午舉人也、得所送鄉試硃卷、前
有族姓履歷、內開曾叔祖有先祖名、方綱因持會試硃卷往送之、內履歷有先
祖也、次日霈霖來、稱姓輩、因與詳敘家世、始知吾家出自莆田一桂房、霈霖曰、

儒藏

此天賜之緣也。尤可異者，在莆田將儆裝北上時，檢取書籍等入行篋，及至京啟視，乃以家譜一冊置其中，豈非祖宗默佑耶。於是始借其譜抄之，自一桂公以下世次皆明白矣。知吾順天派是明大司農襄敏之裔，因敬書聯句，俾其歸鐫挂於尚書公祠堂。又知檢討公（方綱之十一世祖，諱瑛，翰林檢討，即襄敏公父也。）所留二十字為子孫世次者，世守朝廷祿，惟存孝與忠，誠心長繼述，福慶永豐隆。此內如世守朝廷諸字，既皆以命字矣，（世資二字，是襄敏公字，以字行也，本名錢。）吾先祖字孝定，則仍依前式也。然則吾曾祖必別有字，以存為上一字者，今莫可考矣。時與霈霖語及此，知吾家南北後人相沿日久，有忽略，未嘗以此為字者，不特吾順天派年久失攷，即以莆田霈霖上一代，亦未嘗以此為字，所當追復舊式也。方綱因此號忠敘（方綱字正三，先君所命也。父執孟頫仙先生命其字曰敘彝，辛未冬諸漢書，愛揚子雲覃思之語，自號覃溪，又號彝齋。）而為霈霖取字誠濟、實因此年莆田雨三（霈霖字）之來京，得詳知吾家世次，尤慶幸也。敬思此十字由醉庵公（檢討公號。）作以垂後，雖醉庵公傳子世字，即是以字行。然古人所謂以字行者即是名，而非字矣。至再傳謙謙公，何以不用守字於名，而用於字，想爾日謂世字原是字而非名，故用以為字。又因家傳以五行為序，取名既按五行之序，則

此守字用於字更為便矣。一時或未經詳悉熟籌，亦不意後遂沿為定式，專以此排序代傳，十字用於字而不用於名矣。若以敬承先訓之義，自當仍以命名，方合當日排此十字之本意。若盡以之為字，則如居家有譜系、入仕有名籍，其字雖則稽之，其名則衆目共見，知為某代子姓也。方綱既與霈霖詳言之，然而其後吾家兒子輩上學時，欲命以名，又復忽略，不依此字，則凡事因循不細講之為害大也。今日筆至此段，如夢初覺，即取四兒號誠鑑，以補前闕。然而將來吾子孫仍必用此為名，并用五行相生之序，事不難而理得合，竟當若此為家訓也。（依五行相生之序，則樹崐下一代如上一字用心字，則下一字用水部字，如上一字用水部字，則下一字用心字，將來永以此為式。）

二十年乙亥

四月一日，翰詹諸臣蒙

皇上召見於

乾清宮丹陛，

諭令公同審訊逆犯胡中藻一案。是日隨

駕至圓明園，自初一日至初八日，每日或一次或二次蒙

召見於
勤政殿。初八日午後，於西苑朝房奉
旨恭和
聖製浴佛日雨五言六韻律詩一首。是年六月，平定準噶爾，方綱恭
進頌十二章，冊入選，奉
恩詔加一級。
二十一年丙子
御試翰林詹事諸臣，方綱列三等。
七月十二日丑時，先母張太夫人卒，享年四十四。七月十六日，婦韓氏生第一
男芸。
十二月，攜家就館於保定府蠡縣劉村彭氏，家住居在其對門一院。每日入彭
氏家知三堂課徒，受業者彭克智、彭景宣、徐友賢、友生、友庚。其後又有附從講
肄數人，每夕課誦之暇，偕諸生步村塍間，與老農話耕稼事。
二十三年戊寅

十月、攜家自盩厔還都、盩厔諸生依依不忍別、各分日邀至其家飲食賦詩。十一月、補編修、僦居橫街東邊路南屋數間。

二十四年己卯

三月、

御試開列試差諸臣、題富而可求也、館人求之弗得、賦得披沙揀金、方綱列一等第五名。四月、編檢十員值班引

見、

上顧謂掌院學士蔣溥曰、聞翁方綱會作文章、然乎。溥奏曰、此人學問甚好。

上頷之。閏六月、奉

命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少司空武進錢維城為正考官。錢以內廷侍郎奉差、例得具摺入

謝、

召見、

上問、汝副考官學問何如。對曰、臣實不知、據今歲考列一等前列、想其學問當好。

上曰、汝亦久為翰林、何以不知。對曰、此人日日閉戶讀書、不與人酬接、是以不知。

上頷之。時錢公直南書房、於翰林中聞望夙著、方綱同年紀曉嵐、其甲戌會試門生也、語方綱曰、錢公不易其事、子其加意待之。及同奉使、道中唱酬甚歡、入闈閱卷、予夙知江右五家骨氣之深厚、久為時輩所掩、是役也、竊思有以振厲之。然途中却未先與錢言及此、及閱卷、每得一佳文、彼此互質、相與欣賞、則錢公深識此意、所取不約而合。是科初用五言試帖、命題之日、兩人各於掌握暗寫一紙、出以相示、則兩人所寫題皆秋水長天一色、江西鄉試初用此體、內外簾自監臨以下至應試諸生、無不爭相得句以為切合、而錢與予之心眼相協、更深矣。闈中與房考官能詩者聯句刻之。榜發、父執何子山先生以吳城同知充外簾官、相晤話舊、次日登滕王閣。錢茶山（維城、字稼軒、別號茶山。）以請假回原籍、武進、須遲數日還京、是以先行。予俶裝後二日行。十月十七日復

命、

召見於

養心殿西暖閣、

垂詢祖父爲官否、臣方綱奏、祖仕縣丞、父未仕。

上曰、汝家自汝纔如此讀書。臣方綱叩首謝。是榜得士周肅文等九十四人、副榜等十八人。是年於磨勘試卷案內罰俸三年。

和按、先生滕王閣圖記云、同官皆作詩、錄成一集、洵足稱滕王閣詩話也。

是年閏六月　日、婦韓氏生第二男穎、而江西歸、知第一男芸已卒。

十一月、平定回部、恭撰樂府十二章進

呈、

恩詔加一級。

二十五年庚辰

三月、充會試同考官、總裁大學士常熟蔣公溥、刑部尚書無錫秦公蕙田、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都察院副都御史無錫張公泰開、方綱分校詩四房、得謝啟昆等十一人、謝即前一年江西所得士。出闈、知四月三日弟元綱病卒。是年於磨勘試卷案內降一級、將前加一級抵銷、又罰俸一年。第二男穎卒。

是年本房十一人、除謝啟昆、莫元龍皆停一科、未與

殿試外、李松齡用庶吉士、熊啟謨用部曹、倪廷模、潘經馭皆即用知縣。

八月、署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充修續文獻通考纂修官、充磨勘鄉試試卷官。旋即總辦起居注事。起居注每年分十二月、每講官一人分修半月之書。每年四月以後陸續交稿至署、有總辦者通加校勘、至冬繕完其二十四分、每半月一分。講官不足者、以編檢協修、此向例也。日講官二十缺、滿八缺、漢十二缺、因漢講官職修起居注書也、滿講官則俟稿定後專司繙譯正本。又除兩掌院學士以經筵日講隨帶起居注銜、是以滿講官實止七缺、漢講官實止十一缺、分修五個月又半月之書。餘月之書、皆編檢中派出協修。協修人數多於實缺之數、是以有協修數年不得充署者。方綱是秋甫充協修、八月即署此職、誠異數也。爾時講官缺出、皆列名具本請　旨、有協修者注於名下。至其後始改為俸深十員引　見之例也。時同總辦者武進劉公星煒、漢軍積公善、桐城張公曾敞與方綱四人。每日辰入申出、出則至續文獻通考館、時總裁為錢塘梁文莊公詩正、通政使陳公兆崙、字星齋、號勾山。是時晨夕相與討論、相得極歡。分修市糴考。又以出入之暇、兼到皇史宬恭閱

列祖

列宗實錄、帶供事一人、挾筆硯、摘條抄寫、以備編載。又以內閣所送絲綸簿查核所修起居注、時到內閣票籤處、自茲為始。凡四五年無寒暑間。冬十一月、遷居宣

武門西幡子胡同。

二十六年辛巳

正月十日子時、第三男樹端生。因小名大姐、是以家人皆稱大相公。其後遂自此排敘、大二三四以爲稱呼之次矣。其實是第三也。

四月、充磨勘會試試卷官、紀錄一次。又充

殿試彌封官。

十一月、補授右春坊右中允、將前加一級改爲紀錄一次。

皇太后七旬萬壽獻頌、

恩詔加一級、

恩詔誥贈先祖、先父皆奉直大夫日講起居注官、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先祖妣田氏高氏、先妣張氏皆宜人。

二十七年壬午

是年春、

聖駕南巡江浙、恭進頌冊。五月、恭迎

聖駕於涿州城南。

御試開列試差諸臣，題「先之勞之請益」、「至於日至之時」，賦得「竹箭有筠」得「如」字。方綱

列一等一名。引

見於

勤政殿。

上曰：「翁方綱學問甚好。」是年京察列一等。六月，奉

命充湖北鄉試正考官，夏邑彭編修冠爲副考官。二十六日出都。十月二日，復

命於香山

致遠齋。

召見。是科得將方熙等四十七人，副榜　　等九人。八月二十四日，長女樹訓生。是

冬，恭領先祖先父二代

誥軸，行焚黃禮。

和按：先生《黃鶴樓圖記》云：「榜發後，重九日開讌於黃鶴樓。樓前設插屏，臨江插菊花數千萬枝，以侑酒。酒罷，題一聯於樓柱曰：『千古題詩到崔李。』國朝

制義在能劉。明日做裝北歸、渡漢江、王大別山、登晴川閣、迴望黃鶴樓、明吟

崔司勳詩、竟未能成一字。

二十八年癸未

三月、充會試同考官。總裁刑部尚書無錫秦公蕙田、吏部侍郎滿洲德公保、

部侍郎仁和王公際華。方綱分校禮記二房、得俟官林振彩等十人、內呂元亮

用庶吉士、陳燮用部曹、陳良翼即用知縣。五月、

御試翰詹諸臣、江漢朝宗賦、以子乘四載隨山刊木為韻、賦得結網求魚得先字、畿

輔水利疏。方綱列三等五名。引

見於

勤政殿、

上曰、汝是會作的、何以考在此。方綱叩首對、臣是日實作得不好、寫得亦不好。

上曰、何以不好。臣又叩首謝。

上又曰、汝是會作的。奉

旨罰俸一年。是月、轉左中允、充是科教習庶吉士、分課新編修韋謙恒、庶吉士祥慶、

呂元亮、李廷欽、李調元五人、辛巳庶吉士謝啟昆亦與焉。

此數年中又有校繕官書事始於十九年甲戌之夏初授編修時。時

命翰林工楷書者選梁國治、秦大士、梁同書、莊培因等繕録昭明文選、

命朱珪、戈濤、盧文弨、翁方綱等校對於翰林院後堂東寶善亭内。發出宋板文選一

部紙墨精好、古香襲人。每册有前賢手題墨蹟、第一册前有

皇上御筆題云、此書在天祿琳琅中亦不可多得。方綱與同年盧文弨謹記其中隨

目所得校正之字、歸而識於所讀文選内。是時盧館於吾邑黄氏家、與方綱二

人晨夕商榷文選諸本同異。至秋始竟。是冬、派繕寫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方

綱分寫周秦西漢數册、

賜庫緞一匹。至辛巳、復恭刊

御製詩二集成、方綱派繕寫、并與修撰畢沅同司總校事、至甲申夏乃辦竣。

和按、先生詩集自壬申至此年為課餘存稿。

二十九年甲申

夏、補授翰林院侍讀、將前加一級改紀録、又帶前紀録共紀録三次。四月九日、

通考館纂進方綱所纂之市糴考五卷。先是原纂諸人皆依馬氏舊考排纂，於今日實事頗難次敘。入館充修之始，衆皆以此門難修，方綱謂總裁陳句山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貨即市也，食即糴也。某意當分上卷市考，下卷糴考，以此分條徵諸部籍，則次敘井然矣。句山以為然，遂定辦法。三載以來，查核條件，編次成書五卷，至是寫訖。是時通考每門進

呈時經

皇上指駁疎失，皆以進書為畏途。是日提調圖學士鞳布與方綱在

西苑

宮門外候

旨，頃之諸城劉公統勳自內出，面有喜色，語方綱曰，進書如此無一句指摘者，從來所未有也，子其戒滿持盈乎。七月十二日，奉

命提督廣東學政。十三日具摺謝

恩，蒙

召見，奏對良久，

上諭不必另請訓。十七日、
上幸避暑山莊、於大東門送
駕。二十六日、攜家出都赴任。九月二十一日、到廣州。二十六日、出按科試。前任邊學士繼祖恰辦竣歲試。今從肇慶羅定科試辦起、即往西四郡、在瓊州府度歲。十二月十三日卯時、第四男樹培生於廣州。其後相沿稱二、其實是第四也。

三十年乙酉

是春、自西郡回省城、即出按東郡科試。至夏科試畢回省、選拔諸生、得饒慶捷等百有　人。秋、在省送鄉試。十月報滿、奉
旨仍留廣東學政任。是年在廣州度歲。選拔諸生多留省數旬者、時來樂洲亭論詩、有樂洲詩話六卷。又刊在都中所撰韻字辨同五卷。辛巳與彭芸楣、謝蘊山同輯。

三十一年丙戌

二月、出按歲試。冬、在潮州度歲。十二月、補授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和按先生試潮州、造舟曰章齋、賦七律四首。先文莊公有和作、見樂賢堂詩鈔。

三十二年丁亥

四月、轉補左春坊左庶子。十一月、補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冬、在韶州度歲。奉

旨頒

賜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十八函。是年按肇慶歲試時、德慶州學訓導揭陽族人進取

奉先像一冊來求題、因借留摹繪、俟明歲送鄉闈時還之。

三十三年戊子

秋、在省送鄉試。十月、穀滿奉

旨仍留廣東學政任。時已遣家眷先北上、至嶺、聞留任信、復回廣州。是冬、在省城度

歲。時報滿候

旨之暇、延一畫師至署住旬日、摹繪先世諫議公、一桂公以下遺像成冊。畫者福建人鄭潤、字雨亭、上官竹莊名周、見查初白詩。弟子也。來寓於廳事後藥洲前之尚有西齋對面客堂、史文靖公手題尚有西齋四字、予有記勒石。每夕偶共論書畫。鄭云有湖南人吳君容游於此、以所藏坡公書天際烏雲帖墨蹟欲出售、予因託鄭往取來、以六十金

購之。又因在韶州道中經英德南山見山崖後壁坡公手題予重摹勒石二片、

一嵌廣州使院壁、一留以自隨、因自號蘇齋自此始。

三十四年己丑

二月、出按諸郡歲試。四月　日第二女　生。冬、在高州府度歲。

三十五年庚寅

秋、回省送

恩科鄉試。恭進

皇上六旬萬壽樂府一百章。冬、在韶州府度歲。

三十六年辛卯

秋、在省送鄉試。恭進

皇太后萬壽詩十二章。十月報滿、以失察生員年貌冊、因禮部奏駁鄉試諸生廣東

省有冒開年七十以上希冀邀

恩者人數太多、奉

旨降三級調用。九月二十八日、全公士松來接交代、移寓於公館。十月三十日未時、

第五子樹敏生、後稱第三。时十一月二十日、自廣州起程、除夕在江南潛山縣度歲。

和按先文莊公有送先生任滿還京詩、見樂賢堂詩鈔。

是年秋、在廣州撰粵東金石記十二卷、鋟板。

三十七年壬辰

正月二十九日到京。二月初二日、恭繳

硃批奏摺於

乾清門。初九日、在

西苑大東門恭送

聖駕。是年到京、暫寓孫公園前街。

和按先生詩集自甲申冬至此年二月、爲藥洲集。

三十八年癸巳

移居於潘家河沿、始以粵東所摹勒蘇米二石、嵌於齋壁、扁曰蘇米齋。蘇蹟即英德南山坡公題字也。米題藥洲一石、藥洲九石之一、今諸石在學院廨後堂之東藥洲舊址也。惟此米題一石、不知何時移植於布政使署二堂後東院竹叢中。予既重摹二石、欲以所摹一石易之、未果、遂以其一石自攜入都、而其一石至今猶在學使署後壁間。

三月、大學士劉等奏原任學士降調候補之翁方綱留心典籍、見聞頗廣、請充補四庫全書纂修官。奉

旨依議。三月十八日、入院修書。九月二十五日奉

旨、翁方綱學問尚優、且曾任學士、著加恩授為翰林院編修。十月初三日、到編修任。

是年冬移居爛麪胡同。

是年　月、第二女卒。九月初五日、第三女樹玉生。

是年撰焦山鼎銘考一卷、鋟板。

十二月、購得宋槧蘇詩施顧注三十一冊、凡存目一卷、詩三十卷、即宋漫堂中丞所藏也。有毛氏汲古閣宋商邱諸印。始以寶蘇室自題屋扁、因撰蘇詩補注八卷、門人曹儷笙振鏞鋟梓。

繪三代祖父考妣像、合所摹前十四幅、凡二冊一函。於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先像繪成告祭。是日族人慈谿玠英、常熟建臺來同拜像。玠英即騰越知州甲之子。建臺潮州豐知事企祖之子、企祖識庵尚書孫也。建臺揀發河南吏目、玠英揀發試用縣丞。

和按、先生集自壬辰二月至此年八月、為青棠書屋稿。

自癸巳春入院修書，時於翰林院署開四庫全書館，以內府所藏書發出到院，及各省所進民間藏書，又院中舊貯永樂大典內，日有摘抄成卷彙編成部之書，合三處書籍，分員校勘。每日清晨入院，院設大廚，供給桌飯。午後歸寓，以是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處，在寶善亭與同修程魚門晉芳、姚姬川②鼐、任幼植大椿、諸人對案，詳舉所知，各開應考證之書目。是午攜至琉璃廠書肆訪查之。是時江浙書賈亦皆踴躍，遍徵善本足資考訂者，悉聚於五柳居、文粹堂諸坊舍，每日檢有應用者，輒載滿車以歸家中。請陸鎮堂司其事，凡有足資考訂者，價不甚昂即留買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寫其需查數條，或暫借留數日，或又僱人抄寫。以是日有所得，校勘之次，考訂金石，架收拓本，亦日漸增。自朱竹君筠、錢辛楣大昕、張瘦同塤、陳竹厂以綱、孔撝約廣森後，又繼以桂未谷馥、黃秋盦易、趙晉齋魏、陳無軒焯、丁小疋杰、沈匏尊心醇輩，時相過從討論。如此者前後約將十年，自壬辰癸巳以後，每月與錢擇石、程魚門、姚姬川③、嚴冬友諸人作詩課。

四十一年丙申

平定兩金川、恭進頌冊、
恩詔加一級。
十月十二日引
見、以原銜充文淵閣校理、又充
武英殿繕寫四庫書分校官。
和按先生集自癸巳九月至此年九月、爲寶蘇室小草。
四十二年丁酉
三月二十五日、
御試翰詹諸臣、是年不發出等第名次。
京察一等加一級。
時方綱承修四庫全書、又承修明紀綱目、又承修音韻述微、又承修續通志、又
兼武英殿繕寫處覆校。
是冬辭武英殿分校覆校事、仍在四庫全書館專辦金石篆隸音韻諸書。
是秋、黃秋盦得漢石經尚書論語三段、借摹於石、因用洪文惠摹刻石經於越

州蓬萊閣事，自題扁曰小蓬萊閣。

四十三年戊戌

四庫全書五年期滿，分等議敘，方綱列上等，奉

旨加一級。五月，充

殿試彌封官。

是年春，莆田河邊朱紫坊第十五姪霆霖繪先像一冊來，敬裝於前函內，凡一函三冊。霈霖胞弟也，霈霖行七，霆霖行十五。兄弟皆成進士，霈霖浙江孝豐知縣，霆霖戊子福建解元，四川南溪知縣。

十一月十五日，側室劉氏來歸，天津人，年二十三。

四十四年己亥

三月二十五日，

御試閱列試差諸臣，題：根也慾焉得剛，晉平公之於亥唐也，賦得山夜聞鐘，得張字。

方綱列一等第三十六名。惟此一次發出名次，以後皆不發出矣。

六月二十二日，奉

命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少宗伯謝墉為正考官。時謝隨

駕在熱河陛辭、
上問翁方綱是汝同年否。墉對是。
上曰其學問在北方中所少。墉對、即在南方亦所少。七月六日同出都。九月八日榜
發得錢棨等一百四人、副榜潘曉克等十八人。十月九日復
命、
召對於
養心殿西暖閣。

九月九日、登棲霞最高峰、望大江、金焦諸山。是夕宿於山中幽居禪室、夜與金
圃墉、縕山敬晃時以陝補知府從行唱酬。是役有棲霞小草一卷、鋟梓。初十日、自棲霞歸已
傍午、制軍薩公載、丁卯翻譯舉人、相稱同年。設席以待、謝金圃先往、予獨詣江甯府學尊經
閣下、手摩吳天璽碑并秦篆篆本諸碑。是役有金陵訪碑記五卷。明日將假裝、
揚州汪容甫中來謁於秦淮旅舍、出所藏碑帖盈篋共賞。

十月、補三通館纂修官。

十二月二十八日、長女劉氏生第四女樹金。

四十五年庚子

四月，充會試試卷磨勘官。

五月，充

殿試受卷官。

京察列一等。六月十二日，於避暑山莊引

見，奉

旨准與一等加一級。

長男樹端之婦朱氏來歸，同邑竹君女。

四十六年辛丑

三月二十九日，奉

旨補國子監司業。四月六日，到司業任。每晨入監，公事畢，到戟門下席地而坐，手量石鼓闊圍高下尺寸，度其泐勢，精搨之，始得見辛鼓首尚有半字存者。以上海顧氏摹本對之，適相符合。是夏，撰石鼓考八卷。

充會試試卷磨勘官。四月廿五日，傳臚，錢棨一甲一名進士，爲

國朝三元之瑞。五月一日、新進士釋褐於國子監、祭酒司業皆坐彝倫堂、行拜謁簪花禮。故事、三鼎甲所簪金花外有備用一枝、爲總理監事所攜歸。是時總理監事漳浦蔡公新曰、今科狀元是翁公上年鄉試所得士、此花應歸翁公。因攜歸、銘於櫝藏之、并撰三元考、三元喜讌詩四律。京師士大夫及四方詩人和者數百家、鋟梓爲三元詩集。

和按、先文莊公有和先生三元詩、見樂賢堂詩鈔。

三月十七日、妾劉氏生第五女樹齡。

閏五月二日、奉

旨補司經局洗馬。初五日、到詹事府任。

十一月十七日、奉

旨充文淵閣校理。編修陞司業、例不兼校理、是以闕缺、今復充此職。

是年冬、撰七言律詩鈔十八卷、曹儷笙爲鋟梓。

和按、先生詩自丙申十月至是年三月爲秘閣集、四月五月爲石蘭集。

四十七年壬寅

三月初一日起入直

文淵閣每日輪直校理二員、檢閱二員、官厨設饌同餐、午後乃散。方綱與同直諸君唱和之作、積成冊、名曰秘閣唱和集。

和按、先生集作秘閣直廬集、編詩自壬寅三月至癸卯八月。

九月一日至十日、每日卯刻入閣曝書。

是年秋、得宋拓大觀帖第六卷、始自題其屋曰晉觀堂。

十月四日、奉

旨署日講起居注官。是月九日、於

懋勤殿侍

勾到班、班退時、方綱叩首謝、

上曰、汝原是講官、因何降調。因蒙

垂詢、奏對良久。

十二月一日、樹端生男曰松官、次年十一月痘殤。

和按、先生詩自辛丑閏五月至是年三月、為枝軒集。

四十八年癸卯

三月十日、

御試閣列試差諸臣、題義對曰、無違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賦得方圓隨規矩、得

先字。十二月引

見、不發等第名次。

京察一等、加一級。

七月十五日、次男樹培婦沙氏卒。

九月、妾劉氏生第六女樹寬。

八月六日、奉

命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時、正考官為諸城劉冢宰墉、其一副考官為雲南尹閣學壯

圖、方綱順天大興人、例不得閣列順天鄉試考官。時

皇上在熱河、

命下、即入貢院。至九月十日榜發、取中舉人裴顯相等二百三十七人、副榜劉騰蛟

等四十二人。出闈、偕劉尹二公往奉天

行在復
命。三十日、於錦州府湯泉屯道旁跪迎
聖駕、巳刻於
行宮遞奏摺、即蒙
召見、
命臣壯圖 臣方綱先行回京。即午起程、十月九日到京。九月二十三日出山海關、於關內澄海樓望東海、推窗之際、一碧萬里、樓中懸 御書元氣混茫四大字、誠壯觀也。
和按、先生奎堂閱卷圖記云、洗馬五品、不列奏牘、且籍隸順天、蒙 恩逾格充使、幼時矮几構思之地、今得閱卷於此、更為曠古希有、百倍尋常之遭際。
十二月十九日、部議磨勘順天鄉試試卷、銷去紀錄四次。
和按、先生詩是年八月至十二月為桑梓掄才集。
四十九年甲辰
閏三月十三日、奉
旨補授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時

皇上南巡江浙、四月二十日於新城縣城南數里外道旁迎
駕謝
恩。六月三日奉
旨補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初十日、於熱河謝
恩蒙
召見於澹泊敬誠之内一會、
賜名依清曠、
召對良久、
命臣即回京。十四日回京。
九月二十三日、奉
命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八日、入直
文淵閣、與褚廷璋彭冠二學士有秘閣唱和續集。又奉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
十月十日、奉

命充武
殿試讀卷官。
是年長女樹訓適梁氏,壻名鉞,順天庠生。
五十年乙巳
正月一日,
恩詔加一級。
二月三日,
御試翰詹諸臣。初八初九兩日,詹事隨同兩掌院,捧綠頭名籤帶領引
見。
三月十九日,
召對於
勤政殿後之左內間。
四月三日,奉
命稽察右翼宗學。

十二月十日、吏部朝房考試京外吏攢、奉
命閲卷。
六月一日、孫女大妞生、樹端出。
十二月十八日寅時、第六男樹峴生、今呼第四。妾劉氏出。
廿二日、恭請
誥軸、行焚黄禮、曾祖考府君、祖考府君、顯考府君皆
贈通奉大夫、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前曾祖妣王太君、曾祖妣
趙太君、前祖妣田太君、祖妣高太君、顯妣張太君皆
贈夫人。
五十一年丙午
九月四日、奉
命提督江西學政。初十日於熱河謝
恩、

召見於澹泊敬誠行殿、即回京。十月二日起程、十一月　日到南昌任。

九月、順天鄉試榜發、次男樹培中式第七十一名舉人。

和按、先生詩自甲辰正月至是年八月爲晉觀稿。

五十二年丁未

四月、會試榜發、樹培中式第三十六名。

殿試三甲二十二名、

欽點翰林庶吉士、分肄繙譯

國書。

五月十九日申時、第七男樹寶生、妾劉氏出。

五十三年戊申

月　日、長男樹端卒。

五十四年己酉

四月、庶吉士散館、樹培列二等三名、奉

旨授翰林院檢討。繙譯陶潛歸去來辭。

在江西任内奏報歲試情形、申嚴月課一摺、約束武生一摺、申嚴場規核實經
古學一摺、皆蒙
御批嘉奬、并
敕諭各省學政照依辦理。
是年考選江西通省選拔貢生、得許庭椿等一百五人、又考選優貢生曾祜、周
熊、聶廷珠、曾邦瞻四人。
秋、在南昌録梓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
九月滿任。二十六日自南昌起程。十月一日到京復
命、
召見於
養心殿西暖閣。
移居保安寺街。
十月十四日、奉
旨補授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奉
命稽察右翼覺羅學、又奉

命稽察中書科事務。

　和按先生詩自丙午九月至是年十二月爲谷園集。

五十五年庚戌

　二月、扈

蹕謁

東陵、

西陵謁　泰岱、　孔林。是役也於途中奉

命遣祭河間獻縣毛萇墓、又奉

命充　孔廟西廡分獻官、又奉

命遣祭鄒縣子思子祠、孟子祠、又奉

命遣祭南皮縣尹吉甫墓。禮成復

命、蒙

召見於

行殿。四月八日、於天津謁次奉

命、即回京俶裝往
盛京詳校
文淵閣四庫書。十一日回京。十六日起程。五月一日至奉天。七月十日、自奉天起程。
八月二日、回京復
命。是行於至奉天之次日恭謁福陵、昭陵。是春扈從東陵時、於恭謁昭西陵、孝陵、景陵、孝賢皇后陵寢、皆騎馬隨往四處、一齊到班。間向來扈從者多以馬力不能趲行者、僅至一處二處者。時方綱初學騎馬、林繼閣皆迅行、董閣老誥馬上指曰、真巴圖魯也。是歲得於 列祖 列宗陵無不叩首仰瞻誠罕遇也。在盛京、自五月四日至六月三十日、詳校四庫書一千二十函。
皇上八十萬壽、敬上
八徵耄念頌。奉
旨選刻入
萬壽盛典。賞大緞二匹、妻韓夫人亦賞緞二匹。
五十六年辛亥
三月、扈
蹕盤山。十一日、

召見於
行殿、即給札、在
宮門外朝房和
御製詩七首。
六月十五日、以
覃恩恭請
誥軸、
贈先三代考妣、考皆資政大夫、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妣皆
夫人、行焚黃禮。
九月十七日、奉
命提督山東學政。二十一日謝
恩、蒙
召見於
勤政殿內左裏間。十月一日、自京起程、十三日到濟南任。十月九日行至景州、第五男樹寶殤。

十二月二十八日、具摺
奏請懇令臣子樹培代臣往
盛京覆加詳校
文淵閣四庫書。於
五十七年壬子正月七日遞摺奉
硃批、當然、欽此。當即具印文行知翰林院、樹培於、二月往
盛京覆校四庫書。　月回京。
是年考選山東通省優生、畢報送監金洙、公震、宋縉、李堯詢四人。九月報滿、奉
命仍留山東學政任。
和按先生詩自庚戌正月至此年正月、為石墨書樓集。
五十八年癸丑
四月三日巳時、韓夫人卒於京師。
六月廿三日、奉
旨來京供職。七月初七日、部文行知。初八日、自濟南起程。二十一日、於熱河復

命、蒙
召見、
命即回京。二十四日回京、二十五日到内閣辦事。
十月二十三日酉時、妾劉孺人卒。
十一月二十四日、妾王氏來歸、年二十七歲、雲南昆明人。
十二月二十日、以齊東名宦祠新勒碑記致告祖墓、并於祖墓前石碣内鐫記之。
在濟南錄梓經義考補正十二卷、小石帆亭著錄六卷。
和按、先生詩自壬子正月至此年七月、爲小石帆亭稿。
五十九年甲寅
三月十三日、恩
蹕天津。十六日、於紫泉
行宮
召見。廿五日、奉
命還定迎

駕諸生所獻詩賦冊。廿七日、奉
命閱卷、是午擬取諸卷進
御覽、
欽定一等一名姚文田、浙江歸安舉人。授官內閣中書。四月七日回京。
五月廿五日、扈
蹕熱河。六月二日至熱河、寓居南營子溫家溝。初九日、蒙
召見於澹泊敬誠之後殿。自七月二十四日為始、
賜觀劇茶宴於　清音閣、至八月十五日凡二十日、每日卯刻入班、至未正散出、每
日
賜茶果克什三次。八月二十日
回鑾。廿六日、
皇上回至圓明園。是午還家。

六十年乙卯

二月初九日、京察。十五日

命下、降補內閣侍讀學士、仍降二級留任。閏二月十一日、補內閣侍讀學士。十四日、到內閣漢本堂任。八月廿九日、仍兼辦批本事、自己酉冬至乙未春、凡在內閣政事堂批本前後十年。

是年三月、第三女樹玉歸於青陽王宗誠、庚戌探花、今官詹事。

是年秋、知山西忻州汪君本直為鋟梓所撰元遺山先生年譜。

今上嘉慶元年丙辰

正月四日、恭預

皇極殿千叟讌、

御賜詩章、墨硯、箋紙、紬緞、朝珠、齋戒牌、金合等件。

元日、

恩詔加一級、并删復前降一級、給一子廕生、第四子樹崐充補廕生、部給執照。樹培

所應得

封典、貤贈兄嫂、長子樹端得受

勅贈翰林院檢討加二級、妻朱氏安人。

二年丁巳

二月、第四女樹金歸於涿州馮立鈞文敏五世孫、今官湖北縣丞。

三年戊午

月

御試翰詹諸臣樹培列三等、改授刑部督捕司主事。

十二月八日、第五女樹齡歸於獻縣文寶樹、太僕少卿源子。

四年己未

二月九日、奉

旨補授鴻臚寺卿。初十日謝

恩。十一日

召見於

中正殿倚廬。是日奉

命稽察右翼宗學。

和按先生詩自癸丑八月至是年二月、爲蘇齋小草。

五年庚申

正月為始九卿各衙門輪班奏事。自正月至十月蒙

召對三次。

四月初九日、内閣傳

旨、禮部侍郎曹城等二十一員於初十日卯時入内應

御試、在南書房給札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論、賦得友風子雨、得與字。十一日、

召見於

養心殿西暖閣、

上面諭云、汝文詩皆好、字畫亦佳。

六年辛酉

二月二十七日、京察引

見、奉

旨、翁方綱年已衰老、著以原品前往

裕陵守護。二十八日具摺謝

恩。三月十二日自京起程、十五日到馬蘭峪、暫借福員外海、丁卯同年德宮詹昌之姪。寓齋住宿。

四月四日、移居於德尚書福原賃之屋、在東關外東檔子巷。

四月六日、妾王氏攜四兒樹崐來。

是年三月、次兒樹培充會試同考試官。

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四兒樹崐娶婦李氏、李遵化州人。

和按、先生詩自己未二月至是年二月、為萬緣草。

七年壬戌

三月、樹培充會試同考試官。

四月、移居於蔣太常賜棨原住之屋、在塔子山對面、自題曰塔下山房。

八年癸亥

五月、樹培充豐益倉監督。

九年甲子

二月十七日、奉

命以原品休致回籍。三月初一日、於隆福寺

行宮具摺謝
恩。初二日、恭送
聖駕。四月初八日、馬蘭峪挈眷起程。初十日回京。六月、重入府庠瞻拜新修　文廟。方綱於乾隆甲子補府庠生、至是六十年也。是日知宛平縣門人胡遴陪同行禮、因飯於宛平縣齋、有府庠唱和詩冊。時順天府尹莫瞻菉爲予庚辰本房門生、元龍子。順天府丞張端城又予癸卯鄉試所得士。皆同和焉。在馬蘭峪三年、惟每月朔望暨恭逢
忌辰節候上
陵行禮外、其餘月日無酬應、併無唱酬題詠之件、專心將數十年來溫肄諸經所記、條件分卷寫彙。共得易附記十六卷、書附記十四卷、詩附記十卷、春秋附記十五卷、禮記附記十卷、大戴禮附記一卷、儀禮附記一卷、周官禮附記一卷、論語附記二卷、孟子附記二卷、孝經附記一卷、爾雅附記一卷。

和按、先生詩自辛酉十二月至是年七月、爲有鄰研齋稿。

十年乙丑

九月、謝編修學崇爲鋟梓詠物七言律詩偶記一卷。

十一年丙寅

五月十二日午時、樹崐生男成宮、次年殤。

七月、樹培補授刑部山西司員外郎。

十月、樹培補授刑部貴州司郎中。

十二年丁卯

秋、重預鹿鳴宴、奉

旨賜加三品銜。是日宴次得詩四律、和者數百家、裝為四册。

是年夏、撰廟堂碑考一卷。秋九月、王壻宗誠赴山東學使任、刻於濟南。

十三年戊辰

三月、孫女大妞歸於安邑葛廷蘭。

十四年己巳

皇上五十萬壽、

恩詔樹培以所應得

封典貤贈其外祖考韓公崇為朝議大夫刑部貴州司郎中加一級、妣李氏恭人。

八月、長子婦朱氏卒。
九月二十八日、遵
旨於西直門内道旁恭迎
聖駕、即隨至
景運門、恭進
萬壽頌冊。是日有
旨、准生監等一體迎
駕。四男樹崐亦得在高梁橋南道旁恭迎
聖駕、并隨至
景運門、附名遞奏。
十五年庚午
杭州接刻復初齋詩集至第六十二卷。
十六年辛未
九月八日、次男樹培卒。

十二月、孫女大妞隨其夫家眷屬同還山西。孫壻葛廷蘭先卒。

十七年壬申

二月、表弟楊立山廷柱自涿州來、作二老話舊圖。四月、訪舊居於城東羅家井、因重遊育嬰堂、萬柳堂。

和按、是年八月先生作十二圖、自記云、嘉慶壬申八月、爲予八十初度之辰、屬友寫十二圖、一滕王閣、二黃鶴樓、三閱江樓、四藥洲、五棲霞、六澄海樓、七五老峯、八蠡勺亭、九曝書、十閱文、十一校經、十二考金石。客曰、子寫此以自娱耶、抑又自爲詩曰、畫圖十二勞丹粉、幅幅能追省過不、是十二圖者、適皆以省過耳、豈自娱之謂歟。予笑曰、此十二圖中、其最熟最久者、無若粵之三任、西江之再使矣。憶自壬辰春由粵北歸、至丙午秋復使江西、途中詩曰、憶昨拜命初、竟夕自攻疚。讀書十五年、所學仍未進。所以漆雕云、斯之未能信。及己酉九月北歸、詩云、昨非雖屢悟、昔遁何從收。韋絃戒己佩、褊急仍未瘳。曰對匡君語、尚未除驕浮。此去讀何書、始克寡悔尤。夫以自知自懲之言、往復申切若此、而依然有待於省改也、則所謂借畫圖以自省者、裨益幾何、而謂

必賴此以省過乎。則質言之，不如仍曰寫此以自娛而已。中秋日書。

又按先生八十壽，朝鮮進士金秋史寫佛經寄祝，秋史名其室曰寶覃齋，於是日作祝蝦詩課，見王尚書祝壽詩注。

十八年癸酉

蘭亭考八卷録板成。

十九年甲戌

二月十八日，禮部奏奉

旨，翁方綱賜二品銜，重預恩榮宴。二十日，具摺謝

恩，恭紀四律。其前二日，戶部尚書潘世恩召對，

上問，今科會試，有重赴瓊林宴者乎。世恩對有壬申進士翁方綱，壬申今無正科，現在禮部奏請於甲戌補重宴，尚未奏上。

上曰，其精神尚好否。世恩對尚能作小楷。

上曰，其學問本好。

和按先生每於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心在玉壺七字，見王尚書壽詩注。

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亥正二刻）樹峴妾劉氏生男引達。

二十年乙亥

八月二十八日未時、四男樹峴卒。

九月十二日、葬於十八里店祖塋之南。（子山午向、兼壬丙三分。）

二十日、集親友公議妾王氏扶正、并樹峴生母劉氏一併正名、俱稱夫人。

和按、先生詩自甲子八月至丁丑六月、為石畫軒草。

二十三年戊寅

正月十二日、為（小孫引達）定聘過帖。

和按、先生詩自丁丑六月至戊寅正月、補編為墨緣集。

右先生自記、以詒其門人襄平蔣相國、盖以文孫尚幼故也。先生最工蠅頭細書。嘗用文待詔故事、四旬後元旦用瓜仁一粒書坡公金殿當頭紫閣重絶句一首。六旬後、又以胡麻十粒黏於紅紙帖、每粒作天下太平四字。至戊寅歲元旦、書至第七粒、目倦不能成書。先生歎曰、吾其衰矣。果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丑時歸道山。先生博極羣書、等身著述、而於古今體詩尤所用力。

今復初齋集已膾炙人口。意後之學者必有如洪興祖、施元之之為韓蘇年譜者。第掇拾畸零、縱能成一家言、究不若及身自訂、較為得實。先生與先文莊公相友善、每有唱和之作、又與先叔巽齋先生同年。予以年家子為詞館後進、樂聞先生文章緒論、故從相國之子丐得付之梓、俾好事者附復初齋集以行、亦論世知人之一助云爾。後學吉林英和識。

校記

①按：疑作「接」。

②③姚姬川：當作「姚姬傳」。

段玉裁先生年譜

劉盼遂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段玉裁先生年譜》，劉盼遂編撰。民國二十五年北平來薰閣書店鉛印《段王學五種》本。

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字喬林、淳甫，後改字若膺，號茂堂、懋堂，又號硯北居士、長塘湖居士、僑吳老人，江蘇金壇人。嘗從學於戴震。乾隆二十五年江南鄉試中式，選爲景山萬善殿教習。歷任貴州玉屏，四川富順、南溪、巫山知縣。引疾致仕，移居蘇州，致力於撰著。嘉慶二十年卒，年八十一。段玉裁爲清代乾嘉學術之代表人物，於音韻訓詁文字、文獻校勘等方面成績斐然，主要著述有《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三十卷、《周禮漢讀考》六卷、《儀禮漢讀考》一卷、《説文解字注》三十卷、《六書音均表》五卷、《戴東原年譜》一卷、《經韻樓文集》十二卷、《續集》二卷，另有校定本《廣韻》、《集韻》、《國語》、《荀子》等。

自清以來，爲段玉裁編年譜者不乏其人，其年譜現存者除本譜外，尚有羅繼祖編《段懋堂先生年譜》，林慶勛編《段玉裁年表》。劉盼遂（一八九六—一九六六），河南息縣人，曾任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代表作有《論衡校釋》等。劉盼遂曾相繼編有段玉裁、王念孫父子年譜等。此譜於各條均注明出處，除引譜主文章以外，還載録時人所撰詩文、書啓、序跋，作爲譜主學術活動之佐證，側重反映譜主之學術成就。陳鴻森撰有《劉盼遂氏段玉裁年譜補正》（見《大陸雜誌》第七十卷五期），可參攷。

段玉裁先生年譜

息縣 劉盼遂 學

先生姓段氏、名玉裁、字若膺、號茂堂。早年曾字喬林、見臧東原與先生書墨蹟。又字淳甫、見雪橋詩話餘集卷五引王鎮之存沒口號。又號硯北居士、長塘湖居士、僑吳老人、散見文集每篇末偶誌。江蘇鎮江府金壇縣人也。先世有名百三者、自河南隨宋南渡、卜居金壇縣。至十五世諱武者、爲先生曾祖、邑庠生。祖諱文、邑庠生、食貧力學、善誨後進不倦、著有書法心得錄。生世續、字得莘、先生考也、邑庠生、事父母至孝、三十二歲喪親、終其身每食必泣。以赤貧好學厲行、授徒嚴課程、每誦先人詩句云、不種硯田無樂事、不撐鐵骨莫支貧、以是律身、教子務讀經書、勿溺時藝。嘉慶六年、以玄孫義正生、清仁宗賜以七葉衍祥扁額、並拜白金黃緞之賜。卒於嘉慶八年、年九十四。配

史氏同邑庠生史銘之女。生子四人、先生其長也。參考說文解字第十五下注及先妣梳几銘序。

清世宗雍正十三年乙卯、西曆一七三五 先生一歲。

某月某日先生生、時先生父年二十六、母年二十三。

初娠先生時、夢生四羊、覺而懼、以告得莘公、公曰、羊者祥也、其將生四男乎。後果驗。先妣几梳銘①序。

清高宗乾隆元年丙辰、西曆一七三六 先生二歲。

乾隆二年丁巳、西曆一七三七 先生三歲。

是年先生二弟玉成生、出繼四叔祖父諱郁文之後。玉成字器之、以乾隆丙午舉人官安徽桐城縣教諭。光緒金壇縣志。

乾隆三年戊午、西曆一七三八 先生四歲。

乾隆四年己未、西曆一七三九 先生五歲。

乾隆五年庚申、西曆一七四〇 先生六歲。

今年從祖父發蒙。博陵尹師所賜小學跋。

是年先生女弟愛生。先妣梳几銘序。

乾隆六年辛酉、西曆一七四一　先生七歲。

從祖父讀論語至南面章。九月二十日祖父卒、二十一日祖母卒。二喪並舉、得華公赤手支拄、憊甚、史孺人亦憔悴甚。先妣梳几銘序、又尹師所賜小學跋。

經均樓集卷九先妣梳几銘序云、吾家故貧甚、吾祖父吾父皆以授徒爲生、每歲計所入脩脯數十兩以爲出、家徒壁立。自吾之有知也、見吾父館于鎭江揚州之洲間②、一年二三歸、吾祖父祖母皆七旬、吾母晨昏侍奉、米鹽炊煮舂磨澉浣縫紉、以及馬子溺器、無奴婢可使、無不躬親之。乳哺管領諸兒女、終日無一息可弛。衣止於粗布、食止於朝暮用大麥糝糊、午間則每二日米粥、一日米飯。吾祖父祖母則逐日米飯、略具蔬菜、苦辛婉轉、得吾祖父祖母之歡心。下略即此則

先生小年生活之艱窘、可見一斑③矣。

先生幼時穎異、有兼人之資、王念孫撰先生墓志銘。讀書日盡數千言。金壇縣志儒林傳、蘇州府志。

乾隆七年壬戌、西曆一七四二　先生八歲。

從四叔祖父季遜公名郁文讀書、先生父命讀胡氏安國春秋傳。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跋、又春秋左氏古經題辭。

乾隆八年癸亥、西曆一七四三　先生九歲。

今年從父得莘公讀書。尹師所賜小學跋。

姚鼐惜抱軒文後集卷七封文林郎巫山縣知縣金壇段君墓志銘云、君終身以訓生徒爲事、其訓必使以讀經爲根本、與講授熟復之、唯恐有弗達也。朝夕課之、多方以誘之、唯恐己力之餘而弗致也。其後學徒多成立、而君子玉裁遂以經學名天下者、君之教也。

三弟玉章生。玉章字琢其、金壇歲貢生。金壇縣志。

乾隆九年甲子、西曆一七四四 先生十歲。

今年從叔祖父可南公名雍文讀書。

乾隆十年乙丑、西曆一七四五 先生十一歲。

今年從父得莘公讀書于毘陵連江橋館舍、父命讀左氏傳、專讀傳而已。春秋左氏古經題辭。

乾隆十一年丙寅、西曆一七四六 先生十二歲。

仍從父讀書于毘陵連江橋館舍。尹師所賜小學跋。

乾隆十二年丁卯、西曆一七四七 先生十三歲。

仍在毘陵連江橋讀書、父得莘公授以朱子小學。博陵尹師所賜小學跋。

補邑庠生、應試時能背誦小學、四子書、詩、書、易、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及胡傳。江蘇學使者博野尹元孚會一謂曰、孺子可教。賜飯寵異之、而許入泮、並謂先生父曰、此兒端重、必教之成大器、勿自菲薄也。

遂授以無錫高氏所注朱子小學一部二册、先生奉書歸、父母皆甚喜、線裝庋閣惟謹。同上

尹會一健餘尺牘答圖織造書云、陸先生有女擇配、以賢不以勢。中略僕當留意成其美善。中略頃試金壇、有段玉裁者年方十二、係廩生段世續之子、背誦九經甚熟、氣質亦端溫。僕奇其才、拔取入泮、尚未能定其志氣、且未知其已未曾聘、容再訪之。

集中寄戴東原書云、玉裁自幼學爲詩、即好聲音文字之學。蓋當在此數年矣。

乾隆十三年戊辰、西曆一七四八 先生十四歲。

仍從父讀書連江橋館舍。

姚撰得莘公墓志云、尹學使嘗召諸生與言志、君曰、生無能、唯願不忘父母而已。

四弟玉立生。玉立字清標、又字鶴台、乾隆丙午科副榜。光緒金壇縣

儲藏

志。包世臣藝舟雙楫卷五有與段鶴臺明經論書次東坡韵詩、自注、戊寅年。又國朝書品後增能品下三人有段玉立小眞書及草書。知鶴臺嫻于書法矣。

乾隆十四年己巳、西曆一七四九 先生十五歲。

乾隆十五年庚午、西曆一七五〇 先生十六歲。

乾隆十六年辛未、西曆一七五一 先生十七歲。

夏五月、母史孺人患病、延醫者虞姓喜姓、用藥殊而皆不對證。閏五月初一日、延畫師遠觀病容、爲史孺人畫像、不得其似。次日五更時遂逝、權殯未葬。迨先生官蜀時、父得莘公遂葬之于邑西大墳頭之新阡、即史孺人舊時寢室也。先妣擴几銘序。

乾隆十七年壬申、西曆一七五二 先生十八歲。

乾隆十八年癸酉、西曆一七五三 先生十九歲。

乾隆十九年甲戌、西曆一七五四 先生二十歲。

是年從蔡一帆泳遊、學得詩賦時義之說。經韵樓集九蔡一帆先生傳。又從學音律、始知古均大略。寄戴東原先生書。

乾隆二十年乙亥、西曆一七五五　先生二十一歲。

今年仍從蔡一帆遊。寄戴東原先生書云、甲戌乙亥之間、從同邑蔡丈一帆遊。

又按文集九懷人館詞序云、予少時慕爲詞、詞不逮、自珍之工。先君子誨之曰、是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爲之愈工、去道且愈遠。予謹受教、輟弗爲。盼遂按、此事固應在從學蔡一帆之後、蔡精于詞律者也。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西曆一七五六　先生二十二歲。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西曆一七五七　先生二十三歲。

爲附生、有時名。初治詞術、受知于沈尚書德潛。于時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尤加激賞。王撰墓志銘。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西曆一七五八　先生二十四歲。

是年、先生女弟愛未字而夭、年十九歲。先妣孺人銘序。日本人山本悌二郎、紀成虎合著宋元明清書畫名賢詳傳、卷十四有段玉裁傳云、與弟玉成肄業於揚州之安定書院、當時同學皆以二段目之。又友人武陟李濂云、曾見段先生畫山水一幅于都門琉璃廠、今不知屬誰氏矣。柳詒徵江蘇書院志初稿引揚州畫舫錄云、安定、梅花兩書院四方來肄業甚多、如梁國治、任大椿、段玉裁、李惇、王念孫、宋綿初、汪中、劉台拱、洪亮吉、孫星衍、顧九苞等數十人。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西曆一七五九　先生二十五歲。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西曆一七六〇　先生二十六歲。

秋、中式江蘇庚辰恩科鄉試、考官爲嘉興刑部侍郎錢東麓、汝誠同考官爲青田韓介屏錫胙也。戴東原先生年譜。按韓氏滑疑集、胙以庚辰冬知金匱縣。

入都、館坐師錢東麓寓宅、得顧氏音學五書讀之、驚其考據之博衍、

始有意於音均之學。六書音均表卷首。

往見尹元孚會一之子尹亭山方伯、嘉銓方伯勤勤懇懇、勗以力學。跋尹師所賜朱子小學後。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西曆一七六一　先生二十七歲。

春、在京會試、不第、以舉人教習景山萬善殿官學。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西曆一七六二　先生二十八歲。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西曆一七六三　先生二十九歲。

春、戴東原在都會試、不第、後居新安會館。先生與當時好學之士胡士震、汪元亮輩皆往從講學。夏、東原南歸、先生以札問安、遂自稱弟子。戴氏年譜。

假觀東原所爲江愼修行略、知有古均標準一書、與顧氏少異、然實未能深知也。六書音均表卷首。

東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書古文今文考、若春秋改元

即位考三篇、先生皆於是年抄謄之。又抄戴氏迎日推策記及釋天原象。戴氏年譜。

書家有撥鐙法、二王以後至唐宋元明諸大家口口相傳如是。董其昌以授王鴻緒、鴻緒以授張照、時亳州梁聞山巘得其法。先生今年識聞山於都門、虛心問以筆法、梁具告以撥鐙法。後先生特作記筆法一篇載集中。經均樓集十。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西曆一七六四 先生三十歲。

乾隆三十年乙酉、西曆一七六五 先生三十一歲。

東原定水經一卷、先生從之借抄、並自記一篇、擬他日鐫贈同志。

冬日天甚寒、先生乘驢車往內城訪欽天監正何國宗。何昔年得書法于張照、梁巘以告先生者也。至其家求見、何遣一孫相見、問何事欲見大父、先生曰以張文敏筆法、惟令祖見而知之外、問得於傳聞者、慮其不眞、故求面謁聞教。其孫以大父老病不能對客、請以所聞

入問、出而告先生曰、大父云君已得之矣。一如梁巘所聞之語、并贈以所臨米黃二帖。錢均撥鐙十記筆法。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西曆一七六六　先生三十二歲。

致東原書、借校定水經注及夏小正正文云云。東原即於箋尾作發云、弟校本數日前爲姚六哥鼐取去、餘俱奉上。尊謙不敢當、并繳。東原又有來札云、水經注麈缺第二十六卷、今將吳刻一本併原書一本作款式。又唐宋文一册附上。

春、在都會試。東原亦入都、面辭弟子之稱、復作札辭之。戴氏年譜載錄其中數語、近年戴氏手蹟復出自無錫安氏、即經韵樓集七所跋之東原先生札册也。今亟錄其全文云。

來水經注九本已收、此寔舊本、弟處校本係江西劉內翰暨汪明兄分借去未還。其原善、原象等亦在汪公處、俟改日呈上。賤體已復舊。再者上年承賜札、弟收藏俟繳致、離舍時匆匆、檢尋不出、在吾兄

賓出好學之盛心、弟亦謙退不敢也。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來札奉繳、不宣。喬林大哥震頓首。另有一行、爲內城上未來邀六字。段氏于札角注丙戌二字。

按經韵樓集跋東原先生札册、謂册中猶存三札、繳還稱謂、則彼二札當亦今明年事也。

東原語先生曰、近者做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先生當時未遑請讀。戴氏年譜。

東原在蘇州時、借得惠定字棟依宋刊七十卷本臨校之禮記注疏及宋明道二年國語、先生與程魚門晉芳姚姬傳鼐皆各臨繕一部。經均樓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西曆一七六七 先生三十三歲。

春、景山萬善殿教習期滿、住同邑于雯峻戶部家、戴東原嘗過訪之。戴氏年譜。

五月初出都。歸後與弟玉成取毛詩細繹之、知顧江二氏分韵有未盡、遂逐書詩經所用字、區別爲十七部、成詩經均譜、羣經均譜各一帙。六書音均表卷首、寄戴東原先生書。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西曆一七六八　先生三十四歲。

今年館句容裴氏、學生名玉字蘭珍、以廣韵贈先生、是後往來常以此本自隨、殆終其身。文集補編廣韵跋。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西曆一七六九　先生三十五歲。

春、入都會試、進謁東原于新安會館、東原始許以師弟相稱。朱文正公珪嘗曰、汝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得孔門漢代之家法也。戴氏年譜。

程蕺園晉芳亟賞詩經均譜、羣經均譜、第恨其簡略、無注釋、不可讀。六書音均表卷首。

夏、東原往山西、依布政司使朱文正公珪、偕先生往、至則先生主講壽陽書院、間預修壽陽縣志。

五月二十九日、東原來書請爲抄樂平、盂縣、平定州地圖、書云、前一日到、即留署内暫停、聞本意原欲以省城書院往招、後因都中有信、言與汪明之兄同寓、恐偕行而來、故轉請鄭公。今已遣人去、不得不待回音也。附上書一册、抄畢即寄下段老先生處、祈此謝。昨言樂平、盂縣、平定州地圖、得轉懇抄示爲感。箋拾紙。五月二十九。段氏手札角注云、時同在山西、予在平陽、先生在朱文正藩府。

秋八月、東原亦之汾州修府志、先生曾節抄府志中之例言、圖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蹟、諸門、欲以付梓爲修志者楷則。

東原有説文五音均譜、假以方言分書其上、是年先生從東原假觀。

七月十四日、戴東原自太原藩署來函、詳論修壽陽縣志條例、幷索還水經定本。書云、前月得手札、並段老先生簡、以志書屬參末議、前因可商處多、存毋嘗成器之意、欲姑置之、蓋一動則迫另爲一書也。頃因道藁有筆墨事見屬、日内可脱稿矣、當即應段老先生命。縣境

圖最緊要、須用方格、每方幾里、方縱里數、必大致可稽。一注明山名水名、一注明村莊之名、恐太繁碎、同樣繪二圖、分注之、曰縣境山川圖、曰縣屬村鎮圖。至若志之俗體、湊合八體、八景十境、繪圖卷首。近來名手頗有知爲陋習、宜削去者。星野之載步天歌及星圖、均屬陋習。又如每篇有小序、序皆通套語、近來亦有刪去不用者矣。村鎮必分八到、東、西、南、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注明距縣里數。不必注在某鄉。鋪驛則注明某鋪至某鋪、某驛至某驛、兩頭遞交里數、使考知古今、藉此爲據。又壽陽縣北境有後漢廣牧城及後魏神武郡治、縣北三十里。尚有遺跡可訪查否。宋靖康元年、种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所邀、迴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戰死、則石坑地見於正史、亦當載。殺熊嶺相傳在壽陽西六十里、接榆次界、今屬境內否。上數事似不可缺、望查核以補舊志之疎。候館事因南使未還、故仍靜待。水經一本、藩臺欲抄、便中速寄圖一繳、附候邇祉、不宣。[illegible]頓首。冀

老先生未另札希代候。段氏於札角注云在朱文正處發。

是年作記洞過水一文、自注代壽陽令龔導江。裕均按集七。盼遂按戴東原文集卷六亦有記洞過水一文、注云己丑代。二文一字不異、未知段作或戴作。

秋冬之際、自壽陽歸京師、嘗從東原借貸。十二月初七日、東原以修金之半四十兩由解餉官致朱石君家轉交、并附韵書數頁。今錄東原與其弟漁卿書以見當日情況。書云、兩得父親手信、似頗記念。恐擬明夏南旋、看來府志畢後、汾陽縣亦即留修縣志、則行期又未能確。當謀老弟先歸、以慰老人之望也。前寄段兄銀信、已查明原封、寄解餉官致朱四先生處矣、收到即寄一回音。侍先生唔時代候、所言館事極難、蕭道二署尚坐數人候館也、鍾兄事稍不老辣、便成幻餅。任兄就中翰仍在都否。此處束修僅送來百金、即寄段兄之項外、薪水卻有餘。前月買大毛袍套并皮褂、去銀三十餘金、故目前係借書

院掌教路兄銀用。正月乃得寄家信、今歲上半年家中甚欠缺、下半年則有餘、無慮也。十二月初七、兄字。段兄未另具札、外韵書數頁即送、勿遺失。其選期何如、所得地方即寄知乃妙。札之封面題云、內信懇附府報、轉致王廣福斜街浙江塘務局介弟瀨卿收、戴震拜浼。背面書云、十二月初七日、汾州府志館寄。札角段氏注云、已丑。

冬、在京寓法源寺側之蓮花菴、鑪戶燒石炭、從邵二雲晉涵借書注釋詩經譜韵⑥、羣經均譜。每一部畢、二雲輒取寫其副。至明年二月書成。六書音均表卷首。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西曆一七七〇　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韵譜注畢。四月九日、錢竹汀大昕爲作序、謂此書出、將使海內說經之家奉爲圭臬、詎獨存古音而已哉。六書音均表卷首、潛研堂文集。

錢竹汀來書論詩經均譜、許爲通人之論、而于通韵盼遂按、蓋兩合

均。之說、未以爲然。按此書見潛研堂文集三十三，而未注年月。惟竹汀居士年譜慶曾注、三十五年有與段若膺書、蓋即謂此也。

三月、吏部銓授貴州玉屏縣知縣。東原自汾州寄書都門、言玉屏地在五嶺發脉之所、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政教也。先生謂此札可當送行一序。戴氏年譜、東原先生札册跋。

戴東原自汾州寄書玉屏、謂古音十七部是可以千古矣。經均樓集十一答賈紹武按。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西曆一七七一 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在玉屏縣任。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西曆一七七二 先生三十八歲。

四月、以詿誤入都、見東原于洪素人坊廟宅。以六書音均表請益、東原謂體裁尚未盡善。雲貴總督查先生狀奏請開復、得旨允許。玉裁祖撰墓志銘。旋奉命發四川候補、八月至成都。六書音均表卷首。

在成都恒欲訪尋文翁、高朕講堂舊址、孟蜀廣政時所刻石經、及宋皇祐以前所補者、以爲能見殘碑破字于荊榛瓦礫中、亦讎校之助。而知交無同好者、獨往府學中、光沈響絕、爲躊躇歔欷者久之。後見錢唐張君賓鶴、多見古物、云親見黃松石藏蜀石經毛詩全部、與世間本絕異。先生常識之于懷。經均樓集一跋黃蕘圃蜀石經毛詩殘本。自此後三年內、署理富順縣及南溪縣事、又辦理化林坪站務。時王師中討大小金川、儲偫輓輸、無敢稍怠。然每處分畢、漏下三鼓、輒篝燈改竄六書音均表以爲常。六書音均表卷首。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西曆一七七三　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在富順縣任。十月三十日、東原自京師來書論六書音均表、并索還往年四十兩銀之借款。書云、去夏一晤、倉遽即別、時時懷想、無由識境況何似。及今秋之仲入都門、急訪見令親龔老先生、詢得一切。又接手札、知起居綏和、諸凡妥善、乃甚快慰。僕此行不可謂非幸

邈然兩年無分文以給旦夕。要得自由、尚內顧不暇、今僉在都、資用不知何以堪之。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於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集釋、於算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算經、皆久佚而存於是者、足寶貴也。茲家兄次琬以縣丞挑到川、促之就道、倘有緩急、畧推情爲移挪、並事事所指示。其人朴實少文、於醫頗通曉穩當。順候邇祉、馳溯不旣。霽頓首上懋堂賢弟執事。大著辨別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眞蒸三部之不相通、能發自唐以來講韻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韻考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論。然執管欲作序者屢、而苦於心不精、姑俟稍安閒爲之、目近極繁擾也。往年之項、如便望寄。僕今暫寓紀公處、出月初五移寓洪素人兄處。又及、十月三十日燈下。

段氏注篇角云、癸巳奉召在都。

文集卷七中水考上下二篇、校水經江水一篇、疑皆作于是年。吳省欽白華前稿卷十二、富順縣志序。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西曆一七七四　先生四十歲。

是年在富順縣任。

登雅州城樓詩二首、應在是年。

東原自京師寄書、言在四庫館校水經注事。東原先生札册跋。

九月、署理南溪縣事。偶謁漢烈婦黄帛廟、栗主誤題唐烈婦、先生爲據水經注正之、告士民新其廟。南溪縣漢黄烈婦廟碑。

乾隆四十年乙未、西曆一七七五　先生四十一歲。

六月、偕同官朱雲駿入報銷局、與趣略同、暇益潛心商定。九月、均書成、爲表五、一曰今均古分十七部表、别其方位也。二曰古十七部諧聲表、定其物色也。三曰古十七部合用類分表、洽其指趣也。四曰詩經均分十七部表、臚其美富也。五曰羣經均分十七部表、資其差證也。改名曰六書音均表。

七月、寄吴廷芳銀信、轉致戴東原、其人與信東原皆未見及。

十月、有信致東原。

十月與戴東原書、請爲序六書音均表。

閏十月、又信致東原。

冬、再署理富順縣事。

是年作南溪縣漢黃烈婦廟碑文、又作書後。經均樓集十。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西曆一七七六　先生四十二歲。

在富順縣任。

盼遂按、光緒叙州府志卷九宦蹟門云、段玉裁乾隆四十一年由舉人署。學問淵博、禮賢下士。又重修富邑志、建修文昌宮、薛翁祠、俱有傳記。

春、東原寄先生書論韵、凡長六千字、由與敬身轉遞、佚失未達。今存東原文集中、不錄。

六月、刻戴氏聲韵考于富順縣署之西湖樓、而爲之序。西湖樓木梁

均考。

八月、寄前借東原銀四十兩、併六書音均表三部。

十一月二十一日、東原來書云、

春間有札、詳論韻之分合以入聲爲樞紐、并聲韻考一本、託龔公轉寄。因大著尚有當酌處、或更參定、俟覆書到撰序、條幾一紙、而僕自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行動、以纂修未畢、仍在寓辦⑦理、擬明春告成乞假南旋。久不與人交接、秋末着人向龔公處問吾友近署理地方、亦未得確信。僕於本月十六移寓北官園范宅、在海岱門之西、前門之東、更遠人迹。金川平後、何以不獲吾友一信、懸念之至。茲舍姪南屏名朝恩者、即戊子年補浙省提塘、在京、今選川省、遠道挈眷、又係初到、一切務求指示。倘到時缺乏、兼祈代爲通挪、必不有負。順候邇祉、不既。上若膺賢弟足下。友人戴震頓首。外寄上經典釋文一套計十本、水經注全部計十四册、并六書音均表原稾一本、祈檢收。又

天圖二張。段氏於札角注云、丙申在都。

縣屬神龜山、有宋儒李見讀易洞、先生爲建亭於其上以表之。雪橋詩話⑧餘集卷五。

是年、改修富順縣志。光緒叙州府志卷末載吳省欽富順縣志叙曰、予友段君若膺學博而多聞。其權知是縣時、中略暇則手改舊志例類網羅放佚、成書若干⑨卷。或疑縣之士於蜀較僻、其民物較阜、故軍興避亟、而討蒐之局、繕刻之費、咸趨事以底於成。然眞令不爲、而權令爲之、非爲之難而知之難也。

是年、有富順縣宋薛翁祠碑文。經韵樓集十。

秋、先生去任時、書富順縣縣志後云、丙申二月、金酋平、民氣和。中略予乃能以其餘閒成詩經、小學、六書音均表各若干卷。所居西湖樓、一燈熒然、夫人而指爲縣尹讀書樓也。又云、邑人李君瑞五爲延主學易書院、從學者數十人、予亦時過書院、論議輒竟日。又云、舊志苦

無體例、且闕略不備、不足以論古證今、因粗舉崖概、屬李綱羅缺佚、屬稿商訂、五閱月而書成。志既成、而予去富順矣。

是年起、作說文解字讀。說文解字注卷十五下注云、此注發軔于乾隆丙申。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西曆一七七七　先生四十三歲。

在成都候補。

正月十四日、東原自京來信論理欲云、新正、接到上年八月翰並六書音均表三部、銀四十兩、謝謝。知仍署富順、政事餘暇、無他嗜好、孜孜於古遺經及小學、誠盛心盛事也。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孟子闢楊墨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詰告子曰、率天下之仁而禍仁義。兩稱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皆承生於其心、害於事、害於政。夫仁義何以禍斯民、槪近儒之言理、吾不知斯民之受其禍之所終極矣。古人曰理解者、即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絜矩之道、不過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所不欲曰所惡、指人之常情不堪受者耳、以己絜之人則理明。孟子對齊王好貨好色、曰與百姓同之、非權辭也。好貨好色、欲也、與百姓同之、即理也。後儒以理欲相對、實雜老氏無欲之說、其視理欲也、僅僅爲邪正之別。其言存理也、又僅僅爲敬肆之別、不知必敬必正而理猶未得。其言人欲所蔽、僅僅以爲無欲則無蔽。不知欲也者、相生養之道也、能視人猶己則忠、以己推之則恕、憂樂於人則仁、出於正不出於邪則義、恭敬不侮慢則禮、無差謬則智。曰忠恕、曰仁義禮智、豈有他哉。在常人爲欲、在君子皆成懿德。使去欲而後一於理、是古賢人聖人體

民之情、遂民之欲皆非也。況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乃蔽而不明。聖人而下、罕能無蔽、有蔽之深者、有蔽之淺者、自謂蔽而不明者有幾。問其人曰、聖人矣乎、必不敢任、而譏其失理、必怒於心、是盡人不知己蔽也。昔人異於今人、一啓口而曰理、似今人勝昔人。吾謂昔人之勝今人正在此。蓋昔人斥之爲意見、今人以不出於私即謂之理、由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聊舉一字言之、關乎德行、行事匪小。僕自上年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出戶、又目力大損。今夏纂修事似可畢、定於七八月間乞假南旋就醫、覷一書院餬口、不復出矣。竭數年之力、勒成一書、明孔孟之道、餘力整其從前所訂於字學經學者。四庫全書例於現在人撰述不錄、僕之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已年江南巡撫會取以進館中、依例去之。今大著亦不得抄入。前歲十月寄謝姓信、閏十月又一信、皆收到、有寫本音均表兩部。此兩信內言七月寄吳廷芳銀信、其人與信皆未見、

及問之投捐者、云仍分發川省矣。上年春作札詳論韻事、寄與公處、并寄聲韻考一本。此信竟浮沉。今將存稿者附寄、餘所言不復記憶矣。此時以大著未刻、有所商處。今既刻成、應撰序、茲兼寄上。又上年冬、余姪朔恩赴川省守備任、寄水經注一部、經典釋文一部、天圖兩張、晉均表原底一本、想春夏之間乃得到。劉同記、考工記圖皆未有。其九章算經、俟令人抄出、並俟後寄。順候邇祉、不宣。上若膺賢弟足下。友生戴震頓首、正月十四日。札角段氏注云、丁酉在都。

正月、戴東原爲先生作六書音均表序、有云、五支六脂七之之異、實千有餘年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諸三百篇劃然、寧非稽古大快事歟。戴東原集。

經均樓集七有書干祿字書一首、蓋今年作。先生在蜀得宇文氏刻潼川本干祿字識、吳沛之考爲成都宇文時中所刻。

四月、爲納溪縣令石君作納溪縣瘞溺記、末署云、乾隆四十二年彊

圉作噩余月、四川候補知縣前貴州玉屏縣知縣金壇段玉裁記。

二十四日、東原來書云、

去冬寄提標中營谷姪處書、今年二月二十日始自杭赴任、想亦送到矣。茲有信、希轉寄。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於秋初乞假南旋、實不復出也。擬卜居江寧、俟居定、當開明以便音問相通。吾兄尚未得實地、而素性方正、則難與俗諧。然君子斷乎主於中者、先求不失己、有急退無急進也。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頃未得人抄寄、茲附致五經算術一部、其九章算術尚未印出。順候遐祉、馳溯不宣。上若膺賢弟足下。震頓首。四月二十四日。札角段氏注云、丁酉。

五月、作六書音均表序、假名於吳沖之。省欽盼遂按、據江沅說文解字音均表卷首叙錄所記如此。

五月二十一日、東原來書、

前月二十六至今一病幾殆、正臥牀榻、見來使、強起作札。乙未年通判吳廷芳之信並未見、上年春曾寄一書論韻、兼有廣東所刻聲韻考一本、係龔公寄于老師門上、失之。徐錫堂兄來、所寄俱收、明其人甚詳密、常相見。正月屬寄一札、六書音均表序一篇、又錄前論韻書一篇。日前其人仍到川、亦附有札、而上年冬舍姪朝恩赴提標中營任、寄天圖三張、水經注一部、經典釋文一部、六書音均表原槀一本、其人今春二月二十日由杭動身、已上三信、想近日皆到矣。僕歸山之志早定、八月準南旋、前信以及之。吾友所爲不苟、加以剛直、六年不補、固有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自立於無過之地、然求全之毁、仍不能免、是以內剛外柔、謙愼謙遜、以與爲委蛇可耳。僕歸後、老親七十有八、非得一書院不可。陝西畢公欲招之往、太遠不能就也。大抵坐定後乃可講信往來。順候近祺、不宣。上若膺賢弟足下。友人戴震

頓首、五月二十一日。外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二種。段氏手札所注云

丁酉。

五月二十七日、戴東原卒于京師。先生少東原十二歲、清史據陳奐師友淵源記之言、作少東原四歲、誤也、今推正。謙爲執弟子禮、雖耄、或稱東原必垂拱立、朔望必莊誦東原手札一通。清史列傳。

五月三十日、孔渶谷來信云、

兄與東原論韻最深、特相寄者、欲丐一序自言之詳。爾手迹方新、其人已故、緘書珍重、黯然同之。望得暇命筆、多方鄭重、恐有浮沈。聲類表與原象、大學補注諸書、現付梓人、餘未刻、當次第剞劂、諸凡未到、祈賜教言。聲類表刻就、當在龔吳兩内翰周編修名永年、歷城人、庚辰同年。三處留一二册呈閲。如賜回書、亦示在周兄或吳編修谷昌處、以弟寓内城僻巷、頗費尋覓。吾兄宦況清卓、著述益富。前九日在東原信中審之也。餘容續上、損鑒、夏五月三十月、⑫孔繼涵載拜、謹

空。

六月、從錢唐徐司馬（袖東）假得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寫本、觀之、并遣人臨摹一本。先生留其原本、以摹本書其後還袖東。（經均樓集七薛尚功鐘鼎款識寫本書後。）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西曆一七七八）先生四十四歲。

川中大吏廉先生之才、久于蜀未得即眞、稟補巫山縣知縣。（王撰墓志銘。）

是年之巫山縣任、事簡民和、暇則作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經均樓集一毛詩故訓傳題辭。）先生卒後一年丙子、始鋟木於七葉衍祥堂。（經均樓全書本封面。）

春、使人至徽州厚賄戴東原遺族。東原子中立即來書信、并寄來戴氏著書多種。今據原墨錄如次、迢遞雲樹、晤語無從、企仰芳規、淵深依結。今閱誦手函、欣知先生署巫山、正欲趨候、并賀賀也。（弟）於今春

底舍、先君靈柩尙未得好地、今暫厝祖塋之旁、俟覓好地而葬。前聞先君言、知先生好刊古書、淵深經術、考據精於顧學、辨古音者亦有之。弟久欲特往成都、茲因去年得失血症、至今未愈、今承尊召來役、又深蒙厚惠、已收領、特修寸函申謝啓者。先君誌銘、弟聞大理寺正卿王大人名昶字蘭泉老伯已修成、尙未寄與弟。而行述湖北學政洪素人老伯之令弟就成、亦未刊刻、稾本寄上奉送。而先君所辦永樂大典散篇水經注四十卷、儀禮識誤三卷、中庸講義四卷、五經算術二卷、海島算經六卷、九章算術十卷、五曹算經五卷、夏侯陽算經三卷、孫子算經三卷、周髀算經三卷、項氏家說十二卷、儀禮集釋三十卷、儀禮釋宮一卷、方言十三卷、大戴禮記十三卷、計官書十五種、俱武英殿刊刻。弟尙未得數種、先君已撰遺書二十三種、如毛鄭詩考正四卷、詩補注一卷旁注即二附、尙書義考二卷、考工記圖二卷、儀禮考正一卷、爾雅文字考十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

卷、破宋儒、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孔公將刻、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三卷、一卷、未成。原象一卷、策算一卷、迎日推策記一卷、句股割圜記三卷、歷問二卷、古歷考二卷、水地記不計卷、直隸河渠書不計、⑮屈原賦二卷、古文時文集計六卷、俱孔公處。此數種現在孔葓谷親翁處抄、尙未繳還、弟今所以不及寄上。而聲韻考、即廣西桂林府同知李公、係山東周諱永年同年、四庫館修書翰林之親家也、先曾寄過二部奉送、俱寄失落。今弟亦無底本、其板上年已送弟、而出京時未寄到京。弟轉送孔公處收、今已索數部、後再寄、今未知可在山東曲阜、亦因路途不便、往來書信難通。孔公所擕盼遂按、擕是鋟字之誤。刻者、計六種共六本、毛鄭詩考正一本、詩經補注一本、聲類表一本、原善一本、原象一本、算術一本。今寄上、希查收。又九章算術一部、⑭海島算經幷方言底本查收、此書不可失、要緊。惟先生可將方言擕刻更妙、此書先君全精神費盡、而此書上年五月間就成、即得病歸陰矣。校定儀

禮集釋武英殿刻本、弟未得見而底本孔公處。尚有校定大戴禮、弟亦無底本、係繳館。今有不全者、不敢寄。又句股割圜記、俟明春刷印再寄、重訂者在公處。其地輿圖、弟明春影摹一張再寄。再者孔公舊冬即告假養親、刊刻古籍博古之人也。今弟欲移遷南京、俟金殿撰回相商閲、盼遂按、恐権字之誤。不居徽州而至本家至親與夫俱爲小人之人也、先君平素不睦、欲遷南京、亦爲此不能作久居之計也。明春弟往蘇揚一行、以爲殯葬之計、即特往川、及書籍未刻者帶致尊署請安。今爾數字、并候近祺、不一一。上若膺世臺先生侍右。愚世弟藏中立叩首。家祖今春得半身不遂之症、此症難治之症也。家母藉庇平安。弟聘定事、俟明年秋間服滿之後再作繼續也。恭請令尊老伯老大人萬福金安。不另啓稟。段氏手札僞注云、戊戌中立札系巫山。

九月、作前明四川定遠縣知縣高蘇生先生墓表。經韻樓集八。

古文尚書撰異廿七顧命上宗奉同瑁條下云、錢曉徵三國志考異謂古本只有瑁字、古文作曰、而鄭作同、梅賾習聞仲翔之說、兼取二文以和合鄭虞之義。玉裁戊戌年作說文解字讀、初稿亦同錢說。

文集九有高蘇生先生傳、當亦是年作。

十月初八日、遣役李志德致祭東原、有祭戴東原先生文。經均樓集七。

在巫山縣任時、先生親見鴟鳥所吐皮毛如丸。說文解字注卷九下丸部骫字下。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西曆一七七九 先生四十五歲。

先生在蜀喜作詩甚多、惜傳者甚少。王蘭泉段得莘先生九十壽詩序云、往予在蜀中、丹陽陸炳示予蜀徽詩選中、有段君詩、始知君爲詩人。春融堂集四十二、又參白華前稿十二蜀遊詩抄序。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西曆一七八〇 先生四十六歲。

引疾將歸、時撰中憲大夫四川嘉定府知府王公墓志銘。經均樓集八。先生以父年已七十一、請終養、以未合例奉駁、遂稱疾致仕歸。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西曆一七八一 先生四十七歲。

四月、歸途至南京、謁錢竹汀大昕於鍾山書院。竹汀云、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此可補入尊著六書音均表。春秋繁露、漢書、說文皆作容。容字義長、思主于容、則恐失之刻深。先生時無以應也。古文尚書撰異十四。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西曆一七八二 先生四十八歲。

歸金壇後、得盧召弓文弨、金輔之榜、劉端臨台拱為友。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西曆一七八三 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先生繼母錢孺人卒。八十自序。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西曆一七八四 先生五十歲。

四月二日、作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原書卷首。 盼遂按、此書

亦先生精力所在、題辭作後、尚逐年校改。乾隆六十年八月與劉端臨書云、毛詩故訓傳四本、凡硃筆注處皆弟愜心貴當之言、最堪探討。及冬又與端臨書云、毛詩三十卷、略加注語、皆愜心貴當。是否已令人謄寫一部。再校補數四、則大妙矣。嘉慶元年正月、又與端臨書云、毛詩傳隨時欲添補、不知何時爻之。其年九月、又與端臨書云、毛詩略點定幾處、尚未暇校補、少遲緩之可耳。又觀毛詩定本之刻在先生卒後一年丙子、是此書先生蓋畢生以之也。後陳碩甫（奐）因之作毛詩傳疏、遂爲詩經絕學、亦由定本小箋奠其基礎故爾。

是年先生至江寧、遊承恩寺書肆、過白氏六帖三十卷本、厥其爲宋板也、以元絲二定得之、不甚重之也。舉以贈王蘭泉少司寇、（昶）蘭泉又以贈周漪塘、（錫瓚）周歎爲世所希有。（跋白氏六帖三十卷宋本。）

乾隆五十年乙巳、（西曆一七八五）先生五十一歲。

三月、錢梅溪（泳）始識先生。自後時相過從、稱先生學無不綜貫。（錢泳

雕菰樓集卷六。

邵二雲晉涵來訪先生于金壇，叩門無應者。文集補編與邵二雲書。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西曆一七八六 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作跋古文四聲韵一篇，末云識于經均樓。經均樓集卷六。

八月，二弟玉成中江蘇鄉試舉人，四弟玉立中副榜。中秋前三日，盧抱經文弨爲先生叙說文解字讀於鍾山書院。說文解字注卷十五。

冬，先生蓋移家暫住鎮江。乾隆五十三年春王石臞與劉端臨書云，念孫前歲即五十一年丙午歲也。差旋過鎮，即鎮江府。滿擬入城一晤，並訪若膺先生，同作竟夕之談。此段氏移家鎮江之證。姚姬傳尺牘與劉端臨書云，段公已移家京口，即鎮江府。否，有書寄之。如其不在，便煩爲寄丹陽也。此書年月俟待推出，然其爲段氏居蘇之前曾居家鎮江作證則確然矣。又段氏於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四日與劉端臨書云，所有留於尊處即鎮江府丹徒縣署也。之物，弟意有力

者不任其撓，則極眈心，年內可全取回擲還。下略 嘉慶四年八月與劉端臨書云：周禮漢讀考刻成，中略 此書成于潤州雨花庵，繙閱之功少，後來亦未大改。下略 綜以上數事觀之，則乾隆壬子以前，段氏居鎮江之時爲較多矣。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西曆一七八七 先生五十三歲。

丁道久 履恒 來謁先生，從學音均。 昭代經師手簡丁道久與王石臞書云：年十八，從先師盧紹弓先生遊，以音論三篇爲摯介而見段若膺先生。盼遂按：丁氏卒于道光十二年，年六十三，則十八正乾隆丁未也。時紹弓任常州龍城書院山長。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西曆一七八八 先生五十四歲。

冬，譔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響應，羣英影附，定其爲用今文尚書大誥民儀二字，並決漢書翟義傳之民獻儀九萬夫，爲後人合今古文並存之誤。著其說於古文尚書撰異十六。

十一月二十一日,爲劉端臨(台拱)跋所校訂明皇甫録廣雅云:劉端臨以此本見借,凡與吳琯及他本異者以朱圈之。卷三、擊次也,本禮器注,別本皆誤擊矣。其餘佳處尚多。戊申十一月二十一日,若膺氏。(阮思誨劉端臨遺書跋。)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西曆一七八九)先生五十五歲。

至常州龍城書院,臧在東乾隆五十五年孟春與段若膺明府書云:去年來龍城書院,未及走見,恨恨。(中略)拙纂月令雜説有駁鄭注一條,聞燬學士槃以告先生,而不以爲然。(拜經堂集卷三。)

八月,以避難赴北京,始與王石臞(念孫)把晤。按高郵王氏遺書王石臞遺文卷四乾隆庚辰與劉端臨第一書云:若膺先生在都時,快談一切,竊恨相見之晚。又答江晉三論韵學書云:己酉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獲把晤,商訂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聲,月曷以下非脂之入,當別爲一部。質均亦非眞之入。又質月二部皆有去而無平上,緝盍

二部則無平上而並無去。段君從者一、幽侯部有入聲及術月分以二部。不從者三。下略

陳仲魚鱣因王懷祖念孫之介來見於京寓、時仲魚年方壯、學甚精進、先生甚敬之。陳簡莊經文段序。

冬、晤邵二雲晉涵于京師、傾談之餘、呼爲快事。二雲贈以所著爾雅正義。

自京師歸金壇。

是年八月以前、先生家遇所謂橫逆之事、說文解字注卷十五自序云、年五十五避橫逆、奉父遷居蘇州金閶門外下津橋。按先生文中屢云遷居蘇州、在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時先生年五十八歲、是遷蘇州在遇橫逆三年之後、說文注渾言之也。然橫逆之果爲何事、今由陳氏援庵處見所藏段氏致劉端臨第一書、略可推定。書云、王四回、具紉查公及吾兄關切之雅。宋公於初七起程、初八到府。頃又聞金

壇有命案、急請歸相驗、初十當回縣矣。但太尊之說與未說、宋之允與未允、皆未能知。仍請吾大兄一稟見道及鄙人受寒遲葬之急、與家君高年在坊守候之苦。道台之說曾否面諭宋令、宋令曾否面允、叩其實在。如太尊未說、則婉辭請札致此弟之仰賴於吾兄者也。宋公處弟託主簿公先致宋公云遞一呈請、喚伊家長及伊二子來尋究下落。業於初五遞呈、尚未批出。宋公意未嘗不可也、本犯親叔父有三人、有母六十歲、有二子、一十八歲、一十六歲。本犯遠揚、未始不可辦。略以家君九十、風燭可危、動太尊之意可乎。謹候近安、以此諉誣、固非恃愛不敢也。家君布候升祉、並命筆道謝、不一一。初九燈下。

盼遂按：此書原無年月、然以此後各札揆其情實、則金壇横逆之事自舍此莫屬矣。盼遂按：先生篇翰在經均樓集外者、尚有各書序跋約三十通、與王石臞、劉端臨、臧在東諸人書約得四十餘通、今已總最爲經均樓集外文、而尤以書札之中、凡先生之家常身世、米鹽凌

雜疾苦之增損、著書之程序皆在焉。閱茲譜者苟覺疑難、即可引而旁稽博考、庶幾於段氏之變動不居及作者之以意逆志、可且暮過之矣。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西曆一七九〇 先生五十六歲。

正月、臧在東庸來書、論月令鄭注衍字之誤。拜經堂集。

江艮庭刻尚書集注音疏、先生與黃丕烈諸人助佽共銀四百六十兩。

春夏之交、訴江至湖廣總督畢秋帆沅幕、晤章實齋學誠、稱其史學能得本原。

四月十六日、與邵二雲書。

是後又有與二雲書一通、略言章實齋所撰史籍⑮考、不知已成若干。又言爾雅正義高於邢氏萬萬、此有目所共見、汪容夫最佩服此書、近得其信否云云。此書未悉何年、姑繫于此。

七月、著古文尚書撰異、至洪範篇思曰睿句下識云、庚戌七月識。今年夏、有與劉端臨第二書、清芬外集稿略云、弟夏間精神意緒總不佳、遲滯至今、始將繕寫尚書草稿、從無逸篇起、而苦煩碎。秋涼後即擬遠出。王懷祖先生來書言、欲作廣雅疏證、索弟所考訂、俟稍復之。

江艮庭聲著尚書集注音疏、所據說文、祇大徐本、往往有誤。至是書刊成、先生以小徐繫傳示之、云、鼓字從屮、不從支、叟字瞽字可類推。艮庭方識一條於卷末。周中孚鄭堂札記卷二。江氏尚書補誼小序云、識於上章閹茂之則涂之月十三日己未、是當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西曆一七九一　先生五十七歲。

五月、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成、而爲之序云、始箸雍涒灘盼遂按、此殊有誤、著雍爲己、(16)涒灘爲申、六甲中無己申、且乾隆四十七年歲

在壬寅。然則當作橫艾攝提格爲合。迄重光大淵獻皋月乃成。蓋首尾已十年矣。

七月、先生自金壇遊常州、携古文尚書撰異屬臧在東鏞爲之校讎、在東因爲參補若干條。劉端臨見之、謂先生曰、錢少詹簽駁、多非此書之旨、不若臧君箋記持論正合也。先生又以詩經小學全書數十篇授在東、讀之、在東爲刪煩纂要、國風大小雅頌各錄成一卷。後先生來見之、喜曰、精華盡在此矣。當即以此付梓。拜經堂文集二刻詩經小學錄序。

八月、爲王石臞念孫作廣雅疏證序。經韻樓集八。

冬、汪容夫中校錄古文尚書、屬先生改正古文譌字、爲其子喜孫讀本。汪容夫年譜。

又汪喜孫自撰年譜稿本記此事云、時喜孫六歲也。

阮伯元元奉詔校勘石經儀禮、來函商問疑難之處。阮元與劉台拱

書所云。

是年臧庸堂以說文質疑、先生手書答之。拜經堂文集三與段若膺明府論說文狀字從字書、又文集補編。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西曆一七九二　先生五十八歲。

六月委臧在東鏞、顧子述明增編戴東原先生文集爲十二卷成、而爲之序。原刻本。

春、王石渠來書由劉端臨轉致、書今不傳。王與劉第三書。

七月初五日、外孫龔自珍生。吳昌綬定盦年譜。

女孫美貞生于是年。詒經樓集龔自珍妻權厝志。

十月、避橫逆移家居蘇州、得識黃蕘圃丕烈、顧千里廣圻。先生極愛賞千里、謂之曰、音均表解人、昔爲高郵王懷祖、今乃得足下耳。思適齋集劉釋拜序。千里遂請業于先生、嘗語袁又凱、黃蕘圃輩曰、吾學得諸茂堂先生。經均樓集十二答黃紹武書、卷十一答顧千里書。

先生金壇遭横逆之事、向來無考、今由遺札觀之、蓋先生輕信青烏之說、以受祟之故遷葬祖塋、而所徙新阡又未與地主商妥、至於動武、得莘公因之受傷、本犯暫時遠走。先生由本縣提控、終未得直。此由五十四年與端臨書可知者也。至五十八年七月、則云弟壇邑事糜爛不可言。六十年八月則云、五月内乃有五日十二日頻催到質、近日又奉府移關文到蘇、使我勞勞。嘉慶四年春日書云、正月大病初起、不得已復至金壇、事之無可如何者也。又秋日書云、舍下祖塋事、來於七月内起遷矣。五年春日書云、近者又隘家父至壇了祖塋公事、不得已也。是先生於横逆之事、終歸輸伏、故每一言之、不勝餘痛歟。

今年有與劉端臨第三書、言欲將三禮注校爲定本刊之。乖後又云、[18]黃紹圃所購宋本好書極多、而慳不肯借、殊爲可憾。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西曆一七九三　先生五十九歲。

蕭山朱氏所臧⑲段校經典釋文周禮音義上典婦功事、齋本亦作粢、書眉段云作資、癸丑正月。

春夏之際、委臧在東卅爲代校禮記、精工可愛。拜經堂文集卷三附段明府答書。

五月、臧在東作與先生論說文忕字窳字書。仝上先生即作書答之、附見拜經堂集三、經均樓集不收、今入補編。

六月、作臧玉林經義雜記序。經均樓集八。

七月、爲任文田兆麟作有竹居集序、經均樓集不載、今逐錄佚文中。

先生由周漪塘處假得影鈔宋本經典釋文、屬臧在東細校、先生語之曰、寫本詳勘名銜在毛詩後、最是。蓋此編是南宋本、故尚書、孝經等音經宜改甚多、全非陸氏之舊。而毛詩或本之北宋、有乾德開寶間勘官名銜、因仍之。如徐盧二家刊本移于終卷、似全書皆本之北宋矣。在東服其論斷之精、遂識以爲校勘之跋。拜經堂集校影宋經

與羿文書後元注、癸丑孟冬。

先生取母氏故物梳頭几一供書室中、思慕不置、因作先妣梳几銘一首、有序。經均樓集九。

文集三有緦衰章傳曰、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緦也。一篇當是本年作。

五月、顧千里來借先生明道二年國語校本、摘入札記中。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及思適齋集七。

按鈕匪石日記抄云、癸丑四月十四日、會顧千里、見段公糾正盧本方言。又五月一日、藏在東云、段公有宋本急就篇。又云、段公甚信詢會。據以上二則、亦足考見先生當日讀書情況一斑。

秋、先生重刻戴東原集成、又作勘誤附於後。原書

是年、有與端臨第四、第五、第六書。按先生今年託劉端臨謀書院事未成、自上年至今心緒如焚、兼以外感、致心脈甚虛、少用心則夜間不能安寢、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未知是外症抑內症、恐讀書之事從

此逐廢此六月間與端臨書所説也。七月十四與端臨書則云、弟數年來心事沈鬱、故今夏病雖不重而精力大敗。兼之臂痛、私擬説文等書不能成。目下乃略理舊業、成漢讀考三四葉、擬秋間完成此書爲善。査道台如一有信、即飛寄一信、弟壇邑事糜爛不可言。蘇州買屋略佳者、須四五千金、量力而行、甚難合式。九月娶孫媳之後、將爲二子析箸。九月、與端臨書讀、身子稍好、一家平安。近日看屋居總不合意。校正儀禮頗有刱見、周禮漢讀考已到秋官大半。今年校得儀禮、周禮、公羊、穀梁二傳、亦皆何義門、惠松厓舊本。再臂痛或以爲血虛、或以爲風症。凡此皆足籍見先生之生活狀況之最上資料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西曆一七九四　先生六十歲。

三月、從周漪塘 錫瓚 借汲古閣影宋抄本集韻、校曹楝亭刻本、有跋二通。 皕宋樓藏書志卷十六集均下云、段懋堂校宋本。

六月、與錢竹汀 大昕、袁又愷 廷檮、戈小蓮 襄、瞿鏡濤 中溶 諸公閲道

藏於元妙觀羽士袁同詣導觀宋孝宗御書神通庵石刻幷各以拓本見詒。竹汀居士年譜續編。

顧山朱氏藏過錄段校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識云、顧安道家有宋刊毛詩鄭箋、其所載音義特佳、足以說今本之誤、略識于上方。甲寅夏秋間事也。若膺卷尾又識云、顧安道家有宋刊毛詩傳箋、南宋光宗時刻也。其好處與蔡本略同、其所載音義佳處略書于此本上。甲寅六月十九日、若膺氏。

秋有杭州之遊、始識丁小山杰、見與邵二雲書。

且字考作于是年、據與劉端臨書知之。經韻樓集二。

是年孫淵如星衍來書云、往年得手書、並寄示家文介公遺象、亟裝背成册、以藏家祠。頃晤令兄同年、按先生二弟玉成與孫氏同小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孫云令兄誤。知足下溥遊江淮、擇地靜養、想見着⑳書之樂。⑳札末云、僕近撰集古文尚書馬鄭注、知此札爲五十九年作

也。問字堂集。

是年起將說文解字讀隱括作注。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七書、第八書。三月作第七書略云、弟校汲古閣抄集均校正曹刻、亦是快事、但苦少暇、亦少精神耳。弟李事意主於閑、惟府房向短他些微。另信寄李森翁了給之。至於弟所寄及窘處所說春間所收者、與弟一信、弟親來取還。屋事尚未安、目下尚無書房。周禮漢讀考已繕成書、目下儀禮已動手、多發前人所未發。將來治禮經者不可少此。以大兄之精心卓力而不能肆力成書、以弟之好古而不能入山面壁、皆屬無可奈何之事。惟當偷閒爲之、不至弃天、以此相勉而已。秋七月作弟八書、略云、次兒駱初意不欲其秋試、近日始拘於俗、見令其觀場、但恐科舉甚難、惟大兄進而教之。弟近日於說文頗知屬辭陶鍊之難、考核于素者則固不誤者多也、大約示部既成、義例便可定。目下詹君已來、月底梓人將到、尚書之刻不

能已矣。東原師集已刻成，費而不惠，俟刷印後再奉送海內同志。于十七部不熟者，其小學必不到家。求諸形聲難爲功也。新刻釋文，苦繙閱有不慊之處，恨不得暇全校。

八月，先生跌壞右足。

乾隆六十年乙卯，西曆一七九五 先生六十一歲。

八月，女婿龔闇齋麗正中浙江鄉試第五名舉人。見定庵年譜。

九月，杭州紫陽書院修葺完竣，杭之人士請先生作記，爲作杭州紫陽書院碑文一篇。經均樓集十。

按北平孫伯恒壯藏先生篆書楹帖，雨過琴書潤，風來翰墨香，上款東原夫子大人命作瑑，下款乙卯秋日受業金壇段玉裁。此雁器也，乾隆乙卯東原逝世久矣，若雍正乙卯則段氏始生也。

臧在東拜經堂文集三附錄錢少詹問地字古音書云，段懋堂傷足，至今未出。

盼遂考錢書時間在乾隆六十年初春、故先生折足之疾或在寅之除、卯之首歟。

是年顧千里作列女傳校語、時就正於先生。經均樓集十一答顧千里書。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書。八月中作第十書、略云、別來七旬、歸時頗自整頓、欲有成書、而脚痛之外加以瘡爛疥煩、展轉兩月、全廢書本、可嘆。方信能一日讀書、是一日清福。弟之福氣不知尚能讀書否。來翰欲其兼治說文儀禮、目下但能坐臥竟日、俟瘡疥轉機再圖之。廾字考訂、非懷祖及足下安能知我也。李霖若兄所辦、五月內乃有五日十二日頻催到壇、近日又奉府移關文到蘇、使我勞勞。霖兄所開發十九兩有奇、不知何謂。弟目下運蹇、諸事不遂意。初冬作第十一書、略云、弟目下藏府間有病、蘇之良醫王順生自上年至今總云肝內鬱熱、不可用補劑。故近日服羚角竹瀝等物。

家事多不如意、惟小婿龔麗正中浙省第五名、冀其早成進士、壹意學問、來春收回。前項平色皆宜留心、前日竟有以銅混入者。海氛甚惡、如何如何。弟暫借一枝、而復逢此、可傷也。冬末作第十二書、略云訓詁之學、都門無有好於王伯申者。弟之說文亦寫刻本二卷、囑江艮亭篆書、剞劂之工、大約動於明冬。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西曆一七九六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初九日、與邵二雲晉涵書。

春、婿龔闇齋麗正成進士。

五月、阮伯元元爲先生作周禮漢讀考序。原刊首卷。

冬、作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志銘、應臧鏞堂之請也。經均樓集八。

六月二日、鈕匪石樹玉來訪、先生告以玉篇有未經陳彭年修者、在永樂大典中、惜無人修出。匪石日記鈔。

經均樓集二有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一文、當亦今年

作。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諸書。正月十三日作第十三書、略云、弟到今瘡不痊愈、客冬至今、勉治說文解字、成弟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積既多、觸處逢源、無所窒礙、言簡而明。此書計三年可成、足以羽翼漢注、足以副同志之望、看來有必成之勢矣、近者阮侍郎亦以總角丱兮條下問、阮說甚非。弟脚尚痛而不可耐、瘡未愈而將痊、書未成而志在必成。弟意隨時修改、不必汲汲于刊板也。弟懶於作札、故遲遲至今乃一爲之。初夏作第十四書、略云、後以事多不適、讀書稍懈。又因俗冗、到句曲一行、荒廢三四旬。說文第二篇草稿尚未畢。尊處易覓眞藕粉、乞寄數斤、奉價。初白固當年後我遊者也、今冰心相待、可謂交態。乃見弟女孫年十八尚未許字、鎮江倘有能作時藝不甚窘者、祈大兄爲擇一人。近年弟辦嫁尚不致甚薄也。抱經先生之繕寫者、今延在弟處、所以此刻要上緊著書乃妙。九月作

儒藏

第十五書略云、弟自立秋後頗健、每日得書一葉、說文第三篇已畢。中秋以後則又懈怠、看來五年內能成此書爲幸、不能急也。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每誦此語、爲之悵然。脚已壞而瘡不絕、近日所苦者惟查書之苦耳。阮公近日考嘉湖已畢、招我薄遊、恐不能往。存項收齊、祈札致專人來取說文一書、賴吾兄促成之、然已注者十之三耳、故知成之不易也、然處處如有神助、何時面質乎。

嘉慶二年丁巳、西曆一七九七先生六十三歲。

正月程易田來蘇、始與先生相見。　程瑤田與劉端臨書云、段君若膺數十年寤寐相思、不意其僑居於此。幸得覿面、登其堂、促席論難、匆遽之間、雖未能罄其底蘊、然偶舉一端、必令人心開目明、實事求是、誠今時不數數覯者。唯述傳聞一事、言胡公督學江蘇時、與瑤田大相齟齬、且言先生所聞亦復如是、眞乃烏有子虛。下略　盼遂按、程札原墨今藏陳氏圓庵、吳檢齋先生考其時爲嘉慶二年也。

七月十五日、與袁又愷用周漪塘所出說文二宋刊本、一鈔宋本、一宋刊五音均譜、一汲古閣初印本、校毛氏五次改本成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又爲之序。

十月二十三日、袁又愷招鈕匪石、費玉衡、顧千里、臧在東、李尚之、瞿鏡濤等六人會飲于漁隱小圃、效竹林七賢故事、特延先生同飲。越三年、在東爲之記。拜經堂文集四漁隱小圃文飲記。

古文尚書撰異　入鱳庚中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句下注云、丁巳十二月。黃氏丕烈校隸釋舊鈔本丕字作䘳、與近抄及汪刻異。　盼遂按、先生校閱黃氏隸釋刊誤、正在此時、則此丁巳十二月非紀黃校年時、乃自紀補注尚書此條時也。

是年春有與劉端臨第十六書、略云、弟於正月內病廿日、逦日精神稍好、拙稍㉑已到五篇下之食部。昔人詩云開門常勝得千金、今則閉門常勝得千金也。汪生尚是讀書人、但使不計較妝奩、則以女孫字

之可也。

嘉慶三年戊午、（西曆一七九八）先生六十四歲。

正月三日、爲黃蕘圃跋隸釋刊誤、文集不載、今收入補編。

三月十一日、袁又愷漁隱小圃牡丹初放、主人宴集、先生及錢竹汀、王德甫、潘奕雋、蔣業晉及諸同人賞花賦詩。以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爲均、又愷分得天字、竹汀得惠字、先生詩不傳。（袁廷檮紅蕙山房吟稿、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卷九。）

十六日、戈小蓮（襄）又招先生諸人讌于范邨別墅、各有唱和詩。（錢竹汀年譜續編。）

是年、爲吳縣令唐陶山（仲冕）跋陶山文錄、文集不載、今迻錄于次。

大箸周易說得其環中。周禮六宗元酒、郊祀有尸、天地用鬯、賓用祼、世婦內人弔臨諸條、剖析精確、縣諸日月而不刊、爲之快極。文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可以知性情焉、可以見政事之大略焉、卓然可傳

著也。懋堂弟段玉裁題。卷内又有分評三則，不錄。

盼遂按，錢竹汀跋陶山文錄署年爲嘉慶戊午，故今以段跋系今年。

是年改正汲古閣說文訂數事，重印嚴可均說文訂，訂序云，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嘉慶三年流傳都下，都下翕然稱之。四年春，予道經姑蘇，又愷謂予曰，說文訂近頗改正數事。出新印本詒予。

嘉慶四年己未，西曆一七九九 先生六十五歲。

七月初十日，先生父九十歲生日，王蘭泉 昶 貢壽序一首，有云，得莘先生有子四人，孫十人，曾孫十二人，元孫一人。春融堂集卷四十二段得莘先生九十誕詩序。

去年，門人錢唐王國章爲先生刻周禮漢讀考成。經均樓集二，又先生與劉端臨信稿。至是復閱，又得誤處一二事。

八月，作書周禮漢讀考後。經均樓集二。

冬，以事到鎮江，衰年遊旅店之苦，詣劉端臨學署，雅義纏綿。因又到

金壇、至歲杪[校]乃回蘇、感冒寒病、至次正始稍甦。與劉端臨第二十書。經均樓集三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緦麻章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一篇、據與劉端臨第十七書、知成于是年。

十二月、臧在東以先生詩經小學節錄本付刻于廣東南海縣、而爲之序云、段君所著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儀禮漢讀考、皆不自付梓、有代爲開雕者、又不果。而此編出鏞堂手錄、念十年知己之德、遂與裘以畀剞劂氏。拜經堂集二刻詩經小學錄序。按臧刻本即今之皇清經解四卷本。其全書爲三十卷、見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毛詩序目以及說文第十五注、今不可復見矣。

是年、顧千里代黃蕘圃作國語札記、恆就正先生。經均樓集十一答顧千里書。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諸書。第十七書略云、弟正月大病、初起、不得已復到金壇、事之無可如何者也。弟於學問深有

所見苦一切縈繞、不盡所長、蓋福命之薄耳。周禮漢讀考已刻就印成、可奉送。弟既抱病而多事、內人主持柴米之務者也、亦復病廢、不能理事。一家三十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上有大年老人在堂、故近來宿食不寧、兩目昏花、心源枯稿、深惜說文之難成。儀禮疏已校出、何由足下得見也。意欲延一後生能讀書者相助完說文稿子而不可得、在東已赴廣東為芸台刊經籍纂詁、千里亦無暇助我、歸後再圖之。吾輩數人死後、將來雖有刻十三經者、恐不能精矣。春、又作第十八書云、弟自冬入春、了無佳趣。由春多心病、不能讀書、既不能讀書、則一切不適意、亦無可如何之症耳。又於八月末作第十九書、略云、近來微理舊業、然今年所成者廿葉耳。周禮漢讀考刻成、頃方刷印、馳上四部。元明人集此間甚少、曾記濤府書內虞揭黃柳及明初諸公集皆備、執事何不仍圖采之、弟頗有志於此也。懷祖廣雅發價甚昂、近者補刻表序、而拙序竟不刻、不得其解、便中試為訊之。舍下

祖塋事果於七月內起遷矣。近日精神稍好，而讀書亦不能多。

是年先生與劉端臨書，屢提蘇州諸生滋事之獄。其詳見王昶與平書恕㉘及鴻陂漁話紀李焜事條中。

嘉慶五年庚申、西曆一八〇〇先生六十六歲。

三月，爲黃蕘圃作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自署長塘湖居士。經均樓集八。邵氏四庫目錄標注國語黃丕烈本外，又有國朝段玉裁校刊本一條，然則先生別有自刊本歟。

程易田瑤田來書，極推周禮漢讀考之妙。與劉端臨第二十四書。

十一月，孫渊如星衍至吳門，先生與蔣君業晉、鈕君樹玉、袁君廷檮、黃君丕烈、顧君蒓、顧君千里、何君元錫、李君銳、瞿君中溶、夏君文燾、陶君梁、沈君培、徐君頲、唐君鑑、李君福臧君延祄諸名士餞別于虎邱山一榭園，各自題名于册。吳君履爲寫山塘話別圖以張之。張紹南孫渊如年譜卷下。

沈西雝濤以童年來謁，先生大稱奨之，目爲神童。沈氏於嘉慶十七年與先生書云：濤自丱角獲侍清塵，肌色黣[illegible]，被服充屈，而先生見待以國士，延譽於通人，湔祓爲心，眄睞成采。昔邱懷美錦，何點識之於早歲；邢蓄盛藻，清河致歎於幼年。濤才不及之，而遇與之齊矣。竊感鮑子知我之恩，每懷子勝斐然之志。寸陰不居，尺波易逝，歲月迻邁，一紀於茲。十經齋文集卷一。十二歲爲一紀，故系於本年也。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諸書。正月初作第二十書，略云：新正初晤張涵虛，欲作背而未能動筆，今日乃能作字。衰年心血已枯，心中不快特甚。蓋説文全書恐有難成者矣。近者又隨家嚴至壇了祖塋公事，不得已也。此時弟惟一無所事，空山靜養，心病或可治。自姚精力遂遜，抱經、竹汀、西莊諸君子，迄無所成，貽笑後人耳。臧集俟刷印後別寄。四月作第二十一書，略云：自度歲至今，未曾讀書，於説文曾未落筆，總覺不能

用心。蓋蒲柳之質柔脆使然，此書恐不能成。且聞五月初旬爲五旬初度壽辰，無以奉祝，輒具書疊二件寄呈，幸勿以爲菲薄也。五月作第二十二書，略云，治以注此書爲讀鄭之階級，讀此注而知許鄭之異，亦知許鄭之同，而知天下之字無不異，而知天下之字無不同。其要在以經注許，以鄭注許，而尤要在以許注許。此書賴足下促之，功莫大焉。八月作第二十三書，略云，自四月以後乃覺心疾霍然，成書七十餘葉，才到第八篇人部、匕部竣事耳。日西方莫，恐其不成，可惜。圖迎臧在東相助，而未知其肯來否。以許注許，一經拈出，無人不稱快。近擬爲儀禮漢讀考，庶使讀儀禮所得不付子虛。經籍纂詁一書甚善，但如一屋散錢未上串。說文注成，正此書之錢串也。九月作第二十四書，有云，一部說文譌字，須注完乃攷得八九分耳。十二月作第二十五書，略云，入冬來，賤體大好，今年說文稿成一百四十頁。第九篇已發軔矣。無處不有斬獲。有經術吏治之王紹蘭官閩中，已升

知州許爲刻説文，當先刻數本。中丞曾面屬，亦不能不帶看經本也。但使春天無病，弟便可自在。五代同堂事，已由吳縣通詳，所以娱老人也。

有與趙味辛書，略云：弟日來删定説文舊稿，冀得付梓。東原師集刻雖成，而多未妥，容日再寄。肅候近安不一。味辛大兄先生座右。愚弟段玉裁頓首。吳思亭輯昭代名人尺牘二十三卷。按戴集刻成在嘉慶四五年間，詳與劉端臨第二一書。

汪喜孫自撰年譜稿本云：父友孫觀察、劉先生、朱先生、劉先生台斗、趙同知懷玉、馮大令戚、李訓導拔式、程明經贊和、族叔劍潭文舟，尚來存問。當時經學小學，先君最服程易疇、段茂堂，先君殁後，未過存寒舍。

嘉慶六年辛酉、西曆一八〇一先生六十七歲。

四月晦日，吳縣令唐陶山仲冕邀先生及萬君承紀同諸名士餞孫

淵如(星衍)于石湖、看競渡。萬君爲圖紀事。(張紹南孫淵如年譜。)

五月、先生到杭州。十二日、阮中丞(元)招先生同孫淵如(星衍)、程易疇(瑤田)雅集於詁經精舍之第一樓。淵如有詩紀之。(濟上停雲集。)

西湖上詁經精舍設許叔重主、題曰漢洨長太尉南閣祭酒許公、先生非之、與阮梁伯(元)書、以爲應書太尉南閣祭酒前洨長可也。(經均樓集五。)

龔定庵續集四記王隱君云、春日出螺師門、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吾舁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

盼遂按、先生平數數入杭、初見者爲嘉慶辛酉一行、故以王隱君事系之本年。

八月、浙江鄉試、徐籀莊(同柏)以文多古訓被落、時先生掌教嘉興鴛湖書院、見籀莊文、以磊砢英多目之。(徐士燕編徐籀莊年譜。)盼遂按、

先生主講鵞湖書院之事、不見於其他記載、或係遥領之乾館歟。

陳芳林（樹華）今年自山西歸蘇州、先生與相見、恨晚。

九月、芳林卒、先生哭之。後于嘉慶十六年爲作陳芳林墓志銘。（經均樓集八。）

十月、黄蕘圃（丕烈）招先生及錢竹汀（大昕）、陳曼生（鴻壽）、顧南雅（蒓）集于紅樹山館、分韻賦詩、南雅得子字。（顧蒓思無邪室詩集。）

是年先生第一曾孫義正生、時先生父得莘公健在、乃舉行五代同堂盛事、由吳縣令通詳朝廷、仁宗皇帝賜以七葉衍祥扁。（與劉端臨書及王蘭泉得莘先生壽序。）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二十六書、略云、舍下家嚴不無疾苦、弟賤體春病如故、栗栗危懼、望有以教之。説文注恐難成、意欲請王伯申終其事、未識能允許否。吉拜凶拜、弟説固恐未安。春浦事實弟不記識、吾兄應爲作小傳、附刻爾雅後。何時大駕涉泊吳門、磬談、弟衰朽、恐難

北上相晤矣。

嘉慶七年壬戌、西曆一八〇二先生六十八歲。

四月十四日、跋手校廣韻一通。文集補編。

六月、至杭州、與嚴久能元照同居西湖蘇公祠、爲題其悔庵學文云、
九能③之文、簡淨有法、非知古文者不能也。嚴元照悔庵學文卷首。

九月二十九日、跋宋咸熙所輯呂氏古周易音訓。見原書卷首、今入文集補編。

十月、作中憲大夫雲南分巡迤南兵備道龔公神道碑。經均樓集九。

是年、作仁和龔氏四世祖德碑文。經均樓集九。

嚴久能來書論以太平御覽校爾雅、有云、夏間先生來杭、行箚中携周氏所藏宋版殘本跋太平御覽。一函、元照幸得寓目。悔庵學文卷一。

去年及今年、作釋拜一文、煞費研摩。釋拜跋及與劉端臨書。

是年秋日、跋陳芳林藏蜀石經左傳昭公二年殘本云、治泉芳林別

跋。著有內外傳考證、爲士林所重。嘉慶辛酉秋捐館後、始從長君啟宗索觀石經數百字、不勝人琴之感。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二十七、第二十八諸書。春日作第二十七書、略云、龔堉來、得手書、備承雅愛、屋契一紙亦收到。玉裁舍下粗安、家嚴康健、惟裁精力大衰、拙著恐不能成。又徐大兄爾雅古注存弟處、未能有所發明、近日乃爲之序、欲述其官事與其後人、皆不甚悉。詩經毛傳弟年來有所增益、可以成書。弟所爲釋拜、煞費研摩。足下當舉其何處最合、何處非是、寄示爲感。冬作第二十八書、略云、謝氏所刻荀子、其中校語出於弟者、別紙錄呈。弟衰邁之至、說文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書請王伯申踵完、伯申杳無回書。今年一年、說文僅成三頁、故雖阮公盛意、而辭不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證、自顧精力萬萬不能、近日亦薦顧千里、徐心田兩君、而辭之。蓋春夏秋三季多不適、而春病尤甚、有不得不然者也。目下閱喪服篇、偶有所見、易田

不無誤處。今呈一篇。又說說文者一篇。均祈賜敎。

嘉慶八年癸亥。西曆一八〇三先生六十九歲。

正月。爲嚴九能元照作爾雅匡名序。見原書首。收入文集補編。

閏二月。先生友王樸莊卒。先生往哭。挽以句云。古道照人淸似鏡。遺書訓俗重于金。

三月十八日。㉛昨王樸莊遺書序。經均樓集入。

冬至日。作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盼遂按。序中云。錢塘嚴生杰博聞强識。因授以慶元所刻淳化本。幷陳氏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令其精詳捃摭。觀其所聚。而於是非難定者。則予以暇日折其衷焉。詳此文義。與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左傳題辭全同。則此篇殆爲代阮伯元捉刀而作。然則由此亦可見阮氏左傳校勘記爲出於先生手矣。

龔定庵己亥雜詩云。張杜西京說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導河積石

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譁。自注云、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壇段先生授以許氏部目、是爲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

是年六月十四日、先生父卒于蘇州、得年九十四、返葬於金壇縣治西之大墳頭。經均樓集卷八八十自序、姚撰得莘公墓志。

經均樓集四有駁山東巡撫請以邱姓人充先賢左邱明後博士議一篇、當作於今年。蓋山東巡撫和寧及山東學使劉鳳誥之請在嘉慶七年故也。

㉜與劉端臨第二十九、第三十諸書、蓋今年作、姑係于此。兩書皆言端臨推薦先生四弟鶴臺經館事及論姚姬傳九經說。

嘉慶九年甲子、西曆一八〇四先生七十歲。

五月、作任啓運禮宮室考序、應其曾孫泰之請也。聚學軒叢書本載宮室考、文集失收、已入補編。

十一月十八日、跋錢竹汀鈔本西遊記云、憶昔與竹汀遊元妙觀閲

道藏、按即乾隆五十九年六月事也。竹汀借此鈔訖而爲之跋。今轉瞬已十年、竹汀於今歲十月二十歸道山矣。甲子十一月十八日、硯北居士段玉裁識。邱長春西遊記後。

是年作跋黃蕘圃蜀石經毛詩殘本末云、余爲阮梁伯定十三經校勘記云云。是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或出先生手定。觀于文集第一篇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嘉慶十三年戊辰。及文集四卷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此中消息可闚一斑。又文集五與孫淵如書云、昔年愚爲阮梁伯修十三經校勘記。本年夏先生與王石臞書有云、惟恨前此三年爲人作嫁衣裳、而不自作、致此時拙著不能成矣。嘉慶七年冬與劉端臨書云、故雖阮公盛意、而辭不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證、㉝自顧精力萬萬不能、近日亦薦顧千里、徐心田兩君、而辭之。綜以上數事觀之、則校勘記之出自先生、殆可爲定論歟。

是年阮伯元元爲先生刻說文解字注第五篇上、加以何讀。今蘇局

本即經韵樓原板可見一斑。

冬、嚴久能來書云、月前于役姑蘇、兩謁函丈、大慰二載願言之意。承許序畫扇齋秋怨詞、懇速成見寄。企渴企渴。前于尊案見所寄某公書稾、詞氣激直、大致似歐陽公與高司諫之書。歐公之所論者國事之是非、然後之君子於歐公不能無疑議。今先生之所爭較之歐公、其大小何如、而凌厲揮斥、令人無所措手足。傳有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受之者豈遂能甘此。尊意若曰、彼雖不甘、吾何懼之有。夫懼不懼亦何足深論、且非懼顯要也、懼失儒者謹厚之風耳。更就此事論之、在先生始亦失之輕信。夫既身據要津、欲爲朋好刊行著述、固非艱大難勝之事也。苟非力所能積、則竟寢其事、有何不可、而乃委曲躊躇、募助集事。其始也如此、又奚怪有今日之事乎。然則先生之責之也又已甚矣。人之知此事之顛末者、不能不謂先生處之失其平。不知者傳聞失實、不過曰段先生因某公不爲刻書薦書院罵之耳。

如此則先生之品詣亦少損矣。中略 先生不以鄙意爲非，則乞潤色元藁，微詞緩諷，使之自悟爲可矣。下略 天寒欲雪，呵凍臨池，不妨學宋廣平之賦梅花，愼勿效嵇叔夜作絕交書也。偁雅學文卷一。盼遂按，札中所稱某公者，殆斥蕭山王畹馨紹蘭也。嘉慶五年十二月，先生與劉端臨書云，有經術吏治之王紹蘭，官閩中，已陞知州，許爲刻說文，當先刻數本。是王氏許爲刻書，而卒未實行。迨後王氏著說文段注訂補，深詆先生是書，其凶終隙末，有可概見者。然先生之倔强負氣，以言詞筆札致嫉者，亦畢呈於此札，故錄存之。

是年有與王石臞第一、第二兩書。夏日作第一書，略云：弟七十餘耳，乃昏眊如八九十者，不能讀書，惟恨前此三年爲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時拙著不能成矣。所謂一個錯也。十二月廿二日作第二書，略云：弟春夏多病，秋冬稍可繙讀書，而欠精力，數年以文章而兼通財之友，唯藉阮公一人。拙著說文，阮公爲刻一卷，曾由邦江寄呈，未

知已達否。能助刻一二否。

嘉慶十年乙丑、西曆一八〇五先生七十一歲。

五月二十二日、先生至友劉端臨卒于寶應、年五十有五。劉端臨遺書卷首、兩世鄉賢錄。

與阮芸臺書論阮氏湘圃府君行狀中謬誤。經均樓集三。於四弟濟標玉立架上得尹元孚合一所賜朱子小學二本、先生喜極繼以悲泣。經均樓集八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

嘉慶十一年丙寅、西曆一八〇六先生七十二歲。

七月、爲桐城章甫改作觀于忠肅公玉帶記。經均樓集九。甫蓋亦先生弟子。說文注第七卷由甫校字。

是年作錢竹汀潛研堂文集序、應其壻瞿鏡濤之請也。經均樓集八。

四月初二日、與王石臞書、推薦四弟鶴臺、并求爲說文解字注作序。昭代經師手簡。

冬、與王石臞書云、說文注尚有十二之下、十三之下兩卷未成。今冬明春必欲完之。已刻者僅三卷耳、精力衰甚、能成而死則幸矣。並擬作說文轉注釋例一書。昭代經師手簡。

是年、有與王石臞第三、第四兩書。四月初二日作第三書、略云、弟落魄無似、時觀理學之書。說文注近日可成、近來無知後進咸以謂弟之學竊取諸執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引領望之。第四書有云、近者惠以四十金、俾爲刻貲、此種高誼、不勝感泐。弟夏天體中極不適、冬日稍可。

嘉慶十二年丁卯、西曆一八〇七先生七十三歲。

姚鼐應先生之請、爲其父得莘公作封文林郎巫山縣知縣段君墓誌銘并序。惜抱軒文後集卷七。

四月、爲陳仲魚作簡莊綴文序。刊本。

張古餘敦仁爲先生刻釋拜。經均樓集卷首。

顧千里（廣圻）刻釋拜序云、以嘉慶丁卯刻之於江寧、非欲用是爲酬知也、爲後世求段氏學者將有涉乎此也。（思適齋集十一。）按顧刻本今不可見、然即序文觀之、知非代古餘作。

十一月、自跋釋拜後。（經均樓集六。）

是月、再跋手校廣韵一通、文集未收。（原本藏密均樓蔣氏。）

是年作臧孝子（禮堂）傳。禮堂卒于乙丑、傳云、遲之三年乃爲立傳。知傳爲是年作也。（經均樓集九。）

有誠孝潘君（名德攸、字式周。）傳、應其曾孫孝曾之請也。（經均樓集九。）

有二名不偏諱一文、謂今本作偏非。（經均樓集十一、下仝。）有周人卒哭而致事經注考一文。

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曰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一文。

有駁撫本禮記考異之非一文。按以上三文皆爲顧千里而發。去年

顧千里代張古餘作禮記考異、謂孫頤谷訂王制西郊當作四郊之說爲非。至是先生致書千里、謂四郊是、西郊非。（經均樓集十一與顧千里書。）千里來書申辨、先生復書。後十一月因作禮記四郊小學疏證一篇、頗攻顧說。十二月一日千里又來書論難、即文集附載之千里第二札也。（經均樓集十一。）按經均樓集卷十一答顧千里書首云、足下爲張古餘作禮記考異云云。是此札爲答千里第一札、針鋒正對、自無疑義。乃題目下注年分云己巳、恐係丁卯之誤、所宜改回者也。

是年、說文解字注三十卷成。（本譜第十五下。）

九月在杭州、許周生（宗彥）招先生及嚴秀才（元照）、凌教授（廷堪）、項明經（墉）、李秀才（銳）、何主簿（元錫）、戴刑部（敦元）、汪秀才（家禧）集於比耆軒、嚴賦詩紀之。（嚴久能柯家山館遺詩卷二丁卯。）

九月十二日、鈕匪石（樹玉）來訪、先生告以今詩山有扶蘇章毛傳本

訓扶疏爲大木、與鄭異義、今改大爲小以合鄭箋、妄也。陬石日記跋。

按、先生今明年中與顧千里議禮起爭端、至今訖莫能判其曲直。然考千里之爲人、平生交遊如李尚之、黃蕘圃、劉金門、嚴鐵橋、吳山尊皆其至友、而不能有終、其失禮于先生、蓋亦常態、無足怪者。今舉一事論之、如毛詩召南甘棠傳不重煩勞百姓、先生爲阮氏作校刊記、曾據蜀石經、漢書司馬相如傳刊去不字、跋黃蕘圃藏蜀石經。及顧代先生任校刊、則刊去先生此條、蛛絲馬迹、亦可知釁端之啟、詘在千里矣。

時陳仲魚彙先生與千里文爲一册、題曰段顧校讎編。

十月十五日、有與王石臞第五書、略謂、玉裁老貧病三者兼之、向者恥言貧、今日乃更不能自諱也。鄙著說文注已竣、蒙阮公刻成一卷、一以爲唱、用呈請政、并希量力佽助、庶乎集腋成裘、向時尊處書價二十金爲寄書人龔繩正所失、尚未暇還、抱媿之甚、如同拜賜之感

而已。春夏則病槃之、秋冬而後稍可、年祇七十、而老耄過于八九十者、是可嘆也。昭代經師手簡初集。

嘉慶十三年戊辰、西曆一八〇八先生七十四歲。

正月初十日、顧千里著學制備忘之記、極詆小學疏證之說、刋板流布。先生於旬日之間作書四通、凡數千餘言。千里於三月初七日來第三札、長四千餘言、相辨詰。先生又作札三通致之、千里不再作復。先生作書與黃紹武丕烈紹武復書、謂先生年高學邃、久已當代欽仰、千里以後起之隽、與先生抗衡、同輩實所竊議。又謂先生以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之老人、不應與腦滿腸肥、初學把筆者斷斷相爭。先生又作書答之、有云、以一生師友言之、逈徹天人性命、愚不如先師東原氏。考工記、喪服經、制度條例、考核精當、上駕康成、愚不如易田徵君。熟精史事、識小無遺、愚不如辛楣少詹。潛心三禮、愚不如端臨學博。耄而虛懷、好學不倦、愚不如召弓學士。涵齋侍講、深曉音均、十

七部紬繹成書，愚不如懷祖觀察。文辭古雅，愚不如姬傳刑部。推於古音古訓經文古本，略有微勞，抑末也。以上同見經均樓集卷十二。

陳仲魚經籍跋文宋本禮記注跋云：兩家遂成水火，余欲爲調人而終莫能解。

五月，王石臞爲先生作說文解字注序，謂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無此作矣。刊本。

六月一日，作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一首。經均樓集。

六月，作讀詩序禮經二注一首。經均樓集。

又作既盈不濡軌傳曰出軌以下曰軌一首。經均樓集一。

十月，作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蓋爲阮伯元擬進呈御覽而作。經均樓集一。

十月十四日，在裴東書院作述筆法一首。

是年作論紅丸一首，文集十。辜務二字釋例一首。經均樓集十一。

又按文集十一雜記公視大歛公升商祝鋪席乃歛一首、卷十二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一首、疑亦是年作、爲千里發也。

先生今年向曾居鄉業農者問麥花之事、彼云其花夜開朝閉、兩瓣色黃、開而仍含中挺一須、須頭兩黃蘂出瓣外、分傳於瓣、曉則蘂收入瓣內。瓣閉而爲麥皮、所謂麩也、須蘂爲麥人所謂實也。先生因知唐人詩黃花入麥稀、細麥落輕花之解。於八月十四日作記麥花一首。經韻樓集八

嘉慶十四年己巳、西曆一八〇九先生七十五歲。

正月廿四日、爲嚴久能作娛親雅言序。經韻樓集八。

三月、作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一首。仝上

三月、爲江子蘭沅作說文解字音均表序。皇清經解本。

四月、與章子卿書論加字。經韻樓集九。

四月、作戴氏聲類表序。經韻樓集六。

五月、作地理志觀縣考。經均樓集五。

五月、作皖字考。經均樓集一。

十一月、陳仲魚鱣、以孫淵如所著鄭康成年譜爲貽。先生與孫淵如書、論鄭康成年譜誤數處事。經均樓集五。

十一月、與梁耀北書、論趙戴水經注。經均樓集七。

冬至後二日、鈔借自周漪塘藏白氏六帖三十卷宋本畢、跋之。屬稿後以書問周漪塘秘閣之名、漪塘答以秘閣公乃晁公武之曾祖、名仲衍、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者也。先生得此喜而欲狂。經均樓集八。

是年曾遊浙東、歸後得黄丕烈新刻蜀大字本孟子音義、先生致函論其中誤字多處、并云、凡宋板古書、信其是處則從之、信其非處則改之、其疑而不言者則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論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眞、適滋後來之惑也。又不得少見多怪、疑所不當疑。經

韵樓集四。按此數語實佞宋者之頂門針。又按音義中公孫丑下之袒裼裸裎與萬章下之袒裼裸裎、段先生信亦誤倒互易。

是年有詩執熱解。經韵樓集一。又有說文饗字解一首、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名實異同考一首、皆爲顧千里發也。經韵樓集十一。文集卷十二有與陳仲魚書論文選考異、又吳都賦蕉葛竹越解疑、皆今年作、蓋千里爲胡果泉克家所作之文選考異刻于己巳二月也。

嘉慶十五年庚午、西曆一八一〇先生七十六歲。

正月、爲李松雲太守作手寫十三經跋。經韵樓集一。

二月、戴東原之嗣子中孚携直隸河渠書稿一百單二卷、合二十四册至蘇州、屬先生校刊。先生曰、我力能校而不能刊也。披讀往復、見其書繁重纖悉畢備、每與李松雲言、此必有底稿、斷非戴氏一年之內一手所能成也。經韵樓集七趙戴直隸河渠書辨。因命孫韡抄一

部存之年內藏事。先生與王石臞書述。

與方保巖制府書、論王履泰盜戴氏直隸河渠書事。經均樓集七。

四月、作張涵齋侍讀八十壽序。經均樓集八。

十二月、作春秋經成公十年無冬十月考。經均樓集四。

陳煥[3]師友淵源錄江沅傳：庚午辛未館奐家、段若膺師與艮庭先生友善、着六書音均表、發明平上入分合相配曰、此表惟艮庭子蘭知之、外無第三人知之者。奐遂發憤盡一晝夜探其梗概。若膺師著經韵樓集未定本、切囑勿借予人、奐私心選錄、加小圈以爲記。若膺師曰、子蘭何復借予人耶。師曰、我館陳徒好書、或者是。若膺師指示圈記、迺曰、果是陳徒、陳徒讀書種子也、吾將往見之。奐因是得識若膺師。

作春秋左傳古經畢、明年作題辭云、玉裁窩居姑蘇多暇、庚午年已七十有六、深痛先君鄭重授春秋左傳而未能盡心此經、又閱今之

學者但知稍稍讀左傳、於經文少有能成誦者。乃恭錄左氏經、又取鄭公注禮周禮存古文今文故書之例、附見公羊穀梁之異、以小字雙行注各條下、為十二篇。又以二家卷數之不同、附注左氏各篇之末、每條時出訂正之語、而不敢蔓衍其辭、仍依漢志略曰春秋左氏古經。經韻樓集四。

是年、有與胡孝廉世琦書論小爾雅。經韻樓集五。

又與嚴厚民杰書論左傳一則。經韻樓集四。

是年有與王石臞第六書、謂前助之四十金他用矣。

嘉慶十六年辛未、西元一八一一先生七十七歲。

元旦、作外孫龔自珍字說、字之曰愛吾。經韻樓集九。

正月、作春秋經殺弒二字辨別考。經韻樓集四。

二月、作周漪塘錫瓚七十壽序。經韻樓集八。

為李松雲作新雨堂記、末署僑吳老人段玉裁撰于七葉衍祥堂。經

均樓集九。

三月、作奚斯所作解。經均樓集一。

春、作趙戴直隸河渠書辨一篇答李松雲。經均樓集七。

七月十六、作誥封孺人戴母朱太夫人八十壽序。經均樓集八。

是月、爲張阮林作左傳刊杜序。經均樓集四。

八月初一日、作春秋古經定本題辭。經均樓集四。道光元年此書始付刻、收入全書。

八月廿五日、有句容之行、作蔡居拙傳、作蔡一帆先生傳。全見經均樓集九。

汪喜孫年譜稿本段先生來訪禮堂、與焦理堂訂江南志之謬、禮堂紀事多失實、孫洪淩江所著友人遺事亦失實。

九月初三日、作新唐書忠義傳書後。經均樓集七。

是年、有與方葆巖書再論校刻直隸河渠書事、又陳芳林墓志銘并

序、又使平使平解、又書類篇金部後、又羊公經傳弑字辨誤、又君母殺君當書弑論。以上全見經均樓集。

嘉慶十七年壬申、西曆一八一二 先生七十八歲。

三月到揚州、作送龔埁闇齋之徽州郡守序、自注云、壬申三月邦上作。經均樓集九。

四月、外孫龔定庵自珍從母段恭人淑齋由京師來蘇歸寧。初先生以次子䯄女美貞許字定庵、至是遂命結縭焉。先生索觀定庵所業詩文甚夥、閒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其懷人館詞三卷、則目爲銀盌盛雪、明月藏鷺、中有異境、先生爲作懷人館詞序、而引其先子是有害於治經史之言以規之。經均樓集九、龔定庵年譜。

三月、江晉三有誥來書論古音。江氏音學十書卷首。七月、先生作書復之、長凡五千餘言、載經均樓集卷六。九月、晉三來蘇、執弟子禮謁

先生遂下榻于枝園之西斎，往復辨難。先生正其紕繆者數十處，皆三所有得，先生亦必聽納。（江有誥寄段茂堂先生書附跋。）

十月，爲江晉三作江氏音學序，末云：嘉慶壬申十月，金壇段玉裁撰于姑蘇朝山墩之枝園，時年七十有八。（經韵樓集六。）

八月，沈西雍寄來書，請爲作十經齋記文一篇。書載十經齋集卷一。

汪喜孫以校寫述學清本來就正，並所作經藝文請益。（汪喜孫年譜本稿。）

十一月朔，爲沈西雍作十經齋記，云：欲廣十三經爲二十一經，經禮益以大戴禮，春秋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爾雅益以說文解字、九章算術、周髀算經，凡廿一經。近者閉戶一室中，以廿一經及吾師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恭安几上，手披口讀，務欲訓詁、制度、名物、民情、物理稍有所見，不敢以老自懈。請沈君爲我作廿一經堂記，以酬吾，以勉吾。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經韵樓集九。）

是月、沈西雍（濤）爲先生作廿一經堂記駢文云、歲居鶉首、月隕龐角、爰以廿一經堂授簡命記。（十經齋文集一。）

十月初一日、爲徽州吳小岩作說文引經異字考序、末云、茂堂老人段玉裁識于新安郡齋。時先生在壻龔氏署也、此文集中不載。

十月廿一日、與江晉三書論說文牙字說解、並云、足下音均功深古學疏淺、當以多讀書爲務。即此一字可得考古之法。（經均樓集五。）

冬十二月、陳碩甫（奐）來蘇、先生令校說文注第十五卷、館宿枝園。碩甫願留受業於門、先生告以治說文之以字考經、以經考字、大指本徽郡戴氏、高郵王石臞、先生同淵源于戴、故論學若合符節。自後碩甫凡宿枝園者二年。（陳奐王石臞先生遺文編次序、又毛詩傳疏條例。）

盼遂按、先生性極好客、尤喜獎挹後進、故江晉三、陳碩甫皆經授餐枝園累年。龔定庵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詩云、外公門下盛賓客、（自注、稱金壇段先生。）始見臧（在東）顧（子述）來褎褎。奇才我識惲伯子、絕

學我識孫季逑。最後乃識掌故趙（味辛）、獻以三詩趙畢酬。據定公詩、可見當日段門綦履之盛矣。（詩見定庵文集補。）

陳奐師友淵源記云壬申冬十二月、會說文解字注授梓、于蘭師之閩而以校讎委任奐、遂受業師門、晨夕相親、几席相接、難必問疑必析、日之所請益夜筆之簿記。

是年作說荷一篇、渜濡濼三字考一篇。（同見經韵樓集。）

嘉慶十八年癸酉、（西曆一八一三）先生七十九歲。

與外孫龔自珍札、勗以銳意讀古書、勿爲名士。時龔在徽州、疑先生自去冬入徽、今春尚未歸、此札爲在徽時作也。（經韵樓集九。）

沈西雍（濤）來書、論劉字从丣金非丣金。（十經齋集一答段茂堂先生書。）

七月、女孫美貞卒于徽郡廨、年二十二。（文集九與自珍妻權厝志。）

九月、作說文劉字考一篇答西雍先生、與江子蘭（沅）汜覽說文全書、得說文用古籀爲鬸鬵者、皆不注某古文某字、籀文某字之例、凡百

有餘處。經韻樓集五。

七月、爲桂未谷作札樸序、文集不載。心矩齋刊本。

十一月、作伊雒字古不作洛考一篇。經韻樓集一。

是年冬、始刻說文解字注。江沅說文解字注後序。先生弟子徐學士頲直卿、胡明經竹巖積城力任刊刻之費、始得舉事。江子蘭沅與陳碩甫奐同司校讎。陳奐師友記云、徐頲督學安徽、拔胡積城貢、屬刊說文解字注、所以報師德者甚摯也。

嘉慶十九年甲戌、西曆一八一四先生八十歲。

閏二月、作摯中氏任解一篇。經韻樓集一。

三月、至徽州、作龔自珍妻權厝志。經韻樓集九。

秋日、外孫龔定庵自珍作明良論四首、先生爲加墨評之曰、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製一新方哉、耄矣。原校作耄字誤、今改訂。猶見此才、而死不恨矣。定庵文拾遺。

是年成戴東原先生年譜、孫戴譜無序跋年月、惟乾隆二十年下云、方言分寫本、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觀、遂携至玉屏。中略然假此書時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得讀說文耳。今四十餘年、於說文討論成書、於方言亦闕聞與何莫非先生之覺後覺哉。又四十二年下云、今丁小雅終於寧波府儒學官舍、又將十年矣。據上二條考之、先生官玉屏時年三十六、又四十餘年、當爲八十以外。丁小雅之卒爲嘉慶十二年、據張惟驤疑年錄彙編。則又將十年云者、正當在嘉慶十九年時也。乃譜成不久、先生即歸道山、其平生師友相與之誼、臨年猶篤、誠令人欽遲無既矣。先生跋東原札册云、思先生而不可見、於是修先生年譜一卷付刻、又裒先生札付裝潢、作跋之年月爲甲戌十二月二日、則年譜纂輯之在是年從可證矣。

先生將戴東原所來札凡十四通、又東原與其弟漁卿家書一通、裝潢爲册、日夕摩挲、期以傳之子孫、册背附以孔葓谷繼涵、戴中立中

本之札，於十二月二日作跋記之。經均樓集七。盼遂按，原札冊今尚存無錫人家，有影印本，與先生原跋數目不盡符。

是年作八十自序一篇、經均樓集入。炮炰異字說一篇。經均樓集一。

八月，江子蘭沅爲作說文解字注後序于閩浙節署，時說文注刊板已將過半。沅譜後。

十二月，識儀禮漢讀考後云，禮經漢讀考一卷，其他十六卷未成，後之人當有能踵爲之者。沅譜後。

嘉慶二十年乙亥、西曆一八一五先生八十一歲。

花朝日黃丕烈乘小舟出閶門來訪先生于枝園。黃氏士禮居題跋李校書集跋。

三月，命陳煥用李仁甫五音均譜法始東終乏之目，編次說文五百四十部，成說文部目分均一書。原書陳煥序。

陳煥師友淵源錄段玉裁傳云，乙亥春，煥將偕從姪兆榮之海門，師

曰、汝聞道蚤、汝之學在唐儒陸孔上矣。又曰、汝未出門、交耳讀書、舍此無他求矣。

是月、碩甫又爲作說文解字注跋。

五月、說文解字注全部刊成。經韵樓本第十五卷下。

七八月間、外孫龔自珍赴海上過蘇州、來住枝園中。懷人館詞百字令自述、上綵摸魚兒自述、乙亥六月別新安之蘇州晤歸夫人、爲本年事也。吳年譜系之丙子作、誤矣。

九月八日、先生卒、後歸葬金壇縣城西之大墳頭。光緒金壇志。

王石臞在京師聞先生卒、謂人曰、若膺死、天下遂無讀書人矣。清史列傳。

陳奐師友記又云、丙子秋、從海門歸謁師、喟然曰、吾似春蠶一般、繭既成、惟待斃焉已。八月、金陵試畢、視師疾、曰、吾年二十餘曾遘疾、六十年未嘗一日呻吟、今病不起。九月八日、終于枝園、壽八十有一。盼

遂按先生卒年各家記載均作嘉慶二十年乙亥、陳氏獨繫嘉慶丙子、未詳其故。或以淵源錄成于晚歲追記、致失堅塙耳。

陳奐師友記云咸豐三年、奐請諸金壇學官丁君士淳詳祀鄉賢、軍興未達禮部。

先生手校書甚夥、身後以白鏹三千金歸諸壻家龔闇齋觀察。黃丕烈跋段校本廣韻。

先生子二、女一。長名驤、字右白、國子監生。少年爲詩哀艷雄奇、著梅冶軒集一卷。龔自珍己亥雜詩自注。父歿後、安貧樂道、依然儒素。道光甲申夏、持先生墓誌文往示黃丕烈、黃答拜、時驤以先生朱墨筆校廣均相假、黃錄出副本、今藏烏程蔣氏。黃丕烈校本廣均跋。驤嘗述先生之言語汪喜孫曰、先君每言工文詞者不必通經術、通經術者不必工文詞、唯述學兼而有之、爲當代有數之書。汪容甫先生年譜五十七葉。卒後葬支硎山。己亥雜詩自注。今錄龔自珍己亥雜詩

云、少年哀艷雜雄奇、暮氣頹唐不自知。哭過支硎山下路、重鈔梅冶一匳詩。自注、舅氏段右白葬支硎山、平生詩晚年自塗乙盡。予尚抱其梅冶軒集一卷。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古磚彙序、道光五年十二月、顧千里遊上海、段右白介之識陳寄舫。右白庋藏古器物甚多、吳榮光筠清館金文頗收右白藏品搨片。

次子名驄、縣庠生、爲姊丈龔麗正關部事、頗以多財著。㊶先生沒後、與兄并徙而他宅、不復守枝園舊宅矣。黃跋庾肖。

女名馴、字淑齋、適仁和龔麗正、能詩、著有綠窗吟榭詩草一冊。吳振棫國朝杭郡詩續輯卷四十三選馴詩凡十餘首。杭郡詩續輯小序。

孫五人、美中、縣學生。美度、美璵、美蘊、美瓛。王撰墓志銘。曾孫三、義正、義方、義曾。說文解字注卷尾校字題名。

王懷祖念孫于明年爲先生作大清敕授文林郎四川巫山縣知縣段君墓誌銘。㊶文久佚、今新會陳氏圓庵收得石臞手稿本、影印行世。

羅氏振玉高郵王氏遺書目叙云、往在東海、作金壇段茂堂先生年譜、謂蘇州府志知王石臞曾撰茂堂先生墓誌、因求石臞文集不可得。及返國、購得文簡父子手稿一箱、亟求茂堂先生墓志、仍不可得也。按羅氏譜未見、蓋未嘗起草歟。

補嘉慶十一年事一則。　張澍養素堂文集與段茂堂先生書云、獲覩槃範、頻年積愫、賴以稍舒。猥蒙奬許過情、嗣晤章子卿、述先生之言曰、他人考據文高者爲注疏、其次則語錄。介侯之作、辯論精確、所不待言、然熊熊其光、魄魄其氣、時罕儷者。中略　澍棒篋已拙、不再話別、輙爲此書、貢諸左右。又云、同謁姚姬⑫先生。考介侯先生白門虎丘之遊、有嘉慶十一與十七年兩次、玩此書語意、似應屬丙寅年。今繫於此。

先生著述考略

一　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三卷。　王石臞見此書稿本、作書與劉端臨、謂

茂堂此書誠古今奇作，惜世人多不能知之。王靜安師著顧命考亦云，古文尚書撰異，其書最爲深博。經均樓叢書本、學海堂經解本。

繆荃孫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段氏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抄本。清逸居士跋云，卷末有江沅篆書一行云，嘉慶甲戌二月，江沅書於三山節署。江沅又云，茂堂先生乖老精神已衰，往往有取未定本入刻而反遺定本者，尚書撰異中某卷是也。

二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三十卷。經均樓叢書本、學海堂經解本。

三　詩經小學三十卷。藏在東，節錄爲四卷，而完稿遂軼，詳嘉慶四年譜內。學海堂經解本。

四　詩經不分卷。見楊守敬叢書舉要，存亡未詳。或亦故訓傳及詩經小學之異名，楊氏未之詳察歟。

五　周禮漢讀考六卷。經均樓叢書本、學海堂經解本。

六　儀禮漢讀考一卷。經均樓叢書本、學海堂經解本。

七　釋拜一卷。此書本單行、嘉慶丁卯陽城張古餘（敦仁）爲之校刊問世。同時顧千里（廣圻）亦曾作序付刻。先生卒後、又編入經韻樓集卷六、附先生自跋一通、單行本所無也。

八　春秋左氏古經十二卷。（經均樓叢書本）。

九　春秋五十凡輯本一卷、附古經後。（經均樓叢書本）。

十　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按是書之作、自乾隆四十一年官富順任內始、至乾隆五十九年秋始簡練而淘汰之、成今之注本。此五百餘卷之巨帙、實足使人闚而披靡、故盧抱經、王懷祖文集中標題仍作說文解字讀序也。

十一　說文解字注三十卷。按、許祭酒著說文以明經、先生本經義以注說文、故能湊入單微、允稱合作。惟此書宗旨仍主以字證經、以經證字而止、若晚近文字學家專研字迹而不顧經術者、叢與先生非同道矣。先生徧研五經、皆有造述、故說文之學迥非嚴桂王朱諸家

可及。

十二　汲古閣說文訂一卷。　按此書先生與袁又凱(44)廷檮共成之、嗣經屢次修板始得定本。說文解字注於正文之删增校改皆根柢此書、而不再聲言者也、昧者遂譏爲武斷。

十三　說文轉注釋例。　晚年與王石臞書云擬作說文轉注釋例一書。恐未嘗屬草、故今不見。

十四　詩經韵譜。　按此即六書音韵表之初稿、有正字而無注、錢少詹所爲作序者也。

十五　六書音韵表五卷。　按古韵十七部之分、實爲古韵學之大成。後來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二十八、三十諸部之分、總不越冬及入聲問題、實與十七部大體無關。故十七部之分、其功偉矣、可以千古、非東原阿好之言也。

十六　盧本方言校正。　鈕匪石日記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十四日、顧千

果以段茂堂糾正盧抱經校刋之方言。

十七　一切經音義、段玉裁、顧廣圻同校。鄭文焯園刻未刊書目。

十八　廣韵校定本五卷。　此書今歸烏程蔣氏密均樓、末有黃蕘圃跋云、校本有朱墨兩筆、中有朱墨圈及尖角在每字旁者、不知其命意所在、惟就正譌之處纖悉臨摹、已見校勘此書之精矣。

十九　集韵校定本十卷。　先生此書後歸歸安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十六著錄。清瑞安方雪齋成珪得此書傳抄本、遂據之作集韵校正、爲言集韵者之鉅作。

廣韵、集韵校本、段玉裁顧廣圻同校、集韵校本元稿在丁詠之士涵所。鄭氏未刊書目

二十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按由集中十三經注疏勘記序、春秋左傳校勘目錄、及與劉端臨、王石臞兩公書觀之、可知阮氏書成於先生之手。

二十一　經典釋文校勘　記。蕭山朱氏藏有臨本、蓋先生不滿於盧氏刻本、故與劉端臨書云、恨不得暇全校之也。又詳臧在東校影宋經典釋文書後篇中。

二十二　國語校定本。

二十三　列女傳校定本。　以上二書、顧千里曾取入所刻國語列女傳中。

二十四　荀子校定本。　當時謝墉刻本取先生語不盡、詳先生與端臨書第二十九。

二十五　戴東原年譜一　卷。經韻樓叢書本、此書應爲年譜中之最上模範。

二十六　漢書地理志音釋。　楊氏叢書舉要有此目、疑今文集五之校漢書地理志注、地理志觀縣考、朐忍考三篇、當時曾裁篇別出、自爲一書、故楊氏得見此編、而今佚之歟。

二十七 富順縣志若干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一部、近北海圖書館亦得一部。

二十八 中水考。據吳省欽富順志序云、自成一書、收入文集。

二十九 經韵樓集十二卷。此書出後人編、故多有錄無文。經韵樓叢書本、光緒時張氏戴段文集合刊本。

三十 段大令詩若干首。丹陽陸炳著蜀徵詩選、中有先生詩多首、今尋其書不可得。盼遂按、先生在蜀時意必託意諷詠、今輯經韵樓續集、得詩數章、皆作于在東西川時。

三十一 經韵樓續集二卷。息縣劉盼遂輯校。

校記

①几梳銘：當作「梳几銘」，見《經韻樓集》卷九《梳几銘》。

②之洲間：「洲」字當衍。

③班：當作「斑」。

④毫：當作「毫」。

⑤襲：當作「龔」，見《宋史》卷三三五《种師中傳》。

⑥詩經譜韻：當作「詩經韻譜」，見《六書音均表》。

⑦辨：當作「辦」。

⑧詩活：當作「詩話」。

⑨于：當作「干」。

⑩天下之仁：當作「天下之人」，見《孟子・告子》。

⑪三張：當作「二張」，見本譜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四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戴震來書。

⑫三十月：當作「三十日」。

⑬「不計」下當脫「卷」字。

⑭攜刻：當作「鐫刻」。

⑮集：當作「籍」。

⑯己：當作「戊」。按《爾雅・釋天》云：「太歲在戊曰戊」。此處「著雍涒灘」當即「戊申」，文中云「己申」，誤。

⑰韻經樓：當作「經韻樓」。

⑱韶：當作「蕘」。

⑲臧：當作「藏」。

⑳着書：當作「著書」。按，本譜於「著述」、「著書」之「著」字多寫作「着」，其後不一一標注。

㉑未：當作「末」。

㉒雁器：當作「贋器」。

㉓圓：當作「援」。

㉔拙稍：當作「拙稿」。

㉕巖：當作「嚴」。

㉖歲秒：當作「歲杪」。

㉗稿：當作「槁」。

㉘平書恕：當作「平恕書」。

㉙先生平：當作「先生生平」，脱一「生」字。

㉚九能：本條前文及後十月條均作「久能」。按，段玉裁作嚴元照《娱親雅言》序亦作「九能」。

㉛咋：當作「作」。

㉜輿：當作「與」。

㉝自願：當作「自顧」，見本譜嘉慶七年條載與劉端臨第二十八書。

㉞傳：當作「傅」，見《經韻樓集》卷八《記麥花》。

㉟陳煥：當作「陳奂」。按，本譜於陳奂（碩甫）或記作「陳煥」，應統一作「陳奂」。其後不一一出校。

㊱羊公：當作「公羊」。

㊲校園：當作「枝園」，見《經韻樓集》卷六《江氏音學序》。

㊳覺後覽：當作「覺後覺」。按，此用《孟子・萬章上》「使先覺覺後覺」語。

㊴戊：當作「戌」。

㊵財着：當作「材著」。

㊶圜：當作「援」。

㊷「姚姬」下當脱「傳」字。按，姚姬傳即姚鼐。

㊸偏：當作「徧」。

㊹凱：當作「愷」。

章實齋先生年譜

趙譽船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十八年石印本

《章實齋先生年譜》，趙譽船編撰。民國十八年石印《詳注文史通義》附録本。

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原名文鎬，字實齋，號少巖，浙江會稽人。清乾隆三年生。三十三年中順天鄉試副榜。四十二年順天鄉試中式，次年成進士。嘗主講定州定武書院、永平敬勝書院、保定蓮池書院。嘉慶六年卒，年六十四。章學誠精研文史、校勘之學，論説多有獨到之處。其著述頗豐，後人編爲《章氏全書》五十卷，刊印行世，其中尤以《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二書最著，爲後來治文史學者奉爲圭臬。

自民國以降曾有多人編章氏年譜，胡適、姚名達、趙譽船、孫次舟、（日本）内藤虎次郎都曾編有章氏年譜傳世。本書所收爲趙譽船編《章實齋先生年譜》。趙譽船，四川宜賓人。據其自述，此譜是依據胡適所作《年譜》改編，並參考了内藤虎次郎編《年譜》，於胡氏、内藤氏各譜之誤均有是正，在諸譜中可謂簡明扼要。

章實齋先生年譜

先生的年譜、已有日本的內藤、中國胡適做過、比較文獻徵存錄、耆獻類徵將他所作張學誠的好得多。茲之所述、與二者畧有不同之處、閱者其察之。

章氏世譜　明成祖御製夫人練氏全城為善陰隲書、章氏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公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練氏知識過人。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使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下、且吾以戒士卒弗犯也。練氏返金幷旗不受曰、君幸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校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五子、其八子皆練氏所生也、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眾、人皆以為陰德之報。

按韓柳文例、於人之受姓必詳邈所自、而譜牒的創始必遠溯三代。全謝山著族望表、於甯紹兩郡咸著其族望。章氏必以全城為族望重、練氏夫人全城之德、子孫眾多、為一姓的祖德。這是我採取章氏世譜為年譜的首頁。

章先生名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　先世由浦城遷居山陰、再徙道墟、稱道墟章氏。後又由道墟遷居紹興府城。曾祖字君信、惇行隱德、望於鄉黨、尤嗜史學。父鑣、字驤衢、號勵

堂。乾隆壬戌進士、辛未官湖北應城知縣、在任六年、旋罷、貧不能歸。居應城、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鈔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隨筆删潤、文省而意義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爲章氏別本。

母史氏、潁州府知府史義遵的第九女。

乾隆三年戊午、先生生。

乾隆七年壬戌、先生五歲。是年驤衢先生成進士。

乾隆九年甲子、先生七歲、始入學授章句。先生幼多病、一歲中讀不及兩月、因病輒廢。

乾隆十六年辛未、先生十四歲。是年驤衢先生之官應城、先生隨侍在任。先是、先生從同縣王浩讀書於中表杜燮均家凌風書屋。

是年先生結婚。按驤衢先生有詩云、華燭雙輝映綺筵、佳兒佳婦樂團圓。旁人竊笑阿翁少、授室而今十六年。以此詩計算、實齋婚年爲十六歲。胡譜稱爲十四結婚、當有誤。

乾隆十八年癸酉、先生十六歲。

是年驤衢先生在應城官舍、延柯紹庚課先生經義。先生不肯爲應試文字、而於五經四書均能明白書中大義。又嘗編纂春秋家言、戲爲紀表志傳、自命史才、實容見

之旨稱奇不已、先生祟之。　每出遊、歸必有記、然於古文家法實未得其門徑、不過聊以為戲而已。先生自言十五六歲時、嘗取左傳刪節事實、父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另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吾於是力究紀傳之史。又言、十五六歲雖甚騃滯、而識趣則不離乎紙筆、性情則已近於史學。課餘私取左國諸書、分為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按此二條均取家書、見先生於史學的嗜好。

乾隆十九年甲戌、先生十七歲。

秋冬間、購得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先生愛好之、不忍釋手。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十九歲。

驤衡先生罷官。按李清臣哀辭所述、丙子先生罷縣、貧不能歸、僑家故治、又十許年。可以證明驤衡先生的清白及先生與家屬居應城的情況。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先生二十歲。

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三月桃花下。驤衡先生批註、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先生欣然有會、悠然意遠、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按此一事、證明先生一生的著作是創作的、不是襲故蹈常的。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先生二十三歲。

至北京應順天鄉試、寓從兄允功家。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自言、二十三四歲所筆記者、今雖亡矣、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還會稽不久、又北上應順天鄉試、道出山東、訪任肇元於滕縣。事畧見任君家傳。肄業國子監。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秋、遊陝西、遺書卷十九有碑洞、楊太尉墓望西岳等詩。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冬杪、天門知縣胡君議修縣志、先生作修志十議、原文見文史通義外篇卷三。

按外篇卷三有天門縣志藝文考序、五行考序、學校考序、與十議可以參看。

乾隆三十年乙酉、先生二十八歲。

先生三應順天鄉試、皆不第。是科沈業富既堂為房官。按清制稱同考官、入闈後分

儒藏

十八房。又稱房官。得先生文薦於主司。按清制。順天鄉試主考官四。皆稱主考官。不中。沈大院惜。出闈後館先生於家。沈業富精於史。有校刊劉知幾史通之議。以先生任較讐之役。故先生於史通頗有研究。然先生文學與史通異。先生家書。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史通!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先生二十九歲。

大與朱竹君筠為文章祭酒。先生師之。同學姓名可考的有邱向閣、吳蘭亭、任大椿、馮仲廼、蔣秦樹等。先生自述云。是年朱先生未除喪。屏絕人事。學誠下榻先生邸舍。時時相過。若程舍人晉芳、吳舍人烺、馮大理廷丞及君蔣秦樹為燕談之會。吳處風雪中高齋歡聚。脫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先生三十歲。

朱竹君弟子李威從遊記云。及門會稽章學誠。議論如湧泉。先生樂與之語。學誠捐笑無弟子禮。見者愕然。先生反為之破顏。不以為異。先生自言。憶初入都門。朱大與先生一見。許以千古。然言及時文則云。足下於此無緣。不能學。然亦不足學也。按先生於戊子中順天副榜。丁酉中式舉人。戊戌聯捷成進士。先生制義。誠在堂選三篇。

稱爲清真上品。是先生於時文未嘗不好。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先生三十一歲。

應順天鄉試、中副榜。國子監司業朱棻元爲同考官、見先生對策言國子監志得失、驚歎不已、謂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於是先生名稍稍聞於京師。

是年冬、先生父驍衛先生卒。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於去歲冬在京師聞訃、以河道阻冰、不能奔喪。及是冰解、至應城、舉家扶柩、附湖北糧艘北上、書籍爲漏水所浸、驍衛先生的遺書三四千卷損失幾及三分之一。

先生奉母至京、馮君弼廷丞分宅與居。是年任大椿登第、先生始見之。①蕭山汪輝祖亦於是年赴京會試、始交先生、二人自是相交三十二年不衰。据見夢痕錄。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先生三十三歲。

居北京柳樹井南馮宅。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邵晉涵、周永年登進士第。

朱筠爲安徽學政、先生與邵晉涵、洪亮吉、黄景仁等皆在太平使院。又按朱筠說文

解字敘，乾隆三十有六年冬十一月，筠奉使者關防來安徽視學。明年，按試諸府州屬，輒舉五經本文與諸生日月提示講習。痛今學者無師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其所押見者，至於謟諂不分，鍜鍛不辨，據旁著處，適內加商，點畫淆亂，音訓泯棼。是則何以通先聖之經，而能言其義耶。……先舉許君說文解字舊本重刻，惜未及以徐鍇繫傳參也。舊本詳校，第令及門宛平徐瀚檢正刻工之譌錯。……是知太平學署中尚有一徐瀚在，朱君重刻說文解字及文字十三經同異，先生亦必預其校刊之役了。冬十二月，朱竹君與諸名士遊采石，有記。邵晉涵在使院時，舉前朝遺事，使朱筠與先生各試為傳記。按此語似誤，應云竹君在使院，……使邵晉涵與先生，方合先生命弟子之禮。如說邵晉涵使之，未免喧賓奪主了。其有涉史事者，如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邵與先生論史契合隱微，文見邵與桐別傳。

朱筠奏請開館校書，擬辦法四條。其第二條為用中秘書籍——如永樂大典——輯補佚書。其第三條言著錄與校讐當並重，為開四庫全書館的起原。按永樂大典今時所存不及十三冊，可見開四庫全書館為保存佚書一件大事了。清鐵越特命開四庫全書館，以紀昀為總纂官——紀昀字曉嵐，貫徹儒籍，旁通百家，以及詞典醫卜之

勇困不挾其論異。可見此事發起於朱筠、而參預的爲先生與邵了。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先生三十五歲。

三月、先生從朱竹君與諸名士遊青山、竹君有遊青山記。是年先生返會稽、馮廷丞任甯紹台道、先生道出甯波、嘗往訪之。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先生三十六歲。

春正月初旬、至桃江訪邵晉涵、留數日。是年、先生作和州志例。按文史外篇卷一有和州志皇言紀序例、官師表序例等十六篇。此爲先生所作各志第一次成功。是年夏、先生寧波道署遇戴東原。戴年已五十、時主講金華書院、先生與戴論史事多不合。戴修汾州府志、及汾陽縣志。及見先生和州志例、謂修志但當詳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先生則謂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立、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按原文載外篇卷三與②與戴東原論修志。又按胡適年譜、有是年四庫館開一條、清鑑開四庫全書館在三十六年、胡適誤作三十八年、當係未考清鑑之故。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先生三十七歲。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又採和州著述有裨文獻及文辭典雅者、輯爲和州文徵八卷。

和州文徵序例，見外篇卷一。又實齋閣叢書有文史通義補編，有志隅一篇，今爲單行本自序云：「……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爲作也。通義示人而人猶疑信參之，蓋空言不如徵諸實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義非迂言可比也。」

乾隆四十年乙未，先生三十八歲。

春，爲廷丞送臺灣道。秋，先生還北京，周永年有籍書園藏書若干萬卷，中多精本。先生作籍書園書目序，言周君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棄産營書，久而始萃。這籍書園似即現時私人藏書樓，而先生之序，爲精於目錄的證明。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九歲。

遊近畿藁縣、曲陽縣。時周震榮莨谷以清苑縣丞署曲陽縣事，與先生定交。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先生四十歲。

主講定州定武書院。按即今直隸定縣。時周震榮由曲陽調署永清縣，延先生修永清縣志。按永清縣志……序例十五篇，見外篇卷二。是年先生中順天鄉試舉人。胡譜於是年書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於北京。按史鐵書法，於大臣名儒皆書卒，其紀

日也皆書甲子、胡謂於書法似不合。戴爲樸學大師誠然、胡適謂爲當日樸學第一大師、未免阿其所好。先生對於戴氏時有貶詞、朱陸篇即爲戴氏作、原文見内篇卷三、然非朱陸篇書後自行説明、未致斷定。今將書後附録於下。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爲戴之絶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先人所未發、時人則謂空説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

據此、戴學的好處、先生獨有真知灼見、故其批評能見其大。至於先生與戴不同處、只有論修志一事。因書後載全書中、此須詳註文史通義、未曾收入、特爲著録數語、以資證明。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先生聯捷成進士。馮廷丞得罪、逮刑部、先生自永清來省之、於馮邸遇羅有高。

六月、朱竹君五十歲生日、先生有屏風題辭、述朱氏論文旨趣頗詳。

先生自述修永清縣志事云、丁酉戊戌之間、君館余修永清志、以族志多所挂漏、官紳采訪非略則擾、因具車從、橐筆載酒、請余周歷縣境、優游以盡委備。按先生自述

修志時事、與太史公五帝本紀贊所述相同、可見史志是一樣的、非親身歷訪、不能得其真相。是年先生母史孺人卒。先生著作有章氏二女小傳、二女皆從兄允功之女、次女所嫁非人、抑鬱而死、先生作傳深致不平。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著有校讎通義四卷。此書原稿後兩年遊河南遇盜、失去前三卷、幸有朋友抄存本其第四卷竟不可復得。按章氏全書校讎通義内篇三卷、外篇一卷、不知是否原作、但朋友既有抄三卷的、又何不能抄四卷的。胡譜此語待考。

永清志成、先生有與周永清、即虞谷、論文書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先生四十三歲。

遇危疾。按胡譜記此在前一年、按家書似應在庚子、故書於此。

第三女殤。按先生子女見於通義跋、有華紱女、則見於丁巳歲暮書懷詩註。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先生四十四歲。

先生遊河南、途中遇盜、失去校讎通義稿、後從故舊家存錄本借抄、十得四五耳。自是每有所撰、必留副草、以備遺亡。是時狼狽倉荒、走投同年張作楫於肥鄉縣署、延

主講肥鄉清漳書院。張維祺於移官大名。四月、訪同學邱向謂於南樂縣署、邱君以通達二字榜於軒。先生爲作通説、略云、講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鶩以求通、則無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求通之方也。這是文史通義、較讐通義一個根本的觀念。是年六月戊戌、大興朱筠竹君卒於北京。先生在清漳書院、有會課策題七道、見遺書。可以看出先生的主張。文長不録。先生所作有朱先生墓誌銘。按稱先生而不名、頗合講學的體裁。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先生四十五歲。

盤山爲近畿名勝。盤或作槃。先生方失意、未有所遇、周震榮以畿縣丞辦大差、邀先生偕行。緣是年春乾隆帝謁東陵還、有遊盤山之旨、近山諸縣例應除道。時春仲、桃李方華、山雪初霽、四山照耀、周君大置酒、徧召同官、偕食極歡、同官又互相酬答、尋山中名勝殆遍。先生亦自忘家無宿舂粮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卧病京寓甚危、邵晉涵延醫治之。病中有與邵氏論學、每至夜分之語。邵氏有志創作宋史、先生勉以班馬之業、而明朱程之道。病愈後、主講永平敬勝書院、有答周筤谷論課蒙書二篇。撰言公三篇、詩教上下二篇、原文均載文史通義。周筤谷有

駁先生詩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 之論。先生不答。有題朱滄湄詩冊文。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先生四十七歲。

永定河道陳琮招先生撰河志、又就保定蓮池書院的聘。

乾隆五十年乙巳、先生四十八歲。

先生作論課蒙學文法二十六通、大旨主張用古文入手、先讀左傳、次讀史記。作文則先論事、次論人、次數典、最後敘事。是年冬、先生至京師館同年潘廷筠家、與任大椿寫宅相近、互為主客。是年二月、畢沅為河南巡撫。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四十九歲。

在蓮池書院、有月夜遊蓮池記。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先生五十歲。

是年先生失蓮池書院講席。當道交疏、至典史背議為寫別字。 胡譜作③別字作白、誤。

僑寓保定、寄居旅店、長孫女及第三子、第五子均殤於此時。旋至京投牒吏部、請註選。歲暮至河南、見畢沅、有上畢撫台書。畢秋帆（沅字）待先生頗厚。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先生五十一歲。

主講文正書院、有與洪稚存書。在歸德時校正較讐通義、以意為更定、所以較讐通

義各本的不同。第一次河南的被盜、第二次的史定、就是一個大緣因了。是年秋、又作文史通義十篇、名目不可考。又得諸體古文辭十三篇。先生自言、涉世之文與著作之文相形為之、使其筆墨各有變化。（按、涉世之文當係應酬文字）先生在歸德不及一年、畢秋帆升任湖廣總督、先生將往依之。移家亳州（今安徽亳縣）、依亳州知州裴振、在亳有顏文子傳書後、又撰庚辛亡友傳（書未見）。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先生五十二歲。

為裴振修亳州志。三月遊太平（即今當塗）、學使徐君方輯宗譜、請先生商較。在太平、得通義內外二十三篇、約二萬餘言。先生自言、生平為文、未有捷於此者。先生在太平留三月。六月、自太平返亳、道經揚州、訪沈業富、留揚州一月。七月、抵亳州、有兒婦之喪。八月、遊湖北、留月餘。十月、回亳州。有答沈楓墀論學書、於考訂、辭章、義理三者皆有平允之論。此書當與原學博約諸篇參看。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先生五十三歲。

有與邵二雲論學書。二月、亳州志書成。長孫殤。先生又與史餘村書、書云、近撰亳州志、史有逆境。新唐書以至宋元諸史書志之體不免蕪雜、而汰之又似不可、則不解掌故有專書、不當事事求備也。先生又為方志立三書議、凡欲經紀一方之

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這是修志書的方法，亦是先生所作諸志一個進步。但是當時有笑先生割雞而用牛刀的，那是不知方志的作用了。是年在武昌編史籍考，畢沅方編續通鑑，先生襄助其事。十二月，作任幼植別傳。是年鈔存雜文中有鄭學齋書後及朱先生墓誌書後二篇，皆是有關係的文字。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先生五十四歲。

作陳伯思傳。七月，周永年死，先生作周書昌別傳。是年所作史德篇。（載通義。）其餘唐書糾謬書後，讀史通，駁孫何碑解，論文上弇山尚書，朱先生別傳，載全書中。此外又有　與阜閒草、　中之同居，皇甫持正文集書後，李義山文集書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與邵二雲，與族孫守一論史表，家書七篇，元次山集書後，王右丞集書後，宋校韓文考異書後，東雅堂韓文書後，葛板韓文書後，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韓詩編年箋註書後，韓文五百家註書後，宜興陳氏宗譜書後，濮瑗墓別傳，曾麓亭傳書後。按中國古文家，自然以韓昌黎為始倡者，先生幼時於朱校韓文考異頗契心得，這可見文史通義與韓文的關係。是年詔石刊十三經於太學。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先生五十五歲。

畢沅續通鑑修成、先生代畢沅作書、寄錢大昕云、　宋元編年之後、垂二十年始得粗就、隱括拾遺補闕、商榷繁簡、不無搔首苦心。……　章實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伯恭氏撰輯、別爲宋元文鑑、與事鑑並立、以爲從此一成之例。宋元編年係續通鑑的原名、此書論續通鑑的義例、說甚明白。又先生之子貽選有先師（邵與桐）爲畢公覆審續鑑、其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與畢氏所刻、僅就徐氏增損之本迥異、聞邵氏尚有殘稿、恐未全耳。　又有與邵二雲修宋史書、這書與先生書數篇很有互相發明地方、只是圓通篇不曾做成、是很可惜的。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自亳州到武昌時、僅攜一妾自隨、家口仍留亳州。至是、家眷始自亳歸會稽。先世遺書及先生所藏書均於是時載歸。是年有與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據內滕譜有　癸丑錄存　四字。）　湖北通志、按畢氏序是起於乾隆己酉、但下文有　凡再逾年而始得卒業、　又似通志起於壬子。先生任湖北通志事、有湖北通志檢存稿、載遺書中。先生又修有常德府志、荊州府志。按、荊州府志代知府崔龍見撰。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湖北通志稿成。三月中，乾隆帝巡幸天津，畢沅入覲。八月，畢沅以邪教案奏報不詳實降補山東巡撫，並罰交湖廣總督養廉五年，再罰山東巡撫養廉三年。（胡譜據東華錄。按清鑑，湖廣總督畢沅擊白蓮教賊，大破之，載嘉慶元年。當依何者為主，俟再考。）畢既去任，湖北巡撫惠齡不喜先生之文，另聘嘉興陳熷重修。先生亦因之去湖北。時有蘄州陳詩，著湖北舊聞，獨賞識先生之書，以為非苟作。詩在武昌府胡齊侖幕中，胡請於當道，以通志交陳校定。先生亦自幸書落陳手。臨別時陳語先生曰，吾但正其訛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按，今時湖北通志已非舊物，此事是非，實在是無從證明的。）是年汪中（容甫）死，年五十一。（王念孫序其遺書，謂宋以後無此作矣。先生獨不滿志，有立言有本及述學駁文各篇，皆為汪作。汪亦畢氏幕中人。二賢不相厄，在學問上各有所是，不妨異同。胡譜論此很詳細的。）

乾隆六十年乙卯，先生五十八歲。

作翁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是年，畢沅由山東巡撫回湖廣總督原任。（據胡譜稱，時湖南苗石三保作亂④，畢沅奉命籌辦糧餉軍火，調兵防守攻剿。）清鑑稱，湖北枝江賊張正謨起，謊稱白蓮教，宜都長陽長樂教匪一時應和，四出劫掠。湖廣總督畢沅馳赴枝江，與巡撫惠齡公調兵進剿，連破蕭家皆果子山諸寨。時湖北兵皆赴苗疆，故

奸民乘虛煽誘，分擾諸縣。是二事當合看，方知當時大局情形。又有乙卯劄記。冬，在揚州。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五十九歲。

春，居會稽節中，嘗過道墟，作汪輝祖史姓韻編及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二書合序。三月，有與汪輝祖書，中有云：「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亦始韓子。蓋韓子之學，宗經而不宗史。經之流變，必入於史，又韓子之所未喻也。」又云：「拙選⑤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闢其榛蕪。然恐驚世駭俗，為不知己者詬厲，姑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為就正同志之質，亦尚不欲遍示於人也。」是年所作文史通義，可考的為文德、答問、古文十弊、淮南洪保辨、答某友請碑誌書。又有古文公式篇，及丙辰劄記一卷。內藤譜有四月二十三日遊揚州北城三皇廟，既而歸鄉，歲杪赴安慶，為道員陳東浦作詩序等語。是年，邵晉涵卒，年五十四。朱珪（石君）為兩廣總督。九月，先生有上朱中堂世叔書。此書之末云：「近刻數篇呈誨，題似說經而實論史，議者頗譏小子攻史而強說經，以為有意說經⑥，此不足辨也。……古人之於經史，何嘗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輕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簡，妄謂史學不明，經師即伏孔賈鄭，祇是得半之道。通義所爭，但求古人大體，初不知

有經史門戶之見也。(按、即易教、書教、詩教、經解各篇。) 是年、湖廣總督畢沅擊白蓮教匪、大破之。據清鑑所載。

嘉慶二年丁巳、先生六十歲。

春、在安慶作天玉經解義序。二月、作陳東浦方伯詩序。三月、在安徽桐城閱試卷。五月、陳東浦介紹先生到揚州投鹽運使曾燠、曾有贈章實齋國博詩、寫先生的奇醜、也是一種有趣的史料。七月、畢沅卒於辰州軍中。先生有詩云、 終報軍前隕大星、三年落魄還依舊 之句。按清鑑、 湖廣總督畢沅、迎撫苗寨、卒於軍。 是年袁枚死、通義婦學篇即為袁而作之。

嘉慶三年戊午、先生六十一歲。

三月、作汪輝祖三史同名錄序、汪書於遼金元三史多同姓名之人、作為此錄。先生序中述汪書的詳審。是年、修補史籍考。按、此書不知流落何所。 上辛楣宮詹書(錢大昕)云、 學誠從事於文史、較讐、蓋將有所發明、然議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

嘉慶四年己未、先生六十二歲。

先生有上執政論時務書、上韓城相公書三篇、上尹楚珍閣學書、與曹定軒論貢舉

書。胡譜有　是年正月乾隆帝崩、嘉慶帝親政、權臣和珅賜死　之語。（按清鑑載、二年太上皇崩。宗珪有　皇上純孝、定欲行三年之喪　等語。四年、有　帝始親政　之語。是清鑑錯誤、以胡譜為是）。是年九月上諭追罪畢沅、籍沒其家。先生有汪輝祖七徵文。（文不傳）。

嘉慶五年庚申、先生六十三歲。

先生病瞽、猶事著述、倩人錄草。有部與桐別傳云、口授大略、俾兒子貽選書之。有原性篇書後、原性為孫星衍所作。又有浙東學術篇、（文見文史）。胡譜有此二篇、可以歸結先生的學術的斷定、但是先生的學術、依據年譜所載、除遺佚外、只有幾分公布於世、惟文史、較讎為時人研究的要作、所以此次評法、即以為據。

嘉慶六年辛酉先生六十四歲。

夏、為汪輝祖作豫室志、為先生的絕筆。先生卒於十一月。未死時、先生以所著文稿交蕭山王宗炎（穀塍）編定。今時湖州所刻先生全書五十卷、前三十卷即依王宗炎所編次。

這是依據胡適年譜跋編的。除去胡氏議論之語、凡是先生的著作有可考的、此譜全為收入、可為讀文史、校讎兩通義的助力。又依據清鑑、凡是與本書有關係、故為

採入、不同的地方，我為說明。至於先生的畫像、無從尋覓。茲將曾賓谷贈先生詩附錄於後、作本書的結束。

章公得天秉、嬴絀迥殊衆。豈乏美好人、此中或空洞。君貌頗不揚、往往遭俗弄。王氏鼻獨齇、許丞聽何重。話訪仲車畫、書如洛下諷。又嘗患頭風、無檄堪愈痛。況乃面有瘢、誰將玉瑱礱。五官半虛設、中宰獨妙用。試以手為口、講學求折衷。有如造然明、一語輒奇中。古來記載家、庋置可充棟。歧路互出入、亂絲鮮穿綜。散然體例紛、聚以是非訟。孰持明月光、一為掃積霾。賴君雅博辨、書出世爭誦。筆有雷霆聲、匈割止市鬨。續鑑追溫公、選文駁蕭統。乃知貌取人、山雞誤為鳳。武城非子羽、誰與子游共。感君惠然來、公暇當過從。

宜賓趙譽船編

校記

①葉山：當作「蕭山」。
②與與：當衍一「與」字。
③胡譜作：「作」字當衍。
④作禮：當作「作亂」。
⑤選：當作「撰」。
⑥說經：當作「爭衡」。

章實齋先生年譜

胡適 編撰
姚名達 訂補
刁忠民 一審
周斌 二審

據民國間排印本重排

《章實齋先生年譜》，胡適編撰，姚名達訂補。據民國間排印本。

譜主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事蹟，見前趙譽船《章實齋年譜》提要。

本譜爲胡適（字適之）初編，成於民國十一年，當即印行。姚名達甚爲推崇，以爲革新年譜之體，即打破前人單記行事之體裁，摘錄譜主最重要之文章，注意譜主與同時人之關係。注明史料之出處，有批評、有考證，譜主著述之年月大致具備（參譜首姚序）。然以上數條，未必全屬創新，古人之年譜佳作，亦多具此優點。故胡氏自序僅以三條爲新意：一曰摘錄譜主著述之精要，分年編入；二曰登載譜主對同時學術大師之批評；三曰不僅揚譜主之長，亦道譜主之短。其實從形式上看，胡譜之特色更在於夾敘夾議。凡摘錄、登載之文字，大多加以闡釋、評議，頗似近現代之學術論文。此種形式，雖能反映撰者之研究心得，有啓迪後學之功效，然亦不免以誤見影響讀者。且從格式上看，亦覺眉目不夠清晰，故姚序亦云：「考證和記述的文章似乎有不曾分開的遺憾。」

胡譜初刊數年之後，姚名達爲其作訂補。名達字達人，曾就學於清華大學研究院，受業於國學大師梁啓超。後受胡適之影響，亦熱衷於章學誠之研究。在發現和積累相當資料後，受胡氏委託，對本譜進行訂補，增加不少內容，大致包括：譜主有意識之行動、譜主最重要之著述、可顯譜主真性之小事、爲人忽略之軼事、譜主理論文章之著述年月、譜主關於一己學術之自述自評等（參姚序）。出於對胡氏之尊敬，姚氏補本不改初編原有之記載，更對胡氏之闡釋評議不置一辭，其增添內容亦不自署名號，可謂謙恭之至。然讀者欲知二本異同，則須參讀二本方可知曉，殊爲不便。此亦因情害義之一例也。

訂補本成於民國十七年末，隨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後曾收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民國叢書》。

何序

替古人做年譜、完全是一種論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過一種以事繫時的功夫、並不很難。仔細一想、實在很不容易。我們要替一個學者做一本年譜、尤其如此。因爲我們不但對於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細密考證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對於和他有特殊關係的學者亦要有相當的研究、對於他當時一般社會的環境和學術界的空氣亦必須要有一種鳥瞰的觀察和正確的了解、我們纔能估計他的學問的真價值和他在學術史中的真地位。所以做年譜的工作比較單是研究一個人的學說不知道要困難到好幾倍。這種困難就是章實齋所說的中有苦心而不能顯、和中有調劑而人不知、祇有做書的人自己明白。

胡適之先生的章實齋年譜就是這樣做成功的。我記得當民國十一年一月商務印書館把這本年譜印好寄給他的時候、他曾經有下面這一段日記、我現在替他發表出來、來證明我上面所說的話並不是一種玄想。他的日記上說、

> 此書是我的一種玩意兒、但這也可見對於一個人作詳細研究的不容易。我費了半年的閑空工夫、方纔真正了解一個章學誠。作學史真不容易。若我對於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工夫、我的哲學史真沒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現在只希望開山闢地、大刀闊斧的砍去、讓後來的能者來做細緻的工夫。但用大刀闊斧的人也須要有拿得起繡花針兒的本領。我這本年譜雖是一時高興之作、他卻也給了我一點拿繡花針的訓練。

適之先生此地所說的甘苦、我們看了誰亦要表同情。不過他說這本年譜是他的一種玩意兒、一時高興之作、我個人卻不敢同意。我以爲適之先生所說的一種玩意兒、一時高興之作、正是章實齋所說的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迫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爲、往往不如初志。所以就我個人講、一面想到做年譜這種工作的困難、一面看到適之先生這本年譜內容的美備、我實在不能不承認這本書是一本即景會心妙緒來會的著作、不是一種玩物喪志無所用心的玩意兒。這種工作當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們坐享其成的讀者卻不應過度的去求全責備。

今年秋間、王雲五先生因爲很賞識適之先生這本年譜、所以要把他選入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裏面去、預備將版式改排。適之先生知道了、就很虛心的趁這個機會、託一個對於章氏學說很有研究的人代他增補一下。這位受託的人、就是剛從北京清華研究院畢業、南下旅居上海、努力讀書的姚達人先生。當達人先生進行他那增補工作的時候、他每星期總要到我的家裏來交換一次我們對於史學的意見。他因爲研究章氏已經三四年了、身邊又帶有充分的材料、所以能够從九月到十月不滿一個月的工夫、就完成他的工作。我知道他實在補進了不少的材料、而且有一部分材料是適之先生當時還沒有發見出來的。因此這本年譜的內容更加美備了。

達人先生增補完工之後、就把這增補本交給適之先生去校正。適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並且向達人先生說、他近來聽見我對於章實齋的史學已經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所以要叫我代他們兩人再做一篇序、表示我近來的心得。當達人先生把這話告訴我的時候、我很是遲疑、但是亦就立刻答應。

章實齋在文史通義匡謬篇中曾經說過、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為美觀也。這是一句很合理的話、我們應該服膺他。我既然不是做這本年譜的人、當然不應該談這本年譜的作書之旨。適之、達人兩位先生和我三個人、既然多少都是私淑章氏的人、那末適之先生不該發起叫我做這篇序、達人先生不該附和他、我亦不該答應他。這是我所以遲疑的緣故。但是我當時反省了幾分鐘、終於答應了、而且自己覺得很有理由。

第一、我和適之、達人兩位先生有一種特殊的交情。我和適之先生的文字交始於民國二年的夏季。我記得當時他是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我是一個投稿的人。民國四五年間、我和他纔在紐約常常見面談天、成了朋友。民國六年以後、我在北京大學教了五足年的書、又和適之先生同事、而且常常同玩。他和我不約而同、而且不相為謀的研究章實齋、亦就在那個時候、結果他做成一部很精美的年譜、我做了一篇極其無聊而且非常膚淺的管見。我的翻譯新史學、亦就是在這個時候受了他的慫恿。民國十一年後、我到杭州辦了兩年最無聊的教育、受了兩年最不堪的苦痛。可巧這時候適之先生亦就在西湖煙霞洞養他的病、而且據我所知、這次的休養是他平生最長的一期。現在我們兩人又不期而然不約而同的同在上海過活了。我以為就十七年來行止上看、我們兩人的遇合很有點佛家所說的因緣二個字的意味。

至於我和達人先生的交情、比較的時間很短。我們兩人開始互通音問不過三年、兩人見面不過數月。但是我看見他這樣熱心的研究章實齋、他今年夏天為了研究章實齋、冒暑到紹興去、到杭州去、我又

看見他這樣熱心的努力學問、甚至辭去各地學校的聘請、單身自備資斧、留居上海、壹心向學問上努力。我們看到現在中國學術界的情形和一般社會的風氣、對於達人先生這種心胸那能不肅然起敬呢。他在上海的時候、每星期總要到我的家中談一次話、而章實齋有時就做我們談話的中心、所以我們定交的時期雖短、交情卻已不淺。所以就我和適之達人兩位先生的交情而論、我雖然不敢以章氏同志的名義來互相標榜、我對於他們兩位研究章實齋史學的經過、卻還配說幾句話。

其次我所以敢於承受他們的委託、做這一篇序文的原因、就是我想趁這個機會表示我自己一點懺悔的意思。我的研究章實齋、大約在民國八九年的時候、現在自己回想那時候的情形、正像鄉下土老遊了半天的上海、就回家去向鄉下人大談上海的風光一樣、我那篇章學誠史學管窺的文章就是這樣做成功的。我現在每再讀一遍章氏遺書、總要回想到那篇膚淺貽笑的文章不該發表、背上總要流了一次汗。我因為要想利用這個機會說幾句懺悔的話、所以對於他們兩位的委託、不但不加拒絕、反而極其願意了。

章實齋推崇鄭樵的時候、曾經說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現在我把他這幾句話來做一個比論、我覺得從前研究章實齋的人、恐怕都祇是求文史通義的事和文、而不求他的義。從前的學者對於文史通義何嘗不看得很寶貴。我們祇要看章氏生前和死後一般學者爭讀或者爭刊文史通義的情形、真有洛陽紙貴的神氣。這種熱心章氏學說的人、我們當然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敬佩、因為他們總算是能夠賞識文史通義的人了。但是我以為他們所

賞識的部分和我們現在所賞識的部分、卻有根本上不同的一點、這就是他們所賞識的是文史通義中的事和文、我們所賞識的卻是義。

我覺得從前賞識文史通義的學者差不多可以分做兩大類、識見較高一點的、用經今古文的眼光來觀察章實齋、硬要把他拖到門戶裏面去、把六經皆史這句話看做章氏一生學問的唯一供獻。而所謂今文家中人亦就扭住了這句話來打倒文史通義的全部書。古文家誤以爲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是擁護他們的護符、今文家又誤以爲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是打倒他們的兇器、結果他們兩家都把章實齋看作門戶中人了。我以爲章氏固然是門戶中人、這種拖人下水使他同流合污的情形、在科學方法還沒有傳入以前的中國學術界、誰亦免不了。這不是章氏的罪過。但是我以爲章氏真正的面目和偉大的供獻、絕對不在門戶中卻在門戶外。這一班學者就是我的比論裏所謂祇能賞識文史通義中的事的人。

另外還有一班學者很賞識文史通義中的文章、他們對於章氏討論課蒙作文等方法的文字、尤其傾倒到萬分。我以爲他們這種識見實在是一種帖括的識見、亦是一種骨董的識見。他們所賞識的文史通義、是賞識墨卷、賞識冊頁。章氏的文章當然是模範的墨卷、和寶貴的冊頁、那是無疑的了。但是我以爲章氏真正的面目和偉大的供獻、絕對不是他的文章、卻是他文章中所存的義。這一班學者就是我的比論裏所謂祇能賞識文史通義中的文的人。

我細細把適之、達人兩位先生的著作讀了一遍之後、我敢說據我所知道的人而論、唯有他們兩位纔

真正能够賞識文史通義的義。我以爲章氏的供獻、並不在事、更不在文、實在在義。這個義就是他對於史學的卓見。這種卓見最重要的、我以爲有三個。我以爲適之和達人兩位先生已經能够把他們提出來編到這本年譜裏面去了。但是因爲年譜分年的緣故、這種卓見不能不分散到全書的各部分、讀者不容易一目了然。所以我在此地代他們兩位做一點比類的功夫、並且就把這一點功夫當做我自己近來研究章氏的心得、請他們兩位指教。

我以爲章氏對於中國史學上的第一個大供獻、就是記注和撰述的分家。換句話說、就是他能够把中國二千年來材料和著作畛域不分的習慣和流弊完全廓清了、而且因此並能够把通史的旗幟樹得非常的鮮明奪目。這是章氏獨有的特識。原來自從唐代劉知幾首倡紀傳編年兩種體裁的學說以後、中國史籍上材料和著作的門類從此不分。而且這兩種體裁並亦從此變成我國史籍分類的標準了。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的序裏面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傳、荀悅又改紀傳爲編年、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敘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劉氏兩體說的根深蒂固、定爲一尊、就此可見一斑了。我以爲我們倘使用史料的眼光去看我國這樣豐富的史籍、又何必獨限兩體。照四庫全書的例分做十五類、亦何嘗不可。因爲所有史籍既然都當做史料看、那末類例的繁簡、在史學上就沒有很重大的關係了。

我國史籍的門類自從尊奉兩體爲正宗以後、不但所有歷史的著作、永遠在兩體裏面翻觔斗、就是通史一類著作亦幾乎從此失去了獨立的希望了。鄭樵雖然曾經辨明史和書的不同、而且高樹通史的

旗幟、但是能夠賞識他的人實在寥寥可數。四庫全書裏面別史一類、雖然大概都是含有通史性質的著作、但是總目敘裏所說的話、依稀恍惚、並沒有露出一點通史的意思、祇是在通志的提要裏面稍稍提及了一點通史的源流。紀昀的學問這樣淵博、好像還沒有見到通史是可以自成一家的一種著作。這不是材料和著作沒有分清的一種流弊麼。後來我國的歷史家、尤其正史家看見司馬遷用紀傳的體裁得到了著作的美名、往往一心一意的去做所謂貌同心異的工作。因此我們就有了三國志、新五代史和明史這一類不倫不類非驢非馬的作品。當作通史看、嫌他們太繁雜了、當作史料看、又嫌太簡單了。這不是材料和著作分別不清的又一個流弊麼。

章實齋見到了這一點了。所以他在史考釋例那篇文章裏面、雖然還說紀傳編年未有軒輊的話、但是他對於材料和著作的分別看得很明、說得很透。他在書教篇裏面說、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

章氏此地所說的撰述、不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著作麼、所以要能夠決擇去取、例不拘常。他所說的記注、不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史料麼、所以要能夠賅備無遺、體有一定。他這種見解、或者受了劉知幾和鄭樵的暗示、亦未可知。因爲劉氏在史通史官建置篇、裏面曾經有過下面幾句話、

夫史之爲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

鄭樵在夾漈遺稿與方禮部書中亦曾經說過幾句驚人的話、

有文有字、學者不辨文字。有史有書、學者不辨史書。史者官籍也、書者書生之所作也。自司馬以來、凡作史者、皆是書、不是史。

劉氏所說的當時之簡和後來之筆、以及鄭氏所說的書和史、顯然可做章氏所說的撰述和記注的張本。但是我們看到章氏所說的話、這樣透闢、這樣明白、很覺得不是自己對於史學原理心知其意的人決辨不到。

而且章氏對於材料和著作關係的密切、看得極清、說得極精。比較劉氏單單說了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八個字、真是大有天淵之別了。章氏在報黃大俞先生書裏說、

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略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爲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爲良者也。

章氏此地用韓信用兵和蕭何轉餉兩句話來形容材料和著作互相爲用的關係、真可以說是深切著明天造地設的比論了。但是現在編纂我國國史的人好像還要努力追隨司馬遷的決擇去取、不屑做班固那種賅備無遺的功夫、那真章氏的罪人了。我國現在的史學界要等到西洋史學原理介紹進來以後纔滿口高談史料二個字、真是有點不好意思呢。

章氏對於史學上第二個大供獻、我以爲就是他對於通史這一類著作的觀念表示得非常切實、非常正確。我在上面曾經說過、我國史籍的門類自從尊奉紀傳編年兩體爲正宗以後、不但所有歷史的著作永遠在兩體裏面翻觔斗、就是通史一類著作亦幾乎從此失去了獨立的希望。所以劉知幾雖然露過一點通史的意思、鄭樵雖然有過通史的主張、但是四庫全書把通史歸到不倫不類的別史一類裏面去。獨有章氏對於這一點見得很到、他在文史通義裏面所發表的通史觀念真可以說是詳盡無遺、首尾完具。通史的意義怎樣、通史的利弊怎樣、通史編纂的沿革怎樣、章氏對於這三個問題都有極深刻的了解。從前劉知幾在史通惑經篇裏面雖然曾經有過下面幾句話、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但是此處所說的前後相會、始末可尋、不過稍稍流露一點通史的意思、決不能和章氏所抱的縱橫經緯的觀念相提並論。

鄭樵在夾漈遺稿寄方禮部書裏面亦曾經說過幾句驚人的話。他說、諸史家各成一代之書、而無通體。樵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爲一書、曰通史、尋紀法制。嗚呼、三館四庫之中不可謂無書也、然欲有法制可爲歷代有國家者之紀綱規模、實未見其作。他此地主張史料以外應該另有通史這

真是鄭樵獨到的特見。祇可惜他的遺著、除通志以外、並不很多。而且就此區區、亦還要讓七百年後的章實齋來代他鼓吹、來代他發揮光大。這是鄭樵的不幸。不過我們就通志看來、鄭樵所主張的通史可以說是司馬式的通史、充其量不過打倒了班固以後的斷代。至於章氏所主張的通史和我們現在所說的通史完全一樣。這是章氏青出於藍的卓識、他的偉大就在這種地方。

章氏心理裏面所抱的通史觀念、我以爲在文史通義答客問那篇文章裏面最發揮得透闢。他說、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章氏此地所表示的觀念、純粹是我們現在中外史學界共同努力而又還未完全實現的理想。寥寥幾句話、竟把通史這個觀念全部活現在紙上了。至於通史的利弊和通史編纂的沿革、他在釋通篇裏面說得很合理、敘得很詳盡、我因爲這兩層比較的不重要、所以不去引他的原文了。

但是事實上章氏對於通史觀念的表示、並不止上面所述的這一點。我以爲他另外還有兩種表示、很可以證明他對於通史的觀念非常看得重要。我以爲第一種是消極的表示、這就是他對於鄭樵通志和袁樞紀事本末兩種著作的極意推崇。我們知道章氏對於史學很是自命不凡、同時批評別人亦很

是不留餘地。我們看他批評史學家如歐陽修、文學家如韓愈、蘇軾、王安石、哲學家如戴震、汪中、何等苛刻。至於袁枚這樣人更是不在他的眼裏了。料不到他對於鄭樵和袁樞兩人的崇拜竟幾乎弄到五體投地的地步。他竟稱鄭氏的著作爲爲世宗師、稱袁氏的著作爲神聖制作。這不是因爲鄭袁兩人是通史專家、所以章氏引爲知己麼。章氏本亦很知道通志和紀事本末兩書的本質很難叫人家滿意、所以他說通志是實不副名、紀事本末是本無深意、但是因爲他們能夠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刪、他們是通史家風、所以他不能不崇拜他們、不能不極口讚美他們。

第二種我以爲是積極的表示、這就是他對於紀傳編年兩類正史主張另編一種別錄去補救他們的缺點。他好像覺得我國以前的史料既然都保存在紀傳和編年兩類史籍裏面、我們要在根本上去改造他們當然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亦不必這樣辦。但是他們的義例雖然很精、文章雖然很富、而史的宗要卻很難追求、這是因爲紀傳苦於篇分、編年苦於年合的緣故。所以他主張在諸史目錄之後另做一篇別錄附上去。他說、誠得以事爲綱、而紀表志傳之與事相貫者各注於別錄、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複可以檢省、治史要義、未有加於此也。他這種整理我國舊史的方法、如果能夠實現、豈不是可以做我們更上一層達到中國通史的理想境地的津梁麼。

所以我以爲、我們假使把章氏對於通史的學說綜合起來考察一下、那末他對於通史的觀念、或者可用下面幾句話代他表示出來、

通史這種著作要能夠綱紀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編纂通史的方法要能夠參

儒藏

百家之短長、聚公私之紀載、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當。敘述通史的文章要能夠不落舊套、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

我們一定要這樣辨我們纔可以希望得到一部理想的通史。所以他說、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章氏對於通史的觀念、真是明確極了、他的說明亦真是透闢極了。何以他的學說到如今已經有一百二十多年了、竟沒有過一個知己、還要讓適之達人兩位先生來竭力鼓吹和表揚呢。我以為通史的性質神明變化、經緯縱橫、原來是一種心知其意、傳諸其人的東西。紀昀在通志提要裏面曾說通史的編纂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鎔鑄、則難以成書。故後有作者、率莫敢措意於斯。我國通史一類著作的缺乏、和章氏學說的曲高和寡、原因恐怕就在這裏罷。

章氏對於史學上第三個大供獻、我以為就是他所說的天人之際、完全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歷史上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章氏自己曾說他的原道和淮南子、韓愈兩人的原道不同。我以為我們亦可以代他說一句話、就是他的天人之際、和漢代儒宗董仲舒輩根據陰陽五行而產生出來的天人之際、真正是風馬牛的不相及。現在讓我來把他這一說略略的疏解一番。

章氏在文史通義史德篇裏面說、

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章氏此地的意思就是說精於史學的學者應該辨明什麼是客觀主義、什麼是主觀主義。應該純用客觀主義去觀察一切事物的真相不應該參雜絲毫主觀的成見。這是章氏對於史學上客觀主觀的學說的一個大前提。

但是他說、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

他此地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人類雖然尋常都多少抱有辨別是非的識見、但是這一些些辨別的能力要應用到史學上客觀主觀的辨別上去、決是不够。

他又說、

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

他此地的意思就是說、歷史的內容是人類的事實、事實的外表就是史文。歷史家研究人類事實的時

候、看見他們有得失是非和盛衰消息、當然免不了出入予奪和往復憑弔的心理作用、因此就免不了生出氣和情來。這種氣和這種情就是史學上主觀主義的兩個原素。這兩個原素盡量在史文上發表出來的時候、就是世界上絕頂的好文章。但是這裏面有客觀和主觀的不同、我們應該辨別清楚。他又說、

　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

此地的意思是說、凡是人類總不免有氣、不免有情。換句話說、凡是研究歷史的人總不免抱有主觀的見解。這是無可避免的東西。

照這樣說來、那末我們人類豈不是永遠不能得到一部平心靜氣秉筆直書的歷史麼。章氏以爲不至於這樣的、他居然提出一個調劑的辦法來。他說、

　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

他的意思就是說、主觀裏面的氣本來是違理自用的、倘使能够合於理、那就是客觀的了。主觀裏面的情本來是汨性自恣的、倘使能够本於性、那就是客觀的了。章氏此地主張用合理兩個字來救濟主觀的氣、用本性兩個字來救濟主觀的情。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如果能够用我們的理性來限制我們感情的衝動、那末我們主觀裏面的氣和情自然可以和客觀裏面事實的真相兩相印證、兩相符合了。

章氏還要再進一步來說明什麼叫做合理的氣、和什麼叫做本性的情。他說、

　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

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他的意思就是說、合理的氣是我們燕居的氣、至於因感而生的宕的激的和驕的氣、都是不合理的。本性的情是我們虛置的情、至於因感而生的流的溺的和偏的情、都是不本性的。不合理的氣和不本性的情都是由感動而來、不知不覺的伏在我們的心理中、發表在我們的文章上。我們應該注意他們。他的結論就是要我們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

章氏所說的話、雖然不一定和現代心理學家完全相合、但是他對於史學上客觀主觀的分別看得這樣清楚、他對於主觀裏面兩個原素的分析和性質說得這樣澈底、他對於限制主觀達到客觀的辦法想得這樣周到。我個人對他實在不能不五體投地崇拜到萬分。我近來再去翻看德國海爾達爾 Herder 的觀念說、海格爾 Hegel 的民族精神說、英國白克爾 Buckle 的文化進步的定律等等歷史的哲學、我總要發生一種感想、覺得他們的見解太是膚淺、太是沒有實質上的根據。就我個人研究世界各國史學名家所得到的知識而論、我以爲單就這天人之際一個見解講、章氏已經當得起世界上史學界裏面一個天才的稱號。至於我此地對於章氏發表出來的氣和情、有沒有不合於理和不本於性的地方、那祇好請適之、達人兩位先生指教了。

我對於章氏史學上的供獻、見得到的雖然還有幾點、但是我以爲關係比較的不很重大、所以不再列

舉下去了。至於章氏在我國學術上別方面的供獻、已經經過適之先生的全部研究、而且已經在這本年譜裏面發表出來、我亦不必再去畫蛇添足了。章氏生在一百二十多年以前的中國、當然免不了受當時學術上環境的影響和限制、有許多不能使我們現在學術界中人滿意的地方。關於這一部分、亦已經有適之先生合理的批評、我更不敢再做狗尾續貂的功夫了。不過我覺得這本年譜裏面還有幾處地方、雖然不很重要、但是值得我們略略的再加以討論。

年譜五十三歲條下、適之先生認章氏把掌故列爲方志裏面的專書確是章氏的一大供獻。我以爲這一點根本上算不得一種供獻、因爲我國自唐宋以來早已有杜氏、鄭氏、馬氏輩所著的三通了、所以掌故列爲專書、無論是在國史裏面、或者在方志裏面、並不能算是章氏的特見。倘使掌故已經列爲專書、那末在正史裏面當然不必架牀疊屋過於詳細。適之先生以爲章氏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一面又嫌新唐書以下各史的志書太詳細了、所以說章氏終是一個文史家而非史家。章氏對於新唐書以下的批評是可笑的夢話。我以爲此地適之先生自己有點弄錯了。章氏明明主張方志立三書、就是志、掌故和文徵。這三書都應該列爲專書的。章氏並沒有單單說掌故是重要的、他實在說掌故應該列爲專書的。所以他的主張和批評並沒有矛盾、並沒有鬧成笑話和夢話。

年譜五十七歲條下、適之先生很讚美章氏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書。他說此書首論史文之述而不造、惟恐出之於己、真數千年史家未發之至論。中間敘修志時之種種困難、末段自述作文的方法、皆絕重要之傳料。我以爲適之先生有點不免用文學的眼光去賞識這篇文章、所以他對於中間那一段文字

祇截取了五句話、說是章氏敘修志時種種困難。我以爲這一段文字的價值並不止這一點。這是一段對於我們現在所謂歷史研究法的極簡括而且極精闢的綱要。他把歷史研究法裏面所謂搜羅史料、參互考訂、斷定事實和編比成書的各種重要步驟和歷史家進行這種工作時的甘苦、都在這寥寥三百餘字裏面完全表示出來了。這亦本是章氏對於史學上的一種供獻、我們不應該輕輕的放過他。年譜五十七歲條下、適之先生以爲汪中的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這篇文章用意立言皆深可佩服、而實齋乃作長文駁他、此真紹興師爺之倫理見解。我以爲適之先生這句話不但嫌他輕薄、而且亦不很合理。因爲我國學術界中衛道的先生們不止一個章氏、而且我們又明明知道章氏是宋學裏面比較開明的一個人。我看適之先生在年譜裏面很有幾處因爲時代和環境的關係能夠原諒章氏的地方、何以在此地獨不肯放鬆他一點、要說他是紹興師爺的見解呢。

此外年譜裏的書法、有時稱章氏爲先生、有時又稱他爲實齋、我覺得這種隨意雜舉的辦法、不但嫌他義例不純、有背章氏臨文而稱先達、則必著其名諱、不可泛稱字號、使人不知爲何人也的主張、而且容易使讀者得到一種玩弄前輩的印象。這一點關係雖小、但是我以爲我們在傳述文字上既本春秋家學、法度卻不可不嚴。

我研究章實齋所有的心得不過如此。我拜讀適之、達人兩位先生合著的章實齋年譜以後、要想提出討論的意見亦不過如此。我很怕不能滿足兩位先生委我做序的一番好意。但是我自信這一篇文章或者可以當做我自己從前對於章氏研究得很膚淺的一篇懺悔錄。倘使這一個目的果然能夠達到

了、那我就要謝謝適之、達人兩位先生、能够給我一個這樣好的機會。

最後我還有兩個愚見要提出和適之、達人兩位先生商榷。達人先生曾經告訴我說、他想另做一部章氏史學的書。這是很好的一件事、因爲章氏的史學實在值得我們去研究。他不過我以爲達人先生對於章氏可以走的有兩條路、或者仿記注的意思重編一部賅備無遺的章氏遺書、或者仿撰述的意思做一本最多十萬字的章氏史學、我們似乎不應該再鬧記注撰述兩無所似的笑話。這是我想供獻給達人先生的一點愚見、不知道適之先生以爲怎樣。

還有一點、我以爲章實齋的學說固然值得我們的研究、但是我覺得現在這樣程度已經足够了。我們似乎不應該過分的熱心。我以爲過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險。現在我們中國人有下面這種風氣、就是凡是我國原有的東西、不管好壞、總要加上一個很時髦的國字來做保鑣的武器。你看中醫一道現在叫做國醫了、技擊一門現在叫做國術了、甚而至於中國的飯鋪亦叫做國菜館了。這都是國學兩個字引出來的流弊。我們倘使把章實齋的史學鼓吹得過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們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條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讀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來對於史學上的許多重要的供獻。所以我主張我們此後還是多做一點介紹西洋史學的工作罷。

民國十七年十月十八日、何炳松於上海閘北寓中。

姚序

我專門研究章實齋一家之學、已經三四年了。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因我父親的指示去買了一本胡適之先生做的章實齋年譜、到四月二十三日看完以後、纔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月二十九晚、偶聽何柏丞先生講文史通義、纔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然而無錢無友的我、到六月十一日纔借到一部石印的文史通義來讀、十七日纔買到一部木刻的文史通義來讀。至於浙江圖書館印的章氏遺書、是得見而不得讀、劉翰怡先生刻的章氏遺書、是方知而無力買。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即初到清華學校研究院的第二天、初受業於梁任公先生、初立志作史學史的研究、就在專修題內認定了章實齋的史學一門。十月十八日始業、買浙本借劉本、足足理解了一學期。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起了一個信念、以爲研究一個人的學術、必須了解他所以成學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學、則頗疑他的環境不易產生他這種學術。最後乃斷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響、而影響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魯。那天便發心願替邵先生做年譜、先來了解他一下。又兩日就動手、二月十一日遂告成。後來經過了十幾次的補訂、到十七年春、始由柏丞先生介紹付商務印書館發印。

十五年春再讀章氏遺書、隨手把章實齋年譜補了些新史料上去。六月二十日、初見適之先生、問他怎麽辦。適之先生說、請你拿一本年譜去、把她補好了寄給我。但我不曾即刻踐約、因爲他往歐洲去了。七月、我回家去、又因我父親的指示、打算改編章氏遺書。章氏遺書的各種版本都編次得不好、這是讀者所公認而最感不便的。我不但想用新的分類法去改編她、而且想把人家批評或記述章先生

的文章都附在她後面、使得讀者對於章先生能得整個的了解。照這例適之先生做的年譜自然最好、是也擺在她後面。但因版權的關係、不能够所以我就在那暑假內自己另寫了一部新的章實齋年譜。那新譜做的方法和適之先生的不同。和內藤湖南先生的略似、而材料較豐、且那時我尚不懂日本文、未讀內藤譜。直至十六年四月、纔在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四號發表。

十五年秋冬間、果然就劉刻章氏遺書改編成了一部章實齋遺著。又把章先生的著作的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一個年表。十六年春、送這些給任公先生看。他很高興、說就拿給商務印書館印行吧。我回說、慢點好、因爲文史通義的最重要的幾篇還不知是何年月做的。

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又想了解章先生的本師朱筍河、自二月二十一至三月十六間、不知不覺的又寫成一部朱筍河年譜。做那年譜比做邵念魯年譜容易多了、因爲史料都是現成的。然而朱譜沒有邵譜好。我自信邵譜有許多創例、是空前的。如用直敘法、多製圖表、闢譜前譜後兩體等。寫朱譜原是爲的幫助章實齋的研究。任公先生又說朱筍河够不上做年譜。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時、那朱譜也可以銷燬了。

經過了上述的工作、對於章先生的淵源應該是很親切的了解了。至於對他學術思想的論評、也曾寫過幾篇文章、發揮一己的意見。但隔了些時、便不滿意、終究毀了。雖曾發表過、我對於章先生要說的話當然很多、但多記在片紙上、到認爲見解已熟時、纔可撰成有系統有組織的論文。所以自十六年以來、我就不肯做文章了。恰好那年春夏、任公先生要我幫他整理古書眞僞及其年代和廣中國歷史研

究法二種講義、所以只好暫把章實齋丟開了。

王靜安先生是十六年夏死的。他死了、我纔遍讀他的著述、纔深解他的學問。這裏也有一點小影響、使我不得不注意章氏遺書的版本問題。章先生自己已說過、他的文章生前已有異同。但我們不曾留心。劉刻雖博、亦不及廣徵別本。我隨便拿別本來校、除了抄胥手民因形似音近而致誤的文字以外、整段的多寡、整句的異同、兩皆可通的文字、就不知有多少、幾乎沒有一篇全同的。因此我又花了好些工夫去校勘章氏遺書、不管是單行本、叢書本、雜誌本、只要在北京能找出的、我都找來校過了。北京雖是書籍集中的所在、但我所要找的章氏遺書鈔本一本也不曾看到。十七年六月中我做章實齋著述考、考到了文史通義、便不能不擱筆。八九月裏、所以遠渡東海、浪游兩浙、不恤金錢和時間、不畏危險和辛苦的緣故、只是要找幾個鈔本看。雖然旅行的結果很不錯、足以助我解決許多問題。但此行竟把我父親嚇壞了。他老人家從我簡略的家信裏、看見我犯暑蹈危、東奔西跑、以爲我是忙於求食、寫信給我、竟說誰令爲之、吾有隱慟。那時他正抱病、竟把他身邊僅存的七十元郵寄給我、爲的是怕我成野莩的一個。

說到這裏、應該回頭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的朋友陸侃如先生從上海到北京、談起適之先生的近況、說章實齋年譜又要改版了。我想、適之先生一時未必有補訂這書的時間或趣味、我又曾經允諾過他的吩咐而不曾實踐、就趁陽曆年假完結這場心事吧。起初是把我所補的插入原文中間、把原文偶錯的逕加刪改。後來因侃如以爲不免有滅裂鹵莽的嫌疑、又把應補應改的另抄爲一小本、郵寄適

之先生、請他自家去動手。

九月十九這天、適之先生談時提起那小本子、說我的事忙、竟使我不曾完結這點工作、現在請你拿去代我增補好嗎。當時就商定了增補的體例、再過二週就成功了這本書、增補章實齋年譜。

這本書成功以後、適之先生要我做篇序。我這篇序想說明三點、一是我曾經怎樣的研究章實齋、上文已說過了。二是我對於適之先生的章實齋年譜有什麽意見。三是我怎樣的代適之先生增補這年譜、下文便是。

適之先生這書有一點是我所最佩服的、就是體例的革新、

打破了前人單記行事的體裁。

摘錄了譜主最重要的文章。

注意譜主與同時人的關係。

注明白史料的出處。

有批評。

有考證。

譜主著述年月大概都有了。

她不但令我們明白章實齋整個的生平和重要的學說、而且令我曉悟年譜體裁的不可呆板。最少我是受了她的影響的一個。我因看了她纔去研究章實齋、纔跑進史學這條路、纔得著學問的樂趣、纔決

定終身的事業。我又因看見了她、纔敢創製許多圖表加進邵念魯年譜、纔敢擴充譜前譜後到前後數十年數百年。對於個人的徹底研究、她是史學史上的第一頁了。

若問我對於她有沒有些微不滿意、也有。這是適之先生自己說的、初期的白話文不能純粹、頗有文語混淆的毛病。其次便是偶然的錯誤也有幾處。更次便是批評、考證和記述的文章似乎有不曾分開的遺憾、這點我從前很固執、現在又似乎承認不分開也不要緊了。

上文說過我受了這本書的影響。現在適之先生叫我把她裝飾一番、我飲水思源、怎不願她長成一個完滿潤豔的美人呢。下文我便把增補這本書的條例、略爲說明幾句、

1. 極力尊重適之先生的原文、除非有新的證據可以改變他的記載、否則決不刪改或修移。

2. 適之先生解釋章先生主張的話、尤其特別尊重。雖然有一二條和我的意見不同、但我在這增補本裏絕對不說一句話。我要說的話盡在拙著章實齋的史學裏說。若在這裏、恐有魚目混珠之譏。

3. 凡適之先生所遺漏的、當時尚未發現的史料、我都按照年月、分別插補入原文、並不說明誰是新補、誰是原文。

4. 合於下列的資格的史料、都收在這增補本裏、

A. 譜主有意識的行動。全錄。

B. 譜主最重要的著述。節錄。

C.可顯譜主真性的小事。

D.譜主被人輕視的軼事。

E.譜主理論文章的著述年月。不關緊要的記述文章、雖知作年亦不錄。

F.譜主關於一己學術的自述自評。

G.譜主與時人時風時事的接觸。

H.譜主不爲人所知的事蹟著述經我考出來了的。

I.與譜主極有關係的人的生平。

總說一句話、凡是這增補本比初版較多或不同之處、都由我負責。倘有錯誤、和適之先生不相干、雖然這增補本經過適之先生校閱。

至於我所根據的章氏遺書也得說明、

1.會稽徐氏鈔本、即浙江圖書館排印本。這本的好處是目録下有注。

2.山陰何氏鈔本、即楊見心先生藏本、即馬夷初先生轉鈔本、即杭州日報、中國學報傳印本。這本的好處是編次最有條理。

3.劉翰怡先生刻本、據說是據王宗炎所編、沈曾植所藏的鈔本、加上庚辛之間亡友列傳、和州志、永清志、湖北志稿、和幾種劄記。這本的好處是收羅得最豐富。

4.紀年經緯考。

5.此外散見於國粹學報、古學彙刊、禹域叢書、藝海珠塵及其他叢書或雜誌的遺文也曾參考、不必詳舉了。

寫到這裏、不能再寫了。自從接到家電、便心慌意亂。在倚裝待發之際、匆匆寫了這篇、實在不成樣子、也顧不得了。

到最後的一行時、我想起適之先生的先見和大量、柏丞先生的啓發、任公先生的教誨、家父的指示、湖南先生的提倡章學、翰怡先生的刊刻章書、以及楊見心先生、馬夷初先生、浙江圖書館的假我藏書、章川島先生與其令尊翁的助我找史料、都是這小本子成功的動力、我至誠極摯的感謝他們、敬祝他們健康。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姚名達在上海。

胡序

我做章實齋年譜的動機、起於民國九年冬天讀日本內藤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卷一、第三至第四號。我那時正覺得章實齋這一位專講史學的人、不應該死了一百二十年還沒有人給他做一篇詳實的傳。文獻徵存錄裏確有幾行小傳、但把他的姓改成了張字、所以耆獻類徵裏只有張學誠而沒有章學誠。譚獻確曾給他做了一篇傳、但譚獻的文章既不大通、見解更不高明、他只懂得章實齋的課蒙論。因此、我那時很替章實齋抱不平。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擘績補苴的漢學家、他想不到那班擘績補苴的漢學家的權威竟能使他的著作遲至一百二十年後方纔有完全見天日的機會、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蹟埋沒了一百二十年無人知道。這真是王安石說的世間禍故不可忽簣中死屍能報讐了。

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實齋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我讀了內藤先生作的年譜、知道他藏有一部鈔本章氏遺書十八冊、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兒先生替我把這部遺書的目錄全鈔了寄來。那時我本想設法借鈔這部遺書、忽然聽說浙江圖書館已把一部鈔本的章氏遺書排印出來了。我把這部遺書讀完之後、知道內藤先生用的年譜材料大概都在這書裏面。我就隨時在內藤譜上注出每條的出處。有時偶然校出內藤譜的遺漏處或錯誤處、我也隨手注在上面。我那時不過想做一部內藤譜的疏證。後來我又在別處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記在一處。批注太多了、原書竟寫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個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譜。這便是我作這部年譜的緣起。

民國十年春間我病在家裏沒有事做、又把章氏遺書細看一遍。這時候我纔真正了解章實齋的學問與見解。我覺得遺書的編次太雜亂了、不容易看出他的思想的條理層次。內藤譜又太簡略了、只有一些瑣碎的事實、不能表見他的思想學說變遷沿革的次序。我是最愛看年譜的、因爲我認定年譜乃是中國傳記體的一大進化。最好的年譜、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如錢德洪等的王陽明先生年譜、可算是中國最高等的傳記。若年譜單記事實、而不能敘思想的淵源沿革、那就沒有什麼大價值了。因此、我決計做一部詳細的章實齋年譜、不但要記載他的一生事蹟、還要寫出他的學問思想的歷史。這個決心就使我這部年譜比內藤譜加多幾十倍了。

我這部年譜雖然沿用向來年譜的體裁、但有幾點頗可以算是新的體例。第一、我把章實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張的變遷沿革的、都擇要摘錄、分年編入。摘錄的工夫很不容易。有時於長篇之中、僅取一兩段。有時一段之中、僅取重要的或精采的幾句。凡刪節之處、皆用略表出。刪存的句子、又須上下貫串、自成片段。這一番工夫很費了一點苦心。第二、實齋批評同時的幾個大師、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話、也有很錯誤的話。我把這些批評都摘要鈔出、記在這幾個人死的一年。這種批評、不但可以考見實齋個人的見地、又可以作當時思想史的材料。第三、向來的傳記往往只說本人的好處、不說他的壞處。我這部年譜不但說他的長處、還常常指出他的短處。例如他批評汪中的話、有許多話是不對的。我也老實指出他的錯誤。我不敢說我的評判都不錯、但這種批評的方法、也許能替年譜開一個創例。

章實齋的著作現在雖然漸漸出來了、但散失的還不少。我最抱歉的是沒有見着他的庚辛之間亡友傳年譜。付印後我纔知道劉翰怡先生有此書。劉先生現在刻的章氏遺書、此書列入第十九卷、刻成之後、定可使我們添許多作傳的材料。劉先生藏的章氏遺書中還有永清縣志二十五篇、和州志不全三卷、我都沒有見過。我希望劉先生刻成全書時、我還有機會用他的新材料補入這部年譜。

章實齋最能賞識年譜的重要。他在他的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說、

文人之有年譜、前此所無。宋人爲之、頗覺有補於知人論世之學、不僅區區考一人文集已也。蓋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略前人未知以文爲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討論、竭盡心力、而後乃能彷彿其始末焉。然猶不能不闕所疑也。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若夫詩人寄託、諸子寓言、本無典據明文、而欲千百年後、歷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略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

照他這話看來、他的著作應該是每篇都有撰述的年月的了。不幸現在所傳他的著作、只有極少數是有年月可考的。道光時的刻本文史通義已沒有著作的年月了。杭州排印本遺書與內藤藏本目錄也都沒有年月。這是一件最大的憾事。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誰料說這話

的人自己的著作也不能免去這一件大錯呢。我編這部年譜時、凡著作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編注。那些沒有年月的、如有旁證可考、也都編入。那些全無可考的、我只好闕疑了。
我這部小書的編成、很得了許多認得或不認得的朋友的幫助。我感謝內藤先生的年譜底本、感謝青木先生的幫助、感謝浙江圖書館館長龔寶銓先生鈔贈的集外遺文、感謝馬夷初先生借我的鈔本遺文、感謝孫星如先生的校讀。

十、一、二、一、胡適在上海大東旅社。

章實齋先生年譜

先生名學誠、字實齋、號少巖、原名文斆。生長於清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據偁山章氏家乘。章氏始祖仔鈞、五代時起家於福建浦城。北宋末章綜移居浙江山陰。南宋光宗寧宗間章彥武文叔再遷、始居會稽偁山南之道墟。章氏遺書的神堂神主議、樂野先生家傳、章氏後宅分祠碑及章氏家乘章大來後甲集下頁二十七。到清乾隆時道墟章氏已有萬餘人。人多地瘦、種稻不足自給、所以就有種木棉、釀酒、做師爺三種職業。那地方上的人大都明銳而疏達、做事業往往有所成就。樂野先生家傳、汪泰巖傳。實齋先生的曾祖子正、祖君信、都住在道墟。君信先生名如璋、是候選經歷、配易氏、繼配沈氏、惇行隱德、望於鄉黨。尤嗜史學、晚歲閉關卻埽、終日不見一人。取司馬通鑑、往復天道人事、而於惠迪從逆吉凶所以影響之故、津津益有味乎其言。刻太上感應篇書後及仲賢公三世像記、家乘卷一頁四十八、朱筠笥河集祭史孺人文。父名鑣、字驤衢、亦曰雙渠、號勵堂、又號巖旃。乾隆丙辰舉人、壬戌進士、辛未官湖北應城知縣。丙子罷官、貧不能歸、仍居應城。戊子卒。家乘卷二頁九二、馮孟亭奉硯圖記。先生自述云、先君子少孤、先祖遺書散失、家貧不能購書、則借讀於人、隨時手筆記錄。孜孜不倦。晚年彙所劄記、殆盈百帙。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鈔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隨筆刪潤、文省而意義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爲章氏別本。略又喜習書、繕五經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詩小戴記、凡寫數本、手不知疲。嘗恨爲此二事所牽、不得專意劄錄所未見書、每還人所借有劄未竟者、悵悵如有所失、蓋好且勤也如是。瀹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又兩浙輶軒錄卷二十二章鑣詩注載先生所作行述云、略先人讀書不爲名聲、爲古文

辭、鏤刻峭削病唐宋野史小說傳記足輔正史而文多蕪漫因以意節之鈔江表志五國故事南唐馬書北夢瑣言凡十數種詩則唐體多於古風遺命勿輕示人略

在先生前三四十年驤衢先生遷居紹興府城即會稽縣城南門內善發衖。家譜及神堂神主議仲賢公三世像記。按三世像記云先世自道墟遷居府城蓋百年矣。當是算至作記文這年這年先生已五十八歲了。

母史氏贈朝議大夫潁州府知府史義遵之第九女會稽人。史府君銘、家譜。參考朱集祭史孺人文。適按內藤虎次郎章實齋年譜云母史氏會稽人耐思之第九女此因誤讀朱筠祭史孺人文中姊迂其言父曰耐思二句而誤耐思非人名也。

先生無伯叔有一姑適杜鑑湄丁太孺人家慶圖題詞

先生無兄弟有一姊適山陰夏同後來同僑湖北。杜燮均家傳妹妹很多難詳。

乾隆三年戊午西曆一七三八先生生。任幼植別傳

前一年丁巳先生之父驤衢先生會試下第寓從子垣業允功家。從嫂荀孺人行實大約旋即回紹興。

是年先生之友人任大椿幼植生於興化。任別傳是年先生之師朱筠竹君、笥河已十歲同時名人袁枚子才已二十三歲錢大昕曉徵、辛楣已十一歲戴震東原已十六歲浙東前輩萬經授一已八十歲全祖望紹衣、謝山已三十四歲。

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先生二歲。

二三歲時從叔衡一常攜向隣店朱叟索酒日以爲常。十叔父八十序故先生長而善飲。

這年七月、清廷修明史告成、學風一變、而矜尚四書文藝了。東華錄、葉鶴塗文集序

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先生三歲。

這年崔述生於大名、趙翼生於陽湖。

清廷修大清一統志成。志序

乾隆六年辛酉一七四一先生四歲。

這年萬經卒、年八十。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先生五歲。

先生之父驤衢先生鑣成進士。朱笥河集祭章母史孺人文

自此以後十年間、驤衢先生居鄉以教授爲生。朱集原文云、壬戌罷歸、十年教授。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先生六歲。

友人餘姚邵晉涵與桐、二雲生。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先生七歲。

朱筠祭章學誠之母史孺人文云、自幼誠之自百家姓、

先生自言、幼多病、一歲中略大約無兩月功、資質椎魯、日誦方百餘言、輒復病作中止。與族孫汝楠書

汪中容甫生、姚鼐姬傳生。明年、友人武億虛谷生。又明年、友人洪亮吉稚存生。清廷詔纂續通考、皇通考。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先生十四歲。

從同縣王浩學讀書於中表杜秉和（燮均）家之淩風書屋。王先生勤學古處、迂闊不習世事。學徒七八人、王先生常撻人、杜君受撻最多、甚至傷頂門幾死、後創愈而頂肉骨隆起不復平。其酷可想。（杜燮均家傳、丁太孺人家慶題辭）

是年先生與俞夫人結婚。四子書尚未卒業。（與族孫汝楠書、章氏家譜）

是年驪衢先生謁選得官應城知縣。（李清臣哀辭、荀孺人行實）先生從父至應城。（仲賢公二世像記）

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先生十五歲。**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先生十六歲。**

十五六時在應城官舍。童心未歇、賓客皆爲其父憂無後。知識漸通、好泛覽。驪衢先生以業患不精、屏諸書令勿閱。先生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輒彷徨者久之。癸酉、父延江夏生員柯紹庚（公望）課先生以經義。先生不肯爲應舉文、好爲詩賦、而不得其似。心無張主、卻不甘與俗學伍。質雖駿滯、而識趣則不離紙筆。性情已近史學。嘗取左傳刪節事實。其父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先生始力究紀傳之史。又因官舍無他書得見、乃密從其妻乞簪珥易紙筆、假手在官胥吏、日夜鈔錄春秋內外傳及衰周戰國子史、輒復以意區分、編爲紀表志傳、凡百餘卷、名曰東周書。經營凡三年、卒未成書。後爲館師所覺、被責、遂中廢。那時常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柯先生慨然誨曰、文無今古、期於通也。時文不通、詩古文辭又安能通耶。先生仍不信其言、柯甚以爲恨。

官舍多暇日、賓客過從見先生所爲、漸多違心稱譽者、先生心益樂之。春秋佳日、聯騎出遊、歸必有記、同人相與貿貿歎賞。其事多絶可笑者。然先生嗜好初未入俗也。當時學風仍尚時文、先生猶得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爲雜學、詩古文辭爲雜作、士不通四書文不得爲通人。以上綜合柯先生傳、家書三、家書六、與族孫汝楠論學書、跋甲乙賸稿、葉鶴塗文集序、又答沈楓墀論學書。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先生十七歲**。

秋冬之間、購得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塾師於舉業外禁不得閱他書、先生得此集、匿藏篋笥、燈窗輒竊觀之。尚不盡解、但愛好不忍釋手。朱崇沐刊韓文考異書後

是年、戴震始入北京。戴年譜

明年、全祖望卒、年五十一。結埼亭集年譜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一七五六**先生十九歲**。

驤衢先生罷官。朱筠祭史孺人文云、辛未夫仕湖北應城、不枉民獄、不撼警兵。夫人坐梱、諮諏則中。略撙節日食、室械一匱、餘金投隙。曰、吾養福。丙子夫罷、代者苛責、發千金償。識遠巾幗、曰、妾知君無我負人。略君一氈來、以一氈去。賦歸去來、藏此有故。罷仍居縣、不殊官時。昔不知糲、今精不知。笥河集十六

這一節可考見先生的父母在應城時情狀。李清臣哀辭云、丙子先子罷縣、貧不能歸、僑家故治。又

十許年。又行述云、先人略以疑獄失輕免官、窶甚、久不能歸、士民親附如家人。身後從家京師、舊治士商至京師者必訪奠故令君、旅殯執土物通問、再世不絕。兩浙輶軒錄卷二十二引

又家書三云、祖父嘗辨史記索隱謂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諸語、斥其支離附會。吾時年未弱冠、即覺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爲非、特未能遽筆爲說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先生二十歲**。

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先生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爲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家書三

先生自言二十歲以前、性絕騃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爲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羣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略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家書六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先生二十一歲**。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先生二十二歲**。

此兩年驤衢先生主講天門。元則公又昌公二代合傳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先生二十三歲**。

始出遊、道訪陳執無於汜水縣署、款留旬日。至北京、應順天鄉試、主從兄垣業允功南城之寓。是時道

墟章氏居京師者不下百家、獨族孫文欽守一、及文欽族侄汝楠頗好學、可與論文、歡然若兄弟。其後劇談養氣鍊識之旨、有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從嫂荀孺人行實、跋陳西峰韭菘吟、章氏二女小傳、滕縣典史任君家傳、童孺人家傳、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但童孺人家傳云乾隆二十五年壬午、壬午誤。

自庚辰至辛巳、驤衢先生主講應城講席。李清臣哀辭。家譜亦云、去任後、邑人聘留主講書院。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一七六一 **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自言廿三四時所筆記者、今雖亡矣、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家書六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一七六二 **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還會稽。杜燮均家傳、丁太孺人家慶題辭 不久又北上應順天鄉試、道出山東、訪族壻任肇元於滕縣。任君家傳

冬始肄業於國子監、內舍意氣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艱、試其藝於學官、輒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試、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僅五七、而先生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齒、同舍諸生視先生若無物。每課榜出、先生往覘甲乙、皂隸必旁睨笑曰、是公亦來問甲乙邪。而以先生意視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為何許人也。庚辛之間亡友傳、甄青圃六十序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一七六三 **先生二十六歲**。

肄業國子監。甄鴻齋家傳 二月始識曾慎、麓亭 並因以識甄松年、青圃 皆相知契。是時學力未充、所言大抵

鮮所徵引本其意識所達則亦與後有不甚遠者慎輒爲之首肯且箴以稍洽於時。庚辛之間亡友傳、甄鴻齋家傳

夏、給假出都、省親湖北、索處蒲騷僑寓。題壬癸尺牘、庚辛之間亡友傳

壬午癸未兩年中先生與同志往反論文函稿爛然盈篋笥。九月朔、輯爲一卷曰壬癸尺牘。題壬癸尺牘。此書不存。與甄秀才論修志二書、論文選二書、當是這裏面的殘存者。

九月遊陝西。同上 遺書卷十九有碑洞楊太尉墓望西岳等詩、當是此行所作。祭漢太尉楊伯起先生文則自題癸未九月。此行目的不詳、似旋即返湖北。

是年戴震作原善成。戴年譜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先生二十七歲。

驥衢先生主湖北天門縣講席。李清臣哀辭

是年冬杪、天門知縣胡君議修縣志、先生爲作修志十議。十議者、一議職掌、二議考證、三議徵信、四議徵文、五議傳例、六議書法、七議援引、八議裁制、九議標題、十議外編。通義外篇三 十議之中徵信一條注重核實、徵文一條主張一做班志劉略、標分部彙、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皆可見先生此時對於修志一事的主張已開後來的先路。

十議後有跋云、此篇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此可見答甄秀才論修志二書之作在此議之前。按甄鴻齋家傳云、癸未學誠肄業國子監、新寧甄松年亦在監中、與學誠志義相得、已而奔走四方。又云、乾隆乙酉、略、松

年遂膺鄉薦。據此、甄秀才即甄松年。論修志二書當作於癸未甲申之間。今擷其大要、附於此年。第一書論六事。

一、論義例。皇恩慶典當錄爲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爲年譜、典籍法制則爲考以著之、人物名官則爲傳以列之。

二、論藝文。當倣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撰書籍、分其部彙、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

三、論前志。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爲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略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

四、論志之爲體當詳於史。略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爲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彙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

五、論志乃史體。略據事直書、善否自見。

六、論史志宜注重有裨風教之記載。

此六條之中、前志一條、後來先生修志時列爲專目。立志科一條、即先生後來州縣請立志科議之底子。

第二書論八事、第七事主張另立文選一類、與志乘相輔佐。此即先生後來立文徵一例之底子。篇末自言其志云、丈夫不爲史官、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

按文史通義外篇三尚有天門縣志藝文考序、天門縣志五行考序、天門縣志學校考序三篇。天門志乃先生之父所修、（此據孫德謙君與孫毓修書中語。）諸序當是代筆、大概作於甲申與戊子之間。又按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云、天門志呈覽、中爲俗人所改、所存纔十之六七、著作之事、必自己出。即此亦見一端、則先生所代作、當不止三序而已。此書今尚存。

清廷重修一統志。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先生二十八歲。

先生三至京師、（任君家傳）仍居國子監中、悵悵無侶。（庚辛亡友傳）應順天鄉試、沈業富（既堂）與分校、薦先生之文於主司、不錄。沈大惋惜、館先生於其家、俾從事鉛槧、益力於學。（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馮君家傳）

是年十月、驤衢先生作熊徵君墓誌銘。（此篇今附見浙本遺書七、但劉本題注云代家大人作。）

是年先生始見劉知幾史通。（家書六）先生自云、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爲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書二）

始學文章於朱筠。（似由沈業富介紹。因沈、朱最相契、與翁方綱、張曾敞並號四金剛。）朱先生一見、許以千古。然語及時

文則云、足下於此無緣、不能學、然亦不足學也。先生曰、家貧親老、不能不望科舉。朱先生曰、科舉何難、科舉何嘗必要時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未嘗不得。即終不得、亦非不學時文之咎也。先生信其說。與汪龍莊簡、湖北按察使馮君家傳 跋甲乙賸稿自評云、甲申乙酉略 沈先生始薦其文、而朱先生始言於衆、京師漸有知名者。彼時立志甚奇、而學識未充、文筆未能如意之所向。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 先生二十九歲

仍在國子監、仍學文章於朱筠。通說、又朱笥河集椒河吟舫小集序。同學可考見者、邱向閣、吳蘭庭胥石、任大椿幼植、馮廷正仲圃。吳府君墓碑、馮瑤嬰別傳、通說。

是年先生已寄居朱筠家、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之南。先生自述云、是時朱先生未除喪、屏絶人事、學誠下榻先生邸舍、時時相過。若程舍人晉芳、吳舍人烺、馮大理廷丞及君蔣秦樹雍植、爲燕談之會、晏歲風雪中、高齋歡聚、脫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蔣君墓誌銘書後、笥河文集有椒花吟舫小集序

從兄垣業方輯其支譜、商榷體例於先生。見下書。

這年先生有與族孫汝楠論學書、題下自注丙戌 是早年第一篇重要文字、最可注意。其略曰、

往僕以讀書當得大意、又年少氣鋭、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騖空虛、蓋未嘗不惆然自喜、以爲得之。獨怪休寧戴東原震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僕駭其說、就而問之。則曰、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

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僕重媿其言。因憶向日曾語足下所謂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指雖有異、理實無殊、充類至盡、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可爲慚惕、可爲寒心。

此可見先生受戴震的影響甚大。又云、

近從朱先生筠游、亦言甚惡輕儁後生枵腹空談義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學者先求徵實、後議擴充。所謂不能信古、安能疑經、斯言實中癥結。僕則以爲學者祈嚮、實有專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濫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古人復起、未知以斯語爲何如也。要之、談何容易、十年閉關、出門合轍、卓然自立、以不媿古人、正須不羨輕儁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毀譽、循循勉勉、即數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爲者而爲之、乃有一旦庶幾之日。斯則可爲知者道、未易一一爲時輩言耳。略

先生學問之所以有成功、實由此時立志不錯。又云、

僕略家貧親老、勉爲浮薄時文、妄想干祿、所謂行人甚鄙、求人甚利也。顧又無從挾貲走江湖、糴販逐什一、而加之言訥詞鈍、復不能書刺干謁、坐此日守呫嗶、餘力所及、不得希古人之一二。間思讀書劄記、貴在積久貫通、近復時作時輟。自少性與史近、史部書帙浩繁、典衣質被、纔購班馬而下歐宋以前十六七種。目力既短、心緒忽忽多忘、丹鉛往復、約四五通、始有端緒、然猶不能舉其詞、悉其名數。嘗以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故欲徧察其中得失利病、約爲科律、作書數篇、

討論筆削大旨。而聞見寥寥、邈然無成書之期。況又牽以時文、迫以生徒課業、未識竟得償志否也。他所撰著歸正朱先生外、朋輩徵逐、不特甘苦無可告語、且未有不視爲怪物、詫爲異類者。略著書之志始此。又云四月間得楚中書略細君去秋又舉一子略此可知這年先生已有二子了。即貽選、華紱。

此書末又議家譜義例、已引邵念魯廷采說。

是年戴震寫定緒言三卷。年譜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 **先生三十歲**。

先生自言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侘傺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文人之所習業。任幼植別傳

久居國子監、貧不知名。去年、歐陽瑾攝祭酒、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館之士至相詫而嘻。歐陽先生獨謂是子當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秋、國子監修志、遂令專司筆削。歐陽先生奉使告祭碑後敘、與家守一書。但後敘謂瑾丙申攝祭酒、申字係戌字之誤。下文敘瑾做官曰累遷、曰進擢、曰免官於庚寅冬、曰悠游六七年、而作文之年又是戊戌、丙申戊戌僅隔二年、不合、必有誤。且瑾令修志而志修於是年。

朱先生被詔撰順天府志、亦屬先生輩經紀其事。先生深以得行其舊所討論之主張爲喜。與家守一書但其書似未成。

清廷詔修續通志、續通典、清通典。錢大昕始撰廿二史考異。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一七六八 **先生三十一歲**。

二月、自朱先生家徙寓族兄垣業僦齋、初七日有與家守一書。題下自注戊子

四月後、暫卸各書工程讀書以待秋闈。與家守一書

朱筠、朱棻元春浦皆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先生應試、僅中副榜。朱棻元於隣座見先生對策言國子監志得失、驚歎不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於是先生名稍稍聞。朱府君墓碑、通說、筍河墓誌銘

是年冬、父驤衢先生卒於應城。朱集祭史孺人文先生聞訃、猶暫寄從兄允功家、貧不能奔喪。章氏二女小傳作允功妻荀孺人行實。甚詳、爲傳記中佳品。以第三子華綬爲允功後。行實、家譜華綬字緒遷、號苧阡、係先生之妾蔡氏所生。家譜

這年以前、未有家累、館穀所入、自人事所需而外、銖積黍累、悉以購書。滃雲山房藏書目記

是年、朱棻元擢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

是年、王引之生。

清廷纂通鑑輯覽成。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一七六九 **先生三十二歲**。

爲座師秦芝軒校編續通典之樂典。上朱先生書

先生居父喪、舉家扶柩附湖北糧艘北上、書箱爲漏水所浸、驤衢先生隨身的三數千卷書、損失三分之一。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夏六月、家口十七八人到北京、先生於三四月已賃居柳樹井馮君弼廷丞

居宅，遂以安頓家眷。馮室周淑人家傳、上朱先生書

是年，任大椿登第，先生始見之。任幼植別傳

是年，蕭山汪輝祖赴京會試，始交先生。汪輝祖病榻夢痕錄上頁三二二人自是相交三十二年不衰。夢痕錄餘頁五七

是年，陳本忠伯思成進士，與先生朝夕論學。陳別傳

任朝鷺傳除國子監丞，先生方以國子生與修監志，多與諸學官牴牾，獨司業朱棻元主持其說，而任朝與之言尤有深契。庚辛之間亡友傳、朱府君墓碑、候朱春浦先生書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先生三十三歲。

仍居北京柳樹井南馮宅。贈樂槐亭敘

二月，友人蔣雍植卒於北京，秋，朱筠爲作墓誌銘，值將主考福建鄉試，屬先生與錢大昕參定之。先生如命以詒錢先生，錢略商數語，不肯涉筆，先生乃仿佛朱先生之意而改定之，並作書後。與朱少白書、蔣漁邨墓誌銘書後

朱先生自福建貽詩，問有意名山著作否。朱笥河詩鈔

從兄垣業輯宗譜，尚未成，屬先生採遺文，因錄武強德政序、何垣序以進，八月並爲德政序作書後。書後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先生三十四歲。

朱筠充會試同考官，邵晉涵二雲、與桐周永年書昌皆成進士，先生始識二雲，欲因以訪書昌，不果。周書昌

別傳、朱先生墓誌銘

年來仍從事國子監志之編、摩殊不得意。朱棻元欲使做成則例一書、先生卒謝去。候朱春浦先生書

秋、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學政。十月十八日、與先生及邵晉涵、張鳳翔、徐瀚、莫與儔等聯車十二乘離京。先生道弔從女適任肇元者於山東滕縣。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到太平使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同遊采石磯、朱筠有記。笥河文集、章氏遺書任君家傳、陳伯思別傳

先生方學文章於朱先生、苦無藉手。邵晉涵輒舉前朝遺事、俾先生與朱先生各試爲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自是晉涵與先生論史契合隱微。邵與桐別傳、丙辰劄記劉刻本外三頁五八

其文尚有存者、如景烈婦傳、笥河文集亦有題曰書烈婦景事。

先生盛推邵二雲從祖廷采念魯所著思復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二雲甚謙挹、先生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爐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二雲敬諾、乃爲念魯作行狀、請朱先生表其墓。邵與桐別傳、跋笥河文集、邵念魯墓表、南江文鈔念魯行狀。念魯事蹟詳見姚名達所作年譜。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一七七二 **先生三十五歲**。

三月五日、朱筠與先生等遊青山、有遊記。笥河文集卷七

夏、先生訪寧紹台兵備道馮廷丞於寧波道署、過會稽。

秋、又在太平。馮君家傳、馮瑤罌別傳、杜燮均家傳、與嚴冬友侍讀書、童孺人家傳

秋冬間有候國子監司業朱春浦先生書、申述所以脫離監志局之故。又云、

夫人之相知、得心爲上。學誠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資不能自給、十口浮寓、無所棲泊、貶抑文字、稍從時尚、則有之矣。至先生所以有取於是、而小子亦自惜其得之不偶然者、夫豈紛紛者所得損益。是以出都以來、頗事著述、斟酌藝林、作爲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指已見辛楣先生候牘所錄内篇三首、併以附呈先生、試察其言、必將有以得其所自。

由此可知先生作文史通義、實始於是年。南江文鈔與章實齋書、亦可作證。而所謂辛楣先生候牘、即上辛楣宮詹書、辛楣即錢大昕。

上辛楣宮詹書云、

學誠從事於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明。然辯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爲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爲外人道也。略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雋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爲貴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則必逆於時趨。時趨可畏、甚於刑曹之法令也。略韓退之報張司業書、謂釋老之學、王公貴人方且崇奉、吾豈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諸篇、當日未嘗昭揭衆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不知者以爲珍重祕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略今世較唐時爲尤難矣。惟略著書爲後世計、而今人著書以表襮於時、此愚見之所不識也。若夫天壤之大、豈絶知音。針芥之投、寧無暗合。則固探懷而出、何所祕焉。

此書可見先生當日之不合時宜。先生對於錢大昕、始終無有貶辭、對於王念孫、也無貶辭、但錢大昕、似未能賞識先生之史學見解。又按此書在浙本題注爲戊午鈔存之一、故本年譜初版列在戊午年下。今據候朱春浦書、知是此年之作。

是冬朱筠試士徽州、笥河文集 黃景仁、邵晉涵與先生皆相從校文、南江文鈔與章實齋書。時徽州知府爲鄭虎文。黃景仁年譜

歲杪先生又返會稽、主道墟族兄孟育家、元則公又昌公合傳、童孺人家傳

是年幼子生於北京。與周筤谷論課蒙書

辛卯壬辰之間、都門嘗再遷家、藏書頗有遺失。先人劄錄多襲巾箱、偷兒不知爲書、負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別置一箱、得以僅存。滃雲山房藏書目記 然其後亦未付雕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 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初旬、訪邵晉涵於餘姚、留數日。晉涵始信先生推尊念魯思復堂文集之言、屬爲校定、將重刻以問世、然卒不果。邵與桐別傳跋。一直到光緒末年、纔由蔡元培校定、徐友蘭重刻、收入紹興先正遺書。

旅客寧紹台道署。書李夢登事。

二月由寧波過會稽、太平至和州、似因朱筠之介、應知州劉長城之聘、編摩和州志。書李夢登事、金地山印譜序、笥河文集、安徽通志 先作志例、據今日所存殘本、則有下列十一部、

一、皇言紀

二、官師表、
三、選舉表、先詳制度、後列題名。
四、氏族表、每姓推所自出、詳入籍之世代、科甲仕宦爲目。無科甲仕宦、不爲立表。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及分支之人而止。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
五、輿地圖、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
六、田賦書、具録田賦顛末、附採私門著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者。
七、藝文書、部次條例、治其要刪。
八、政略、次比政事、編著功猷。凡三篇。
九、列傳、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爲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録。並下列二列傳、凡二十三篇。
十、闕訪列傳、標名略注、事實難徵、世遠年湮、不可尋訪者歸之。
十一、前志列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
但據劉刻本和州志考察、則決不僅十一部。如田賦書稱書第一、藝文書稱書第六、則其間尚有四書、而書之總數最少亦有六、可知也。輿地圖稱圖第一、又云一曰建置、二曰營汛、四曰水利、則圖最少有四、可知也。故可謂爲共分十八部。

春、有與嚴冬友侍讀書云、

皖江、足下舊遊地也、風土人情、故自不惡。第武陵一穴、久爲捷足爭趨。邵與桐、莊似撰炘諸君相守終年、竟無所遇、文章憎命、良可慨也。鎖院校文、生計轉促、以此悒悒、思爲歸計、正恐歸轉無家、足下能爲我謀一官書舊生業否。

日月倏忽、得過日多。檢點前後、識力頗進、而記誦益衰。思斂精神爲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爲文史通義一書。草創未多、頗用自賞、曾錄內篇三首、似慕堂曹學閔光祿乞就觀之、暇更當錄寄也。

是年夏、在寧波道署遇戴震東原。是時戴年已五十、方主講浙東金華書院。先生與戴論史事、多不合。戴新修汾州府志乾隆己丑。見戴氏年譜。及汾陽縣志辛卯。亦見年譜。及見先生和州志例、謂修志但當詳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先生則謂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又曰：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又曰：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爲專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文史通義外篇三。

去年冬、清廷敕催各省訪求遺書、朱筠除採奏數十種外、後又上謹呈管見開館校書摺子、擬出辦法四條：一、舊本鈔本、尤當急搜。二、中祕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且飭取永樂大典、分別寫成專書。三、著錄校讎、當並重、宜開館校書、擇要進呈。四、金石圖譜、在所必錄。是年春、清廷議決採用前三條、命軍機大臣爲校書總裁、揀選翰林等官、定規酌辦、將來成編時、賜名四庫全書。旋又特徵戴震、

邵晉涵、周永年、余集、楊昌霖五人入館、賜官翰林。（東華錄、邵與桐別傳、笥河文集）先生由寧波返和州、道過杭州、聞戴震與吳穎芳談次、痛詆鄭樵通志、其後學者頗有訾謷、先生因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馬班、下辨文獻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初名續通志敘書後、後易名申鄭篇。（答客問上、申鄭。）

修和州志未訖、以私稿示周震榮（筤谷）於青陽縣署、周偶失其稿、中有佳傳多不可憶。（記鬼神二事。又周筤谷五十屏風題辭云、壬辰癸巳之間、嘗從大興朱先生竹君較文安徽學使幕中、往來君舊治。可知此時先生已識周氏。）

在和州時、病諸史列傳人名錯雜、令人將明史列傳人名編韻爲書、初欲通編全史人名、後以爲功稍繁、先將列傳所著人名通編爲韻、更取諸篇人名重複互見者、遍注其下、編爲一卷。（與族孫守一論史表書）

九月、朱筠失官、左遷在四庫全書處行走、繼其安徽學政者爲秦潮。（笥河文集、安徽通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先生年三十七歲。**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訖、因採州中著述有裨文獻及文辭典雅者、輯爲和州文徵八卷、（和州文徵序例）計奏議二卷、徵述二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上其書於安徽學政秦潮、潮以州轄含山一縣、志僅詳州而略於縣、且多意見不合、往復駁詰、志事遂中廢。（方志辨體、安徽通志）乃刪存爲二十篇、名曰志隅。自序曰、

（略）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爲作也。通義示人、而人猶疑信參之、蓋空言不及徵諸實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

能反其偶通義非迂言可比也。（略）乾隆二十九年季春之月。（靈鶼閣四一頁十七。）

季夏代鄭虎文作沈母朱太恭人壽序據文獻徵存錄云虎文稱先生有良史才。

秋與金友蓮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鉅浸曉浮鸚脰湖過嘉興至杭州應浙江鄉試不中過會稽抵寧波。（金地山印譜序、杜燮均家傳、童孺人家傳）遂在道署度冬。（馮君家傳）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先生三十八歲。

春馮廷丞遷臺灣道、賓客雲散、先生亦倦遊、返會稽、初與宗人春社。（馮定九家傳、蔣南河家傳、家效川八十序）

五月校編章格菴遺書作序。又爲劉忠介公年譜作序。秋遂還北京。家益貧而交遊益廣、因遷居金魚池陋巷。（庚辛亡友傳、朱司業碑、周書昌別傳、任幼植別傳、章氏二女小傳）是時四庫館已開、人才多集於北京。先生與邵晉涵、任大椿、任朝、胡士震、沈棠臣、裴振諸人時相往還。（任幼植別傳、庚辛之間亡友傳）

邵與桐別傳云、

自四庫徵書、遺籍祕冊、薈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爲風氣、講求史學、非馬端臨氏之所爲整齊類比、即王伯厚氏之所爲考逸搜遺、是其研索之苦、襞積之勤、爲功良不可少、然觀止矣。至若前人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

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君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於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

難君、遂慨然自任。

即此時之事。

周書昌別傳云：

余略乙未入都、略書昌、與桐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爲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爲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俗矣。余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

周永年以藉書名園、藏書近十萬卷、中多精本、藉者借也。周意在流通、頗似今之圖書館。先生爲作藉書園書目敘、言周君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棄產營書、久而始萃、末云羣書既萃、擴四部而通之、更爲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斯則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者也。觀此文、可知先生此時心思所注。

冬、初趨省從女於涿州、仲冬再往、則女已死。章氏二女小傳

跋甲乙賸稿自評云：甲午、乙未、江南修志而復入都門、學識方長而文筆亦縱横能達、然不免有意矜張也。

乙未、丙申之間、蹙蹙無所就、侍朝爲之籌畫甚至。庚辛亡友傳

朱筠弟子李威去年始自福建入京、今年始見先生。後作從遊記、有云：及門章學誠議論如湧泉、先生指朱筠樂與之語。學誠姗笑無弟子禮、見者愕然、先生反爲之破顏、不以爲異。笥河文集首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先生三十九歲。

困居北京、援例授國子監典籍。庚辛亡友傳

秋因朱筠、朱棻元、張方理之介紹、訪梁夢善於蠡縣、周震榮於曲陽。時震榮以清苑縣丞署曲陽縣事、始與先生結深交。庚辛亡友傳、朱府君墓碑、周篔谷別傳。內藤譜曲陽作永清、誤。可參看卷七周府君墓誌銘。其後先生屢館畿輔、至於攜家自隨、中歷悲歡離合、且有死喪疾厄患難之遭、震榮與休戚周旋於其間者一十二年。周別傳

震榮是年即調永清知縣。周篔谷五十屏風題辭

清帝命史館立貳臣傳。東華錄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先生四十歲。

春因周震榮之介、主講定州之定武書院。既萃諸生而課以文、復授州之秀童以小學、而權其塾師之日課、諸童頗用斐然。書孫氏母子貞孝、庚辛亡友傳、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

周震榮延先生主修永清縣志。周篔谷別傳、周府君墓誌銘 先生以五月去定州、至永清。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庚辛亡友傳、周府君墓誌銘、周篔谷題辭

秋初入京、應順天鄉試。主考官山陰梁國治瑤峯、惡經生墨守經義、束書不觀、乃發策博問、條貫雜以史事、以覘宿抱。榜發、先生中式。謁梁、梁曰、余闈中得子文、深契於心、啓彌封知出吾鄉、訝素不知子名。詢鄉官同考者、皆云不知、聞子久客京師、乃能韜晦如是。庚辛亡友傳、梁文定公年譜書後、張公墓誌銘、周府君

儒藏

墓誌銘、國朝耆獻類徵梁國治傳

先生前此嘗七應鄉試、凡三中、兼副榜一薦、一備、二落。與汪龍莊簡

洪亮吉北江詩集有贈先生詩當是此年所作。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作文。我前喜放筆。大致固不淳。君時陳六藝、爲我斧與斤、不善輒削除、善者爲我存。儀真有汪中、此事立絕倫。藐視六合間。高論無一人。前者數百言、並致洪與孫。勗其肆才力。無徒嗜梁陳。我時感生言、一一以質君。君託左耳聾、高語亦不聞、原注君與汪論最不合。君於文體嚴、汪於文體真。筆力或不如、識趣固各臻。別君居三年。作文無百幅。以此厚怨君、君聞當瞪目、

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於北京年五十五歲。戴震爲當日樸學第一大師、清代樸學至戴氏而始大成、至戴氏諸弟子段玉裁王念孫等而始光大、先生對於戴氏雖時有貶辭、但他確能賞識戴學的好處、先生作朱陸篇、即爲戴氏而作的。朱陸篇云、

略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爲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

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僞陸王以攻眞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嘵嘵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者、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略

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略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略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黃榦、蔡沈再傳而爲西山、眞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爲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傳而爲潛溪、宋濂義烏、王褘五傳而爲寧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略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

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曆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曆而貶羲和也。略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略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徒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有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識以示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略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略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爲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即不得爲通人也。略

先生晚年復作書朱陸篇後、明言此篇爲戴氏而作。此篇前半論戴學爲朱學的正傳、真是特識、非研究學術淵源有所得者不能爲此言。先生不滿意於戴氏、凡有數端、第一、戴氏論修志與先生不合。

先生述戴氏語、有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於古蹟。此言若確、戴氏真該罵了。第二、先生述戴氏論古文、謂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爲古文詞、後忽欲爲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爲文者適按、者字當刪。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此言若確、當是戴氏天才本高、自述其經驗如此。今觀段玉裁所作戴氏年譜、似戴氏實曾用過古文的功、先生所引、或有不實。但先生是用過苦功學古文的、故疑戴氏自欺欺人。第三、最重要的是戴氏攻擊朱子。先生述其口談有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儌倖爲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先生是維持宋學的人、故對於此事最不滿意。先生說、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爲通人、而誹聖謗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先生於此等處、仍有衛道的成見、或尚含有好勝忌名的態度。

但先生對於戴震的學問、確有卓絕的了解。如書後云、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爲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先人所未發、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

此與先生平日論學宗旨一致。先生平日深恨當時學者誤把功力看作學問、見了學問反不認識、反以爲不如功力、故他能爲戴氏抱不平。

是年先生有與李訥齋太守論碑刻書、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

是年先生不時回京。冬始識羅有高。臺山庚辛亡友傳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一七七八 先生四十一歲。

春初馮廷丞以失察江西文字獄得罪、逮刑部、旋被赦出。先生自永清入京、時往看他。羅有高亦時過馮君。是時京師講梵學者周永年最爲淵奧、而獨深契有高。有高貌清癯、又持長齋不肉食。先生因詰有高、佛氏言人死爲羊、羊死爲人、信乎。君所食者來生則反報乎。曰然。先生曰、然則貧欲求富但當殺掠豪賈、賤欲求貴但須刼刺尊官、來生反報、必得富貴身矣。有高不能難、而甚惜先生不信其言。馮氏諸友與有高言議往往甚洽、先生每雜以諧戲、則鬨笑而罷。庚辛亡友傳、馮瑶罌別傳、東華錄

先生旋成進士、歸部待銓。庚辛亡友傳 自以迂疎不敢入仕。馮瑶罌別傳、柯先生傳。題名碑於先生名下注浙江會稽縣人、而先生之父鐄下注順天大興縣人。蓋先生以國子監生資格應北闈、故籍貫不改。

先生摯友之同年者、周榮晴坡、張維祺吉甫、凌世御書巢。庚辛亡友傳、周跋、凌書巢哀辭

六月、朱筠五十歲生日、先生有屏風題辭、述朱氏論文之旨、謂有意於文、未有能至焉者。不爲難易而惟其是、庶幾古人辭達之義矣。略 而其要乃在於聞道、不於道而於文、將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

五月返永清、續修永清志。周震榮待先生甚優。先生自述修志時事云、丁酉戊戌之間、君館余修永清志。以族志多所挂漏、官紳採訪、非略則擾、因具車從、橐筆載酒、請余周歷縣境、侵遊以盡委備。略 得唐宋遼金刻畫一十餘通、咸著於錄。又以婦人無閫外事、而貞節孝烈錄於方志、文多雷同、觀者無所興感、則訪其見存者、安車迎至館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願至者、或走訪其家、以禮相見、引端究緒、

其間悲歡情樂、殆於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後接見五十餘人、余皆詳爲之傳、其文隨人更易、不復爲方志公家之言。周筤谷別傳、庚辛亡友傳。

是年、先生之母史孺人卒。朱笥河集祭史孺人文、馮瑤罌別傳、庚辛亡友傳父母遺柩後皆歸葬會稽之棲凫。丁巳歲暮書懷、章氏家譜

是年正月、作章氏二女小傳。二女皆從兄允功之女、次女所嫁非人、抑鬱而死。先生作傳、深致不平、對於擇壻問題頗致感慨。

周震榮次其先世譜牒、嘗商榷體例於先生。周松靄先生家傳。

館永清時、間從周震榮入都、震榮置酒行館、招致一時同人若王念孫、邵晉涵、任大椿、周永年、顧九苞、吳蘭庭、劉台拱端臨、史致光餘邨、章廷楓曉河與先生等宴會極歡。庚辛亡友傳。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 先生四十二歲。

遇危疾。周筤谷別傳。

是年七月、永清志成。與李訥齋太守書、庚辛亡友傳及其周震榮跋。先生有又與周永清論文書中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據此、知永清志大概成於和州志六年之後。

是年、著有校讐通義四卷。跋酉冬戌春志餘草 此書原稿後兩年遊古大梁時、遇盜失去前三卷、幸有朋友抄存本、其第四卷竟不可復得。同上

永清志序例十五篇、今載文史通義外篇二。永清志較和州志頗不同、今列表如下、

和州志	永清志
皇言紀	皇言紀
○	恩澤紀
官師表	職官表
選舉表	選舉表
氏族表	士族表
輿地圖	輿地圖
建置圖	建置圖
營汛圖	○
水利圖	水道圖
田賦書	
中間尚有四書、名佚	
六曹禮、吏、戶、兵、工、刑	
藝文書	
政略	政略
列傳	列傳

闕訪　　闕訪

前志　　前志

文徵　　文徵

永清志凡六體、共二十五篇。文徵五卷、計奏議、徵實、論說、詩賦、金石各一卷。據劉刻本。通行本則無金石一卷。

校讎通義今存三卷、共十八篇。中多有極重要的見解、往往與文史通義互相發明。例如原道篇說古代官守學業皆出於一、私門無著述文字。又說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這都是文史通義的重要觀念。但此略而彼詳耳。他極力推崇劉向、劉歆父子、故有宗劉之篇。他論校書之法、很多可注意的。一、互著。重複互注。二、別裁。裁其篇章、別出門類、如管子中之弟子職入小學。三、辨嫌名。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四、采輯補綴。輯佚書。五、書掌於官。平日責成州縣官考求是正、著爲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六、廣儲副本、備讎正。七、有所更定、必載原文。八、著錄殘逸。九、藏書。此外他還有一條極重要的意見、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

之良法歟。

此即今所謂索引之法、後來汪輝祖的史姓韻編與阮元等的經籍纂詁、都是這一類的書。

七月、先生訪周震榮於順義役次。震榮置酒高會、出永清志示坐客。張維祺、周榮爭聘先生修志、不得、遂各就所治成書。庚辛之間亡友傳、周震榮跋。但原文辛丑係己亥之誤。

秋、後館座師梁國治家、課其子仲將讀。庚辛亡友傳、及周震榮跋、上梁相公書、周筤谷別傳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一七八〇 **先生四十三歲。**

仍館梁國治家。冬、辭館、歲事殊窘。庚辛亡友傳

第三女殤。丁巳歲暮書懷詩注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一七八一 **先生四十四歲。**

春、圖事輒蹶。三月、去遊河南、失禮於□海度、不得志而歸。中途遇盜、盡失其囊篋及生平撰著。狼狽衣、短葛走投同年生張維祺於直隸肥鄉縣衙。維祺聘主肥鄉清漳書院講席、生活仍極困難。屢致書梁國治、邵晉涵等求救。庚辛之間亡友傳、栗君墓誌銘、張介村家傳、與邵與桐書、劉氏三世家傳上梁相公治國書最悲憤、略曰、

學誠略妄自詡、謂稍辨黍麥、不甘自棄。又自以爲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讀古人書、涇渭黑白、差覺不誣。若不逼於困苦飢寒、呼籲哀號、失其故態、則毛生穎故投囊、張儀舌猶在口、尚思用其專長、殫經究史。冀以歲月、庶幾勒成一家、其於古今學術、未必稍無裨補。若使塵封筆硯、僕僕風霜、求一

飽無時、混四民而有愧、則不過數十寒暑、便無此身。以所得之甚難、而汨沒之甚易、當亦長者之所憫然惋惜者也。

這回的遇盜、凡四十四歲以前的撰著文章、蕩然不存一篇。先生的不幸、以這次爲最甚。後來雖從故舊家存錄的別本借抄、名之曰辛丑年鈔。然十成之中、僅得四五。校讎通義第四卷竟佚。故今本所存四十四歲以前之撰著專篇極少。其倖存者、多係應酬文字。惟金君行狀書後、論擇辨史料之法極精、今摘錄於左、

載筆之士、蘄合乎古人立言之旨、必從事於擇與辨。而銖黍芒忽之間、不苟爲炳炳烺烺、飾人耳目。蓋有道矣。略 夫誌狀之文、多爲其子孫所請。其生平行實、或得之口授、或據其條疏。非若太常諡議、史官別傳、確然有故事可稽、案牘可覈也。採擇之法、不過觀行而信其言、即類以求其實、參之時代以論其世、覈之風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際而察其游、審其細行而觀其忽、聞見互參而窮虛實之致、瑕瑜不掩而盡揚抑之能。八術明而春秋經世之意曉然矣。生平每謂文采未優、古人法度不可不守。詞章未極、三代直道不可不存。其於斯文、則範我馳驅、未嘗不爲是凜凜焉。

自是年以後、每有撰著、必留副草、以備遺忘。而故人愛先生文者、亦多請鈔存副墨。周震榮、史致光鈔藏最多、朱錫庚稍次。跋酉冬戌春志餘草。

閏四月、訪同學邱向閣於南樂縣衙。大名府。邱君因朱竹君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言、作通達二字榜於軒。先生爲作通說、略云、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騖以求

通則終無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此意爲先生一生的一個根本觀念。通說

冬、張維祺移官大名、先生亦去肥鄉到大名、至歲暮辭歸北京。張介村家傳、大名縣志代序、栗君墓誌銘

是年六月二十六日、朱筠竹君卒於北京、年五十三。朱先生墓誌

先生在清漳書院有清漳書院會課題七道、今見遺書卷十二、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方法。其策問題云、

問古人教斅啓發、是資請業之際、先問爾所謂達、侍坐之餘、則云盍各言志。諸生亦有抑鬱未伸、憚於一日之長者歟。諸生有志於學、其意甚盛。顧所謂學者、特舉業耳。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士無恒産、舉業等於治田、誰謂諸生不當治舉業哉。顧仕非爲貧、學亦不當專爲舉業。敢問諸生讀書之始、亦有志所欲爲、抑既習舉業、因文別有窺見、遂覺所業如是、而所志固有不止於是者歟。學問大要、不出經史。略諸生自反平日、必有人識最先而程功較易者、經於何道最有關心、史於何事最所愜願。高山景行、所言正不必今日之所已能者也。舉業將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將束書而不觀耶、抑將尚有不能自已者耶。無妨預定言之、將欲爲諸生商榷其善否也。即以舉業而論、敢問何所講求、何所師法。略四書文外、經、詩、論、策亦舉業之要務也。向者於何致功。平日亦有懷疑不決、欲就請質而無從者歟。院長願悉與聞、將爲諸生效他山之錯焉。

其四書大義策問六道、都是很能引起學者的懷疑態度與思考力的。如第一道云、

問、論語記言之例、夫子所言、皆稱子曰。其有對君之言、則稱孔子。說者謂君臣之際、記者致其謹嚴。然耶、否耶。顓臾一篇、不皆對君之言、而皆稱孔子、豈有說歟。略

又如第五道云

問、孔門之教、言行相符。弟子親承、有疑斯問。略後世往往以問答之高下、覘諸賢學業之淺深、謂言者心聲、理固不外是歟。宰我短喪之說、尹氏以爲下愚猶恥言之。冉求鳴鼓之攻、亦已得罪名教。二子各列四科、乃是聖門高第。而所言所行、若如講說家之所言、則後世鄉黨自好之人有所不爲。敢問此何修何學、而猶爲高第之弟子耶。子貢之特達、而議禮僅愛一羊。子路之果敢、而論仕乃至於佞給。子張學干祿、樊遲請學圃、凡此見於紀載、皆後世稍知禮義之士所不屑爲、而當日函丈陳辭、略無忌諱。今之爲時文者、當奉夫子之論以折諸賢、是固然矣。而諸賢畢世懿修、乃不足當時文家之一吷、則是今之工時文者、其見地乃賢於聖門諸弟子耶。蓄疑久矣、敢請諸生解之。

此種策問、既可見先生自己讀書善疑、又可見先生教學者亦從思考與疑問下手。上文所引第一策問、處處在尋出學者的志願與向來的功力。此與上文所引通說所謂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之意、正相符合。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季春、乾隆帝謁東陵、還過盤山。周震榮以畿縣例供除道。先生方自畿南失意歸、未有所遇。周君邀先生偕行、環山治道、州縣茇舍相望。時桃李方華、鎮山雪初霽、四山照耀。周君大置酒、徧召同

官偕飲極歡。同官又互相酬答、尋山名勝殆遍、先生亦自忘家無宿舂糧也。周笈谷別傳、凌書巢哀辭

刪存近作爲辛壬剝復刪存。徐本浙本遺書目注

先生旋主講永平敬勝書院。自京師移家赴之後、此偶客北京、多依甄松年爲主。黄烈婦傳、丙辰劄記、甄青圃六十序、丁巳歲暮書懷

山府近邊、學者鮮可與語、僻處輒不自聊。幸隣境官吏凌世御、袁汝琈、喬鍾吳、劉嵩嶽、蔡薰等皆以文字結交。蔡且欲聘先生撰灤州志。凌書巢哀辭、書灤州志後

先生病諸生儉學、乃取古人撰述於典籍有所發揮、道器有所疏證、華有其文而實不離學者、刪約百篇、以勸誘蒙俗、名曰文學、並作敘例。此書今不傳。

春三月、作朱先生墓誌銘。稱他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請於心、如不得已。懍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爲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纖縷鉅拓、陶冶萬象、不爲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蓋自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如是其才者也。

是年、嘗爲凌世御校定葉鶴塗文集、作序。凌書巢哀辭

季妹死於北京。丁巳歲暮書懷詩注、瀹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

是年春、朱棻元卒。朱府君墓碑

是年七月、四庫全書告成。全書總目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 **先生四十六歲。**

春，先生卧病京寓，病頗危急。周筤谷别傳稱己亥、癸卯兩遘危疾。邵晉涵載先生至其家，延醫治之。病中喜與邵氏論學，每至夜分。邵與桐别傳論。因與邵氏論修宋史，謂俟君書成後，余當更以意爲之，不過五十萬言。並問邵立言宗旨，邵以維持宋學爲志，先生勉以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同上。又家書五。

病愈後，回永平主講敬勝書院。與喬遷安名鍾英論初學課業三簡，似在此年。

有答周筤谷論課蒙書二篇，一在夏間，一在秋間。第一次書有此間生徒難與深言之語，可見先生在永平不很得意。秋間生徒多赴試散去，荒齋闃然，補苴文史通義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詩教上下二篇。第二書自七月初三日至九月初二日，共得通義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二篇不分章者，總得書十篇，計字二萬有餘。用五色筆逐篇自爲義例，加之圈點。其更改多者，則用粉黄塗滅舊跡，改書其上。逐日結草一章，甫畢即記早晚時節及風雨陰晴氣候。癸卯通義草書後。此十篇之中，惟言公、詩教五篇可考，餘篇之目不可考矣。

癸卯通義草以外，又録存數年以來古文辭爲癸卯録存。浙本徐本遺書目注

朱滄湄省其父映榆於永平府署，數過先生請教，先生頗屬望之。有論學書，謂：

學問之事，非以爲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學爲名，始謂之道。文章學問，毋論偏全平奇，爲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略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於跡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略惟夫豪傑之士，自得師

於古人、取其意之所誠然、而中實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謂君子求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歟、雖大如泰山、不遑顧也。世之所忽、而苟爲吾意之所期歟、雖細如秋毫、不敢略也。趨向專、故成功也易。毁譽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質之良、而懸古人之近己者以爲準、勿忘勿助、久之自有會心焉。所謂途轍不同、而同期於道也。略人之性情才質、必有所近。童子塾時、知識初啓、蓋往往以無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後讀書作文、與夫遊思曠覽、亦時時若有會焉、又習而不察也。此即道之見端、而充之可以無弗達者。未有人焉從而明示之、蓋至終身汩没而不自知、爲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於此、亦將有所省乎。如有所省、則毋論治經業史、皆可求所得矣。略

又有題朱滄湄詩冊文云：略必求詩之質、而後文以生焉。讀書蓄德、名理日富、憤樂循環、若有不得已焉、而後出之。此不求工詩而詩乃天至、以操之有其質也。强笑不懽、强哭不悲、哀樂自來、而哭笑不自知其已甚。學之於文、豈有異於是乎。

九月、猶在永平講舍。九日、與友人登高、遊陽山九蓮寺、有記。

十月、乾隆帝歸自盛京、周震榮除道京東、招先生臨榆茇次。觀鄉田秋穫、則羡歸耕；覽山海關、相與慷慨懷古。其夕宿海邊寺、聞海潮如殷雷、勢挾風雨、震撼庭戶、淒清不復成寐。夜半登高、見海日出、意惝怳思神仙。先生謂數日之間、隨所見聞、心境屢化、人世何者可常恃耶。周君因與先生論文、將託著述以期不朽、自謂十年博千古云。周篔谷別傳、凌書巢哀辭

周震榮駁先生詩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論、先生不答。與周永清論文

言公三篇爲先生得意之作。上篇論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此是三篇大旨。中篇論世教之衰，道不足而爭於文，實不充而爭於名，尤痛切。下篇爲賦體，泛論各種文體之公。

詩教上篇論戰國之文奇衺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此語含有一種文學史的見解，但章氏說的不明白。下篇說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此言較明白。以文學史的眼光看去，三百篇自是一切文學之紀元，一切集部之祖。子部即是集部、不當別立子部。章氏此論確有一部分真理。上篇又說古未嘗有著述之事，著述至戰國而始焉，更有見地。但他假定一個理想的同文之治作爲上古無著述的解釋，那可錯了。

冬，先生去永平。題滄湄詩冊

友人曾慎卒。庚辛亡友傳

十二月，清廷修續通典成。先生嘗代擬禮典序，今本尚有原稿痕跡。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先生四十七歲。

癸卯、甲辰之間，永定河道陳琮招先生撰河志。曾麓亭傳書後 是年先生就保定蓮池書院之聘。王府君墓誌銘、周府君墓誌銘、郎公家傳 家口自永平攜赴保定，以後漸增至二十人。丁巳歲暮書懷詩注

是年有甲辰存錄。

十一月八日馮廷丞卒。馮君家傳

是年族侄廷楓成進士。海門廳志名宦傳

清廷修續通考成。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 **先生四十八歲**。

仍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諸生多授徒爲業、先生爲他們作論課蒙學文法二十六通。此文大旨演癸卯與周筤谷書的意思、但更切實。大旨反對世俗課童子用時文入手之法、而主張用古文入手、先讀左傳、次及史記。作文則先論事、次論人、次數典、最後敘事。

正月、一至北京。張介村賜鳩杖記

八月刻太上感應篇、二日作書後。

是年冬、先生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庭筠家、在興化寺街、與任大椿寓相近、常互爲主客談宴。先生留旬月出都。任幼植別傳

是年正月、張維祺大名縣志成、悉用先生之法。志序 並曾以其稿與先生商榷。記大名縣志軼事 二月、畢沅爲河南巡撫。

是年十月、清廷修一統志、續通志成。

先生後自評云、甲辰、乙巳略所作亦有斐然可觀、而未通變也。跋甲乙賸稿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 **先生四十九歲**。

仍在蓮池書院、十二月十日內藤譜作二十日有月夜遊蓮池記。

是年六月畢沅陞任湖廣總督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河南巡撫任。東華錄

十二月十三日梁國治卒。耆獻類徵本傳

這年章宗源逢之中舉人。孫星衍文集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先生五十歲。

是年春先生最得意的門人史致光餘郎進士及第授修撰。耆獻類徵本傳

是年先生因失梁國治之奧援不得不辭蓮池書院講席僑寓保定寄居旅店、長孫女及第五子殤。是時當道交疎至典史背議爲寫白字。丁巳歲暮書懷詩及注

春先生聞戊戌進士開選因往北京吏部投牒遇宵小剽劫、生計索然、轉食友家者幾一年。五十生朝主甄松年家、松年爲置酒盡歡。甄青圃六十序、蔡灤州哀辭冬間已垂得知縣矣忽決計捨去、十月遂回保定。丁巳歲暮書懷詩注、庚辛亡友傳、存我樓記

十月周震榮自永清至保定。一日與先生論課蒙法、先生極言東萊博議及唐宋人論人論事之文不可資以入門、揠苗助長、稿可立待。蓋針指震榮舊作養蒙術中語而言也。震榮持其說甚堅、先生攘袂徵色、且醜語相詆、適周榮、張維祺自外至、先生亦不及揖迎。維祺右震榮說、先生言益峻。榮曰紛爭至此案何由定。是時僮僕離立戶外、皆誚曰、此省垣地、不走謁熱官、乃聚訟此無益言語。因各舉其囊槖相示曰、是宜吾儕之不得飽也。先生聞之失笑、索酒鬭飲、大醉別去。庚辛之間亡友傳、周震榮跋

仲冬、因周震榮之介紹與啓發、至河南見畢沅、欲藉其力編史籍考。上畢制府書。丁巳歲暮書懷詩注有上畢撫臺書。此書浙本遺書誤刻兩見、一題下有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小字、誤也。劉本亦誤。略云、愛才如閣下、而不得鄙人過從之蹤。負異如鄙人、而不入閣下裁成之度、其爲缺陷奚如。書附舊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縣志二十五篇。先生後十年追述此行云、

鎮洋太保人倫望、寒士聞名氣先壯。戟門長揖不知慚、奮書自薦無謙讓。公方養疴典謁辭、延見卧榻猶嫌遲。解推遽釋目前困、迎家千里非逶迤。宋州主講緣疑夙、文正祠堂權廟祝。潭潭深院花木饒、儒家忽享名山福。丁巳歲暮書懷詩

據此詩、畢沅待先生頗厚。明年、先生即主講歸德府之文正書院。

離保定時、周震榮置酒送別、半酣、曰、君昔矢願作亡友傳、墓草且宿矣、若死者何。先生曰、是行也、宜償之。周曰、君敏於行文、怠於舉筆、死者無窮期、生者百年易逝、他日我作亡友傳、將列君於篇末、以誌此憾也。先生默然。庚辛亡友傳周跋

先生在保定之某年、嘗爲梁肯堂校定其業師仁和葉某遺文。這年在北京、又嘗附商梁文定公國治年譜。年譜書後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 **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有徐尚之古文跋。

論修史籍考要略、當係去冬今春間在開封所作。經畢沅同意後、遂開局編史籍考、由先生主持其事。

二月、先生至歸德主講文正書院。崔母屏風題辭三月一日有與洪穉存書、寫途中及書院風景甚詳。書末有云、官場報訪及宴會徵逐、稍已即閒。三月朔日爲始、排日編輯史考、檢閱明史及四庫子部目錄、中間頗有感會增長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虛谷仲子諸人相與縱橫其議論也。略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時檢閱何書、史部提要已鈔畢否。四庫集部目錄、便中檢出、俟此間子部閱畢送上、即可隨手取集部發交來力也。四庫之外、玉海最爲緊要。除藝文史部無庸選擇外、其餘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各門、皆有應採輯處、不特藝文一門已也。此二項訖工、廿三史亦且漸有條理、都門必當有所鈔寄。彼時保定將家還來、可以稍作部署、端午節後、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別、豎起大間架也。此書可見先生見畢沅後、即任編輯史考事。又可見史考編纂之情形與下手方法。洪亮吉凌廷堪武億等當日皆分任此事。

春夏屢致書邵晉涵孫星衍淵如諸友。五月二十三日報淵如書有云、愚之所見、以爲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

二月與孫淵如書有云、

鄙人不能詩、而生平有感觸、一寓於文。

與邵二雲論學書有云、

鄙性淺率、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間游士襲其談鋒、經生資爲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淺焉者也。近則遨遊南北、目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率皆陰用其言、陽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說、暗勦其意。

又書有云、故以學問爲銅、文章爲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謂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難與莊語、吾黨如餘邨、史致光逢之、章宗源正甫、章某暨朱少白、錫庚不可不時時策之。

是年又有劉氏書樓題存我樓記、可因以見先生的人生觀、我有來往、我不長存者也。我不長存而思所以存之、以爲及我之存、可以用我耳目聰明、心識志慮、而於具我之質、賦我之理、有以稍得當焉、雖謂不負我生可也。夫人之生也、萬變、所謂我者亦萬變、毋論各有其生、各不相俾、即一生所歷、亦自不同。略則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後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則隨其思之所至、即爲我之所在、豈惟與年爲異、抑亦日遷月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存我者、必時時去其故我、而後所存乃真我也。

春杪、家眷始自保定旅店南遷至歸德。丁巳歲暮書懷詩注、蔡灤州哀辭

五月、遣貽選入京應鄉試、館於永清縣署凡一年。報孫淵如書、周筤谷別傳

在歸德時校正校讎通義、以意爲吏、定與諸家所存本又大異矣。跋酉冬戌春志餘草

接到章宗源所輯逸史、擬附入史籍考。與邵二雲書

是年秋、得文史通義十篇、目不可考。又自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諸體古文詞十三篇。題戌

申秋課先生自言、作文之勤、多在秋盡冬初、燈火可親、節序又易生感也。平日所負文債、亦每至秋冬一還、然終未能悉掃無餘。又云涉世之文與著作之文、相間爲之、使其筆墨略有變化。同上

是年秋、先生又撰庚辛之間亡友列傳一書。除夕在亳、又有顧文子傳書後。任幼植別傳

內藤及會稽徐氏藏本章氏遺書目有禮教、所見二篇、題下皆注戊申錄稿、疑即是年所作十篇之二。此二篇舊刻各本及浙本遺書中皆無之、惟劉刻本始有。王宗炎復章實齋書在嘉慶四年、猶問禮教篇成否、則有可疑。

是秋、荊州大水。畢沅陞任湖廣總督。冬、先生失歸德館、將往依沅。冬杪遊亳州。逾月、因移家至亳州署、依知州裴振。裴母查宜人墓誌銘、甄鴻齋家傳跋、申冬酉春歸扐草、丁巳歲暮書懷、庚辛亡友傳

歲暮、先生到武昌、投畢沅於督署。洪北江年譜

是年所作小品可考者甚多、其較要者、劉氏書樓題存我樓記、書郎通議墓誌後、與宗族論撰忠愍公家傳書、跋戊申秋夜課其草稿冊名。又有戊申錄稿、戊申仲秋序記雜文一種。浙本目

這年、朱錫庚少白中舉人。朱先生別傳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先生五十二歲。

輾轉太平、安慶之間、阨甚。上畢制府書

三月之杪、遊太平、館於安徽學使署中。學使徐立綱方輯宗譜、請先生經紀其事。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傳跋、申冬酉春歸扐草、安徽通志職官表張小兮、左良宇皆一時名俊、比屋而處、暇則聚談、談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機觸發、則時有感會。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義內外二十三篇、約二萬餘言。先生自

言生平爲文未有捷於此者。以體例分爲甲乙兩編。甲編共十三篇、新十二舊一。自序曰、

向病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過不免推而遠之。至謂近日所云學問發爲文章、與古之有德有言、殊異無怪前人詆文史之儒不足與議於道矣。余僅能議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議文史而自拒文史於道外則文史亦不成其爲文史矣。因推原道術爲書得十三篇、以爲文史原起、亦見儒之流於文史、儒者自誤以謂有道在文史外耳。

其餘十一篇附存舊作二篇爲乙編、皆專論文史。統名姑孰夏課。甲編之目雖不可知、然原道、原學諸篇必在其內。以意度之爲下列十二篇、

原道　上中下

原學　上中下

博約　上中下

經解　上中下

原道上論道起於三人居室、即今日所謂社會的生活也。又說、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又說、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此皆精到之言。他過崇周公、說他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雖然很可笑、但他認道在制作典章、故寧可認周公而不認孔子爲集大成也不能不算是一種獨見。我們可以原諒他的謬誤。

原道中說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自是・種卓識。此意清初顏元、李塨、費密諸人皆主之、浙東學術

亦與此派有相近處、但不必說實齋之論、必本於前人耳。此篇說、後世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略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略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原學上篇論學者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中篇論學必習於事、略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下篇論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博約諸篇與原學相發明、其中篇尤痛切、

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度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略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爲學、是猶指秫黍以爲酒也。略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自以爲高情勝致、至相讚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誤以襞積補苴爲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經解三篇大旨、謂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

以傳後世。此亦實齋平生一大主張。

浙江圖書館所藏會稽徐氏鈔本章氏遺書目録紙下、有原來被貼去的文史通義目録。那隱目各篇題下皆有原注。今據那些原注、可證我上文意度的諸篇確是今年的作品、

原道上中下　原注庚夏鈔存

原學上中下　博約上中下　經解上中下　原注庚戌鈔存通義

又下列諸篇那隱目皆注庚戌鈔存通義、

史釋　史注　習固　文集　天喻　師説　假年　説林　匡謬　辨似　朱陸　知難　感遇

感賦

亦可認爲此年所作。大約因庚戌在武昌開局編書、有鈔胥可令鈔存舊稿、不似此年之東奔西跑也。

那隱目久晦於世、最近纔由姚名達發現。

文理篇因見左良宇案上的史記録本而作、自是這年在太平的作品。家譜雜議與馮秋山論修譜書及代徐氏所作傳文、當然亦是此時做的。

習固篇教人以思辨之法、略録於左、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蟻穴。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

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若素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略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先生在太平、留三月。六月自太平返亳、道經揚州、訪沈業富、留揚州幾一月。沈先生令人抄存先生文稿四卷。七月抵亳州、有兒婦之喪。按丁巳詩注、此乃貽選之婦。移居民家。八月遊湖北、留月餘、見史致光。史時官湖北鄉試正考官。十月回亳州。答沈楓墀論學、跋酉冬戌春志餘草、張介村家傳、丁巳歲暮書懷、與陳鑑亭論學書、

耆獻類徵史致光傳

是年十一月、有答沈楓墀論學一書、於考訂、辭章、義理三者皆有平允之論。如云、

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禮辨郊社、細若雅注蟲魚、是亦專門之業、不可忽也。略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於細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爲功。略足下有志於文、正當益重精學之士。能重精學之士、則發爲文章、必無偏趨風氣之患矣。略要之、文易翻空、學須摭實、今之學者雖趨風氣、競尚考訂、多非心得、然知求實而不蹈於虛、猶愈於掉虛文而不復知實學也。

此書可與原學、博約諸篇參看。沈楓墀名在廷、業富之子。

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上畢制府書。見劉本補遺 附五言古詩以祝畢沅六旬初度。

是年秋冬、在亳州、時爲知州裴振修州志。何君家傳

長子貽選歸自京、先生有論文示貽選。

起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迄明年二月三日、得大小雜著文稿二十一件、名爲西冬戌春志餘草。原跋

此外、是年書信較要者、有與周永清辨論文法、與史餘邨論學書、與陳鑑亭論學書、與邵二雲論文、與朱少白論文、又與永清論文、與家正甫論文等篇。

是年四月、周震榮爲先生刊行庚辛之間亡友列傳、並作跋。

友人任大椿卒。任別傳。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先生五十三歲。

長孫殤於亳州僑寓丁巳歲暮書懷詩注

先生去年冬間答沈楓墀書說、遙計正月之杪、志事未能卒業、便須挈此遺緒、又作楚遊矣。今年有與邵二雲論學一書云、二月初旬亳州一書奉寄、屈指又匝月矣。僕於二月之杪、方得離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陽館未成、制府畢沅即令武昌擇一公館、在省編摩、於僕計亦較便也。大概亳州志至二月始成書。故先生與周永清論文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

先生對於亳州志自視甚得意、故與周永清論文云、

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爲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語旁參、與足下同。而地廣道遠、僕又逼於楚行、四鄉名蹟、未盡遊涉、而孀婦之現存者、不能與之面詢委曲、差覺不如永清。然文獻足徵、又較永清爲遠勝矣。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貴遠、自不察耳、後世是非、終有定評。如有良史才出、讀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爲開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尊爲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頗真、言大實非誇也。

亳州志我未見。據安徽通志、裴母查宜人墓誌銘、亳州知州裴振是年即去任、則此書不及刊板、當已佚。今從文史通義所保存殘稿、觀察其書、蓋具二特色、一爲人物表、一爲掌故。

人物表例議文史通義外篇二曰、

方志之表人物、略將以救方志之弊也。略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爲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爲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撮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翦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鄶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別裁、則又簡略其辭、謬託高古、或仿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爲痼蔽久矣。略今爲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略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爲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略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疎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蹟、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

掌故例議曰、

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議爲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爲加、雖有愚拙、不能爲損、略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略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略

又曰、

故爲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成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爲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先生又有與史餘邨一書。此篇浙本無之、此據馬夷初先生所鈔山陰何氏鈔本。云、

近撰亳州志、更有進境。新唐書以至宋元諸史、書志之體、不免繁蕪、而汰之又似不可、則不解掌故別有專書、不當事事求備也。列傳猥濫、固由文筆不任、然亦不解表例、不特如顧寧人所指班馬諸年表已也。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詬詈、幾如衆射之的。僕細審之、豈惟不可輕訾、乃大有關係之作、史家必當奉爲不祧之宗。略此例一復、則列傳自可清其蕪累耳。

先生所作諸志、至是體例始完備。文徵之例起於和州志、永清志詳於六書、但掌故未成專書。闕訪之列傳與前志之列傳二例亦起於和州志。得人表而法更簡要、掌故之列爲專書、確是先生的一大貢獻。前此先生論方志、雖自詡得史法、其實仍是文家居十之七八、而史家僅居二三。至掌故一例成立、方纔可稱爲史家之方志。先生後來作方志立三書議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

此實是志書的大法。

但實齋終是一個文史家、而非史家、故他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而一面又嫌新唐書以下各史的志

書太詳細了。他說、

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連牀疊几、難窺統要。略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又說、

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官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爲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略　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牀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并史而亡之矣。例議中。

此種議論甚爲可笑。史記諸書乃後人東鈔西湊補成的、故空言多於名物。漢書諸志已稍詳於名物事實、已非討論大凡了。歐陽新唐書以下、記載名物制度之詳、遠勝前代。此正是史學上一大進步。實齋乃以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爲病、真是說夢話。況且印書術進步以後、重要的書籍皆有刻本、不易遺失。實齋因怕書繁重而易失、就反對詳細的志書、這也是一大錯誤。他不知古今保存典

籍的方法大不同、尚書雖簡短、難免於亡逸。宋史明史雖繁重、終不會失去了。

在亳州修志時、刪定和州志例爲敍論一卷、(今存)刪訂永清全志爲新志二十六篇。(又與永清論文、上畢撫臺書)新志今未見。

由亳州往湖北時、有家書七、極有關係、

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迫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爲、往往不如初志。(略)但劄記之功、必不可少、如不劄記則無窮妙緒、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爲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爲務、小學音畫爲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能、必欲自爲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爲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眞僞是非、途逕皆出於一。吾之所爲、則舉世所不爲者也。如古文辭近雖爲之者鮮、前人尚有爲者、至於史學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愛我如劉端臨見翁學士(方綱)詢吾學業究何門路、劉則答以不知。蓋端臨深知此中甘苦難爲他人言也。故吾最爲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且未嘗不知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時趨之中、不無僞託、而幷其眞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顧、知己落落、不過數人、又不與吾同道。每念古人開闢之境、雖不知歿身之後、歷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當其及身、亦

必有子弟門人爲之左右前後，而道始不孤。今吾不爲世人所知，餘郝虎脂又牽官守，恐未能遂卒其業。爾輩於斯獨無意乎？

吾於古文辭全不似爾祖父，然祖父生平極重邵思復文，吾實景仰邵氏而媿未能及者也。蓋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於鄉黨，祖父獨深愛之，吾由是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而根柢則出邵氏，亦庭訓也。

吾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

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沈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

夫學貴專門，識須堅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須與精神意趣相爲浹洽，所謂樂則能生，不樂則不能生也。略攻習之餘，必靜思以求其天倪。略求於制數，更端而究於文辭，反覆而窮於義理，循環不已，終期有得。

是年，在武昌編史籍考，畢沅方編續通鑑，先生亦襄助其事。

十二月，作任幼植別傳。本傳

是年，鈔存雜文中有鄭學齋記書後及朱先生墓誌書後二篇，皆甚有關係之文。鄭學齋記見段刻戴東原集卷十一，原文有故廢鄭學乃後名鄭學以相別異，又說學者大患在自失其心，略由六書九數

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詞、然後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馳以逃難、歧爲異端者、振其藁而更之、然後知古人治經有法、此之謂鄭學。先生書後曰、

戴君說經不盡主鄭氏說、而其與任幼植書則戒以輕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凡學者於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當墨守師說、及其學之既成、會通於羣經與諸儒治經之言、而有以灼見前人之說之不可以據、於是始得古人之大體、而進窺天地之純、故學於鄭而不敢盡由於鄭、乃謹嚴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略墨守而愚、猶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記數、不敢稍失、猶可諒其愚也。黠者不復需學、但襲成說、以謂吾有所受者也、蓋折衷諸儒、鄭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鄭學、即不勞施爲、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猶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賊也。略

先生此論、可謂深知戴氏之學。先生雖常不滿於戴、然先生實真知戴者、觀此篇可證。

是年鈔存通義、可考者凡十四篇、已敘入去年、其他重要文章、可推爲是年所作者、家書七通外、跋酉冬戊春志餘草、與邵二雲、與邵二雲論學、跋陳西峰韭菘吟、跋孫香泉讀書記、史學例議書後二篇、書朱陸篇後、又徐本注明是庚辛間草的釋通、答客問諸篇、皆可推爲是年所作。

答客問三篇、是先生討論史學的最重要文字、今摘錄於左、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

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可貴也。略

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也。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略

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略 自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略

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

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略

甲乙賸稿內有報黃大俞先生書、和這篇互相發明、

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爲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運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爲良者也。

釋通上半篇考通史之起原、敘通史之流別、皆前人所未道。其下半篇論通史的利弊、尤爲精到。茲摘錄於次、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

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略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

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伊古以來、參差如是。略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栝。隋書五代史志、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

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

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儋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

何謂平。是非失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

何謂去牴牾。斷代爲書、略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范異於陳。統合爲編、庶幾免此。

何謂詳鄰事。僭國載記、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記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荊潭終其紀矣。

凡此六者、所謂便也。

何謂具翦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

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

凡此二者、所謂長也。

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

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

何謂忘標目。略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

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略

臘月上旬有江寧金石記序。據原書遺書所載題目文字皆略有不同。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一七九一 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仍在武昌爲畢沅編史籍考。

作陳伯思別傳。此傳亦浙本遺書所未收。

七月、周永年死、先生爲作周書昌別傳。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中之史德篇、唐書糾謬書後、讀史通、駁孫何碑解、論文上弇山尚書、朱先生別傳等篇。此外又有庚辛間草中之同居、皇甫持正文集書後、李義山文集書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與邵二雲辛亥、與族孫守一論史表辛亥、家書七篇庚戌、元次山集書後、王右丞集書後、朱校韓文考異

書後東雅堂韓文、書後葛板韓文、書後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韓詩編年箋注、書後韓文五百家注、書後宜興陳氏宗譜、書後馮瑤罌別傳、曾麓亭傳書後略等篇。

是年始識胡虔雒君於武昌督署。胡母墓表蓋胡虔亦受聘來編史籍考也。先生爲其母作墓表。柿葉軒筆記卷首胡虔傳

是年先生似曾修麻城縣志。橫通

史德篇論主觀可以奪真實、其言極精、

略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略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略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略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略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

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文。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略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略

又說林篇云、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可爲此篇天人的注脚。又答客問說史的目的在綱紀天人、推明大道、也是這個意思。

這年有答吳胥石書。九月十二、再答。並吳來書皆見吳氏族譜藁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 **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先生仍編史籍考。與阮學使論求遺書 閏四月、先生著紀年經緯考成、有序。後嘉慶十一年、唐仲冕刻此書、誤題先生之姓爲張。姚名達紀年經緯考序

是年、畢沅續通鑑修成、先生代畢沅作書寄錢大昕云、

宋元編年此書初名如此之役垂二十年始得粗就櫽栝拾遺補闕商榷繁簡不無搔首苦心略按司馬氏書於南北朝之爭相雄長五代十國之角特鼎峙其詳略分合本於左氏春秋之詳齊晉而陳王薛三家紛紛續宋元事乃於遼金正史束而不觀僅據宋人紀事之書略及遼金繼世年月其爲荒陋不待言矣徐崑山書最爲晚出時相與同功如萬甬東閻太原胡德清諸君又皆深於史事宜若可以爲定本矣顧永樂大典藏於中祕有宋東都則丹稜李氏長編足本未出南渡則井研李氏繫年要錄未出元代則文集說部散於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見於書雖稱缺略亦其時勢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如遼金正史止閱本紀間及一二名人列傳而諸傳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後元至順前荒略至於太甚則不盡關遺編遺事之未出矣略茲幸值右文盛治四庫搜羅典章大備遺文祕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略今宋事據丹稜井研二李氏書而推廣之以其遼金二史所載大事無一遺落又據旁籍以補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慎擇其可徵信者仍用司馬氏例折衷諸說異同明其去取之故以爲考異惟不別爲書注於本文之下以便省覽略計字二百三十五萬五千有奇爲書凡二百卷略鄙見區區自謂此書差有功於前哲然眉睫之喻實著書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與桐校訂頗勤然商定書名則請姑標宋元事鑑略蓋取不敢遽續通鑑略章實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伯恭氏撰輯別爲宋元文鑑將與事鑑並立以爲後此一成之例鄙以爲略馬鑑而後續者似可不以通鑑爲諱且書之優劣不在名目異同略名爲通鑑而書之可嗣涑水與否則存乎後人之衡度矣略惟涑

水之書中有評論、略鄙則以爲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史文評論、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開後學所未聞、而漫爲頌堯非桀、老生常談。或有意騁奇、轉人迂僻。前人所謂如釋氏說法、語盡而繼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韻之以銘、斯爲贅也。今則姑從缺如、未爲失司馬氏意。否其年經國緯、撮其精要、以爲目錄、亦歲內可以訖功。大約明歲秋冬擬授刻矣。而章實齋乃云、紀傳之史、引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編年之史、渾灝無門、當用區別之法、以清其類。就求其說、則欲於一帝紀中、略仿會要門目、取后妃皇子將相大臣方鎮使相諫官執事牧守令長之屬、各爲品類、標其所見年月、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各帝紀之首、使人於編年之中、隱得紀傳班部。以爲較涑水目錄舉要諸篇、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涑水原書、以爲編年者法。然續書而遽改原書規模、嫌於無所師授。實齋則言其意本於杜氏治左、別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鄙意離合參半、未能抉擇。凡此皆就質高明、如何如何。全書並錄副本呈上、幸爲檢點舛誤。略

此書論續通鑑的義例、說的甚明白。但先生後八年作邵與桐別傳中有云、

已故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某文匯本作賓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爲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愜心、屬君邵更正。君出緒餘爲之覆審、其書即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迥出諸家續鑑上也。公旋薨於軍、其家所刻續鑑、乃賓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乃賓客以下國朝文匯本作僅止數卷、殺青未竟、家旋籍沒、君之所寄、不可訪矣。

又先生之子貽選註云、

先師邵爲畢公覆審續鑑、其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與畢氏所刻僅就徐氏增損之本迥異。聞邵氏尚有殘稿恐未全耳。

適按此事有可疑處。續通鑑初刻於嘉慶二年丁巳、即畢沅死之年、時邵晉涵已死了一年。畢沅家之抄没在嘉慶四年己未、是時續鑑尚未刻成、僅百三卷而止。後一年嘉慶五年、馮集梧買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於成、乃爲補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據嘉慶六年三月馮集梧續通鑑序。是先生作邵傳之時、嘉慶五年。續鑑並未有刻本、先生傳中所說與貽選注中所說、似皆未可憑信。此一可疑。若據文匯本、則畢家所刻亦僅數卷、與事實相符。況代致錢大昕書乃壬子所作、去刻書之時尚隔六年、而書中已言邵與桐校訂頗勤的話、據王昶與畢沅論續鑑書、亦謂邵早參與。是邵氏校訂之本已成於壬子之前、不容至己未付刻時猶用賓客初定之本。此二可疑。先生作邵傳之年、即馮集梧買得續鑑原稿及殘板之年、原稿尚在。先生說邵本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的話、似亦無據。此三可疑。馮序又云、畢氏未刻稿本卷中凡分年處、俱各冠年號、與前已刻一百三卷體例不合、亦姑仍之。疑當時刻書時不止一個副本、一爲冠年號本、一爲不冠年號本。此二本中、馮氏得其一本。若邵氏定本果至畢沅出征時始寄到、不知即是此二本之一否。此亦可疑。又代致錢大昕書說此書只有二百卷、今馮刻本有二百二十卷、錢大昕作畢沅的墓誌銘、亦稱二百二十卷、豈壬子之後又增加二十卷耶。抑二百二十卷本爲邵氏改定本耶。若如後說、則先生所痛惜之邵本今尚在人間、成爲定本、更可寶

矣。此亦一可疑也。又據錢大昕年譜、嘉慶二年始爲畢沅復勘續通鑑。

附記一 續通鑑馮刻本二百二十卷。雖署嘉慶二年、實成於嘉慶六年。板存嘉興馮氏。同治丁卯歸上海道應寶時補刊六十五板。今歸江蘇書局。葉德輝觀古堂書目作三百二十卷、注嘉慶二年經訓堂刻本。書目答問亦作三百二十卷、皆誤。惟莫友芝郘亭目所記作二百二十卷不誤。

附記二 刻續通鑑之馮集梧、爲作蘇詩合注之馮應榴之弟、與先生爲丁酉同年生。先生曾爲作奉硯圖記。

是年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有云、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邵氏生於乾隆壬戌。中間得過日多、約略前後自記生平所欲爲者、度其精神血氣尚可爲者有幾。蓋前此少壯、或身可有爲、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後世。後此精力衰頹、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約計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閱涉至是、不爲不多、中見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願、大車塵冥、恐爲之未必遽成。就使成書、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僕亦無從過而問矣。

先生對於邵晉涵的期望最深、故時時督責之。又云、

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略 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爲史例拘牽、愈襲愈舛。略 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爲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於此而不爲迴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

所底止。略夫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題、不爲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僕衷、爲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別具圓通之篇、推論甚精、造次難盡、須俟脫稿、便當續上奉郢質也。但古人云、載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僕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趙宋一代之書。而體既與班馬殊科、則於足下之所欲爲者、不嫌同工異曲。惟是經綸一代、思慮難周、惟於南北三百餘年、挈要提綱、足下於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樞之有題目。雖不必盡似之、亦貴得其概而有以變通之也。略僕於此役、略恐如鄭氏之通志、例有餘而質不足以副耳。然足下進而教之、或竟免於大戾、未可知也。

此書可爲書教三篇作一很好的注解。書教三篇實可代表先生晚年成熟的史學見解、今摘錄如下、

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真矣。僞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上

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略記注藏往以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

尚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

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略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固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略後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

憲即曆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略史學亦復類此，略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疎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略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略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以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略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栝，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略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略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定之或遺而或溢也。略斟

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略以尚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略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以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下

先生這個主張，在我們今日見慣了西洋史學書的人看來，固然不算新奇；但在當時，這確是一個很新奇的見解。故邵晉涵答書評此論云：

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很可惜的是先生的圓通篇始終不曾做成。更可惜的是先生的宋史也不曾成書。

方志立三書議的大旨說：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略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

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

是年先生尚有史學別錄例議一篇、即代畢沅論續鑑書中所說別錄的例議。其大旨分二種辦法。一爲紀傳之史的別錄、

於紀傳之史、必當標舉事目、大書爲綱、而於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於其類附注篇目於下、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得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於此者也。

一爲編年之史的別錄、

今爲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將相、節鎮、卿尹、臺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爲始、某年爲終。略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分名目、注其終始年月。略至於兩國聘盟爭戰、亦可約舉年月、繫事隸名。略

是年夏、先生長子貽選自亳州入京、訪周震榮於固安。秋、先生囑訪張維祺於單縣館次。冬十月、周震榮卒。張介邨家傳、周篔谷別傳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 **先生五十六歲**。

是年、先生仍編史籍考。與阮學使論求遺書

先生自亳州到武昌時、僅攜一妾自隨、家口仍留在亳州。至是年、家眷始自亳歸會稽、先生所藏書之大部分亦於此時寄歸。先生在湖北買楠木書櫥十二雙、寄歸收藏精要書籍。瀚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

是年有與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據內藤目、題下有癸丑錄存四字。自壬子以來、先生任湖北通志事。通志不

知起於何年。按先生代畢沅作通志序、所說年代甚不分明。初看來好像通志始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但下文又說凡再逾年而始得卒業、據此則又似通志始於壬子。先生壬子任志事、屢見於遺書中、如李清臣哀辭、孝義合祠碑記等。以再逾年之語推之、當成於癸丑甲寅之間。先生在這幾年之中、除主修通志外、尚修有湖北的幾種府縣志。一爲常德府志、凡一年而成、爲書二十四篇、紀二、考十、表四、略一、傳七、別有文徵七卷、叢談一卷。爲畢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二爲荊州府志、名爲知府崔龍見撰、實亦先生所撰、首紀、次表、次考、次傳、亦附有文徵及叢談、卷數未詳。先生且親到荊州。爲畢制府撰荊州府志序。參考覆崔荊州書。此二志年歲不可考、荊州志大概成於癸丑甲寅之間、故覆崔荊州書有鄙人又遏歸期的話、當即指甲寅年離湖北。故附記於此年。

是春、草稿冊名癸春存錄、又有癸丑存錄。浙本目

是秋、先生節鈔友人王鳳文雲龍紀往爲雲龍紀略、字句多不盡同、而事實無稍去取。紀略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一七九四 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湖北通志脫稿。三月中、乾隆帝巡幸天津、畢沅入覲。東華錄乾隆一百十九、錢大昕畢沅墓誌

畢沅入覲時、囑先生於湖北巡撫惠齡。惠齡不喜先生之文。劉湘煃傳跋。餘人讒毁先生者亦甚衆。時有進士嘉興陳熷者、乞先生推薦爲校刊之事、先生爲宛轉薦於當道、以爲校刊不過校正字句之訛錯而已。不意陳熷受委後、即大駁通志全書之不當、以爲宜重修、當事大讚賞其議、批云所論具見本源。先生大憤。及畢沅回省、令先生答復陳議、先生著有駁陳熷議一卷。方志辨體、丙辰劄記

是年八月，畢沅以湖北邪教案奏報不詳實，被議降補山東巡撫，並罰交湖廣總督養廉五年，再罰山東巡撫養廉三年。詳見東華錄乾隆一百十九。

畢沅既去，先生亦離湖北。時通志問題尚未解決。有蘄州陳詩者，曾以十年之功著湖北舊聞一書，獨賞識先生之書，以爲非苟作。時陳詩居武昌府知府胡齊崙幕中，胡請於當道，以通志屬陳校定。先生亦自幸此書落陳手。臨别時，陳語先生云：吾自有書，不與君同面目，然君書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議得失也。吾但正其訛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丙辰劄記、風雨樓本頁三十八。

湖北通志全書分四大部分：

一、通志七十四篇。

二紀：一皇言紀，二皇朝編年紀。附前代。

三圖：一方輿，二沿革，三水道。

五表：一職官，二封建，三選舉，四族望，五人物。

六考：一府縣，二輿地，三食貨，四水利，五藝文，六金石。

四政略：一經濟，二循績，三捍禦，四師儒。

五十三傳。目多不載，看遺書十四。

二、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　分四目：官司員額、官司職掌、員缺繁簡、吏典事宜。

戶科 分十九目、賦役、倉庾、漕運、雜税、牙行等。

禮科 分十三目、祀典、儀注、科場、條例等。

兵科 分十二目、將備、員額、各營兵丁、技藝、額數、武弁、例馬等。

刑科 分六目、里甲、編甲、圖囚、糧衣食、三流、道里表等。

工科 分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銅鐵礦廠、硝礦、工料價值表等。

三、文徵八集、

甲集上下 裒錄正史列傳。

乙集上下 裒錄經濟策畫。

丙集上下 裒合詞章詩賦。

丁集上下 裒錄近人詩詞。

四、叢談四卷、

一考據、二軼事、三瑣語、四異聞。

先生後來以篋中保存的志稿彙訂爲湖北通志檢存稿二十四卷、今浙本遺書之卷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四卷是也。又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今編爲遺書卷二十。觀此諸卷可見全書大凡。今錄、序一書以見先生著書之主旨。

爲畢制府擬進湖北三書序 此題從靈鶼閣文史通義補編本

臣愚以爲志者、識也。典雅有則、欲其可以誦而識也。略今參取古今志義例、翦截浮辭、稟酌經要、分二紀、三圖、五表、六考、四略、五十四傳、以爲通志七十四篇、所以備史裁也。臣又惟簿書案牘不入雅裁、而府史所職、周官不廢。漢臣賈誼嘗謂古人之治天下至纖至悉、前人以爲深於官禮之言。今曹司吏典之程、錢穀甲兵之數、志家詳之則嫌蕪穢、略之又懼闕遺。此坐不知小行人分別爲書之義也。今於通志之外、取官司見行章程、分吏戶禮兵刑工、敘其因革條例、別爲掌故一書、凡六十六篇、所以立政要也。臣又惟兩漢而後、學少專家、而文人有集、集者非經而有義解、非史而有傳記、非子而有論說、無專門之長、而有偶得之義、是以尚選輯焉。志家往往選輯詩文爲藝文志。不知文藝仿於漢臣班固、乃羣籍之著錄、而方志不知取法、猥選詩文、亦失古人分別之旨、今於本志正定藝文著錄、更取傳記論說詩賦箴銘諸篇、編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別爲文徵一書、所以俟採風也。

昔隋儒王通嘗謂古史有三、詩、書與春秋也。臣愚以爲方志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徵義本十五國風、古者各有師授淵源、各有官司典守。後世浸失其旨、故其爲書、離合分併、往往不倫。然歷久推衍、其法漸著。故唐宋以來、正史而外、有會要、會典以法官禮、文鑑、文類以仿風詩。蓋不期而合於古也。惟方志蠹蝕未清、義例牽混、前後一轍、難爲典則、不足以備國史要刪。臣忝爲舊史官、略用是兢兢與從事諸臣丁寧往復、勒爲三家之書、以庶幾於行人五物之義。他日柱下發藏、未必無所取也。略

先生自跋此跋但見於靈鶼閣本云、

此序雖爲擬筆、實皆當日幕中討論之辭。制府欣然首肯、且矜言於衆、謂於斯事得未曾有也。嗚呼、知己之感、九原不可作矣。

先生與陳觀民工部即陳詩論史學及湖北通志書云、

僕論史事詳矣、大約古今學術源流、諸家體裁義例、多所發明。至於文辭、不甚措議。蓋論史而至於文辭、末也。然就文論文、則一切文士見解、不可與論史文。譬之品泉鑒石、非不精妙、然不可與測海嶽也。即如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謂言之無徵。無徵且不信於後也。略是故文獻未集、則搜羅咨訪、不易爲功、略及其紛然雜陳、則貴決擇去取。略

僕於平日持論若此、而通志之役、則負愧多矣。當官採訪者、多於此道茫如、甚且陰以爲利。略府縣官吏疲懶不支、其有指名徵取之件、憲司羽檄疊催、十不報六、而又逼以時限、不能盡其從容。中間惑於浮議、當事委人磨勘。略以此敗意、分其心力。然於衆謗羣鬨之際、獨恃督府一人之知、而能卓然無所搖動、用其別識心裁、勒成三家之書、各具淵源師法、以爲撰方志者鑿山濬源、自詡雅有一得之長、非漫然也。

夫著述之事、創始爲難、踵成爲易。僕闕然不自足者、傳分記人、記事、可謂闢前史之前蹊矣、而事有未備、人有未全、蓋採訪有闕、十居七八、亦緣結撰文字、非他人所可分任、而居鮮暇豫、不得悉

心探討、以極事文之能事、亦居十之二三也。略文徵之集、實多未備。則緣詩文諸集送局無多、藏書之家、又於未及成書而紛紛催還原集、是以不得盡心於選事也。然僕於文體粗有解會、故選文不甚鹵莽。略至於詩賦韻言、乃是僕之所短、故悉委他人而已、無所與。不幸所委非人、徇情通賄、無所不至、惡劣詩賦不堪注目者、僕隨時刪抹。而姦詭之徒、又賄抄胥私增。誠爲出人意外。然僕畢竟疏於覆勘、當引咎耳。惟是史志經世之業、詩賦本非所重。而流俗鶩名、輒以詩賦相請託、情干勢挾、蜂湧而來、督府尚且不能杜絕、何況館中。僕是以甲集選輯紀傳、乙集選集議論、而詩賦特分於丙丁二集。丙集專載佳篇、丁集專收惡濫。譬居家者、必有厠圊而後可以潔清房舍。他時勢去人亡、則丁集自可毀板。此中劇有苦心、恨委任失人、不盡如僕意也。

略第有稍進於足下者。略前日奉質顧天錫父子列傳、全出白茅堂集。其文幾及萬言、而僕所自出己意爲聯絡者、不及十分之一。此外多襲原文、可覆按也。然周窺全集、而擷其要領、翦裁部勒、爲此經世大篇、實費數日經營、極有慘淡苦心。不見顧氏集者、不知斧鑿所施。既見顧氏之集、則此傳乃正不宜忽也。嘉定蘄難之傳、全本趙氏之泣蘄錄。惟末段取宋史賈涉傳、載其淮北之捷、及蘄徐揮二事、爲泣蘄錄吐氣、以慰忠義之心。其文省趙氏原文至十之六七、而首尾層折、乃較原錄更爲明顯、亦非漫然爲刪節也。略史家點竄古今文字、必具天地爲爐、萬物爲銅、陰陽爲炭、造化爲工之意、而後可與言作述之妙。當其得心應手、實有東海揚帆、瞬息千里、乘風馭雲、鞭霆掣電之奇。

及遇根節蟠錯、亦有五丁開山咫尺險巇、左顧右睨椎鑿難施之困。非親嘗其境、難以喻此中之甘苦也。而文士之見、惟知奉韓退之所以銘樊紹述者、不憚怵目劌心、欲其言自己出、此可爲應舉避雷同之法。若以此論著述、不亦戔戔乎私且小耶。略

此書首論史文之述而不造、惟恐出之於己、真數千年史家未發之至論。中間敘修志時之種種困難、末段自述作文的方法、皆絶重要之傳料。

是年先生自湖北回鄉。杜燮均傳、二代合傳、又汪輝祖夢痕録餘頁五七。跋甲乙賸稿則謂乙卯返故鄉。夢痕録餘說先生甲寅歸自湖北、就館近省、往來吾邑、必過余敘談、似先生自甲寅以後不曾回至湖北。

楚遊五年、史籍考功程已十之八九、竟不得卒業。與阮學使論求遺書

是年汪中容甫死、年五十一。汪中以文學高才兼治經學、負當時重望。王念孫序其遺書、謂宋以後無此作手矣。先生獨於汪氏深致不滿、意有立言有本一篇及述學駁文四篇、皆爲汪氏作。其立言有本篇云、

江都汪容甫工詞章、而優於辭令、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略無如其人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不善盡其天質之良、而強言學問、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略今觀汪氏之書矣、所爲內篇者、首解參辰之義、略次明三九之說、略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採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於雜篇、不但不可爲內、亦并不可謂之外也。而況本無著書之旨乎。略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詞章、代畢制府黃鶴樓記等亦泛入。斯乃與述學標題如風馬牛、列爲外篇、以擬諸子、可爲貌同而心

異矣。略

此評實中述學的根本毛病。述學乃是一種文集、不是著作。

先生之述學駁文四篇、則有得有失。駁釋三九一篇、無關宏旨、今姑不論。其駁墨子序前半駁汪中謂墨子之誣孔子等於孟子之誣墨子、實不能使讀者心服。汪中論墨子、實有獨見處、如云、

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老子之絀儒學也。

又如、

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篇、尚德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氾論訓。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適按、此則不然、司馬談實未見墨子之書、司馬遷不爲立傳、孟荀列傳僅有二十餘字、疑亦後人所加。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

此等議論、實二千餘年來人所不敢發、實齋譏爲好誕、如何能令人心服呢。駁墨子序的後半駁汪中論史佚等六家爲墨家之淵源、則確有特見。先生向來主張孔子以前並無諸子著書之事、故云、其人有生孔子前者、如管子、上溯太公之類、皆是後人撰輯、非其本人所自爲。略漢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墨家有尹佚等六家之書、皆在墨子以前。略蓋道家有稱伊尹太公之言、後人則誤爲太公伊尹之書、墨

家有稱尹佚之言、後人則誤爲尹佚之書。略而汪中敘六家爲墨氏淵源、不其傎乎。此言固是卓識、但先生之理由則不充足。先生說夫春秋以前、尚無諸子著書之事、而厚誣商周之初有如衰世百家自於官守典章之外、特著一書以傳世乎。此論不能成立。其實說商周之初有人著書、乃是過譽、並非厚誣。然此乃古今觀點不同、我們亦不能過責實齋。

汪中的釋媒氏文、說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一條、謂會讀若司會之會、訓爲計。又謂其有三十不娶、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娶婦也。略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教民盜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此說雖有意爲周禮解脫、其實原文會字當如鄭玄說、不必作計字解。原令乃是周禮最大膽的特識、正不須爲他辯護。然大旨不錯、先生駁文太迂腐、實無道理。

汪中的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痛論未嫁女子守貞及從死的非禮、乃是一篇極重要的文字。其自跋云、

> 昏姻之禮成於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見、錢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許嫁於高、秀水鄭贇善之婢、幼許嫁於郭。既而二子皆不肖、流蕩轉徙、更十餘年。壻及女之父母咸願改圖、而二女執志不移。袁嫁數年、備受箠楚、後竟賣之、其兄訟諸官而迎以歸、遂終於家。鄭之婢爲郭所窘、服毒而死。傳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謂愚矣。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隕其生、良可哀

也。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二。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又曰、烈女不事二夫、不謂不聘二夫也。此乃社會問題的討論、其用意與立言皆深可佩服。實齋乃作長文駁之、謂爲有傷於名義、謂爲喪心、謂爲伯夷與盜跖無分。此眞紹興師爺之倫理見解。此等處又可見實齋對於當時負重名的人頗多偏見、幾近於忌嫉、故他對於他們的批評、往往有意吹毛求疵、甚至於故入人罪。例如此文謂汪中論女子未婚守志、斥之爲愚、爲無恥、比之爲狂易。又謂其論未婚殉夫、指爲狂惑喪心。實則汪中原文只用愚字、其他字樣皆原文所無。

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先生五十八歲。**

作澹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有四十餘年遠道歸來、葺居僅足容身、器用尚多不給、而累累書函、乃爲長物、可慨也夫之語。書凡五千帙、五萬餘卷。

是年正月、畢沅由山東巡撫回至湖廣總督原任。時湖南苗石三保作亂、畢沅奉命籌辦糧餉軍火、調兵防守攻剿、遂無暇顧及編書的事。故先生亦未回至湖北。

浙本遺書卷二十一、爲乙卯劄記一卷、另有風雨樓排本、亦題爲乙卯劄記。今按此卷實非乙卯一年之作、中有遠在六七年前者。如得邵二雲書、歷城周書昌永年編修逝矣一條、以周書昌別傳考之、明是乾隆辛亥所記。此條在一卷之中間、浙本二十七頁之十四、風雨樓本四十二頁之二十一。可見此卷之作尚遠在辛亥之前。題爲乙卯劄記、實是錯誤。風雨樓本卷末有此冊實齋先生五十八歲以前所記、復燦誌一行。此言近是。此卷末條論陸游入蜀記、乃駁陳熷之語、駁議云、入蜀記人地俱無關於湖北、宜刪。先生先已

駁云、今按其文敘歐陽文忠夷彝舊跡、即今歸州境也。今見遺書十四、頁二十四。於此處又駁云、自其年八月十一日自江州至赤沙湖入境、爲今黃州地、中歷州縣無數、至十月二十二日自巴東至巫山縣出境、爲今宜昌地、逐日爲記、計日七旬有餘、江行紆曲爲地二千里、書盈三卷、略皆今湖北境內名蹟勝事也。略今簽駁云云、是將陸氏所經水道二千餘里、皆化作烏道雲煙也。此可見此條作於甲寅駁議之後、大概在此年、故此卷當定爲始於辛亥以前、終於乙卯。

是年四月之晦、先生到道墟一次、作了像贊多篇、仲賢公三世像記今尚保存。

十月、離家往揚州。十二月送竈日、跋甲乙賸稿、此稿是昨今二年在會稽所作、沒有什麼重要文章。

冬、阮元督學浙江。本傳先生有與阮學使論求遺書、亦在邗上草內。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自揚州暫歸會稽、將往湖北。跋丙辰山中草。在揚州時所作文、統名曰邗中草、可考者甚多、較要者爲墓銘辨例、駁張符驤論文、與吳胥石二簡。在揚州大約爲高郵沈氏參校家譜、所作有高郵沈氏家譜序及敘例、皆在邗中草內。沈濬州傳、跋甲乙賸稿。

春間居鄉、曾過道墟。後宅分祠碑宗人修輯家廟告成、祭祖、適宗老有病、命先生攝主獻酬、祀畢因與宗人論舊譜荒不易輯、擬試爲之、作神堂神主議及傳記序多篇。十叔父八十序、元則公又昌公二代合傳作汪輝祖史姓韻編及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二書合序、大旨謂史之大忌、文繁事晦、史家列傳自唐宋諸史、繁晦至於不可勝矣。倘欲文省事明、非復人表不可、人表實爲治經業史之要冊、而姓編名錄又

人表之所從出也。故曰專門之學、不可同於比類徵事書也。

三月、有與汪輝祖書說明兩書合序之故。又云

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故近日頗勸同志諸君多作古文詞、而古文詞必由紀傳史學進步、方能有得。略 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亦始韓子。蓋韓子之學宗經而不宗史、經之流變必入於史、又韓子之所未喻也。

末又云

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爲千古史學闢其榛蕪。然恐驚世駭俗、爲不知己者詬厲、姑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爲就正同志之質、亦尚不欲遍示於人也。

據此、則文史通義於先生未死時已有選刻本、今不可見矣。

是年所作文史通義稿、名爲丙辰山中草、凡十六篇。跋 除上述二篇外、可考者爲文德篇、答問篇、古文十弊篇、淮南子洪保辨、答某友請碑誌書、此據內藤目題下注。與胡稚君論校胡稚威集跋、屠懷三制義、據會稽徐氏鈔本題下注。論學十規、此據藏鏞堂丙辰山中草跋。及時文序、與人書數篇、同上 此外又有劄記二段、後與丁巳年劄記二段合爲古文公式篇。此諸篇中無甚重要者、今略舉古文十弊如下、

一剜肉醫瘡、二八面求圓、三削趾適履、四私署頭銜、五不達時勢、六同里銘旌、七畫蛇添足、八優伶演劇、九井底天文、十誤學邯鄲。

遺書有丙辰劄記一卷、浙本卷二十二、亦有風雨樓本。此卷亦非丙辰一年之作、其下半乃丁巳年作也。

是年、湖北白蓮教起。七月、畢沅由山東巡撫復任湖廣總督、忙於用兵。先生欲往續編史籍考、因兵事未決、遷延過夏、獨自編纂、以至仲秋、始決計北上。八月二十一日跋丙辰山中草、旋離家。（與汪龍莊簡、與邢會稽書、跋丙辰山中草、東華錄）

是年夏、朱筠之弟朱珪（石君）實授爲兩廣總督。六月內調。七月授川陝總督、未到任、旋補安徽巡撫。（東華錄）先生得信較遲、九月十二日有上朱中堂世叔書、內中云楚中教匪尚爾稽誅、弇山制府武備不遑文字、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於一手之難成。若顧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輟、遷延觀望、日復一日。今則借貸俱竭、典質皆空、萬難再支、祇得沿途托鉢、往來青徐梁宋之間、惘惘待倘來之館穀、可謂憊矣。書中託朱珪推薦至河南大梁書院、或直隸蓮池書院。有云以流離奔走之身、忽得藉資館穀、則課誦之下、得以心力補苴史考、以待弇山制府軍旅稍暇、可以蔚成大觀、亦不朽之盛事、前人所未有也。而閣下護持之功、當不在弇山制府下矣。此書之末云近刻數篇呈誨、題似說經、而文實論史、議者頗譏小子攻史而強說經、以爲有意爭衡、此不足辨也。（略）古人之於經史、何嘗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輕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簡、妄謂史學不明、經師即伏孔賈鄭、祇是得半之道。通義所爭、但求古人大體、初不知有經史門戶之見也。按此可見上年與汪輝祖書所說欲刻之諸篇、大抵即易教三篇、書教三篇、詩教二篇、故云題似說經。又內藤藏本遺書目於此八篇下皆注已刻二字、可以爲證。

九月十九日、自杭州解纜。行向不詳。（似係揚州。）歲杪始抵安慶、投朱珪、並因以識布政使陳奉茲。（東浦。與邢會稽、與趙山陰、陳詩序）

是年六月十五日、邵晉涵卒於北京、年五十四。邵與桐別傳注

內藤譜記先生是年四月二十三日遊揚州北城三皇廟、既而歸鄉、歲杪赴安慶、爲道員陳東浦作詩序。適按、丁巳年劄記中言丙辰四月二十三日遊於北城三皇廟、但未言揚州。內藤先生不知係據此條否。以丙辰山中草考之、則先生已於二月歸鄉、直至八月底始出門、則三皇廟當屬紹興也。又爲陳東浦作詩序、乃是丁巳年二月之事、不當在此年。道員二字亦誤、詩序有徧歷三司之語、可證其此時已非道員。據安徽通志職官表、此年布政使是德化人陳奉茲。陳東浦是德化人、可知即是陳奉茲、而且做了安徽布政使了。又姚鼐作陳東浦墓誌銘、更可證。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 先生六十歲。

春、在安慶作天玉經解義序。此書爲相地之書、先生序中駁古無相地之學之說、引周官墓大夫掌辨兆域、謂候風脈水之理未嘗不具於中矣。可見實齋終不能全脫紹興師爺的見解。

正月十七、上書朱珪、謀偕胡虔同往杭州、借浙江巡撫謝啓崑、學使阮元之力、續編史籍考。又上朱大司馬書

二月、作陳東浦方伯詩序。此序論詩頗具特識、如云、

學誠嘗推劉班區別五家之義、漢書藝文志序詩賦百六家、分爲五種、亦不明言其所以分五種之故。以校古今詩賦、寥寥鮮有合者。略或反詰如何方合五家之推、則報之曰、古詩去其音節鏗鏘、律詩去其聲病對偶、且并去其謀篇用事琢句鍊字一切工藝之法、而令翻譯者流但取詩之意義、演爲通俗語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於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數者而枵然一無所

有是工藝而非詩也。

這個標準可謂辣極、只有真詩當得起這個試驗。章實齋若生晚兩百年、他一定會贊成白話詩。

三月、在安徽桐城閱試卷。丙辰劄記頁三七所作文稿名桐署偶鈔。浙本目

姚鼐此時嘗圈點先生規正孫星衍書稿。據與朱少白書。此書稿似即已佚的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或尚存的書原性篇後。

先生在桐城時、作地志統部、規洪亮吉之非。徐本隱目蓋因是年洪亮吉刻卷施閣文集、載與章進士書、反駁先生十年前之說。先生二月十七日與朱少白書云、

弟辨地理統部之事、爲古文辭起見、不盡爲辨書也。洪孫諸公、洵一時之奇才。其於古文辭、乃冰炭不相入。而二人皆不自知香臭、弟於是謂知人難、自知尤不易也。詩與八股時文、弟非不能一二篇差強人意者也。且其源流派別、弟之所辨較詩名家、時文名家、轉覺有過之而無不及矣。然生平從不敢與人言詩言時文者、爲此中甘苦未深、漆雕氏所謂於斯未能信耳。

故其平日持論、關文史者、不言則已、言出於口、便如天造地設之不可搖動。此種境地、邵先生二雲與先師朱笥河及君家尚書朱珪石君皆信得及。此外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己者不求乎外也。以洪君之聰明知識、欲彈駁弟之文史、正如邵先生所云、此等拳頭、只消談笑而受、不必回拳而彼已跌倒者也。

今彼刻駁弟之書、乃因詘於口辨、先生曾在洪家辨過。而遂出於裝點揑造、殆較駁邵爲更甚矣。此書即使出弟身後、兒輩力量尚能駁正、平日聞弟之教、如史餘邨及虎姿舍姪、皆能談笑而揮者也。略大抵身履其境、心知其意、方有真見解、不用功於實際、則見解雖高而難恃也。

又云

程易疇劉本誤作田之於孫、洪諸君、自較勝矣、彼刻通藝錄、直周官之精要義也。而不今不古之傳誌狀述、猶自以爲文也、而亦列其中、豈非自村俚供招、

程易疇瑤田與先生亦熟悉。據庚辛之間亡友傳、庚子辛丑之際、何思鈞託先生求兒師、先生既薦顧九苞、而時往談款。時程易疇亦寓於何、出其著述共相歎賞、以爲得未曾有。

三月底、返安慶。與朱少白書

五月、陳東浦介紹先生到揚州、投鹽運使曾燠、賓谷。至秋始得見曾。曾燠在揚州頗招致名士、提倡風雅、此時方擬修方志、有延先生主其事之意、後志事似作罷、先生留揚州至歲暮辭歸、有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因爲誌別七古長詩一篇、歷敘一生的遭際、最可供傳料、詩中自注尤重要。

在安徽時、屢與朱珪及朱筠之子錫庚少白通信、又有湖北通志檢存稿跋、謂今志事爲寇梦所阻、尚未刊行、故彙訂存稿爲二十四卷。又作湖北通志辨例一卷。按現今尚存的湖北通志檢存稿僅有四卷、則所佚尚多。又作方志辨體一篇。丙辰劄記之丁巳部分。

是年七月、畢沅卒於辰州軍中、故先生詩有終報前軍殞大星、三年落魄還依舊、買山空羨林泉茂之句。

曾燠有贈章實齋國博詩、寫先生之奇醜、也是一種有趣味的史料、故附錄於此、

章公得天秉、贏絀迴殊衆。豈乏美好人、此中或空洞。君貌頗不揚、往往遭俗弄。王氏鼻獨齇、許丞聽何重。參看上文引洪亮吉詩君託左耳聾之句。話仿仲車畫、書如洛下諷。又嘗患頭風、無檄堪愈痛。況乃面有瘢、誰將玉璣礱。五官半虛設、中宰獨妙用。試以手爲口、講學求折衷。有如遇然明、一語輒奇中。古來記載家、庋置可充棟。歧路互出入、亂絲鮮穿綜。散然體例紛、聚以是非訟。孰持明月光、一爲掃積霧。賴君雅博辨、書出世爭誦。筆有雷霆聲、訇訇止市鬨。續鑑追溫公、選文駁蕭統。乃知貌取人、山雞誤爲鳳。武城非子羽、誰與子游共。感君惠然來、公暇當過從。

此詩見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卷八、亦見於章氏會譜德慶四編卷十、楊君又引謝蘊山懷人詩有耳聾揮牘易、鼻堊運斤難之句、亦爲先生作也。

是年袁枚死、年八十二。先生對於同時的三個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貶辭。但先生對戴震尚時有很誠懇的贊語。對汪中也深贊其文學、獨對袁枚則始終存一種深惡痛絶的態度。遺書中專攻擊袁枚之文凡有五篇、一婦學、二婦學篇書後、三詩話、四書坊刻詩話後、五論文辨僞。攻袁之端始見於此年丁巳劄記、有一條云、

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爲所誘、徵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爲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

此即婦學諸篇之動機與目的。先生之攻戴震、尚不失爲諍友。其攻汪中、已近於好勝忌名。至其攻袁枚、則完全是以衛道自居了。婦學篇有云、

自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頓妓、漁色售姦、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止有虧、永不敘用。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罣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

這完全是紹興師爺的口吻。其書後有云、

婦學之篇、所以救頽風、維風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爲之、非好辨也。

袁枚的爲人自然有許多不滿人意之處。但此人在那個時代勇於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議論、自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男子。他論詩專主性情、風趣立論、並不錯。但不能中衛道先生們的意旨、故時遭他們的攻擊。婦學篇之所以流通最早最廣者、正是爲此。實齋之攻袁氏、實皆不甚中肯、如云、

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

又云、

略易、書、禮、樂春秋而獨重毛詩。毛詩之中、又抑雅頌、而揚國風。國風之中、又輕國政民俗而專重男女慕悅。於男女慕悅之詩、又斥詩人風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采蘭贈芍有何關

係、而夫子錄之、以駁詩文須有關係之說。自來小人倡爲邪說、不過附會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

未聞光天化日之下、敢於進退六經、非聖無法、而恣爲傾邪淫蕩之說、至於如是之極者也。

實齋所攻、在今日觀之、正是袁氏之特識。此亦古今觀點不同之一也。

先生不能作詩、乃有題隨園詩話十二首、大半是謾罵之作、如云、

江湖輕薄號斯文、前輩風規誤見聞、詩佛詩仙渾標榜、誰當霹靂淨妖氛。

誣枉風騷誤後生、猖狂相率賦閒情、春風花樹多蝴蝶、都是隨園蠹變成。

堂堂相國仰諸城、好惡風裁流品清、何以稱文又稱正、隨園詩話獨無名。此指劉統勳。據先生云、統勳子墉、官江寧時、欲以法誅袁枚、而朱筠爲解脫之。語見論文辨僞篇。

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先生六十一歲**。內藤譜誤脫一年。

二月、作汪輝祖三史同名錄序。先生於遼金元三史多同姓名之人一問題、曾於丙辰劄記論及之、要旨云、

對音繙譯、文字無多、名字相同、觸處多有。作史者自應推春秋釋例、兼法古人同姓名錄、特選爲同名考、將全史所載、無論有傳無傳之人、凡有同名、詳悉考列、勒爲專篇、與國語解並編列傳之後。

此次作序、即用此段劄記、末加數語、述汪書之詳審而已。

此年、在杭州、借謝啓昆蘊山、蘇潭、之力、補修史籍考。據王宗炎記在兩浙輶軒錄補遺的話、及吳蘭庭復章實齋書、阮亨

瀛洲筆談卷八頁五、卷十頁二。助手有袁鈞陶軒、胡虔等。瀛洲筆談、柿葉軒筆記卷首方損之所作胡虔傳。畢沅死後、史籍考未成。先生就其家訪得殘餘、重訂凡例、半藉原文、增加潤飾、爲成其志。史考釋例末節。

史籍考全書不傳、諸家目錄多不提及此書、惟叢書舉要言畢沅未刊書有史籍考百卷。不知流落何所。馬夷初先生敍倫抄得楊見心先生所藏先生未刊稿一卷、中有史籍考總目、附錄於此、

史籍考總目

一制度　二卷

二紀傳部　正史十四卷　國史五　史稿二

三編年部　通史七　斷代四　記注五　圖表三

四史學部　考訂一　義例一　評論一　蒙求一

五稗史部　雜史十九　霸國三

六星歷部　天文二　歷律六　五行二　時令二

七譜牒部　專家二十六　總類二　年譜三　別譜三

八地理部　總載五　分載十七　方志十六　水道三　外裔四

九故事部　訓典四　章奏二十一　典要三　吏書二　戶書七　禮書二十三　兵書二　刑書七

工書四　官曹三

十目錄部　總目三　經史一　詩文即文史。五　圖書五　金石五　叢書三　釋道一

十一傳記部　記事五　雜事十二　類考十三　法鑒三　言行三　人物五　別傳六　内行三
名姓二　譜録四
十二小説部　瑣語二　異聞四
共三百二十卷。
馬先生的抄本中有史考釋例一篇，爲遺書所無。其中義例亦與遺書中之論修史籍考要略一篇不同，蓋修史籍考要略爲草創時的義例，而史考釋例乃成書的義例，故後者更勝於前者。修史籍考要略云：
校讐著録，自古爲難。二十一家之書，志典籍者，僅有漢、隋、唐、宋四家，餘則闕如。明史止録有明一代著述，不録前代留遺，非故爲闕略也，蓋無專門著録名家，勒爲成書，以作憑藉也。史志篇幅有限，故止記部目，且亦不免錯訛。私家記載，間有考訂，僅就其耳目所及，不能悉覽無遺。朱竹垞經義一考，爲功甚鉅，既辨經籍存亡，且採羣書敘録，間爲案斷，以折其衷。後人溯經義者，所攸賴矣。第類例間有未盡，則創始之難，而所收止於經部，則史籍浩繁，一人之力不能兼盡，勢固不能無待於後人也。今擬修史籍考，一倣朱氏成法，少加變通，蔚爲鉅部，以成經緯相宜之意。
一曰古逸宜存。
二曰家法宜辨。
三曰翦裁宜法。

四曰逸篇宜採。

五曰嫌名宜辨。

六曰經部宜通。

七曰子部宜擇。

八曰集部宜裁。

九曰方志宜選。

十曰譜牒宜略。

十一曰考異宜精。

十二曰板刻宜詳。

十三曰制書宜尊。

十四曰禁例宜明。

十五曰採摭宜詳。略

史考釋例首論著錄、極推崇朱彝尊之經義考。次論考訂、謂劉歆爲著錄、而劉向所爲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上之言乃是考訂羣書之鼻祖、其事難於著錄。次言史部占羣籍三之一、經爲其一、子集合爲其一。而三部多與史相通。次分論十二綱五十七目之義例、文繁不具引。我們讀此篇有三點可注意。第一、史考原稿分一百十二子目、先生爲併省成十二綱五十七目、爲書三百二十五卷、可見先生

對於此書所費心力之鉅。此稿今竟不傳，藏書家亦未見著錄，真是學術史上一大憾事。第二，釋例末云：予既爲朱氏補經考，因思廣朱之義，久有斯志。此係代謝啓崑說話，所謂補經考即補小學考也。第三，先生論史部，雖畫分羣籍三分之一，而實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此論爲先生的一種特見。先生初從事於史考時，曾有報孫淵如書云：

承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經而兼采子集。（略）愚之所見，以爲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爲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此種議論，知駭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

先生作文史通義之第一篇易教之第一句即云，六經皆史也。此語百餘年來雖偶有人崇奉，而實無人深懂其所涵之意義。我們必須先懂得盈天地間一切著作皆史也這一句總綱，然後可以懂得六經皆史也這一條子目。六經皆史也一句孤立的話，很不容易懂得，而周易一書更不容易看作史，故先生的易教篇很露出勉強拉攏的痕跡。其實先生的本意只是說，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說法，便不難懂得了。先生的主張以爲六經皆先王的政典，因爲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價值，故他報孫淵如書說，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史考釋例論六經的流別，皆爲史部所不得不收。其論易，只說，蓋史有律憲志，而卦氣通於律憲，則易之支流通於史矣。次論子部通於史者什有八九，又次論集部諸書與史家互相出入。說什有八九，說互相出入，都可見先生並不真說一切子集皆史也。只

是要說子部集部中有許多史料。以子集兩部推之、則先生所說六經皆史也、其實只是說經部中有許多史料、此種區別似甚微細、而實甚重要、故我不得不爲辯正。

是年吳蘭庭有答章實齋書（見族譜稿存）云、

別來又十餘年、（略）自邵與桐死、遂不復知足下遊歷所在。頃接手書、知近客杭州。（略）承示近刻數首、其論史之識、有劉知幾所未及者、史籍考經所裁定、足爲不刊之典。然恐亦未能悉如所擬。蓋意見參差不無遷就、天下事大抵如斯矣。

此書又討論修譜事。據嚴元照悔菴學文集吳傳云、丙辰自京師南歸、又二年而吳氏重修族譜、叟獨任其役、（略）嘗乞會稽章典籍學誠爲己作傳。則知先生在杭州續修史籍考、確是此年之事。

是年六月、謝啓崑、胡虔、陳鱣等編小學考成。（原書序。）

是年先生有戊午鈔存一卷、此卷中之文間有丁巳年所作的、如天玉經解義序、但大部分都是戊午年作的。要目如下、

立言有本（論述學。見前。）

述學駁文（見前。）

論文辨僞（駁袁枚、見前。）

上石君先生書（寄論文辨僞。）

上辛楣宮詹書（此書不是此年作的、的是壬辰年作的。）

上石君先生書作於戊午六月、有五月在蘇州陳方伯處附達牋記兼貢雲龍記略一卷（略）等語、知先生是年曾到蘇州、留在陳東浦處。大概到畢沅家取得史考原稿即在此時。

是年冬在揚州、主於曾燠官署、立冬日作八座雲說、又有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

是年九月十日阮元任滿去浙江。

嘉慶四年己未、一七九九　**先生六十二歲**。內藤譜誤作四年戊午、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乾隆帝崩。嘉慶帝親政。權臣和珅賜死。和珅當國數十年、養成了一個匪亂遍地的現象、故此次他的倒敗使當時的人心一振。先生遊跡遍於南北、深悉當時的利弊、故是年有論時政的書六篇。

一上執政論時務書。

二三四上韓城相公書三篇。宰相王杰、韓城人。

五上尹楚珍閣學書。

六與曹定軒侍御論貢舉書。

此諸書皆確有見地、故摘鈔於此。

上執政書大意說今之要務、寇匪一也、虧空二也、吏治三也。（略）事雖分三、原本於一。虧空之與教匪、皆緣吏治不修而起。但他進一步說、當日的亂匪都說官逼民反、其實吏治之壞也很像良民之脅從、都是不得不然。他說、

其最與寇患相呼吸者、情知虧空為患、而上下相與講求彌補、謂之設法。天下未有盈千百萬已虧

之項、祇此有無出納之數、而可爲彌補之法者也。設法者、巧取於民之別名耳。略既講設法、上下不能不講通融。州縣有千金之通融、則胥役得乘而謀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則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理勢然也。

此下兩長段、一言設法之弊、非僅傷吏治、亦壞人才。一言設法之弊、非特損下抑且損上、皆重要的史料。

又云、

設法之弊、至於斯極、略而未有直陳其事者、蓋恐禁止設法、則千百萬之虧項、將何措耳。愚竊以爲此無患也。略今之虧空、所謂竭且乾者、其所決之流、可以指諸掌也。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訖於嘉慶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幾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貪婪黷貨、始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者、俄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以數計矣、俄以數十萬計、或百萬計矣。一時不能猝辦、率由藩庫代支、州縣徐括民財歸款、貪墨大吏胸臆習爲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餽問。略今之盈千百萬所以乾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縣、向以狼籍著者、詢於舊治可知、而姦胥鉅魁、如東南戶漕、西北兵驛、盈千累萬、助虐肥家、亦可知。亦下浙本衍不字、今據上下文刪。督撫兩司、向以貪墨聞者、詢於廷臣可知。略此輩蠹國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釀、今之虧空、皆其所開、其罪浮於川陝教匪、駢誅未足蔽辜。略其所飽貪囊、皆是國帑民膏、豈可遺患他人、公私交困、而尚許其安然肥家、以長子孫。非惟人事不可、天道亦不容矣。且康熙末年嘗虧空矣、彼時上及部庫、通倉、其數甚於今日。

世宗皇帝洞悉其弊、躬行節儉、風勵臣工、裁革陋規、小廉大法、未嘗責令設法彌補、而所虧之項則取康熙末年貪劣顯著之員查抄抵補、十得六七。再有不足、則以耗羨盈餘、分年挈析。當時吏治澄徹而府藏充盈、恭讀一十三年硃批上諭、可覆覈也。皇上法而行之、則清釐倉庫與整飭官方、正相資而不相背也。整飭官方之與消弭寇患、又爲治其源而清其流也。略

清室之亂源實種於乾隆一朝。當時府庫空虛、緩急俱不可恃、故川陝之匪亂已能使政府手足忙亂、應接不暇。至嘉慶時、竟有林清等以烏合之衆、直入宮禁、圖謀大變。再歷一代、遂有太平天國之亂、一舉而攻下半中國。先生此書、至今讀之、幾同先知之預言。其主張籍抄貪官之家産以抵補虧空、在當日真是大膽之言、雖至今日、猶可採用。

上王杰第一書、即是呈獻前書、附論乾隆帝十年一普免丁糧之弊。第二書論陋規不够補虧空。第三書論吏治之壞、州縣甘爲督撫的鷹犬、甚至督撫反以贓私受州縣的挾制。

上尹楚珍書論整頓諫官之法、謂科道責在建白、平日乃不責以研究國計民生、僅以資俸得任用、實爲不當。先生主張科道當考以經濟時務策議、以定去取。

與曹定軒書論貢舉事、亦有精義。乾隆丙子丁丑始删表判而改用詩律。先生主張經義詩賦分科、又主張文實並重。

頭場試以經書文義。

二場則治經義者、試以經解。長詩賦者、試以韻言。

三場發策則三禮三傳三史算學律令會典之類、分科對策、可以優勵實學。其無專長者、即其經義詩賦所關、酌試論可也。

凡專門諸科、必須酌示程式限年學習、三年五年之後、方可試。未及年限、姑仍舊例可也。

是年友人汪輝祖七十歲、先生爲作七徵。夢痕錄頁三一、此文今不傳。

是年九月上諭追罪畢沅、奪其家世職。十月籍沒其家產入官。

是年、謝啓昆調廣西巡撫。冬、阮元陞浙江巡撫。耆獻類徵

嘉慶五年庚申、一八〇〇先生六十三歲。

是年有庚申新訂一卷、中多己未年之文。汪輝祖病榻夢痕錄頁五七云、是年春、先生病瞽、猶事論著、倩寫官錄草。又先生是年作邵與桐別傳、在庚申雜訂內亦云、今目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略口授大略、俾兒子貽選書之。

庚申新訂中有書原性篇後一篇、雖不能確定爲此年之作、然其言大可引來歸結先生一生論學之基本見解。原性篇乃孫星衍所作、見問字堂集卷二。先生論之曰、

略孫君原性之篇、繁稱博引、意欲獨分經緯、而按文實似治絲而棼之矣。略姑就其文論之、略其說無稽、不待辨也。挾求勝之心、持一隅之說、欲於棼如亂麻之中、獨闢宇宙、正如陰陽反復、後人復起而爭、何時已乎。秦王遺玉連環、趙太后金椎一擊而解。今日性理連環、全藉踐履實用以爲金椎之解。博徵廣譬、愈益支離。略今人自謂折衷前聖、恐如汧陽豕味、幸無庖人爲左證耳、豈可謂定

論哉。孫君言聖人貴實惡虛、是矣。不知原性之文、正蹈虛言之弊。宋儒輕實學、自是宋儒之病。孫君以爲三代之學異於宋學、當矣。顧以性命之理、徒博堅白異同之辨、使爲宋學者反脣相譏、亦曰但騰口說、身心未嘗體踐。今日之學、又異宋學、則是燕伐燕也。略

是年庚申雜訂中有浙東學術一篇、也可與此參看。先生說、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愼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略浙西之學略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略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略

先生主張人事之外別無所謂義理、即是上文引的今日性理連環全藉踐履實用以爲金椎之解的意思。此言與近年實驗主義一派的哲學史觀甚相近。

這年謝啓崑胡虔修廣西通志、頗用先生之法。姚鼐文集謝墓誌銘、柿葉軒筆記、嘉慶廣西通志

嘉慶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先生六十四歲。

是年夏、爲汪輝祖作豫室誌、中有數字未安、郵筒往反、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絶筆。（汪輝祖夢痕錄餘頁五七）

先生卒於是年十一月。（同上）未死時、（章華紱文史通義序云易簀時。夢痕錄餘云數月前。）先生把所著的文稿請他的朋友蕭山王宗炎（穀塍）校定。宗炎晚聞居士集有復章實齋進士書、即討論編校先生文稿者。

友人吳蘭庭（胥石）亦卒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年七十二。先生嘗言今之可與言史者惟二雲與胥石耳。（據嚴元照悔菴學文集吳傳。）

先生之妻姓俞、生子二、貽選、華紱。（與族孫汝楠論學書、汪龍莊遺書、章貽選上朱石君先生書。雖然家乘說華紱是蔡氏的子。）

先生有二妾、蔡氏生華綬、曾氏生華練、華紀。（章氏家譜）

第五子殤、（丁巳歲暮書懷）共有六子。（章氏家乘云有五子、則不計殤者。）

先生與俞、曾合葬山陰芳塢、蔡分葬涇口。（家譜）

貽選字抒思、舉人。自先生死後授館爲生。自道光甲申以後、連年脫館、極窘。至戊子秋求食河南無所得。庚寅年下歸家。（家乘、家譜及劉本遺書附錄華紱文史通義跋）以後活動情形不詳。

華紱字授史、（月夜遊蓮池記）又字緒還。（章氏家乘）先生令從汪輝祖學吏。（龍莊遺書、學治臆說）道光丁亥戊子前後、久在河南巡撫幕府。丙戌、（西一八二六）向長兄貽選索寄先生著述全稿、併王宗炎所定目錄。丁亥春

西一八二七收得先錄得副本十六冊、未完。四弟華練時館鄧州書、言其居停易良俶願爲刊刻、將原稿誑寄鄧州。華紱遂無全本。庚寅、辛卯西一八三〇一華紱得交劉子敬師陸姚春木椿、將副本乞爲覆勘、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行付雕。壬辰十月一八三二出板、遂通行於世。華紱作跋、甚能得先生之意。原跋、貽選上朱石君先生書以後行動亦不詳。

華綬出繼爲垣業後。從嫂荀孺人行實、家譜

華練字祖泉、號仍湖、流寓河南鄧州、誑得先生全稿、又不刊刻、竟視以爲田疇貨物、各得主先人之所有以爲利。庚寅脫館以後、再無消息。貽選上朱石君書、家乘

華紀字竹書、號竹史、有子啓崑、字同卿、咸豐初客梁宋間、嘗印文史通義數十部、分送友人。辛酉、書板燬於匪。啓崑有子季真、字小同、光緒乙丑遊幕黔臬、丁丑重刻文史通義、戊寅竣事、有跋。黔本原跋、章氏家譜

適所見偁山章氏家乘與名達所得實齋後裔抄來家譜頗有不同、茲參用之。

中華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浙江圖書館得會稽徐氏鈔本章氏遺書、鉛印行世。冬、日本內藤虎次郎先生所作章實齋先生年譜在支那學雜誌發表。十一年春、本書初版出版、國人始知章先生。同年秋、劉承幹翰怡先生所刻章氏遺書亦行世。

校後補記

內藤湖南先生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和讀胡適之君新著章實齋年譜兩文、我於去年五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已譯成國文。因內藤先生研幾小錄末頁注明了禁漢譯、所以不曾發表。而且不發表也沒有什麼關係。

又此書增補本已印成清樣時、適之先生恰自北京家裏檢取了他的章實齋年譜校本、我亦恰自故鄉回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送清樣給我覆校、適之先生亦贈校本給我補充。我因清樣不易改排、校本又不忍拋棄、和柏丞先生商量了一番、決定把適之先生在校本添寫的新史料錄在此地、以下便是：

一乾隆十六年下云、章氏會譜德慶四編卷一頁十有湖北應城縣知縣章鑣本身妻勅二道、末署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十二年疑是二十年之誤。勅中有清廉克彰乎庶事、慈惠允著乎當官之語、似是已任事後之語。

二乾隆四十年下云、按章氏會譜德慶四編卷一頁十一、有國子監典籍章學誠本身勅、文曰（略）爾國子監典籍章學誠、立程上舍、示範諸生、官冷而地則榮、青衿式化、教彰而典斯渥、紫綬宜頒、茲以覃恩封爾爲修職佐郎、錫之勅命。（略）此勅末署乾隆四十年□月□日。

三乾隆四十七年下云、朱筠笥河詩集有憶京華及門章實齋副貢詩、欲殺吾憐總未收、甚都猶爲百綢繆。馮生文史偏多恨、劉氏心裁竟莫收。燕市遊來稀酒客、閩行壯絕憶書樓。憑君檢拂殘魚蠹、有意名山著作否。先生對朱筠的感情、實在是因爲朱筠確是先生的一個知己。

又適之先生原本乾隆三十六年敘朱筠奏請開館校書末云此奏似實齋與邵晉涵都曾與聞。我這增補本把此事移在乾隆三十八年了但忘錄此句是不該的。讀者應知此事和實齋大有關係。

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姚名達記於上海。

崔述年譜

胡適 編撰
趙貞信 續編
郭齊 一審
周斌 二審

據民國排印本重排

《崔述年譜》，胡適編撰，趙貞信續編。據民國十九年排印本《崔東壁遺書》附重排。

崔述（一七四〇—一八一六），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今屬河北）人。乾隆二十七年舉於鄉。嘉慶初，選授福建羅源縣知縣。旋調署上杭縣，繼復反任羅源，革弊俗，修文廟，課諸士，講學日昃不遑。嘉慶六年，老病乞休。既歸，往來河北，以著述自娛。嘉慶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崔述之學，考據詳明而未嘗墨守舊説，辨析精微而未嘗空談虛理。著有《考古提要》、《上古考信録》、《唐虞考信録》、《夏商考信録》、《豐鎬考信録》、《洙泗考信録》、《餘録》、《孟子事實録》、《考古續説》，是爲《崔氏考信録》。别有《王政三大典考》、《讀風偶識》、《尚書辨僞》、《論語餘説》、《讀經餘論》、《五服異同滙考》、《易卦圖説》、《與翼録》，惟《春秋類編》四卷未成。著作由門人陳履和彙刻爲《東壁遺書》。

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非常推崇崔述的古史研究，稱其爲「偉大的學者」、「中國新史學的老先鋒」，贊賞崔述「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宣告大抵戰國、秦漢之書多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的古史觀。此譜原名《科學的古史學家崔述》，先叙崔述家世，年譜正文分上、下二卷。對崔述的生平事蹟、著作以及他與當時學者的交往、其弟子陳履和刻遺書之情形，都有詳細的考辨，尤其對崔述的學術思想闡發良多。原本由胡適始作於一九二三年，但只完成一部分，後來顧頡剛轉託趙貞信續補，終成完璧。

年譜目

清乾隆五年庚申	一七四〇	崔述生。	一歲
乾隆八年癸亥	一七四三	始讀書。弟邁生。	四歲
乾隆一九年甲戌	一七五四	兄弟同入學。	一五歲
乾隆二〇年乙亥	一七五五	至朱煐衙内讀書。	一六歲
乾隆二五年庚辰	一七六〇	中副榜。	二一歲
乾隆二六年辛巳	一七六一	陳履和生。	二二歲
乾隆二七年壬午	一七六二	兄弟同榜中舉人。	二三歲
乾隆二九年甲申	一七六四	入關迎娶成孺人。始致力於古詩。	二五歲
乾隆三三年戊子	一七六八	館於武安、編成弱弄集。	二九歲
乾隆三四年己丑	一七六九	究心六經、始立志著考信錄。	三〇歲
乾隆三六年辛卯	一七七一	父崔元森卒。妻父成懷祖卒。	三二歲
乾隆三七年壬辰	一七七二	作先府君行述。	三三歲
乾隆三八年癸巳	一七七三	著春王正月論。作楊村捕盜記。	三四歲
乾隆三九年甲午	一七七四	寫定救荒策四篇。上汪韓門書。	三五歲
乾隆四〇年乙未	一七七五	作祭石屏朱公文。	三六歲

乾隆四一年丙申一七七六 與董公常書。 三七歲

乾隆四二年丁酉一七七七 子天祐生。作朱公墓誌銘。 三八歲

乾隆四五年庚子一七八〇 館於北皋。編成樂飢集。子天祐死。母李孺人死。 四一歲

乾隆四六年辛丑一七八一 弟邁死。作五服異同彙考。 四二歲

乾隆四七年壬寅一七八二 作先孺人行述。作扶病贊。 四三歲

乾隆四八年癸卯一七八三 始著考信錄。 四四歲

乾隆五〇年乙巳一七八五 作曹氏家譜序。納妾周氏麗娥。 四六歲

乾隆五三年戊申一七八八 五服異同彙考成。作段垣詩訂後序。 四九歲

乾隆五四年己酉一七八九 館於安陽西山乞伏村。編成知非集。 五〇歲

乾隆五六年辛亥一七九一 洙泗錄補上古錄初稿成。 五二歲

乾隆五七年壬子一七九二 至京待選、遇陳履和。 五三歲

乾隆五八年癸丑一七九三 作贈陳履和序。重删知非集并作序。 五四歲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 唐虞錄脱稿。赴羅源任、遇陳祁案。 五七歲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 陳履和刻四種書鈔。 五八歲

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 有黄玉輿上控案。 五九歲

嘉慶四年己未一七九九 調署上杭縣。手書貽謨篇。 六〇歲

嘉慶五年庚申　一八〇〇　解上杭任、仍回羅源。妾麗娥死。　六一歲
嘉慶六年辛酉　一八〇一　在羅源刻經界考。捐主事、離羅源任。　六二歲
嘉慶七年壬戌　一八〇二　春、北歸。　六三歲
嘉慶九年甲子　一八〇四　作竹書紀年辨僞。　六五歲
嘉慶一〇年乙丑　一八〇五　陳履和重刻經界考、修刻洙泗錄。三正考、考信錄成。易卦圖說成。　六六歲
嘉慶一一年丙寅　一八〇六　居於彰德、改刻三正考、經界考。　六七歲
嘉慶一二年丁卯　一八〇七　作五服考序。　六八歲
嘉慶一三年戊辰　一八〇八　陳履和刻唐虞錄。　六九歲
嘉慶一四年己巳　一八〇九　用聚珍板印洙泗餘錄。　七〇歲
嘉慶一五年庚午　一八一〇　跋定本洙泗錄。成七月篇解。　七一歲
嘉慶一七年壬申　一八一二　跋楊村捕盜記。　七三歲
嘉慶一九年甲戌　一八一四　作鯤池陳公墓碑。訂定全書。成孺人死。　七五歲
嘉慶二一年丙子　一八一六　崔述死。陳履和至、受遺書。　七七歲
嘉慶二二年丁丑　一八一七　陳履和刻三代錄於太谷。崔述夫婦歸葬魏縣。　卒後一年
嘉慶二三年戊寅　一八一八　陳履和作東壁行略。太谷孔廣沅重刻洙泗錄。　卒後二年
道光元年辛巳　一八二一　陳履和在北京刻提要及孟子事實錄、重刻補上古錄、唐虞錄。　卒後五年

道光二年壬午　一八二二　汪廷珍作考信錄序。　卒後六年

道光三年癸未　一八二三　陳履和上東陽縣任。　卒後七年

道光四年甲申　一八二四　陳履和刻成遺書。　卒後八年

道光五年乙酉　一八二五　陳履和死於東陽。東壁遺書板存金華府學。　卒後九年

光緒二九年癸卯　一九〇三　日本史學會印行那珂通世標點之東壁遺書。　卒後八七年

民國一〇年辛酉　一九二一　顧頡剛標點東壁遺書。　卒後一〇五年

民國一二年癸亥　一九二三　胡適撰科學的古史家崔述。　卒後一〇七年

民國一七年戊辰　一九二八　顧頡剛尋得鈔本二餘集。　卒後一一二年

民國二〇年辛未　一九三一　洪業發現鈔本知非集。姚晉蘩尋得針餘吟稿。　卒後一一五年

民國二二年癸酉　一九三三　范廉泉發現菽田賸筆殘稿。　卒後一一七年

民國二三年甲戌　一九三四　張文炳尋得鈔本德皋遺書。　卒後一一八年

民國二五年丙子　一九三六　顧頡剛標點之東壁遺書出版。　卒後一二〇年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

一七四〇——一八一六

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流傳日久、往往信以爲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崔述考信錄提要上

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爲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真以爲三代之事也。同上

今爲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爲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爲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雖不爲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至爲古人之書增其誤也。同上

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爲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爲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同上

西曆一八二四年、當清道光四年、一個雲南石屏州人陳履和、在浙江金華府東陽縣做知縣、把他的老師崔述的一部不朽的遺著崔東壁先生遺書刻成。刻成的次年、陳履和遂病死了。他死後宦囊蕭然、且有負累。一子甫五齡、並無以爲歸計。幸虧當時署金華府知府的蕭元桂替他設法彌補虧空、把東壁遺書的板本二十箱留存金華府學、作爲官物交兌。他並且邀集金華府各縣的同官、捐助刻資六百兩、方才

把陳履和的家眷送回雲南去。以上據蕭元桂東壁遺書序

明年、一九二四就是東壁遺書刻成的百年紀念了。這一百年中、這部不朽的奇書幾乎沒有人過問。約二十年前、一九〇三——四日本學者那珂通世把陳履和刻本加上標點排印出來、中國人方才漸漸知道有崔述這個人。崔述的學說、在日本史學界頗發生了不小的影響。近來日本的史學早已超過崔述以經證史的方法、而進入完全科學的時代了。然而中國的史學家似乎還很少賞識崔述的史學方法的。劉師培在國粹學報第三十四期曾發表一篇崔述傳、頗能指出他的方法的重要。他說

述生乾嘉間、未與江、戴、程、凌相接、而著書義例、則殊途同歸。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淺識者流、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錄一書自標界說、條理秩然、復援引證佐、以爲符驗。于一言一事、必鉤稽參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擴充之、則凡古今載籍均可折衷至當、以去僞而存誠。

劉氏之言、並非過譽。但此外竟沒有別人作同樣的介紹了。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雖有專論清代史學的一節、但竟不曾提及崔述的名字。

當崔述生時、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著述在那個漢學統一全國的時代是不合時宜的。陳履和做他的行略時、也說他老未登第、官又不達、且其持論實不利於塲屋科舉、以故人鮮信之、甚有摘其考證最確、辨論最明之事、而反用爲詆諆者。然而崔述卻不很介意。他到了晚年、自己編定全集的目錄、並且自己加上一篇短跋。見今陳刻本遺書第一冊在這跋裏、他很慷慨的告訴我們道、

世之論者皆謂經濟所以顯名於當時、著述所以傳名於後世。余之意竊以爲不然。人惟胸有所見、茹之而不能茹、故不得已假紙筆以抒之。猶蠶食葉既老、絲在腹中、欲不吐之而不能耳。名不名、非所計也。

他的考信錄做成之後、他自己作一篇書考信錄後說、

君子當盡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間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而不一言以負天地而負父母乎。傳與不傳、聽之時命、非我所能預計者矣。

這兩次莊嚴的宣言都可以表示他著作的精神。他自己只是欲不吐之而不能、故發爲文章、並不計較他的著作傳與不傳。然而這樣一個偉大的學者、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竟被時代埋沒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國學術界的奇耻。明年到了東壁遺書刻成的百年紀念、若還沒有一篇鄭重的介紹出來、我們就未免太對不住這位新史學的老先鋒了。況且我深信中國新史學應該從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錄做我們的出發點、然後逐漸謀更向上的進步。崔述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宣告大抵戰國秦漢之書多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我們讀他的書、自然能漸漸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該疑、他認爲僞書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這是中國新史學的最低限度的出發點。從這裏進一步、我們就可問他所信的是否可信。他掃空了一切傳記讖緯之書、只留下了幾部經、但他所信的這幾部經就完全無可疑了嗎。萬一我們研究的結果、竟把他保留下的幾部經也全推翻了、或部分的推翻了、那麼、我們的新史學的古史料又應該從那裏去尋。等到這兩個問題有了科學的解答、那才是中國新史學成立的日子。到

了。簡單說來，新史學的成立須在超過崔述以後。然而我們要想超過崔述，先須要跟上崔述。
我爲以上種種原因，作這篇崔述的紹介。

一 家世

崔述考信錄做成之後、自己做了兩卷的附錄、詳敘他的家學淵源和少年遇合。家學淵源章的自敘說、

人之登顯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有蒙先世之業而得之者。其於學問也亦然。漢王充、鄭康成、崛起者也。漢司馬遷、班固、晉王隱、唐姚思廉、李延壽、則皆蒙業者也。

他自認也屬於蒙業的一類、故他詳敘曾祖崔緝麟和父崔元森的生平。我們初次認識他的著作的時候、看見這樣偉大的一位學者、崛起於邪學術貧乏的大名府、已很詫異了。後來讀他的行略和他自己替父母做的行述、知道他家十分貧窮、當他十八歲時、漳水把他的故鄉都衝沒了、他的父母每日只吃扁豆充飢、霜降節後還穿單衣、冬夜沒有爐火、他的母親把磚藏在竈中、夜間取出來暖被。這樣貧苦困難的環境裏、居然能產生一個崔述、這更可詫異了。然而我們研究他的家世、便可以知道他的學問成就、確不是偶然的事、是可以用遺傳和早年教育來幫助解釋的。

崔述先世居大寧衛小興州、明初有崔義、以軍功起家、世襲指揮使、奉詔遷居保定之新安。清順治中、有崔向化、始遷於大名之魏縣。向化之子維雅、字大醇、中順治三年的舉人、任濬縣教諭。秩滿、授河南儀封縣知縣。因他治水有功、陞淮安府同知、改開封府南河同知。當順治十七八年一六六〇 一六六一的河患、他很有功。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河決山東曹縣的石香爐村、總督河道朱之錫調維雅去視察、他又有勞績、因此陞寧波府知府。後來王光裕總督河道、知道崔維雅的才幹、薦他做河南河道按察司副使。他在河工上屢立大功、王光裕奏上他的勞績、累遷江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補廣西布政使、後來

內調爲大理寺卿。他有經濟才、於治水功尤著、著有河防芻議、明刑輯要等書。他是崔述的高伯祖、東壁遺書稱爲先布政公的就是他。以上採乾隆五十四年大名縣志卷三十六、無聞集四。

崔述的高祖名維彥、是向化的小兒子。維彥生緝麟、是爲崔述的曾祖。崔緝麟字振侯、康熙戊午一六七八副榜、庚午一六九〇舉人、選大城縣教諭。兩年後即告病歸家、年八十二卒。他雖不曾做大官、卻也是一個很有才幹德行的人。他少年時很得他的伯父維雅的器重、跟他宦游、凡維雅的河防民政、都和他商議、靠他的幫助。李光地巡撫直隸時、漳水氾濫、光地知緝麟熟悉河事、致書訪問。他答書數千言、主張開渠疏水、以洩水勢、而興水利、不當專恃隄防。晚年築園隱居、著書十餘卷。相傳他住的地方是戰國時段干木的故居、故自號段垣。故東壁遺書中稱他爲先曾祖段垣公。魏縣舊志稱他德行文藝、咸推第一。崔述撰他的行狀、稱他獨以文學行誼風流儒雅昭映一時。以上據段垣公行狀、考信附錄一。考信附錄一載有崔緝麟的備廬說一篇、我們摘抄一部分於此

戊寅冬、康熙三八、一六九八。築室一間、土爲壁、蘆爲蓋、僅容一几、坐可三人。客有訪者、俯首屈腰而入、見其床無席、寒無火、一茶盞主客遞飲、笑曰過蕭條矣、盍稍爲備乎。予曰子謂我弗備耶。略吾有此室、爲之置經而帝王聖賢備在焉。爲之置史而治亂興廢備在焉。爲之置筆墨而天地之大、日月星辰之遠、風雨之變、山川之奇、鬼神之異、物類之繁、兵農水火禮樂之事、忠佞賢奸之人、歌舞嘯咏之況、無不可由我記載考核、抒寫論斷焉、不可謂之不備。略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室也亦有皆備之我在、烏可謂之不備。略

這篇文章頗可以表現崔緝麟的文學和他的人格。

崔緝麟娶趙氏，生子三人：長子名瀚，字春海；次子名濂，字周溪；少子名沂，字魯南。崔濂是崔述的祖父，是一個武秀才。崔濂兄弟似乎都沒有什麼可紀念的事蹟，故東壁遺書竟不大提及他祖父一輩。崔濂生二子，元森與元鼎。瀚與沂皆無子。元森即是崔述之父，後來過繼爲崔瀚後嗣。

崔元森，字燦若，自號闇齋。他少時跟祖父緝麟讀書，很得他的影響。十七歲時受作文法於泰安趙國麟（後爲大學士，是當日的一位時文大家。）那年就進了學。崔述作先府君行述，說他讀書的情形如下：

> 自理學及經世致用書，靡不究覽。每夜閉門後，必移燈榻側，擁衣坐被中看書，至倦極乃眠，以爲常。值家貧無燈，則讀書月下，或焚殘香，逐字映而讀之。遇佳書，即無錢，必典衣以買。人見其書非世所恒習，而不切於用也，皆笑之，亦不顧。（無聞集四）

他在雍正丙午至乾隆丙辰之間（一七二六——一七三六），曾考過五次順天鄉試，皆不中。以後他就絕意仕進，不再應科舉了。他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死於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享年六十三歲。

他的事蹟和教育的方法，我們暫留作下文崔述年譜的材料。現在我們單說他的學問的要點。錢塘汪師韓（字抒懷，號上湖，雍正間進士，官編修，有上湖分類文編。）作他的墓誌銘（考信附錄一）說：

> 君爲學嚴儒釋之分。北方自蘇門孫徵君（孫奇逢，生一五八五，死一六七五，爲北方大儒。）宗姚江王氏之學，遠近信從；君獨恪遵紫陽（朱熹），而尤愛玩當湖陸清獻公之書（陸隴其，生一六三〇，死一六九三，有三魚堂全集、四書講義、困勉錄、問學錄等。），躬行以求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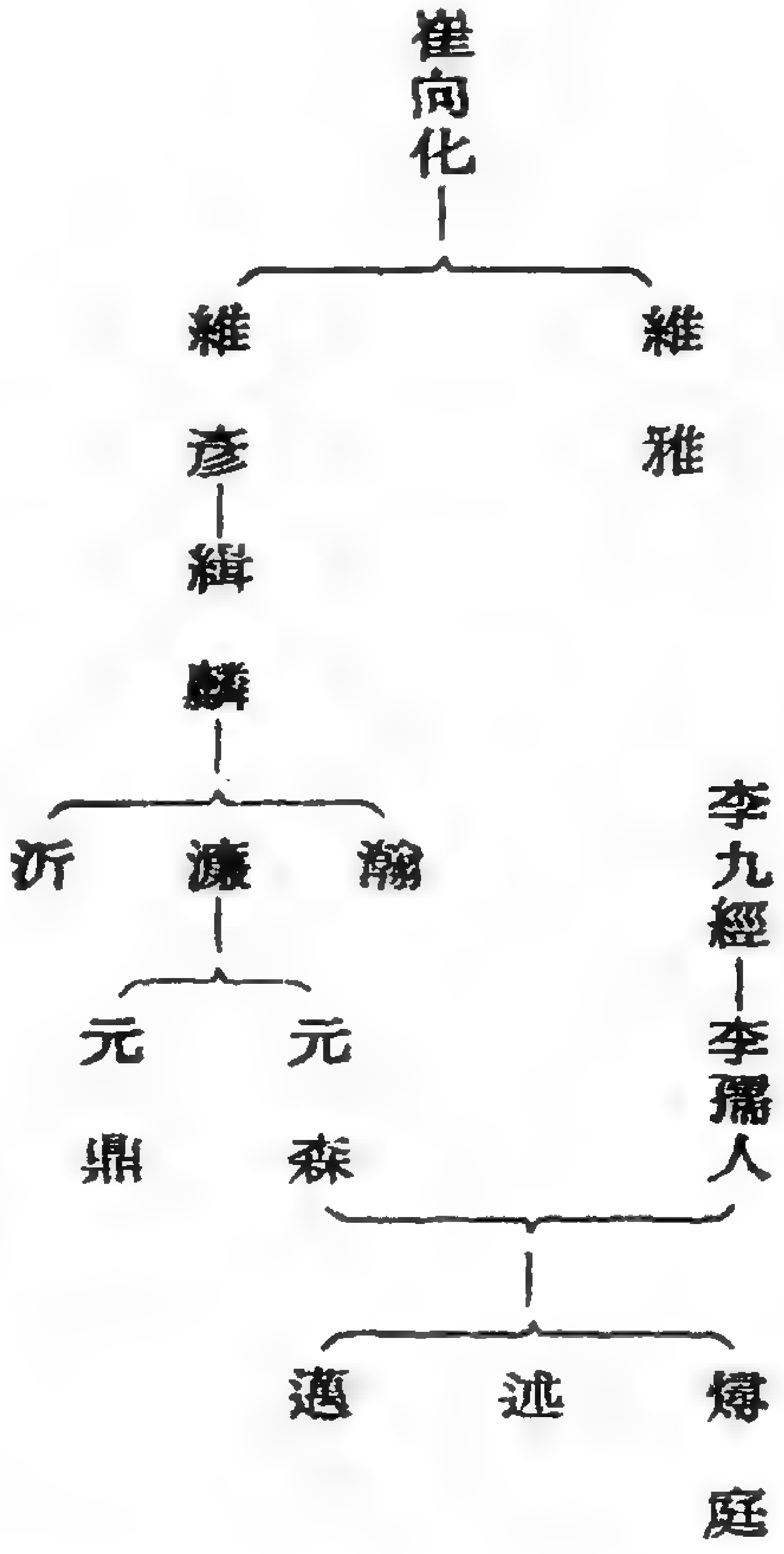
崔述先府君行述也說他教門人、

雖授以舉業、必爲辨別人品之高下、學術之邪正、儒禪朱陸之所以同異。尤闢陽明所論良知之失、謂爲學必由致知力行博文約禮而入。薛（薛瑄、一三九二—一四六四。）胡（胡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王（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陳（陳獻章、一四二八—一五〇〇。）必不可以並稱。於經則搆自明以來諸家詮解盈架上、毫釐之疑、必爲諸生詳辨之。務求聖人之意、不拘守時俗所訓釋。（略）讀書之暇、則取諸衛道書、爲門人及述等解說。神異巫覡不經之事、必爲指析其謬。而陸清獻公三魚堂文集、尤愛玩不忍去手。

這裏說崔元森的學派的性質、是很可注意的。他屬於朱熹的一派、而不滿意於王守仁的良知說。他主張學問不是從良知來的、是從致知力行博文約禮進來的。他雖是北方人、卻不很贊成當日盛行北方的孫奇逢一派。他信服的人、倒是那南方代表朱學的陸隴其。他是宋學中的朱學。他的兒子崔述也是宋學中的朱學。

崔元森娶同縣監生李九經之季女、生子三人、長㷗庭、年十一而殤。次即述、又次爲邁。李氏之先世自山西襄垣遷於魏縣。這一支李氏最著名的、有明末的李養正、官至刑部尚書、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卒於家。（大名縣志卷三十四）李孺人曾教她的兒子讀大學、中庸、可見她是讀過書的。她的教育法也附見於崔述年譜中。

我們總結以上的材料、作一個世系表、


崔向化
維彥
維雅
緝麟
沂
濂
瀚
元鼎
元森
李九經
李孺人
邁
述
庭

二　崔述的年譜上

乾隆五年庚申 一七四〇

七月二十九日、崔述生。

述之生也、未彌月、先君即抱述懷中、指謂吾母李孺人曰、願兒他日爲理學、足矣。考信錄自序。又先府君行述。

趙翼生於一七二七、已十四歲。姚鼐生於一七三一、已十歲。章學誠生於一七三八、已三歲。

乾隆六年辛酉 一七四一

二歲。是年惠士奇死。

乾隆八年癸亥 一七四三

四歲。弟邁生。

甫解語、先君即教述識字。四歲、即教之讀書、未嘗令與羣兒戲。蒲博、管絃、鬭鶉、獵犬之事、未嘗令一涉於耳目也。自序。參先府君行述。

補、四歲讀門聯、解辨平與仄。荍田賸筆殘稿古體

自述、解語後、即教之識字、遇門聯、扁額之屬、必指示之。或攜至藥肆、即令識藥題、務使分別四聲。字義淺顯者、即略爲詮釋。識字稍多、則令讀三字訓、若神童詩、隨讀隨爲講說。以故述授書時、已識之字多、未識之字少、亦頗略解其義、不以誦讀爲苦。即先君有事、或不暇授書、述亦能擇取其淺顯者自讀之。考信附錄一

先君教述自解語後、即教以日數官名之屬。同上

述自能行後、先君多以自隨、不使與羣兒戲。先孺人亦然。同上

是年邵晉涵生、戚學標生於去年、一七四二已二歲。

乾隆九年甲子 一七四四

五歲、伯祖崔瀚死。先府君行述

補五齡授經書、便知質疑惑。攷田賸筆殘稿古體

述五歲始授論語。每一字旁、先君必硃書平上去入字、不使誤於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讀百徧。以百錢置書左而遞傳之右、無論若干徧、能成誦、非足百徧不得止也。既足、則令少憩、然後再授。如前。附錄一

是年汪中生、錢坫生、王念孫生、任啓運死。

乾隆十年乙丑 一七四五

六歲。父元森奉父命出嗣爲崔瀚後。

論語既畢、繼以孟子、小學。每日不過一生書、一溫書、不令多讀、恐心不專故也。惟大學、中庸乃先孺人於黃昏時口授述而成誦者、大約亦在五六歲時也。

小學乃日用躬行之要、而文義亦易解、宜於初學。以故述自居家以至作吏、皆不敢有蹉跌、以有先人之言爲主故也。附錄一

乾隆十一年至十八年丙寅至癸酉　一七四六　一七五三

七歲至十四歲繼續受家庭教育、我們仍引他自己的話來敘述這一個極重要的時期、

南方人初讀論孟、即合朱子集註讀之、讀大學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則俟四書本文皆成誦、後再讀經一二種、然後讀四書註、而讀註時亦連本文合而讀之。先君教述讀註皆不然。經文雖已久熟、仍令先讀五十徧、然後經註合讀、亦五十徧、於溫註時亦然。先君謂讀註當連經文、固也、讀經則不可以連註讀。讀經文而連註讀之、則經之文義爲註所間隔、而章法不明、脈絡次第多忽而不之覺。故必令別讀也。附錄一

這一段是極有關係的。崔述在他處也詳敘這個讀經的方法、考信錄自序云、

先君教人治經、不使先觀傳註、必先取經文熟讀潛玩、以求聖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後讀傳註以證之。

這個方法是崔述一生最得力的方法。這個法子實在是從朱熹得來的。朱熹論讀詩經的方法道、

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髣髴見個詩人本意、卻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朱子全書三十五

崔述的考信錄的基礎、便建築在這個方法上、所以他的自序又說、

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而始覺傳注所言有不

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記往往有與經相悖者。

這個方法雖然也有過任主觀的危險、但大可以醫盲從古人和墨守舊說的毛病。

崔述自敘他少時讀詩經的經驗如下、

余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冊、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注。其圈與批、則別有硃印套板。余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書。乃取此冊攜向空屋中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誦。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爲詩柄。又數年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以故余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卽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讀風偶識）

這裏他用的方法與上文說的正相同。

他讀易也是如此的。

易自朱子始復古本之舊。至明、復用今本、刻朱子本義、坊間遂無復鬻古本者。先君乃遵古本手自鈔錄、俾述讀之。

補觀叔讀周易、從旁畫奇扐。聽父講春秋、背面說故實。（荍田賸筆殘稿古體）

他讀尚書似乎很晚、他在他的古文尚書辨僞裏說他十三歲始讀尚書。

以下引的材料雜論崔述的家庭教育的其他方面、

先君課述兄弟讀書、務令極熟、每舉前人書讀千徧、其義自見之語以勗之。十餘歲時、每夕侍寢、必

令背誦舊所讀書若文。旦醒後、亦如是。從行道中亦然。今人讀書、惟重舉業、自四書講章時文外、他書悉所不問。先君教述、自解語後、即教以日數官名之屬。授書後、即教以歷代傳國之次、郡縣山川之名。凡事之有益於學問者、無不耳提而面命之。開講後、則教以儒、禪之所以分、朱、陸之所以異。凡諸衛道之書、必詳爲之講說。神異巫覡不經之事、皆爲指析其謬。以故述自成童以來、閱諸經史百家之書、不至河、漢而無極。

先君教述兄弟、從不令閱時下講章、惟即本文朱註細爲剖析。有疑義、則取諸家論辨之書、別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之。若陸稼書先生之大全、困勉錄、松陽講義、尤所愛玩、不時爲述講授者。

先君教述爲舉業、必令先自化（成化）治（弘治）名家人手。以泰安趙相國（趙國麟）所著制義綱目及所選文統類編爲金針、使之文從字順、章法井然、合於聖人語氣、然後使讀嘉（嘉靖）隆（隆慶）以後之文。每曰、作文只是發揮聖賢道理、此外別無巧法。於天（天啓）崇（崇禎）諸家內、有議論精卓、切於世事者、尤所深賞、使述熟讀而效法之。不令其揣摩風氣、敷衍墨調也。（以上均見附錄一）

他的父親的教育方法、很有令今人驚歎佩服之點。如下引的一段、竟是很新的教育法、

先君教述兄弟雖嚴、然不禁其游覽。幼時、不過旬月、即攜之登城、（城在宅後故爾。）觀城外水渺茫無際、不覺心爲之曠。外城上禮賢、迓旭兩臺、亦往往攜之登眺、蓋恐其心滯而不靈故也。其後述每遇佳山水、輒覺神識開朗、詩文加進、知幼時得力於景物者多也。（同上）

有這種慈愛的美感夾在裏面、便使人不覺得這種家庭教育的嚴肅可畏了。崔述自己常常稱道他

父母的慈愛如云、

述上有一兄年十一而殤、先君愛之甚、故述之生也、鍾愛莫與比、行坐多自提抱之、飲食居處、無刻不縈於心、有疾則顧復撫摩、殊不自惜也。

然雖愛之而未嘗縱之、惟愛之愈不肯縱之、幼時兩餐皆爲之限、非食時雖饑不敢擅食、市中所鬻餅餌從不爲買、食之衣取足以禦寒、不令華美、有過輒督責之、不少貸。附錄一

他的母親李孺人也是一個很了不得的婦人、崔述說、

先孺人最慈愛子女、述幼時在家中讀書、常令之服手足之勞、或讀於外塾、歸家後亦必令之少事奔走、恐其坐多而血氣滯、身弱易病也、北方晝長、盛夏未有不假寐者、述每自塾午歸、母即按之床上令睡、飯熟乃喚之起、恐其飯後飩睡致停飲食也。附錄一

述幼而羸弱、見者皆以余爲不壽、使非吾父吾母調護周備、斷不能至三十以後、猶記十四五歲時嘗得腹疾、先孺人百方爲之營救、竟以漸愈、同上

我們看約翰彌兒John Stuart Mill的自傳、知道他的兒童時代和少年時代受他父親詹姆彌兒James Mill的家庭教育的影響最大。詹姆彌兒的成績雖遠不如他兒子那樣偉大、然而沒有那樣的、一個父親也決沒有那樣的一個兒子、崔元森碌碌一生、沒有一點著作傳下來、然而他的兒子就是他一生絕大的作品。他對於他的兒子抱有無窮希望、崔述少年時、他父親曾對他說、

爾知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於明道經世之學、欲爾成我志耳。爾若能然、則吾子也。序目、自序。

以此推測他的第二個兒子名邁、有超越的意思、當然也是他的期望的表示。崔邁天才更高、可惜三十九歲就死了、不能有大成就。

九歲時、祖父濂死。先府君行述 十一歲時、叔祖沂死。同上

這七年之中、同時名人的生死有可記者如下、七歲、一七四六 洪亮吉生。十歲、一七四九 方苞死。十三歲、一七五二 孔廣森生。十四歲、一七五三 孫星衍生。

乾隆十九年甲戌 一七五四

十五歲。與弟邁年十二 同至大名府應童子試。時雲南石屏州人朱煐字臨川、雍正甲辰進士。做大名知府、見而奇之、命坐於大堂煖閣之側。文既成、召入內署晚香堂後池上侍坐。良久、復命入內室見呂恭人、各賜以荷包銀錠一、且命設食、使子士琬具賓主之禮。食畢已夜、以府堂燭籠送歸寓。榜發、崔述名第一。至秋、兄弟同入學。附錄一

是年、吳敬梓儒林外史作者 死。

乾隆二十年乙亥 一七五五

十六歲。知府朱煐召崔述到府衙內晚香堂讀書、和他的兒子士琬等同學。初延安慶張前讚爲師、繼延歸德李桓。李桓去後、朱煐自教他們。附錄一

是年、全祖望死。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一七五六

十七歲。在朱煐衙內讀書。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一七五七

十八歲。在朱煐衙內讀書。

五月、漳水決、魏縣城沒於水。崔家屋盡頽、財產器用都沉在水裏。他的父母移家城外、數月未有寧居。日惟以扁豆充飢。霜降後他們還穿單衣。冬不能具爐火。寒甚、李孺人藏磚竈中、夜間取出以暖被。先府君行述。先孺人行述。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一七五八

十九歲。在大名讀書。

春、水退、父母復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風雨。

三月、魏縣知縣王沛生因朱煐的囑托、聘請崔元森到本縣義學去教書、他家才勉強可以餬口。

十月、政府廢除魏縣、併入大名縣。以上均據先府君行述

是年除夕、崔元森有示兒詩：

壯強都浪擲、衰病此侵尋。奮力難追昔、修持不懈今。閑家情嗃嗃、啓後意深深。率教違嚴訓、賢愚爾自斟。附錄一

崔元森的著作現在只存這一首詩、故可寶貴。這首詩也可以寫出他家父子在那極困窮的時候互相勉勵的情狀。

是年汪師韓五十二歲、北遊至京師及保定、制府方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安徽桐城人、官直隸總督、諡恪敏、有述本堂詩、問亭集等書。延之主廣平清暉書院。上湖紀歲詩編四 他生於康熙丁亥年。一七〇七

是年惠棟死。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一七五九

二十歲在大名讀書。

大名縣知縣秦學溥字耐圃、山西鳳臺人。的父親秦嶠聞崔述之才學、延之往見、并囑學溥厚卹崔家。附錄一。此事不知在何年、以文中有年甫弱冠之句、故繫於此年。

崔述少年時代讀書已有疑古的傾向。今附載兩件事於此、

一論語　余五六歲時始授論語、知誦之耳、不求其義也。近二十歲、始究心書理、於公山、佛肸兩章、頗疑其事不經、然未敢自信也。踰四十後、考孔子事蹟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僞撰。然猶未識其所以入論語之由也。六十餘歲、因酌定洙泗餘錄、始取論語源流而細考之、乃知在秦漢時傳齊、魯論者、不無有所增入、而爲張禹采而合之、始決然自信而無疑。洙泗餘錄三

二尚書　余年十三、初讀尚書、亦但沿舊說、不覺其有異也。讀之數年、始覺禹謨、湯誥等篇文義平淺、殊與三十三篇不類、然猶未敢遽疑之也。又數年、漸覺其義理亦多刺謬、又數年、復覺其事實亦多與他經傳不符、於是始大駭怪。略　古文尚書辨僞一

近二十歲時的懷疑、直到六十歲以後始能解決、可見懷疑真是一種麻煩的習慣、怪不得絕大多數

的懦夫終身不敢一叩懷疑之門。

是年顧棟高死。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一七六〇

二十一歲。在大名讀書。

秋、應順天鄉試中副榜有中副榜後戲作詩、

應是天憐失意頻。秋來暫許住成均。藍衫已覺開箱舊、黃頂都驚入眼新。半喜半憂今日意、欲歌欲泣此時身。鄉鄰未識長安事、問是生員是舉人。知非集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一七六一

二十二歲。在大名讀書。朱煐延松江丁夏陛教他們。考信附錄一

四月、祖母徐氏死。

七月、水復沒城、全家移居村中、月餘始入城。時水尚深數尺、出入皆其父親自操舟。十一月、水復至、全家復移村中。先府君行述

是年陳履和生。據陳履和上東壁先生書及顯考行略 張惠言生。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一七六二

二十三歲。在大名讀書。

七月、水盡退、移家入城。他家屢被水患、遷徙無定、家更貧落、至無隔宿之糧。大名知縣秦學溥時賙

恤他們。先府君行述

是年朱煐調永州府知府、崔述與崔邁送他到臨清。崔述十四年後一七七五祭朱公文有云、

不階尺書羅之署内扶持吹噓、飲食教誨八年、終始兩夕、風晨經傳、馬帳雪立程門。略

他在朱煐署中讀書凡八年、一七五五—一七六二受的益處極多。他自己説、

余自入署後、非但從公學舉業、且得縱觀海内之書、交遊天下之士、以擴其耳目而開其知識、向使余不遇公、即不窮餓以死、亦不過爲鄉人以終其身、何由能著此書。然則考信錄之作、由於公之玉成者不少也。附錄一

崔述少年時遇朱煐、得他的幫助、方才有讀書的機會。晚年時遇陳履和、結師弟之誼、履和犧牲一切、替他刊刻遺書、他的著作始得保存於世。這兩個人都是雲南的南部石屏州人、離大名縣萬餘里、這真可算是一段遇合奇緣了。

崔述兄弟送朱煐行後、遂入京鄉試、兄弟同中式舉人。是科溧陽史貽謨大學士史貽直之弟爲順天鄉試分校、得易一房、崔述之卷適在他的房中。他見其文清真、甚愛之、細爲之圈點、至論亦大賞識之、欲擬以元。閲卷面知爲北皿、始大失望、蓋故事十八房官以一人科目最久者爲領房、領房中無可爲元者、始於他房選取。崔述以副榜資格入塲、故與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省貢監同居北皿號中、恐其非直隸人、故不以擬元。擬元必在貝號中也。榜發之次日、史問知此卷爲崔述、連呼可惜可惜、此本擬元卷也。附錄一

崔述兄弟同榜中舉人後，始稍稍假廬舍，葺屋宇。然他們的父親已積勞成病了。考信錄自序

是年江永死。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一七六三

二十四歲。崔述兄弟在京應會試。尚未會試之前，中翰李君直隸長垣人對崔邁道：壬午科的房考，一點不通關節的只有史公和李公宗文兩人。其餘的但能分半以薦佳文，就算好了。史貽謨真是一個公忠正直而又識得文章的人。崔述逢在他手裏，所以中了舉人。崔述在考信附錄中記云：

其後余五入會闈，未嘗得邀一薦。無他，房考中無公在也。向使壬午一科公不得與房考之數，或余卷分入他房，中式與否固未可知也。余年四十以後始爲考信錄，而家計艱難，碌碌苦無暇日。幸有脫稿者，亦無人爲鈔錄之。自揆選得作吏閩中，歸里後尚可謀數年之食，始得陸續成稿，傭人鈔錄，今且謀梓行矣。然則余書之所由成，公之功固不可沒也。考信附錄一

考信錄的成功，間接也受史貽謨的幫助。但史貽謨自己卻因秉性耿直，不喜附和流俗，致做不到大官，僅做到司經局洗馬便止了。

是年焦循生，黃丕烈生。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一七六四

二十五歲。入關迎娶成孺人。我作崔述的年譜初稿時，尚不知道他娶妻在何年，又不知道他何年遊陝西。前年顧頡剛先生尋得二餘集，今年洪業先生尋得知非集，纔知道他的遊關中就是去迎娶成

孺人洪先生考定在這一年。

崔述兄弟自去年（一七六三）在京會試之後、同行回里。本年（一七六四）崔述將往邠州、有將赴邠州次韻留別舍弟的詩、

同歸才數月、此日復東西。分袂暮雲暗、回頭春草迷。花臨河水發、鳥傍華山啼。明夜知何處、臨歧手暫攜。（知非集）

看詩意、像他離家的時候是在春天。他一路上做的詩很多、過華陰時曾登嶽廟後閣去望華山、作水龍吟一闋、首句云、

憑欄目極秦川、桃花零落春將暮。

過永壽縣時有永壽縣詩、首句云、

縣僻成樓稀、春寒鳥不飛。

可見他到邠州約在春暮。他這年秋冬均在邠州、知非集中的懷舊賦和邠州步月詩是秋天做的、雪後登邠州城和歲暮即事詩是冬天做的。他結婚在何時、不能確知、做懷舊賦的時候似尚未婚。詩集中有寄酬韓邠州的詩、中云、

昔余少年猶未婚、婦翁監州永興路。看山懷古西入關、執雁迎親邠之署。當此之時公守邠、吐握曾蒙國士譽。逢人說項不啻口、華筵爲我開者屢。豳風九月寒授衣、塞雲關月爭入句。（略）

或許婚期是在九十月間。他的丈人成懷祖、字蘭田、號尚義、後又號北樵、大名人、由乾隆六年的

拔貢除邠州直隸州州判。他在邠州凡十七年。初任爲乾隆庚午（一七五〇）至丙戌（一七六六）告休、撰有邠志續筆、備一方之典故。兼判乾州、歷攝三水長武永壽三原等縣、所至有聲。他又是一個有名的詩人、著有塞上草一卷、關西槖草四卷。關西槖草曾由汪師韓爲他作序。他當乾隆十九年準噶爾之役、曾在劉統勳（字延清、號爾純、諸城人、康熙進士、官東閣大學士、謚文正。）幕府裏、是一個很有辦事才的人。塞上草便是此時做的。（上湖文編補鈔下成君墓誌銘、知非集。）他的事蹟見大名縣志（三十五）和汪師韓爲他作的墓誌銘（上湖文編補鈔下）。他的著述已不易得見、陶樑畿輔詩傳裏尚錄有他的詩十二首。（畿輔詩傳三十五）成家爲大名第一大族、我從大名志裏鉤出一個世系表如下、

- 成郁
  - 成基命（明崇禎朝宰相）
    - 成克鞏（清順治朝宰相）
      - 成光（湖南糧儲道參議）
      - 成亮
        - 成泰濟（光祿寺署正）
          - 成文昶（湖口知縣，懷祖本生父）
          - 成文昭（詩人；王士正、田雯、宋犖皆賞識他；他有書腸詩集八卷，朱彝尊爲之序）
            - 成懷祖（詩人，有關西槖草、塞上草）
              - 成儒人
              - 成諟（乾隆三十九年舉人）
              - 成諴（諸生，有博齋詩草）
        - 成泰陞
        - 成泰墉

成孺人承着這樣豐厚的遺傳、所以富於文學上的修養、能作詩歌、能做他丈夫的一個佐讀的伴侶。她著有二餘集、未出閣時所做的詩名繡餘吟、既出閣後所作的詩名爨餘吟。後來她丈夫編入遺書中、名爲細君詩文稿。她自序云、

余從先大人宦關中、時年十有一矣、先孺人始教之識字、讀唐人詩數十首。先君公事之暇、時命與兄姊爲偶語。暨年十四五、侍先君側、略輒不自揣、遂學弄韻。略然先孺人課女紅嚴、無暇讀書、亦未知講求聲律、是故所作多小兒語、亦有不成章者。

她死後、她的丈夫曾經替她做了一篇傳附在細君詩文稿之後。但不幸細君詩文稿陳履和不及刻出、這篇傳遂也連帶的遺失了。所以對於她的事蹟、我們很少明白。顧頡剛先生得到的二餘集鈔本、內容只有寥寥的一首賦、四首詞、三十六首詩、也沒有多少事蹟可考。她在自序篇末具名成靜蘭、她的字叫紉秋、是最近二十年四月洪業顧頡剛二君到大名看了崔述墳上陳履和書的墓碑纔曉得的。

崔述這年在邠州、上有成懷祖這樣一個詩家、又有知州韓成基也是一個既愛才而又好詩的人、知非集中說、

憶我親迎西入關、君子之光始窺牖。論詩從此得津梁、飲酒寧須計石斗。題婦翁成北樵先生愛蓮圖

豳風九月寒授衣、塞雲關月爭入句。千言立就飛相酧、興臺傳送走若鶩。寄酧韓邠州

可見他這時對詩很努力。他在知非集自序中說、年二十五始致力於古詩。以後他很做了不少的古詩。

是年阮元生。

乾隆三十年乙酉 一七六五

二十六歲。崔述和成孺人出關回大名。知非集中有留別韓郃州詩云、

驛臨渭水冰初綻、略梅花片片促離愁。

又寄酧韓郃州詩中也說、

春風催別楊柳新、扁舟東渡咸陽渡。

可見他們離郃的時候是在二三月間。成孺人繡餘吟的最後一首是曉發、也是在東歸途中作的。她說、

雲埋古戍驛樓空、回首秦川失舊蹤。略遙憶天涯雙白髮、歸寧何日淚千重。

初嫁女的聲口宛然。

是年漳水復滿進城。乙酉丙戌兩年之間、水三次進城。

大名縣知縣秦學溥買屋於禮賢臺畔、送給崔述居住。禮賢臺在魏城東南隅、俗傳是魏文侯館段干木的故址。崔述有禮賢臺新居記云、

禮賢臺略南倚郭、北望城。其前則漳水環郭而東折、岸狹流駛、林木蓊蔚。其上則敞亭三楹、矗塔數丈。左右房序庖湢之處悉具。後則湖水迴環、周十餘里。城處其中、若島嶼然。湖中植荷數頃、夏秋花發、香滿亭內。雨後啓軒、則太行諸峰蜿蜒起伏、畢列檻外。柴門煙井、歷落於蘆洲蓼渚間、亦可

謂魏城之巨觀矣。

乾隆丁丑、（一七五七）城沒於漳、官舍民廬椽薪壁礫、而臺亦就荒。又八年、予始卜居來此。亭榭軒檻已無復有存者、惟孤塔巋然插雲、及柏下斷碑數片而已。若乃清秋雨霽、倚籬極目、則平沙遠浦、禾黍上下、昔日之佳花芳樹所敷披也。頹垣廢屋、荒榛平楚、昔日之樓臺廛市所錯繡也。牧童樵叟、悲吟嘔啞、昔日之遊人士女蘭槳桂棹所歌舞而喧闐也。（略）猶記曩爲童子時、從父兄鄉先生遊憩於此、倚樹下瞰、平波萬頃、菡萏揚華、紅素間映。北望迎賓門、隱隱如洞、行人往來、蠕蠕然若蟻之出入於穴中、悸心駭目、慄慄欲墜。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而盛蹟已盡矣。（無聞集三）

補、又駢語間存云、余自經水以後、移居禮賢臺前、護城堤上。堤傍外城之址、而宅背城外向、門前狹不容車、其臺則魏人相傳以爲段干木之遺蹟也。余弟邁得首句、余代對之。兄弟倆合作之對聯如下、

負郭陳平巷、誅茅庾信居。附額、山不在高、可以棲遲。不望如人富貴、但求與我清閒。無求於世方爲貴、有得於心未是貧。惟有文章堪慰我、不因貧賤妄求人。惟大英雄能蠖曲、有真學問定鵬飛。豈有文章驚海內、（杜少陵句）要留清白在人間。（于忠肅句）映雪囊螢、稽古羞爲干祿地。緼袍脫粟、傳家幸有療貧方。家務雖勞、未費嘯歌猶足樂。吾廬誠小、尚容卷軸不爲貧。蔬食味偏馨、豈爲家貧乏芻豢。閒居情最適、非因命薄謝簪纓。新晴山、微雨樹、侵曉烟、薄暮雲、深春花、高秋月、吟嘯其間、微軀復何求哉。紫陽經、涑水史、昌黎文、少陵詩、南陽表、彭澤詞、典型猶在、丈夫當如此矣。附額、何陋之有。自有樂地。別有天。尚志。（菽田賸筆殘稿）這些聯句表現了他們安於貧賤、潛心於著述的志趣。

是年成孺人有水後九日呈姑詩云、

野水猶環屋、荒城三兩家。略爨罷吟新句、鍼餘奉晚茶。曾聞敬姜語、勞亦不須嗟。二餘集

又有魏臺晚眺詩云、

野水繞孤臺、月明曠遠目。略雨過暑全消、雲盡天新沐。星月落水中、微風碎珠玉。祇此可忘機、何須覓林麓。

這多是在極困苦的環境之中、能自己排遣愁煩的詩。二餘集自序云、

于歸後家綦貧、無人代操井臼、諸勞苦瑣事無不身親。是以更無暇學詩。然舅姑喜讀書、因未盡棄舊業。舅多病、每呈詩至、則爲一破顏失所苦。而小娘亦略知聲律、常唱和於鍼線刀尺間。

陳履和根據了這段話、所以在東壁先生行略上說、

闇齋先生略見先生學日富、而新娶成氏婦才且賢、炊爨餘閒佐讀不輟、時復呈詩於翁姑以博歡笑、益怡然忘所苦。

是年崔述入都、成孺人有送君子入都詩、

悲兮生別離、況是新相知。略螢窗須努力、春色莫教遲。八口溝隍裏、雙親望眼穿。敢將兒女淚、沾灑向君前。二餘集

又有懷遠詩、是同衣裳寄給崔述的、

惆悵連宵風雨頻、征衣製就寄無因。遙憐臥病長安客、誰解綈袍贈故人。同上

崔述也有細君寄衣並詩至賦此答之詩、

讀罷迴文淚滿巾、鴛幃剛是一年新。不嫌德曜如卿醜、卻惜梁鴻似我貧。客館病遲歸去夢、征衣瘦稱別來身。明年準擬攀喬木、款語妝檯莫愴神。知非集

從這幾首詩中很可看出他們的恩愛和艱困的境況。

秋間崔述在京遇董公常、晨夕過從、暢論書史者數月、至歲暮始別。無聞集三 有送董公常南歸詩、

與君同鄉更同客、欲共君歸歸未得。爲君今夜發清歌、明日君歸奈我何。知非集

又有憶舊遊詩寄朱松田。

憶我與君惜年少、把酒晚香堂名在郡署東偏。乘夜涼。略 自謂與君有仙骨、世人未許同翱翔。略 年年此時共歡樂、豈知一旦成參商。惆悵清原分手去、湘水茫茫蒼梧暮。湖南已恨信音稀、何況雁飛不到處。我亦漂泊風塵間、數年未得開心顏。回首舊遊如天上、惟有夢中時往還。略 問君南歸何日來、略 胸中無限磈礧語、留待松田來時吐。知非集

松田即朱煐之子士琬、天資聰慧、崔述在朱煐署中讀書之時、和他甚相知愛。有時崔述回家省親、或旬月未返、松田常很記念崔述。崔述不見松田、也覺得不爽快。松田隨朱煐到永州去時、曾將道中題詠寄給崔述。崔述也以入關道中所作報松田。至此又作此詩寄他。考信附錄一

是年汪師韓五十九歲、主保定蓮池書院。上湖紀歲詩編 他在蓮池凡十年。一七六五—一七七四

崔述在京度歲、有乙酉除夕詩、

一身辭故園、千里度新歲。不如田舍翁、骨肉同一醉。知非集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一七六六

二十七歲。是年大名知縣秦學溥陞保定同知、崔述送行詩有云、

我時弱冠喜文翰、閉戶恥作陽橋魚。說苑政理篇、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陽橋是一種白魚、橋亦作鱎。伯樂一顧傾冀北、羅之門下真吾徒。

又云、

文侯昔館段干木、遺址今在東南隅。誅茅作室俾我宅、伯夷所築聊可娛。

後來秦學溥陞易州知州、真定府知府、補順德府知府、崔述都曾到他衙裏去過。後來他做到蘇松糧道、因事免職。附錄一。秦學溥離開大名的年、是從大名縣志官師表裏尋出的。

仲春、崔述、崔邁在北京和內黃紀聞歌字東川相遇。知非集紀序

是年成懷祖移疾東歸、其子成誠請崔述題愛蓮圖。大名縣志、知非集。

是年程廷祚死、顧廣圻生。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一七六八

二十九歲。館于武安彰德府屬、與紀聞歌相得甚歡、時或杯酒相往來。紀氏見到他的古文有封建論二篇、治漳策一篇。此三篇文章現在均已缺失、無聞集卷二目錄內封建論尚著錄、不知陳履和何故未刻其文。

八月、紀聞歌序他的詩集弱弄集。知非集紀序

館武安時、嘗自選其古唐體詩若干首、題曰弱弄集。內黃紀東川爲序之。知非集自序

知非集有武安雨夜詩、

齋閣和愁臥、山城入夜清。驟雷驚客夢、寒雨暗歸程。多病思家室、長貧望友生。憐才無復古、高枕獨傷情。

二餘集也有武安即事詩、

蓬門晝迥野花香、自捲重簾對夕陽。山色入庭青似黛、泉聲過雨沸於湯。塵中蹤跡憑誰識、廡下蕭條已共嘗。從此不須施絳帳、與君歸去伴滄浪。

知非集又有九日與紀東川登儒山兼以誌別詩、

略 歸心浩莫遏、欲去仍盤桓。佳節古所重、別離況無端。遙知同樂處、他日夢中山。

可見他在這年九月間離武安回家了。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一七六九

三十歲。考信錄提要云、

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註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決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然知傳記註疏之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屢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爲此錄以辨明之。略

行略也說、先生覺百家言多可疑、悔從前泛覽之誤、曰此非吾父所謂明道經世之學也。乃反而求之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欲自著一書、以正僞書之附會、闢衆說之謬誣、舉子業置不復爲。時先生三十歲也。

據這兩段、可知崔述著考信錄的志願、是定於三十歲時。

他著書的目的、是想要正僞書之附會闢衆說之謬誣。他著書的基本方法、一是反而求之六經、一是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

這幾點都是極可注意的。當日的南方大師、正在做一種大規模的運動。這種運動、因爲缺乏確當的名稱、我們姑且叫牠做漢學運動。漢學運動的目的、也可以說是要正僞書之附會闢衆說之謬誣。但他們攻擊的對象、乃是宋儒、不是秦漢百家之言。他們要正的、是太極圖說、皇極經世一類的書。他們要闢的、是宋儒自出新意的種種經解。他們的方法、也可以說是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但他們所求的本、乃是爾雅、說文解字、廣雅、一類的古辭書、和兩漢魏晉間人的古訓詁。他們也想反而求之六經、但他們知道直接回到六經是無用的、結果必至於望文生義、用主觀的見解來解釋古書。所以他們不用直接回到六經的方法、而採用間接的方法。他們想從漢儒間接回到六經。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崔述是否代表時代的精神。在精神一方面、崔述和漢學運動是很一致的、同是考信的精神、在方法的方面、便不同了。漢學運動走的路是間接的、崔述是直接的。漢學運動想

假道於漢儒以至六經、而崔述要推翻秦、漢百家言以直接回到六經。漢學運動因爲不滿意於宋儒、所以回頭去推崇漢儒。崔述因爲不信任漢儒、所以崇拜宋儒疑古辨僞的精神、而願意爲他們作後繼的援助。崔述父子都是宋學、而且都是宋學中的朱學。

漢學和宋學、表面上似乎很不同、其實清代的漢學大師、除了惠棟、江藩一班迷信漢儒的人之外、和漢儒的精神相去最遠、和宋儒朱熹一派倒是最接近的。他們無論怎樣菲薄宋儒、無論怎樣抬高漢儒、但學術史上演進的線索是終究瞞不住的。於今事過境遷、我們冷眼觀察清代三百年的學術、不能不認那推崇朱子的崔述和那攻擊朱子最厲害的毛奇齡、戴震同是一條路上的人。他們都很接近朱熹、而很不接近毛公、鄭玄。要知道、到了十八世紀、還想回到第一二世紀的許愼、鄭玄、是不可能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人、自以爲推翻中世紀而回到希臘時代了。然而他們所謂希臘、究竟還只是十四五世紀的歐洲、絕不是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希臘不過是近世歐洲人對於中古作戰的一種武器罷了。對中古作戰、就是他們不能脫離中古影響的鐵證。清代的學者也是這樣的。漢學是清儒對宋儒作戰的一種武器。他們反對宋、明、然而他們攻擊朱子、便是直接明儒的一個證據。至於他們講究音韻、訓詁、考據等等、更是朱熹以後的宋學嫡派。試問古韻的研究、古書的考訂、古訓詁的整理、那一樣不是宋儒發起的。不過學術界的趨勢、總是後來居上、清儒的成績超過宋儒、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我們決不可因此就忽略了學術演進的歷史。

宋儒不承認中古佛教、道教的傳統和影響、自以爲回到子思、孟子、直接周公、孔子的道統。然而他

們賴掉的債終究被毛奇齡、黃宗羲、胡渭等翻出舊帳，加利算還。清儒否認宋明學者的傳統與影響，自以爲回到許慎、鄭玄的漢學，然而他們賴掉的債終究被一位同事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翻開老帳查了出來。章學誠說：

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略）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黃幹）、九峯（蔡沈），再傳而爲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爲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傳而爲潛溪（宋濂）、義烏（王禕），五傳而爲寧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之流也。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此指戴震）（略）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曆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曆而貶羲和也。（朱陸篇）

章學誠能指出戴震是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這真可算是一種驚人的歷史眼光。我們明白了戴震是朱學，然後可以明白崔述世傳朱學而仍不失爲那個漢學時期的時代精神的偉大代表。

崔述作考信錄的志願雖定於此時，然而他少年時即富於觀察力，勇於懷疑，勤於求證，修養有素，積累有漸，所以他中年以後發爲著述，有那樣的精碻。我們可彙記他少年時代懷疑態度的表現於下：

一　余自幼時聞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餘分者，世人不通曆法，咸曰月，夜再食

也。甚有以爲己嘗親見之者。余雖尚幼、未見曆書、然心獨疑之。曾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竟夜初未嘗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當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爲然。又數年、見諸家曆書、果與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從而信之。

二、郡城劉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傳、咸謂先時嘗落星於其第、化而爲石。余自幼即聞而疑之。稍長、從劉氏兄弟遊、親見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細詰之、則曰實無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狀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爲戲耳。此現有石可據、有文可徵、然且非實。人之言其又安從而信之。提要上

三、余幼時嘗見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檢閱正義、始知其出於孝經緯之鉤命決也。略讖緯之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讖緯之書之言、則學者皆遵守而莫敢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提要上

是年會試在北京、遇孔廣森。洙泗餘錄首今印本已移在末載孔廣森大戴禮補註序錄中論孔子家語一節、跋中說：余昔會試時、曾與檢討相識、年甚少也。孔廣森一七五二—一七八六十七歲中舉人一七六八、後二年辛卯一七七一進士。崔述父死於辛卯二月、是年似未赴會試、故他識孔廣森似在己丑。崔述與當日的經學大師多不相識、以我們所知、他只認得孔廣森一人、故記之。

是年有送粟太初赴納溪任序。太初名元、廣平人、與崔述同學於朱煐衙中。辛巳成進士、選得納溪

縣。無聞集三。廣平府志。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一七七〇

三十一歲知非集有庚寅仲夏書事一詩、記去年大旱、本年又旱、四月始種黍。五月將割麥時被土匪搶割而去、結語道

頃刻莖穗盡、一粒不得煮。始信爲盜樂、不似爲農苦。方今太平時、豈宜縱狐鼠。況乃近城市、非有山澤阻。縣令不行法、我爲嗟何補。

是年崔邁生子龍官、後改名應龍、又改騰蛟、又改伯龍。崔邁共生三子、長應龍、次夢熊、次躍鯨。崔述晚年無子、將撫夢熊爲子、不幸夢熊十五歲上死了。後來崔述乃命伯龍以一人承祧兩房的宗祀、候他生了兒子再後夢熊。先儒人行述、東壁先生行略、崔元森墓碑。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一七七一

三十二歲。二月十五日、父崔元森卒、年六十三歲。一七〇九——一七七一 先府君行述云、

先君捐館之前一年、預知將終、命家人治後事。未幾果病、病中聞異香滿室者三、遂不粒食十餘日而終。無聞集四

在考信錄的作者的書裏、居然有這種很近於迷信的記載、豈非大可怪的事。然而這也不很可怪。崔元森究竟是一個聞見很狹陋的理學先生。他生平很想在孔子廟裏陪吃冷豬肉、後來五次鄉試、不能中舉人、遂把全副精神用在兩個兒子身上、希望借兒子的成功、間接吃得冷豬肉。崔述很天真爛

纔的述他父親的話道、

獨不見夫崇聖祠諸先儒從祀者耶。是皆以其子故爾。若能然、則吾子也。先府君行述

他的最大奢望只是做到程珦、二程子之父朱松朱子之父的地位、在崇聖祠裏做一個太聖賢。怪不得他在病中也恍恍惚惚的聞着崇聖祠的異香了。

約翰彌兒受了他父親莫大的益處、然而他父親的樂利主義究竟牢籠了他的一生。崔述也受了他父親絕大的益處、然而他父親的崇聖祠觀念也就限制了他一生的發展。所以我們雖然很感謝崔元森、終不能不指出他臨死時的一點陋相。

四月二十九日、丈人成懷祖死、年六十五歲。一七〇七　一七七一　汪師韓成君墓誌銘云、

洎來清苑、君之子諟從學於蓮池、因得讀君關中槖草詩而爲之序。乾隆戊子一七六八君已歸田、載通音問、至辛卯一七七一而君凶問至。略君本略湖口知縣諱文杲之仲子、而出爲過村先生後。略庚午除邠州直隸州判、甫莅任、盡革諸陋規、而自題其廳事曰、佐牧倡僚、期共致安民緝盜、判邠懷古、竊自方強恕求仁。其後神君慈父之交稱、已略具此兩言矣。略十七年中先後兼判乾州、權知三水、長武、永壽、三原諸縣事、又入佐賓筵、出理屯戍、所至皆有聲。略君屢報善最、顧屢爲忌者齮齕不克上遷。略生子二人、長即廩生諟也、次誠、國學生。女三人、磁州諸生張鑑、國學生張鑰、魏縣壬午舉人崔述其壻也。上湖文編補鈔下

六月、適成安陳郾之長姊死。先府君行述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一七七二

三十三歲。作先府君行述。至保定乞汪師韓作墓誌銘。誌中說有孝廉素衣冠而過蓮西。則君之子述也。似汪師韓與崔述爲初次相見。後來汪頗能賞崔述的見解。故崔述上汪韓門先生書自跋云。余自二十以後。頗有所窺測。先達中賞鑒余者。惟汪上湖先生。考信附錄一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一七七三

三十四歲。元旦。開始著文五篇。題曰春王正月論。及秋。復增刪爲三篇。題爲三正辨。十五年後。戊申、一七八八。復增改一遍。合爲一篇。改名三正異同通考。己酉。一七八九。以後又改爲三代正朔通考。此篇初刻於江西、一七九七。此本顧頡剛先生有一本。其後又就原板挖改數十處。抽換一頁。此本燕大圖書館有一本。嘉慶乙丑、一八〇五。又刪改一遍。其先後亦頗有所更定。次年丙寅、一八〇六。刻於彰德城中。是爲彰德本。此本我有一本。較今本僅多三十七個字。今本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浙江東陽縣署中刻的。

此書初稿原文如何。我尚未見。今就彰德改本。摘其大意於此。以見崔述第一部著作的方法。

原稿名春王正月論。此名最確切。因爲此文主意在於辨明春秋春王正月是周正。春秋隱元年杜註、周王之正月也。正義說。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月也。此義本無可疑。後人因論語有行夏之時一句話。以爲孔子既主張夏正。夏正建寅。周正建子。春秋不應沿用周正。於是程頤說春秋假天時以立義。以夏時冠周月。而胡安國遂謂周不改月。但改歲首。春秋的正月乃是孔子自己改的。家鉉翁作原夏正。又以爲春秋之月也不曾改。只改了舊史的歲首。子改爲寅。於是春秋之正

月遂成夏正建寅之正月（與今日陰曆的正月同。周之正月、當陰曆十一月。）了崔述以爲孔子是一個尊周室的人必不敢替王室改正朔、故說、

周果名爲十有一月、孔子必不書曰正月。孔子既書曰正月、周必不名爲十有一月也。（東陽刻本）

此言似近於肊測、但他全書考經傳之文、綜異同之故、溯流窮源、分條別貫、已可表示他後來著書之方法。如他駁家氏云、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電非災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云、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爲異。夫雪距震電八日、其與震電無涉也明矣。震電苟當其時、豈得以後日有雪之故而追異之乎。（略）若二饑兩有年之書於冬、雨雪隕霜殺菽之書於十月、其斷斷不可謂之夏正者、蓋不可以枚數。家氏乃云、外此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例而通。嗚呼、吾不知家氏又將以何義例通之也。（同上）

崔述此文中最有價值的、是他能研究前人所以致誤的原因、指出古代的正朔並不統一、新舊曆皆有沿用之侯國、而文人學士之篇章與民間的歌謠中時時沿用舊曆。這種歷史的眼光、打破整齊畫一的古史觀念、實可佩服。他說、

至於經傳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時、三正雖迭建於帝廷、亦並行於侯國。（略）蓋諸侯之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苟（略）無大過、聖人亦不強改其曆使從己也。（略）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曆也。湯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同上）

這種見解真可驚人。他舉的例是、

晉封於夏故墟、民習於夏正者久、其曆仍用夏正。以竹書紀年考之、曲沃莊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絳老人謂之正月、略此乃晉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傳、亦多采舊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弒、申生、丕鄭之殺、經在明年春、傳皆在前年冬。韓之戰、經在十一月壬戌、傳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紀他國之事、亦間有用夏正者。如齊桓之卒、經在十二月乙亥、傳在十月乙亥是也。此或其國亦用夏正、或此國之事旁見於彼國之史、均未可知。略左氏既未及盡考而正之、而杜氏經傳集解既成、始見竹書、又未及追改原註、因至後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顧寧人日知錄卷四始揭此義、而余以推之傳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閏亦互異、如王子朝之亂、衛侯輒之奔、經傳皆差一月、乃知列國皆自用其曆、固不得以唐宋郡縣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時也。同上

他又說、

古之時、三正既竝行於侯國、亦通用於文人學士之篇章。猶封建廢爲郡縣、而刺史太守節度使觀察猶謂之諸侯、猶知府知縣猶謂之守令也。蓋詩之爲體、與紀事不同。歌謠之興、始於虞夏。其時方用夏正、其後遂以相沿。猶唐詩之多沿漢、魏、六朝語也。亦可據唐詩以證唐書之誤乎。且純用夏正者、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一詩耳。其餘則周夏之正皆可通者較多。若豳風則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謂之蠶月。此蓋當時里巷之語云然。同上

向來說春王正月四字的人、往往憑空肊造許多不相干的微言大義。崔述只給他一個極平實近情的解釋、

> 孔子何以冠王於正月也。古之時、三正並行於侯國、亦通用於篇章。孔子懼民聽之惑亂、後之學者無所考證、故屬正月於王以別嫌而傳信。不曰周而曰王者、以別於夏商之丑正寅正則曰周正月、以別於諸侯之丑正寅正則曰王正月也。猶之乎詩之別於商頌則曰周頌、別於十五國風則曰王風也。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師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皆不云周。（略）後儒不知三代正朔之制、因而不知孔子書王之意、（略）遂疑聖人別有深意、而以欲行王道之義訓之、謬矣。（同上）

是年、館於胡村店。主人趙生談及內黃盜案、崔述爲作楊村捕盜記。（無聞集三）此文紀事甚樸實、讀之可以想見清代北方民間產生的許多盜俠小說的背景。

十一月十六日回家、遇大霧三日。霧散後、遠近樹上皆成了樹稼奇景。崔述爲作霧樹詩。次年冬、復見此奇景、遂作霧樹詩序。樹稼今亦名樹掛、爲北方冬間一種奇景。我於民國八年冬間南下、經直隸山東之間、在火車中見遍野樹木皆成玉樹瓊枝、歎爲奇觀。詢之車上北方人、始知此爲樹掛。當時尚不曾見無聞集、故不知樹稼之名。崔述之詩今不存、但霧樹詩序乃是一篇很精密的辨證文章、可以表見他的科學態度、又可以表見他的審美能力、故我摘鈔於下、

北方寒厲之時、晨起往往見庭。樹若懸冰雪、日出則消、俗謂之樹稼、然莫能名其故。或云雪爲之、或云霜爲之、不知此皆霧之所凝。吾先君與羣從兄弟言云爾。余每驗之、夜有霧則曉必如是、未嘗爽焉。

這已可見他立說必求證驗的精神。他又說、

乾隆三十八年、余館於御河之陽。十一月十六日歸省、適大霧隱空、親見霧爲風颺、凝於物杪、人鬚馬鬣、裘毛之末、未有免者。又其爲物甚黏、愈凝愈黏、至倒懸寸許不能墜。如是三日、霧斂目開、則遠村近圃、編珠貫玉、彌望無際矣。(略)於是益信向說之不誣。

他因舉三證、證明樹掛不是雪霜所成、是霧所凝成的、

一蓋地液之初生。而後降者有三、曰雨、曰露、曰霧。雨露之升也高、其凝之時猶未成乎水也。故霜最輕、雪次之。霧之升也卑、其凝之時成乎水矣。但其點滴微細、故輕於冰而重於雪。其不同一也。

二雪霜平地爲多、枝上雖有雪、然易落、不能厚。霧則專凝枝杪及一切纖芥物、雖係縷髮、庭中無不著者、而平廣處反泯然無跡。其不同二也。

三雪霜皆覆物上、不能集其旁。下霧則隨風所颺、棲於枝旁。故自上風視之、則如縞帶瓊絲。下風則枯枝而已。無風處則四面皆著而不盈、或繫於下、亦不墜落。其不同三也。

這三條都很有理、第三證尤精細。成孺人說、

古人詠雪之章如林、此殆過之、而反寂寂。以意度之、於古必希、不如今之繁也。

崔述初也信古今異同容或有之。他的霧樹詩做成一年之後、又遇大霧、無日不霧、無霧不凝、子懸午墜、日以爲常。遇陰寒則竟日不落、其物象之妍、鏤嵌之巧、晶瑩玲瓏、細碎曲折、較之往年殆逾十倍。然而近縣的文士竟沒有人和他的霧樹詩、亦竟未聞有賞此奇觀、顧盼而低徊之者。於是他歎口氣道、烏知古人之不亦如是、而余之所好之獨不可解也。

崔述之霧樹詩最近發現的、知非集中竟沒有收入、但成孺人的二餘集中卻有霧樹一首、不知是否和崔述的、

雙扉破曉開、滿目飛霧雪。庭樹玉雕鏤、砌草珠攢結。望遠不分明、迷離光皎潔。天地造化頃刻成、瑤草琪花不可名。蓬萊瀛洲竟何處、恍疑身在玉京住。須臾霧盡白日見、滿庭無路花零亂。

集中又有贈君子一首、不知他作於何時。因有五行三正細剖分之語、故坿寫於此。

崔郎卓犖志不羣、胸藏經濟人莫聞。有時慷慨論時務、沛如黃河向東注。近來學古益成癖、獨坐搔首常寂寂。喚之不應如木石、忽然絕叫起狂喜。數千餘言齊落紙、五行三正細剖分。創論驚天思入雲、直欲掃除千載惑。豈效小兒弄筆墨、半生辛苦文幾篇。才高可惜無人識、長安雖去每空還。十年憔悴長途間、且同煮酒開心顏。一朝飛騰遂厥志、平盡人間不平事。

行略說、外人未有好先生書者、獨成孺人爲閨中老友、盡悉生平著書事耳。這一首詩寫崔述著書的神態如畫。而成孺人善於排除窮愁、寬解其夫、實爲崔述平生學問上一大幫助。

是年冬汪師韓有信給崔述。考信附錄一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一七七四

三十五歲。葬父於舊魏城東南隅禮賢臺之西。行略及闇齋墓誌銘

寫定救荒策四篇。無聞集一 四篇之目如下、

一有雨暘而無愆伏策

二有愆伏而無水旱策

三有水旱而無饑饉策

四有饑饉而無死亡策

其第一策多迂腐之言。如云、煤窟何衆乎。略 洩地氣不已甚乎。略 是以古者建國必多樹木、略 古之炊爨皆取之於林麓、不取之深山重泉之下、夫是以天地之氣完而其力厚、此說甚謬、多種樹固可以減災、然種樹不是供炊爨的。

第二策主張近川之田多開溝渠、遠川之田多鑿井、其說甚是。第三策欲使民力專於田、用畜於家、以爲積粟之計。又主張減汰不耕而食之人、其說有可行、有不可行。第四策論如何救於已荒 凡有四道、曰糴、曰借、曰役、曰賑、他說救荒之道、必先料民、糴者不籍、其餘皆籍。此說極是。末段痛言吏胥之害亦很有理。

救荒策有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自跋云、

曩余館於太行之麓、五月未雨。往來道塗間、見諸縣祈雨者、或焚香插柳以禱神祠、或取水數百里

外。或閉南門、開北門。或缸貯壁虎、令童子環擊之、無法不施、迄無一效。南北開閉之說、雖出董子、然屋不露日。故南戶向陽、北戶向陰、城門內外均露天日。南北有何分別、正所謂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也。陰陽果何屬焉。略而不學之人尚詫爲奇策、亦可悲矣。余雖布衣、哀民之不聊、傷吏之無術、乃於鞍間枕上、殫思研精、略得四策、而館事少閒、不克成稿、會雨遂姑置之。此不知在何年去年一七七三自七月朔逮霜降無雨。大名府縣禱雨者數、皆俟雲已合後乃禱、略得涓滴、即往謝神。其意欲見禱之有驗、以美觀聽。以此事神、宜其不能感格也。余復感前事、遂卒著之、欲獻當路、亦竟未及繕寫。

今夏一七七四復旱、始乘間繕之。而連日陰雲四合、垂垂欲下、時作微雨、竊幸余言之無用矣。會府屬諸生耆民各以役繁吏蠹訟於縣上、官命縣桎梏而榜掠之。次日天忽開霽、雲斂日烈、如炎如焚。乃知感應之機、其速如此。略用是復秘篋中、誌其顛末。

此可見崔述終不脫天人感應的迷信。他一面譏彈董仲舒、一面卻又被董仲舒的鬼迷了。

補他以連歲苦旱餓者載道作聯句云、傳僻書癡甘把逢迎輸俊傑、敝衣粗食得無凍餒即神仙。芨田賸筆殘稿連歲苦旱餓者載道漫題

是年汪師韓六十八歲、秋末離開蓮池書院、有南歸有期留別蓮西諸友詩云、

一年人住尚餘情、何況林蟬十度鳴。略

他在蓮池凡十年、在此詩之後、尚有並蒂蓮詩一首、也是將南歸時作的。

考信附錄中有上汪韓門先生書一篇、是在這年託鄉試之人寄去的。書中有云、

述幼癡鈍、長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獨好參伍古今事蹟、辨其是非真僞。日積月聚、似少有所見、嘗欲著之於文、顧自以爲年少識淺、又方勞心於科舉衣食、未暇爲也。略 自先君見背、後功名之念頓灰。家貧多病、益疎懶、自度難以進取、欲遂一抒所見、愧不能文、乃於去歲取昌黎、柳州、廬陵三家文、熟玩其理。然執筆之時、故態輒見、百不一似。略 述爲文非欲貌爲古人色澤、誠欲自抒所見、如孔子所謂辭達者可矣。然言固有能達、有不能達者、有雖少而達、有必多而達、有雖多而愈不達者。略 若之何其能使文不煩而意畢達也。略

這一個意思很可注意。崔述已決意要著書、但他還怕文不能達意、故先做一番古文工夫、熟玩韓、柳、歐陽三家之文、並且殷勤問業於古文家汪師韓。他這一番工夫實在不曾白費掉。他雖不以文名、但他的文章在清朝古文之中要算是第一流的了、和他同時的史學家章學誠也講究文章、故能自抒所見。那作王荊公年譜考略的蔡元鳳、因爲文筆煩冗、便令讀者生厭了。又如近代廖平與康有爲、同治今文學。康的思路明晰、文筆曉暢、故能動人、廖的文章多不能達意、他的著作就很少人能讀了。要知文章雖是思想的附屬工具、但工具不良、工作也必不能如意。崔述於著作之先力求能自抒所見的預備、這一層很可以做後人的模範。

此一書內、他也提及他著作的宗旨、他說、

自戰國以來、邪說並作、皆託聖人之言以取信於世。亦有聖人之徒傳而失其真者、漢、晉諸儒罔能

辨識。至唐宋時、尊信日久、益莫敢以爲非。六經之文、有與傳記異者、必穿鑿遷就其說、以附會之。又好徵引他書以釋經義、支離紆曲、強使相通。雖有一二有識之士論其舛謬、顧其考證抉摘猶多未盡、而世亦不盡然其說。二帝三王之事、周公孔子之意、其晦於後世者、豈可勝道哉。述之所見、雖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識者之去取、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略

此書是寫給一位老前輩的、故說的話沒有與董公常書見下文那樣痛快明瞭、但兩書都可以表示他三十歲以後、四十歲以前準備著書的心理。

是年冬、罷館歸漳上。霧樹詩序

乾隆四十年乙未 一七七五

三十六歲。朱煐於前一年死於雲南、年七十六。本年訃至、崔述作祭石屏朱公文考信附錄一、文中有云、略公之南行、送公汶水。從此夢魂湘江滇海、猶冀微官驅馳王事、或能見公於滇之滋。十有三載、屢躓文場、私心未遂、公已云亡。沒不知日、葬不知處、萬里南天、攀號無路、緘辭六詔、以寫哀思。公靈在天、尚其鑒之。

朱煐對崔述確有知己厚恩、故崔述終身不忘他。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一七七六

三十七歲。我們在上文曾說崔述三十歲時、已立志著一書以正僞書之附會、闢衆說之謬誣。此言在他處未得旁證。但在這一年、崔述有與董公常書無聞集三、可以作這話的旁證。此書極重要、故鈔於

此、

略往述幼時喜涉覽山經地志權謀術數之書、常雜陳於几前。略近三十歲始漸自悔、專求之於六經不敢他有所及、日積月累、似若有得、乃知秦漢以來傳註之言、往往與經抵捂、不足深信。

陳履和行略之言、恐即是根據此一節而撰。但此書舉例稍詳、他說、

如炎帝本與黃帝同時、太皞在其後、而世以爲伏羲即太皞、神農即炎帝。

稷契皆在帝嚳之後百數十年、而世以爲高辛氏之子。

周公本因成王諒陰而攝政、而世以爲成王年止十三。

平王本畏楚偪而戍申呂、而世以爲私其舅家。

周本三正並行、而世乃雜取傳記夏正之文爲周不改月之證。

周本郊遂用徹、采邑用助、而世乃因孟子雖周亦助之言、謂徹亦畫爲井、亦以中爲公田。

推此而求、不可悉舉。要皆不肯細讀經文、過信傳註百家之言、故致舛誤。

這裏舉的例共有六個。三正一例已見上文三代正朔通考一節。用徹用助一例、也可見他此時已有三代經界通考的初稿本。其餘四例皆見各種考信錄中、可見考信錄的材料的收集此時已着手了。

書中又說、

舊嘗閱一小說、載孔子適陳時有采桑女及樵夫詩一、首鄙俚不可入口。且曰、按此即今七言絕句、而世儒謂始於柏梁、不學之過也。閱至此、不覺失聲大笑。嗚呼、今世所傳戰國秦漢之書托名於

聖人者豈有以異於此乎。特以其傳既久、學者遂不敢議。而今乃欲據六經以正其失、求其不掩耳而疾走、不可得也。

崔述、見世人富於信仰心、什麼東西都聽得進、吞得下、信得過、他真不能了解這種心理。采桑女之歌、是他生平最氣憤不過的例、所以他晚年作考信錄釋例、也曾用這個妙例

後人之學、遠非古人之所可及。略近世小說有載孔子與采桑女聯句詩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長、夫子行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采桑娘。謂七言詩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詩、識者已駁其僞。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數百年、而託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提要上

考信錄之作、只是要醫世人信心太強之大病。考信只是考而後信、只是疑而後信。

與董公常書、還有不少的傳記材料、如云

若述者、其學固無足取、而亦絕無人相問難者。少年才俊、皆高視闊步、一揖猶以爲浼、一問猶以爲辱。略間有一二來者、皆初學無所解得。一補諸生、即都颺去。讀書雖有所得、而環顧四壁、茫然無可語者。

此可見他當日無師友之樂。又云、

述本無祖遺田產、又值洪波毀室、先人所遺書蕩然無存、至無容膝所、依人廡下。辛卯之春、先君見背。今惟家母在堂、差爲康健、而祿養色養、又都不能。一二年來、增患目病、翻閱盡廢。年垂四十矣、

而一介子女杳然不聞消息。家貧、不能蓄妾。略夜間就枕、怛然無生人之樂、不覺其淚之濡衾也。略

此可見他當日的家庭困境。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一七七七

三十八歲。生一子。他們結婚後、久未生子、母甚憂之。今年始生子、母名之曰天祐。先孺人行述

朱熯之子士琬寄書請他爲朱熯作墓誌、因作朱公墓誌銘。無聞集四

有宿青石滾詩寄殷廣文、名希文、字憲之、號蘭亭、天津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寫鄉村貧苦之狀、是重要史料。詩中云有兒甫彌月、故知作于是年。贈東明沈銘亭詩有龍門點額十五載之句、亦作在此年。知非集

是年戴震死。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一七七八

三十九歲。是年大名大饑、人不自存。讀風偶識三

知非集中有邯鄲七夕詩一首、題下注云、是歲閏六月。故知作在此年。詩云天上乍逢歡好夜、人間初別悵新秋。可見他是方從家中出來的。又云閨遲烏鵲三旬會、貧折鴛鴦兩地愁。想來是離開他夫人到外面來坐館。但不知這年是否就在邯鄲。

歲暮有迂歌贈別王懋勤。知非集歌中有十六遊府宅、略至今二十有四載句、推算當作於是年。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一七八〇

四十一歲。館於北皐。大名屬在此年、見扶病贅。無聞集四館北皐時、復自訂其四十以前詩、題曰樂飢集。

知非集自序是年母死、明年弟死、由是輟吟數年。同上

三月、以長姊適陳氏者死後十年未葬、自往成安葬之。行略

六月、兒子天祐死。餘集中成孺人有哭天祐詩二首、又有遥題陟庭叔浮雲圖詩、亦作於此年。知非集中之爲成陟庭題浮雲圖詩、似崔述在去年（一七七九）作的。

十月初九日、母李太孺人死。崔述中年始得一個兒子、李太孺人很愛他。天祐死後、李太孺人哀慟發病、四個月後遂不起、死時年七十五歲。先孺人行述

是年陳履和與他父親陳萬里同榜中舉人。陳履和顯考行略 那時陳履和年二十歲。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一七八一

四十二歲。六月二十八日、弟邁死、年三十九歲。一七四三——一七八一 先孺人行述附 崔邁字德臯、號薛巖、幼而聰慧、十歲能文。十二歲與兄述同入縣學、二十歲又與兄同榜中舉人。性喜博覽、讀書目力甚捷、日覽十餘冊。嘗與兄述同讀海賦、述成誦未及半、邁已熟誦全賦了。他少年喜詞賦、尤好爲小詞、倣柳耆卿、自名其稿曰步柳集。三十以後、文格漸老、多直抒所見、常好考究名人事蹟、次其終始、辨其同異。這一層是他們兄弟同有的歷史的興趣。先孺人行述附

崔邁著有魏墟雜誌、又欲搜輯大名文存及鄉賢行事、各爲一書、均未成。大名縣志三十六 又著有古文尚書考及訥庵筆談、駁僞古文尚書經傳之僞、較顧炎武、李紱尤詳。筆談今摘入考信錄中、尚書考也採入崔述的尚書源流真僞考中。此外尚有讀古文尚書黏簽標記一卷、於僞尚書各篇中簽出字

句所本及勦襲而失其意與措語之不當者。次卷雖未成書、祇附在他哥哥古文尚書辨僞之末、但他的方法與結果卻和梅鷟閻若璩諸人往往相暗合、他們兄弟皆不曾見梅閻兩家之書、但他們用同樣的方法得同樣的結果、更可見考據學的方法若用的精密時、確有客觀的真實。參考古文尚書辨僞二

崔邁是崔述的學問伴侶、他的夭折使崔述十分痛心。崔述一年之內三遭骨肉之喪、故自敘云、

期年之內、血屬凋殘、驚心駭目。略孑然一身、慘慘悽悽、惟弟遺孤三四日在側、幼者猶啼索果餌。略身非木石、何以爲情。先孺人行述

是年崔述在喪中始作五服異同彙考。此書至戊申一七八八凡八年始成書、今爲遺書之一。本書自敘

是年冬、張維祺自肥鄉縣移知大名縣。張維祺號雲嵋、膠州人、乾隆戊戌進士、是章學誠的朋友。本年章學誠往投張維祺於肥鄉縣、因留在清漳書院主講。張移大名後、章學誠也到大名衙中、至歲暮始辭歸。參看胡適章實齋年譜此時這兩位南北大史家崔述與章學誠同在大名縣、不知曾否相見、曾否會談、他們的文集中彼此都不提起姓名、令人悶煞。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一七八二

四十三歲。

二月、將葬母及弟、作先孺人行述。弟邁附載

三月、葬母及弟於城南。

六月、病瀉痢、愈而復病、既愈又病寒、幾死。略病稍愈、作扶病贊。扶病贊序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一七八三

四十四歲。行略云、

自闇齋先生卒後十年之間、一七七一—一七八一疊遭變故、積哀勞病、作幾死者屢矣。母喪既除、痛弟邁篤學而年不永、所恃以成先志者、孑然一身、益發憤自勵、始作考信錄。疾病憂患中、奔走衣食、又十年、一七八二—一七九二而考古著書弗輟也。

補崔述於母及弟喪服既除之後、作聯句云、北堂日暖思萱草、南浦春回憶棣華。荍田賸筆殘稿先慈及弟服除後題

崔述作考信錄的志願、定於三十歲時。中間爲作古文的預備工夫、爲衣食奔走往來、爲憂患死喪所累、凡十餘年。至是他已四十四歲了、始發憤著書、自此以後三十餘年中一七八三—一八一五爲著書的時期。

三　崔述的年譜下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一七八四

四十五歲。大名縣知縣張維祺發起修大名縣志。分纂四人舉人成諟、舉人崔述、舉人晉尚易、廩生徐淶。

成諟是成懷祖之子、是崔述的妻兄弟。南方史學家章學誠的朋友主纂的縣志、卻是北方史學家崔述的分纂、這也是一段巧遇。大名縣志中有崔述的大名水道考兩篇、一考漳水、一考御河。這兩篇、今本無聞集卷五有目無文。崔述自編全集總目中有云、無聞集附錄之水道考曾用活板印出。幸得在大名志中尋出、甚可貴也。無聞集卷五全闕、疑是時陳履和已病倒、故不曾刻完。除此二篇已覓得外、尚有漳河源流利弊策、與呂樂天論漳水事宜書、無法覓補了。他的集中卷三又有直隸水道記一篇。合觀這三篇、可以看出崔維雅以來他家仍舊保存治河專家的門風。

大名縣志的風土志中、有方言一門、後附崔述只當行一篇、足以表示其考信的態度。附錄於此、

只當行

只當、邑之方言、已知其誤而自恕之辭、猶云只以爲也。野之夫好以意度人所行事、具在目前、了不一睹、聒而與之語、亦終不信。幸而情狀終露、詰之、則曰、我只當云云耳。若其料本屬意中、而其事反出意外者、然作只當行。

只當只當、水炎火漲。日自西昇、魚遊樹上。英雄氣短寃難伸、泣盡鮫珠人不聞。夷齊讓國、採薇蕨、

只當西山來行劫、盜跖日日生食人、只當閉戶安清貧、黔婁萬鍾、只當取楊朱一毫、只當與。只當婁
公慣罵座、只當灌夫不拭唾。不視所以、觀所行、只當二字胸中橫。儀秦辯口如懸河、技窮其如只當
何。前者只當已知誤、後者只當仍不悟、世間萬病皆可醫、惟有只當無法施、只當只當何所極。忠臣
孝子無顏色、天生只當困聖賢、莫怪世人昧不識。

這一篇雖算不得好詩、但很可顯現崔述的考信主義的精神。他生平最恨含糊輕信的惡習慣。世間
懶人不肯細心研究事實、只糊塗相信、及至錯誤已證明、始恍然道原來如此、我只當是那麼回事。
這就是崔述所痛罵的只當了。

乾隆五十年乙巳 一七八五

四十六歲。正月、大名縣志稿成。會張維祺遷河間同知、尋以詿誤免官。繼他做大名縣的是休寧吳之
衍。張維祺把志稿托他而自爲序、序文約二千字、述往歲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余論
修志事。以下設爲問答體、述章氏對於修志的主張。中有云、

郡縣志乘、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悞倣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略規矩法
度、必明全史之通裁。略知方志非地理專志、則山川、都里、坊表、名勝、皆當彙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
目、失賓主之義也。知方志爲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
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志爲史部要刪、則胥史案牘、文士綺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仿史法也。略
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徵、則縣志取焉。縣志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

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志、以（其）荒略無稽、縉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故實始於悞仿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略）

今日所存乾隆大名縣志刻本、乃永安李棠任大名縣時修成的。吳之衍不久即去官、後任爲桐城葉暘也不久即去、皆不及修志事。李棠到任後、知道成提家中有志稿筆削本、乃取來重訂成書。書成於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而署張維祺、李棠二人之名。張序中說原書分十六編、圖說二、表二、志七、傳五。今本分四十卷、計圖說十、表五、志十二、傳十二、雜記一、在形式上已和張氏原本不同了。內容究竟有何差別、我們在此時已無從知道了。

是年崔述有曹氏家譜序（無聞集三）、序中有去歲吾縣明府張公修縣志一句、故定是這一年作的。這一篇序最可以表見崔述中年成熟的史學見解、故我們摘鈔於此。第一段泛論古史、

世近則所聞詳、學深則所記多、此必然之理、而無可疑者也。然吾嘗讀尚書、孔子之所序也、乃僅斷自堯典以下。其後五百餘年、有司馬遷、其學不逮孔子遠甚、而所作史記乃始於黃帝。至司馬貞、又後於遷者近千年、其學亦益不逮、乃爲遷補本紀（三皇本紀）、又始於伏羲氏、前於黃帝者千數百年。下至於明世益晚、其人如王世貞（刻本作王士正、今改正。上文司馬貞、刻本亦因避清世宗諱改作正。）鍾惺輩、學亦益陋、而其所續綱鑑捷錄等書、乃反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之時。是何世益遠、其所聞宜略而反益詳、學益淺、其所記宜少而反益多哉。蓋世近則其考之也易、而學深則其辨之也精、夫（如）是故僞者不能以亂正、（此書真字皆以避諱作正）而其書自不能不略且少。世益遠則僞者益多、而亦益難辨、學益淺、

則益不能辨其爲正與僞、而視六經、三傳、諸子百家、齊東野語、漢人小說、均之爲可信矣。如是而欲其書之不詳且多、其勢固不能也。

這個觀念世益遠、其所聞宜略而反益詳。學益淺、其所記宜少而反益多、乃是崔述的一個重要見解。

第二段論志與譜的重要、第三段論曹氏的家譜。曹松巖名養元、廣宗縣訓導。自作家譜、始於他的曾祖、曾祖以上、非不盡知、而所傳異詞、恐紊世代先後之次、則竟略而不書、且爲辨疑說以明之、蓋恐後人之妄補之也。崔述很贊成這種大膽懷疑的態度、他說、

先生原籍武清、嘗往求其疎族、得其遠祖之墓、其訪之也必周矣。然而終缺之者、蓋惟其訪之也周、故知其可信者之少。凡輕於紀載而不自疑者、皆其訪之不周者也。

這又是崔述的一個重要見解。因爲世益遠、其所聞宜略而反益詳、所以我們不能不把後世隨時堆積上去的部分一層一層地剝下來。凡人的大毛病在於貪多、在于捨不得拋棄。假古董也捨不得、假書也捨不得、假歷史也捨不得、甚至於假祖宗都捨不得。這都是因爲普通的人都不肯思想、從不會發生真假的問題。別的可假、祖宗那有假的。殊不知道祖宗也常有假造的、也常有錯認的、正同古史上的許多帝王一樣。所以連我們自己的祖宗都得考而後信。惟其訪之也周、故知其可信者之少、這是崔述作考信錄的信條。

第五段論得姓之始、便是說祖宗可假、

余又嘗觀通志新唐書表、其所載得姓之始及其世系皆歷歷可指。及考之於傳記、有・氏而出於

數國者有一國而不止一家者。然則其餘將盡無子孫乎。是皆考之不詳、辨之不精、見其一而不知其有十、而後之人作家譜者乃引之爲權輿、甘於自誣其祖而無所惜、良可歎也。

我在幾年前給績溪旺川曹氏顯承堂支譜作序、也曾說、

中國的族譜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源遠流長的迷信。略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後、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後代都到那裏去了。略如果當初各姓各族都老老實實的把本族的來源記在族譜上、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的民族豈不省了多少事嗎。可惜各姓各族都略不肯承認自己的祖宗、都去認黃帝堯舜等等不相干的人作遠祖。略

我希望以後各族修譜、略每族各從始遷祖數起、始遷祖以前但說某年自某處遷來、以存民族遷徙的蹤跡就夠了。各族修譜的人應該把全副精神貫注在本支本派的系統事蹟上、務必使本支本派的家譜有信史的價值。略　胡適文存四

我那時還沒有讀過東壁遺書、但這段論族譜的話頗可以和崔述的見解相印證。

這部家譜是曹松巖做的、他的兒子阿周續作的、崔述在序的末段贊美阿周道、

雖然使阿周有求勝前人之志、如索隱之於史記、前編之於通鑑綱目、先生且奈之何。今茲之續之也、但於其後有所增、而不於其前有所補、先生之視龍門紫陽、不厚幸乎。

阿周名衡姬、也是一個有見識的人。考信附錄卷二之首載他的洙泗考信錄題詞云、

攷據詳明、推勘周至、真必傳之書也。

是年崔述納妾周氏名麗娥。麗娥受了成孺人的訓練、很能幫助他的丈夫崔述自己說、

余善病、娥侍藥餌頗勤。余素有不寐之症、常中夜怔忡、身如焚、輒呼娥起閒語、良久心漸安、遂復倦睡。娥見余睡則默坐假寐、或屏氣潛退、恐驚余之眠也。凡十餘年皆如是、是以余雖病弱、終不至困劇、以有娥也。侍妾麗娥傳、無聞集四。

補並作聯句云、日暖香閨雙夢燕、春深喬木早遷鶯。荍田賸筆殘稿新納侍妾兼有遷居之謀

補乾隆五十二年丁卯　一七八七

四十八歲。是年他的姊姊逝世。崔述有一個姊姊嫁與逯懋如、之兄死後十年尚未安葬。他在嘉慶二年給逯懋如的信中說、先姊沒已十年、窀穸未卜、略伏望三哥慨然自任、使令兄與先姊均得早歸泉壤。荍田賸筆殘稿與逯懋如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一七八八

四十九歲。五服異同彙考成書。此書作於辛丑、一七八一凡八年始成書。此書其實是一部喪服沿革史、每一種親屬先記古經的喪服、次記後世的沿革、次論其得失。例如、

父在爲母

經齊衰杖期。開元禮改齊衰三年、家禮因之。明復改斬衰三年。卷一

這是加重的例。又如、

爲妻

古本三年。經、齊衰杖期。開元禮、家禮、明並因之。

按春秋傳昭十五年文、則古者爲妻亦服三年也。略而經乃言期者、蓋其後之所改。記云、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此經乃後儒之所記、非周初之所作矣。略　卷一

爲長子、

經斬衰三年、開元禮家禮並因之。明改齊衰期。卷一

這都是變輕的例。

這種變輕或變重都是社會學的好材料。這樣有統系的歷史的研究、很可以表示崔述的歷史眼光與歷史方法。他的論斷雖然不能完全脫離時代的影響、卻也有很驚人的見解。如他論厭降一條云、

考經文、士之服三年者四、期者十有八、齊衰無受者五、大功者七、小功者十有五、緦者三十、而遭變故服他服者不與焉。略計所爲服者不下一二百人。略十分去其七、尚不下二三十年在喪服中。略傳云、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略然則五服之人皆有厭降、可例推也。自開元至明服益以增、而亦未有能推厭降之詳者。以余目之所見、有一人而終身於喪服中者、有十年而斬衰居其五六年者。是以今世之人未有能行古喪禮者。此固勢之所至、非盡人情之薄、雖聖人亦無可奈何者也。卷一

又如他論爲舅一條云、

按古母族之服由母推之。從母與母同居閨中、而舅在外、故爲從母服重、爲舅服輕。後世時勢不

同、甥多見愛於舅、爲舅加服、時也即禮也。然從母之情較疏、既加舅之服、即當減從母之服爲緦、而從母昆弟不相爲服。乃自唐以來、但有加服而無減服、服逾於古者幾十倍。豈古人之情獨薄而後人之情獨厚歟。然則名爲有服而實無服、名爲加之使重而并求其如古人之輕者而不可得、夫亦何待言耶。卷一

這都是富有歷史眼光的議論、古人很少能見到的。

約二十年後、崔述近七十歲了、他又補作五服餘論十一條、附在此書之後、其中尤多可佩服的議論。如云、

服者非第服而已也。飲食居處、必有其相稱者焉。略何以如是也。此人子之至情所不能已者也。略然亦有不必甚拘者。家之貧富不同、人之強弱亦異、疏食苟能下咽、雖未虞而疏食焉、可也。略故記云、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又云、五十不成喪、七十惟衰麻在身。總之禮本乎情、非強人以所不能行者也。略 卷三

又云、

考經與記所載喪禮之繁、可謂極矣。說者以爲周公所制、非也。此乃周末文勝之弊、當時習於禮者、載之冊耳。略父母初喪、爲人子者心肝崩裂、哀痛之不暇、何暇一一詳辨其儀節而遵行之。而喪本凶禮、又非可嘗試演習於平日者。故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苟篤於哀、必不能致詳於儀節。略今世貧士、尤不能然。棺槨衣衾之屬、何一非人子所當致慎者。略安有餘暇以事繁文末

節。是故學者之於古禮、但當謹其大經大法。至於繁文末節、勢不能行、亦正不必行也。卷三

這真是一個歷史家說的話。眼孔細小的經生決不敢這樣說。

是年五月、作段垣詩訂後序。考信附錄一這是他的曾祖崔緝麟的詩集、經乾隆丁丑年的水患散失了、後來崔述兄弟搜尋得大部分、編爲三卷、後又刪存二卷、故名爲詩訂。此書今不傳了。陶樑編的畿輔詩傳卷二十五有崔緝麟的詩一首、今鈔在這裏、

秋懷

節序暗推移、景物不停逝。有家恒蓬飄、無官亦匏繫。秋山黃葉深、孤懷誰與契。獨有月上時、清風吹短袂、

是年秋、披覽舊作三正辨、增改編定、不分篇、但以文義相次、改名爲三正異同通考。次年己酉、一七八九。二月作跋。詳見上文乾隆三十八年條下

是年除夕有戊申除夕詩、

兒時曾記戲庭闈、轉眼風光鬢已稀。才薄敢言將服政、過多猶恐未知非。癡獃久慣何須賣、家室漂搖不羨歸。但使有男綿祖德、此身甘老釣魚磯。知非集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一七八九

五十歲、是年漳水決了北杜村、小王莊兩口、會而東下、直趨大名府城、環城都是大水。但不過幾天、上面三臺的口子又決了、水遂南流到洹水去、於是杜村等口的水流絕了、大名的水才漸漸退去。

河南省
河北省
臨漳
小庄
三臺
北杜村
大名

大名道查問水從那裏來、縣丞某某說水從三台來。大名道也是個糊塗人、便行文到河南省、因爲三台在河南臨漳縣、要河南方面塞三台的口子。幸而水勢太大、口塞不住。若塞了三台而不塞杜村和小王莊兩口、大名府城便完全淹沒了。然終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兩縣田禾悉沒。

崔述記此事論曰若此者、豈非其問之不周、察之不審、以致是與。然而世皆以含糊爲大方、以過詳爲瑣碎、雖僨事而不悔、其亦異矣。考信錄提要下

崔述是個真能知行合一的人、他要人用考信的精神去做事做人。考信只是考而後信、只是先疑而後信、只是要有充分的證據而後信。他把那位大名道的糊塗故事記在他的考信錄提要的最後部分、借此說明他的考信的方法。他說、

諺云、打破沙鍋紋到底。蓋沙鍋體脆、敲破之則其裂紋直達於底。紋與問同音、故假借以譏人之過細而問多也。然余所見所聞、大抵皆由含糊輕信而不深問以致僨事、未見有細爲推求而僨事者。

略

余自略中年以後、所見少於余者則多貴鹵莽而厭分明。其發言也、務不使之分曉、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聽言也、亦不肯問之使分曉、而但以意度之、以此爲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爲已知也。至於聽訟、尤爲要事、然人皆漫視之、以曲爲直、以直爲曲者比比皆然。余爲吏每聽訟、未有言余誤斷者、然有謂余過細者。況於考信一錄、取古人之事歷歷推求其是非真僞、以過細譏余者當更不知幾許。嗟夫、嗟夫、此固難爲世人道也。提要下

提要成於全書之後、因記漳水決口事發爲上面一段議論。我們把它全載於此、使讀者們略見他的治學的態度即是做人治事的態度。

崔述自幼作詩、初作律詩、至二十五歲時、始用功作古體詩。館武安時、（一七六八年、廿九。武安屬彰德府。）他自選其詩若干首、題爲弱弄集。三十歲以後、他專心做經學的工夫、頗悔少年時所作、但有時感覺無聊、還作詩消遣。四十一歲、館於北皋、他自己删定他四十以前的詩、題爲樂飢集。自此以後、作詩甚少。

今年五十、乃合其前後所爲詩賦、重删而再錄之、凡爲賦三首、爲詩二百首、題之曰知非集。綜計少時所作存者不及十二、時館於西山之乞伏村也。（知非集自序）

補在乞伏館中、他作聯句云、山添新歲壽、春似故鄉多。收拾江山詩卷上、消磨歲月藥爐中。又以乞伏地頗清雅、改其傳僻舊聯爲傳僻書癡甘把逢迎輸俊傑、碁聲詩韻猶堪谿壑作神仙。並附一額風景不殊。（莪田賸筆殘稿乞伏館中）

知非集陳履和未刻。道光年間、陶樑輯畿輔詩傳時、曾見着知非集、故得選刊崔述的詩。到了今年（一九三一年）、洪業先生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的破書堆中尋得知非集鈔本、凡得賦三首、詩一百六十四首、詞十四首。

是年二月、他跋三正異同通考云、

此文創於癸巳元旦、（略）今十有六年矣。去秋偶自披覽、猶惜其說未備、乃復增而次之、間有前人之所已言而未暢其旨者、悉仍其意而更著之、不分篇帙、但以文義相次、命曰三正異同通考、以待好

學之士而貽之。

此據丁巳一七九七刻本、四種書鈔至乙丑一八〇五修刻本、五種書鈔跋文之末已註有今改爲三代正朔通考九字。至丙寅一八〇六彰德刻本、則又將跋中之三正異同通考改爲三代正朔通考矣。

是年他有黄鸝詩一篇。序云、

余嘗讀少陵詩、其杜鵑篇首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敘地氣之殊、以開下文意耳。後人不識文體、求其字句之工而不可得、遂謂此本詩序而誤合之。或又從而爲辭、以爲其古在此。皆謬論也。古人論詩、但觀通篇命意所在、及其頓挫結構之奇、原不以三四語判工拙也。淺學之士求新奇於字句、其於論詩下矣、況欲以此繩少陵乎。余居河之北、未嘗見黄鸝。遊關中始遇之。及來鄴西、此鳥頗多、乃知河北固自有之。喜之、爲吟一篇、而不覺其句勢之與少陵同也。高下殊科、由才之異、而詞旨相犯、則境之同。古今事原有極相類者、此何足怪。且其工拙亦不在是。然論少陵詩者使見余作、又必以爲襲少陵矣。知非集

崔述的詩依現存的知非集看來、不能算是很好的。但他論詩頗有主張、他在知非集自序中說、

自沈約始調四聲、陳隋之際、競尚徘偶、永徽神龍以後、穩順聲勢、謂之律詩、遂驅意以就詞、於是詩爲矯揉造作之物、不暢其情。略然自宋元以前、雖有高下巧拙之殊、要皆自寫其意、自琢其詞、自明前後七子出、始揣摩唐人之音響、以爲詩。鍾譚錢吳王朱之倫、相繼而起、其體迭相改易、其論亦迭相訾毁、要其大旨、皆不出於勦襲依倣、以求工於語言。於是詩爲假設僞造之言、無涉於我。略

而詩幾於亡矣。余幼奉先人之教、即以達意爲詩、不求佳於聲音笑貌之間。略嗟夫。世之談詩者衆矣、其高者爭於體格之升降、其下者爭於面貌之彷彿。貴唐貴宋、貴初盛、貴中晚、貴建安、正始、貴元嘉、永明、其言不可車載而斗量、然皆非余所知。

他反對律詩的驅意就詞、更反對明人的專事摹倣。他自己是奉先人之教、以達意爲詩、不求佳於聲音笑貌之間的。他的意思是要擺脫格律聲調的束縛、有要和古人同的地方、不妨同、不可同的地方、不必同、但須着力於個性的表現。紀聞歌替他做弱弄集的序、亟稱他的做詩是陶寫自己的性情、發抒自己的學問、不是斤斤焉蘄合於古、而留摩古之跡。所以和一般不歡而笑、不痛而哭、專學着他人而不懂表現自己的真性情的大不相同。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一七九一

五十二歲。洙泗考信錄的初稿寫成、補上古考信錄亦旋脫稿。序目

考信諸錄之中、洙泗一錄最先着手、最早成書、直到諸錄完成之後、他還繼續刪改。洙泗一錄、到嘉慶庚午 一八一〇 方纔錄爲定本。此一書凡八年而成初稿、一七八三 一七九一 又刪改了十九年、一七九一 一八一〇 方纔寫成定本、前後共費二十七年的工夫。這是很可以注意的。崔述著書的最早動機是要做一部可靠的孔子傳。他在此書的初稿裏說、

余每怪先儒高談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蹟者、以致沿訛踵謬、而人不知有聖人之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僞、僞

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是亦聖道之一憾也。洙泗考信錄、嘉慶二年本卷六、道光四年本卷四。

這是他做書的動機、他要把孔子的事實考其先後、辨其真僞、要使僞學不能亂經、邪說不能誣聖。所以他一生的精力可以說是貫注在洙泗一錄的。

但他未動手之先就感覺困難了。他要考信史料、卻處處發現史料的不可靠。要考訂關於孔子的史料、不能不考證經與傳與其他種種傳說。他想根據六經以正羣書之失與董公常書然而經即是古史、於是發生了全部古史的史料問題。於是考信錄的範圍不能不擴大了。所以洙泗考信錄作成之後、第二部即是補上古考信錄。從孔子一個人的傳紀推廣到全部上古史、這是考信錄的來源。崔述的偉大成績在於他能抱定考其先後、辨其真僞的宗旨一直做去。然而他究竟不能脫離他的根本出發點。他的出發點是衛道、衛聖、衛經。他又不能拋棄他理想中的聖人觀念。因爲他著書的最初動機並不是要考證古史、不過是要推翻傳說、回到古經、以存理想中的聖人之真、所以他依然落在過於尊經、過於尊聖人的窠臼裏。

洙泗考信錄與補上古考信錄兩書後來修改甚多、版本也有幾種、分見下文。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一七九二

五十三歲。是年秋崔述、因選官的事到北京。行略云、

先生、少有志於功名、讀書時即悉心以究世務、略家貧無以養、故祿仕之念甚切。略會吏部截取文至、又念先人嘗望我爲陸清獻、本欲其明道經世也、而四十年讀書論世、數遊四方、嘗艱難知情

僞、亦宜發揮於政事、以自驗其所得、故自奉文後、凡四如京師。傳狀

他在北京時有一件極重要的奇遇、就是他和陳履和的相識。陳履和字介存、雲南石屏人。他因會試到北京幾次、下第、卻不肯妄交接人。他在少年時就聽到他的同鄉朱煐奇崔述兄弟之才、館他們於大名署內。這一樁事、後來又看見崔述給朱煐撰的墓誌、即恨不能得做崔述的弟子。這時候他已三十二歲、在客中竟偶然遇着了崔述、得讀洙泗補上古兩錄和三正禘祀兩通考、讀了之後、十分傾倒、寄書贊歎道、

旬月以來、捧讀大著、辨古書之真僞、折羣言之是非、期於尊經明道、無所淆亂而後已。比於武事、可謂敵愾禦侮之師。略生平謁見所及、一人而已。考信附錄二

他就托他的朋友朱奕簪字笏山介紹、要拜崔述爲師、崔述再三推辭、陳履和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說他二十年不得師之恨。崔述感他的誠意、方纔受了弟子之禮。

陳履和對於崔述真是心悅誠服的崇拜、從此以後、他的志願只是傳播這位老師的著述。

無聞集卷一有書陳履和東山詩解後一篇、大概是作於此年的。

冬、在京遇秦苞文朴之從弟、知苞文謫限將滿、可望赦還、作書寄之。後一年始得苞文覆書。考信附錄一

十二月、崔述還大名。陳履和有送別詩四首、有云、

黃鐘開大夢、白日散窮陰。不奉先生教、安知迷誤深。

又云、

一旦爲師弟、平生積恨消。任人驚雪日、從此樂簞瓢。考信附錄二

崔述與陳履和相聚只有兩個多月、以後他們就沒有見面了。兩月餘的相逢、發生了三十多年的相敬愛成就了百餘年的學術淵源、這一段很美的故事是很能使後世讀者感動懷念的。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一七九三

五十四歲。作贈陳履和序。此序首論秦漢、雜說之興、及魏、晉以後僞書之來源。次述他自己治學的方法、說、

每觀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欲以探聖經之原、不惑於衆說。

次記陳履和求爲弟子之誠。最後一段綜論治學的方法以教之。他說、

余嘗聞之、學以專而精、知以少而當。不使百家之言雜於經、而後經之旨可得。不強求其所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後所知者無所淆。故說經欲其自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必於從、無所必於違、惟其適如乎經而已。苟如是、異日必大有得焉、於以正羣言之淆亂而明六經之旨。略 考信附錄一

這是崔學的方法論。

他在五十歲時、已刪詩存二百首。是年於暇日又刪其三十首、而區別爲三等。擇其言情感事、義近於諷諭者二十有八首、首列之、曰近古編。其次抒懷贈答遊覽之作、無足爲重輕者三十有八首、曰遺興編。又其次則聲病徘偶之言、略凡九十有二首、曰諧俗編。而又附以詠物等詩十二首、曰諧俗附編。知

非集自序此一百七十首三等四編的知非集、現在未見。僅此序附燕京大學所藏之寫本知非集而傳耳。

仲冬、作知非集自序、論詩有三變、

詩自唐虞至今凡幾變矣。要其升降之故、大略有三、雅頌以紀盛德、告成功、而風以觀政治風俗之得失。略周衰、楚人始縱其荒唐悠謬之詞。漢興、揚馬班張競陳繁麗、建安以降、益沉溺於風雲月露之中。於是詩爲浮靡綺麗之詞、無適於用、而詩一變。略自沈約始調四聲、陳隋之際、競尚徘偶、永徽神龍以後、穩順聲勢、謂之律詩、遂驅意以就詞。於是詩爲矯揉造作之物、不暢其情、而詩又一變。略自明前後七子出、始揣摩唐人之音響以爲詩。鍾譚錢吳王朱之倫相繼而起、其體迭相改易、其論亦迭相訾毀、要其大旨、皆不出於剿竊依倣以求工於語言、於是詩爲假設僞造之言、無涉於我、而詩又一變、而詩幾於亡矣。

這是崔述對於詩的歷史觀。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一七九四

五十五歲。再至北京、陳履和已南行、見着他的父親陳萬里。無聞集四

是年、汪中死。

乾隆六十年乙卯 一七九五

五十六歲。

補、這年崔述到北京候選。崔述作嘉慶改元京邸候選聯句、則他應早一年到京。

陳萬里會試大挑一等分發江西試用。無聞集四

嘉慶元年丙辰 一七九六

五十七歲。

補、崔述在北京候選、嘉慶改元他作聯句云、欣逢初載、恭祝萬年。一年經始日、千里欲歸人。纔見早春鶯出谷、更逢晴日柳含煙。荍田賸筆殘稿嘉慶改元京邸候選 崔述於正月選得福建羅源縣知縣。時他的唐虞考信錄甫脫稿、其他尚未訂正成卷。四月他帶了家眷南下、補東至臺莊登舟、南歷淮揚、蘇杭、泛錢塘江、踰仙霞嶺。荍田賸筆殘稿與劉從龍 六月抵閩、同上與杜承考 七月十三日到任。十六下學講書、使諸生黃文治講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以見志。黃文治詩注、附錄二孟子事實錄下。

他初到任就遇着陳祁的案子。行略記此事甚詳、

初元年七月七日、有寧德縣鹽商之哨丁李枝、陳祁等、爲鹽梟拒捕者所傷、陳祁落水死。其事起於東冲、屍亦撈獲於東冲。東冲、霞浦縣地也。寧霞兩邑恐罹處分、則以陳祁等由東冲口捕梟駛入羅源之吉壁村、村人助梟毆祁淹斃、具詳、而移文羅源拘兇手。略 先生駁詰甚力。二年 一七九七 夏、案猶未決。鄰邑既護前、大吏亦必責羅源捕吉壁人。先生以數十人軀命所關、豈可誣置死地、況兩邑先後移文、又時地自相矛盾、乃自爲文、據實詳辨、至再至三、理直辭達、兩邑無以復難。略 其剖晰疑似、細入毫芒、皆自讀書考信中來也。

福建
海
1. 霞浦縣
2. 寧德縣
3. 羅源縣
4. 東冲口
5. 吉壁

稱他的長於吏事是由讀書考信中來、這不是虛爲恭維的話、真能辨古事的眞僞便也能判人情的誠詐。崔述在考信錄提要中有一段話頗可與此相印證。他說、

平日所聞所見皆如是、習以爲常而不自覺、則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

宋時有與其從兄子訟析貲者、幾二十年不決。趙善堅以屬張淏。訟者云、紹興十三年從兄嘗鬻祖産得銀帛楮券若干、悉輦而商。且書約、期他日復置如初、淏曰紹興三十年後方用楮幣、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干。汝約僞矣。由是其訟遂決。

此豈非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乎。夫淏以考古名於時、宜其不長於吏事矣、然乃精於聽訟若此、何哉。考古之與聽訟、固一理也。提要下

是年成孺人有寄從子應龍及寄姪作肅詩、

艱難絕不數仙霞、別汝南來到海涯。覺後涕痕雙袖濕、夢魂畏險不歸家。寄應龍

艱辛歷盡暫時安、萬里相從侍伯鸞。官舍環山朝霧重、女牆臨海夜潮寒。才疎事簡親操易、德薄民蠻佐化難。若問羅源近消息、新詩寄與阿咸看。寄作肅

是年邵晉涵死。

嘉慶二年丁巳 一七九七

五十八歲。在羅源。

補崔述到羅源任後、吏事煩雜、卯起亥眠、無一刻之暇。生活艱苦、粗衣素食、猶不能給。他在回覆朱松田的信中說、

閩中風氣全異他省、吏玩民蠻、事煩缺苦。傳訊則不到案、催糧常親下鄉。兼以權不自由、動多掣肘、無罪不能救、有罪不能懲、地方事一毫不能整頓、固已尸位素餐矣。兼以文書旁午、而吏胥常不在衙、地係衝途、差使絡繹、又承前任廢弛之後、積弊累累、稽察不易、事事皆須親督、每日卯起亥眠、無一刻之暇、又足悲矣。且當清查之後、縣小而貧、捐賠種種、入不敷出、粗衣素食、猶不能給、欲歸則無路費、欲留則懼入於清查案中、未知將來作何結果。（荍田賸筆殘稿與朱松田）

在給陳履和、廣平王親家、逯懋如、劉從龍、徐融川、杜小考等人的信中也都談到了這種艱辛的情況。吏事之忙、使得他連寫回信的時間也沒有、更談不上讀書著述、因而懊悔前來作吏、有歸去之志。他在五月十一日寄給陳履和的信中說、

以故前兩接手書、並讀尊大人函諭、俱未暇裁覆、何況文墨一道、高閣尤不待言。古人云、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每一念及、悔不可言。（略）政府掣肘、舊俗難更、平生志願、至此毫無所施、尸位素餐、歸與濃於山色矣。（荍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

陳萬里補江西廣豐縣知縣。陳履和跟他父親在任上、刻崔述的書四種、

一、補上古考信錄三卷

二、洙泗考信錄六卷

三經傳禘祀通考一卷

四三正異同通考一卷

是爲嘉慶丁巳本。(四種書鈔)此本今甚不易得、惟顧頡剛先生在杭州得着一部。我也得有一部、但我的已不是丁巳的原書、其中三正考全用嘉慶丙寅(一八〇六)的彰德刻本補上古考信錄有一兩處補板、洙泗一錄卷五卷六更動也很多。我的本子曾經一位用功的學者收藏。這位學者大概是嘉道間人、曾見崔述後來修改的本子、所以他在補上古考信錄首頁批云、

此係未定之書、今已更定、另有抄本。

他又把洙泗錄的末二卷拆開、依着後來的本子重新移定先後、每頁用硃筆註明改本的頁數。他在卷六首頁批云、

此下經先生重改補版、頁數多與原第不同、文中亦有紊亂處。再三分析、乃歸原次。

又批云、

重改本五六卷合看(刊)。補版時五六字何未挖去耶。

這位有心的讀者的硃批使我們可以考見洙泗錄的幾次修改的情形。丁巳本爲六卷、改本爲五卷、最後定本(即太谷刻本、刻于一八一八。)爲四卷。三本目次的不同如下、

丁巳本	改本	太谷本
卷一 先世 初服	同上	原始 初仕

始仕　　在齊　自齊反魯
卷二　在齊　自齊反魯　同上　　爲魯司寇上下
爲魯司寇上　　適衛
卷三　爲魯司寇下　同上　　過宋　厄於陳蔡
適衛　　反衛　歸魯上
卷四　過宋　厄於陳蔡　同上　　歸魯下　考終
反衛　　遺型
卷五　歸魯上下　歸魯上下
遺型
附總論
卷六　餘澤　附雜錄
附總論

洙泗考信錄只是一篇新考定的孔子傳。這書不但推翻了種種神話、並且推翻一切雖非神話而不足信的材料。他不信緯書、不信家語、不信檀弓、不信孔叢子、不信國語、不信史記的孔子世家。這種大膽的懷疑、已是很可佩服的了。他用春秋左氏傳及論語爲主要材料、但他也不全信這兩書。他說論語的後五篇多可疑的材料、皆後人之所續。丁巳本卷六。改本卷五。太谷本卷四。就是那可信的十五篇也逃不了他的

懷疑他發見了一條原則、

蓋其初篇皆別行傳其書者續有所得輒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體互異。同上

這箇篇末附加的公式可以適用于許多古書如荀子每篇之末的附加品是很易見的。如莊子內篇每篇末總有幾條故事那也是後人添上去的。

崔述的洙泗考信錄確然可算是二千年來洗刷最乾淨最富於評判精神的一部孔子傳。但他也不能完全沒有可指摘的地方他曾說、

說經欲其自然觀理欲其無成見。贈陳履和序

丁巳本的後面陳履和附刻了崔述贈他的序。他記道、

壬子冬先生還大名履和援昌黎師說之例以文爲請明年乃貽此序皆先生自得之言履和對病之藥也。略

最後又是他的一篇跋道、

乾隆五十七年履和拜先生於京邸固請得爲弟子先生授所著書數種。既歸復賜之序所以開示化誨甚至。略履和竊惟先生之書考古必確析理必精或獨申己見或更暢前說要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略先生教履和曰說經欲其自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於必從無所於必違唯其適如乎經而已。嗚呼至矣讀先生書者亦即是以求之而已矣。

但他對於孔子卻處處抱着一種理想的聖人的成見。如辯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嘗爲季氏史節則曰孔

子豈爲季氏家臣者哉。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節則曰聖人而爲小人之家臣以干時君乎。行攝相事有喜色、節則曰攝相而有喜色亦非聖人之度。又如辯劉向新序孔子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走、鬻牛馬者不豫價云云、則曰此數事皆理之所有、然聖人盛德感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化當不止此。何休公羊春秋序有孔子曰吾略行在孝經之語、則曰孝雖莫大於聖人、然聖人之心必不自以爲孝、等皆不能考定這件事的真不真來做判斷、而惟以是否聖人所應有的標準爲去取。

補四種書鈔的刊印、陳履和寫信告知崔述、并寄書樣數紙。五月初十日、崔述接到信後、即於次日回信、力阻刻書之事。信中說

愚雖素好考核、然常不敢自信。今歲所爲、明歲輒復竄易。補上古及洙泗兩考信錄、近已多所更定。乃吾介存竟以舊本梓令人駭絕、是彰吾過於天下耳。豈愛我乎。朱子易簀時猶改誠意章注、何況吾輩庸人。王右軍一點一畫失所、輒若眇目折肱。愚亦同有此癖、介存何不相諒也。如是則堯舜以下諸錄安敢復令介存見。望介存於已刊者勿印、未刊者停刊、已印送人者索還、未送人者棄之。俟有定本再行奉寄、亦不爲遲也。不然、俟吾終身以後、盡以托吾介存刊之、又何患焉。

洙泗錄備覽一句、移之甚是。前因吾介存言不當立雜錄一門、又周南二則不當列入餘澤篇、暇中因復改定。別出考終遺型二篇、而刪餘澤雜錄總論三篇。名其三篇中所引辨或分入考終遺型二篇、或竟刪去。其詳俱寫書中、閱之自知、但未記其次第耳。補上古錄初本凡特書提綱者加補字、詳志其事

者、從傳例。故劄木二節、鳳鳥一節、皆無補字。然其義例、近已大加改正。雖未成書、而胸中別有一部補上古錄在。亦不較此區區也。重刻少刻、依愚見皆不必增減。重刻即削爲空白。少刻則添註一字無礙也。莜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

他去信阻陳履和刻他未定的著作、可是書早已刻成、信發出不久就收到陳的來信和書鈔四種。

丁巳本刻成後、履和即寄了數十部和一封信到羅源給崔述、信略云、

茲先生書四種已刻竣、謹先印數十部寄呈。先生之書不待序而傳、而非其人亦不可序、故不敢妄求人序。略所呈本有已改正而後印者、有未及改正而先印者。略履和質劣心亂、不能讀先生之書、竊欲使天下能讀之士皆得受而讀之。考信附錄二

補、八月中接到書和信之後、他又給陳履和回了一封信。信中說、

接閱手書、深爲駭嘆。以未成之書遽爾問世、貽人笑柄、奈何奈何。禘祀、三正二考、尚略可自信。至考信錄二種、則猶大須改正。乃今既亦如此、更無方計。惟望介存於未送人者中止、已送人者取回、悉行焚去、如必不肯焚、或於總分標題處悉加未定稿三字。其中大可議者、易一葉、即愛我之至矣。略餘書雖都攜來、然殊不敢自信。前在都時作有經界考、俟稍暇當抄寄。然恐又付之梓、則不如其已耳。莜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第二札

他在後三年一八〇〇又作了一篇跋、繫於前跋之後。此跋在顧頡剛先生所得的那部丁巳本上還沒有。跋說、

是書刻既成、使人呈於先生、先生不許也。答以三正禘祀兩考差可自信、餘二種尚多應更定者。近日胸中別有一部上古考信錄矣。

是年王鳴盛死、畢沅死、袁枚死。

嘉慶三年戊午　一七九八

五十九歲。六月、有黄玉興上控之案。

黄玉興者、羅源松山澳漁戶也。略縣有武舉鄭世輝者、効用閩安協、告假回籍、與玉興及其弟玉明約、吾與若火食得盜、勿報縣、徑至閩安、隨我獻功。由是玉興等出洋、遇三船、獲十三人、掠其物而拷問之、即駛船南赴閩安。而濂澳口南風急、不得進、反駛入羅源境避風。於是營弁遂上報、而後送先生訊之。訊之、則先獲之兩船六人但因下南閩人以漳泉二府爲下南音疑之耳、惟後獲一船、鄭世輝到案、堅指爲賊者二人。一林孫、不肯受賊染、曾以二年六月率衆投首於閩安莊協鎮麾下、屢出洋立功、營中詳稟有案。一連元、二年十二月、莊協鎮巡洋拿獲、經在洋緝捕之烽火營千總楊淡稟係其同鄉良民、釋放有案。此二人者、先生札詢協鎮、復書明白、協鎮復差弁黄捷凱至羅、詳白其事。然則此船七人亦皆未可指爲賊匪也。顧營既通報七人者已提省、而先生方欲據實詳釋、世輝等恐不能邀功、反罹罪、而世輝父鄭豪、倉房蠹吏也、先生在任、豪不能有所爲、乃主黄玉興訟先生屢次擅釋巨盜。某公怒、飭先生自陳。先生遂以先後各案原委具詳、而副以通稟、有卑職焉能殺人媚人之語。某公益怒、欲參之。汪公名志伊、字稼門、桐城人、乾隆舉人、官至兩湖總督、有近腐齋集。持不可。是冬某公去、案乃定。行略

此所指某公當爲總督魁倫。（滿洲正黃旗人，嘉慶元年任，三年去。）案內之林孫，後由行伍積功累陞至福建金門鎮總兵，到嘉慶十二年他已陞做浙江提督了。

補臘月赴省面稟各憲，以病乞歸，未蒙允許，而撫台語尤決，竟不得已復歸羅源。（莜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第四札）

陳履和有書寄羅源，略云：

去歲差旋，得讀老夫子大人先後來書，諄諄以刻書爲過舉。（略）既又念先生之書，即果有一二條未定處，而使海內承學之士相與考訂而商論之，未始非先生之所願也。版成，印四百部，計寄閩及爲人乞去者幾二百部矣。洙泗考信錄今所更定者，義例更爲精嚴，他日復將定本重刻，自無不可。（略）（考信附錄二）

函中所說更定的洙泗錄，就是後來履和在南昌修刻的乙丑本。（五種書鈔之一）

秋，崔述以唐虞考信錄六卷、三代經界通考一卷寄陳履和，皆二十餘年不輕示人者；且言三代考信錄當復貽吾介存，惟與介存約，毋復以吾未定書輕付梓人，乃敢相寄耳。（丁巳本陳後跋）

據此，是唐虞錄原有六卷；而夏考信錄陳序言在江西（一八〇八年）所刻唐虞錄爲四卷，今本（一八二二北京刻本）亦祇四卷。此後跋作於嘉慶五年（一八〇〇）正月，改六卷爲四卷，當在其後。

補案：崔述與陳履和信說寄去唐虞考信錄稿四卷、三代經界通考稿一冊，此考與前三代正朔通考（原名三正異同通考）、經傳禘祀通考共爲一書，曰王政三大典考，此俱已成稿者；其三代考信錄尚多缺漏及

應改之處、未便寄覽。當俟身輕日從容訂正再寄可也。跋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第三札據此、知唐虞考信錄原爲四卷、丁巳本陳後跋云六卷、殆爲筆誤。胡適云此後跋作於嘉慶五年一八〇〇正月、改六卷爲四卷、當在其後、乃未見此信的臆測之辭、非是。

是年、朱松田士琬來視、留署中數月、以詩爲別。考信附錄一

其第二首有別經三十七年餘句、他和崔述別於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故知他的來視在此年或下一年。

補十一月、自羅源寄書於朱松田、略云、

數月談心、得慰三十餘年飢渴之懷。略乃翩然遽返、無計挽留。略昨因制差初過、囊橐拮据、又聞不日旋省、然後往浙、内顧多憂、不能厚贈、一壯行色、心殊慊仄。略因念三哥歸後、滇雲萬里、繼見難期、欲盡此心、遥遥莫必、竊料廣豐署内亦當有旬日之盤桓、用特耑差再具銀一封十兩庫平、賫趕前途投送、望爲察收。跋田賸筆殘稿與朱松田第二札

他對朱松田是多麽關心啊。宦囊雖然拮据、但還是盡力相助。

是年、成孺人作黄鶯兒詞四首、描寫在羅源爲官艱苦之況。二餘集

是年、韓夢周死。

嘉慶四年己未一七九九

六十歲。

補、春調署上杭、又赴省再四面辭不允、又不得已、於三月八日卸事、四月二十五日接上杭印。莜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第四札

四月、調署上杭縣、行略供張祖道、自縣治達郊外、梗塞不可行、先生乃從小西門出。考信附錄二黃文治詩注

上杭地闊訟多、難治倍於羅源、獨關稅向有贏餘、人皆以爲利藪、略於是從者皆舞蹈以往、先生至、則關稅所餘數千金悉解充洋面緝匪之費、略一日至汀州、有以北地菘粥者、先生命盡買之、他日有粥者、又盡買之、諸長隨笑曰、有肉不會喫、要吃白菜、絕好一上杭縣、被崔老爹做壞矣。閩人稱官爲老爹。行略

陳履和自廣豐寄書至上杭、略云、

先生所著諸書、不欲遽出問世、是以唐虞考信錄、經界通考未敢續刻。第思先生之書、先生亦不宜終以自私、而校字之責、實受業者所不得辭。今先生既有歸志、履和亦擬於一二年中奉親南還。伏祈吾師出全書、令人別錄副本、俟到豐時盡以見賜。略 考信附錄二

是年、手書貽謨篇給猶子伯龍、後歸魏、又書承嗣條例給他。行略自訂目莜田瑣記內有記承嗣條例一篇、今不傳。

是年、江聲死。

嘉慶五年庚申 一八〇〇

六十一歲。

補、五月、夏公始至上杭、於二十二日接印、二十三日即奉藩臺札調、連夜趕赴行轅、旋隨還上杭、辦查抄

事至初六日。往送藩臺回、又因交代限迫、宵晝趕辦、逮十二日送各項冊於新任。（莪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第五札）

解上杭任。至將樂、妾麗娥病劇、卒年三十一。麗娥善奉侍調護她丈夫的病、又能辛勤儉約幫助她丈夫、故她死了、崔述和成孺人都很痛惜。（無聞集四侍妾麗娥傳）

補八月十五日自上杭起程、沿途擔擱、至九月二十三日始進省垣。（略）十月二十五日回羅源任。（莪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第六札）

十月回羅源任、將至境、羅源人懸綵頌德、持兩端、夾道而迎、大有兒童竹馬之趣。（傳狀）

崔述在羅源、上杭兩縣、嘗爲諸生講孟子好辨章、因及經學之廢興、聖道之明晦、古書之真僞、舊説之是非、日下昃、娓娓不倦。（傳狀）

補十一月初十日寄書與陳履和、告訴他修改上古、洙泗兩錄、略云：

久事簿書、經史悉置高閣、雖有舊作一二、都不暇釐正。上杭卸事後、頗將上古、洙泗兩錄更定。上古錄已抄有多本、檢出送閱。洙泗錄尚未抄畢、俟異日再寄可也。唐虞錄前已寄閱、今雖小有更定、無大異也。其餘都未敢自信。（莪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第六札）

是年章宗源死。

嘉慶六年辛酉　一八〇一

六十二歲。六月、在羅源縣署補刻三代經界通考。（乙丑本經界考）他因四年前陳履和已替他刻了三正、禘

祀兩考、故他這年補刻經界考、使王政三大典考完全。經界考據他自訂目說是中年所作。丁巳本陳後跋說、戊午秋示履和以略三代經界通考一卷、略二十餘年不輕示人者。由此推算、此書之作當在三十多歲、是和三正考同時的作品。此書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陳履和又替他重刻於南昌、和三正禘祀兩考並訂在一冊。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本。嘉慶十一年他在彰德重刻三正考的時候、又取羅源板改刻了數處、是爲定本。其後陳履和在東陽替他刻的、就照這本子。南昌刻本和東陽刻本相對校、不同的地方僅五六處、且係不關重要的。

補十一月初十日羅源卸事後、寄書與陳履和、言抽換補刻洙泗考信錄和經界考兩書經過、略云、

洙泗考信錄今已抄有另本。前所寄已刻數十部、因未慊意、尚不敢輕示人、然既已刷印、又未便棄置。因於暇時抽去二十餘頁、另易十餘頁補刻之、雖較定本尚未盡符、然或無大疵累矣。今特耑人送去二部、並將抄出稿本統寄去。此本亦尚有未愜意處、因簿書歷碌、未及細酌、俟歸里後覆行磨勘、再另付梓可也。明春倘至廣豐、當將十餘頁之版留之豐署、以便補刷也。三正禘祀二考本係三種、因壬冬相晤時經界考尚未脫稿、今已補行刻出、當共爲一部、統名王政三大典考。茲寄去二部、並將新刻者另寄十部、以便合訂。

荍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第七札

三代經界制度、本來是儒家的一種理想制度、根本並沒有那回事。或許其中的一小部分是有歷史上的根據的、但絕不至如儒家所傳說的那麽統一整齊。儒家所說本是一些模糊影響之談、但因爲它具於孟子、而雜見於論語、詩、書、春秋經傳之文、雖以崔述那樣大膽的疑古、也不得不信爲真是三王體國

經野之政。但他的見解究不同於頑固迂腐的經生。他有很多超闢的議論、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他因承接了他父親的崇拜宋儒思想、所以起來尊經衛道。但被尊經衛道的思想束縛住了、無論他的眼光怎樣犀利、見解怎樣高超、不打破這一關、總只在這圈子內旋繞。他有些見解和現代人只差了一線。這一線是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界線、也就是聖經王道的迷夢揭發之前和揭發之後的區分。他說、

> 三代經界之制、略自周略衰、王制缺微、舊典散失、學士之所稱述、或不免有傳聞附會之言。及至後世、去古益遠。益不悉其時勢之詳、或以近代郡縣之規、裁中古封建之世、或以春秋既變之法、爲先王初立之章。至於先儒之說與經傳相齟齬者、咸莫敢議其失、往往反取經傳之文曲爲之解、以斡旋而兩全之。經界考

這對於經界說的演變、觀察的多麽地明瞭。本來就沒有經界這回事、是衰周時的學士所稱述的一種傳聞附會之言、後人或以今度古、或穿鑿牽連、增加上許多揣測想像、說得他很具體圓滿。儘有些互相衝突講不通的地方、但更後的人因他是先儒的說話、不好反對、只好曲解文字來調和。這樣的一變再變、就成了最後的經界說。其實如果回頭去一考、查不過是一種趨時託古的謠言。這是崔述的獨到處。不過他已經上了尊經衛道的捆仙繩、再也跳不出這個圈子、纔發出驚人的創見、即已被這道防線攔住了、所以他的話不能這麽爽快。他駁正前人對於三代貢助徹法的見解、說三代貢助徹之法截然不同、貢助徹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

勢、既謂之爲徹、不得復謂之爲貢爲助。徹法田無公私、助法田有公私、判然不能相兼。孟子之雖周亦助、是周之都鄙用助、鄉遂未嘗用助。他做三正經界兩考時、似頗和當時的學人反覆論議。三十七歲給董公常的信上提起這話、問董公常以爲然耶否耶、董公常有怎樣的信覆他、我們不得而見。不知何時他又有和當時精究小學的戚學標(字翰方、號鶴泉、浙江太平人、乾隆辛丑進士、官河南涉縣。有漢學諧聲、鶴泉詩文鈔等書。)討論這兩事的信、去信無聞集未收、戚氏的回信卻由國粹學報(第八十二期)發表出來了。戚氏對於他的周改時月、三正並行說大致贊同。對於他的徹無公田、與助法異、及鄉遂有徹、都鄙用助說、則很表反對。他說鄭大夫讀耡爲耤、耤即藉。孟子曰、助者藉也。(略)助以借民力立名、徹以君民一體爲義、助藉無二音、助徹亦非兩法。孟子言雖周亦助、乃指實、非借義。必謂徹無公田、所不敢信。他又說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此說出鄭氏私肊。遽以都鄙爲野、鄉遂指國中、未見其允。書魯人三郊三遂、二地在郊外。周官遂人五鄙爲鄙、鄙又即在遂中。周官六鄉明言九夫爲井、是田亦井授。今以鄉遂概屬國中而行貢法、可乎。(略)先生有助行於國之說、誠通人之論、惜信朱之太過也。信朱太過、誠是崔述的病證。但崔述的考證法、其精密而超豁、似乎遠過戚氏。在現在我們拿戚氏的說話來比看崔述的經界考、就覺得是駁不倒崔述的。

崔述在經界考中、指出夏之五十而貢、殷之七十而助、周之百畝而徹、多是夏、殷、周圻內的制度、諸侯之國未必多要這樣。他拿詩經來證、他說詩經上有徹田爲糧、豳居允荒之語、公劉當夏、商之際、不行貢助而行徹、是夏、商之貢助不必盡行天下之明驗。而徹爲周先世之法、故文、武居豐居鎬皆因之而不改。詩有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之語、是申伯未封以前謝不行徹、封申以後乃行徹。詩有江漢之滸、王命召虎、

式闢四方徹我疆土之語、是江漢間諸侯多不用徹。他又引左傳、魯衛疆以周索、晉疆以戎索、來證周初封之國亦有行徹不行徹者、不是要天下一概多行徹法。他總括夏殷周授田不同之理、他說夏居安邑、地陋人衆。殷在大河南北稍平廣。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曠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風氣初開、制作未備、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日利、人日巧、故授田亦漸多、此因乎時者也。這多是富有歷史眼光的人的一種比較合理的推想。

崔述的五服異同彙考在戊申（一七八八）已成書、本年署中稍暇、復自檢閱訂正、錄而藏之。（五服異同彙考小引）

是年陳履和有書略云、

伏念吾師窮年著作、非徒一人一時之私論、而度前尚未有讀其書者。古人師弟視猶父子、卒業校字、責有攸歸、敢求全集而藏之、爲吾師存此書、爲天下後世人存此書、此履和區區之私、而不敢不再請於吾師者也。（考信附錄二）

陳履和自從拜崔述做老師後、最大的志願便是爲吾師存此書、爲天下後世人存此書。使他的老師的這部大著作、得以留傳到今、開示了我們不少的見識、他的功真不可沒。

是年成孺人編成二餘集、序曰、

近歲從良人宦於閩之羅源、署中少暇、因集舊稿爲一帙、題曰爨餘吟。又閨中所作、未忍盡棄、另爲一帙、題曰繡餘吟、附於其後、未忍忘初也。

十月、捐主事、離任。崔述到閩兩年後、就屢求病免、但汪志伊不許。自上杭回羅源、求免更力、汪更不許。至

是捐例開始、得以捐主事。離任時汪方告病謝客、崔述去告辭、汪特請他至榻前、對他道、好官難得。吾不能薦汝、吾愧汝。汝去自佳、吾知汝不能逢時也。傳狀

補崔述於十月十二日卸事、十一月半交代清楚。莜田賸筆殘稿道中與門人張自新

羅源黃文治作詩送其歸、有句云、

先生初下車、韜晦無人識。好問察邇言、能貧凜冰檗。民曰是矯情、胥謂不知律。略勞形案牘餘、不改耽書癖。略日坐廣益堂、如聞民啾唧。閭人繭足行、不輕假辭色。讜言忤上官、同列爲撟舌。崎嶇犯世嫌、徇人意終不。小民父母之、猾吏始股慄。

對於他在羅源數年爲吏情形、頗具大略。又如云、

經史踵訛謬、真贋久莫別。正學雜異端、聖賢事荒忽。卓哉考信錄、千古鴻濛闢。五行三大典、創論超前哲。考信附錄二

可見這個學生也受了崔述的陶冶、而已能識得崔述。此時唐虞夏商豐鎬諸錄及五行辨皆未刊、但黃文治已均見到稿本。五行辨無聞集有目無文、自訂目註在大怪談下、大怪談陳履和未刻、故此篇今不存。黃文治稱五行論、改論爲辨、當在此後。

崔述卸篆後自題聯句云、向山野藏其迂拙、把功名付與英豪。考信附錄二黃文治詩註

是年章學誠死。

嘉慶七年壬戌 一八〇二

六十三歲。

補、在路過仙霞嶺時、崔述還續了關帝廟柱子上的一付對聯。他說、福建危地也、仕宦者視爲畏塗。仙霞嶺浙福交界之地之半、有關帝廟、廟柱題一聯云、進來福地、非爲福出。得仙霞、即是仙。余解組北歸、至廟前、具酒殽自慶、因爲續其下云、進來福地、非爲福、當自種福、以脫危機出。得仙霞、即是仙、莫更求仙、致生妄想。荍田賸筆殘稿羅源卸事後志喜

春、北歸出仙霞嶺、與成孺人酌酒相賀。蓋自幸得全大節、脫險阻、而生平未成之書、可以從容脫稿也。傳狀

補、崔述因到省領咨時、需索過多、延至正月十七日始得自福建省城起程北歸。因雨過多、腳夫遲延、至二十六日始抵建寧。即遣役星夜赴廣豐、與陳履和約月初相聚。但陳履和已於二十五日隨父赴省。二月初八日至清湖、他在寫給陳履和的信中感慨地說、數年離思、止因旬日之遲、不得暢談、一切以慰別懷。時也、數也、夫復何言。後來在路途上又有躭擱、至三月初九日始自杭州北行。因過黃河後尚須進京、所以他預計五月半方能回到老家。荍田賸筆殘稿與陳介存履和第九札、道中與門人張自新。

崔述於一七八一至一七八八之間、著五服異同彙考三卷、因唐之改制詳載於開元禮、明之改制詳載於孝慈錄、而二書皆未見、但據唐書、明史所述而已。故他擬見此兩書之後重加訂錄。北歸日、過蘇州至各書肆尋訪、俱莫知孝慈錄爲何書、開元禮亦不可得。至丁卯一八〇七他始作序、敘求書始末、並云、世有博學之士、曾見此兩書者、爲之重加酌定、是余之志也夫。五服異同彙考自序

在蘇州書肆買書時、他見有張宗泰字登封、號筠巖、甘泉人、乾隆拔貢、著書甚富。的校補竹書紀年、因買歸而閱之。

考古續說二

去年一八〇一十一月、陳萬里奉調採銅於雲南。無聞集四 本年一八〇二三月、陳履和隨之赴滇任。考信附錄二

是年張惠言死。

補嘉慶八年癸亥一八〇三

六十四歲。崔述自羅源歸里後、第二年春天移居西山孟村。他作聯句云、山林地僻堪藏拙、名利心灰只愛閒。何處卜居非逆旅、有時攤卷即康莊。鄰湯廟而居、慨八遷之自古、卜孟村而宅、知三徙之非多。荍田賸筆殘稿自羅源歸里後苦無居宅次年春僦居西山孟村漫題

嘉慶九年甲子一八〇四

六十五歲。作竹書紀年辨僞。以文中有前歲余自閩還之語、故知在是年。

竹書紀年十三篇、出於晉太康二年二八一乃汲縣人發魏襄王之冢所得、自魏至宋、引用之人頗多。崔述說、它大抵記東周事、多與春秋經傳相應、而自獲麟以後、載籍多缺、觀之尤足以證史記之舛誤而補其缺漏。惟其紀述三代事、多荒謬。此本後來不知怎樣亡失了、宋元以後、乃有人僞造二卷行世。崔述在少年時即已見此僞書、以其疎略舛謬、不足欺人、稍有識者自能辨之、不暇爲之糾摘。自從見了張宗泰的校補竹書紀年、怕後人覆刻此書、有存其文而遺其註、如僞尚書武成篇、淳于長夏承碑者、乃於三代錄做成之後、詳考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和水經、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史通諸書之文、並採張宗泰

之說、辨證紀年之僞。

他辨紀年之僞、共提出了十種證據。

一杜序說紀年起自夏殷周、而此書乃起於黃帝。雖荀勗述和嶠言有紀年起於黃帝之語、但和嶠之言特出於荀勗之口、荀勗之言又僅見於魏世家注所引、不如杜氏親見其書親著之序之可信。況晉書亦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

二、史通、晉書引紀年、並有啓殺益之文、而此書稱伯益出就國、伯益薨、秦漢前亦無稱益冠伯者。

三、史記正義引紀年自盤庚徙殷至亡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而此書自徙殷至亡有三百五十二年、武乙二遷、文丁一遷、已三遷矣、亦非更不遷者。

四據杜序紀年記晉事以晉紀年、記魏事以魏紀年、今此書概以周年紀之。

五據杜序紀年莊伯即位之年當先於史記二年、所紀之事皆當先於春秋二月、今此書乃與史記春秋相同。

六、史記索隱所引紀年之文、此書漏去甚多。

七、依史記索隱之敍述推之、紀年當有列國諸侯之年與世、及智伯之滅、梁惠王十三年後齊威王事、今此書皆無。

八、依史記索隱之文之義例推之、紀年當有諸侯之名與謚、當載諸侯之生卒廢立、今此書率略而不見。

九、史記索隱與今書並有之條、亦多有不符、有缺者、有誤者、有年相異者。
十、凡災異、記則當盡記、不記則概不記。今此書自夏、商逮西周之日食、惟記仲康五年一條、春秋時之日食、惟記平王五十一年一條、是作者僅見僞尚書及憶其在春秋之初者。考古續說二

紀年之謬、百出、出於僞撰、並不難見。但在崔述以前、如孫之騄的考定竹書、張宗泰的校補竹書紀年、多是增訂其書而不指黜其僞。當塗徐文靖（字位山、雍正舉人。）作竹書統箋、更深信不疑。崔述能在少年時即一見便知、眼光之銳利、真不尋常。考信的反面便是辨僞、辨僞不是空口說白話的事情、必定要搜出令人心服的證據。看見一部書、能不爲前人成說所局、自己起來檢查它一下、定一個虛實、這是崔述的特長。他的考查竹書紀年、雖不能算很周密、但就他提出的十種證據來看、很可以看出他考辨古書的方法的精細。他的做考信錄、全是施用了這種方法來考比的。他以爲作僞的人、必有若干掩不住的漏洞。他在考信錄提要上曾有下列的一段話：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戰國、秦、漢以迄魏、晉、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類者。是故戰國之人稱述三代之事、戰國之風氣也。秦、漢之人稱述春秋之事、秦、漢之語言也。史記直錄尚書、春秋傳之文、而或不免雜秦、漢之語。僞尚書極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終不能脫晉之氣。無他、其平日所聞所見皆如是、習以爲常而不自覺、則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略是故易傳之述包羲、帝而稱王（唐、虞以前無稱王天下者、說見補上古錄中。）蔡傳之引史記、益而加伯（史記以前稱益、未有加以伯者、說見唐虞錄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覺也。傳之三墳、五典、

八索、九邱、杜註但云皆古書名。及僞書序既出、而林註遂歷歷數之、無他、文必因乎其時故也。所以漢人好談讖緯、則所撰之泰誓烏流火覆、祥瑞先呈、晉人喜尚排偶、則所撰之泰誓斮脛剖心、對待獨巧。誓誥不及二帝、而僞古文書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詛不及三王、而呂氏春秋武王有四內之盟。甚至王通之元經以隋人而避唐諱。是知僞託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準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提要下

作僞者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辨僞者但須少留心以察之。

然而世之學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則心粗氣浮、不知考其真僞、一則意在記覽、以爲詩賦時文之用、不肯考其真僞。一則尊信太過、先有成見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爲之解、而斷不信其有僞也。同上

是年錢大昕死。

嘉慶十年乙丑 一八〇五

六十六歲。二月、陳萬里回廣豐任。無聞集四

陳履和重刻經界考於南昌、照羅源板 洙泗錄亦照改訂處修好、考信附錄二 三正考亦挖改若干處。東壁書鈔五種本

五月、陳履和下堂傷足、不下床者踰月、不出戶者數月、扶杖行者又數月、一年之久、蹣跚學步、至十三年、一八〇八 雖愈十之六七、但右股終不得力。考信附錄二

考信錄成。三正考跋、讀風偶識序。崔述盡畢生精力爲考信錄三十六卷、至此始成書。然尚非定本、以後逐年

有增改其書。考信錄後一篇、言至沈痛、今盡錄於此、

初余幼學爲時文、應童子試、時縣人爭譽之。其後與弟同入學、歲試常在前列、同郡人亦爭譽之。既而與弟同舉於鄉、數百里之內、人莫不交口豔稱之。近三十歲、漸學爲古詩文。三十以後、益留心於經史、而會試數不第。自是稱之者漸少、惟學問之士始推重焉。四十以後、爲考信錄及王政考、自二三君子外、非惟不復稱之、抑且莫肯觀之。惟滇南陳履和於京師見余書、即執弟子禮、旋於江西刻上古、洙泗兩錄、正朔、禘祀兩考。是時余宦閩中、閩之士大夫見此書、頗亦有貴重之者。而自余歸後、全錄陸續皆成、相魏數百里之間、少年才俊之士惟篤志時文、當務之爲急、其肯寓之目而掛之齒頰者、不過一二人、其餘罕有肯過而問焉者。是何學愈淺則稱之者愈多、學益進則願觀之者益少哉。昔宋玉稱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余之所言、不過耳目之前、六經、三傳、三史之文、人人所可與知者、非有高遠深微之論、如引商刻羽之調者可比、何以亦至於是、殊不可解也。此當余生前已如是、況於身後、又安望其美斯愛而愛斯傳。然則余之爲此、不亦徒勞矣乎。雖然、君子當盡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間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而不一言以負天地而負父母乎。傳與不傳、聽之時命、非我所能預計者矣。考信附錄

六月作讀風偶識序。崔述因二南既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故做考信錄時很少引用。但暇日亦往往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既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爲讀風偶識。初名國風蠡測他不滿意毛詩衛序、他認大小序皆出於衛宏之手、不滿意鄭箋、并不滿意詩

傳。他說、

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傳流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魯齊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爲之作序、多傅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強爲之說而實以人與事、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童而習之、不復知有他說。略朱子雖作詩傳、略然略未能盡駁詩序。略而世猶以朱子爲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略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然其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尚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說不應相悖、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略朱子既以序爲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違於其舊說、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讀風偶識序

衛序、鄭箋之說詩也、不過一家如是言耳、齊詩不如是也、魯詩不如是也、即韓詩亦不如是也。略且考之史、略漢書不合也、考之春秋經傳、國語不合也、即細玩本詩之詞意而亦不合也。略然而說者皆不之問、有如不見不聞然者、此何故哉。讀風偶識四

季秋、跋三代正朔通考云、

今秋、考信錄既成、復取而閱之、仍有未愜心處、因復有所删改、其先後亦頗有所更定、乃復錄而存之。

此更定本、即丙寅一八〇六彰德刻本、比後來東陽刻的定本祇多三十七字。

成易卦圖說。序云、

余家世傳周易、至余凡四世矣。然余獨未敢輕談易。雖然、讀易有年矣、於先儒之說亦間有一二未安者、初不敢自謂是、數十年來蓋屢思之、久而終不能易。所見考信錄既成、乃取平日所見之一二、繪爲圖而繫以說、以待後世通於易者正其得失焉。

他對於易的見解是重象數的、如說卦次云、

先儒爲之說者多矣、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然而不可易。何者。先儒之說多以卦義言之、而不及象與數。易雖以義爲歸、然義皆由象數而起。遺象數而言義、故未有以見其必然而不可易也。易卦圖說

他又言朱子本義勝於程傳和王註、朱子所釋卦爻之詞多本象數言之。

作家學淵源與少年遇合記略、

余幼而愚魯、長而鈍拙、於人事一無所長。所幸先君邃於學而勤於教、雖寢食出入時、耳提面命、曾不少懈、以此得少有所窺。略先君既未及有所著述、而述安敢不溯其所由來乎。然先君之學、又皆自段垣公來也。故於考信錄成之日、備載家學淵源於後。考信附錄一

余何以能著考信錄也。祖宗父母之所教養、亦師長先達之所扶持而長育之者也。余幼而家貧、少長即被水患、田廬悉沒、性又拙於逢世。然往往有先達諸公重其才而憐其遇、導其前而恤其艱者、以故衣食粗給、聞見漸廣、以至於今。略余不才、不能有所建白於世、使天下後世指而目之曰、某人知人、某

人知人而、僅於有此書、其何忍不溯其所由來乎。書既成、乃追記其少年遇合之略、以附於考信錄之後云。同上

節錄韓愈論道之言數則、冠於考古續説之始。又采前人辨古事是非、古書真僞之舊説八則、編入考古續説中。考古續説一

始見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摘錄其序錄末論孔子家語一節、載於洙泗考信餘錄之首。今印本爲移於末。洙泗餘錄

是年紀昀死。

嘉慶十一年丙寅　一八〇六

六十七歲。九月、改刻三代正朔通考於彰德。彰德本三正考 經界考亦取羅源舊板挖改數處。序目及考信附錄二

按行略、崔述自閩歸後、初居大名、後居安陽西山、又遷彰德府城。其遷彰德、不知始於何時、惟此年可證其在彰德。

十二月、作讀風偶識序後識語、謂世之説詩者、不是胸中横一詩柄、朱子集傳略説本篇之大意者、俗謂之詩柄。以爲足者、便是據衛宏詩序爲奇貨、是漢非宋。他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絶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讀風偶識一

是年錢坫死。

嘉慶十二年丁卯 一八〇七

六十八歲。二月、陳萬里調贛縣。考信附錄

是年崔述作五服異同彙考小引與五服餘論。五服考首頁及卷三

考信附錄末附邊印金書、蓋崔述在彰德時從學門人。因將北歸、奉書告行。語辭誠摯、可謂實心崇拜崔述者。此書無年月可考。姑繫於是。

嘉慶十三年戊辰 一八〇八

六十九歲。二月、陳萬里卸事。考信附錄二。

五月、陳履和侍父由贛州至南昌、將還滇、乃於七月刻唐虞考信錄。並使人詣彰德時崔在彰德、唐虞錄跋作詣大名、疑誤。崔述處告行、且求書。唐虞錄跋、攷信附錄二有自南昌寄彰德書。考信附錄二八月得讀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洙泗考信餘錄四卷、考信錄釋例二卷、易卦圖說一卷、重訂前刻正朔經界禘祀三考各一本。

其已成而未錄寄者、豐鎬錄、別錄、雜著、伏櫪寤言尚三十餘卷。唐虞錄跋、考信附錄二。

按考信附錄二載是時崔述帶給履和的書除上數種外、尚有段垣詩粹二本、二餘集一本。正朔考係彰德改刻本。禘祀考內抽換兩頁。此所云之考信錄釋例即後來之考信錄提要。雜著即自訂目雜著十六種之雜著。惟伏櫪寤言不知爲後來何書。洙泗餘錄此時尚作四卷、及一八〇九年用聚珍版印時則改成三卷矣。

中秋、陳履和作唐虞考信錄跋云、

先生自閩歸後、三遷而居彰德府。老年善病、又未有子、亟欲全刻所著書、印贈文學交遊之上、蓋寓書京師與履和商此者屢矣。而履和久不與禮部試、未得見。年來侍家大人於豐谿章貢之間、簿書束縛、重以肺病足傷、閉戶不出、乃如婦人女子。每病中夜坐、北風起、慨然遠念、則取所刻諸錄讀之、以當侍側。計與先生別、且十有六年矣。先生日以北、履和日以南、設使今不求書、則此十餘卷者（指新得讀之夏考信錄等十四卷）又不知何日登堂而與其所未見之二十餘卷親受之也。書至、家大人行有日、不及刻、乃取考信錄自序一首、繫之唐虞錄後、俾讀者知先生生平著書原委如此。於戲、先生視履和猶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猶父也。凡書之成而未見、見而未刻者、其敢不盡心焉。署中碌碌少暇、故三鋟先生書、皆在南昌閒居之日。自今以往、則又不患無暇而患無力矣。有志者事竟成、況諸書顯晦、關經史大綱、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事也、非師弟子一二人之私也、終勉之而已。謹識諸唐虞錄後、以自策焉。（考信附錄二）

這真可算是陳履和盡心事師的一篇懇切誠摯的宣言。

陳履和校刊考信錄例言說經界考也刻於這年、這是他錯記的。經界考初刻（一八〇一）是在羅源、十年（一八〇五）二月、履和照羅源板重刻于南昌。（見陳書附錄二、）

嘉慶十四年己巳（一八〇九）

七十歲。春、陳履和有書及唐虞考信錄刻本寄彰德。（附錄二）

七月七日崔述作先君教述讀書法其末云、

先君(略)每語述曰若居官當以稼書陸先生爲法而述學行既無所成僅治一縣亦未克有所展布、所爲承先志者止有考信錄一書所以命名爲述者如斯而已乎故備錄先君子所以教述之方以見述之不才有負於先君之善教。考信附錄一

在彰德用聚珍版印洙泗餘錄三卷是爲定本。自訂目及考信附錄二

是年洪亮吉死。

嘉慶十五年庚午 一八一〇

七十一歲。二月弁洙泗考信錄改定本。

既歸河北山居無事乃復益加删改錄爲定本。洙泗錄一

三月陳履和自南昌歸滇已至貴州道中寄崔述兩函。考信附錄二

四月陳履和抵石屏得崔述託盧孝廉寄他的信及洙泗餘錄刻本又在朱松田處得崔述的五行辨救荒策各一本雜文稿二本。考信附錄一

崔述因眼疾艱於翻閱往往背誦風詩以自遣吟諷既久覺他少年時所最愛的七月一詩先儒之說亦尚有未備未安暇日乃爲之解是年六月乃成七月篇解。讀風偶識四

十一月陳履和寄書至彰德中云、

(略)夏商二錄雖得稿本不識後來有無改定至於豐鎬二錄尚未見也詩古文集在先生固屬餘事而

生平蹤跡往來師友淵源，即此可以考見，似亦未可令其散失。略凡鄴中已刻各書及周考信錄、詩古文稿，均乞略寄賜。考信附錄二

七十二歲，崔述託石屏應試返里之人帶《三代考信錄》各書給陳履和，履和於冬季接讀。陳書考信附錄二。

嘉慶十六年辛未 一八一一

七十三歲，跋《楊村捕盜記》，言二十餘年前訂集時已將此篇刪去，今偶一閱之，以其有關於地方之利弊，因復存之。無聞集三

嘉慶十七年壬申 一八一二

是年二月，陳履和奉文截取。遺經樓文稿鯤池府君行略

嘉慶十八年癸酉 一八一三

七十四歲，是年崔述病中飲食起居多不自適，不覺憶及其母之慈愛，因附記其母待子女法於家學之後。考信附錄一

五月，陳履和擬取道四川至北京，八月復自蜀折回。

十月十八日，陳萬里死。

十二月，陳履和託雲南公車北上之人寄書及其父行略至彰德，請撰文並求著作，略云：

吾師老矣，履和亦復衰病，吾師未竟之業付與何人？履和未了之志酬於何日？略倘蒙賜之，略志銘或墓表，略則先考不啻復生。吾師著作，履和未得見者十五種，乞全賜之，或抄寫一時難終，則請將考信

附錄、五服考、國風蠡測、古文尚書辨僞、讀經餘論先發。考信附錄二

嘉慶十九年甲戌 一八一四

七十五歲。三月，得陳履和書。作鯤池陳公墓碑。無聞集四 帶與陳履和書七種、考信錄總目一本、考信附錄二本未全、豐鎬別錄、周政盛衰通考一篇、五服異同彙考三本、尚書辨僞上卷、讀風偶識、摘帶二本即國風蠡測 讀經餘論一本。考信附錄二

崔述著成考信錄的年歲、雖他嘗自言爲六十六歲、一八〇五 但未定本尚多。自訂目言余自三十以後即條記古聖王之事而次第之。四十以後、遂爲此錄。至七十而始成。暇中復加增改、又五年而始定。則知定本成於是年。然觀寄陳書、於附錄註未全、豐鎬別錄僅一篇、似全書之定尚在此後也。

跋救荒策。崔述作救荒策在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 他說作此策時、余鄉風俗尚未甚壞、所患惟在吏胥。略 其後略 風氣大變、諸生多與吏胥相結表裏爲奸。略 偶閱舊文、猶自惜其所言之未盡也。然天下大矣、豈可以一縣概之、故仍其原文不改、而附識其說於後。無聞集一

四月、成孺人卒、年七十五歲。崔述爲她作傳、附在她作的詩集後。自成孺人死後、室僅一妾、崔述益漠然無所向。傳狀 成孺人傳今不存。

是年趙翼死。

嘉慶二十年乙亥 一八一五

七十六歲。自訂全集八十八卷總目。

九月二十二日，聚其書爲九函，作遺囑命妾藏焉，以待履和。傳狀遺囑曰：

吾生平著書三十四種，八十八卷，俟滇南陳履和來，親授之。三代考信錄陳序

後陳履和共替他刻成十九種，五十四卷，未刻者尚有十五種，三十四卷，今皆不知流亡何所。其不入總目之段垣詩訂、段垣詩粹更影響毫無了。據他自訂目說，尚有春秋外編四卷，因未成書，故不入目。如他遲死數年，大概即可加上此一種。

是年，姚鼐死。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一八一六

七十七歲。二月初六，崔述卒。傳狀行略說：先生頎碩美鬚髯，善談論，往往以諧語箴俗，令人解頤。其著書亦時復如是。此可見崔述的狀貌和神態。

閏六月既望，陳履和至，受遺書，居十日，待伯龍商葬事，乃如京謁選。傳狀

冬，陳履和出宰山西太谷縣。三代考信錄陳序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一八一七

崔述卒後一年二月，陳履和刻三代考信錄於太谷。三代錄陳序

伯龍以崔述和成孺人之喪歸葬於故魏縣城南閭齋先生墓下。傳狀

三月，陳履和使人詣彰德會葬，則喪已歸。同上

七月，陳履和丁繼母憂去官。時豐鎬考信錄僅刻七卷，治喪後，勉將第八卷刻成，而以全集總目及考信

錄總序冠於前、總跋附於後。三代考信錄陳序今三代考信錄首頁皆有嘉慶丁丑二月太谷縣署中刻字樣。

十月、陳履和撰三代考信錄序。夏考信錄陳序

望日、陳履和之友王崧字樂山、浪穹人、嘉慶進士、有說緯、滇南志略。撰三代錄序。夏考信錄王序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一八一八

崔述卒後二年。二月、陳履和在湖南舟中、據知非集附錄、小草集諸書作東壁先生行略。行略及校刊考信錄例言

四月、履和之友劉大紳字寄菴、雲南晉寧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官山東新城知縣、有寄菴文鈔。跋東壁先生行略云、

竊嘆先生以北方大儒、得一弟子於古梁之南、以書授之、而道遂傳於天下、師弟子之遇合固非偶然間事也。略海樓曾不一爲紳言之、使海樓一爲紳言之、略豈不當與海樓共爲先生弟子哉。略先生固仕於閩六年矣。使先生不與時齟齬、荏苒不即歸、不數十年死矣、書之成不成未可知也。略天下往往恨小人敗君子、夫惡知其所成固如此哉。若夫先生著書之旨、則自敘之言曰、不以傳註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傳註。此誤、原文作雜於經傳。以經爲主、傳註之與經合者著之、不合者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則闢其謬而刪削之。斯言也盡之矣、可勿贅也。傳狀

是年、太谷諸生孔廣沅重刻洙泗考信錄於太谷、因武鄉令王崧前曾作三代錄序、故又請他作序。九月望日他序云、

孔生師介存、介存師東壁、皆能不負所傳、庶幾古人師承不絕之義乎。洙泗錄王序

是年孫星衍死。

道光元年辛巳 一八二一

崔述卒後五年。陳履和服闋回京、帶了崔述的遺書而往。張廷鑑、字靜生、陽曲人。譚震字筤園、雲南人、桃源令。捐金助他刻書。乃刻提要二卷、重刻補上古考信錄二卷及唐虞考信錄四卷至是前錄及正錄已均刻全、後錄中惟刻孟子事實錄一種。序目、校刊考信錄例言。

此書當刻成於第二年、一八二二故現在遺書之書首作道光二年刊字樣。提要及孟子事實錄尚爲初刻、唐虞錄一八〇八已刻於南昌、和此本有何同異、不得而知。惟補上古考信錄、顧頡剛先生藏的四種書鈔和燕大圖書館藏的五種書鈔一字未改、我藏的也是四種書鈔、雖貼改了七行、抽去九頁而換入十頁、但和此本也不相同。書鈔本是嘉慶丁巳一七九七刻板、他的目錄如下、

卷一　開闢之初　羲農

卷二　黄帝至堯舜總　黄帝氏

卷三　炎帝氏　共工氏　太皞氏　少皞氏　顓頊氏　帝嚳氏

此本則將三卷改爲上下二卷、目錄也變作敘述體、

生民之始、渾渾噩噩、其理可推、而其事不可知。錄開闢之初。

洪荒漸啓、書契未興、而其名號事蹟、間有一二見於傳者、不敢遺也。錄包羲氏、神農氏。

書契雖興、史冊尚缺、而追述者衆、故世代略可辨、蓋有功德於世者。錄黄帝氏、炎帝氏、共工氏、太皞氏、

少皞氏、顓頊氏、帝嚳氏、諸帝通考。

綜其始終舉其義例作前後論二則。

全書移易很多、刪去的很少、加入的倒不少。在提要下卷裏面的補上古錄序、在丁巳本是列在開闢之初題前的。這年刻本的前後論二則、在丁巳本是均列在卷二黃帝至堯舜總題下的。

崔述他放大了歷史的眼光來看古史說以情度之、亦當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書。他也未敢決定易春秋傳所載上古之事悉爲實錄。但他偏大膽根據這兩種書的材料來做這部史前史的補上古錄。他的理由是因爲古今儒者多好言五帝往往雜以百家之言鄙陋不經。而易春秋傳上的材料、雖不知道它靠得住、靠不住要其理不悖於聖人拿它來證百家之謬也許可以。他並用了歎息的口氣來訴說他的心事道、司馬遷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是余之志也。夫拿了六藝做標準來考信古書、不問其事的有、沒有只問其理的悖不悖於聖人、在我們的眼光看起來、這自然是很不可靠的。但在西漢時的司馬遷、乾嘉時的崔述、用了這種方法在史學上收了許多摧陷廓清之功、我們也不能不佩服他們。

崔述在這部書上推翻了秦本紀的三皇、春秋緯的十紀削去了世傳的上古十七天子、斷包犧神農氏沒、子孫不復嗣爲帝、使中國史頓時縮短了一大段。這一動手真不可說不痛快。他更有許多富於歷史推想力的議論如說、

唐虞以前、初未嘗有繼世爲天子之事也、有聖人者出、則天下尊之爲帝。聖人者沒則已耳、其子孫皆不嗣爲帝也。又有聖人者出、然後天下又尊之、無所爲繼、亦無所爲禪也。

他批評後人論古多謬之病也很精到、說、

後世之儒所以論古之多謬者無他、病在於以唐宋之事例三代、以三代之事例上古、以爲繼世有天下自羲農已然。

他在這部書中最大的發明有幾點、一、他分太皞伏羲爲兩人、又分神農炎帝爲兩人。二、他指出五德終始說始於騶衍。三、他指出以母傳子說始於向歆父子。現在摘鈔他的後論一則以見大概、

略五德終始之說起於鄒衍、而其施諸朝廷政令、則在秦并天下之初。略皆以所不勝者遞推之。是以秦之代周自謂水德、而漢賈誼、公孫臣皆謂漢當土德、太初改制服色尚黃、用衍說也。略以秦之愚至於焚書求神仙、其爲衍說所欺固宜。略然衍雖有五德終始之說、而初不以母傳子、固未嘗以木火土金水爲五帝相承之次第也。以母傳子之說始於劉氏向歆父子、而其施諸朝廷政令、革故說、從新制、則在王莽篡漢之時。略是以王莽自言火德銷盡、土德當代、而光武之起亦據赤伏符之文改漢爲火德、用歆說也。蓋自呂氏春秋始以五帝分配五行、春帝太皞、夏帝炎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季夏之帝黃帝。向見此文、遂以爲其世之先後固然、而太皞炎帝乃庖羲神農之異名、不知炎帝太皞自在黃帝之後、秦漢以前從未有以爲即庖羲神農者、呂紀所云、但謂五帝之德各有所主、正如句芒以下五官各擅其神者然、非以此爲先後之序也。略且衍之說雖誣、然殷尚白、周尚赤、猶有可附會之端。若歆所說、周爲木德、則何爲不尚青而尚赤也。乃強爲之解曰、尚其德所生也。不尚其德而尚其德所生、有是理乎。而殷又不尚其所生而尚其所由生、此又何說焉。略以王莽之詐、方且借虞書、託周官以飾其篡

其用歆說以欺天下。固宜後之學者何爲而皆祖述其欺人之言耶。略

道光二年壬午 一八二二

崔述卒後六年。夏、陳履和託顧莼南雅以崔述遺書呈禮部尚書汪廷珍。字玉粲、號瑟菴、山陽人、乾隆己酉進士、諡文端、有實事求是齋詩文集。汪大加歎賞、尤愛其論湯武諸則、致南雅書云、事核理明、足定千秋之案。孟子云、知人論世、史公云、好學深思、東壁先生信其人矣。履和因踵門求序。序目、校刊考信錄例言。

季秋、汪廷珍作考信錄序、有云、

見其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文而不求夫心之安也。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執虛理而不核夫事之實也。略然後知先生志大而學正、識高而心細。略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功也。略當時來世、當必有心悅誠服如大令指履和躍起忭舞、傾倒而不能已如僕者、斷斷如也。序目

十月、陳履和跋行略、補敘黃玉興案之林孫後事。行略跋

作校刊考信錄例言九則、記校刊考信錄大略。例言

刻孟子事實錄及補上古考信錄成、今本皆題有道光二年刊。

道光三年癸未 一八二三

崔述卒後七年。二月、陳履和上東陽縣任。無聞集附刻

他出京時、聞宜興任泰字階平、道光丙戌進士、有經學質疑、徑溪詩草。喜讀崔述的書、作詩嘆賞、有大謹乃如狂、至

允反不平之語。古文尚書辨僞跋

道光四年甲申 一八二四

崔述卒後八年正月、陳履和在東陽縣署中刻豐鎬考信別録三卷、洙泗考信餘録三卷、考古續説二卷、考信附録二卷、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説一卷、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説一卷、無聞集四卷。重刻洙泗考信録四卷。以上均據各書的首頁或末頁所標明的。陳履和録廣豐縣志循吏傳一則及作敬書廣豐縣志先君子傳後。此二文及陳萬里行略、皆附刻在無聞集後、今印本爲移印在附録内名遺經樓文稿。

九月陳履和跋尚書辨僞、説他刻辨僞時、特録四庫提要中論尚書三則、別爲一冊冠篇首。尚書辨僞跋

道光五年乙酉 一八二五

崔述卒後九年。陳履和死於東陽任所、年六十五歲。一七六一——一八二五 宦囊蕭然、且有負累。一子甫五齡、幷無以爲歸計。時蕭元桂字鏡巖署金華府知府、爲籌還虧空。東壁遺書書板二十箱不能攜歸、蕭君商之於履和之弟、存郡學署作官物交兑。並商之於金華各縣知縣、捐成六百金、稍助刻資以爲家屬歸滇之費。

番禺張維屏字子樹、一字南山、道光進士。松軒隨筆説、

東壁略先生所著書、履和一人刊行。先生之書不朽、履和爲弟子、其篤於師弟之誼若此、亦當附之以不朽矣。

後記

胡適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我開始作崔述的年譜、寫成了大半部分。因爲我南下養病、這工作就擱下了。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曾登出此文的第一章（家世）和第二章（年譜上）。十二年秋後、我從南方回北京、我的興趣已變換了、崔述的年譜只寫到了嘉慶初年、其餘的部分只剩一些隨筆劄記的卡片。後來國學季刊也停刊了、我不久（十四年）也離開北京大學了、這篇長文就沒有續下去。

這一擱就是八年。我自然很感覺慚愧、但這幾年之中、顧頡剛先生尋得了崔述夫人成靜蘭的二餘集、洪業先生尋得了崔述的知非集、增添了不少的傳記材料。這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顧頡剛先生近年整理崔述的全部著述、功力最勤、對於崔述的了解也最深。所以我去年提議請他把這篇年譜續完、把新得的材料都補進去。他已允許了我的請求、不幸他今年因太辛苦得了失眠的病、不能不休息、所以他把這件事轉托他的朋友趙貞信先生。趙先生也是專門研究崔述的、他不但把我的舊稿從嘉慶三年續到崔述死後、他還把許多新得的材料分別補在我已寫定的各年之下。我當初考證的年代有些不正確的、他都代我校正了。這篇開始在八年前的崔述年譜、現在靠了趙貞信先生的幫助、居然完功了。我十分誠懇的感謝他。

我的舊稿有一個妄想、我想在年譜裏作批評的工作、在崔述的每一部書寫定或刻成之年、就指出這部書的貢獻和他的缺點。這件工作是不容易的、年譜的中間擱置、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趙貞信先生續成的部分也採用這個方法、他評論諸書的得失、我認爲都很有見地。承他的好意、仍用我的口氣補作這末

成的部分。但我不敢掠奪他的成績、所以在這裏聲明一句、並且謝謝他的好意。

二十、七、七。

補敘

趙貞信

大名姚晉蘩先生這次在他的同鄉范老先生處找得了一冊針餘吟稿、使我們新認識一位崔述的妹妹幼蘭女士、這真是意外之獲。姚先生搜求的努力真可佩感。

我們從無聞集先府君行述中知道崔元森共有四女、其第四女嫁給魏縣劉觀成、與現在發現的鈔本知非集後面附的闇齋墓誌銘中語一樣。在先孺人行述中則於劉觀成下加了後改名文樸五字。而在上湖文編補鈔中的闇齋墓誌銘內則作劉孟集、在考信附錄中的闇齋墓誌銘內則又作劉孟集、後改名文樸。上湖文一人之名乃隨文隨處歧書、大足奇訝。由我推想、必須崔述原撰之先府君行述內作劉孟集、斯在上湖文編補鈔內者能作劉孟集。必須崔述曾一度將先府君行述及墓銘內之劉孟集改爲劉觀成、斯先府君行述與鈔寫之墓銘內能作劉觀成。當撰先孺人行述時、已由觀成改爲文樸、故於觀成下加後改名文樸一句。當改定墓銘入考信附錄時、因觀成之名既早不用、故仍於孟集下增入後改名文樸五字。此推想如不誤、則由孟集改爲觀成、由觀成改爲文樸、當均在崔元森死後、或竟在崔述母死前。此劉文樸即爲崔幼蘭女士之丈夫。

從這次洪業、顧頡剛二先生在大名雙井村崔家聽到的說話、見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知道劉文樸於水災後遷居在大名王村、他的子孫劉光遠還藏有成孺人畫的菊花一幀、至民國十五年方纔被土匪所燒、則可知幼蘭女士的夫家是由魏縣徙居大名王村的。

從野紀便覽、鈔本道光間大名拔貢劉老恭著、亦爲姚晉蘩先生新得於范先生者。崔氏詩人條看、知幼蘭女士的字是叫

綠芬。

幼蘭女士會做詩、在東壁遺書中固然沒有提及、即今本知非集中也毫不能見到、惟於成孺人的二餘集序內有小娘亦略知聲律、常唱和於針線刀尺間之語。但集中亦無一首二人相與唱和的詩。針餘吟稿中共有五十八首詩和一篇不全的婦女奇談論、婦女奇談論實係她替她的媳婦楊氏做的一篇傳、可惜後半已缺佚、否則對於她自己的事蹟或許更有些發現。

她於姊妹行居最次、但他比崔述確實小幾歲、則不能曉得。她詩集裏有一首丁丑年六月亢旱京都大雪因而有感的詩、接下去便是一首七旬自嘆。丁丑年是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崔述卒後一年、我疑心她七旬自嘆這詩便做在這年、故假設她比崔述小八歲。她替她的大兒子娶妻是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這年她的媳婦二十歲、兒子和媳婦的年齡當略相等。如照我假設的年歲、則她娶媳之年爲四十四歲、也頗合式。

我續編的年譜於崔述二十五歲條下說崔述兄弟於一七六三年由京同行回里、並引知非集將赴邠州次韻留別舍弟的詩推測崔述離家入關是在春天。現在針餘吟稿裏有一首和次兄赴館高兒寨原韻送大兄入關的詩云、

同歸方半載、雁侶又東西。轆轆征車遠、蕭蕭班馬迷。孤村風俗異、長路燕鶯啼。去去難爲別、一樽清酒攜。

從這一首詩中使我們知道了五件事、一這年崔邁坐館在高兒寨。二崔邁曾於這年有一首赴館高兒寨

的詩。三、崔述是次崔邁赴館高兒寨這詩的原韻。四、他們弟兄回來剛半年。五、崔述離家入關是在長路燕鶯啼的二三月間。

崔述二十六歲那年的秋天是在北京、大概一直住到第二年會試過後、纔回來。故下列的幾首詩我都認爲是幼蘭女士在乙酉年一七六五秋天作的。

一雨夜書懷和大嫂韻

颯颯西風吹薄裳。更煩苦雨送秋涼。寂寥旅館愁孤客、迢遞關山思故鄉。蟋蟀聲中催夜漏、鵂鶹飛處憶行裝、塤篪孺慕誰同我、大兄在都時、二兄就館院家堡。問視晨昏慰北堂。

從這首詩看、可知成孺人曾有一首這樣韻腳的詩。但今本二餘集裏沒有、這不是成孺人所刪、便是今本二餘集有缺佚。又可知崔邁這年是坐館在院家堡。

二、秋雨步家大人原韻時大兄在北都

風雨瀟瀟濕碧苔。繡餘閒自繞樓臺。已憐滿目秋將暮、無限離愁雁送來。

崔元森的著作除在考信附錄中留下了一首戊寅除夕示兒詩之外、已絕無可見。從這詩上、使我們知道他在這年曾有這樣之題之韻的一首詩、亦很可寶貴。

三、和二兄歸城中故居原韻

蟋蟀燈前促補衣、杏梁又見燕南歸。水餘破屋猶容膝、風過閒庭忽掩扉。三姊于歸魚信杳、長兄出外雁書稀。雙親獨累吹篪客、幼妹癡愚未識機。

此自爲漳水退出魏城後之作。崔邁這年有這樣之題之韻的一首詩、亦賴此而知。此詩之所以也定在這年、因爲自此年之後、他們已移居禮賢臺新宅、不須容膝於水餘之破屋中了。

乙酉年的赴京、是崔述一人。丙戌年的會試、則和崔邁同應。這由紀聞歌弱弄集序內的丙戌春仲略於都下見其伯仲翩翩之語而知、故我定幼蘭女士送二兄會試時、大兄先已在都、這首詩是作在丙戌年一七六六的春天。詩云、

草綠瀛洲暖、鶯啼上苑春。聯飛雙鳳客、同作看花人。

她的二兄在都夢中寄二兄這首、大約也是做在這時。因下兩句和成孺人的懷遠詩相同、故此兩詩當是先後的作品、

千里馳驅祗一身、離家數月傍風塵。遙憐秦市單衣客、誰解綈袍贈故人。

崔述二十九歲時是館於武安、這也從知非集紀序中知道。幼蘭女士有兩首長嫂偕兄館武安詩、當作在此年。一七六八

一、行雁字幾何曾、地豈衡陽到不能。應是左芬新有賦、武安紙價一時增。

二、殘燈獨對小窗幽、寂寂蟲聲欲替愁。多少襟懷無計寫、一行雁字正橫秋。

成孺人於嘉慶元年隨崔述到羅源後、曾作了一首詩寄給她的姪子應龍。此詩幼蘭女士有和詩、題爲成氏長嫂寄姪原韻、

曾聞閩地有仙霞、不許閨人赴海涯。貧苦只因兒女累、飢寒凍餒向誰家。

此可見她的晚景的困苦。她大概有好幾個兒女、她的長子名叫永寧、是不肖的。她的大媳婦楊氏是極孝極賢、的但不幸死得很早。她的次女聰慧異常、惜僅七齡而殤。她的丈夫不好學問、除青一衿外似無甚成就、死也在她之前。在詩集中很有些她訴苦的詩、使我們不勝同情於這位女士的老年身世。

她的詩題有寄陳氏大姊、寄張氏三姊、憶逯氏四姊、成安等等、而她稱崔述、崔邁則爲大兄、二兄、似述、邁兄弟當居其大姊之次。又她在寄張氏三姊這題下、注有隨任貴州八年始歸寧、一面別又六年、有懷奉寄磁州之語、詩亦作八年離別乍相親、西望雲山又六春。似三姊之年尚大於崔述。崔述的母親生子女凡九、其三子四女是我們所知、尚有兩個未長成的不知是男是女、不知誰居嫁陳、嫁張者之間。磁州張珖在無聞集先孺人行述中未寫有功名、而此云其三姊隨任貴州、則張珖係作官的、不知其在貴州曾任何職。成孺人能詩之外、又能畫、這是我續年譜時所未知。她有一幀畫菊在劉家、而幼蘭女士有題畫菊一詩、故我很疑心此詩即是題在此畫上的。詩爲

醉後楊妃別樣妝、裁成婀娜玉肌香。生前不與羣花比、留取芳魂獨傲霜。

她的三位姊姊是不是都能詩、殊不可知。但生爲崔元森夫婦的女兒、實有都能詩的可能。可惜不能向成安、磁州兩處去訪尋一下。在年譜中對於崔述姊妹的敘述太寂寞了、故現在靠了這冊新發現的材料爲之補敘於此。

另外還有一些有關年譜的零碎話、就藉敘寫的方便、將它一起記在此下、

我們在無聞集先孺人行述中知道崔邁的夫人是魏縣庠生劉蘭生的女兒、她和她的兒子伯龍長住在

儒藏

魏、至崔述死後、伯龍將在彰德的屋子賣去、迎崔述的後妾到魏、和他的母親同住。今據野紀便覽、知這位夫人也頗能詩、但比較成孺人崔幼蘭稍劣、故沒有詩傳下來。

崔述的後妾僅一二見於東壁行略之末、他處皆未言及、故其姓名及納娶之年月都不得而知。但其前妾麗娥係卒於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則此妾之娶自必在崔述六十一歲以後。

東壁行略係陳履和奔母喪時在湖南舟中翻閱崔述之遺書而作、者倉卒間不無略有誤處。如記崔述十四歲補弟子員、十五歲入晚香堂讀書、均與考信附錄內所載者差一年。故我讀乙酉丙戌間水三次入城、卒徙於禮賢臺上（先府君行述）之語、終疑崔述之徙居新宅是在丙戌、不在乙酉。

嘉慶十三年七月、陳履和在南昌刻唐虞考信錄、曾繫考信錄自序於唐虞錄後（見考信附錄二、唐虞錄跋、自南昌寄彰德書）。但這時自訂目錄尚未撰就、而現在的自序末有附於目錄之後之語、故我頗疑此序後來曾經改過、幸能發現戊辰刻本唐虞錄、其自序恐必與今見者有異也。

年譜五十八歲（一七九七）條下所記適之先生所藏的書鈔本洙泗錄一節、適之先生以爲此本頁數之移易、爲原藏書者曾見崔述修改的本子而依之以移定、故疑丁巳本太谷本之間尚有一五卷本的洙泗錄。我頗疑其非是。但現在尚未能將該書細加審覈、故於此處仍暫存適之先生的原文、俟作遺書校勘記時再爲詳考。

年譜之補續、爲時頗促、其中大部分多未能愜心、以亞東索稿迫急、不容再延、粗率訛謬之處知必很多、伏希明達之士惠予教正。敬謝適之先生過分的獎飾和頡剛先生的殷勤指導。

一九三一、十二、二十

邵二雲先生年譜

黃雲眉 編撰
李文澤 一審
周斌 二審

據民國排印本重排

排。

《邵二雲先生年譜》，黄雲眉編撰。據民國二十二年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排印本重排。

邵晉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字與桐，一字二雲，自號南江，清浙江餘姚（今屬浙江）人。乾隆三十六年會試第一，成進士。三十八年，以大學士劉統勳薦，特旨改庶吉士，充四庫館纂修官。逾年，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直文淵閣。嘉慶元年卒，年五十四。晉涵精於史學，嘗輯《南都事略》以補趙宋一代之史，惜未成；又輯薛居正《五代史》，並助畢沅訂正《續資治通鑑》。所著《爾雅正義》二十卷，積十年之功，數易其稿，終成一代名著。此外尚有《韓詩内傳考》、《穀梁正義》、《孟子述義》、《輶軒日記》、《方輿金石編目》等，而傳者獨《爾雅正義》、《皇朝謚迹錄》、《南江詩文集》數種，《五代史考異》二卷僅存殘本。

黄雲眉（一八九八—一九七七），原名鍌鍮，字子亭，號半坡，浙江餘姚人。著名學者，著有《明史考證》、《古今僞書考補正》等。是譜前有一九三二年自序，稱「鄉前輩朱久香先生蘭曾撰《邵二雲先生年譜》四卷，今其稿已無存者」，蓋未參舊譜，仍屬自創，故「採諸家文集、筆記」而「輯爲是譜」；又鑒於文獻不足，故凡「所作所言及朋儕之書牘贈詩，不擇長篇短語，但可資先生學術之闡發，存先生行誼之梗概者，往往連類而錄，靳於割愛」，雖稍失繁冗，然編排有敘，翔實可徵。初稿成於民國二十年，旋毀於「一二八」之難，復重輯補正，而於次年成編。年譜廣引文獻，考證精核，於邵氏生平事蹟、學術交遊、著述情況皆作細緻梳理，一譜在手，盡覽邵氏生平學術大概，誠爲研究邵學之必讀書。

自序

鄉前輩朱久香先生蘭曾撰邵二雲先生年譜四卷、今其稿已無存者。二雲先生經經緯史、習聞陽明、南雷、蕺山三先生之緒論、家藏宋元遺書甚富、數百年浙東文獻、萃於一身。章實齋氏知之最深、故當先生之歿、太息語人曰、自斯人不祿、浙東之文獻盡矣。然自先生之歿、去今僅百餘年、而其姓名事蹟、乃不爲學術界所熟聞、其著述亦幾與浙東文獻同歸澌沒、使章氏而在、其太息又何如也。

雲眉惜朱譜之不傳、懼鄉獻之莫徵、爰採諸家文集筆記所載與先生有關涉者、分年繫綴、輯爲是譜。不能分年者、則別其性質、依類附載。雖爲例駁雜不純、而補苴之難、略有可言。

先生著述散佚、除爾雅正義外、惟遺詩文鈔及札記等二三種、而文鈔又不載書牘贈序之文、（僅有贈張羲年、汪輝祖兩序。）無以見先生學術思想之所寄、友好遊從之蹤跡、此一難也。

先生迴翔清署二十餘年、不以升降得失攖其夢寐、雖久居輦轂之下、而聲華闇淡、無顯顯矯激可喜之行、足以聳動耳目、播爲逸事、此二難也。

先生居鄉時短、鄉之士夫罕接風采、故梓桑口耳之傳、但誇仕宦衣錦之焜耀、不誦在官力學之清芬。此三難也。

先生子秉衡、秉華、猶能勉纘家學、並樹令譽。後此則舊家喬木、漸就蕭疏、手澤俱供覆瓿、遺裔淪爲微業、廬舍猶是、咨詢無由、此四難也。

取材之途既隘、裁削之功斯寡、故是譜之輯、舉凡先生所作所言、及朋儕之書牘贈詩、不擇長篇短語、但可資先生學術之闡發、存先生行誼之梗概者、往往連類而錄。蘄於割愛、此則冗複瑣碎之病、所由難免也。

蓋區區之意、惟期拾吉光之殘羽、彙爲一編、俾學術界對此聲華銷歇之大師、略能髣髴於百餘年前、而接其謦欬。譜例之謹嚴、所未遑顧、著述浮沉、良不可知。日月逝於上、他時欲於塵封蠧蝕之中、尋此若隱若現之墜業、吾知其難、又不啻倍蓰矣。國中鴻達、進而教之、爲之增所未備、俾他時得據以刪定、則又區區之所切望者。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餘姚黃雲眉。

是譜本由研究所與商務印書館訂約、於去年年内出版、不意該館遭一二八之變、是譜原稿與之同成灰燼。茲經雲眉搜覓篋中殘紙、重加排比、悉心釐正、復隨時增采資料、充實内容。是以濡滯周歲、始克付印。又先生摹影及書跋手蹟等、皆爲原稿所無、別製版卷首、以申景仰。　二十一年七月雲眉附識。

邵二雲先生年譜

先生姓邵氏、名晉涵、字與桐、字二雲。浙江餘姚人。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

高祖琳、明進士、官山西洪洞知縣。

曾祖炳、縣學生。

曾祖母張氏。

祖向榮、字東葵、號餘山。康熙壬辰進士、以書劣覆試被黜、由中書改授定海縣教諭。晚補鎮海縣教諭。

祖母陳氏、蔣氏。

叔祖坡、字兼山、號艮莽。康熙壬午舉人。以辛卯解元查某文出於坡、牽連除名。康熙六十一年被召入京、旋罷歸。

父佳鈗、字藉安、號冶南。增廣生。自幼爲祖母張所鍾愛、比就傅、不程以所業。少長、會季父坡自京師歸、教里中試之文、振筆立就、家人咸訝其何遽能是。自是從季父學、學日進。繼隨教諭君於鎮海、鎮海之士咸推服焉。其文不隨俗好、識者以爲在明江右五家中與章羅酷相似。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說、期於自得。見盧文弨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邵君墓誌銘及錢大昕贈邵冶南序。

母袁氏、慈谿縣學生蘇升女。歸藉安先生時、家故寒素、藉安先生甚嗜書、嘗得春秋國語古刻本、費無所償、夫人爲脫簪珥售之。尤喜聞洛誦聲、當人事稍閒、一釭夜闌、藉安先生擁書端坐、諸子弟前

後挾策問難質疑、藉安先生各爲指畫陳說、夫人亦欣然領會、自謂不能盡解、正如不善飲者得酒意耳。夫人外祖呂章成、明魯王時官待詔。嘗錯綜梁周興嗣千字文紀明一代事實、訓初學。夫人幼受章句於母氏、益以家學聞見、故頗熟於明史。見章學誠邵室袁孺人墓志銘。又藉安先生以隨侍教諭君往返明越間、事無大小、悉聽夫人區畫。故教諭君嘗曰、吾居蛟門久、家中歲時蒸嘗、祭祀、賓客、親故往還問遺、無憂或失墜者、賴有四孃子耳。見張羲年邵母袁太夫人六十壽序。

乾隆八年癸亥公曆一七四三**先生生**。

是年、戴震二十歲、錢大昕十六歲、朱筠十五歲、汪輝祖十四歲、周永年十四歲、章學誠六歲、同里張羲年七歲。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先生二歲**。

四月、先生叔祖坡卒、年六十有九。

方苞盛稱坡文爲金陳而後、未見其偶。坡以查某事被繫時、苞亦在獄、相見則大喜曰、我識君久、今之見何晚也。在獄中又何奇也。對酒誦坡文、又詢近作、奏一篇輒浮一白。又縱論古今成敗得失、爲性命交。坡前後主蕺山書院、多所獎進。所著有稽古錄五十卷、詩文稿若干卷、並焚失。見張羲年噉蔗集邵坡傳。

乾隆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先生四歲**。

是年、洪亮吉生。

乾隆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先生五歲。

先生生有異稟、左目微眚、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爲祖教諭君所鍾愛、親課讀於鎮海學署。四五歲即知六義四聲。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見章學誠邵與桐別傳、洪亮吉邵學士家傳、錢大昕邵君墓誌銘。

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先生七歲。

代父藉安先生賦贈人續婚排律五十韻。同里朱文治詩云、

隻眼觀書喜獨明、先生智慧自天生。七齡早已工長律、花燭詞成老輩驚。繞竹山房詩稿卷十一邵文二雲學士江南詩鈔題詞及注。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先生九歲。

鎮海大饑、教諭君率諸生爲粥於路、自冬初至春末、全活無算。紹興府志。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先生十一歲。

是年、教諭君以老告歸。

教諭君以講學爲事、所至輒屨滿戶外。嘗立學規四條、曰立志、曰誦經、曰考史、曰敦倫。

論立志曰、

人性同而志殊焉、志富貴則歸於富貴矣、志孝弟則歸於孝弟矣、豈視孝弟不若富貴哉、由於弗辨也。志既辨、在於立、立之在於誠。

論誦經曰、

學者始於誦經、蘭陵之訓也。古者三十而五經立、今有白首而不通一經者矣。窮經致用、必旁推諸經而能通一經、名物象數至理存焉、孔賈鄭王之學不可不尋繹也。

論考史曰、

史學熟則名臣出、先正之論也。考之不精、則靜修所謂無邊受屈者、恐不在載筆而在論世者矣。考證異同、參稽身世、方可持論、三史言制度尤詳、更宜精覈。

論敦倫曰、

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良知良能、具於赤子、物引而遷、遂亡本體。誦經式訓、考史爲鑑、皆不外乎盡倫。特恐悠悠忽忽、其志不立耳。

至是年已八十、定海、鎮海二邑之士、尚有裹糧來受業者。

按、此據邵氏宗譜邵大業撰傳。然大業謙受堂集卷十四族兄外翰餘山公徵君艮菴公合傳則云、生平以講學爲事、嘗立學規四條、曰存誠、曰敦倫、曰立品、曰精業。論存誠曰、誠者聖人之本、先儒所謂主靜不越一敬、主敬乃所以明誠。學者果能從爲己之心、鞭辟近裏、靜存動察、息息無妄、庶幾此心一太極矣。論敦倫曰、學以明倫、首重孝弟、如築室有基、植苗有根、學者根基不立、靦然人面、坐擁書史、豈不內媿。蕺山劉子名講學之地爲證人社、言如此爲人、不如此爲獸、畏之慎之。論立品曰、約之以禮、是徹上徹下工夫、循規蹈矩、檢束身心、絶不向分外希望、自然惰慢不生。程子見獵心喜、自覺宿習未除。此等痼疾、惟真實用功、無間、始能推勘。論精業曰、先儒讀書、分經史古文、按月以課、三年可一週。無因循、無凌雜、虛心涵泳、熟讀精思、下筆自然法

不掩才、昌黎所謂沉浸醲郁、含英咀華者此也。標目既異、文字亦殊、豈大業留稿時自爲改作歟。

是年、先生從族兄陛陛受經。

先生自云、曾涵與先生比屋以居、年十四五、以多病漸習呰惰、夜過半、聞先生誦授聲琅然徹戶牖、亦知力疾強起、執卷就鐙。據邵氏宗譜先生撰俞太安人家傳。按、陛陛字景載、丙子舉人、瑛父、長於經學。如釋周禮樂師舞、引春秋初獻六羽、駁鄭注宗廟以人之說。據學記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公羊傳三望祭泰山河海、駁大宗伯賈疏禮無祭海之說。據周禮夏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牛人無其文、證孟子釁鍾本用羊不用牛之義。貫串而折其中、其大略也。見朱珪知足齋文集卷四封儒林郎邵翁墓誌銘。

先生有兄履涵、甚愛先生、嘗冬寒讀書、先生體弱、夜中手足皆僵、履涵引先生就爨、蘇沸水、煮乾糒、餔先生、令先生溫促就寢。羅有高尊聞居士集卷六餘姚邵伯子墓表。

乾隆十九年甲戌 一七五四 先生十二歲。

先生時有神童之目。會縣試、知縣李化楠呼至案前、命背五經、一字不失。復試以詩、有小鳥解依人句、語本說文。化楠深器之、謂藉安先生曰、此君家千里駒也。據謝寶書姚江詩錄引雨村詩話。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一七五七 先生十五歲。

是年、教諭君卒、年八十有四。定鎮二邑之士、匍匐來弔者相望、其不得來者、則相聚而哭於社。教諭君臨卒、但勉其子敦本力學、不及他事。所著有冬餘經說十卷、四書章句偶融三十卷、冬餘筆記八

卷、冬餘文略六卷、詩略四卷。

據邵大業撰傳。按紹興府志冬餘經說作十二卷、冬餘文略作四卷。

教諭君嘗從從兄念魯先生廷采問古文法及念魯先生卒、嘆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歿、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絕矣。笥河文鈔邵念魯先生墓表。先生實能承念魯先生之業者、惜是時教諭君猶未能知之耳。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一七五九 **先生十七歲。**

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餼。邵學士家傳。

乾隆三十年乙酉 一七六五 **先生二十三歲。**

鄉試中式。時正考官爲祭酒曹秀先、副考官爲少詹錢大昕。入闈後、秀先忽病痁、臥床一月、校閱之事皆大昕一人任之。見錢大昕竹汀居士年譜。大昕蘄取奇士、不爲俗學者、先生名在第四、五策博洽冠場、謂非老宿不辦、及先生往謁、年裁逾冠、叩其學、淵乎不竭、大昕拊掌曰、不負此行矣。錢大昕邵君墓誌銘。

黄崇蘭國朝貢舉考略、乙酉科浙江鄉試試題、其事上也二句、吾學周禮、大而化之之謂神。八月其穫得登字。解元陸飛。

是年、章學誠已三至京師、應順天鄉試、不中。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一七六六 **先生二十四歲。**

是年、與張羲年同遊京師。羲年以三十自序示先生、先生書其後云、

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南豐所以高出諸家者、以其經術深也。天傭諸子、不求諸經術、而求諸樸遬、失之遠矣。作者留心治經、能不爲靡麗所惑、後山一瓣香、庶可以有託也。見啜蔗集。

先生又有序贈羲年、中有云、

嘗與朋儕縱飲吳山酒樓、既醉皆引去、獨拉余共宿道院。時方夜雨將半、篝燈呼余起、命背誦國風句櫛而字比之、以求其音義、復相與論其大旨、雜舉諸說異同、而出其根觸者以參證、要主於從容尋繹、使自得之而後安。兩人擁被對談、達曙乃止。其異時講他經亦然。南江文鈔卷四。

羲年長先生六歲、自少即以學相淬厲、故序言如此。

是時先生兄履涵已前卒、年僅二十有八。羲年序其遺稿云、

君父母年皆五十餘、斑白盈頭而哭子。其弟與桐篤于友恭、歲丙戌、與余抵足眠吳山客舍中、夜念君窮愁困躓、輒簌簌淚下不止。及同車北上、雖逆旅倥傯、未嘗不然。

君好學刻苦爲文、而數奇、年二十餘困於童子試。

少承祖父訓、謹飭自守、一旦忽縱於酒壚、旁客肆遇一二販夫牧豎、尤酣嬉淋漓而不厭。人多以是尤之者、君亦不止也。

於詩不多作、皆和平中正、摹寫景物、絕無愁苦之言、豈知其有抑鬱不自得於中者、而遂至於斯耶、抑命之窮也。啜蔗集邵禮耕詩序。

謝寶書姚江詩錄錄其歸燕一首云、

翠羽曾經翦絳紗、秋期已度紫雲車。湘波簾外三更月、春雨江南百種花。迢遞巴山愁杜宇、飄零邗上雜寒鴉。阿梁都尉無消息、好寄音書水一涯。

又羅有高邵伯子墓表云

君丱角時尚及事中書公、授以先賢格言、君退輒疏記之。王母病篤、君爲文露禱、願減己算、益壽王母。時年十四也。年十有七、總家政、區畫中理、父母宗黨交賢之。生平無詆言、亦未嘗疑人之詆言。

則履涵蓋一天性篤厚、繩墨自束士也。錄之並以存其人。

履涵字禮耕、一字雲亭。生卒年月不可考。

冬、先生南歸。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 **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冬十一月二十六日、爲先生母袁太夫人週甲之辰。張羲年有序。見噉蔗集。

十二月、先生復遊京師。

按羲年序云、歲丁亥冬十月、吾友邵君與桐自苕水返武林、將於臘月束裝遊京師、寓書作別。又云、獨念客春與桐與余同遊齊魯燕趙、每念二親、輒屏酒食弗御、中夜輾轉不能成寐。今纔匝一歲耳、復因人北上、長途雨雪、經歷舊遊、得毋有怦然心動者乎。知先生於是年季冬又北上也。謂其去客春北遊歸後、纔匝一歲、故又知先生南歸在丙戌之冬也。

此數歲中、先生自北遊外、其蹤跡率不離吳山西湖間、與羲年常以詩相唱和。見南江詩鈔及噉蔗集。

義年又有書與先生云、

省下、爲人文所聚、足下經義紛綸、雖老師宿儒、定當屈服。但消渴著書、長卿善病、嘔心覓句、昌谷損年、足下可無念此哉。

又文士相輕、自古而然、武林士習大率如此。筆墨不宜輕出示人、如不獲已爲之、雖搏兔亦須用全力也。嘯蔗集。

是年汪輝祖始交先生。病榻夢痕錄卷上。

輝祖自云、

余自友二雲、始得知天下士、羅臺山、魯挈非其最也。二雲每握手、必以道義相勗、常戒余抗直太過、恐處事易迕、書來亦然、余敬佩不忘。夢痕錄餘。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先生二十七歲。**

李文藻以謁選客京師、鈔校紀昀所藏惠棟古文尚書考。先生亦參校其書、卷末並有先生是年重陽後二日之手跋云、

惠氏古文尚書考、余最愛其辨正義四條、證孔氏逸書九條、議論精當、爲竹垞、亭林所未逮。至下卷所述、則本前人而推廣之者也。

鄭曉謂姚方興二十八字、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其言與惠氏近。

又旃德梅鷟撰讀書譜四卷、尚書考異一卷、余未之見。據陳第所引、如謂禹謨克艱本諸論語、人心道心本諸荀子、咸有一德之觀政觀德取諸呂氏春秋、說命建邦設都取墨子尚同篇、冏命交修不逮取諸楚語。此皆辨論之最有關係者。惠氏之書與之符合而不言其出於梅氏、祇別載梅說九條、何歟。

梅氏之外、聞又有姚際恒古文尚書通論別僞例十卷、錢煌壁書辨疑六卷、與閻氏古文尚書疏證後先幷出、當備購其書互相參考。見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一集一期王瑄李南澗之藏書及其他。

文藻又借鈔吳縝新唐書糾謬二十卷、畢會得缺、出都乃屬先生爲手校一過。見同上。

段玉裁成詩經韻譜、羣經韻譜、後改名爲六書音均表。各一帙、以其書簡略、無注釋不可讀、是年冬、寓都中法源寺側之蓮華菴、鍵戶燒石炭、從先生借書、爲之注釋。每一部畢、先生輒取寫其幅。至次年二月書成。錢大昕以爲鑿破混沌、爲作序。見段玉裁乙未十月寄戴東原先生書。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一七七〇 **先生二十八歲。**

盧文弨訪先生錄得岑安卿栲栳山人詩集三卷。抱經堂文集卷十二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云、乾隆庚寅、見今太史邵二雲於京師、訪鄉前輩遺書、得元岑靜能先生詩集三卷、錄而藏之。安卿、餘姚人、所居近栲栳峯、故以自號。志行高潔、窮厄以終。文弨本籍餘姚、故謂爲鄉前輩遺書云。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一七七一 **先生二十九歲。**

禮部會試第一、榜出、海內有識者咸曰、數十科來無此才矣。錢大昕贈邵冶南序。黃崇蘭國朝貢舉考略、辛卯恩科

會試、總裁觀保、劉統勳、莊存與、試題若臧武仲四句、明乎郊社二句、今曰性善二句、下車泣罪得慙字、中式一百六十一人。

王增、魯仕驥、周永年、孔繼涵、錢澧、孔廣森等亦同時登第。

故事南省第一人、當在詞館之選、而先生獨罷歸、黃景仁有題先生姚江歸棹圖沁園春詞云、

有客朝來、興發滄州、飄然一航、問四明業業、故山無恙、姚江淼淼、此水何長、古有狂奴、後來狂客、揖讓其間總不妨、君休笑、算幾人到此、煞費思量、鳳池奪我庸傷、有浦上秋風舊草堂、所居地名秋風浦。況傳家易在、緇而再注、故侯瓜好、熟矣堪嘗、其果行耶、樂甯有是、只惜蒼生望一場、披圖羨、羨名山歲月、到手差強。兩當軒集卷十八。

時藉安先生年六十矣、先生過錢大昕乞文爲壽。大昕因有贈邵冶南序。

先生少從童鈺遊。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時鈺寓蘇州龍興寺、先生過之、相與盤桓月餘、寺中有梅六本、忽發五花、人傳以爲異。二樹山人寫梅歌注。鈺善畫梅、有二樹山人寫梅歌、每首皆佳絕、其中一首乃寄先生者、題爲寫梅寄邵二雲三十五疊前韻、其辭云、

五葉蕚、七莖鬚、純陽獨萃梅全株、不藉栴檀馥、自有香風濡、吁嗟我友絕相類、榦爲骨兮花爲膚、往者歲辛卯、走也客姑蘇、君歸千里特相訪、讀書同借禪房居、簷前老梅忽微笑、晨夕宛對三人居、快析疑義愜清賞、聯床中夜聞歌呼、君真博物復勤學、蘇如溱評云、邵君足當此語。丹鉛不數楊新都、一從視草明光殿、人間舊樂難再圖、清宵入夢常相憶、猶疑月照梅梢虛、不增不改任寒暖、與君相保榮不枯、每念古人重芳訊、一枝寄贈誠非誣、寫成驛使苦難覯、道遠何由致區區、

按袁枚隨園詩話卷六二樹畫梅題七古一篇、疊鬚字韻八十餘首、神工鬼斧、愈出愈奇。又文集卷二十八童二樹詩序作七古題畫疊鬚字韻百餘首、藻思坌湧、與古梅槎枒同銘風雲云云、即指此。枚自謂鈺少許可、獨傾倒枚語不盡實。章學誠嘗辨其誣罔、見章氏遺書卷一書坊刻詩話後。然其評鈺此詩則甚確。

是年冬、先生與章學誠、洪亮吉、黃景仁等同客太平使院。學使朱筠、先生會試房師也。十二月二十六日、與先生及學誠、亮吉、景仁、張鳳翔、徐瀚、莫與儔等同遊采石、有記。見笥河文集卷七。筠又有懷袞樓雪用禁體和先生韻詩、中有我題采石勝尚溯青蓮、烈清輿子猷發長律、退之設歐公禁體冷蘇老犯刦熱等句。笥河詩集卷八。

學誠學古文詞於筠、苦無藉手、先生輒舉前朝遺事、俾筠與學誠各試爲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按皆無爽失。由是與學誠論史、契合隱微。見邵與桐別傳。

按朱筠與章學誠各試爲傳記事、學誠丙辰劄記亦記及之、云、余於乾隆辛卯之冬、與故學士邵二雲聚於太平之使院。邵出介三文鈔、有明季遺亂婦女之死節者數通、俾余與朱先生據宋氏文而改爲之。蓋宋君所敘事多可采、而文不稱也。余雖有改撰、而自嫌未善、旋棄其稿。朱先生集尚有江都羅仁美繼室李氏、歙人洪志達妻葉氏二傳、皆本宋介三文而改撰者也。

亮吉既交先生及學誠等、識解益進、始從事諸經正義及說文、玉篇、每夕至三鼓方寢。見呂培洪北江先生年譜。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　先生三十歲。

正月十七日、朱筠因先生言、書餘姚景烈婦事。笥河文集卷十五書烈婦景事、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七月、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不降、斬於杭州。景聞之自經云云。月日據笥河文鈔卷一。

二月朔日、又爲先生從祖念魯先生作墓表、亦從先生請也。見笥河文集卷十一、月日據文鈔卷一。

三月初五日、筠與先生及章學誠、洪亮吉、黃景仁、張鳳翔等遊青山、留宿保和菴、雨聲入耳、寂坐密聽。筠與先生等縱談、念人生若浮、歎息此會之不易、他日當思青山今夕雨也。初六日返。見笥河文集卷七遊青山記。

四月、筠又與先生、洪亮吉等遊黃山、齊雲、九華諸勝。自慈光寺抵文殊院、看雲海畢、即留宿山頂。夜半、亮吉曳杖獨行、先陟天都之半、道梗塞不得上、復回、從間道至蓮花絕頂、久憩乃下。先生等不能待、已從文殊院下山。亮吉凡一日半夕不食、方追及於雲谷寺、履已穿、衣爲荊棘所刺盡裂。筠及先生正色規曰、君遊山亡命、至此獨不爲太夫人地耶。亮吉悚然、自此不敢冒險獨行矣。洪亮吉更生齋文乙集平生遊歷圖第五本末。

六月、亮吉歸里、與先生於懷甯城下相別、各爲詩八百字以贈。亮吉詩云、

伊余少遭疾、廓焉昧趨承。聞言善可師、百里欣擔簦。夫子謂朱筠。導前路、鐵翅摩秋鷹。陳編始相習、衆義恣轢輘。迷津不逢沮、浩海愁難溯。夫子謂我言、師友善者登。予時學括囊、賢勸惡則懲。所欣君子交、循階竟堪升。窮冬遇霜雪、百物志已凝。君乎遽唯唯、賤子慙儚儚。專家愧墨守、味理咨疑

丞。沿流築卑堤、引梯導初層。談言偶微中、譬若矢射弸。貫珠何纍纍、古義若引繩。頗感四座中、百問亦百膺。我懷其如何、易炭更置冰。

自從熹平來、經史毒霧蒸。新蕪暨陳莽、誰薙千畝芿。鄒愚竟鬩魯、薛恥欲長滕。秦氛更臨晉、宋虐竟用鄫。推之興廢源、楚失齊亦曾。觚亡不存醴、鼎廢空留脀。尋源昧先河、識小矜于登。堆匈富陳言、得一即自矜。爲儒競綿蕞、守官昧殽蒸。不審涓滴微、遽謂滄溟增。如聽十五絃、小絕由大揯。殊軌偶相值、遭此震電馮。嗟嗟百年餘、其道若土崩。列宿爭天躔、蟲飛更瞢瞢。餘姚暨四明、月晦置一燈。作論偶抵捂、歷今無殊稱。志乖理則合、千穗彙一塍。後來羣師儒、厄言競鈔謄。私爲一家說、違辨淄與澠。宗規既守株、勦義若裂繒。不逢朱絃彈、瓦鼓還鑿磬。逮今遇吾子、匪伊異人勝。乾坤師儒席、位置理亦應。

憶余甫成童、授書契顏曾。平生師友誼、誨語常兢兢。因端更推委、所苦常無徵。如星列諸說、誰能旭日昇。惟茲兩夫子、平時亟聲稱。欲恃意氣隆、作論擬闢僧。蘆蒲及菰蔣、妒此獸角蔆。終嫌毅力薄、十載少所憑。抑聞爲山卑、道在如月恒。寒蟲哂陽雁、晦羽悲羣蠅。啾啾覩百鳥、斥此垂天鵬。君子審所自、不懼世俗憎。岱宗從東來、羣山失崚嶒。途長有如年、詎敢跬步夌。我裹一簁土、欲補邱與陵。使彼後世言、淮水支分淩。

逢君記前時、退若無一能。汪汪千頃波、久之不改澄。人言大羅天、羨子健筆凌。君時一回首、引領瞻觚稜。回帆擬著書、鈔殘剡溪藤。枝條千百年、貫之以巨絚。有時一傾吐、譬若火上騰。童牯競癡

黠、俱欲麾以肱。聞言舌不下、几在詎敢憑。回知誘誠善、連少間可乘。謂宜藏名山、後有作者興。我欲書緒言、愧乏一束綾。不然別君時、置之在行縢。蓁蕪日以深、見此觸石鯪。炎飈日以酷、見此鳴秋蠅。風裁此吾師、敢云誼則朋。相期事黽勉、道統開雲仍。

我觀古師儒、好修嘗受礽。後來咸醜正、規員競磨棱。含沙既沉骨、切膚詎知癢。引獸俾決籬、貪魚致亡罾。終道憂迷途、曷不大道陞。我欲家置喙、苦懷誰共惨。一綫苟有在、誓當廓之宏。君子有贈言、鄙人謹服膺。洪亮吉附鮚軒詩卷三。

先生詩云、

亶安月在塞、辰輪三角承。我初來姑熟、夜解雙繘簦。是時月生霸、霜氣搏翬鷹。見君廣座中、風纛奔車轅。詞源沛溟漲、澍卻海可溯。探懷出歌詩、古樂三階登。用核棧以間、克壯鼓得懲。異才獨挺出、軒鶴從朝升。因緣比舍居、朽蓍占合凝。予方病呰窳、旅魂愁儚儚。縱有鏗鋐音、不得喧聾丞。君持五色筆、解贈三花層。引綸貫史事、往若矢決堋。纆徽準經義、古訓相糾繩。聞言自跡屑、瞪目不敢膺。徐觀謙謙懷、舒卷一幅冰。

矯然秀楚質、不遺薪與蒸。吁嗟瓜園後、大道埋榛艿。火燎勢中裂、川沸氣上滕。淹中述游夏、棘下保杞鄫。枕膝授荄滋、祕義得未曾。栗階不湆事、誰辯葅醢胥。張圖昧東西、木豆雜瓦登。秦延廣師說、煩言亦可矜。敷陳若稽古、志豈邀祠蒸。高密彙羣言、屹若堂牆增。中聲定律呂、候氣得互拖。誰

傳聖證論、異義相削馮。清言繼颺起、防湙俄驁崩。冥心從臆決、遘語終瞢瞢。蠓老自纏繭、蛾昧欲撲燈。班生譏祿利、揚子嗤名稱。變本彌加厲、一決頹溝塍。陳言強皮傅、百手爭鈔謄。汲古資深源、曷不泝淮澠。飢必戎菽稷、寒賴裘葛繒。六經出土苴、絲竹綿清蘉。百心挽之東、獨力健者勝。束身絃誦間、撾折理亦應。逡躔正昧朔、圭槷傳高曾。旦亡利牿脫、夕惕懷冰兢。不逢澮雅才、微言誰與徵。閶闔春風來、朝日丹霞昇。江南山水窟、烟蘿被盤稱。青山破風雨、瞑色延枯僧。西峯屬東阜、分簇尖尖蔆。跣足踏流泉、蟠木曲作馮。磧窮蹊轉仄、石仆徑絕恒。長松落鳥嗉、草潔無棲蠅。援樛跨長脊、巨⿰豸犮拔海鵬。歸攜素石一、獨愛人所憎。去作黃山游、氣欲超崚嶒。黑雲壓素練、深澗一木麦。山花大如拱、俯引松拔陵。縣霤穿青崖、別竇通陰凌。躩空隻手易、縋險一躍能。夕陽開天都、灝氣浮蒼澄。諸峯梳合沓、爬剔瘦骨凌。別尋蓮華邃、華應峭出稜。散枝下勾曲、絆足疑藟藤。急雨侵回巒、瀑卷版斷組。沿溝下雲谷、迅甚快馬騰。悔不老巖岫、枕石拳其肱。逝將游十嶽、志在力可憑。知君兼人勇、果決超先乘。願以嗜學心、望古逌然興。與君結綢繆、投紵報以綾。今君賦歸省、殘暑收絲縢。吟篇溢篋衍、光彩輝文鯪。江蘆繞紅芰、岸柳嘶涼蟪。秋風已可懷、矧此別友朋。川衢慎起居、執袪語頻仍。

恭聞悊人言、好學爲祉礽。山川豈云遠、吳越一葉棱。伊余疎檢律、結體多疢瘮。遺文思網羅、槮漏

張缺曾。期子事箴規、引我從善陞。在遠誼日竺、內鑒同祇悛。泰岑積土埤、基鞏業自宏。物恒垂典訓、君其縷厥膺。見同上。

兩詩皆以闢俗學之汩真、爲自勗勗人之鵠、非尋常贈別語、故全錄之。前輩成學、多資師友夾持、於此等詩可見。至亮吉黃山之遊、本屬快舉、經先生險韻刻畫、尤覺奇情躍如、又其餘事矣。

黃景仁與先生遊黃山、尋益然和尚塔不得、有詩。見兩當軒集卷五。按、益然和尚歙之西石岡人、故孝廉汪沐日也。明亡後、祝髮於閩之吳山、梨洲先生有吳山益然大師塔銘。

先生旋亦歸里、景仁以詩送之云、

去年紅藥翻堦時、誦君曲江新賦詩。文人海內手加額、我曹讀書宜勉之。景星祥鳳一燦爛、幾日聞君已投散。生平絕少御李緣、亦向空山佇長歎。江南山水天下聞、君昨來看山中雲。山因君至出生面、我亦因山得識君。六經泥蟠久丁厄、奇書二酉不可覓。蠹魚躍出秦灰來、一髮千鈞著書責。遊山讀書歲月寬、天意待君殊未慳。玉堂回首付餘子、我爲扼腕君開顏。蓬累經風未能住、日夕同馳陌頭路。籃輿前後苦哦聲、道上兒童笑相覷。爲言昔別春明門、道旁送者無一人。朗吟襆被上車去、衣上薄汚長安城。歸來浣向姚江浦、江水一清猶似許。四明濃翠撲人來、從此攤書作山主。未能無別送將行、此去名山信有靈。下風傾耳聽消息、倘爲蒼生一動情。見同上。

按、景仁於乙未夏主壽州正陽書院講席、北上時、有留別正陽書院諸生幷懷邵二雲編修詩四首。其第一首云、

往歲青門客、曾爲此地師。斯人真世表、而我亦心儀。暫釋上丁菜、仍然太乙藜。諸君應悵惜、未得久追隨。兩當軒集卷十一。

似先生是年亦曾主講正陽書院也。

按、正陽書院、壽州志卷九學校志作壽陽書院。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一七七三 先生三十一歲。

春正月、章學誠至餘姚、訪先生、留數日。

先是、學誠在太平使院時、盛推念魯先生所著思復堂文集、正色謂先生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鑪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

先生未深然也。至是、謂學誠曰、近憶子言、熟復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至今未經第二人道過。即道及、亦無人信也。先念魯得此、身後桓譚、無恨於九原矣。以原刻未能盡善、屬學誠校定其書、將重刻以行世。然學誠以有所慎重、未果校。先生卒後、學誠索其書不能得、旋目廢、不能校矣。以上俱見邵與桐別傳章貽選按語。

是年、四庫館開、紀昀爲總裁、先生以大學士劉統勳薦、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與戴震、周永年、余集、楊昌霖等同入館編校、士林榮之、稱五徵君。高文照有詩寄先生等曰、

屈指浮生幾甲寅、孤身天地一微塵。魏收木榻經穿久、劉勰雕龍自鬻頻。正派百川歸學海、空山

四壁有通臣、大官廚味甯多羨、珍重青藜照讀人。戴璐藤陰雜記。

蓋傷其不預斯選也。

先生所職爲史部。凡史部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阮元南江邵氏遺書序。蓋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其間文獻之徵、所見所聞所傳聞、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先生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迴異於人。既入館肆、窺中秘、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見邵與桐別傳。環境之有助於學人類如此。

惟考先生文鈔中所載史記、史記集解、史記正義、漢書、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五代史記、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及兩朝綱目備要、通鑑前編、通鑑綱目前編等各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載字句頗多異同。若史記提要、後漢書提要、新唐書提要、則面目迴殊。大抵文鈔所載多議論語、而彼則多辨證語。五代史記提要一篇、亦小同而大異。

譚獻復堂日記云、閱邵二雲先生集、諸史提要、語見淵源、深識玄解、因檢官本互勘、多所刪改矣。言下似甚惋惜。茲錄此四篇以資參稽。

史記提要云、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遷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漢書藝文志作太史公百三十篇、附於春秋家。東平思王傳亦作太史公書。自漢以後、乃稱史記焉。遷自言繼

春秋而論次其文、後之學者、疑辨相屬。以今考之、其敘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謂古文也。秦漢以來故事、次第增敘焉。

其義則取諸公羊春秋、辨文家質家之同異、論定人物、多庽文與而實不與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

遷嘗問春秋於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學者、遷能伸明其義例、雖未必盡得聖經之傳、要可見漢人經學、各有師承矣。

其文章體例、則參諸呂氏春秋而稍爲通變。呂氏春秋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此書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篇帙之離合先後、不必盡同、要其立綱分目、節次相成、首尾通貫、指歸則一而已。

世嘗譏史遷義法背經訓、而稱其文章爲創古獨製、豈得爲通論哉。

史記注傳於後者三家、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其初各爲一書、後人併附分註、以便檢覽、明監本史記亦三家並列也。

遷引六經之文、間易以訓詁、皆本西漢諸儒之舊說。裴駰引徐廣音義、多識古文奇字、復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扶微學而闡隱義、賴以不墜、是遷能述經典之遺文、而駰能存先儒之軼說、考諸經古義者必歸焉、不僅史法爲後人所遵守也。

貞、守節復推廣集解所未備、而申以辨論、如謂夏本紀失載有窮后羿之事、衛世家宜考武公受命之年、陳佗五父一人而分爲二、闞止宰我二事而合爲一、互引衆說以折衷其是非、視顏師古之注

漢書、專宗班氏者爲一變焉。

三家注間有脫落明震澤王氏刻本較爲完善監本取以校定字句、並存三家之註惟索隱有單行本云。

後漢書提要云、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其志三十卷、則取諸司馬彪續漢書而梁劉昭爲之注者也。

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志、疑彪之諸志、在六朝已有單行之本、故昭獨爲之注。杜佑通典述科舉之制、以後漢書續漢志連類而舉、則知以司馬志附見范書、實始於唐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合爲一書者、考之不審也。

東漢尚氣節、此書創爲獨行、黨錮、逸民三傳、表彰幽隱、搜羅殆盡。然史家多分門類、實濫觴於此。

夫史以紀實、綜其人之顛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見、多立名目奚爲乎。名目既分、則士有經緯萬端、不名一節者、斷難以二字之品題、舉其全體、而其人之有隱慝與叢惡者、二字之貶、轉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論史者、不量其事之虛實、而輕言褒貶、又不顧其傳文之美刺、而爭此一二字之名目爲升降、輾轉相遁、出入無憑、執簡互爭、腐毫莫斷、胥范氏階之厲也。

然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衆勢、日趨於文、而閨門爲風教所繫、當備書於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儒林考傳經源流、能補前書所未備、范氏承其祖寧之緒論、深有

慨於漢學之興衰、關於教化、推言終始、三致意焉。豈獨賈逵、鄭康成諸傳爲能闡其微意哉。

李賢注參用裴駰、裴松之之體、於音義則省其異同、於事實則去其駢拇、徵引之廣博、訓釋之簡當、爲史注之善者。劉攽刊誤、譏其末數卷援引多誤、當以分曹授簡、各有疎密、又急於成書、無暇覆檢耳。

范書爲紀十、列傳八十、共九十卷。舊唐書經籍志又有范氏後漢書論贊五卷。殆以范氏文體高、於六朝諸人、而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贊別爲一書歟。

司馬彪志詳述制度、較史漢諸志爲稍變其體、後來晉隋諸志、實倣其例。

劉昭注尤諳悉於累朝掌故、薈萃羣說、爲之折衷、蓋能承六朝諸儒羣經義疏之學、而通之於史、以求其實用、亦可見其學之條貫矣。

新唐書提要云、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撰。

曾公亮表進其書、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語似誇詡。陳振孫又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以今考之、皆不明史法者也。夫後人重修前史、使不省其文、則累幅難盡、使不增其事、又何取乎重修。故事增文省、自班固至李延壽、莫不皆然、不得以此爲誇詡、亦不得轉以此爲詆諆。新書之失、在增所不當增、省所不當省爾。

夫唐大誥、唐六典、爲一代典章所係、今紀傳既盡去制誥之辭、而諸志又不能囊括六典之制度、徒

刺取卮言小說以爲新奇，於史例奚當乎？芟除字句，或至失其本事，不獨文義之蹇躓也。然自吳縝爲新書糾謬，學者師其餘論，吹毛索疵，莫不以新書爲詬厲，甚至引幽怪之書，無稽之說，證新書爲失實，是豈足以服修祁之心哉？平情論之，新書刪定舊史廢傳六十一篇，如薛伾、李佑等之事宜附見韋元甫、李若初等之行事，不著元奘、神秀之事，多屬荒渺，此刪併之善也。新添傳三百一十篇，后妃傳增載郭賢妃、王賢妃，創業功臣傳增載史大奈，韓門弟子增載皇甫湜、賈島，忠義傳增載雷萬春、南霽雲，循吏傳增載韋丹、何易于，儒學傳增載張齊賢、啖助，文藝傳增載呂向、張旭，方技傳增載邢和璞、羅思遠，列女傳增載高愍女、楊烈婦，此搜羅遺佚，而有裨於舊史者也。

且舊史於咸通以後，紀傳疎略，新書則於韓偓之納忠，高仁厚之平賊，與夫雷滿、趙匡凝、楊行密、李罕之之僭割，具書於傳，一代興廢之蹟備焉，豈得謂其無補於舊史歟？即其刪存舊文諸傳，如姚崇則略載其初見十事，韓愈則載其出使王庭湊，皆合史裁，非漫然損益也。

宰相世系表雖多附會華冑，難盡徵信，要足備唐人之譜學。

蓺文志略存撰人出處，較舊史經籍志爲稍優。

綜其大略，刪煩補闕，亦所謂後起者易爲功耳。使修、祁修史時，能溯累代史官相傳之法，討論其是非，決擇其輕重，載事務實而不輕褒貶，立言扶質而不尚撏撦，何至爲後世譏議，謂史法之敗

壞自新書始哉。

今新舊唐書並列學官，集長去短，各有取裁，學者亦無庸過分軒輊矣。

五代史記提要云：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修以文章名，爲此書自謂得春秋遺意，當時推重其書，比諸劉向、班固。然朱子已譏其張居翰爲失實，陳師道譏其李思恭、思敬爲失攷，又如王彦章則過事推崇，元行欽、烏震則過爲詆毁，褒貶之不平，復爲李心傳諸人所譏議，至年月之參差，紀傳之複舛，吴縝纂誤已詳言之矣。以今考之，則前人所指摘，尚有未盡者。夫史家以網羅放失爲事，故曰其軼時時見於他説，又曰整齊舊聞。李延壽南北史於舊史外時有增益，斯其爲可貴也。修則不然，取舊史任意芟除，不顧其發言次第，而於舊史之外所取資者，王禹偁之闕文、陶岳之史補、路振之九國志三書而已，所恨於修者取材之不富也。修與尹洙同學古文，法春秋之嚴謹，洙撰五代春秋，雖行文過隘，而大事不遺。修所撰帝紀，較五代春秋已爲詳悉矣。然於外蕃之朝貢必書，而於十國之事俱不書於帝紀，豈十國之或奉朝貢，或通使命者，而反不得同域外之觀乎？所恨於修者書法之不審也。法度之損益，累代相承，五代雖干戈相繼，而制度典章上沿唐而下開宋者，要不可没。修極譏五代文章之陋，衹述司天、職方二考，而於禮樂、職官、食貨之沿革削而不書，攷古者茫然於五代之

成跡。即職方攷於十國之建置、亦多疎漏。所恨於修者掌故之不備也。
舊史但據實錄排纂事蹟、無波瀾意度之可觀、而修則筆墨排騁、推論興亡之跡、故讀之感慨有
餘情。此其所由掩舊史而出其上歟。
徐無黨注發明義例、疑親得於修所口授者。然但有解詁、而不詳故實與音義、是亦史注之別體
也。

按、四庫總目提要於史記但辨其文字有散佚竄易處。於後漢書但辨其論贊之離併、及確定八志爲司馬彪之作。於新唐書但辨宋祁之刊除詔令爲非得已。於五代史記則但責其僅述司天職方二考、爲其書最大之失。故茲所錄其足資發明之處頗多、不特語氣之輕重抑揚異也。考提要所言、重在釐訂、於史例本無所發明。然如後漢書提要謂史以紀實、綜其人之顛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見、而以范蔚宗之多立名目爲非。新唐書提要謂累代史官相傳之法、在討論其是非、決擇其輕重、載事務實而不輕褒貶、立言扶質而不尚撏撦、而以修祁之增省爲未當、皆據文鈔。則先生對於修史之態度、亦可於此略見其端。惟載事立言二語、固爲史家必須遵循之極軌、而以此律累代之史、編雖馬班、不能無議、況在修祁。蓋數千年史學界之榛蕪、不能掃而清之者、即此輕褒貶而尚撏撦之習障之也。

先生就書論書、不苟附和、於提要中能持公允之論。如魏書世號穢史、先生則力爲開脫。魏書提要云、

收以修史爲世所詬厲、號爲穢史。今以收傳考之、則當時投訴、或不盡屬公論、千載而下、可以情測也。

議者云收受爾朱榮金、故減其惡。夫榮之凶悖、惡著而不可掩、收未嘗不書於册。至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史家微辭、乃轉以是爲美譽、其亦不達於文義矣。

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爲休之父固作佳傳。夫愔之先世爲楊椿、楊津、德正之先世爲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允之名德、祐之好學、實爲魏之聞人。如議者之言、將因其子孫之顯貴、不爲椿津允祐立傳而後快於心乎。北史陽固傳、固以譏切聚歛、爲王顯所嫉、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從征峽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是固未嘗以貪虐先爲李平所彈也。固他事可傳者甚夥、不因有子休之而始得傳。況崔暹嘗薦收修史矣、而收列崔暹於酷吏、其不狥私惠如此、而謂得休之之助、遂曲筆以報德乎。

議者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蹟、乃爲首傳。夫盧同希元乂之旨、多所誅戮、後以乂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斐訴辭、徒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自注、魏書初定本、盧同附見盧元傳、崔綽自有傳。後奉敕更審、同立專傳、綽改入附傳。是烏足與之論史法哉。

自崔浩以修史被謗獲禍後、遂釀爲風氣、故李庶訴於楊愔、謂魏收合誅、其一時讙訟之狀、猶可槩見、收之得免、幸也。

然李延壽以唐臣修北史、多見館中墜簡、參校異同、多以收書爲據。其爲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於是穢史之謗、可以一雪矣。收敘事詳贍、而條例未密、多爲魏澹所駁正。北史不取魏澹之書、而於澹傳存其敘例、亦史家言外之意也。澹等之書俱亡、而收書終列於正史。然則著作之業、固不係乎一時之好惡哉。據文鈔。

魏收恃才輕薄、有驚蛺蝶之稱、矯誣處或不能盡免。當時謗史既成風氣、收以德望不足服人、益予人以抨擊之資。一呼百膺、投訴紛紜、羣衆無謂、往往如此。而李百藥撰北齊書、竟據以詆諆魏氏、豈得謂平。先生逐事駁正、爲收雪千載之謗、固非有意翻案。王鳴盛亦云、魏收手筆雖不高、亦未見必出諸史之下。十七史商榷。與先生有同情焉。李延壽修北史、不本魏澹書、而本收書、要非漫無所見。而趙翼深以爲疑、不能自解、則云魏收修史在北齊時、凡魏朝記載、如鄧淵、崔浩、高允所作編年書、李彪、崔光所作紀傳表志、邢巒、崔鴻、王遵業所作高祖起居注、溫子昇所作莊帝紀、元暉業所作辨宗室錄、卷帙具在、足資採輯、故其書較爲詳備。及書成、則盡焚崔李等舊書、而收書獨存。是知澹書已悉本收書、延壽又在澹後、自不得不以收書爲本。見廿二史劄記卷十三。以審訂諸史曲直、不揜其失、而亦樂道其長之趙翼、語見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序。其強辭加罪猶如此、則益知先生此論爲不容已矣。

先生於元人三史、深致不滿、而以宋史爲尤甚。其宋史提要云、

向來論宋史者、俱譏其繁蕪、而尠所舉正。柯維騏僅引容齋五筆、辨正向敏中、李宗諤數事、未能

旁及。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綜覈前後、多所匡糾、約舉數端、如高宗紀紹興十二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傳作七月見於内殿。朱倬傳宣和五年登進士第、據徽宗紀則宣和六年第進士、是爲甲辰科、並非五年。此紀傳之互異也。

宋準傳云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取舍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後遂行殿試、據選舉志、開寶六年御殿給紙筆、別賜殿試、遂爲常制、是太祖時事、誤作太宗。蘇舜欽傳云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據五行志、地震在寶元元年、康定止一年、無地震事。此志傳之互異也。

杜太后傳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而杜審琦傳則云、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居長。又太后傳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據廷美傳、則其母爲陳國夫人耿氏。張浚傳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據韓世忠傳、世忠乃左軍統制、而非後軍統制。又滕康傳、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復論世忠無赫赫功、詔降世忠一官。是奏奪世忠觀察使者、乃滕康而非張浚。此傳文前後之互異也。

譏宋史者、謂諸傳載祖父之名、而無事實、似誌銘之體、詳官堦之遷除、而無所删節、似申狀之文。然好之者、或以爲世系官資、轉可藉以有考。及證以他書、則宋史諸傳多不足憑。

如晁補之傳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友。據黃庭堅爲補之父端友撰誌銘云、晁氏世載遠矣、有諱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謚文元、君之曾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

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是補之實非迥五世孫。又晁迥傳云、迥子宗慤。據曾鞏南豐集、宗慤父名覯、是補之實非宗慤曾孫。謝絳傳云、祖懿文、父濤。據范仲淹撰謝濤誌銘、懿文生崇禮、崇禮生濤、濤生絳、是謝絳實爲懿文曾孫。然則宋史所述世系、豈足盡信哉。

洪邁傳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飢、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據本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言、則淳熙改元、當作紹熙。改元乾道無十三年。傳云辛卯歲飢、爲乾道七年、則十一年上宜加淳熙二字。又邁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有惠政、今瑞麻讚姑熟帖尚在太平、而傳文闕載。然則宋史所敘官資、又豈可盡信哉。

至於宋師伐遼、高鳳以易州來歸、見北盟會編、而宋史誤作郭藥師。紹興中、趙鼎以奉國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見宰輔編年錄、而宋史誤作忠武軍。汴京之破、失載王履之奉使盡節。南宋之末、失載王堅之守城不降。是其於忠義之士、立功之臣、尚多闕落、尤爲疎漏之大者矣。

世洎所匡糾者、皆切中宋史之弊。然其前後之複沓牴牾、不一而足、世洎亦不能悉舉也。

當時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國史爲稿本、匆遽成編、無暇參攷。宋人好述東都之事、故史文較詳。建炎以後稍略、理度兩朝、宋人罕所紀載、史傳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傳止詳北宋、而南宋僅載周邦彥等寥寥數人、循吏傳則南宋無一人。豈竟無可考哉、抑亦姑仍東都書之舊而不爲續纂也。

然如南唐劉仁贍之死節、歐陽修五代史記、司馬光通鑑俱爲證明、而宋史仍作以城降。李澣終於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而宋史仍附傳於李濤傳後。此其於通行學官之書同修之史尚不及引證、其參差之蹟、闕遺之事、又豈可枚舉乎。

惟諸論尚無甚偏駁、創立周三臣傳、亦可爲後來修史之法、姑取以備一代之史而已。

據此、則先生之不滿宋史何如哉。而先生南江札記中所駁正者又數十事、蓋幾於敲剝無完膚矣。

以上述先生提要大概。徐友蘭評之云、

先生爲念魯先生族孫、而友章實齋先生。念魯、實齋皆長於史、著書成一家言、章先生尤爲譚史大宗、以故先生之論推闡義法、鍼藥膏肓、多積古所未道、而間與章先生相出入、如史記本名太史公書、宋書諸志追述前代、史法應爾、其明較者也。謂南史以宛陵女子等入孝義傳、爲男女無別、則太史公貨殖傳有巴蜀寡婦清、漢書藝文志有李夫人幸貴人歌詩、以及古今人表、華陽國志士女總讚、士女目錄。斯比頗多、非我作古、雖例違北史、未爲巨謬。至謂太史公守公羊家法、論定人物多文與而實不與、與章先生言體圓用神、爲尚書之嗣、皆證扃絕學、而體裁史法說相左右者焉。紹興先正遺書四庫提要分纂稿跋。

其說亦當。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 先生三十二歲。

授翰林院編修。仍纂校四庫全書。兼輯續三通。見文鈔卷四廣西鄉試錄序。按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序云、
昔邵學士晉涵纂書三通館、檄取海內石刻進之內廷、編書以續鄭樵金石略、錄其副本畀以相
贈。
則續通志金石略、當爲先生所編無疑。鄭樵金石略所錄、原本歐陽修、趙明誠諸家著錄、粗具撰人姓
氏、而多未詳碑碣所在。續略則依鄭志圖譜之例、以今有今無分載、取唐以前鄭志所未錄者爲一卷。
五代以下爲二卷。分綴撰人姓氏及建立之年、與現存之地、並詳加考覈。其散佚難稽者、另爲一卷。
大抵補唐以前者十之三、記有者十之五、記無者十之二、而前人著錄之誤、兼爲辨證焉。續通志凡例。
是年、魯仕驥有答先生書云、
比承手書、知自衛河別後、三年中所得山水讀書之益、至富極宏。
爾雅一書、爲六經階梯、通於此者、其於諸經、縱橫左右、無不貫串。往爲高郵任君領從序其爾雅
箋補、曾謬論及此。足下今奮然撰正義、旁羅廣搜、義期諦當。此書一出、其有功於學者匪淺、願條
理早成、僕得早讀爲快也。
宋史浩煩、謬誤頗多、足下考異其中、亦稍有駁正否。
溫公通鑑之成、當時能讀者已不多覯。其書選擇精詳、法戒備具、錫名資治、良不虛也。明方山薛
氏采宋元兩朝事蹟、爲續通鑑、頗不慊於鄙衷、顧粗疏、未敢輕置議論耳。足下因讀宋史、而欲續其
書、殆亦有見於薛書之未當與。願勉之慎之焉。山木居士文集答邵二雲書。

如此書言、可知先生後日爲畢沅覆審續通鑑、固先生之素志。而先生撰爾雅正義、自序謂始稿於乙未歲者、實始稿於是年也。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編校舊五代史成。

自歐陽修五代史記出、而薛居正舊五代史廢、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

按南雷文定附錄吳任臣與梨洲先生書、有拙著十國春秋、專竢薛居正舊五代史略爲校讐、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滄兄之便、希慨寄敝齋等語。是梨洲先生亦曾有其書。惟先生身後一火、所收書失去大半、鄭性理而出之、雖尚得三萬卷、而是書已渺不可得矣。見鮚埼亭集外編二老閣藏書記。

然割裂淆亂、已非其舊。先生乃會粹編次、得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鑑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國志、北夢瑣言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新舊唐書、東都事略、宋史、遼史、續通鑑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與五代碑碣尚存者、以資辨證。卷帙悉符原書。書成、館臣請仿劉昫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官。詔從之、並製七言八韻詩題其首。然先生輯此書時、原注有大典卷數及采補書名卷數、俾讀者於薛史面目、仍可據以尋究、而武英殿刊本乃盡刪之、豈先生之意哉。

按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一鈔本舊五代史、謂永樂大典散篇輯成之書、以此爲最、以其注明大典卷數及採補書名卷數、

具知存闕章句、不沒其實也。四庫全書本如此、後武英殿鋳本遂盡刪之。曾屢爭之總裁、不見聽。於是薛氏眞面目、不可尋究、後人引用多致誤矣云云、則知當時已有反對刪注者矣。

又按神州日報載近人汪德淵謂彼所得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轉運司刊本薛氏五代史一百五十卷、較今舊五代史不特篇第異同甚多、即文字亦十增三四、至梁太祖紀一篇、今舊五代史與薛史全然不同云云、則薛氏原書、固尚在人間也。又按德淵貨書記、是書於民國四年三月貨於粤估、不知此粤估又貨於何人耳。

先生母袁太夫人卒、年六十有八。章學誠邵室袁孺人墓誌銘。同鄉公祭於邸舍、沈叔埏撰祭文。

頤綵堂文集卷十六同鄉公祭邵母袁太孺人文中有云、念吾黨之得益友兮、古稱行祕書者、庶幾屬之斯人。先生眞不愧此語也。

先生南歸。

留所輯路振九國志稿於孔繼涵處。此書散見於永樂大典中、雖卷帙殘缺、而所存諸傳、俱首尾完善、可補五代正史之遺。故先生編校舊五代史時、嘗采用之。次年繼涵屬周夢棠重爲編次、得列傳一百三十六篇、釐爲十二卷。見守山閣叢書九國志周夢棠序。

訪洪亮吉於里第不值。見洪亮吉送邵秘校晉涵入都補官詩注。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一七七六 **先生三十四歲。**

三月望日、爲張廷枚撰姚江詩存序。中有云、

余考南宋詩人若汐社、月泉吟社、見於人間廑數篇爾。余從永樂大典裒其散見者、而後高恥堂、

連百正諸君子方成專集。迺知古人文章、忠孝精神、固有歷久不可湮滅者、要由其名氏紀乎記載而後、後之人始知措意而訪求其書。非然者、即鄉鄙且不復曉其姓氏、無論著述矣。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修杭州府志。按杭州府志前志原委卷一百七十八、謂府志創修於四十三年、杭州府知府邵齊然總修者爲錢唐汪沆、會稽王增及先生。而先生序汪沆槐塘遺集云、歲丁酉、杭州有修志之役、晉涵得隨先生後、同事編纂、寒暑無間者一年有餘。文鈔卷四。則府志乃始事於四十二年也。

又先生家居時、甘泉令曾延修志書。先生以甘泉自雍正間始分、志書宜從此起、而未分縣以前皆入江都縣。時有不合其議者、遂未果。見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

是年、戴震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章學誠應順天鄉試中式。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三十日、錢大昕爲紹興守招遊紹興、道出杭州、訪先生等、因留宿宗陽宮。次日、同遊吳山及七寶山三茅觀。

藕香零拾本竹汀日記云、正月三十日、早入城。泊段河頭、往拜彭學使芸楣、邵太守闇谷、邵編修二雲、與王編修方川、俱以修志寓宗陽宮、要余留宿、因移行李至宗陽宮、談至夜分方寢。並晤汪進士輝祖。二月初一日、金拱辰來、與二雲、方川同登吳山。陸孝廉筱飲聞余至、來候蹤跡、遂同行至七寶山三茅觀。

先生與同遊諸人俱有詩紀遊。下山後、大昕即渡江東去。三月十二日、大昕自紹興返、再至宗陽宮訪先生、先生適不在寓。大昕又接人札、延主鍾山書院講席、遂去杭。四月十九日、寄訊先生。二十二日、至蘇州、得先生杭州書。見同書。

餘姚知縣唐若瀛修餘姚縣志、聘先生爲協纂。先生回里、修縣志。其學校官田考、即先生所作也。

光緒本餘姚縣志卷十、載先生是年八月望日所撰之學校官田考云、今年邑人請修志書、余不敏、承乏志事、因爲鉤稽學田案之前明陳冢宰碑記、及今現存檔册、實有學田學租名色、鑿鑿可據者、悉登載志書、以杜欺隱、而昭覈實。

是年秋、先生入都補官。

過杭州、別汪沆。沆送以詩云、

結交不厭晚、所貴在知心。君不棄窮老、渡江勞相尋。坐無寒暄語、縱論徹古今。依依不肯去、樹陰移堂襟。宛如平生歡、異苔本同岑。古杭稱首郡、圖經曠失修。文獻日就湮、邦人抱私憂。召父今太守、續纂急爲謀。闢局集羣彥、琳宮敞且幽。謂宗陽宮。裁成兩史材、其一即指王增。椽筆班馬儔。八十七年事、洪纖勤討求。補遺訂舛腕脱不厭、休慚予蹇劣。質駑馬附驊騮。君今還朝去、高步白玉堂。恭聞崇儒代、天府羅文昌。宏開四庫館、萬軸富琳琅。羣集兼秘册、大吏進四方。存汰慎所擇、庶副延閣藏。故人有陸二、飛。遺榮狎釣綸。幽棲翟教授、灝。家食忘其貧。二子我石交、語默見天真。今獲托末契、南村得三人。忽來告我別、孤懷鬱不伸。近別長相憶、遠別傷我神。男兒結主知、乘時合致身。望雲牽

鄉思祿養足慰親，勳名期早樹，來結漁樵隣。槐塘詩稿卷十五送邵二雲編修入都。

至蘇州，遇羅有高，有高出周永年貽汪輝祖書軸，長尺有奇，厚幾三寸，授先生轉寄。見汪輝祖書金樓子後。

時王昶總纂重修一統志，先生及孔廣森等常以談藝過從焉。見吴嚴榮述菴先生年譜。

是年，章學誠成進士。

張羲年報罷，用特奏名，得一體殿試，俄羲年疾作，不獲與試而卒。見章學誠贈徵仕郎國子監助教張公墓誌銘。年四十有二。著有詩文集十六卷及周官隨筆、喪禮詳考等書，其稿皆存先生家，先生擬爲刊刻，未果。至光緒十九年，始由其曾孫錫恩勉力付印，然喪禮、周官原稿已殘缺不全矣。據噉蔗集跋。羲年於四庫館行走八年，校勘書籍不下數百種，大約史、集兩門序錄、簽檔多出其手。見噉蔗集章學誠附誌。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一七七九　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仲冬，朱文藻客京師，從先生得見四庫館裒集永樂大典中所載張鎡詩詞，編定爲南湖集十卷，因傳鈔副本攜歸。見朱文藻書南湖集後。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一七八〇　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先生充恩科廣西鄉試正考官，檢討錢灃爲之副，中式者四十五人。

先生言：凡夫恢張以襲聲華者，樸塞而無實得者，擯勿錄；舍短取長，求其留心經訓、與不悖先民矩矱者，慎而錄之。雖所造深淺不同，因文徵行，望其爲讀書敦本之士，於設科取士之意，庶幾無負。廣西鄉試錄序。

黃崇蘭國朝貢舉考略、庚子科廣西鄉試試題、敢問其次至鄉黨稱弟焉、文武之政二句、孫叔敖舉二句、南中榮橘柚得時字。

解元梁世喆。

後錢澧有詩寄懷先生云、

地經三宿時宿遂平。豈忘情、伏枕聰鷄正亂鳴。候雜秋冬霜末苦、境交申許路仍平。酬恩萬一知何日、失學空疏已半生。可得頻呼將伯助、風流如在桂林城。錢南樹遺集卷二。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六月戊戌、朱筠卒於都城、年五十有三。章學誠朱先生墓誌。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先生四十歲**。

是年、編纂四庫全書告成。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先生四十一歲**。

春、章學誠臥病京旅、先生載學誠至其家、延醫治之。病中常與先生論學、每至夜分。因與先生論宋史之蕪爛、先生慨然以重修自任。學誠謂俟先生書成後、當別作一書、略如後漢晉史之各自爲家、聽決擇於後人。先生詢學誠方略、學誠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爲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先生曰、如君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騖博而失專家之體也。學誠因請先生立言宗旨、先生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予出處

進退之間、不能無簞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見邵與桐別傳。

先生以宋史自南渡以後、尤爲荒謬、東都有王偁事略故也。說見宋史提要。因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先輯南都事略、欲使前後條貫粗具、然後出其心裁、更撰趙宋一代全書。其標題則稱宋志、而不稱宋史、亦見先生有微意焉。邵與桐別傳章貽選按語。

此二書章貽選皆謂未卒業。按李詳窳記稱南都事略。王益吾言馬端敏督兩江日、有人持此稿以獻、將付局刊行、會端敏遽卒、未果。稿亦不知爲何人所得。今聞藏洪琴西後人所。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稱邵二雲南都事略日記都作渡、又作宋。戊辰同治七年以前、已在江甯書局、曾文正將刻之、以移督直隸而止。是先生南都事略雖未刊行、稿固尚存。又據譚獻復堂日記云海甯唐端甫、錢警石先生之弟子也。熟精目錄、刻志校讎、爲余言邵二雲南都事略、曾見活字印本、有闕卷耳。似人間必有傳本、志之以俟、則其稿又似刊行矣。

又此書錢大昕謂篇目悉依王氏之例、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見錢大昕邵君墓誌銘及十駕齋養新餘錄。意大昕必見其書。其儒學、文藝、隱逸三傳目錄、即大昕所擬定。先生卒後、大昕索其稿不能得、因載三傳目錄於養新餘錄、致其痛惜。茲轉錄於此、以見先生此書之一斑。

儒學一

楊時　尹惇　胡安國寅宏寧　朱震

范沖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黄幹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黄顥　蔡元定沈　張栻
吕祖謙　真德秀　魏了翁
儒學二
邵伯温　喻樗　洪興祖　高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陸九齡九韶九淵
陳傅良　薛季宣　葉適　戴溪
楊簡　袁燮甫　李舜臣道傳心傳性傳
蔡幼學　楊泰之　程迥　劉清之
廖德明　湯漢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王應麟　黄震
文藝
汪藻　陳與義　葉夢得　程俱
曾幾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徐俯　葛勝仲　熊克　陸游
范成大　鄭樵　尤袤　陳亮

徐夢莘　劉克莊　張即之

隱逸

徐庭筠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安世通

九月、先生父藉安先生卒、年七十有二。盧文弨邵君墓志銘。

先生南歸。

按洪亮吉送先生入都補官詩注云、丙申夏、君奉諱南歸、訪余於里門、不值。是年冬、余亦遭太孺人憂。及甲辰春、入都訪君、又於三日前奉太公諱南下、不及見矣。較章、盧二氏所載、各遲一年。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 **先生四十二歲。**

洪亮吉著漢魏音四卷成。其書鉤貫羣籍、剌取漢魏古音、如讀若音近者、多至數千百條、以說文舊部類聚區分、其止於魏者、以反語之作、始於孫炎、而古音之亡、亦由於是、故以此爲斷焉。先生序之云、

聲音宣而文字著焉。字日滋而聲亦漸轉、得其聲始則屢轉而不離其宗。由是審音以定義、昭於制字之原、則互訓、反訓、輾轉相訓、亦屢變而不失其指。去古日遠、襲舛承譌、私智鑿空、詁訓茫昧。班孟堅云、古文應讀爾雅、曾謂鄙別之音讀三代古文而能通其義、識其指歸哉。

古音至漢而一變、鄭康成注詩禮、多述古文古音、言古者正以見當時之異讀。推之於孟喜京房易章句、齊魯韓三家詩傳、春秋三傳、後先著竹帛、文字異同、皆音之遞轉。不僅如劉熹韋昭所釋、辨車聲之如居近舍、爲從漢以來之聲轉也。

漢人治經有師法、長言短句、開脣合脣、音相轉而不爲一定、要不離乎聲始、故義相貫通。至孫叔然制反語、則音有所拘、馴至義有所窒。薛綜注張平子賦、已有反語、則知叔然之說、在當時已屬盛行、不復推求古訓。沿至六朝、遂分四聲之韻、迭相祖述。韻書日益日歧、而古音微矣。

陽湖洪君稚存、服習故訓、精核六書之學、裒集遺經舊注、釐以說文部分、撰漢魏音四卷。其言曰、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此書之作、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也。余嘗病夫後儒說經、昧於古音、而使古人之訓詁不明、讀洪君撰集之書、略爲申繹其義焉。

佳部引文選注云、雉夷聲相近、服虔之說也。考左傳正義引服虔樊光曰、雉夷也、是聲相近者即其義證。以康成儀禮注、夷之言尸也。禮記、尸陳也。明乎雉夷尸之聲相轉、則可曉然於爾雅雉陳也之訓矣。

又爾雅、翦、勤也。郭注未詳。陸農師新義以劑翦之勤爲說、近人又引詩實始翦商以釋之、皆強事皮傅、非其正義。足部引康成書序注云、踐讀爲翦。證以禮記玉藻弗身踐也、鄭注亦云踐當爲翦。是翦踐古字相通。左傳踐修舊好、正指勤修其禮而言。非古音末由通雅訓矣。

說文諧聲之字、徐楚金媮近從俗、疑爲非聲、徐鼎臣校定說文、輒刪聲字。即如卷端元字、從一兀

聲、今本作从一从兀、蓋疑元之不可以就兀得聲也。此書引高誘淮南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則説文作兀聲確有依據、俗儒之大惑不解者、亦當憬然而悟、其他互相證明、未易更僕而數也。

韓子曰、沈潛乎訓詁、反覆乎句讀。訓詁者、文字之本、音聲者、訓詁之原。學者由漢魏之音、求聲始以窮其轉、斯能知三百篇之比音協句、本於自然。後世襲舛承譌、亦有所由致。匡後世之舛譌、通古人之訓詁、則六蓺九家之傳、皆文從字順、而無詘屈之言。成學治古文、其亦有取乎此也。

讀此序、可略見先生對於古音學之研究。自顧炎武著音學五論、後諸經師多知重視此學、往往以考證古音之故、而得卓絕之創獲。先生雖無音學專書、然其著爾雅正義、謂古音漸失、則古義漸湮、因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説、以存古音。其云聲近之字義存乎聲、正與此序聲相近者即其義之意同。爾雅緣音訓義者本少、先生能應用此法以治爾雅、則固非深有得於此學者不能矣。

是年、續修杭州志、先生復司其事。杭州志自乾隆四十二年、據槐塘遺集序。由知府邵齊然聘先生等編纂、稿本略具。時巡撫王亶望以貪黷著、知府王燧覬覦杭守、夤緣亶望、乃黜齊然而任王燧、聘錢獻之王文治校定。四十四年十二月付梓、冒爲己輯、並不述邵之始事、及助纂諸人姓名、又不盡從王錢二氏校定之本。至是知府鄭澐乃復以邵稿續請先生修正。先生依據原本、詳加考覈、增所未備。十一月付梓、篇帙既富、體例尤精、世稱善本。而王刻板片往往羼入其中。然鄭志出而王志廢、印本亦僅有存者矣。杭州府志前志原委。

是時汪沆年逾八十病目不能作書常招先生燕坐商榷今古至日晡猶不聽去。槐塘遺集序。

以張廷枚所刻栲栳山人詩集貽盧文弨。

抱經堂文集卷十二題鈔本栲栳山人詩集後云、此本予鈔之邵二雲氏。乾隆甲辰、二雲復貽余以羅山張氏所刻本、因取以校此本、補正十餘字。

都中重修浙紹鄉祠。先生作記云、

紹興居浙江上游、重巖鉅澤所鬱積、氣厚而質重。秀出之民挾材藝以走四方者所在多有。自其少時習見孝弟禮讓之風、而父老之教訓其子弟、亦必以惇睦爲首務。濡染既久、習與性成。即或久羈異地、或數世不克歸、及其聞鄉語見鄉人、輒睪然興水源木本之思、握手款洽、藹然其相親。故當世稱鄉黨之誼、惟紹興爲最篤。凡夫省會之地、水陸交匯之區、多有所謂紹興會館者。而都城之鄉祠其首及也。

此確爲紹興人之特性、且可見紹興會館之設、在先生時已極盛矣。紹興人以擅律稱、州縣禮聘幕賓、必首及紹興師爺。先生所謂挾材藝以走四方者、殆即指此等人也。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先生四十三歲**。

著爾雅正義二十卷成。

先生於經深三傳及爾雅。朱筠謂先生曰、經訓之義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嘉惠後學。邵與桐別傳。

先生由是殫思十年、著爲此書。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於至當不止。邵學士家傳。舟車南北、恒用自隨、意有省會、便加點竄。正義自序。稿凡三四易始定。先生自謂此書苦心、不難博證、而難於別擇之中、能割所愛。邵與桐別傳章貽選按語。因於序中詳述其體例及要點、云：

晉涵少蒙義方、獲受雅訓、長涉諸經、益知爾雅爲五經之錧鎋、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譌舛。郭注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寖晦。爰據唐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註、仿唐人正義、繹其義蘊、彰其隱賾。

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漢人治爾雅、若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註、遺文佚句、散見羣籍。梁有沈旋集註、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瑜註、徵引所及、僅存數語、或與郭註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爲主、無妨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俟辯章。譬川流而匯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

郭註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考齊魯韓詩、馬融、鄭康成之易註、書註、以及諸經舊說、會粹羣書、尚存梗槩、取證雅訓、辭意瞭然。其跡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牘於崇邱、勉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

郭氏多引詩文爲證、陋儒不察、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秦諸子、漢人撰著之書、遐稽約取、用與郭註相證明、俾知訓詞近正、原於制字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遠有端緒、六義之文、曾無隔閡、所以廣古訓也。

聲音遞轉、文字日孳。聲近之字、義存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裂、古音漸失、因致古義漸湮。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辨識古文、遠可依類以推、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

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古今異稱、後人輯爲專書、語多皮傅。今就灼知副實者、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得實驗者、擇從舊說、以近古爲徵、不敢爲億必之說、猶郭氏志也。

試舉例以證之、

如釋地第九九府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郭注犀牛皮角、象牙骨。

先生正義云、

職方荊州其山鎭曰衡山、其利丹銀齒革。爾雅作梁山者、淮南主術訓、橋直植立而不動、高誘註橋桔槔上衡也。太平御覽引符子云、合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衡、謂之橋。橋亦謂之梁。是衡與梁義相通也。衡與橫通、強梁語轉作強橫、是衡與梁聲相近也。鄭康成周禮注云、衡山在湘南。高誘淮南注云、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會稽二字承上文而衍。云在長沙湘南、是梁山即衡山之明證矣。下疏郭注不錄。

又如釋山第十一、霍山爲南嶽。郭注、在衡陽湘南縣南。今在廬江灊縣西、即天柱山、灊水所出也。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本自以兩山得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漢武在爾雅前

乎斯不然矣。

先生正義云、

郭云在衡陽湘南縣者、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縣。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晉書地理志、衡陽郡湘南縣。縣名仍漢舊。衡陽郡爲長沙郡所分置也。衡山在縣南。古今所謂南嶽也。今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

郭云今在廬江灊縣西者、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灊縣、天柱山在南、有祠。晉仍漢制。今灊山在安慶府灊山縣西北。

郭云即天柱山、灊水所出者、廣雅云、霍山謂之天柱、今謂之皖公山。皖水出焉。別流曰灊水、合流入於江。

郭云漢武帝移其神於此者、史記封禪書云、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太史公意以天柱山本非南嶽、武帝強號曰南嶽爾。太平御覽引徐靈期南嶽記云、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尚矣。至於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爲副焉。故爾雅曰霍山爲南嶽、蓋因其副焉。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遼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灊山、亦承軒轅副義也。案軒轅以灊霍爲副、於古籍無徵。此海上怪迂之士妄引黃帝、不足爲信。漢武所據讖緯、大率類此矣。

郭云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者、郭意以衡霍爲一山也。尚書大傳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大傳爲後人裒集、不盡可據。應劭謂衡一名霍、傳會漢制、實則衡之與霍自爲兩山。通典

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爲南嶽、周氏以霍山爲南嶽、此見爾雅前後異文、求其故而不得、強爲之詞。然未嘗不以衡山霍山爲二山也。水經釋禹貢山水澤地云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是亦以霍山衡山爲二山也。

以爾雅前後覈之、釋地所云梁山即爲衡山、此由於聲之轉也。釋山上云江南衡、下云霍山爲南嶽、即使衡山別名霍山、不得一篇之中互舉其名、況夫霍之爲義、由於大山宮小山也。今天柱山中峯小而四圍有大山以宮繞之、衡州之衡山則中峯獨高、而前後左右諸山皆在其下。揆諸雅訓、則天柱可名之曰霍、衡山不得名之曰霍、此可以目驗而知也。

然則爾雅此文、何以云霍山爲南嶽。蓋漢武以後諸儒所竄易也。漢初儒者增益五嶽之名於釋山篇末、與封禪書同。武帝以後、復改衡爲霍、以附合時制。郭氏不悟其爲竄別、遂遷就而爲之詞、曰學者以霍山爲嶽、始於漢武、將漢武在爾雅前乎。夫爾雅固在漢武以前、但郭氏所據之本、果即漢武以前相傳之爾雅乎。斯不得過信今本、轉疑古訓也。

合經傳而總核之、冀州之霍山與泰衡華恒、唐虞之五嶽也。華嶽泰恒衡、周之五嶽也。泰衡華恒嵩高、漢初相傳之五嶽也。泰華霍恒嵩高、武帝所定之五嶽也。知漢以前五嶽無定名、則不惑於羣說之膠轕矣。

或謂世所傳本、定爲漢儒增易、得毋勇於疑經乎。斯又不然。禮記或素或青、雜以秦語、左傳其處者爲劉氏、明爲漢儒竄入、則知漢儒增益經文、正不必爲之掩護。信古善述者、斷不以一端之失

而疑及全經爾。

讀此二條、一定梁山爲即今衡山、一定霍山爲南嶽、爲漢儒所竄易、援引博而斷制明、知先生治經、在實事求是、不膠執、不盲從、故能會通古義古音、擷取諸說菁華而自抒新解。

洪亮吉極歎先生梁山即衡山之說爲絕識。惟於爾雅釋地漢南曰荊州條下先生正義謂殷時荊州以漢水爲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於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於豫州。亮吉則據鄭康成、班固、京相璠諸說、確定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痛斥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之附會、謂吉甫之附會、成於杜預之致疑。因取左氏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一段傳文中之地名、一一考覈、成釋大別山一篇寄先生、凡十四證、長數千言。又以先生漢水以南皆屬荊州之說、亦似誤以西漢水爲漢水、別陳漢水釋一篇。其與先生辯爾雅斥山一書、援引亦博。皆見卷施閣甲集卷七。惜不見先生復書、無從對核。

然亮吉實甚推服先生此書、故有贈先生詩云、

君疏爾雅篇、訂正五大儒。使我心上疑、一日頓掃除。君師錢少詹、精識世所無。吳門及錢塘、復有王鳴盛與盧文弨。皆言此書傳、遠勝唐義疏。卷施閣詩卷八。

孫星衍亦謂此書、經經自相勘、所失無毫釐、徵信漢魏儒、闕疑不自欺。中州送邵晉涵入都詩。

經經自相勘一語、最能道出先生治此書要訣。

是時汪中亦以詩、書、左氏正義、說文、釋文、廣韻、史記、後漢書、宋書、隋書、山海經、齊民要術、李善文選

注、考校郭注異同多於先生者四十六事。欲刊行而先生書已出、因藏其稿於家。又王念孫從戴震受聲音文字訓詁、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嗣見先生爲爾雅疏、段玉裁爲說文注、遂不復爲。惟郝懿行繼先生後著爾雅義疏二十卷、近人多謂出先生所著上、蓋郝氏嘗曰、

爾雅邵氏正義蒐輯較廣、然聲音訓詁之原、尚多壅閡、故鮮發明。今余作義疏、於字借聲轉處、詞繁不殺、殆欲明其所以。

又曰、

余田居多載、遇草木蟲魚有弗知者、必詢其名、詳察其形、考之古書、以徵其然否。今茲疏中其異於舊說者、皆經目驗、非憑胸臆。此余書所以別乎邵氏也。見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十郝蘭皐先生墓表。

然如其言、則郝書於體例既無新發明、而其蒐輯時注意之要點、與先生序中所述亦無不同。稍有異說、何妨附見、別撰一書、斯爲贅矣。

李慈銘曰、

爾雅釋山首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末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鄭君注周禮於大司樂用前說、於大宗伯用後說、固疑未能定而兩存之。

邵氏正義主前說、以後說爲漢世之儒所附益、謂以霍當衡、多言始於漢武、而嵩高之爲中嶽、亦始於漢初。郝氏義疏駁之、以爲爾雅前標五山、後列五嶽、其河南華云云、未嘗系以嶽稱。

案堯典言四岳、周禮職方言九鎮、而大司樂則曰四鎮五嶽、明九州九山、其五相承稱嶽、其四無嶽名則稱鎮、與職方山鎮九之稱互文見義、何得又別稱五山。古今經典未有此說、此郝氏之臆決不如邵說爲長。見桃花聖解盦日記己集。又按陳立疏白虎通五嶽、亦以先生所言爲得其實、見白虎通疏證六。然則郝書蓋嘗欲強翻先生之案、而實不能勝之者也。

案、林昌彝有爾雅邵郝說折衷一書、未見。

又案、先生同時有周春者、嘗著十三經音略一書。書後附錄與人書五通、其一通即與先生者、設十不解以指摘先生此書。春於音學自負甚高、其與盧文弨書、歷詆顧炎武、閻若璩、戴震諸人、不遺餘力、可謂太不自量。盧書中並譏及先生云、近又見注爾雅者、略及雙聲、罣一漏萬、兼多差謬。蓋即與先生書中之大意、今不錄。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先生四十四歲。**

二月、洪亮吉自里中偕錢維喬等買舟至浙江省從舅。間日遊龍井、天竺、靈隱、淨慈諸名勝、與先生及楊夢符、蔣承曾、崔景偁等吟詠、常至徹夜。洪北江年譜。

是年夏、先生入都補官、亮吉時在開封、以詩送之、云、

君行不得行、一尺大梁雨。流潦衝夷門、街泥積如許。大梁雨足欣有秋、君雖不行我夷猶。廿年三度與君別、被酒歷歷追前遊。逢君乃研經、逢君乃註史。當時苦說兩少年、只惜黃郎已前死。謂黃景仁。騎龍弄鳳戲里閭、斬蛟射虎節不拘。性情至此忽一束、細校科斗牋蟲魚。讀書識字居然異、長句猶能矯奇氣。大龍山下別君時、千六百言君倘記。壬辰三月上巳、筵江水一樓詩一篇。我歌白袷

方詠月、君著宮錦行朝天。長安米貴居偏易、蓬觀爲君著書地。宣南坊外三斗塵、一客入門驚故人。故人久別儀容野、日倚陳編與傾瀉。已看貴紙寫南都、尚少築臺名爾雅。十年哀樂事亦同、往往相左紅塵中。梁園握手亦意外、濁浪飽吸餐炎風。河流拍枕朝難醒、官燭燒殘夜忘永。蠹魚窺客客不知、雙鬢都垂二毛影。盤盤萬卷縱堆牕、只覺逢君氣早降。禮堂若寫羣經定、君署南江我北江。卷葹閣詩卷八。

亮吉以三月赴開封節署、洪北江年譜。據此詩似先生是年亦曾客開封。

八月、汪輝祖籤掣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先生贈序云、

法家以輔禮、制律者法也。審察於禮與法之相貫通、而後能明律、而後能養人。余讀唐律疏義、其傅義予比、實依於仁慈、而參合必以唐六典爲依據、何其明於禮意也。明律改用重典、峻文苛法、欲以齊民、惡覩所謂禮以養人者乎。後之治律者、能銓度於世輕世重、以劑於平、仁者之用心也。刻者爲之則傷恩而薄厚、昧者則坐視人之生死疾痛而不自省。州縣之長盛服坐堂皇、吏抱文書、伍伯左右立、哆口叱訶、問以律則懵然莫能知、憪然以爲不足知。其援律以定讞者、則爲幕賓、引成案以上下其手者、則爲吏胥、居其間頤指而氣使者、則爲奴僕。甚至奴僕、吏胥與幕賓連合爲一心、鉥文破律、戕虐民生、流弊靡究。嗚呼、是曷能望其知律意以養人乎哉。

吾友汪君煥曾、嫺習經訓、以家貧謀養、治法家言、議論依於仁慈。佐州縣治、引三禮以斷疑獄、遠近稱平允。性廉介、嚴取予、異乎俗所云幕賓者。今以進士謁銓、得湖南之甯遠縣。夫以煥曾之明

律而通於禮、本之以仁、持之以廉、吾見煥曾之道之行、而豫爲甯遠之人賀也。雖然、煥曾佐治有年矣、於律文信能通其意而劑於平矣、自恃其能、以事上官、必傲、以待同列、必驕、其御下也必愎。傲也、驕也、愎也、吾未見其道之得行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欽以言乎敬也、謐以言乎靜也。能敬以靜、則不敢自恃、而可免於傲與驕與愎、養民之道、庶有幾乎。余與煥曾交、屢以文字相切磋、茲行也、同學之士多爲歌詩以送之、余檃括爲序以贈其行。何以處我煥曾、獨無意哉。文鈔卷四。

此序寫州縣情弊如畫、先生曾云、今之吏治、三種人爲之、官擁虛名而已。三種人者、幕賓、書吏、長隨也。汪輝祖學治臆說。此序即闡發此意。

先生送輝祖彰義門外、輝祖曰、此行幸邀封典、即作歸計、未必再入此門。脫不幸、銘幽之文、責在吾子。泫然分手。夢痕錄餘。

輝祖既至縣、鄙塞之俗、翕然丕變、政聲大播。見阮元揅經室二集循吏汪輝祖傳。未及四年、以告病獲譽。輝祖友人爲輝祖惋惜、先生曰、諸君弗爾、龍莊當泰然也。因誦輝祖留別詩、最好官箴雙節錄、無多宦味五年心、歎爲素志不欺。見夢痕錄餘。

其後輝祖有答兒子繼坊書云、

古來端人傑士、無不從困頓中磨鍊出來。無暇遠引、即吾契好如邵二雲學士、孫遲舟太史、沈青齋觀察、皆備歷艱難而後成學問、得有遇合、立身樹品、處處站得穩處。見同書。

可證其相知之深。

十一月、阮元入都、謁先生時有請問。見阮元南江邵氏遺書序及張鑑雷塘菴主弟子記卷一。

是年爲周廣業意林註撰序云、

近時嗜古者表彰子書悉心校勘其意誠善然或過有偏主務伸其說幾幾乎欲引諸子與六經相詰難斯非好奇之過歟。夫子書有蔽短正更不必爲之掩諱舍短取長掇其精要迺可羽翼乎六經然則馬氏之爲是書庶幾其善讀諸子者而周君之扶微闡隱又豈特爲馬氏之功臣而已哉。文鈔卷四。

是序所言、即班固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之意。南宋以還子學不絕如線、至是始有董理之者。然亦僅視爲經學附庸以餘力從事校勘、未暇爲學說上之研究、其表彰子書如先生所謂幾幾乎欲引諸子與六經相詰難者正未易多覯。然諸子頭角由是稍露矣。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先生四十五歲**。

教習庶吉士。別傳章貽選注。

是年冬、招辛卯同年爲銷寒之會。先生言、

同年銷寒之會始於程魚門、是爲癸巳之冬。戊戌入都、則集於王方川所。丙午秋復入都、則王瑤峯仍舉前會。文鈔卷四銷寒疊韻詩序。

至是則由先生舉之、蓋已第四次矣。

是年、錢大昕撰次古今文人生卒年壽可考者、始鄭玄、訖戴震、凡四卷。取左氏有與疑年使之年語、名之曰疑年録。後又續録蔣士銓至先生六人。大抵取古今文人之有功經史者始録之、所以志景行也。見竹汀居士年譜及其曾孫慶曾按語。

先生中表翁元圻始從事註困學紀聞。自序、丁未之冬、揀發雲南、從此移黔移楚、未嘗不攜此書自隨、偶有所得、即細書於簡端。

輯閻若璩、何焯、全祖望諸家之說、而益以己所心得者、爲文凡八十五萬言。

凡厚齋所引之書與其人、靡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履、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則博采墜簡零篇、力索冥搜、期於必獲。於諸說之不全不備、踳駁抵牾者、則下己意補之正之。胡敬翁註困學紀聞序。

其用力至勤且久、乃最有功於王書者。錢泰吉謂得此一書、則諸家之精蘊皆備。曝書雜記卷中。非虛言也。然元圻自謂註此書之動機、實由先生發之。其自序云、

元圻幼嗜此書、通籍後備官禮曹、嘗質疑於中表邵二雲先生。先生教之曰、閻、何、全之評註、略舉大意、引而不發、子盍詳註之、使覽者不必細閱四庫書、而瞭然於胸中乎。余對曰、此非盡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不能也。以元圻之淺陋、曷足以任此。先生曰、子姑詳其所可詳、其未詳者、安知不有好學者更詳之乎。

惜其書遲至道光五年始脫稿付刻、先生已不及見、故自序又云、

惜二雲先生墓木已拱、不及刪其繁而補其缺、以至於無遺憾也。

同里黃稚圭先生璋刻大俞山房詩稿十卷成。稚圭先生篤志經學、曾補輯宋元學案、於先生爲尊輩。詩稿中附有先生便札三通、因節錄其涉及彼此著述者、

奉到大集、雒誦再四、掉臂清新、而不涉江西宗派、要非洗伐功深者、無從道其隻字也。第一札。

晉涵近刻爾雅正義、略仿唐人體裁、而學術不逮古人遠甚、刻成覆瓿、自愧疎漏。今寄呈一部、伏祈大加誨削、俾不至終身不聞大道、幸甚幸甚。孟子正義粗具稿本、尚須刪改、道遠末由就正、時用悵然耳。第二札。

宋元學案、貫徹古今學術源流、不僅備兩朝掌故、雙韭續纂未竟、今乃得觀厥成、異時流布通都、洵四方學人之幸也。第三札。

章學誠歲暮至河南見畢沅、丁巳歲暮書懷詩注。即任編輯史籍考事、其書包經而兼採子集、嘗與先生商訂體例、且令先生弟子章宗源別輯佚史一書、以輔史考、如經解鉤沈與經義考之同功異用也。

章氏遺書卷四與邵二雲書云、自到河南、三度致書、想俱邀鑒矣。所商史籍考事、亦有所以教正之耶。又書云、逢之寄來逸史、甚得所用、至云摭逸之多、有百餘紙不止者、難以附入史考、但須載其考證、此說亦有理。然弟意以爲蒐羅逸史、爲功亦自不小、書既成、當與余仲林經解鉤沈可以對峙、理宜別爲一書、另刻以附史考之後。史考以敵朱氏經考、逸史以敵余氏鉤沈、亦一時天生瑜亮、洵稱藝林之盛事也。又報孫淵如書云、承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經而兼採子集、不特如所問地理之類已也。前有條例與邵二雲、求其相助。如足下從事校讐、其於古今載籍、耳目所及、幸有以指示之也。至義例所定有應採者、邵君

處已有大凡、可就詢之。

宗源字逢之、會稽人、以宛平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爲清代有數之輯佚家、所輯甚夥、今所傳有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二卷、凡隋以前乙部諸佚書采摭略盡、蓋即與學誠史籍考最有關係之書。餘書不傳、傳者亦經孫星衍、嚴可均、洪頤煊等之補訂、非復章輯之舊。先生於輯佚既多致力、宗源則承先生之教而畢生從事於此等工作者。阮元茆輯十種古逸書序稱、昔元二十歲外入京、謁邵二雲先生。先生門徒甚多、各授以業。有會稽章孝廉逢源源當作之。者、元見先生教以輯古書、開目令輯、至今猶記其目中有三輔決録、萬畢術等書。章孝廉力其業、不數年成書盈尺。惜孝廉病卒、書不知零落何處云云。可知其淵源所自矣。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一七八八　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三月、先生爲錢大昭撰補續漢書藝文志序云、

班孟堅漢書因劉子駿七略作藝文志、西京書籍略見其梗概矣。後代史家遞相祖述、隋書、舊唐書、文獻通考作經籍、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作墳籍、其名不同、其書一也。

范氏後漢書本未及撰志、司馬彪續漢書有律歷、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志、而不及藝文、東京諸儒撰述、泯焉無聞、良可深惜。

嘉定錢可廬先生精通經史、其說經之書、實事求是、得未曾有。其於兩漢、三國有辨疑一書、王光祿稱賞不止、以爲突過三劉。今復有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余受而讀之、蓋取蔚宗本史所載及

書之見存於今代、引證於古書、著錄於別史、暨藏書家所錄者、輯爲此編、以補司馬氏之闕漏。部分條析悉依前書。於一代著述固已搜采無遺、洋洋美備矣。不登上古之書者、依劉知幾之說、斷代爲史、例不當載古人。且東漢時古書之存亡、亦非幾千百年以下所能審知也。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 **先生四十七歲。**

章學誠在太平著文史通義內外二十三篇。其十二篇、附存舊稿一篇、合十三篇、皆推原道術、以爲文史緣起者、統題爲姑孰夏課甲編。自序云、

余僅能議文史耳、非知道者。然議文史而自拒文史於道外、則文史亦不成其爲文史矣。

先生因論其原道篇云、

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戒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文史通義原道篇按語。

朱文治入都謁先生、時畢沅以瓦當圖寄先生、先生即屬文治題之。故文治詩有圖懸四壁皆秦漢、促我篝燈咏瓦當之句。南江詩鈔題詞及注。

文治又有感恩知己詩云、

我作諸生時、一寒常徹骨。每念三世交、勸學示津筏。己酉上公車、邸寓初晉謁。公爲解行李、延留

逾兩月。長安不易居、志之敢忘忽。

見繞竹山房詩稿卷九。文治字詩南、久香先生蘭之父也。繞竹山房詩餘又有即席奉酬邵丈二雲招飲雙藤簃蘇幙遮詞云、紫烟籠、紅玉鏤。簃隔藤開、藤繞簃邊走。仙客栽霞當被覆。詩夢驚回、忽訝雙龍鬭。坐花陰、還酌酒。瓔珞低垂、未許春風逗。細嚼餦餭香滿口。人唊花時、記得看花否。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先生四十八歲**。

高宗八旬誕辰先生撰徵符一篇上之見文鈔卷二。錢大昕入都祝壽、寓先生邸舍。行禮後即出都。見竹汀居士年譜。

是年三月、章學誠有與先生書云、

足下爾雅正義、功該而力勤、識清而裁密、僕謂是亦足不朽矣。抑性命休戚之故、亦有可喻者乎。

爾雅字義、猶云近正。近正之義、猶世俗云官常說話、使人易解。足下既疏爾雅、則於古今言語能通達矣。以足下之學、豈特解釋人言、竟無自得於言者乎。

君家念魯先生有言、文章有關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僕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遺言、不敢無所撰著、足下亦許以爲且可矣。足下於文漫不留意、立言宗旨未見有所發明、此非足下有疏於學、恐於聞道之日又有待也。

足下博綜十倍於僕、用力之勤亦十倍於僕、而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尚未見其一言蔽而萬緒該、足下於斯、豈得無意乎。

宋史之願、大車塵冥、僕亦有志而內顧枵然、將資於足下而爲之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僕則當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隱虞預諸家之晉書、亦備一家之學。如其未能、則願與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侔而合、亦較歐宋新唐必有差勝者矣。

此書蓋學誠始抵武昌時所發。

同時段玉裁亦客武昌、有書致先生云、

段玉裁頓首上二雲先生座右。客冬得晤、數年契闊、得以稍暢。飫聞妙論、深叨雅誼、大快事也。惠賜爾雅正義、元元本本、既贍且確、什百邢氏、何待言矣。裁自客冬歸、匆擾多端、未能詳讀一過、深以爲歉。近者索居無俚、乃泝江至秋帆先生所、一行月內當即歸、不能久滯也。拙著尚書考讀將成、詳於古文今文之別、及衛包之妄、行且梓。政先生邃於史學、聞實齋先生云有宋史之舉、但此事非先生莫能爲、則日中必昃、尚勿遲緩。實齋神交已久、今始得見、其史學可謂得其本源、抑實齋先生云甲辰乙巳間、先生欵門、舍下無應者、聞甚駭異、去冬何未談及。甲辰一年、舍間多故、裁必出門開罪也。裁自回壇、種種不得意、近者覓館地坐之。倘其不得、當入都請業耳。蘭泉先生向所仰望、去年承諭本欲叩見而未暇、今輒具稟、伏冀轉達。說文萠字下曰五行之數二十分爲一辰、此語未詳、求示之。每以獨學無友爲苦、故有入都請業之志也。秋帆先生云相屬纂宋元明通鑑、此事亦天地間不可少之事、何日成之。敬請近安。不戩。四月十六日武昌幕中。

蘭泉先生處稟竟未繕、惟祈晤時道及、玉裁卅年仰慕之忱、是感。又啓。

其後玉裁又有與先生書云、

愚弟段玉裁頓首上二雲大兄先生閣下、上年舍親史名瑾者入都、曾奉書并戴東原集、曾否收到。邇來想新祉便蕃、起居萬安、著述之閎富、玉裁愧不能親炙細讀也。聞以宋史自任、不知何日可成。令郎於宋史之學亦深、想必相得益彰。將來刪削繁蕪、繼蹤馬班、能令鄙人尚及見否。玉裁前年八月跌壞右足、至今成廢疾、加之以瘖、學問荒落、去冬始悉力於說文解字、刪繁就簡、正其譌字、通其例、按轉注假借之微言、備故訓之大義、三年必可有成、亦左氏失明、孫子臏足之意也。小婿龔麗正者、岠懷之子、考據之學、生而精通、大兄年家子也、更得大兄教誨之、庶可成良玉。蘇州有博而且精之顧廣圻、字千里、欲得尊著爾雅疏一部、望乞之、爲禱。即交小婿郵寄可也。東原集三部、附上丁小山兄、去冬於杭城乃得相識、抱經先生已歸道山、可歎可歎。梁伯子著人表考、史記質疑二書、該洽之至、想已看過矣。肅候近安、諸惟丙鑒、不一。玉裁頓首。周書昌先生無恙否、朱少伯兄乞叱致、章實齋亦不得其消息。正月九日。

此二書俱自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己集中錄出、日記尚有王念孫、李堯棟二書、并錄於後。

王書、

知不足齋叢書一套、繳上。

曩注廣雅、葆本也、而不解其義。又讀詩傳、苞本也、亦不解其義。竊疑浸彼苞稂、如竹苞矣、實方實苞苞有三蘖、皆不當訓爲本。昨閱玉篇艸部蓴字注云、本蓴草叢生、字或作苯、西京賦苯蓴蓬茸。始知傳

訓苞爲本者、乃叢生之義、非根本之義也。斯干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本生猶言叢生、故以比民之殷衆。故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非根本之義明矣。生民箋云、豐苞亦茂也。長發箋云、苞豐也。皆足增成傳義、而正義以爲易傳、失其旨矣。廣雅云、葆、科本也。又云、科、叢也。蔟、葆也。說文、葆、草盛貌。蔟、細草叢生也。則葆苞古蓋通用。未知有當與否、唯先生裁之。

又李氏周易集解繫于苞桑下所列古訓、必有與爾雅毛詩相發明者、并祈錄示。

餘不一。年侍王念孫頓首。

李書、

別來一載、曾於去冬附入寬夫信中、寄奉懷之作。比到都、而寬夫已旋里、竟持此信而歸、以致不得呈左右、至今耿耿。刻于役淮陰、又未攜此稿來、暇時當補錄呈教也。

冬間一接手書、以尊紀相委、屬已爲轉薦、屬邑較弟冷泊、衙中或略生色。

此月内又接劉孝廉攜來書、隔年始到。然館事極難、此時書院焉有空缺。劉本敝門人、況重以台命、甯不爲留意耶。

春殿宣毫、詞曹文戰、後來居上、自古積薪、豈必飛騰。屬諸前輩、不謂拔幟亦有康節奪經神之席。亦登詞客之壇、除目傳來、喜生望外。坊堦迅轉、行到頭廳、不特士論翕然、亦且、破省例、使伏處江湖、遠觀壁上者、若老馬聞鼙鼓之聲、自忘駑鈍也。

弟自知荒落、甘作纍材、但到江南、又存舊習、自甘淡泊、空處脂膏。毘陵七月、艱鉅難肩、乃新參忘

其迂拙、不以爲不才、返量移白下。四月到此、已及數旬。幸民俗稍淳、案牘稍簡、而上游孤介、酬應都捐、或堪藏拙。第麋鹿之性、不能奔走、馬牛閣下視僕、豈治繁理劇才耶。終朝牽率、事與性違、空負江山、無情遊攬、其意緒可知矣。

范士恒（名東、上虞人、辛卯探花、與先生同年。）三兄貧態可念、頃以舟次無物攜來、未能多寄、下遇便再當寄意、煩爲致聲。昨見邸鈔南昌事內、其令郎名字相同者、豈亦牽涉耶。

數行寄意、恭賀新除、并問近安、不一。愚弟李堯棟頓首。二雲先生閣下。（六月十三日淮陰舟次。）

案、慈銘曾見乾隆諸老致先生尺牘一冊、上四書即錄自此尺牘者、今未得見、幸慈銘曾摘記其大概於日記云、

凡段茂堂書三通。周書昌書三通。盧抱經、王石渠、李南澗、邵楚帆（自昌）、曹地山、王（爾烈）書各二通。姚姬傳、劉端臨、紀文達、朱文正、金海住（名下鈐一印云住金剛堅固海。）魯山木、平餘山、家松雲先生、邵海圖（洪）書各一通。又一書失去尾葉、似是翁覃谿。一書僅署花間堂手札、似是成哲親王。一書只署太平使院字、似是朱笥河。其書云、初九日晚五百里文從道臺處奉聞、足下與戴東原、周書昌同調取入四庫全書館、須此間給咨即行。連日竚望、何以未至。沿途見此字、驅輿放帆、毋太遲留也。切切。下署十六日。此乾隆三十八年笥河任安徽學政時事。又羅臺山一紙、只末葉。又一紙無稱謂姓名、只鈐一小印曰西霞手書、吾鄉王方川先生也。書云、穉存札中皆泛文、畏銜只淡淡一語、其實緊要、恐將來得罪人。若前任交代語、亦不露、恐穉存爲我心急也。至禱至切。蓋

是書之別紙所云、乃西霞由翰林出爲河南知縣時事。洪稺存是西霞辛丑會試分房所薦士也。

茂堂兩書見上、端臨書、山木書、松雲書皆長牘。

楚帆總憲兩書、一言邵氏修譜事、一言博西齋所著偶得四卷屬二雲校定及作序事、皆呼二雲爲姪。

海圖侍郎呼爲五哥而不字、又於二雲尊人稱伯父大人萬福、是於二雲爲近支。其書言金壇相國致屬王撫軍以五哥爲言、相國爲朝廷培植善士之義、可謂深篤。王撫軍兩浙福星、非不知好士者、其所以相待之處、宜於相國安帖中委悉言之。五哥違都門久、而竟若憺怕不存於心。本房李老師關注殷切、而五哥嗣後無安帖來、似覺太濶、此不可也云云。王撫軍者王亶望、而兩王字後皆磨去、其中直改作三字、蓋王獲罪後、邵氏諱之、遂移之文敬公三寶、以王於丁酉歲代三公撫浙也。

書昌兩書言文安陳氏時文稿事、極推重之。

抱經一札言玉藻行容愓愓、釋文音傷、今小版秦刻誤作愓、以二雲所著爾雅正義爲其所誤。案今正義釋訓怟怟愓愓下、並不引玉藻文、則二雲後已改正矣。又一札言捧讀改本爾雅正義、精而益精、中間刪節處、亦更簡當。

南澗一札言、僞斜川集望而知其非真、然不知即龍洲詩也。

石臞一札是借開元占經、一札言廣雅僷本也云云。見上。

端臨書言爾雅釋山、山左右有岸厓。廣韻作厓、玉篇有厓字。古文法、說文𤴓古文正、是仝从𤴓、厓从仝得聲。仝厓二字雖不見於說文、而由古文正字孳生、即不可謂非六書之正體。案今邵氏正義仍不用其說、劉氏所著經傳小記中亦無之。

按先生嘗稱劉台拱云、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見阮元劉端臨先生墓表。

朱文正札是問明史洪武初遺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道、趙壽等訪求遺文。詹魏自有傳、文原吉官侍御史、不知其字與里。吳趙二君官職字里俱無考。

紀文達札是借沈冠雲左傳小疏。

金海住札言舍姪質孚文淳易解一種、曾懇帶赴書局、公酌去取、如不足采、即求擲付小聟汪雲倬日章寄還。

覃溪書是託代訪童君二樹所藏古泉古碑、懇借其數事、爲之考索題識。時二雲已由翰林丁父憂歸矣。

茂堂一書言章實齋所撰史籍考不知已成若干。又言爾雅正義高於邢氏萬萬、此有目所共見、汪容夫最佩服此書。近得其信否。案實齋未聞著史籍考、蓋即文史通義之初名也。

按章學誠著史籍考事、詳上五十二年。其時慈銘未見章氏遺書、故誤以爲即文史通義之初名耳。

尋繹諸書、想見一時儒林份鹹往還、商榷古義、行間字裏古色照人。其稱謂款式、謹而不侈、約而不率、雖或亦潦草不經意、而言無俗塵、皆足見先輩典刑、存爲掌故。

吾家松雲中丞及平寬夫侍郎兩書、皆賀二雲初入翰林（李書見上）。中丞時以中允出守常州、調江甯、侍郎時以少詹事憂歸、札中言李太守延修郡志事、兩公手跡向藏余家頗多。慈銘又有一跋、日記不錄、亦未得見。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先生四十九歲**。

二月、御試翰詹、先生名列二等、遷左春坊左中允。

七月、周永年卒、年六十有二。章學誠為作傳、其末段云、

余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躓少歡、遇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宴。憶書昌方欲僦田治生、有老農為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余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徹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余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讀書之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金其耒耜以求佔畢、可乎。余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圃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蒔、朝夕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係之矣。（章氏遺書卷九周書昌別傳。）

永年自與先生被徵後、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先生及程晉芳、丁杰數人而已。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觀其大義、不讐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據桂馥晚學集卷七周先生傳。）

十一月、詔刊十三經於太學、依開成石經、據諸本訂其得失。先生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較他經獨

多。邵學士家傳。

明年高宗巡幸五臺先生集十三經語十三章爲五臺集福頌其序辭盛稱此次校刻石經之美善中有云、

臣謹案石經之刻自漢鴻都勒石以後魏晉後魏孟蜀諸刻久無傳本學者所覩惟有唐宋石經。臣前承恩命鎮撫陝西見唐石經尚存西安府學開成校刻祇十二經當時已譏其字乖師法旋以乾符修改後梁補闕北宋人旁注益滋混淆。及奉命移撫河南訪北宋二體石經僅得周禮殘碑存陳留縣學。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北宋石經向來記石刻者不之及即河南志古蹟有翟母碑而無宋石經亦可慨也。近始出土、中邵學士晉涵搨以貽余。至於南宋石經繕寫既非全篇刻石復多零散雖在杭州府學好古之儒莫之宗尚。是則石經之刻綜前代所留貽襲舛承誤徒滋譏議別黑白以定圭臬至今日而始臻其美善。況夫周易正王弼之參連禮記釐開元之篇第洪範訂其頗陂笙詩存其義指儀禮存授綏之詞命爾雅删桑扈之重文盛世惇經以攷文彰同文之上治斯固非前代之刻石經可得而比擬也。文鈔卷一。

此文先生自云代作而不注所代之人玩其辭意似爲代畢沅作者。

是年章學誠有與先生論文書云、

君家念魯先生嘗言、文貴謹嚴雄健。夫謹嚴存乎法度、雄健存乎氣勢。氣勢必由書卷充積、不可貌襲而強爲也。法度資乎講習、疎於文者則謂不過方圓規矩、人人皆可與知。不知法度猶律令耳、文境變化非顯然之法度所能該、亦猶獄情變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盡。故深於文法者必有無形與聲、而又復至當不易之法、所謂文心是也。精於治獄者必有非典非故、而自協天理人情之勘、所謂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圓規矩所能盡也。然用功純熟、可以旦暮遇之。

學誠好與先生論文、故其後又與先生書云、

古文之與制義、猶試律之與古詩也。近體之與古風、猶駢麗之與散行也。學者各有擅長、不能易地則誠然矣。苟於所得既深、而謂其中甘苦不能相喻、則無是理也。

夫藝業雖有高卑、而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苟能心知其意、則體製雖殊、其中曲折、無不可共喻也。每見工時文者則曰不解古文、擅古文者則曰不解時文、如曰不能爲此、無足怪耳。若其所爲之理而不能解、則其所謂工與擅者、亦未必其得之深也。

僕於時文甚淺近、因改古文而轉有窺於時文之奧、乃知天下理固通也。俱見章氏遺書卷四。

學誠論文有精識獨到處、其論時文古文一書、語亦透闢。先生雖厭薄時文、

周永年時藝類編序云、同年邵二雲、世所推鴻駿君子之一也、其厭薄時文也尤甚。

而亦不主張古文有一定之方式、故曰胸有奇偶雙單之見者、豈可與論古文。見章學誠論文辨僞。

學誠推爲知言。先生亦頗愛學誠之文、謂其根深實茂、重自愛惜、從無徇人牽率之作。見夢痕錄餘。

先生論文之語既不多見、論詩者亦甚少、惟霍尊彝遺詩序云、

余嘗謂詩之原出於天籟、天懷有獨摯、其詩皆有可傳。惟性情糅雜以塵垢者、縱終身學之無益。文鈔卷四。

又寶嚴堂詩鈔序云、

郇卿子曰、詩者中聲所止也。情動於中而宣之爲聲、聲之所感不同、胥能類其小大、比其始終、俾宮商相應、若畫綵成文、繩其德以協於中。後世之言詩者、競爲新聲以投一時之嗜好、或襲於外以爲恢張、或陷其中以爲幽渺、或柔曼以取姿、或奔放以作勢、或奇譎以見巧。是無異乎侈聲之迫筰也、弇聲之鬱勃也、薄聲之甄掉也、陂聲之離散也、險聲之抑斂也、惡知所謂中聲乎哉。見同上。

先生謂詩之原出於天籟、而止於中聲、故主張詩貴攄寫純潔之性情、其發聲當在不抗不墜之間。讀先生所爲詩、委婉近人而含蘊無窮、可知其非苟言也。

時人多謂先生不長於詩、殊不足信。法式善云、

邵二雲學士經術湛深、詩其餘事。近見題張水屋遊西山圖云、西風振客衣、西山落襟袖。窄徑穿盤陀、石與車輪鬥。滑笏鋪層溪、始自何年溜。縈旋百褶雲、破衲紛刻鏤。前林轉忽開、數畝闢廣袤。紺葉蒸斜陽、杖影露鴻脰。古屋撐懸崖、暮靄不能覆。鐮月割半稜、藉草稍停留。直上躡空梯、虛坎松根湊。僕本山中人、新到境如舊。余甚愛之。梧門詩話。

郭麐亦云、

邵二雲學士經學湛深、古詩多深思古意。然其和童二樹梅花詩、其中一絕云、折枝贈別曉江寒、好句長留畫壁看。三載魂銷梅嶺雨、黃椰根苦荔枝酸。注謂懷羅二嶺南言情婉婉、深得風人之旨。秋草云、長驛露寒人獨立、橫塘水落雁初過。落葉云、從遣深山征月冷、是誰中夜讀離騷。皆有遠韻。見樗園消夏錄卷下。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因謂先生於詩功力至深、詩鈔所存多此類、而人不甚稱頌者、爲他著述所掩爾。其言誠確。

而先生子秉華跋先生詩鈔云、

先大夫幼侍曾大父東葵先生於蛟川學舍、即受詩法、矢口成音、協於天籟。博覽古作者、自漢魏六朝迄唐宋元明大家名輩、皆涉其堂奧、而別其指歸。與里中諸子唱和、操筆立成、名章秀句、領袖一時。泊領鄉薦、舟車南北、見聞日擴、問學益充、發爲歌詩、與山川名勝相輝映。比成進士、研精經史、不欲以詩人見長、登覽餘閒、抒寫性情、不事摹擬、而自合於古作者。嘗謂荀子詩者中聲所止、得作詩指。於唐取少陵昌黎義山牧之諸家、性不喜觀黃涪翁詩、故所作多出入於韓杜間、而無江西派生硬及四靈派瑣碎之弊。嘗手批杜集、韓集、一過可以見先大夫性情之所近矣。據姚江詩錄引。

家學淵源、言之尤爲親切。

茲更錄先生萬柳堂二律以概其餘、

橫雲池館已荒涼、衰柳今依選佛場。細路獨來尋曲澗、孤亭無主對斜陽。蘆搖霜氣飛千點、雁過風稜併一行。惟有西山留過客、淫嵐欲墮石橋旁。

似聞春露濯靈姿、上客先拈白鳳詞。花氣撲筵香是霧、歌聲吹夢雨如絲。我生已晚悲前度、樹豈能言感昔時。日暮陂塘迴瘦馬、碧雲黃葉去何之。詩鈔卷二。

又朱文治題先生詩鈔云白俗元輕都掃除、摛詞卓犖又紆餘。亦當南江詩鈔題詞。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　**先生五十歲**。

是年畢沅續通鑑修成。沅嘗以二十年功屬某氏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爲損益、無大殊異。沅未愜心、屬先生爲之覆審。其書即大改觀。時沅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迥出諸家續鑑上也。其義例詳章學誠爲畢沅與錢大昕論續通鑑書。中大抵宋事據丹稜、井研二李氏書而推廣之、又據旁籍以補其遺。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慎擇其可徵信者。仍用司馬氏例、折衷諸說異同、明其去取之故、以爲考異。惟不別爲書、注於本文之下、以便省覽。涑水之書中有評論、是書則付缺如。以爲史文評論、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而漫爲頌堯非桀、殆無異釋氏說法、語盡而繼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韻之以銘、斯爲贅矣。見章學誠邵與桐別傳及爲畢制軍與錢辛楣論續鑑書。

按學誠於嘉慶五年爲先生作別傳、謂畢公卒於軍、其家所刻續鑑、殺青未竟、家旋籍沒、君之所寄、不可訪矣。其言似未可信。畢沅卒於嘉慶二年、其家籍沒於嘉慶四年、是時續鑑刻至百三卷而止、後

一年、馮集梧購得畢氏原稿及不全板片、爲補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據嘉慶六年三月馮集梧續通鑑序。馮氏謂係畢氏定本、而學誠則謂先生所寄已不可訪、此一可疑。學誠爲畢沅致錢氏書中、有全書並錄副本呈上、幸爲檢點舛誤之語、則先生較訂之本、已成於是年、不應其家於嘉慶四年刻書時、猶用某氏初定之本、豈畢沅卒時、先生之稿隨亡耶。此二可疑。錢氏於嘉慶二年爲畢沅覆勘是書、增補考異、未藏事而沅卒、以其本歸沅子。據錢慶曾竹汀居士譜續。先生之所寄、或不可訪、錢氏之所歸、亦幷亡之耶。此三可疑。又是書、學誠致錢氏書中、但云二百卷、而錢氏爲畢沅作墓誌銘、稱二百二十卷、與馮刻本同、錢氏既爲參校是書者、其言當非無據、然則是年以後、又增補二十卷耶。抑二百二十卷固爲先生改定本耶。此事胡適於章氏年譜中言之頗詳、可參閱。

是年、章學誠有與先生論修宋史書、云、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中間得過日多、約略前後自記生平所欲爲者、度其精神血氣、尚可爲者有幾。蓋前此少壯、或身可有爲、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後世、後此精力衰頹、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約計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閱涉至是、不爲不多、中見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願、大車塵冥、恐爲之未必遽成、就使成書、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僕亦無從過而問矣。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於足下矣。其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又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爲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

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爲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於此而不爲迴狂障墮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夫通鑑爲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爲通鑑之綱紀奴僕、僕嘗以爲此不足爲史學、而止可爲史纂史鈔者也。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復化爲神奇、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題、不爲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僕衷、爲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別具圓通之篇。推論甚精、造次難盡、須俟脫稿、便當續上奉郢質也。但古人云、載之空言、不如見諸實事。僕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趙宋一代之書、而體既與班馬殊科、則於足下之所欲爲者、不嫌同工異曲、惟是經綸一代、思慮難周、惟於南北三百餘年、挈要提綱、足下於夙所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樞紀事之有題目、雖不必盡似之、亦貴得其概而有以變通之也。

書教篇爲章氏晚年精到之作、此書所論、足相證發、先生曾評之云、

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其圓通篇似未撰成。章氏與先生相約撰宋史、其學其識、又皆足以副其志、而皆不克成書。先生雖輯南、都其稿又浮沈不可知、此實史學界一大恨事也。

是年十月、大學士和珅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蒞任、屬官見者皆降禮。先生弟子戴聯奎時在翰林、獨長揖。珅訪時望為額駙師、或薦先生及聯奎、先生辭不就、和以為愧、欲延聯奎、聯奎亦堅辭。

見姚瑩東溟外集卷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戴公墓誌銘。按其文又云、邵先生語公曰、吾老矣、行移病去、子宜為後計。公曰、吾師行、弟子從之矣。邵果乞休。和曰、吾非必相強、邵君何為此悻悻。此雖足見先生風力之高、然先生實卒於官、未乞休也。

聯奎字紫垣、如皋人、卒於道光二年二月。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一七九三 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五月、病初起、校閱舊鈔本東南紀聞一過。

先生跋云、此書從永樂大典中錄出、不著撰人姓氏、蓋宋遺民所纂述也。中間有與桯史相同者、其為鈔撮而成歟、抑各紀所聞歟。其紀史彌遠、嵩之凶險、有出於諸家紀載之外者。當時東南遺老痛心於彌遠叔姪者深矣。辛丑夏、館吏錄副本求售、因留之。癸丑五月、病初起、校閱一過、訛字不可盡乙、俟求別本正之。見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三年刊館藏善本書題跋輯錄。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 先生五十四歲。

高宗紀元週甲、授受禮成、先生撰迎日推策記一篇上之。見文鈔卷二。

先生遷中允後、旋擢侍講、侍讀、左庶子、至是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兼文淵閣直閣事。歷充咸安宮總裁、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為國史館提調、兼掌進擬文字。

先生在史館十餘年、人以為魏憺、韋述之比。數十年來名卿列傳、皆出其手。據實直書、未嘗依阿瞻

徇。每有進御、高宗爲之嘉獎。故大臣相倚如左右手。見王昶春融堂集翰林院侍講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墓表及蒲褐山房詩話。館中收貯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法式善在館中校勘諸功臣傳稿、見傳中有載入從逆之臣、而反失載殉難大員者、有殉難於前朝而載入本朝忠臣者、有年月舛誤者、有姓名舛誤者、因條列其事而與先生書云、

比在館中勘校諸功臣傳稿、并付到諸冊籍、其中舛誤遺闕尚復不少。良由外省之咨報、非一時、中秘之前後纂修、非一手、加以歲月之久、疑誤相仍、莫能指正。伏惟閣下以網羅一代之才識、卓而文茂、職掌所存、自宜及時釐定、以爲惇史。謹就管窺所及、條列其事、願先生亮察而審正之。存素堂集卷三與邵二雲前輩論史事書。

先生體素羸弱、又兼諸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立以待。先生隨問曲諭、人人皆得其意。前後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是年三月、感寒疾、醫者誤投藥、遂劇。以六月十五日此據錢大昕墓誌銘、洪傳誤。卒於邸第。卒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爲志傳未及成者、檢篋中稿付次子秉華、遂整容就席而瞑。是時長子秉衡不在京、以先生於去歲遣歸爲營其兄履涵冢穴也。見邵學士家傳、邵君墓誌銘。

章學誠聞先生卒、哀悼甚切。與胡雒君書有云、

昨聞邵二雲學士逝世、哀悼累日、非盡爲友誼也。浙東史學、自宋元數百年來、歷有淵源、自斯人

不祿、而浙東文獻盡矣。鄙宿勸其授高第學子、彼云未得其人、勸其著書、又云未暇、而今長已矣、哀哉。

前在楚中、與鄙有修宋史之約、又有私輯府志之訂、今皆成虛願矣。章氏遺書卷五。

府志之訂、未見他記、姑不具論、若宋史之不成、實學誠所視爲無窮之恨者。別傳云

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刊疏鑿之功、蔚爲蓺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課、分功固多。晚年日月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間、遂致美志不就、奄忽下世、以數百年聞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得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戹也、

又云

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豈不重可惜哉。

學誠自謂知先生之深、與人異者有三、先生以博洽見稱、而不知其難在能守約、以經訓行世、不知其長乃在史裁。以漢詁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學。見別傳章廷楓按語。而已所蘊蓄、亦惟先生知之最深、故云

余著文史通義、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譏議。君每見余書、輒謂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間有乍聞錯愕、俄轉爲驚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視君之學、不啻如稊米之在太倉、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稱昌歜之嗜、殆有天性、不可解耶。別傳。

學誠自負所學有別識獨裁、不爲人知。獨先生能契合隱微、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愛若弟兄、得

志未嘗不相慰悅、風塵潦倒、又強半以先生爲依附。別傳。知己之感、不能自已、故其言往復悱惻、讀之悽咽。

訃至吳下、錢大昕爲位哭之慟、謂君生長浙東、習聞蕺山、南雷諸先生緒論、於明季朋黨、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起兵本末、口講手畫、往往出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文獻無可徵矣。又云、予比歲衰病、嘗預戒兒輩、必求二雲銘我、孰意天實祝予、轉以才盡之筆、納君穿中也。邵君墓誌銘。

後五年辛巳、章學誠卒、年六十有四。

又三年甲子、錢大昕卒、年七十有七。

又三年丁卯、汪輝祖卒、年七十有八。

又二年己巳、洪亮吉卒、年六十有四。

先生兩子秉衡、秉華、皆能世先生學。阮元云、

浙東西兄弟皆才者、二洪之外、則有丁小雅杰之二子、邵二雲學士之二子秉衡、秉華、並傳家法、兼通經史。定香亭筆談卷二。

則先生爲有後矣。

先生著述強半散佚。洪亮吉稱先生有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寧及王應麟之失。家傳。錢大昕則稱先生有穀梁正義。邵君墓誌銘。章貽選亦僅稱穀梁正義、而不言穀梁古注。按

阮元南江邵氏遺書序云、

先生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譌、欲删傳若干。顧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於官。惟爾雅正義先已刊行。今令子秉華等復刊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尚有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元事鑑考異、大臣謚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若干卷未刊。據別傳、章貽選注、尚有輶軒日錄。將次第刊之以貽學者。

此序作於嘉慶九年、距先生之卒僅八年、而孟子述義先生與家稚圭先生書、作孟子正義。已稱未見、穀梁古注穀梁正義皆未稱及、殆皆爲先生未成之稿歟。

又此序未將文鈔卷數確定、且刊在南江札記之首、大抵南江札記最先刊、次文鈔、次詩鈔、餘則未刊。

今按嘉慶刻本文鈔四卷、凡百有一篇。

卷一卷二、

賦八篇。高宗巡幸萬壽紀元週甲等應制經進文二十篇。

卷三、

四庫提要三十七篇。

卷四、

祠廟碑記七篇。

序二十九篇、廣西鄉試錄序、爾雅正義序、漢魏音序、校正神農本草序、周耕厓意林註序、周易辨畫序、餘姚史氏宗譜序、勞氏家譜序、淶水方氏家譜序、雙節堂贈言集序、越女表微錄序、張氏垂

範集序、節門詩録序、國朝姚江詩存序、槐塘遺集序、霍尊彝遺詩序、樸庭先生文稿序、寶嚴堂詩鈔序、全浙詩話序、沈匏尊詩序、徐薜堂時藝敘、姜星六時文序、銷寒疊韻詩序、傅素餘時文序、曹寅谷四書摭説題詞、李氏蒙求補註序、宸垣識略序、贈張淳初序、送汪煥曾之官甯遠序。葉德輝郋園讀書志文鈔作十二卷、詩鈔十卷作四卷、則爲道光壬辰刻本。德輝並注爲門人胡敬所刻。余未見其書、然道光壬辰刻本乃先生門人孫爾準寄貲屬胡敬校刊者。敬與爾準爲同年、而與先生則絶無關係、不知德輝何據而以敬爲先生門人乎。按光緒本餘姚縣志所録文鈔詩鈔卷數、與葉志同、並載有胡敬序云、

辛卯夏、余友文靖孫公寄其師邵二雲先生集、幷貲屬爲校刊。多病逡巡、踰歲讎刊始畢。首應制文、次雜著、次詩、分卷十有六、以札記四卷附焉。梓成而文靖歸道山已十閲月矣。

昔文靖與余值詞館、編纂全唐文、共晨夕者凡六年。每值夜深談藝、稱述其師之學之才、謂作文則操筆立成、誨人則更僕忘倦、未嘗不歎先生之得天獨優、文靖之所得於師承者有自也。

文靖得師經史之學、敷爲章奏、得師文藝、作爲詩歌、得師立品之超、見事之明、以涖官行軍、卓然媲古大臣風烈、是先生之業、文靖爲盡得其傳。先生可以無憾、獨惜斯集編排之成、文靖不及一見、相與札商去取之得失也。

至其集之奥衍綜博、足資考鏡、與闡明姚江學術之宗派者、有章傳陳敘、已備言云。

則葉且未讀胡序、欺然據葉志胡序、文鈔由四卷增至十二卷、詩鈔由十卷減至四卷、是道光本視嘉

慶本固大有增減、其增減之故則不可知。余所見詩鈔乃殘本、僅有首二卷、亦不能斷其爲四卷本與十卷本也。

札記四卷、

春秋左氏傳一卷、

儀禮正誤禮記三禮合一卷、

孟子一卷、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按論三國志四十九條、皆直錄何焯義門讀書記、蓋先生過錄於所閱書上、編者不檢而誤入之耳。五代史宋史合一卷。

短者或僅校正字句、長者考覈至六七百言。王昶湖海文存卷九、有先生燔柴泰壇解一篇、即由此錄出者。

李慈銘甚稱其孟子札記、謂中如

芒芒然歸、引方言云、茫、遽也。吳揚曰茫。

地醜德齊、引方言云、醜、同也。東齊曰醜。

於予心獨無恔乎。引方言云、恔、快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恔。

夏畦、引說文云、田五十畝曰畦。文選注稱劉熙注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又云、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

沛澤、引公羊僖四年傳、大陷於沛澤之中。何休注、草棘曰沛、漸洳曰澤。後漢書注述劉熙注云、沛、水草相半。

其麗不億、引說文云、嚴、數也。

源泉混混、引說文云、混、豐流也。

西子蒙不潔、引淮南修務訓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

爲不若是恝、引說文作忿。云忿、忽也。呼介切。

夔夔齊栗、謂夔夔猶匑匑也。引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狀。徐廣曰、匑匑、謹敬貌。一文作夔夔。

丹朱之不肖、引史記索隱述鄭玄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也。

富歲子弟多賴、引說文云、賴、贏也。呂氏春秋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

版築、引文選注稱郭璞三蒼解詁云、版、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沓也。

其志嘐嘐然、引說文云、嘐、誇語也。

皆古義湛然。孟學齋日記甲集上。此亦可略見札記內容矣。

上述文鈔、詩鈔、札記三種、雖皆刊行、存者蓋寡。詩鈔尤爲僅見。略存篇目卷數於此、俟他日得道光本更參校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1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66
页数=866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38
SS号=12365608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1.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